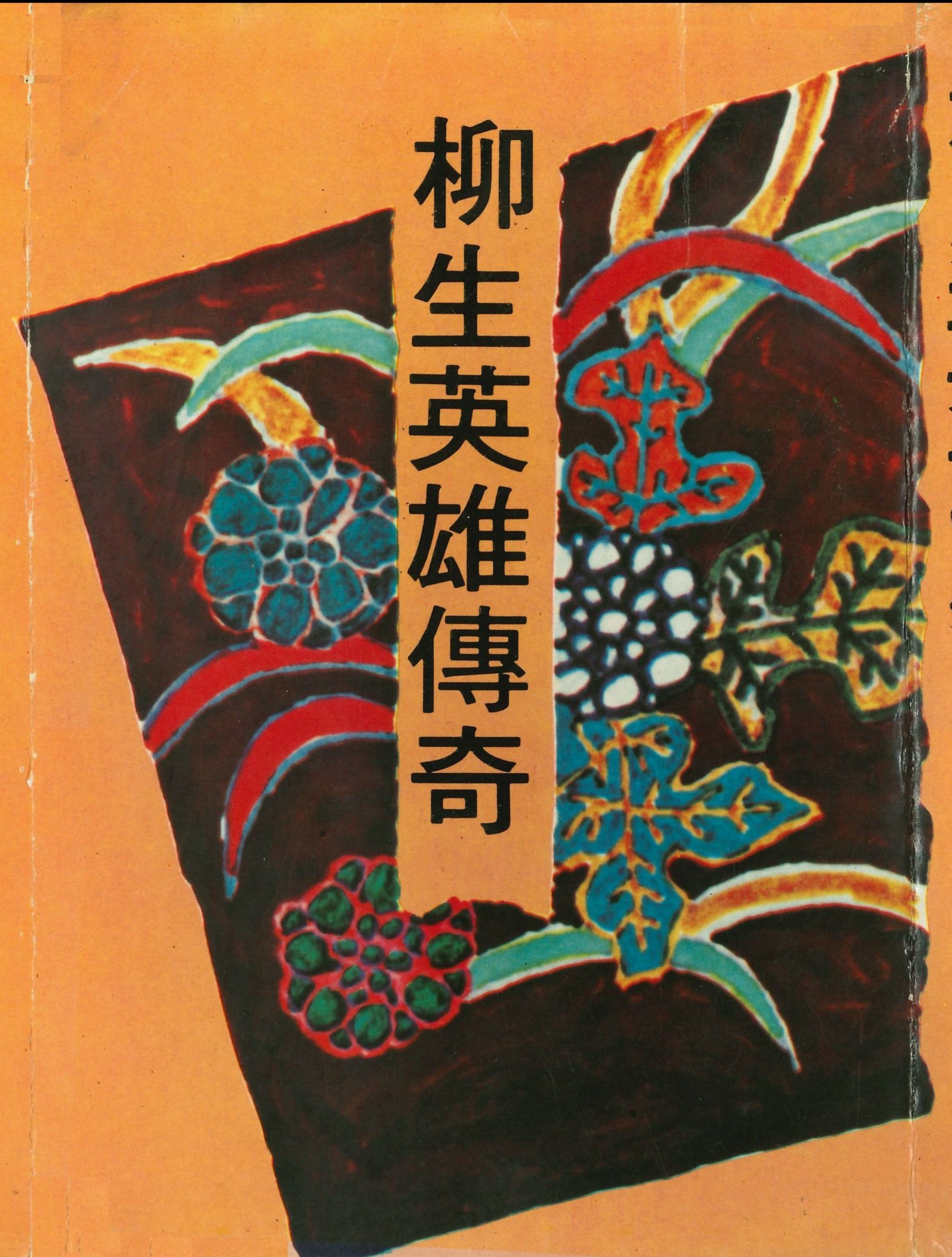

柳生英雄傳奇


柳生英雄傳奇
柳生英雄傳奇
雲水出版社

柳生英雄傳奇

五味康祐 著

柳生英雄傳奇

雲水出版社

雲水出版社叢書

柳生英雄傳奇

林懷卿 譯

柳生的新陰流中有許多特殊的刀法，例如：「山影」、「猿飛」、「月影」、「浮舟」、也有「松風」、「覽行」、「花車」，更有「逆風」、「高浪」等等。利用山影躲藏身形叫作「山影」；月夜中利用月色的反射，以欺騙敵人的視覺稱作「月影」；「猿飛」則是如何似猿猴一般，在樹林間活躍，以避開敵人的耳目；「浮舟」則是利用船隻的陰影潛水脫逃；「松風」是趁著鍋中水沸時所發出的聲音爲掩飾以潛入對方的屋宇內，這些都是利用忍術的武藝，故而「陰流」成爲忍術的別稱。

摘自本書「暗流」一章

目錄

暗流

這天，是唐津藩主寺澤堅高，預定自殺的六日前。當他按照約定的時刻，準時出現在大廳門口時，身形甫現，廳內的人不由得神色俱變。

似乎連空氣也不再流動了，氣氛益形緊張。

堅高是唐津八万石寺澤志摩守廣高的次子，今年三十九歲。

此次會議是由武師山田浮月齋所主持的，主要是議決堅高在六日後應否自盡。

浮月齋瞑目凝神地靜坐在大廳的中央，面對著堅高。他那灰白的鬚髯垂掛胸前，一若靜止的水練，銀白的髮絲却雜亂地披散肩頭。

半個時辰已悄悄逝去，浮月齋猶自兀然靜坐。

按約定時刻魚貫來到大廳的家臣們，悲戚地瞪視著浮月齋，他們已經預見主人的命運了。

只是，為何要主人自盡呢？浮月齋究竟根據什麼理由來逼迫主人走這條路呢？儘管，所懷的疑問相同，可是，誰也不敢開口。

他們依次默默地落座，往常竊竊私語的景象已不復見。或許，他們正暗自思忖：該以何種方式身殉主

人吧！

部份家臣依舊瞪視著浮月齋的側面。

堅高必須自盡的表面理由是：島原之亂喪失了四万石的領地。由於，這塊丢失的領地是由父親——志摩守廣高那兒繼承來的。因此，堅高覺得丢臉、歉疚，遂想以自盡來贖罪。但是，幕府沒收堅高的四万石領地，已是十年前的舊事，此番爲何舊事重提，並掀起軒然大波呢？

原來只有六萬石的唐津城主寺澤氏，是因爲豐臣秀吉征韓時，曾以寺澤氏的領地一名護屋爲指揮總署，而加封至八萬石的。豐臣秀吉死後，寺澤藩又因協助德川幕府平息關之原戰役，而賜與肥厚地區的天草四萬石領地，至此，寺澤家遂成爲領有十二萬石土地的諸侯了。

寬永十年四月十一日，志摩守廣高去世。由於，長子刑部少輔忠淸，先其而逝，遂由次子堅高繼承家業。

是時，堅高年僅二十五歲，却官拜兵庫頭之職。

四年後，亦卽寬永十四年，島原之亂發生，堅高率領親信，捨命力戰。

按當時的規矩，領地內發生變亂，全是諸侯失職所致，理當處死。但是，由於堅高的奮勇作戰，不久卽將亂事平息，幕府因而減其罪，只削減他四萬石的領土。

按說，這件事情應不是堅高自殺的理由，何況卽使要追究堅高的失職，也不該在相隔十年以後的正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啊！

此刻，堅高的生死大權竟操縱在一名武師的手裏。

握著主人之手刄的司刀，緊隨著堅高步入廳內。當堅高落座後，坐於大廳左右兩側的家臣們，一起低

下了頭。唯一和往日不同的是，此刻竟無人再把頭抬起。

堅高看到這種情形，揚揚眉故作鎭定地說：

「諸位！辛苦了！——開始吧！」

堅高故意避開浮月齋的視線，環顧左右的家臣。

在座的部份家臣是接獲密令，遠從江戶長途跋涉至此，所以，堅高才這麼說。

「那麼……浮月齋——」

坐在家臣上位的老管家平野內記，以嚴厲的眼神注視浮月齋。由於情緒過分激動，平野頓了一下，接著說：

「坦白地表明你的意見吧！」

浮月齋已是六十二歲的老人，先君志摩守廣高在世時，尊之爲武術指導。廣高去世後，他就辭去這個職務，悄然隱居於作禮山。

當他聽到平野的聲音時，再度睜開眼睛，露出凌厲的目光。除了堅高外，家臣們的視線全集中在浮月齋的身上。

「那麼！我說了！」

浮月齋堅決地看著堅高說道：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眞是遺憾！唯一的辦法還是請主人自殺吧！」

「我並不怕死！但是，要我自殺的理由何在？」

「因爲你想超越人爲的能力。」「什麼？人爲的能力？」

「如果，登上高樓或攀上頂峯的人想傲視下方，居其下者必定不會怨恨他的行爲；若只登上二、三樓卽傲視下方，必定招致居其下者的憎恨。嫌惡「炫耀才智」的作風，乃自然的現象。但是，若能獲得人望，就沒有此種顧慮。譬如德川幕府就無此顧忌。而石田山城欲學豐臣秀吉的作風，就是人爲了。天下之勢已定，主人的企圖不正是有違自然嗎？」

「且慢！」

副管家池田三郎兵衞，揮著手勢突然說道。

池田三郎兵衞，是被譽爲寺澤藩的第一勇將－池田市郎兵衞隆成的長子，是年才二十七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

「你說主人有所企圖？憑什麼下此結論？」

「哼！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幕府已經察覺主人的野心了。」

「嗄！你說什麼………？」

「不要以爲地處九州的邊隅，消息就不會外洩。若是這般想法也未免太天眞了。幕府所派出的偵探、諸藩們的耳目都是無孔不入的，稍有風吹草動，江戶一定會知道的。」

「慢著！浮月齋－－」

堅高蒼白著臉，勉强擠出一絲笑容說：

「我無意爲我的計劃辯白！但是，我們深知幕府的密探十分厲害，未曾做出會引起別人猜疑的輕率舉動，何以遠在江戶的幕府會知道我們的動靜？

連你！一位遠離人群隱居山林的隱者，都能知道我們的秘密，豈不令人費解！」

「主人！我是疋田陰流衣鉢傳人。江戶幕府裏也有一名同屬疋田陰流的柳生。」

「嗯！沒錯，我知道柳生是新陰流派的傳人，只是，這件事和他有什麼關連呢？」

「難道主人不知道柳生的眞面目？」

浮月齋睜著雪亮的眼睛看看坐於上方的堅高；並巡視了衆家臣的臉色，才開口說：

「好吧！我把詳細的情形告訴諸位……」

浮月齋拿起擱在膝蓋上的鐵扇，向前膝行一步，準備向大家宣佈，衆人無法料及的柳生流之奧秘。

■■

浮月齋山田太右衞門，確如自己所說，曾追隨疋田文五郎修習武術，是他的衣鉢傳人。與柳生石舟齋宗嚴有師兄弟之誼。

新陰流的創始人上泉伊勢守與外甥疋田文五郎，拜訪柳生時，柳生曾與文五郎過招。結果，被時人稱爲中條流名人的柳生，竟連負三場。

由於這種緣故，伊勢守信綱被柳生挽留住，延爲座上客。柳生請他們指導武術，追隨他們研習武藝。不久文五郎離開柳生家，辭別上泉伊勢守，單獨修行武術。天正年間，他來到丹後這個地方，接受當地的宮津城主、細川幽齋的邀請，步入仕途。

隨後，天正十七年，他接受關白(官名)秀次的俸祿，担任秀次的武術指導。

文祿四年，年已五十九的文五郎竟剃髮爲僧，取號「栖雲齋」。再度開始浪跡天涯的雲遊生活。

七年後，已經是慶長六年了。

這年的四月十八日，他來到豐前中津城拜訪故主細川忠興，與之講述兵法。其俸祿由一百五十石加封

到三百五十石。門下中，聲名最著者爲上野左馬之助。

其後，文五郎又辭去仕職，在九州各地出現。他在肥前唐津居住時，所收的徒弟就是山田浮月齋。

當時的山田浮月齋只不過是寺澤志摩守廣高的侍從罷了。

浮月齋的主人廣高，在織田信長在位時，以一個默無聲名的武士身份，逐漸崛起。

廣高是一名頗有戰國武將氣概的諸侯。每日寅時（四點）必定起床，早餐之前，必定演練武藝。

肥前唐津是塊適合小麥生長的地方。在五、六月正是小麥成熟的時候，廣高總是棄美食，與家臣們一道食用麥飯。平素，練武後的早餐也不過是一菜一湯而已，平常亦不講究衣飾的華美，只穿著木棉製成的衣裳。

他生平厭棄茶道和各種娛樂，專心一意地鑽研武技，由於酷愛此道，當他獲知浮月齋身懷拔群的武藝時，就以師道待之，毫不忌諱浮月齋乃一介小厮。

初時，衆家臣都不服氣浮月齋擢升爲武術指導，並認爲隨同昔日的屬下學習武術，有失身份，但是，身爲藩主之尊的廣高尚且若此，衆家臣又復何言？逐漸地，大家都心甘情願的隨浮月齋練武了。

當然，除了藩主以身作則外，唐津藩的第一勇將池田市郎兵衞的功勞也不可抹滅。

池田市郎兵衞也是一名武藝超群的武士，投靠廣高座下後，領有四百石的村落。此外，廣高還撥給他二十名小厮爲侍從。那時，曾有位藩主久聞市郎兵衞的威名，願以三千石延聘他爲武師。市郎兵衞却不屑一顧。

廣高聽到這個消息後，想替市郎兵衞加祿。並告訴他：

「果眞若此，我不給你三千石的俸祿，就不合情理了。」

但是，市郎兵衞却辭退了，他說：

「市郎兵衞擇木而棲，絕非爲了俸祿而出仕。若以武功的高低來定俸祿的多寡，我想，連管家的八千石，或一萬石都留不住我呢！目前，我的收入足夠溫飽，主人的好意我心領了！呵呵………」

如此爽朗的人物，自然會傳出不少趣事。例如：某次兵敗撤退時，一位友方的武士受了重傷躺在路邊求援。兵衞連忙下馬，把受傷的武士安放在馬背上，自己牽著馬徒步歸來，途中還遭遇三個敵方的追兵。只見他等待追兵逼近，猛然回頭揮舞大刀，把來人都解決了。

獲救的武士也是武藝不凡之輩。後來，受祿於黑田長政。某日，這兩位主從在閒話家常時提及這件事情，黑田長政便牢記心頭。

不久，黑田長政拜訪寺澤藩時，與廣高提起此事。廣高便迅速召見市郎兵衞，予以誇讚。

意外的誇讚使市郎兵衞面紅耳赤地說：

「哎呀！當他求助時，我還眞覺得氣憤呢？眼見後有追兵，想要單身脫逃已經不容易，如何能被這個大包袱拖累？繼而又想：我不是墊後的人，若隨後而來的同伴，發現我見死不救，將來，這張老臉皮如何到處招搖？我是迫於情勢不得不救他的呀！」

聽到如此坦白的解釋，廣高和黑田更加欣賞他的英雄本色。尤其是黑田更由衷地誇道：

「他的心胸純潔似雷雨洗刷過後的瑯玕，才能發出如此清脆的聲音啊！」

日後，有人認爲市郎兵衞的態度過於坦率了，但是，他拍著長滿黑毛的胸膛說：

「我曾立誓絕不做一個表裏不一的人。」

聽說，促使他下此決心的人，正是山田浮月齋。

如此桀驁不馴的武士，竟也崇拜山田浮月齋。如此看來，浮月齋雖隱居山林與麋鹿爲伍；却無法擺脫塵俗瑣事。他能在堅高的生死關頭，剴切分析天下大事，令家臣無法辯駁，也是自然之理了。

■■

但是，浮月齋所欲說明的柳生流之奧義是——

「不是別的：柳生流的眞義就是忍術。」

「啊！是忍術？——」

浮月齋的話，使得衆家臣驚訝萬分。堂堂幕府將軍的武術指導者，竟是被世人所瞧不起，甚至被視爲卑賤之流的傳人。這個意外是衆人萬萬料想不到的。

「浮月齋先生，這兒的確是比較偏僻的地方，連幕府的密探都難以偵伺，是否因此，你才做如此過分的揣測呢？或者……爲了逼迫主人自殺，你已昏了腦袋！」

血氣方剛的三郎兵衛鐵青著臉，邊說邊以鐵扇敲擊疊蓆，發出「咚！咚！咚！」的聲音，鐵扇敲打的聲音，配合著家臣們的心跳，盪漾在大廳裏。

柳生是幕府的總監督，職司全國的安全。

會忍術的人又稱做「伊賀者」或「甲賀者」，戰國時代專以「間諜」或「刺客」的身份，受任於諸藩主。但是，等到太平之世反而飽受世人的輕蔑。

由於他們曾幹過間諜和刺客等工作，似牆頭草一般，今日投甲、明日投乙的求取生存。他們的作風不似正當武士的舉止，更不合武士道的精神，也難怪會被世人不齒了。

以幕府總監督之職，高踞諸藩之上的柳生，若果眞是忍者，極可能招致諸藩王的聯名抗議，諸藩王一

定無法忍受這種屈辱！如此一來，後果堪虞！

儘管玩弄權術是居上位者的自由，但是，居上者秉持武士道的精神治世，或是以忍術惑衆，其間差距是難以衡量的。

難怪三郎兵衛與衆家臣都表現出極爲憤懣的模樣了。

——可是，浮月齋鎭定如昔，一點也不慌亂，他只是凝神注視著堅高。堅高的臉色逐漸泛白！浮月齋說：

「這也難怪主人要疑惑了。好吧！讓我列舉柳生流是忍術的証據！」

浮月齋再度瞌上雙眼，沉思良久後才開口說：

——首先得談談柳生的家世，柳生家的先祖一直是居在大和國添上郡的柳生莊，莊內的人家都以莊名爲自己的姓氏，並担任春日神社的管理者。

這個村莊是被伊賀、甲賀兩郡所包圍的一塊山間谷地，伊賀、甲賀兩郡是忍術的發源地。因此，出生於柳生莊的青年，由於經常接觸會忍術的人，自然也學會了這套功夫，的確！石舟齋宗嚴的曾祖父柳生光家，曾是細川高國的密探，直到高國沒落後，才返居家園。不幸，却在某夜被伊賀者暗殺了。

宗嚴本人在豐臣秀吉握權時，曾因謊報田產而遭懲罰，致使先祖的產業皆沒入幕府的手中。他只好帶著兒子宗矩四處流浪了。

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尚未發生時，石田三成欲謀刺家康。家康以「傳授兵法」爲由，召來宗嚴。於是，石舟齋宗嚴接連七天都住在伏見城內，保護家康的安全，使石田三成的計劃未能得逞。由於這個功勞，他才獲得出仕的機會，成爲家康門下的密探，經常與兒子宗矩潛入石田三成的領地內，偵測敵情。

石田三成所派出的密探，自然也是忍術中的高手，可是宗嚴絕非泛泛之輩！一般的武士能與忍者鬥智，保護主人的安全？普通的武士能如間諜一般，出入敵人的陣地探取情報，而神不知鬼不覺？身爲武士，眞願意從事這種卑賤的工作？

這一連串的問題正足以解釋宗嚴父子會忍術：

其次，當九州發生島原之亂時，江戶幕府是在十月十日這一天才接獲消息的。

是日，馬守宗矩正在有馬玄蕃頭豐氏的家裏觀賞散樂，宗矩的隨從趕來稟告，說是：幕府派板倉內膳正重昌爲追討使，已經動身前往九州了。

宗矩聽到這個消息，對有馬推說有事必須趕回柳生莊，當下借得一匹良馬便急急告退了。

事實上，宗矩是趕往品川打聽板倉的行蹤，當品川的人告訴他說：「板倉早已經過此地。」他連忙上馬馳往川崎，到了川崎又獲悉板倉已離去行走二、三里路的時間了。

由於天色已晚，宗矩不得不折回江戶，登城拜望家光，並對家光說：「聽說板倉內膳正被任爲追討使前往九州平亂，本想以將軍的命令召他回來，却無法趕上。我担心他會戰敗而亡，犧牲這個人未免太可惜了。」

家光聽了他的話，詫異地問道：「何以如此？」

宗矩冷靜地回答說：

「大凡虔誠的教徒，根本就忽視生死的問題。甚至，還會認爲死亡是件愉快的事。此次發動變亂的基督徒勇猛似武士一般。板倉雖然能幹，却是位低、祿薄、年紀又輕的武士，九州的藩主不可能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指揮，不能自如的調派軍隊，如何能使戰事順利？若長期無法攻破叛徒，主人一定會加派勇將趕

往支援。

這麼一來，定會使板倉覺得顏面無光，而更加賣命地作戰。萬一發生不幸，喪命疆場，豈不是一大損失？

而且「追討無功」對主人來說，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我才想把他召回來！」

事實的發展竟與宗矩的揣測不謀而合，豈不証明宗矩有先見之明？

宗矩既是柳生派的忍者，自然會把自己的隨從派往各地，刺探諸侯的情報，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

他事先即察覺島原之亂可能發生，也知道這次的亂事不易平息，却不動聲色。其用意是想藉亂事平息後的結果來暗示藩主們重視武藝的重要，並且鼓起武士們習武的熱誠；同時，也想藉此改變世人的觀念，讓世人誤認他是因武藝高超，才有如此敏銳的觀察力，而迷惑於柳生派的威力，認爲他是一名謀略家。

——因爲，將忍術應用於兵法之中，也是臨急應變的方法之一。隨後，浮月齋又說明柳生流別稱爲陰流的原因，爲何會稱爲陰流呢？

世傳「陰流」一派是愛洲移香所創，位至上泉信岡才把這種招式加以演變、改進，稱爲「新陰流」。

柳生的新陰流中有許多特殊的刀法，例如：「山影」、「猿飛」、「月影」、「浮舟」、也有「松風」、「覽行」、「花車」，更有「逆風」、「高浪」等等。利用山影躲藏身形叫做「山影」；月夜中利用月色的反射，以欺騙敵人的視覺稱做「月影」；「猿飛」則是如何似猿猴一般，在樹林間活躍，以避開敵人的耳目；「浮舟」則是利用船隻的陰影潛水脫逃；「松風」是趁著鍋中水沸時所發出的聲音爲掩飾以潛入對方的屋宇內，這些都是利用忍術的武藝，故而「陰流」成爲忍術的別稱。

第二代將軍秀忠去世時，家光還十分年輕，德川幕府的地位不甚穩固，部分藩主暗地裏積極地招兵買

馬，欲擴展勢力，圖謀不軌。

某日，家光在江戶地區召集各地的藩主，公開宣佈：「欲背叛德川幕府的藩主，請回到自己的屬地去。」

聽了這句話，諸藩已暗自心驚了，緊接著，家光又在別室裏分別接見來自各地的藩主，贈其名劍並謂：

「請永遠地支持家光！」

別室之內除了家光和藩主以外，並無他人。若藩主心懷異志，正可利用家光所賜的寶劍弒君。如此一來，天下的局勢就將改觀了。但是，家光似乎毫不考慮這種危險的事情可能會隨時發生，依舊分別接見藩主。

這種舉動博得藩主們的激賞，他們不但欽佩家光的膽識，並因家光對自己的知遇而感激莫名，領了寶劍後，便宣誓以示忠誠：若國內發生變亂，不待將軍吩咐，定親自督軍平亂。德光家光的聲勢在一夜之間起了變化，諸藩皆以明君視之，幕府的地位，自此才算穩固。

但是，諸藩卻未料道，別室的天花板和屏風之後，皆有宗矩所派遣的親信潛伏着，他們暗中保護家光的安全，只要藩主有不軌的表現，定會被吹箭或飛鏢奪去性命。

諸藩都是熟習武藝的人，或許能察覺室中的氣氛不對，卻無法識破其中的詭詐。以致家光能表演得如此逼真。當然，能巧妙地避開藩主的敏銳感覺，而不被發現，也只有熟習忍術的人才能辦到的。

——此外，觀察柳生十兵衛的行踪，亦可察覺其中的端倪。十兵衛在二十至三十一歲的這十一年間完全失去了踪影。事實上，他是當了密探到全國刺探消息去了。據說，他是因劍術超群獲得幕府的賞識，

而被將軍任命爲密探的。傳聞若此，確實情形如何當是不言而喻了。

浮月齋的語氣變得十分激動。

舉行評議會的大廳，是唐津城內的一個大房間。從管家平野內記算起，共有二十六個人坐在那兒。此刻竟鴉雀無聲地靜坐那兒。想來，若柳生眞是通習忍術的人，幕府自然能知道堅高的秘密計劃，堅高的自殺也將成爲定局了。

「——浮月齋！」

當事人堅高，在浮月齋敍述的中途，突然叫道。

其實，當他在浮月齋說明柳生會忍術的片刻，已經知道事情毫無轉機了。他以空洞的眼神，呆視著家臣的臉孔，或因突發意想吧！才會脫口喊出浮月齋的名字。

「夠了！我已經了解，你所說的我都很清楚。……只是，你能識破柳生的眞面目，必然也懂得忍術了。」

「是的！」

浮月齋以低沉的聲音回答堅高的問話，並由懷中掏出一卷絹製的卷軸。

此時，突然聽到有人高聲喊道：

「奸細！各位！有奸細呀！」

緊接著就聽到走廊屏風倒地的聲音。

消逝如霞的忍者

踢倒屏風的武士，身著柿色的外衣，正是一名忍者，通常，人們以爲忍者的裝扮，必是穿著黑衫、頭戴面罩，其實不然。忍者常是內着灰色衣裳，外披柿色外衣的。因爲，白日穿著柿色的衣服，易於藏匿，夜裡穿著灰色的衣服，則易於遁形。

坐在廳內的家臣們，被這種景象嚇呆了。想不到浮月齋的話尚未說完，就得到了驗証。

唐津城位於松浦川川口的尖端，北面臨海，遂引海水繞於城廓之外，形成一條護城河，使唐津城像是浮在海面的建築物。平日，居住在城內的人欲出城外，必須經過主橋樑和三座小橋。

當天，由於城主正要召開秘密會議，所以，橋頭的警備森嚴，閒人難以入內。但是，奸細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避過警衛的耳目，潛入城來，足見藝高胆大。

發現忍者蹤跡的人，正是浮月齋由作禮山帶來的徒弟——霞千四郎。

霞千四郎原是一名孤兒。

肥前國的見借里，有塊原名唐津郡的地方，這兒常出盜賊。景行天皇在位時，有一位名叫「土蜘蛛」的盜匪尤其兇狠，殘暴的行爲，令人髮指。

於是，天皇派大田屋兒誅殺土蜘蛛。據說，每當緊急時刻，土蜘蛛的四周必定籠罩迷霧，似雲霞一般，讓人無法認辨他的正確位置，而在一片慌亂中，土蜘蛛早已消逝無踪了。因此，這個地方又稱爲「霞鄉」。

——某日，一位神色疲憊的少婦路經此地，產下一名男嬰。由這名少婦的裝扮看來，似是出身名門之後，據她所說：自己是鬼子岳城城主波多氏的總管，川添監物的女兒。

由於長途跋涉，少婦在產下嬰兒不久，就死了。山田浮月齋一手調教出來的霞千四郎正是這名可憐的嬰兒。

浮月齋在進入評議會的大廳之前，曾向担任警戒工作的侍衞長吩咐過，讓霞千四郎自由地在院中巡察。因此已預做準備的浮月齋，對眼前的景象，表現得十分鎮定。

讓浮月齋驚訝的是，這名忍者高超的武藝。

「各位………快出來捉奸細…」

有名武士在走廊上緊隨忍者之後，大聲嚷叫著。

原先假裝要逃走的奸細，突然返轉過來，左手中指朝追擊武士的喉間刺去；方才聽到屏風倒下的聲音，正是奸細在返身的刹那踢倒的。

武士的喉嚨被刺穿，深達一寸左右，當場斃命。

奸細發覺追兵極多，遂闖入舉行評議會的大廳裏。此時，以三郎兵衞爲首的部分家臣，圍在主人堅高的面前，保護他的安全，其餘的家臣抽出懷中的匕首，團團圍住侵入的奸細。奸細拔出長刀毫無懼色的站在那兒。

忍者頭戴面罩，只露出眼部。但是，這已能看出來者是一名劍眉星目的年輕人，若非身懷絕藝，或已洞悉時非我予，否則，來人不會表現得如此鎮靜。

他昂首注視著坐在上方的堅高說：

「你的陰謀江戶幕府早已聽說！堅高先生，你就認命吧！」語音未落，武士之一的三島權大夫的頭上已挨了一刀，鮮血由傷口迸流出來，三島已悄無聲息的倒在地上。包圍奸細的家臣，不禁連連後退兩步，奸細趁機逼近一步，又殺了一名家臣。

眼見此種景象，靜坐一旁不動聲色的浮月齋也站了起來，他排開衆家臣，走到奸細的面前。

「啊！你是浮月齋！」

隨著驚訝的聲音，奸細突地躍到廊上的欄杆，又說：

「或許，我會喪身此地……但是，浮月齋！你小心懷裏的武藝帳，我們必定會把它拿走的！」

奸細的尾音猶在空中飄盪，人已隨著浮月齋疾揮的鐵扇，由雕鏤著孔雀開屏的鐵欄上摔落下去！

一度騷然的大廳，再度沉寂下來。奸細的屍体早由侍衛抬走了。

自始自終，堅高一直坐在那兒，未曾離座。衆家臣也紛紛歸座了。堅高的臉色比任何人都顯得蒼白，他說：

「浮月齋！那就是柳生派來的忍者嗎？」

浮月齋默默地點了點頭，不作聲響。

評議會結束後，大家四處尋找霞千四郎的踪跡，可是，他竟像隱形人似的，飄逝無踪了。

夕姬

隨著落日滑下山間，彥岳山的陰影像一隻巨大的蜘蛛，逐漸向四面延伸。映著夕陽的餘暉，白色的屋宇漸漸變了顏色。暮色已籠罩著整個大地，民房的煙囪也升起裊裊炊煙。

這兒是肥前國佐賀郡西山田莊。時值寬永十二年四月，一個春末的黃昏裏——

故事要追溯到，唐津城評議會召開的十二年前。

從佐賀街朝北走，最先到達西山田莊的一個村落，叫做「川上」。

川上只住著疏落的幾戶人家。在住家的附近，倒臥著一名被刺殺的武士。這名武士一身旅遊裝束，不知是何藩屬下？由死者未曾顯露痛苦的面容判斷，兇手必定是位武藝高强的人物，僅只一刀就命中要害。

屍体北方的不遠處，有一卷沾染血跡的卷軸。卷軸上的金絲刺繡，在夕陽下閃閃發亮。

向晚時分，路上悄無人跡，附近的樹林被晚風吹得沙沙作響。隨著樹葉的搖動，投射在地面上的影子也搖擺不定，卷軸上的金絲映著由樹葉縫隙間射下的光綫，使得反射的光芒益加混亂。

最先發現這具死屍的，是附近百姓孫六方所飼養的狗——五郎。當它在無意間發現這名武士後，遂舔

舔武士傷口的血液。再用鼻子在地面嗅嗅！順著腥羶的味道逐漸走近那個卷軸。狗兒都有銜咬東西的習慣，因此，五郎在聞了卷軸之後，就張口咬住那個東西。

正在五郎咬住卷軸的瞬間，不知由那兒飛出一支匕首，射中五郎的右眼，匕首深深沒入狗兒的頭部。五郎悲鳴一聲，身體在空中翻騰一次就斃命了。

稍後——

由樹林間悄悄地閃出一個人影，只見她的頭髮似黑緞一般，垂落地面，渾身散發著伽羅的香味。

她仔細地觀察周遭的環境，傾聽片刻，未發覺任何異樣後，才飄若輕風般地移身到卷軸的旁邊，想拾起卷軸。

當她俯身揀拾卷軸的刹那，突見她伸出的手抽搐了一下，身體如彈簧一般，迅速躍起。

因爲，隔著道路，對面正站著一個男人。

雖然無法辨認那個人的容貌和年齡，但是，很顯然地，他像是一位久居山林的野人。

空氣中傳來難聞的臭味，想來此人已久未洗澡。他身着襤褸的衣衫，赤足，並露出長滿濃密黑毛的小腿。

女人的手迅速探入懷中，並擺出防衞的姿勢。由此看來，女人身上必定藏有匕首，她是想：若這個男人逼近身旁，就拔刀應付。

「………妳？」

眉梢高挑的女人，閃着貓樣的眼睛，在月光映照下顯得十分蒼白：

那個男人邁前一步問道：

「妳是武士的女兒嗎？」

「………」

「妳不必騙我！方才，我看到妳投匕首的手式，正是柳生流的手法：坦白說吧！如果，妳願表明身份，那個卷軸或許能讓給妳呢………」

「你呢！你到底是什麼人？」

「和妳一樣，都是受人之託前來找這個卷軸的………但是，可別誤會了，我並沒有殺死這名武士！」

說著，他又跨前一步，一副毫無警戒的模樣。儘管如此，他的身體却像籠罩在一片妖氣中。

那個女人挺了挺胸膛說：

「爭執一開始，我就在場了。殺死這位武士的人，是個獨眼的武士，他的刀法十分高明。我想，這個獨眼武士不是別人，一定是柳生十兵衞………。」

「………」

「咦！妳使用柳生派的招式，難道不認識柳生十兵衞嗎？說吧！妳是柳生的同黨嗎？」

「………」

女人不作聲，只將手探入懷中，緊接着一把匕首已飛射而去！

「哇！危險！」

隨著驚呼，那名男子向旁邊躍去，閃過疾矢般的匕首。匕首是靠著加速度的力量，才能置對方於死地的，因此，使用匕首時，雙方必定隔著一段距離，才能發揮作用。基於這個原則，欲阻止對方接連投擲第

二支，或第三支七首，只要逼近他的身旁即可。

於是，這名男子機敏地貼近她的身旁。

那名女子却快速地躍起，身形在空中一轉，只見長似黑緞一般的頭髮，如風般的掃過地面和那名男子的臉龐。

隨著樹枝晃動而飄落下來的落葉，掉在那名男子的肩頭，那名女子已高立在樹梢上了。

「我不是柳生派的人，更不認識柳生十兵衞。今天，那個卷軸就讓給你吧！不過，你得向我報上名號來……」

那名女子一邊把雙手攀在更高的樹枝上穩住身形，一邊對站在地面的男子說著。

「雲霞多三郎……妳呢？」

「夕姬——」

女人以清晰的音調回答多三郎的問話。

由她的裝束來看，她應是鄉間武士的女兒才對。

只見她雙脚一蹬，已飛身穿越樹林，消失在黑夜裏。除了樹葉沙沙的聲響，表示她正快速離去以外，再也見不着她的踪影了。

留在原地的那名男子，正側耳傾聽四周的聲響，全神貫注的模樣，表現出忍者的原來面目。

但是，這名男子的體臭極爲濃烈，隨身又不攜帶武器，一點也不像忍者。

一般說來，忍者都很注意自己身體所散發出來的氣味。因爲，他們雖懂得消聲匿跡，却無法欺騙別人的嗅覺。

因此，多三郎的行爲，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是，他雖擅長忍術，此時却無需靠忍術行事，其二是，他有意掩飾自己的忍者身份。

等他確定夕姬已經走遠時，他反而不理那個卷軸，却踱到武士的屍體旁。

夜色早已籠罩整個大地，附近的農舍也燃起盞盞灯火。

「你是鍋島藩的密探嗎？」

多三郎自言自語地說著，並用光脚把死者翻轉過來。

他彎下腰來，仔細瞧著這名武士的臉孔。

「果然不錯，眞是鍋島藩的人！」

說完話，他順手摘下掛在那名武士身上的小藥盒，納入懷中。然後，他再走到卷軸處，撿起卷軸，但只抓住白色象牙製成的軸心部分，像是不願沾染血汚的樣子。

多三郎並未展開卷軸觀看，他只是全神傾聽著。

因爲，又有由遠而近的脚步聲傳來，這回的脚步聲聽來好像出自一名男子，他的步伐如此寬，落脚也重。

「……是十兵衞嗎？」多三郎喃喃自語。

儘管，來者的步伐十分緩慢，事實上他却是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快速逼近這兒。

很明顯地，他必定已經察覺到多三郎的存在了。在漆黑的環境裏，能有如此敏銳的覺察力，即使逃走也無濟於事。

多三郎乾脆拿著卷軸，佇立在道路的中央，等待來者現身。

二

由川上到蛤岳山，約有四公里半的路程，夕姬以疾風般的速度趕路，她的長髮就如飛毯一般，保持水平地緊隨身後，沿路並以銳利的眼神觀察四周。

「妳總算回來了！」

茅舍裏走出一名手執油灯的老嫗，迎著自黑暗中，以輕快的步伐、快若疾風般奔馳回來的夕姬。

「這趟離開的時間好久，我還眞替妳担心呢！」

一名兩鬢斑白的武士，隨在老嫗身後步出茅舍。他以單膝著地，兩手按在地面的姿勢，迎接主人。

驟然接觸到灯光，夕姬不自覺地瞇起雙眼。

她步入茅舍後，老嫗亦掌著灯火，跟著進去。爲了愼重起見，老武士在門外朝著夕姬奔回的方向，觀望一會，再抬起頭來，看看靜寂的夜空，才踏進茅舍。

漆黑的夜空裏，只有森林頂端，閃著一顆晶亮的星星。

這座茅舍，其實是一個花崗石的洞窟。

蛤岳山是橫貫肥前北部的背振山脈的一個山峯，山脈間到處都是這種凹陷的窪洞。夕姬們所居住的茅舍就是依著天然的地勢，而建造的。

燭火只有一盞，老嫗把它擱置在岩角上。暗黃色的圓形灯暈在夕姬的膝前晃動著，夕姬的背後，懸掛著家徽、和一排刀架、一張櫃子、鏡子……等。

老嫗以朱紅色的托盤，盛來晚食，擱在夕姬的面前。

「方才，我總算遇到雲霞派的忍者。」

「妳說什麼！是那位名叫浮月齋武士的？」

「是啊！他的武藝遠超過傳聞？……與這種人爲敵，我們可得小心應付了。」

「對了！我聽說雲霞兄弟是一對雙胞胎，妳遇到的是哥哥還是弟弟？」

「他自已說是雲霞多三郎。」

「這麼說……是哥哥了。」

老武士空洞的眼神，定定地注視著空中的某一點，表情木然。

老嫗打開飯鍋，準備盛出晚餐。鍋內的熱氣，使得燭光搖曳得更劇烈。

「聽說雲霞多三郎也是名門之後。如果，妳肯透露自己的身份與他詳談，說不定他不會與我們爲敵呢！」

老嫗靜靜地說著。

飯菜擺好後，老嫗坐在老武士的面前。三人在洞窟裏默默地進餐。老武士喜歡吃山雞肉烘焙而成的肉乾，但是，由於齒牙已經動搖，他只好先用雙手撕碎，然後再放入嘴裏慢慢的咀嚼。

餐桌上的氣氛十分沉靜，只有偶而傳出筷子與桌面、碗碟碰撞的細碎聲音。

「賀源太呢？還沒回來嗎？」

夕姬突然停下筷子，問著老嫗。

「是啊！他也離開三天了！」

老嫗回答夕姬的問話後，又對老武士說：

「三兵衞！你今天沒到下面的岩屋去嗎？」

「我去了！只是沒人在那兒。裏面的東西整整齊齊地排列著，不像有人動過的樣子。我想，他還沒到家吧！」

「希望他不要遇著意外的事故。」

老嫗喃喃地說著。

在這三個人中，以老嫗的服飾最為整齊。

「鹿路、三兵衞，你們兩人聽好，無論發生何種意外，我都會為龍造寺家的再興而奮鬥，這是我在死去的父親和江戶的伯庵先生面前，所立下的誓言。

但是，賀源太與我不同，我也不希望賀源太能幫助我。……今後，全要靠我們三個的努力了。你們要有這種決心才好……。」夕姬緊握著手中的筷子說道。

「妳不說，我們也知道的。」

「公主，賀源太的幫助，完全出自一片誠意，妳這麼說，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好了！別說了！」

夕姬再度擱下筷子，站了起來說道：

「向來，我只喜歡做我想要做的事。從今以後，我不願做的事，再也不去碰它了。」

說完，就從老嫗鹿路的背後經過，朝著門外走去。

「妳到那兒去呀？」

三兵衞急急地問道，並想起身跟隨前往，却被鹿路的眼光制止了。

「公主在發脾氣了！趁著飯菜未涼，你就快吃吧！」

洞窟之外，是一片平坦的廣場，方才，夕姬回來所經過的森林，此刻被夜風吹得沙沙作響。

洞窟之上，則是一片峭壁。峭壁的頂端盤踞著一棵蒼勁的老松。放眼望去，薄薄的浮雲正似炊煙一般，緩緩地在夜空中移動著。

夕姬的雙手按壓著外衣的裙擺，立在那兒。

她今年十八歲，是龍造寺的遺孤。當年，龍造寺一族，因為中了鍋島家的圈套，以致門戶敗落。夕姬多虧老武士和老嫗鹿路的搭救，才能保全性命。

夕姬的眼睛已能適應黑夜的景象後，站在夜空下的她，凝視著遙遠的山脈，背振、椎原和金山等山峯，綿亙成一條黑色的長龍，此刻正靜靜地仰臥在那兒。

面對夜涼如水的靜謐月夜裏，夕姬情不自禁地低聲吟唱，悠揚的曲調愈來愈高，隨著夜風的飄送，玲瓏剔透的歌聲遠飄四方……

……

黃昏已逝，黑夜悄然降臨大地
借問神岳山上的黃葉
夜風的吹拂是否增添妳的寂寞

……

少女的歌聲在靜寂的夜裏飄送，傳至遠遠的山區裏。由於夕姬常在這個時刻唱歌，所以，窩裏的鳥兒和草叢裏的野兔都會準時的醒來，聆聽這圓潤婉轉的歌聲。儘管夕姬勤練忍術，希望能早日完成自己復仇的心願，但是，歌聲裏仍不自禁地流露出少女的落寞情懷。

「……是誰？」
夕姬在歌曲將了時，突然轉過身去問道。
「……是賀源太嗎？」
只見一名夜行裝扮的男子，跪在地上。
「是的！我回來了。」
由說話的聲音聽來，他是一名年約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夕姬又恢復原來的姿勢，背向著賀源太，仰頭望向夜空，低聲說：「這回，你去了好久呢！」
賀源太並不作聲，默默地走到夕姬的背後，雙臂緊擁著柔弱無依的夕姬。

■■

翌日清晨——
川上的官吏在檢查過武士的屍體後，向上司提出了報告。據說：這名武士年約三十五、六歲，刀傷由左肩斜砍至心臟部份，刀法十分俐落，連親自調查的官吏，都搖著頭嘆道：從未見過如此俐落的刀法。因此，他在報告書上寫著：「目前，本藩尚未出現武藝如此高明的武士。」
被殺武士的右手仍按在鍔袋上，鍔袋是用來保護寶刀，以防雨露侵入，使刀身生銹的。如此看來，這名武士是在來不及抽刀的情況下，就被殺死了。
武士的刀上，並未刻著任何標誌或姓名，也未曾見血。由他身上所搜得的東西，除了盤纏以外，並無其他貴重的物品。官吏並在他的懷中發現打火石，遂認爲他是一位旅人，同時，這位武士的刀柄上所繫是罕見的黑革製品，而且花穗很短，這點也與九州一帶武士們的習慣不同。

更令人納悶的是，武士的首級也丟了。而且，被認定是斷氣之後，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被砍斷的。
頸項是個複雜的部位，骨骼居多，想一刀砍斷，必須使出意想不到的力量。此外，肩部和頸項的刀痕很明白的顯示出，係出自兩個人的手法。
另一個人爲何要取走死者的首級呢？眞是奇怪。
接著，我們來看武士肩部的傷口，按傷勢來看，武士是在與對方錯身的剎那間，遭受攻擊。再由武士來不及抽刀的情況看來，他與兇手必定是素昧平生，否則，無論對方的武藝如何高明，也不可能使武士在白日裏，連抽刀的機會都沒有，就丟了性命。
因此，這名武士是在毫無警戒的情況下，走近早有準備的兇手身旁，才被殺死的。
倘若，武士是因某種緣故，而被仇家所殺，那麼，兇手必定是戴著寬大的笠帽，掩飾面容，接近武士的。
因此，官吏一一詢問了居住在這一帶的百姓，是否曾發現頭戴笠帽、行跡可疑的陌生人？只是，誰也沒見着可疑的陌生人。於是，官吏們判斷，殺死武士的兇手與死者並不相識。至於，兇手爲何下此狠毒的刀法？既無蛛絲馬跡可尋，官吏也無法繼續偵察了。
然而，到了當天上午十時左右，有關武士的命案，又有了意外的發展。
當時，那些官吏正在川上附近的嘉瀨川上，清洗武士的傷口。當地的百姓——孫六，帶著堅決的表情，來到官吏的面前，欲述說他親眼所見的景象。

■■

孫六所說的眞相是這樣的——

孫六的家中只有老妻、女兒峰子和愛犬五郎。三人在川上過著耕織的日子。

這一天，因爲，五郎一直到黃昏時候仍未回來，孫六心中已覺不安了。後來，又聽到五郎的悲鳴——

加上，峰子奉父親的命令，到鄰村八反原辦事，也遲遲未歸，孫六的心裏突然產生不祥的念頭。

於是，他踏出門檻，站在門外四處張望著。當他看到隔著一段距離的對面森林的樹梢上，好像是怪鳥一般的東西，在上下起伏、跌落時，禁不起好奇心的驅使，孫六向老妻交待幾聲後，就沿著屋前的田壠，走到道路邊上。就在那兒，他看到一場驚人的好戲。

孫六吃驚地吸了一口氣，他看見距離自己不遠的地方站著一名披頭散髮的男子，背向著自己。由於，夜色已晚，根本無法看清對方的面貌。

突然，他聽到——

「十兵衞……你終於來了。」

那名男子朝著黑森林的樹林喊道。

「——誰？你是誰？」

只聽到回答者的聲音十分鎭定，却不知道他究竟站在那兒，或許，就在樹林的陰影中吧！

蓬頭散髮的黑影又說：

「我想，遲早要向柳生派討教的，能與你十兵衞三嚴比劃，我已心滿意足了。我是雲霞多三郎——」

「………」

「雖然表面上你們說是使用兵法的，可是，別瞞我了，我們直接用忍術來比劃吧！」

「噢……是這樣嗎？」

對方如嘆息般說著。

「雲霞派的忍者不使用刀。——我，十兵衞確實會柳生之術。」

「那麼，我們開始吧！」

「——好！」

突然，一頂笠帽飛上天空，當笠帽由空中飄落時，已找不到十兵衞的踪影了。

鍋島家的柳生者

西山田莊的百姓孫六說：當時，十兵衞確實是銷聲匿跡了。官吏們以狐疑的眼光，瞧著孫六。他們認為孫六的腦筋一定有問題，而且，他們根本不相信居住在如此偏僻的農夫，竟會知道柳生三嚴的名字。

「喂！孫六！」

偵察這件命案的主要官吏樫原，扯開喉嚨對孫六吼道。並威脅他若不說出實情，必定嚴刑拷打。

可是，孫六一點也不害怕，他說：

「當時，我確實很害怕……可是，我是眼睜睜的看著他們的身形消逝的。我有人證——」

孫六繼續說著：當時，他擔心自己是老眼昏花，看走眼了。於是，更加仔細的瞪著他們。

他看見十兵衞的笠帽，高掛在樹梢上。

蓬髮的男人如岩石一般，站立在道路上，他抬頭看看樹梢上的笠帽說：

「……果然是柳生的兒子。新陰流能修練到這種地步，真是了不起。十兵衞！」

說著，蓬髮的男人向旁邊跳開一步。

只見笠帽在叢林的樹梢間，飛快地跳躍著，而笠帽所曾駐足的樹梢，隨即被一一地砍落。

接著——

「——十兵衞！十兵衞！慢走！」

孫六接連兩次聽到這種喊叫。

而且，喊叫的聲音就如疾風一般，飛掠過孫六的耳畔。

原來，高高的樹梢處飛出一把七首，七首飛落地面時，還激起零星的火花。

咦！就在這剎那間，連站在地面上的多三郎也不見了。

過分的好奇，使孫六忘了害怕。

他連忙跑到街道上繼續觀看。

「我已經把所知道的經過情形，全都說了。」

由於，那時孫六的手脚突然發軟，幾乎要癱在地上了。他看見不遠的地面上有兩隻顯得十分可憐的眼睛，正瞪視著他。

孫六嚇得全身發抖，眼看著就要昏倒了。

幸好，到鄰近村落辦事的峰子及時趕到。扶住幾近癱瘓的父親，並發覺那是五郎的眼睛。

峰子今年十八歲，川上一帶的百姓，都知道她是一個勇敢的女孩。然而，此刻，她竟也微微地發抖了。

因為，她也看到父親孫六所見到的景象。

當時，孫六禁不起驚嚇，已不復記得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峰子則鼓起勇氣繼續看兩位忍者的打鬥。

此時，他們已轉到嘉瀨川的河岸邊鬥法了！

峰子只聽得——

「咔呀沙……咔呀沙……」

大概有兩次吧！只是不知道這種聲音代表什麼意思！

緊接著，峰子又聽到重物跌入嘉瀨川中的巨響。

然後，四周復歸於寧靜，再也沒聽見忍者打鬥的聲響了。

「這是由樹梢射出的那把匕首。」

孫六邊說邊由懷中掏出了匕首。那是他與峰子把五郎的屍體抬回家時，順手揀拾的。

樫原接過那把匕首，仔細端詳後，發覺是在備前地方所打製的，匕身的正反兩面都刻著梵文，却不知代表什麼意思。

這眞是一把好匕首，但是却沒有柳生家的標誌。其實，如果柳生十兵衛眞是一名忍者，他決不會使用刻有家徽的武器，即便是使用了，事後也會再拾回去，絕不可能隨意棄置，除非他發生了意外，要不就是另有詭計。

■

樫原聽完孫六父女的敘述，遂轉往那座樹林觀察。果然，地面上散落著許多樹枝。樹枝的橫剖面十分平整，像是被利刃所砍斷的。

樫原拾起落在地面上的樹枝，想像著他們在樹梢上打鬥的景象——

柳生十兵衛在接受了雲霞多三郎的挑戰後，隨手擲出笠帽以誘敵，同時縱身躍至另一棵樹的梢頭伺機

而動。或許，誘敵先機被對方識破了，遂在林梢展開激烈的追逐戰。

能在如此高的林梢間來去自如，也可想見他們的武藝是何等高妙了！

但是，「咔呀沙……咔呀沙……」又是什麼意思呢？樫原在百思莫解的情況下，只好認爲是孫六聽錯了。

由於孫六父女的指證，「二名忍者爲了某種緣故，而在這名死去武士的屍首前比武」的這回事，已趨明朗。

爲了愼重起見，樫原再到嘉瀨川一帶察看，那兒也沒有浮屍出現，究竟這二名忍者比劃後的勝負如何？他們與被殺的武士又有何種關係呢？

按孫六父女的說法，當他們準備把五郎的屍體抬回家時，曾用燈籠朝著武士所躺的地方晃了一下，那時，他的屍身是完整的。

樫原無法判斷武士丟失首級的原因，是二名忍者中的勝利者折回來，把他的首級砍了去，還是另有神秘的第三者出現。

回到衙門後，樫原據實稟報事情的經過，武士的屍體就在川上附近的某寺廟火化了。

然而，當樫原所寫的報告，轉達到總管久納市右衛門尉手中的四天後，這件無頭案，又有極其意外的變化——

審理此案的官吏樫原，接到一份以久納市右衛門尉之名所發出的令函。主要內容是說：孫六父女的神智不清，虛言惑衆，應處以死刑；樫原本人怠忽職守，有損官府威望，理應去職；其他參與此案的官吏，亦當接受相當的處分。

於是，孫六父女被捕入獄。樫原不服氣，再度蒐集證據為自己和孫六父女脫罪，却被官府判為越權，落得切腹自殺的悲慘下場，其他因此案而獲罪的官吏，鑑於樫原的遭遇，更是噤若寒蟬，不敢輕舉妄動了。

■■

總管久納市右衛門何以下達此項命令？

原來，下令的四天前，亦即武士火葬後的第三天，深夜裏，久納市右衛門正在寢室休息時，突然被一陣輕輕的叩門聲驚醒。——「誰？」

市右衛門跳了起來，握住枕邊的長刀，然後拉開紙門。只見門外站著一名幪面人物，一身黑色打扮。

「——請！」

來人掏出一份長方形的信函，遞給市右衛門。

這名男子雖然幪面，但是，按其裝束來看，定是武士無疑，他是利用枴杖撥開門縫，由走廊那邊進來的。

市右衛門的寢室在第三間，前後寢室都有他的屬下在休憩，他竟毫無懼色。

眼見來人的篤定神態，市右衛門既驚又惱。但是，他還是強自按捺這股打心底產生起的不悅，看了看文件下方的落款——「這……這是？」

只見他的臉色在眼光接觸文件的瞬間起了劇變。

「正是！這是元茂公的親筆函！」

「那麼……你是什麼人？」

元茂公是市右衛門的主人鍋島勝茂的長子，目前是肥前小城七萬四千石藩主。

避開家人耳目，在如此深的夜裏，帶著元茂公的親筆函至此，究竟為了什麼？來人具何等身份？

「難怪你要懷疑了！只是，目前我不便洩露自己的身份，請先看完這封信……我走了。」

由於對方的神態自若，對自己說話的語氣也不謙恭，市右衛門不禁懷疑對方的來歷，而請對方暫且留步。

藉著寢室裡射過來的微弱光線，市右衛門拆開信函一看，果然是元茂公的筆跡。

這會兒，市右衛門有點著急了——

「看完這封信，是否要回覆呢？」

「噢！對了！元茂公曾交待過，請你看完信後就焚燬。我想，不需要回覆了。——那我走啦！」

幪面武士對市右衛門微微地點了頭。當著他的面，用枴杖的尖端輕輕地撥開一道只能容人側身通過的細縫，悄無聲息的步出走廊，然後，再把木門拉好。來者從容不迫的動作，正如一名舞者輕盈優雅的舞姿，順暢已極。

來人消失後，市右衛門仍在門外呆立良久，根本忘了夜裏的寒冷。好半晌，才清醒過來。

市右衛門是鍋島家三十五萬七千石的總管，在鍋島家的下屬內，應是位高權重的份子。但是，來人的語氣並不謙遜。儘管，他是以元茂公代理者的姿態出現，也不該如此，何況，若奉元茂公之命而來又何需幪面？

市右衛門暫且擱下心中的疑問，展閱元茂公的親筆函。

信中的內容主要是暗示，孫六父女當處死罪，樫原則應流放外國。

元茂正如前文所述，是鍋島勝茂的長子，與勝茂的次子忠直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由於，忠直的生母岡部氏是德川家康的養女。所以，元茂丟失繼承佐賀藩三十五萬七千石藩主的權利，只能到小城國當藩主。

佐賀藩鍋島一家，是在勝茂的曾祖父市右衞門茂尚之時才興起。享祿三年，肥前國佐賀郡的龍造寺山城守助太宰多尚與筑紫尚門、杉興連、朝日賴貫等人作戰時，正值危急存亡之際，突有一隊甲冑上斜掛著紅纓的人馬衝出來助陣，因此龍造寺山城守的陣脚才穩住，並轉危爲安贏得最後的勝利。

戰後，龍造寺山城守召來那批隊伍的領袖，察問其藩名，這兩名領袖回說，自己是佐賀藩浪人鍋島平右衞門的長子左近清正，和次子孫二郎。

左近清正的話剛說完，山城守便大聲地問：

「你！結婚了？」

對方回說：「是的！」緊接著山城守又問孫二郎：

「你呢？」

「尚未娶呢！」

於是，山城守把孫女鶴子嫁給孫二郎，賜與莊內八十町土地。日後，孫二郎與鶴子育有二子，長男名信房，次子叫信生。次子信生就是勝茂的父親直茂。

直茂成年以後，一直幫助主人龍造寺隆信訓練武士，使得龍造寺隆信的武威大振，成爲九州地方重要的人物，並先後佔有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等五州和壱岐、對馬二島。

龍造寺這一家，原是鎮守府將軍秀卿的後裔。由於追隨源爲朝而來到九州的肥前國，定居於佐賀的龍造寺村。其後代以「龍造寺」爲姓氏。大體來說，這一家是在山城守這一代才逐漸發跡的。

天文十五年二月，龍造寺山城守以九十三高齡謝世，當時，他的嫡系子孫，若非病歿即已傷亡，眼看著就要斷嗣了。

經過一番議決，孫二郎決定迎龍造寺周家的長子彥法師丸入嗣。彥法師丸曾在七歲稚齡出家爲僧，直到十八歲那年才還俗，他就是後來的龍造寺隆信。

隆信由於直茂的幫助，而與有馬、大友、島津等人抗衡，一時之間聲威頗盛。奈何隆信生性淺薄，不足以成大事，竟在自己的事業頗具基礎時，耀武揚威起來，毫不懂得謙遜之道。直茂爲盡一己之忠，屢屢勸諫隆信，怎奈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直茂的勸諫竟落得主人的厭惡。天正七年，隆信在筑後地方築柳川城後，把直茂封至此地當城主。這也是隆信敗亡的前兆。

日後，隆信不聽直茂的規勸，進攻有馬晴信，當他親率五萬餘騎攻至高來城時，却被趕來援助的島津家久所敗，而在島源附近陣亡。

這年隆信是五十六歲，其子政家年少。龍造寺的家臣趕到柳川，迎回直茂輔佐少主。

島津家久獲知直茂已回佐賀郡，連忙退兵不敢戀戰。

直茂輔助幼主政家之餘，亟欲替故世的主人報仇，遂派使者送信給關白豐臣秀吉。信中寫道：

「若欲誅伐在九州抗命之徒，直茂願携幼主政家爲陷敵先鋒。」

果然，天正十五年，秀吉正式展開攻打島津的計劃，直茂掌握了報仇的機會，親率以杏葉家徽爲旗幟的大軍，攻至薩摩藩，迫使島津投降。

直茂以杏葉爲家徽的典故，起於當年他在佐賀城被大友宗麟率領的十萬大軍包圍時——

那時佐賀城危，直茂領著十七騎夜出城門，潛入大友宗麟的軍隊裏，想與城內的守將裏應外合，讓大友措手不及。正當他靜待城內發出信號時，發現八郎親貞的杏葉家徽在熊熊火把的輝映下，分外耀眼，置身敵陣的直茂，突然萌生一念：若是今夜僥倖獲勝，就以杏葉爲家徽吧！

事實上，擊退大友的機會太渺茫了……

然而，世事如棋局局新，直茂的計謀得逞，龍造寺的軍隊竟然反敗爲勝了！直茂在驚喜之餘，當下決定改用杏葉爲家徽，取代前所採用的劍菱。

島津降後，龍造寺的領地大抵已算安定，只因幼主政家少不經事，豐臣秀吉命直茂繼續代理國事。

後來，政家由於體弱多病，遂與直茂商量。請他承襲龍造寺的家名，繼承藩主之位。並將兒子高房拜在直茂膝下爲義子。但是，直茂婉言辭謝藩主之位，只答應收高房爲義子。然而，高房却在二十六歲時自殺亡故，使龍造寺一家絕了男嗣。

至於，高房爲何自殺？這就是女忍者夕姬所欲察明的眞相。她想找出鍋島家逼死高房的證據，以向幕府告發。

且說直茂由高房手中繼承佐賀郡後，曾在豐臣秀吉征韓時，與加藤清正共同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但是，秀吉去世後，直茂迅速與德川家康取得聯繫，雙方保持極其友好的關係。他曾派使者送信給家康說：

「直茂曾庭訓子弟，誓與德川一家共生死。若您也願以此教誨子弟，則是直茂的榮幸了。」

他就是這麼識時務的人，既有遠見亦富謀略，也正因爲他的老謀深算才能奠定佐賀郡鍋島家的地位。

關原之役發生時，直茂之子勝茂，曾因顧念豐臣一家的舊日恩情，而開罪德川家，幸虧直茂挺身處理

，才使勝茂免於切腹謝罪的下場。那時，直茂密令久納市右衞門尉，到陣中找黑田信長，請其從中斡旋，久納市右衞門尉在長政面前，涕泗縱橫的披瀝忠誠，才獲得長政的首肯。

■■

勝茂的長子元茂君，天資聰穎，不但承襲祖父直茂的深謀遠慮，也遺傳父親勝茂戰國武將的英勇氣概，難能可貴的是，他的兵法在柳生但馬宗矩的指點下，已升入柳生流的堂奧，深得其中奧秘。

自然，他能了解柳生流的眞相，也知道柳生十兵衞到九州來的眞正意圖。事實上，在肥前一帶支助十兵衞活動的人，正是元茂本人。

既然孫六父女親眼見到柳生十兵衞施展忍術，爲了顧慮他日後的行動，並掩飾柳生流的眞相，元茂不得不暗中通知久納市右衞門尉，暗示他孫六父女虛言惑衆。

唯恐對主家不敬，久納市右衞門是立在疊蓆上看這封信的。但是，當他看到「愼思後，再處罪吧！」不禁跪坐在疊蓆上苦思。然而，根本不清楚柳生流眞相的市右衞門尉，又怎能了解元茂公爲何插手干涉此事呢？

坐在疊蓆上毫無睡意的久納市右衞門尉瞪著信函上的黑體字，突然回想那位幪面客的口音並無佐賀腔，應是外地人才是！可是，元茂公的信裏却未提及來者的身份，他會是誰呢？爲何受元茂公的信託？

「這件案子就由你自己來定奪！」唉，看來也不能與主人勝茂商量了。

元茂公在信中雖未有肯定地下達處以死罪的命令，然而，字裏行間在在都暗示著「他們都該死！」的意思。

此時的市右衞門尉只覺得一般無形的壓力，迫得自己喘不過氣來，最後，他不得不做了一個決定：

「好吧！若惹出麻煩，我就切腹賠罪！」

決定以後，市右衞門尉遵照指示，把信函靠近油燈燒了。然後，拍拍手把侍衞喊醒。

樫原的新婚妻子，是市右衞門尉的侍從三原權之臣之女，自己還是他們的月老呢！如今卻要硬生生地把他們拆散。

幼君—千代松

寛永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凌晨，一顆流星突然從西北方劃破黎明，墜落於八重洲河岸一帶。時刻仍早，江戶百姓幾乎都在夢鄉裏。只有一個守夜的更夫，看了這個景象，囁囁地說：「恐怕又是發生大火的前兆！」

在千代田城上值夜的警衞們也交頭接耳地討論這種突然的現象。若由流星出現的方位看來，顯然這不是個吉兆，難道明天的活動會是凶多吉少？

明天，也就是四月二十日這一天，韓人將在八重洲河岸的馬場上表演馬術，供將軍觀賞。

自豐臣秀吉征韓以來，武人之間大多存有輕蔑韓人的心理；如今又見流星由西北方出現，自然地聯想到明天的馬術表演是否會有意外發生！

此外，小石川水戶莊的幼君千代松，碰巧也看到流星殞落的奇觀。這位千代松就是後來的德川光圀。

寛永十二年，千代松才八歲，這晚他剛好尿急，起床如廁後，陪侍的衞士望月庄左衞門舀水讓他洗手時，突然望見西北方天際有顆星星曳著一道光芒——

「哈！爺爺！星星掉下來了！」

千代松指著流星消失的方向說。
「嗯！那是西北方呢！」
庄左衞門停止動作，也仰頭望望黎明時的夜空。然後催促地說：
「喲！還眞冷哩！少爺，我們回房再歇一會吧！」
「爺爺！那顆星星會掉落在那兒？」
「我想是八重洲河岸一帶。走吧！少爺！」
「吔！那不就在柳生家附近嗎？」
千代松繼續眺望流星消失的方向，又問：
「爲什麼星星會掉下來？落地後又是什麼樣子呢？爺爺？」
「又來了……又來了……」庄左衞門心想：小傢伙又要追根究底啦！他不禁苦惱地搖搖頭說：
「這個嘛！等我們回到房裏再說好吧！走了！走囉！」說著就拉著他的小手往前走，想帶他進屋去。
可是，千代松張著又黑又大的眼睛，望著庄左衞門，一副萬分不情願的表情，却又拗不過庄左衞門的催促，只好磨蹭著步伐進屋，邊走邊說：
「上次，我也看見星星掉在那兒！眞奇怪！」
千代松是德川三家中水戶中納言賴房的第三個兒子，其親生母親爲谷氏。
寬永五年六月十日，他生於水戶藩士三木仁兵衞的家裏。提起千代松的身世，倒眞是一樁曲折離奇的故事。
那年，當賴房獲知谷氏懷孕時，反常地表現出不悅的神情，三木仁兵衞唯恐谷氏和腹中的胎兒遭到不

測，便將他迎到自己的家中待產。未幾，谷氏順利產下一名男嬰，也就是千代松，只是，那時大家都喊他「長丸」。
千代松自幼卽爲三木仁兵衞扶養，平日只有奶媽、女傭和一名男僕照顧他，所得到的待遇，自然無法與二位哥哥比較囉！
據說，千代松的容貌俊秀，自然流露出尊貴之姿。當他四藏那年，在仁兵衞家門口與附近武士家的小孩嬉戲時，有位路經此處的旅行僧，瞧見千代松的容貌後，驚異地停下脚步，問一旁照顧他的奶媽說：
「咦！這小孩的氣宇不凡，不像是這一帶平常人家的子嗣。他是那戶人家的子孫？」
奶媽只是笑著說：
「眞是莫名其妙，他本來就是平常人家的小孩嘛！」
「不可能！絕不可能！愚僧是等覺院天狗坊的修道武士。來日，若這小孩未當上一城之主，儘可嘲笑我的道行不夠！」
說完還朝著這名年僅四歲的幼童，深深鞠躬後，才轉身離去。
——德川三家的子嗣，均有入選將軍的可能，因此，這三家若添了男丁，必定得向幕府申報。此外，每一家都得向將軍奏明自己所選定的繼承人選。
這時，賴房猶未決定，將由誰來承繼自己的名號，但是，將軍家光已飭令駐守江戶幕府的水戶藩總管中山備前守返回藩地向主人請示了。
據說，備前守在水戶城與三個兒子會面後，卽決定由幼子千代松繼承藩主之位，決定之日與修道武士的預言，僅數日之隔，由不得人讚佩僧人的預言準確。

年幼的千代松能擊敗兄長，而被選定爲繼承人，是因其天生異稟。聽說，他在三歲那年已能識字吟詩。某日的中午時分，他和奶媽一塊坐在窗前觀看雪景，突然開口吟道：

「紛紛飄落的雪花，像是小香的白粉，

用手捧起白粉兒，贈與小香抹抹臉。」

「小香」正是那位照顧他生活起居的老婦人。

千代松既被選定爲水戶藩的繼承人，自然就得離開水戶，住到江戶小石川的藩邸去。

在他七歲那年，首度晉謁將軍家光。家光見了千代松的舉止和應對，極表讚賞，連帶著也對備前守的眼光刮目相看了。

某日，京都某家和服店老板松葉乘九，乘著藩主試穿新衣的空檔，在藩邸裏忘形地談論自己的經驗。他說：

「我曾經到過中國，觀賞龍爭虎鬥的局面。龍是由海中躍起，虎則由山而出。當時，只見龍虎爭鬥的四、五里內，籠罩著一片黑霧，就如黑夜來臨似的，它們所掀起的狂風和巨浪，直似天崩地裂，恐怖極了！」

千代松聽後，馬上反問道：

「吔！那你是站在那兒觀賞的呢？風急浪高不可能有船供你搭乘；何況，天色晦黯，如同黑夜一般，你又能瞧見什麼？」

乘九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好匆匆地告退。

如此個性的千代松，遇事必追根究底，務須弄清楚以後，方才罷休。因此，當他們踏入寢室的門檻時

，又開始追問流星的下落。

庄左衞門不禁厭煩的說：

「這個問題，你就留著問養珠院吧！」說完，還瞪了小主人一眼，想來眞被惹火了。

養珠院是賴房的生母，閨名叫於萬。他的兄弟紀伊大納言賴宣亦是養珠院所生。平日，養珠院都住在紀州的別莊，由於，特別寵愛這位孫兒，所以，常召他到紀州別莊小住。

紀州別莊還住著賴宣的小孩，其中有位小女孩名叫松姬。她與千代松同年，兩人就像青梅竹馬一般，十分友善。儘管，德川三家是禁止聯婚的，可是，養珠院却衷心盼望他們能結爲夫妻，常找機會讓他們在一起遊戲。

松姬就如京都的名產瓷娃娃一般，白裏透紅的臉蛋上，嵌著一對烏溜溜的眼睛，平整的一字眉，更添加幾分惹人憐愛的味道。長大後的松姬更具「絕代姿容」了。

千代松本人的皮膚白皙，眉清目秀，同樣也是俊逸的美少年。每當奶媽和女傭們，看見他們兩小無猜的融洽伴遊，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在她們的心底，不也暗自期許，這對玩伴將來能共享畫眉之樂？

某日，千代松獨自在書房念書時，松姬經由女傭的協助，悄悄地來到書房裏——這是後話，千代松已是十九歲英姿煥發的青年，改名叫光圀。

儘管，書房內只有他們兩個，但是，他們就默默地對坐在黃昏的暮靄裏。事後，光圀的家臣獲知此事，不禁慨然嘆道：

「武士中能切腹自殺，含笑凝視死神者，仍常沉溺於兒女私情，難以自拔，公主有絕代風姿，少爺亦是俊逸挺拔的青年，彼此心儀、傾慕，却因幕府的禁令而無法結合，上天何忍，讓他們受此煎熬呢？」

日後，松姬被迫嫁與松平家，不久即抑鬱而終，光圀獲知松姬去世的消息，黯然神傷地守了七年之喪，以示悼念。

由於，松姬在千代松幼小的心靈裏，確實佔有擧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每當千代松提出無理要求，或是窮於應付時，總拿出與松姬有關的事務，分散他的注意力。此刻，庄左衞門又重施故技。不出所料，千代松一聽到養珠院的名字，就不再追問星星的下落如何。但是，另一個困擾又來了！他仰起頭對庄左衞門說：

「好吧！那你明天帶我到八重洲去，我要問問柳生，星星到底怎麼了？」

■■

翌日，八重洲河岸的馬場上，如期展開韓人的馬術表演。在表演之前，韓人洪嘉男、正崔義、張孝仁、金貞拜等，在江戶城的大廳上參謁將軍家光，獻上韓國名產人參十斤、唐布十疋。

家光身著黃羅紗製成的正式禮服，出現在馬場中央的觀望台上，德川三家與藩主都蒞臨觀賞。

馬術表演共分立騎、懸騎、單鐙、仰騎、倒騎等五項，十分精彩。表演結束後，家光在江戶城內，設宴款待他們，並由柳生但馬守宗矩代表家光，賜與銀千枚、服裝五十件以爲褒賞。

正巧此時，千代松領著庄左衞門與二名侍從，從八重洲河岸來到柳生莊。

轎子停穩，千代松見到庄左衞門正與侍衞通報姓名，遂步出轎子，倚靠在他的身旁。

由室內匆忙奔出的友矩，瞧見是幼君千代松駕臨，急忙跪伏在玄關旁邊，說：

「歡迎您的光臨——」

友矩口中說著歡迎的字眼，心中卻很疑惑，幼君來此的目的爲何？

柳生刑部少輔友矩是但馬守宗矩的次子，其兄爲十兵衞三嚴，其弟爲又十郎宗多。唯，世人皆知十兵衞三嚴和又十郎宗多的名氣，却鮮有人知道友矩的名字。

然而，柳生家能有今日之局，友矩的功勞是不可抹殺的。

家光曾親修信函給友矩，意謂：若友矩願意出仕，幕府願賜與四萬石的薪俸。是時，十兵衞的薪俸是八千三百石、飛彈守宗多的薪俸是四千石，連他們的父親但馬守宗矩的薪俸也只不過是一萬二千五百石而已！由此可見，他受德川家光重視的情形。

無論如何，將軍武術指導者的家人，若沒精湛的武藝，也不可能領到四萬石的薪俸。友矩的武術確實是宗多所無法追及的，十兵衞也是因爲家中有友矩留守，瞭解友矩的武藝絕不會辱沒家聲，才答應當密探。

難得的是，家光對宗矩的信賴。當然，宗矩贏得幕府的信任也是有因可考的！衆人皆知新陰流的眞正傳人是尾張的柳生兵庫介，而非但馬守宗矩。

由於，但馬守宗矩未與兵庫介商量，即將兵庫介的姊姊嫁給韓國人，此擧曾引起兵庫介的不滿，而傷了彼此的和氣。但是，兵庫介却十分器重這位姪兒，曾對自己的子嗣說，若到江戶城出勤務，必定要聽從友矩的命令。

雖然，友矩身懷絕技，是將軍面前的紅人，可是，瞧在年僅八歲的千代松眼裏，他和一般的武士並沒兩樣呀！只見他開口喊道：

「友矩！友矩！昨晚這兒是否有星星跌落？」

千代松曾到過柳生莊，只當他是自己的好朋友，也不管傻楞一旁的友矩，一勁地追問，說：

「那顆星星怎麼啦？快拿出來給我瞧瞧嘛！」
「……星星？怎麼回事哇？——」
雖然，友矩面帶笑容地回覆小主人的問話。可是，站在一旁的庄左衞門已經察覺到友矩的狼狽了，遂插嘴說：
「少爺是指淩晨時分，由這兒墜落的星星。任我怎麼說明，他都……哈哈！請你把星星的碎片給我們看一看好嗎？」邊說邊朝友矩眨眼，以爲暗示。
立即會意的友矩，臉上的笑容像漣漪般蕩漾開來。
「噢！請原諒我的疏忽，的確有這麼一塊大碎片。來吧！我帶你去瞧瞧！」友矩立起身來，在前引路，千代松滿臉好奇的緊隨其後——
友矩所說的大碎片，是指大刀。
由於，千代松十分頑皮，他的父親唯恐發生意外事件，根本就不讓他佩刀，家臣們也畏懼主人責備，不讓千代松玩刀。友矩十分清楚賴房家的事，遂帶千代松到秘室，把擱在刀架上的名刀——吉光取下，遞給千代松。
看見吉光，千代松天眞無邪的臉上泛著興奮的光彩。可惜吉光太重了，小小的千代松根本無法揮動它，就是把刀身抽出來，也不容易呢！
「這就是由天上掉下來的星星嗎？」
千代松仔細地端詳刀鞘部分，很想抽出吉光。
「怎麼？拔出來看看吧！」

庄左衞門在旁問道。他是一名身經百戰的武將，同時又有武術名家陪侍在側，因而，原先的些許擔憂，早已煙消霧散了。看見千代松的好奇模樣，他不禁煽動著說：
「少爺！如果舞不動這把刀，將來可別想當名將了！」
但是，吉光眞是太長了！千代松無法模仿一般武士的模樣，一手抓住刀鞘，一手握緊刀柄，把刀抽出來。於是，他只好用兩手緊握著刀柄，然後用力向左右揮動——
這間秘室十分寬敞，約有十二個疊蓆，千代松背倚著壁龕，庄左衞門坐在他的前方，友矩則坐在他的斜右方。當千代松猛力揮動吉光時，只見刀鞘在空中劃成弧線，朝著友矩右耳的鬢脚直直飛過去，刀身則斜砍在床柱上。
「啊！」
千代松驚叫了一聲，這一根床柱經過巧妙的設計，中間是圓形的空洞。白刄正巧砍到那兒，一根卷軸掉了出來。
說時遲，那時快！「啊」的一聲，友矩脫口低喊，身形隨聲而起，接住疾飛而來的刀鞘，立即反手擲出，刀鞘去勢如電，準確打在卷軸底端，卷軸受力彈起，友矩飛身出手，接住卷軸納入懷中。
這一連串的動作，快若電光火石，雖說俐落已極，却無法欺瞞千代松和庄左衞門的眼睛，而那根床柱就如開口笑一般，依舊裂著嘴迎現在三個人的面前。
千代松臉色蒼白，楞在那兒。
庄左衞門也被這突飛的景象嚇呆了，半响不發一語，驚惶的目光，儘在友矩的臉上和那根床柱間來回溜動。

只見友矩低著頭，把千代松揮刀時不愼踢翻的茶杯扶正，並揩拭疊蓆上溢出的茶水。

室內的空氣，沉默得足以令人窒息。

千代松慧黠的眼睛，看看床柱和那把長刀，回過頭來以十分鎮定的語氣，問友矩說：

「友矩，我是否做錯了事？」接著，又說：

「方才，你納入懷中的東西，也是星星的碎片嗎？」

「是的……」友矩嚅嚅應道。

「若果眞是星兒的碎片，光芒消失後，我就看不見了，是嗎？爺爺——」

「少爺！你說的沒錯。」

「好！」千代松露出白白的乳齒，笑著說：

「眞是星星！也不是我故意把它打落下來的。——我們回去吧！爺爺！」

千代松低著頭用那肥胖可愛的雙手，揮掉濺在衣襟上的茶水，然後站了起來，朝門口走去。

「請留步，稍等一會兒！」

友矩像是在刹那間下定了決心，對著正欲步出門檻的千代松和庄左衞門的背影說道。

待他們回轉身時，瞧見那根床柱的裂口已經掩好，吉光刀也已納入刀鞘裏。

友矩接著又說：

「家中另有稀客，他們擅長表演稀奇玩意，你們既然來了，何不看看他們的表演再回去，就當是餘興節目吧！」

「你要給我們看什麼呢？」

「想來你們知道，今天在八重洲河岸的馬場上有韓國人所表演的馬術。但是，住在家裏的遠客，有更精彩的表演呢！」

「就在這兒嗎？」

「不！少爺剛在這兒掃了興，我們換個地方——」

友矩已恢復了往常溫文的笑容，對千代松說：

「請由這邊走——」

通過彎曲的迴廊，他們來到一個別院。

千代松主僕被領入一個書房模樣的房間裏，房外的院落裏有池塘、假山和新近懸掛上的燈籠，和一般人家的庭院佈置並無兩樣。兩人就面向庭院落座。

片刻過去，友矩領著三、四個人走了過來。其中有一名彪形大漢，面容精悍恐怖，領先前頭帶路的友矩，當時是二十一歲，這名男子看來該有四十上下了，此外，還有一名男子腋下挾持著一把長梯子。友矩讓他們留在院中，只把那名彪形大漢帶到千代松的面前，說：

「我來介紹吧！這位是伊豆來的忍者，叫誠玄。」

「我是水戶藩的千代松。你要表演什麼呢？」

千代松自幼在家臣家裏成長，因此，不十分重視貴族與平民間應有的禮儀，經常是率性而爲。

站在他眼前的誠玄雖也是武士打扮，但是，容貌舉止却與一般的武士迥異。因此，很快就吸引住千代松的眼光，加以，千代松從未聽過忍術、忍者這類名稱，益發好奇了。但是，侍候一旁的庄左衞門聽到忍

者這個字眼，不覺眉頭一皺，現出頗不爲然的樣子。友矩只當作沒看見，不予理會。

「少爺急著要欣賞你的表演呢！誠玄，快開始吧！」

友矩邊說邊退到千代松的身後。同時——

那位挾持梯子的男人，趕忙奔到誠玄身前，把梯子交給他。誠玄所表演的忍術，確實高妙，他等柳生家的侍從退到一旁後，便以單手支起木梯，口中喃喃地唸著咒語，然後，輕喝一聲，把梯子向空中一拋，想不到梯子竟然能靜止地停留在空中，而不再掉落下來！跟著，他們看到誠玄兩手攀住梯子，縱身一躍，捷若猩猿一般地直登上梯頂。

千代松張口結舌的瞪視著，這前所未見的奇觀。

此時，立在梯頂的誠玄，平展雙臂，擺出走繩索的姿勢。突然，只見他頭下脚上，直線般的倒栽下來，快臨接地面的剎那才翻身一躍，彈回梯旁，重新援梯而上。

誠玄接連兩次做出如此驚險的動作。

當他表演結束，飛身落地後，探手懷中，拿出一把紙扇朝著空中的長梯一揮，孰知梯子竟如風中落葉一般，隨著扇子的揮動，輕飄飄地朝向守候在院落邊上的侍從那方落下。「砰！」一聲巨響，直落地面。

千代松默聲不響的呆楞那兒，喉嚨似被東西噎住了，驚佩的表情，漾在童稚的臉上，久久不散。

友矩帶著和藹的笑容，躬身問說：

「如何？這就是忍術。當然，得經過潛心修練才能達到此種肉眼無法識破的境界。少爺！也難怪你要驚訝了！所謂忍術，就是修練某種凡人眼力無法看透的功夫。如果你想修練，也能達到這種境界呢！」

「什麼？我也能學會這種功夫。」

「——是的！」

友矩似存心要引起千代松的好奇，故意露出神秘莫測的笑容，接著又說：

「世上就曾出現似少爺一般，身份十分尊貴的忍者，譬如：源義經——」

原來，忍術就是欺騙敵人的眼睛，保護自身安全以贏得勝利的「障眼法」。因此，忍者需熟悉十八般武藝，精通之後，才能融會貫通的運用自如。

友矩繼續談論著忍術的種種。他說，源義經在幼年時稱牛若丸，曾追隨天狗在馬鞍山修習武藝。天狗本人就是一名忍者。通常，忍者都是在僻靜的深山裏研習武術，由於需要爬坡、攀樹，他們經常穿著只有一齒的木屐。據說，這種一齒屐較常人所穿的二齒屐更爲便捷。

忍術中有一種稱做「戶田流迷眼術」，是揮灑石灰、辣椒、松脂的混合粉末，以使對方無法睜眼的方法。一般說來，忍者把這種混合粉末裝在河豚皮做成的袋子裏，隨身攜帶著，一旦遇到無法脫身的危急時刻，就可拿出來使用。

聽說，牛若丸在京都的五條橋上，與弁慶對峙時，就是使用這種迷眼術，不但使得弁慶張不開眼睛，還噴嚏連連，最後，只好跪地求饒，甘爲手下敗將。當時，牛若丸是藉著扇子的揮動才把粉末吹送到對方面前，若弁慶知道扇中的詭詐，不知作何感想？

此外源義經還有連續躍過八艘船的紀錄，其實，若是知道他曾學過忍術，也就不足爲奇了，不是嗎？

「少爺，如果你也學會忍術，今後，無論……」

「友矩！別說了！」

隨侍一旁默不作聲的庄左衛門，終於忍不住出聲叱住友矩了。友矩抬起頭來斜睨著他，眼中殺機閃動

著。

女術①

千代松與庄左衞門主僕二人，步出柳生家門時，已是薄暮時分——誠玄表演梯術之後，接著又奉命表演「隱鶉術」、「回音術」、「鐵頭功」、「逢犬術」等。這些詭異的技倆更激起千代松强烈的好奇心。

所謂「隱鶉術」，是指穿上稱作「二領楯」的衣裳，即能在草叢中遁形；「回音術」是隱藏在岩石的暗影下，發出忽遠忽近的聲音，以混淆對方的聽覺；「鐵頭功」，是運氣至頭部，再將長達五寸的鐵釘，釘在木樁裏；「逢犬術」，則是爲了潛入敵方陣地時，以口技欺騙敵方警犬的異術。據說精通「逢犬術」的忍者，能發出三十五種不同的狗吠聲。譬如：兩隻狗互相纏鬥至難解難分時的凶狠吠聲，或是戰敗時，落荒而逃的狼狽聲音。

無論千代松如何聰敏，畢竟只是八歲的小孩，豔羨的神色與庄左衞門益形緊蹙的眉頭，恰恰相反，他愈來愈熱衷忍者的表演了。待其盡興，日頭早已偏西了。

「友矩！眞精彩，下回我來了，再表演給我看！」

千代松依依不捨地站在玄關旁，猶不忘囑咐友矩。

「好的！只要你有空，歡迎隨時光臨。……哎呀！天色已晚，少爺！沿路可要當心啊！」

友矩微微笑著向千代松作深深一鞠躬，然後，又向庄左衞門輕輕點了點頭。

從八重洲河岸的柳生家，回到小石川的水戶藩邸，途中需經過小川町和猿樂町。這一帶右邊是土屋相模守的家，左邊是內籐大和守及高井飛彈的宅舍。千代松的坐輿左右兩旁各有二名家臣侍候，隨後有庄左衞馬的座騎，接著才是二名手執長矛的步卒。

一行人馬來到猿樂町的十字路口時，坐在馬背上的庄左衞門身形突然震了一下，然後，整個臉龐深埋在馬鬃裏，執著馬韁的手，隨卽也鬆脫了，馬匹受了驚嚇，鼓起鼻翼，呲牙裂嘴地仰天嘶鳴！

「哇！少爺……」

拿著長矛的步卒大吃一驚，不自覺地讓手中的長矛在空中畫了一個大圈。正當這個時候，庄左衞門的身體也由馬背上悄悄的滑落下來。在他的後頸上斜刺著一支矢車形的飛鏢，由飛鏢斜刺的角度看來，刺客一定隱藏在內籐大和守與高井飛彈兩家的圍牆內。

猝遭意外，千代松連忙下令停轎，跑到庄左衞門的身旁。然而，庄左衞門的唇色已呈黑紫，未及留下隻字片語，便嚥了氣。

後來，水戶藩內討論的結果，認爲，暗殺庄左衞門的刺客，必定是賴重的家臣所派遣的。

賴重是千代松的長兄，理應是水戶藩的世子，却因中山備前守的安排，使世子之位爲千代松所奪。如此一來，支持賴重的家臣，要想暗殺千代松。自是不難料想！

根據此種情況，他們判斷刺客的主要目標是千代松，只因投擲的方向發生偏差，才讓庄左衞門成了替死鬼。

矢車形的飛鏢與一般的鏢不同，它像是一個圓形輪子，四周都是尖銳的鋸齒。這種暗器卽使是普通人，也能準確的投中目標，又因其比一般的暗器要重，適合於遠距離的投射。

當庄左衞門落馬後，千代松轎旁的家臣馬上到土屋和內籐、高井的家裏搜索。唯，刺客早已逸去。

正値庄左衞門落馬死亡的時刻——

八重洲河岸的柳生家，但馬守宗矩靜坐在室內，聽次子友矩的報告。宗矩仍穿著正式的禮服，背後床柱的刀痕在燭光照耀下，清晰可見。

「你說，你當機立斷的派又十郎去刺殺他！」

「當時，除了這麼做，我想不出更妥當的辦法？」

「那……爲何不派誠玄去？」

「父親！誠玄有個女兒，萬一誠玄失敗了，我們如何應付她？」

「噢？——」

宗矩那看似極度思睡的表情，突然恢復了生氣。

宗矩今年已是六十五的高齡，臉部輪廓並不明顯，但是，膚色白皙。年輕時，他的父親石舟齋宗嚴曾批評，宗矩的臉龐就像是蛋白鑲嵌上眼睛和鼻樑一般。

如今，像蛋白般白潤細緻的皮膚，已禁不起時間的考驗，而刻劃著歲月的痕跡。反倒像是一副塗抹彩釉的面具。

此刻，他睜開冷峻若水晶一般的眼神，看著友矩。

友矩迎著這兩道凛烈的眼神，說：

「我不怕您的責備。此刻，我只擔心如何處置千代松的問題——。望月庄左衛門的事，我還能獨自應付。可是，有關千代松的問題，眞不知如何是好……」

「千代松？他能成何大器？」

「不！依我的判斷，這小孩氣宇非凡，將來定有不平凡的表現，對我們來說，可眞是一大威脅……」

「……」

「今天，我覺得自己的應對尚稱妥當。可是，由床柱中跌落東西的景象，他一定不會忘記……將來，等他長大後，一定會回想到這件事情，那時，可就……」

「處死吧！」

「啊?!」

「傻瓜！就讓他一刀切腹嘛！」

「……」

宗矩邊說邊伸出手，揭開擱置在腿旁的茶杯蓋子。

友矩游移地看了看父親的眼睛，發現父親仍未更衣，這正表示父親等待著，隨時可能接獲的召見命令。

望月庄左衛門之死，必定加深水戶藩中賴重派與千代松派的傾軋。庄左衛門是水戶藩主賴房特意派遣去照顧千代松的人，一旦遭遇不測，賴房的憤怒是可想而知了。盛怒之餘，賴重可要遭殃了。

如果，賴房的反應不如預期那般，起碼支持千代松當世子的家光將軍，也會預作考慮，而召令宗矩前往幕府相談。宗矩正是在等待家光的召喚。

友矩不禁暗自思忖，計算著庄左衛門在猿樂町遭暗算的消息，傳抵幕府所需的時間。

消息必定先傳到水戶藩邸，然後，再由賴房呈報給將軍知道，德川家光獲悉確實情況後，才會派人到柳生莊來通知父親前往。

通常，準確地計算地方事件發生後，傳抵至中樞，再下達命令給有關人員，期間所經的時間，在武略上是很重要的——。思及此處，友矩又望了父親一眼。

眼前的父親，一如木雕塑像，毫無表情地坐在那兒，靜靜的啜飲香茗，喉結隨著吞嚥而上下起落，除此之外，就只有伸手拿起擱置在疊蓆上的茶杯，和放下茶杯的動作了。這些單調的動作，由宗矩表現出來，竟有一種難以描述的靜謐感。友矩心想：若非已臻忍術的最高境界，或是修成上乘武藝者，絕難達到此種境地。

然而，友矩也清楚的知道，父親那動也不動的眉宇間，隱藏著極其冷酷殘忍的天性。

他曾目擊父親殺人的冷靜表現，大力由肩部落下，斜砍至腹腔，但是，他却不按一般人由前面抽出刀刃的方式，反而把大刀反拉到肩部，再抽出來。這種方式並不足以顯示刀法的高明與否，或是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而是讓友矩覺得這種殺人法比正常的方式要殘酷百倍。

友矩彷彿當日情景重現似的，身形爲之顫慄。

當然，置人死地原就是無情之舉，然而，大凡人類有殺人的衝動，皆因情緒受強烈刺激所致，即便是居上位者下令殺人，也是如此——全受情緒的支配。

可是，宗矩的殺人，既非奉命行事，抑非盛怒之下的衝動行爲，甚且不含探究劍技的味道，他只是冷靜的殺死對方。若是「奉令殺人」，宗矩一定會改派殺手前往，絕不親自動刀。因此，友矩當時的感覺是，父親只爲「冷靜」本身而殺人。其實，父親在爲幕府策劃剷除諸藩的計謀，不也是如此的沉穩？不也採用同樣

殘忍的手法？

當幕府的安泰遭受威脅，而必須除掉可能形成危局的異己份子時，宗矩並不明顯地暗示藩主那種危險性，即便是奉命行事，他也不會有打草驚蛇的輕率舉動。

宗矩削除諸藩的舉動，乍見之下似是爲幕府而行動，似是藩主有抗命的行爲；實則不然，根本就是他親手製造這些危險局面，親手埋下足以釀成危險的因子。正因他擅於翻雲覆雨，才能如此順利地登上幕府總監督之職。

友矩無法猜透此刻父親的意圖究竟如何？因此，只好靜靜地凝視他如靜物般的形體。

在宗矩與友矩之間，隔著一座燭台，宗矩身後的床柱以粗體草書「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八字。

……………

半個時辰後。

半閉著雙眼的宗矩和靜坐一旁的友矩，突然閃亮烱烱眼神。原來，他看見搖曳在床柱上的燭影，舞動得更厲害了。又十郎悄悄地拉開紙門。

■■

又十郎即後來稱爲飛彈守的宗多，此時年方十六。宗矩共有四個兒子，長子十兵衞，次子友矩，三男宗多，幼子義仙。其中義仙與三位兄長乃異母兄弟，自幼卽在大和國居住，而不在江戶。

又十郎臉色蒼白的抬起右脚跨入房間，反手把紙門拉上，室內的宗矩父子全神貫注的瞪著宗多跨入房門的刹那——也難怪他們會如此緊張的；因爲，由跨入房門的方式卽可獲悉來者所負的任務是否圓滿達成。通常，被派去當密探或刺客的忍者，若是殺死人，必定以右脚開始行動爲暗示，這已成爲忍者的不成文條例。

「辛苦了——」

友矩雖爲兄長，却以毫無感情的語調說著。此刻的又十郎却無法平心靜氣的鎭定答話，然而，對一個年僅十五，初次被任命爲刺客的少年來說，我們不難想像他驚魂未定的惶恐模樣。宗矩以不同於注視友矩的眼光，凝視著三子又十郎。

「我……眞覺得過意不去！」

又十郎懾於他父親的眼光，不覺雙手趴在疊蓆上，繼續俯首解說：

「由於武藝不精，唯恐出了差錯，我在飛鏢上抹了毒藥……」

「………塗在刀刃上嗎？」「是的！」

友矩聽了這話，頓時臉色發青。

的確，飛鏢若未命中要害，不致令對方喪命。儘管，又十郎是因謹愼緣故，才在鏢上塗毒。只是，此種行徑怎似賴重派所爲？一流的武士絕不可能在飛鏢上動手脚。

「我遵照哥哥的囑咐，正好命中那兒，早知能夠命中，不塗也罷！抱歉，眞對不起……」

「友矩！你讓他投擲那個部位？」

「父親！是後頸部。」

「眞鏢中了？」宗矩再度問又十郎。

「是！是的………」

「不必擔憂了！只要投中後頸的要害，他活不了啦！」

宗矩說著笑了笑，嘴角露出如刀刻般的笑渦。

又十郎聽了，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只是，友矩的臉色再度起了變化——因爲他更熟悉父親的性格。

「又十郎！」宗矩以沉靜又溫和的語氣喚著兒子的名。

「有些忍者要在自然的群山綠野中，才能施展其微妙的忍術；有些則在市井，尤其是人群聚集的場合裏，才能發揮長才。——這種情形，你早有所聞吧？」

「…………是的！」

「從前，我跟你提過有關浮月齋的事蹟！他的徒弟雲霞多三郎屬於前者；千四郎則屬於後列。你也應該成爲像十兵衞那般的忍者才行！」

「父親，你的意思是……」情急之下，友矩按捺不住地向前膝行一步，意圖勸阻父親。

可是，宗矩冷眼瞧著友矩，打斷了他的話語，反而對他喝道：

「凡事都爲幕府，快去準備吧！」

此時，又十郎才恍然悟到父親的意思，頓時，面無人色的楞在那兒。好一會兒才以「誰讓自己是柳生的兒子」安慰自己，並斂目垂首的對友矩說：

「哥哥！麻煩您了！」

又十郎十指緊握著膝蓋，儘管低垂著頭，却不難發現他因恐懼而顯現的不安。

友矩沉默地步入旁邊的小室去，不一會兒就帶著油布、短刀、銼刀、幪眼用的黑色帶子和藥箱出來了。

接著，以熟練的動作，把二條大方巾交叉成十字形綁在自己的胸前，以免行動不便。再把又十郎的雙眼幪住、雙手反綁，讓他坐上攤開的油布後，更把他的雙腿縛緊。

然後，把一隻空桶擱置在又十郎的腿上。

宗矩唯恐飛濺的血液，沾污衣服，早已閃開一旁了。

「又十郎，張開嘴巴！」

友矩持短刀，吩咐又十郎。

於是，又十郎張開嘴巴，把舌頭捲至舌根處，以免友矩在動手時，誤傷舌頭。

友矩就在又十郎的牙齦部份，等距離的刺了幾個洞，注入麻藥。又十郎的臉色和宗矩一般，十分白皙，此刻的臉色更是灰白，眉宇間透著痛苦的神情，不時的把口中的血液，吐到空桶裏。

忍術當中，有一種稱做「女術」。

所謂「女術」就是忍者化粧成女流或公卿的方法。通常，欲施展「女術」的忍者，必須要把牙齒拔掉，換上塗染成黑色的義齒。因此，會忍術的人不一定擅長「女術」，這是因爲受了牙齒的限制。

又十郎那健康整齊的牙齒，就在學習「女術」的原則下，全被拔光了。

友矩以小刀、銼刀交替使用著，銼刀與牙齒接觸時所發出的刺耳聲音，震動著室內的空氣。

宗矩雖然閃在一旁瞑目靜坐著，白淨光潔的額頭却滲出滴滴汗水，是懼？是不忍？

恰巧此時，小野玄人來到了。

小野玄人是住在麴町的牙科大夫，經常解剖死人的頭顱，以研究口腔的構造。

後來，接到宗矩的密令才開始鑽研假牙的製造，如今，他已成功的研究出製造假牙的方法。

此番，小野玄人到柳生莊來，是爲了拿又十郎的牙齒回去，以打製假牙的模型。

相傳，日本牙科的鼻祖是：織田、豐臣時代的親康氏。其後裔，一直是德川幕府與天皇的牙科大夫。但是，當時他們只懂得治療簡單的牙疾，不諳假牙的製法。

永正十八年，丹波親康辭去典藥權之職，至民間行醫。小野玄人就是丹波親康系所傳下來的門徒。其子宗康和光康亦承襲父志，以治療民間病患爲主。因此，小野玄人又被世人尊爲「京都四條街的牙醫。」

江戶下谷北稻荷町附近，有座寺廟，稱做「廣德寺」，是歷代諸侯埋身所在地，寺內遍立著巨大的墓碑。

昭和二年六月，江戶地方爲了整修道路拓寬路面，決定遷建墓地。是時，柳生宗多的棺木也被掘起。他的棺木是由厚檜製成，外有一層墓槨，深埋在二丈深的地下。

撬開棺蓋，發覺裏面有刀劍、藥盒、梳子、煙斗和宗多常愛使用的鈴鐺，此外，還有一副假牙陪葬。

假牙本身是用灰白色的蜡石製成，牙齦則是黃楊木所製。三弦琴的細絃穿透牙齒，把牙齒整齊地排成一列，然後用竹針一顆顆的固定在牙齦上。

那副作工細緻的精巧假牙，看來毫不遜於今日的製作手法。檢閱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牙醫史，也無法找到製作同樣精巧、且年代相近的有關記錄，甚至連一些勉強能與之匹配的假牙，都難以尋得。因此，小野玄人可說是發明義齒的始祖。

這一年是寬永十二年，小野玄人僅三十一歲。

——友矩看到玄人來了，低吁一聲：

「唉！……」

抬起臂膀擦擦額頭上的汗水。雖是爲了學習和發揚忍術，但是，要親手挖去胞弟的牙齒，畢竟讓人受不了。

又十郎的嘴裏，滿是鮮血。臉色蒼白至極，狀似快要暈倒，卻又強自忍耐著，他的眼神渙散，根本無法注視小野玄人，綴滿血絲的雙眼，透出無盡的怨恨。

小野玄人眼見此種景況，但覺一般寒意湧上心頭，這股寒意是因宗多的滿口鮮血所起？還是因他那滿懷怨懣的眼神所致？不！小野玄人只是清晰地感覺到，自己在事成之後可能招惹來的殺身之禍。原本認爲自己臨事篤定、膽大包天的，但是，看到端坐一隅瞑目垂思的宗矩，竟由不得已的顫慄了。

女術②

牙科大夫小野玄人在一個月後，把又十郎的假牙帶來了。假牙共有兩副，一是塗染成黑色的牙齒，一是蜡石製品。

又十郎牙齦處的傷口，經過梨加細心的調理，已經完全癒合。

梨加就是伊豆來的忍者——誠玄之女。今年十七歲，是位溫順懂事的美少女。原先她在大久保彥左衞門家服侍。後來，才到柳生莊工作。

又十郎在養傷期間，寸步不得離開房門，整整一個月的生活起居，完全由梨加來照顧。

提及彥左衞門忠敎，可眞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原是沼津二萬三千石的藩主，只因甥兒忠鄰與本多正信間起了磨擦，正信在幕府前進了讒言，致使忠鄰自己被幽禁於彥根，彥左衞門也只剩下三千石的俸祿。

幸好，家光仍信賴這位老臣，遇有重要會議，總會派人召請他去共商大計。家光甚至親口交待屬下說：

「遇有重大的決議，定要請敎彥左衞門，才能做最後的決定。」

因此，在家光之後的秀忠時代，彥左衞門的聲威顯著。

彥左衞門愛才亦惜才，家中經常是高朋滿座，門外更是車水馬龍、川流不息。

當時，拜在他門下爲食客的浪人，約在三百名左右。彥左衞門本身奉己甚儉，經常是粗茶淡飯和一襲布

衣的過日子，却願盡散家財以照顧浪人的生活。非但如此，他還想盡辦法，替這些有才幹的浪人，爭取出仕的機會。因此，世人贈其「藩主的斡旋者」之美譽。

梨加十分尊重這位長者，專心一意的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彥左衞門也格外疼愛這位姑娘。

但是，當宗矩慕名而向他要求梨加時，他竟也答應了。唯，附帶的要求是把門下的食客——神矢悠之丞介紹到某藩出仕。他對宗矩說：

「我家的一流武士，經常都在八千名左右。他們都是一騎當千的勇將，却苦無一展長才的機會。我知道你的武藝不凡，但是，若讓你接連與我家的三名武士過招，可也不一定能操勝劵呢！依我來看，這八千人中的拔尖人物就是神矢悠之丞這名浪人，閣下意見如何呢？」

「老人家！你是如何發現他的出類拔萃呢？」

「胡說！彥左衞門豈有如此老邁？難道你不信任老夫的眼光？」

「失言！失言……儘管，您說的不差！但是，眞要薦舉給藩主時，可要……」

「好吧！好吧！你就慢慢聽我述說他的優點。」

——某夜，我與門下較談得來的食客，在後院裏設席賞月，順便數說當年之勇。

一如往例，當食客們用那油漆已經剝落的飯碗，盡情吃喝後，個個瞪大了醉眼朦朧的雙瞳，聽我首次應戰的事蹟。

儘管，這個話題已數度回鍋，但是，門客總禁不起我的精彩講演所惑，依舊百聽不厭。我嘛！自然樂於重溫舊夢，何況又是在酒足飯飽之後，酒精的刺激更使我滔滔不絕的說個沒完沒了。………

夜色逐漸深濃，寒風陣陣吹來——

爲了賞月，我們把廊邊的紙門全都拉開了，只有書房的門窗依舊深掩，淡色的紙門，在月光的映照下，

顯得白慘慘的一片。

有人建議把燭火熄滅，讓大夥兒沐浴在這銀色月夜裏。

「喲！那是什麼？……」一名食客，指著前方說。順著他的手勢望去，只見書房的紙窗上，浮現清晰的狐影。

「這隻野狐！……」

一名年輕氣盛的浪人，挾著酒後餘威，抓起長刀就往院中衝去！其餘食客被這突如其來的行動所吸引，都注視著這名浪人，等他們想到野狐，而回望紙窗時——

「狐影不見了！」

這名浪人頗不甘心的在附近的樹叢裏搜尋，但是，那兒有野狐的踪跡？

「喂！喂！喂！別理它了！野狐可是個變幻莫測的對手喲。小心！別把那叢濃密的絡腮鬍給弄丟囉！」房內的某個食客訕笑正在院子裏忙碌尋找的浪人，自然，免不了又引起一陣哄堂大笑了。

浪人滿心不悅地踱了回來。怎知，才踏上疊蓆，對面那清晰的狐影又映現在窗紙上，這回是側影哪？連嘴邊的長鬚都能清楚的一一點數！嘩！

「混蛋！我一定……」浪人光著腳板，衝入庭院。然而，狐影又消失了！

就這樣，野狐好像存心捉弄這名武士似的，三番兩次的挑逗他。時隱時現的影子，連帶影響了席間原先的氣氛，一些食客已驚嚇得恢復清醒，坐在那兒一逕看著野狐的變化，有些則被激得火冒三丈，暴跳不已，却又無可奈何！突然，一把飛刀擲去，刀身穿透窗紙的聲音。

只是，狐影依舊嘲諷般的屹立那兒。

「此時，但馬守，方才我提起的神矢悠之丞就……」

話說彥左衞門原先並不頂注意這名浪人。因爲，悠之丞的個性沉默，不擅言談。不過，彥左衞門依稀記得，自己是瞧見他的相貌堂堂，一副能成大器的模樣，才讓他拜在門下的。他今年也有二十五、六歲了。

狐影數度隱現後，沉寂了一會，那名擲刀的武士，邀了幾名壯碩的同伴，陪他到書房去，想找回那把飛刀。

書房一如往常，並無異象，只是，清涼似水的夜風，不時由窗紙的破洞中吹拂進來，讓人不甚自在，彷彿那是一股陰風似的。他們找了半晌，却未尋獲短刀。

當這五、六名浪人步出書房後，對門房間的食客眼睜睜的看見狐影再現。驚駭的模樣連這批自認藝高膽大的浪人，都慌忙的加緊脚步了。

眼見這般景象，悠之丞立刻拿起煙斗，輕敲身旁的磁製盆子，這個盆子是用來裝菸絲的。

只見他邊敲磁盆，邊吟唱一首當地百姓耳熟能詳的歌謠。不久，窗紙上的狐影竟和著節拍輕輕的舞動起來。

悠之丞的敲擊手法確實高妙，在座的浪人均不自覺的輕聲附和。只是，這隻野狐竟也因而輕移蓮步？

「那隻野狐眞是樂暈了頭，輕易的被浪人們逮住了。我覺得那種絕妙的配合，若非有相當程度的修行，絕難辦到。自此，就格外地注意他的言行，如何？」

彥左衞門微揚下顎，神氣活現的睨視宗矩，業已鬆弛的頸部肌膚，因爲動作而拉平了。舌頭在嘴裏不停的嚅動，這是彥左衞門在得意或是緊張時刻的習慣動作。

宗矩那瘦削臉龐上微微隆起的顴骨，映著燭火，閃動微微的光彩。儘管，表面上他維持著溫文的笑容，

然而，眼鋒却是那麼銳不可當的直射彥左衞門。他說：

「可是眞正的狐？」

「是呀！高約三尺五寸。當晚，我們就氣不過的把它給斬了，烹而食之。雖然仍帶有狐騷味，却也蠻好吃呢！哈！哈！」

「噢！——那麼另外一隻呢？」

「另外一隻……」

「傳聞中，狐都是成對出遊的！不管您老人家逮住的是雌狐或雄狐。我想，另一隻一定還潛藏在府中。——不久之後，窗紙上還會浮現狐影呢！」

宗矩說完，露出複雜的笑容。接著又說：

「替神矢悠之丞引薦的事，我答應幫忙就是了，不過……。」

他的目光已恢復至原先的平和，重新提起梨加的問題。

彥左衞門拗他不過，只得順水推舟地回應：

「好吧！好吧！既然你要雇用她，就帶她走吧！」

■■

這段商量的對談，是在柳生莊進行的。

那是因爲彥左衞門久未到家光將軍那兒請安了。這日，或是心血來潮吧！不但謁見了將軍，還順道拜訪住在八重洲河岸的柳生宗矩。閒話家常中，宗矩突然提出有關梨加的問題，自己早想把悠之丞介紹給藩主，讓其施展才華，也就順勢提起了。商談結束，彥左衞門還替悠之丞訂了後日之約。

等彥左衞門告辭後，宗矩喚來友矩。

若彥左衞門的描述屬實，那麼，悠之丞定非等閒之輩。據說，他從前是肥前地方的藩士，何以落魄至此？在未察明他的確實身份之前，還是先探探他的武藝吧！

因此，他對友矩說：

「悠之丞來時，不妨找個機會假意挑釁。你只要在他身後拔刀即可。如果，悠之丞聽了拔刀聲，即回首觀望，想來武藝也和你一般上下的；若不回頭，功夫可就勝你一籌了！」

友矩雖覺莫名奇妙，却不敢違抗父命。就在悠之丞拜訪柳生莊的歸途中，試探他。

他由背後逼近悠之丞時，突然抽刀出鞘。友矩是宗矩親自調教出來的劍術名家，依其學藝的情形看來，也只有長兄十兵衞能擊敗他。

是時，悠之丞甫離柳生莊，前行約五十公尺左右。在其右面是座高大的圍牆，左側則是一道河溝。悠之丞高俊的身形正緩步慢行中，聽到抽刀的聲音，僅停頓一下，並輕側肩膀。隨即，又以同樣的步伐繼續前行。

友矩回到家裏，據實向父親稟報，他說：

「我就站在那兒，目送他的身形遠去。但是，他行至十字路口，欲轉向時……」

「回頭看了一眼？」

「——是的！還露出微微的笑容。」

後來，梨加來到柳生莊時，宗矩馬上問她：

「聽說，彥左衞門家曾逮著一隻野狐，可是眞的？」

「是的！我聽說還是隻雌狐呢！」
「那位神矢悠之丞，是何時到大久保家的？」
「……」
「吔！難道妳也不清楚嗎？」
不知爲何緣故，一片酡紅突自梨加耳根升起，她深垂粉頸低聲說：
「兩個月前！」
「兩個月。……眞是兩個月前？」
宗矩故作疏懶態，喃喃問道，似是詢疑，又似自語。
「——好啦！妳可以退下了。方才，我已告訴過妳不必再回大久保那兒。妳父親誠玄剛由西國回來，父女倆正好團聚一起。」
——如此這般，梨加就到了柳生莊。另方面，神矢悠之丞也應宗矩的邀請，未獲得適當的任職前，就暫住柳生莊裏。悠之丞倒也爽快地答應了。
悠之丞的房間，被安排在又十郎的對面，但是，中間隔著寬廣的庭院。
在柳生莊的悠之丞，偶爾會到柳生家的武館，旁觀柳生莊的年輕子弟練武。遇到這種時刻，這些年輕子弟都會禮貌性的前來請求指點，他總是含笑露齒，婉言回絕了。有時，也會在迴廊與梨加不期而遇，這時，梨加總是羞紅著臉兒想離去，倒是悠之丞落落大方的與她點頭招呼，間亦親切地寒喧問好。
悠之丞是個相貌俊秀的美男子，淡淡的眉毛像女孩一般修長，高挺的鼻樑則更添幾分英氣。他在柳生莊的表現，正像謎題一般，令人無法揣測。

也不知宗矩有何打算，一直讓這名不明底細的浪人在藩邸裏悠遊度日。
一個月以後——
小野玄人帶了二副假牙，來到柳生莊。

■■

「奇怪！聽說少爺要和那名浪人出身的食客比武呢！」
「柳生派從未正式與其他的派別比劃。何況，主人不是禁止我們比武嗎？」
「眞是主人安排的？」
「是啊！我眞想不透！會是什麼意思呢？」
……
兩名雜役武士在房裏低聲交談。
就在小野玄人來到的當天，宗矩突然命令友矩與神矢悠之丞比武。
這個消息傳開後，表現得最爲驚訝的是梨加。
那時，梨加認爲玄人既已來了，理應結束照顧又十郎的工作，遂兩手趴伏在疊蓆上，對又十郎說：
「那麼，又十郎少爺，我就……」
「噢！謝謝妳一個月來的照顧。若非妳的親切照拂，我的傷口不會如此迅速痊癒，體力也無法完全復元。」
「少爺言重了！只怕梨加無法報答您們對家父的提拔於萬一！」
「話是不錯，可是妳親口……」

瞬間，又十郎白皙的膚色變得通紅一片，梨加的臉蛋也像天邊的彩雲一般，紅暈逐漸深濃。

由於，又十郎沒有牙齒，無法咀嚼食物，梨加必須把食物嚼碎才能餵他。

當然，治療傷口有特別的藥方，但是，爲求早日恢復體力，絕對需要靠米飯來補給養分。梨加只好把嚼碎的食物就著又十郎的嘴餵給他吃。

又十郎雖只十六歲，然而，行過冠禮就是成年了，舌尖與舌尖的碰觸，不免讓他產生異樣的情懷。當然，情竇初開的梨加更不會毫無知覺。尤其是在迴廊上巧遇悠之丞的日子裏，每當她餵食又十郎時，臉上總有霞光盪漾，梨加十分清楚自己的心理，只是……。

餵他時，她的手輕輕按住坐在疊蓆上的又十郎的肩膀，自己則半跪著湊近身去，以唇相就，此時，若不緊抿著唇，米飯勢必要掉落下來，因此，總不自覺地加緊手指的力量。……又十郎尚無勇氣乘勢攬住梨加的纖腰，只能顫抖地緊握著她的臂膀。

——紙門突然被拉開了，宗矩率先走了進來，隨後跟著友矩和低首緩行的小野玄人。

面染紅雲跪在疊蓆上的梨加，吃驚地站起身來，想告退後就離去，但是，宗矩却說：

「梨加！別走！留下來吧！」

說著就落了座，這是自上次拔牙以後，宗矩首度踏入這間房子。

「玄人！快替他裝上假牙吧！」

宗矩急促的語氣中，帶著濃郁的親情。

「是！」

「如果，這次失敗了也沒關係！」

如此溫情的話語，竟出自一個素來冷漠至極的人口中，眞讓小野玄人不寒而慄，他不禁動容應道：

「是的！」

隨後打開自已所帶來的藥箱——

在場的四個人均神色凝重地注視著他的動作。玄人的手掌上放著一副黃楊製的假牙，就像是把又十郎挖掉的牙齒，重新洗淨排列一般。眼見此種情況，四個人都鬆了一口氣。自然，表現得最急切的，是又十郎本人。

只見他目不轉睛的瞪視著那副義齒，過後，警覺地看了看父親和哥哥，露出靦覥的笑容。那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笑臉，白皙光潤的年輕臉龐上，竟浮現出似無牙老嫗般的笑容，奇醜無比。當然，又十郎永遠也不會知道。

玄人向上座的宗矩行了禮說：

「那麼——」然後，膝行到又十郎的面前，單手托住又十郎的下顎說：「請說『啊』字！」

「啊——」

玄人迅速地替他套上牙齒。

「再說一次！」

「啊……」

當玄人寬濶的肩膀，自又十郎的身前移去時，靜觀的三個人不覺發出驚嘆的聲音，只有梨加一個人緊搗著臉，可能是因眼見齒牙已恢復完整的又十郎，頓時覺得這個月來自已的工作……刹時，所有的羞怯都復甦了吧！

的確！事後，梨加對父親說，那是她最羞窘的一刻。

又十郎的義齒製造得確實精巧。隨後，小野玄人又替他換上染成黑色的那副假牙。

此時，宗矩的眼睛放射出異彩，因爲，又十郎所浮現的笑容，竟似公卿般的尊貴。

「哇！太妙了！玄人！」

突然！宗矩站了起來，走到又十郎面前，猝不及防的給了他一巴掌！

「父親！怎麼了？」

又十郎大吃一驚，語氣驚惶地問著。

——假牙並未跌落——

「我只是試試假牙是否牢靠，讓你受驚了。」

宗矩返身對小野玄人，說：

「辛苦了，你做得眞好！」

「…………」

「坦白地說，我們苦心研練出的女術，由於牙齒的問題沒法解決，一直無法施展。現在，我們總算因爲你的協助，而達成了心願。玄人！只要柳生家的劍術能屹立世間，我們絕不會讓你吃虧！今後——，還請你繼續幫忙了。」說完，身份至尊的但馬守宗矩，竟一再的以謙卑的姿勢向著小野玄人致敬。

或許，宗矩亦是爲人父者，見到兒子自此恢復健全而欣喜萬分？或是爲了忠君？抑或是因爲忍術能得以施展？才有如此這般的表現。

「不敢當，絕不敢居功。」

玄人聽了宗矩的話，臉色變得更蒼白，驚駭之餘連連後退至門邊，並說：

「不！不！不！請別如此……，我絕對嚴守口風。今後亦當竭盡所能地爲您效勞！別讓穢血沾污您的寶劍…………」

「啊！你懷疑我的誠意嗎？」

聽說，小野玄人確曾看見宗矩的眼內泛著淚光。以後，玄人被引至大廳，接受極其優渥的款待。

但是，密室裏四個人並未離開，梨加就是在那兒聽到宗矩命令友矩與神矢悠之丞比武的消息。

燭台

宗矩命梨加去傳達神矢悠之丞與友矩比武的消息。

「比武場所是本宅的武道場。梨加，速即通知他們準備比武吧！」

梨加雙手按住「噗通！噗通！」不住跳動的胸口，急忙應道：「是的！」然後垂下頭疾步退出。

夕陽的餘暉逐漸褪去，夜色爬進了院子。

從密室到悠之丞的房間，必須穿過一道迴廊。梨加在迴廊上碰到家臣立村孫兵衛。

「怎麼啦？臉色如此難看！」

說著，和梨加擦身而過。

行至悠之丞房門前，梨加喘一口長氣，以手輕扶廊柱，倚住疲軟的嬌軀。

然後，對著紙門，輕聲喚著：

「神矢大人，神矢大人！……」

「……」

門內沒有人應聲。

「……」

半晌過去，紙門內依舊靜寂無聲，她定一定神，再度揚聲低喚：「神矢大人，你不在嗎？」

接著，伸手拉開紙門。

「啊！」梨加低呼出聲。

拉開的紙門縫內，赫然探出一人，正是悠之丞。

「有什麼事嗎？」悠之丞問。

「妳看什麼？我那裏不對勁嗎？」

梨加當即看出，悠之丞神色不安，隱含窘態。

——但是，悠之丞却自動把紙門完全拉開，說：「妳先進來再慢慢說吧！」

然後，轉身入房。

房裏的刀架上，平放著兩把精緻的佩刀，長短各一。悠之丞背向刀架，盤膝而坐，身邊的書桌上正有一本翻開的書，晚風拂過書頁，簌簌作響。

梨加跟著進去，隨手拉上紙門，面對悠之丞嬝嬝坐下：

「我們許久未見面了。……」支吾良久，梨加囁囁說道。

乍聽此語，近乎可笑，然而梨加情急之下，也實在無話可說。

「只要妳每天都能平安無事就好，見不見面倒無所謂。」

「那麼——你好嗎？……」

「見到妳，什麼都好了！」

悠之丞幽幽地回答。他雖然坐得非常端正，但是，視線卻茫然地落在前方，心思不知飄向何處了。

「主公希望你和友矩少爺比武。」

梨加把臉轉向旁邊，這麼說著。紙門旁雜亂地堆著食器，十足是個落魄浪人的房間。

「妳來找我，就只爲了這件事嗎？」

悠之丞把眼光收回來，注視著梨加。

其實，只要稍一抬頭就會發現，在梨加頭頂上的天花板，正揷著一把綁有信箋的匕首，那是聽到脚步聲，悠之丞在倉皇中順手擲上去的。

悠之丞停了一會，又說：

「我以爲妳是爲了其他事而來的。………妳向柳生大人說，比武的事我同意了，無論何時何地，我都樂意獻醜！」

「………」

「梨加，妳還記得那天的事嗎？」

梨加閃動明眸，脈脈地凝視著他，說：

「………我終生不會忘記。」

「妳當時說，不管我是什麼身份，妳都不在乎。………如今妳是不是還作如此想？」

「………是的。」

「眞的？」

「嗯……」

「那麼，我也不追問妳的身世。………但是，妳和柳生家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

「不能回答？………是不是？」

「不是的！」

「沒關係！我不會介意，也許妳有難以出口的苦衷。」

悠之丞非常乾脆地把話題轉開：

「比武的場所是不是比武道場？」

「是的………」

悠之丞若有所感地回頭握住刀架上的短刀，說：

「不錯！能和柳生家的二少爺比武，確實是畢生的光榮，即使犧牲了，也毫無遺憾。但是，對一向關愛我的大久保老先生，實在過意不去。——能夠的話，請妳馬上把這個消息通知他老人家好嗎？如果不方便的話，就算了。」

此時的梨加已經芳心大亂了。

「好！好！我馬上派人去通知他。………」

等梨加走出房間，紙門又拉合後，悠之丞飛身躍起，摘下天花板上的匕首，當他落地的那一刹那，衣服飄動，露出小腿上一塊鮮艷的紅斑。

他站在疊席上，將信箋又看了一遍，然後把匕首揷回短刀裏。

房間的角落擺著一個泥爐，悠之丞把信箋在油燈裏浸了一下，然後迅速地在泥爐中燒掉。

接受梨加指示的僕人，果然把消息正確的傳到了。但是，他忘了梨加關照過的，不能讓旁人知道這回事。當他要出門時，一個雜役武士問他時，他說：

「少爺要和浪人比武，所以我要到大久保家通報。」

經他這麼一嚷，所有雜役房的武士都知道了這個消息。

比武的時間定於下午酉時，當宗矩和友矩雙雙到達時，悠之丞早已端坐於武道場中多時了。宗矩當下立即命令其他人避開，準備開始比武。

柳生家的武道場不同於一般的武道場，這裏沒有外人在此練武，即使江戶藩邸的諸侯子弟們，也是由專人親臨家中指導，所以，僅有少數與柳生家關係密切的人，偶爾在此練武。此時，這些人也都避開了。

宗矩神色肅穆地走過悠之丞盤坐處，在不遠處一個能全盤觀察場所中動靜的位置坐下，友矩也在適當的位置坐下。

預先備好的一支蠟燭，剛好在友矩和悠之丞正中央，紅色的火焰巍巍顫顫地，倒映在光滑如鏡的地板上。

友矩開始準備了，悠之丞也默默地向宗矩致禮。此時，偌大的武道場中悄然無聲，如死寂般的肅穆。

忽然，「咻！」地一聲，友矩振衣立起，悠之丞也隨後站起。

燭台上的火焰晃了一下。

宗矩森嚴地說道：

「神矢悠之丞，在將你推薦給諸侯前，照例要先考驗你的武藝。所以我特令友矩與你比武，你不必有所顧忌，盡展你的武功吧！」

言罷，深吸一口長氣，凜然喝道：

「比武開始！」

喊聲方落，只見雙方的竹刀同時揮動。他們用的是新陰流所規定的比武刀。這時，友矩的竹刀正對準悠之丞的眉心。而悠之丞擺出的架式，竟和友矩的一模一樣。

燭火的煤煙晃了一下！

宗矩看了悠之丞擺出的架式後，蹙緊的眉頭舒展了，他的本意乃是想藉這場比武，窺探出悠之丞所屬的流派。現在答案已經有了，是和他們相同的新陰流，的確是新陰流。——宗矩的腦海中，迅連地閃過幾位新陰流的人物。除了他父親柳生石舟齋宗嚴外，絕對沒有人能敎出這種刀法。石舟齋宗嚴有四個師兄弟，除了關東八州的名人猪上惣之助，和大版名人鈴木兵庫助外，其餘兩位就是松田織部和山田浮月齋。而松田織助的直傳弟子是號稱幕屋流的戒重清次，鈴木兵庫助的傳門弟子則是赫赫有名的井元庸之介。這兩位都和宗矩有交情。那麼，悠之丞的師父不是猪上惣之助，就是浮月齋。

悠之丞初到柳生家時，宗矩曾暗地命人注意他平日的言行，想自他無意中流露出的腔調，識破其眞正身分。但是結果毫無所獲。宗矩在心中暗忖：他會是浮月齋派來潛伏的奸細嗎？如果他是肥前人，必帶有九州土腔，既然他沒有九州土腔，那就表示他不是浮月齋的門徒。但是，如果他是一位忍者，必定通曉各地土腔，而故弄玄虛，瞞過別人的耳目。

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完矩的雙眼仍然凝視著悠之丞的身勢，不錯，他一定是猪上惣之助的門徒，但是，爲什麼他要裝扮成浪人，到柳生家當食客呢？

友矩以燭台爲中心緩緩向左邊移動，汗珠從他的兩頰滴下。他們用的是竹刀，並不會傷到對方。但是

，悠之丞的臉色愈來愈蒼白，因爲，現在的友矩和前些日子大不相同。當時的友矩是處於劣勢，所以悠之丞有機可乘。

宗矩轉移目光，注視著燭台上的火焰。一會兒，從他視線的左邊伸出友矩的刀尖，而視線的右邊，則爲悠之丞的刀尖。雙方的刀尖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剎那間，雙方的刀尖在燭台上方一處交叉相遇。——就在這時，燭台上的火舌延伸上去。

此時只要任何一方的竹刀稍微閃動，就可刺穿對方的喉頭。——在這最緊要的關頭……

「……住手！」木門猛然被拉開。

■■

彥左衞門接獲比武消息後，叫了一聲：

「遭糕！」而把一向佝僂的背挺直了。

「什麼事遭糕呢？」

剛好在場的伯庵這麼問道。

「大事不妙了！嘿！伯庵，你要求的事，我一定向大將軍報告，請你轉告夕姬姑娘，近日裏就會有好消息給她。現在，我無法再招待你了。……喂！來人哪！趕快備馬！」

說著，雙手按著膝蓋，一骨碌站了起來。

「您要上那兒去？」

「嗯？我得趕去但馬守那兒一趟，時間相當緊迫，說不定會來不及，嘿！你有沒有什麼好主意？………」

「您說什麼？……」

「不知道就算了，別再囉嗦了！」

彥左衞門急急衝出去，走廊上響起一陣「拍噠！拍噠……」的脚步聲。

「老人家，……怎麼啦？」

四五個好奇的食客，在走廊上圍住了彥左衞門。

「不要擋路！快點讓開！」

「發生了什麼事？」

「哎呀！快點讓開嘛！——你們全部的人加起來，也抵不過他一條命。其實，神矢悠之丞是……。」

後面那些話，浪人們已經聽不清楚了。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實在是悶得慌，惟恐天下不亂。

「現在我們怎麼辦？」

「我好像聽到老人家說什麼神矢，那位神矢先生，會不會是以前和我們有過同宿之緣的那位神矢呢？」

「那麼，我們也不能袖手旁觀了！」

「嗯！我們跟去看看！」

一陣交頭接耳後，他們各自携帶長刀、短刀，從彥左衞馬後面追趕而去了。

「……老人家，等一等！我們來助你一臂之力！……」

這幾個其貌不揚的浪人，跟在彥左衞門的馬後，從大久保家直奔位於八重州河岸的柳生家武道場。—

路上的行人，都錯愕地駐足觀望。剛自柳生家出來的小野玄人也雜在觀望人羣中。

到了武道場，彥左衞門被在外面側耳傾聽比武情形的弟子們擋住了去路。

「不行！柳生大人交待過，任何人都不得進入，大久保大人……。」

彥左衞門擧起燈籠，朝張開雙手擋住他的那位弟子打去。

「您！您要……。」

那位弟子狼狽地讓開了。

彥左衞門心想，比武可能尚無結果，所以當下鬆了一口氣。

「統統給我讓開！」他怒喝了一聲，趨身向前一把拉開木門。——

■■

——翌日。出乎意料，宗矩設宴款待悠之丞。

對宗矩來說，能看出悠之丞的派流，並且約略猜出他是猪上惣之助的門下，比武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所以，順著彥左衞門的叫停聲，結束了這場比武。

「這樣可以了，我心裏已經有數了。——你的武藝確實高强。」

接著，他緩緩回頭看著彥左衞門說：

「想不到您老人家會來。的確如你所說，悠之丞的實力比起我想像的更高。如此一來，我但馬守可以放心推薦他了，哈！哈！哈！……」

絕少露出笑容的這位兵法家，這次是打心眼裏笑出來。但是他不會就此放心作罷的，因爲，悠之丞如果眞是猪上惣之助的門徒，那麼他潛伏在柳生家，究竟有何用意？還有，他和彥左衞門之間又有什麼瓜葛

呢？爲了解開這重重疑雲，宗矩決定以午宴招待悠之丞。

悠之丞應邀在午時之前，來找家臣立村孫兵衞，然後在孫兵衞的帶領之下，首次踏入內院的房間。

客廳裏空無一人，連主人柳生父子也不見人影。正面望去，疊蓆上有五個排成馬蹄形的坐墊。悠之丞被孫兵衞引到一個面對院子的坐墊上坐下。院子裏的陽光非常耀眼。悠之丞的臉，被院子裏的樹葉映成綠色。

宗矩所以遲遲未來，乃是由於發生了一件事。

他命令友矩從床柱裏拿出卷軸。床柱上的刀痕雖已重新漆過，但是，仍可隱隱看出。最初，友矩懷疑父親話中的意思，所以問道：

「您是說取出來嗎？做什麼用？」

「不要多問，況且你也可藉此開開眼界！」

「是……是武……武藝帳嗎？」

宗矩毫不在乎地點點頭。

友矩仍然懷疑地凝視父親良久。因爲，他雖然身爲柳生家的一分子，卻從未見過武藝帳。據他所知，了解武藝帳內情的只有父親、哥哥十兵衞，以及肥前的兵法家浮月齋。

「父親！……」友矩壓低聲音說：

「您不用再試探我了，我並不是故意要違背您，但是，我現在實在不想看武藝帳。……」

「去拿出來看看！」

宗矩用簡潔的語氣，重新又命令一次。友矩腦筋一轉，明白了父親的用意乃是，要查看武藝帳是否安

然無失。

「……是的！」

友矩繞到父親身後，伸手拉開床柱上的套子。

卷軸安然躺在其中，取出後，他把套子歸回原位，走到父親面前，以雙手呈上。

「把它打開！友矩！」

「是的！」

友矩開始解繩子。宗矩安詳地閉上雙眼。

友矩恭恭敬敬地展開卷軸。——

「啊！」他驚叫了一聲。

卷軸上竟是一片空白。

槅門

「父親！這、這是什麼回事？」

友矩雙手發抖，卷軸自手中滑落，滾過宗矩盤坐的雙腿，展開在疊蓆上。——好一張純潔耀目的白紙。

「你覺得呢？」

「嗯？」

「你對這張白紙卷軸，作如何想呢？」

「？……」

友矩無法領略父親話中的含意，沈吟了半响，答道：

「是被人調包了，抑或本就是白紙？」

「友矩，就你所知，武藝帳共有三卷。——除了我們柳生家外，鍋島的密探弓削三太夫，和朝廷左中將嗣長卿亦各有一卷。……若武藝帳只是一張白紙，爲何每每有人捨命相奪呢？」

「可是，這是——。」

「——這是假的。」

「父親，您說什麼？」

「這是假的，眞正的武藝帳在那邊！」

友矩的順著父親的目光望去，兩扇對摺的金色屏風，悄然立於角落。然而，就在這一瞬間，屏風無端傾倒，隨著友矩「啊！」的一聲，躺在疊蓆上。

屏風後赫然站着一位幪面武士。

「你、你是誰？」

友矩下意識地曲身半蹲，拉開架式，以手護著父親。

然而，這位幪面客出奇的鎭定。

「不愧是但馬守，……終於還是被你識破！」

全身密探裝束，佩帶連環甲，背上綁了一把大刀的幪面客，以目光迅速瞄過卷軸，緩緩說道：

「你想殺我嗎！好，讓你殺吧！」

說著，一步向前，踏在倒落的屏風上，聞得一聲「嗶——」，友矩反應極快，立刻手握刀柄。

幪面客那雙露出的眼睛，凌厲地盯住友矩的手。

「別殺他！」宗矩的聲音很低，但是簡潔有力。

老練的宗矩，當下立刻看出，這位幪面客決非友矩之對手，然而，他不會是無備而來的。

「原來你已經調換過了。……但馬守，你眞會捉弄人，還故意在我面前要了這一手。我的確是衝著武藝帳而來的。還請你看在同爲武士的情分上，讓我在臨死前，見識見識衆人屬目的武藝帳！」

說著，移動足尖，踩破屏風。一付隨時準備迎敵的姿態。

「你不敢答應我的要求，是嗎？我是龍造寺家的遺臣久我武左衞門。——是如假包換的龍造寺家遺臣。——我已經自動報出身分了，你能成全我臨終前的心願嗎？」

幪面客從容地凝視著宗矩，脚步緩緩向右邊移動。

原來擺設屏風的位置，如今露出一扇與鄰房相隔的槅門。槅門緊閉，只要縱身一躍，衝破槅門，就可從鄰房逃脫。

「不可妄動！」

宗矩手中的紙扇，輕敲在友矩的腿上：

宗矩若有所思地，任對方的脚步移動，他似乎有所顧忌。——友矩見狀，拔刀出鞘——

「要殺我可以，但是，先告訴我武藝帳的藏處吧！」

幪面客雖然身負長刀，但在窄小的斗室，也英雄無用武之地。他似乎無意逃脫，以背靠著槅門。

他悄悄地雙手往後，觸摸槅門。就在這一刹那。——

「哈！我摸到了——。」當他脫口叫出的那瞬間，一支長矛從他胸部穿出。原來，在槅門那邊的諏玄伊豆者，用長矛將他刺殺了。——

話說後院客廳裏的神矢悠之丞，已靜候約莫半個時辰了，正午的陽光，已稍偏斜。立村孫兵衞也不耐煩地咕噥著：

「搞什麼把戲！遲遲不來！」

隨而又若有所悟地點點頭，說：

「請你在此靜候！」

然後起身，步出房間。

悠之丞面前，置有一碟，碟中盛滿糕餅。院子裏無端起風。悠之丞微瞇雙眼，注視在陽光下閃着亮光的樹葉。下意識地，端起涼了的茶，剛要湊進嘴邊時……

「我摸到了，——藏在槅門裏……。」

有一陣斷續的叫聲，隨風送至悠之丞耳邊，他的雙肩，極輕微地聳動一下，杯中的茶水濺出了幾滴。

一會兒功夫，走廊上傳來了脚步聲。接著，宗矩單身出現了，依舊是毫無表情的一張臉。

「讓你久候了！」

待他於居中的坐墊坐下後，悠之丞恭敬地點頭答道：

「多謝您的盛意！」

一會兒，誠玄也進來了。

「嗯！這位是梨加的父親！」

宗矩靠在肘墊上，輕輕介紹後，誠玄就在悠之丞對面坐下。

接著出現的是又十郎。

「他是友矩的弟弟，前不久生了一場病，今天順便慶賀他病癒！」

又十郎坐在誠玄旁邊，兩人由於背光，臉部顯得陰暗。

隨後又來了一位陌生女子，粉頸低垂，微微頷首後，在宗矩身旁的空位坐下。

「這是小女於季。」宗矩說：

「是又十郎的姊姊。」

悠之丞紅潤的臉色，起了一點變化。對少女投過來的一瞥，無動於衷。

家臣端來了飯菜，鋪排在五個人中間，並且，分別將各人的酒杯斟滿。午餐遂在沈重的氣氛下展開了。

五個坐席雖然坐滿了，但是，少了一個主要人物——友矩。

友矩正在充滿血腥的房間裏。

被刺穿的槅門躺在疊蓆上，友矩正以短刀，細心地沿著槅門周圍剝開。方才宗矩一再阻止友矩動手的原因有二。一是怕交手時的血跡會汚染穿戴整齊的裝束。二是怕交手時，幪面客會衝破槅門，因爲，就如他臨終時叫喊的，武藝帳確實藏在槅門裏。

友矩謹愼地割開槅門表面的花紋紙，梨加在一旁協助，走廊上，立村孫兵衞面對房間，四下張望，担任把風。

「嗯！——」短刀猛然頓住，裂縫中隱隱現出一根象牙軸，原來，卷軸是展開著，藏於其中的。

深沈而老練的宗矩認爲，幪面客臨終前那聲喊叫，必是有意而發的。柳生家並不是可容人輕易進出的，除非有內應！再說，做必死的冒險，總該有充分的理由，那個理由就是：犧牲自己，將消息通報給另外一個人。那麼，毫無疑問的，那個人就是神矢悠之丞。

於是，宗矩嚴肅地下令：

「友矩，立刻把槅門拆開！」

「什麼？父親！」

「取出裏面的武藝帳！」
「怎麼了？友矩少爺！」
梨加聞聲，趨前一步問道。
友矩雙目凝視著卷軸，不發一語。
「這是，是武藝帳嗎？少爺！」
「梨加！」
「是的，少爺有何吩付？」
「這個妳不能看，把頭轉過去！——孫兵衛你也一樣！」
「是的！」
「的確是武藝帳，只是這樣的東西，爲什麼各方人士都要爭奪呢？……」
說著，一口氣撕開槅門上的紙。
武藝帳赫然呈露出來了。
只是一塊極爲平常的綢布，上面簽了這樣的幾個名字。——

伊勢津藩　柳生源太夫
越前福井　出淵平兵衛
肥後熊本　田中甚兵衛
會　津　藩　小　瀨　源內

肥前鍋島　弓削三太夫
長州毛利家　馬　木　家六
仙台伊達　狹川新九郎
加州前田　笠間又兵衛
尾　張　家　汀伍五右衛門
阿州蜂須賀　佐佐木左門
多羅尾　又兵衛
肥前唐津　丹　生　將監
島　津　柳生內藏助
松　吟　庵

上面幾乎都是宗矩弟子的名字，有少數是無門無派的武士，皆爲當今的兵法指導家。有些是友矩認識的，有些甚至和友矩比過武。他們多由於武藝的高强，方受到宗矩青睞，傳授秘訣，並推薦給各地諸侯，担任兵法指導的。——然而，這份名單爲何成爲衆人爭奪目標呢？據說藪左中將嗣長卿和弓削三太夫的手上，也各有一卷武藝帳，是否與此卷相同呢？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又爲什麼深藏於朝廷之中呢？
這重重疑雲，眞敎友矩百思不解。
「——我可以回頭了嗎？」

背著臉的梨加，不耐煩地問。

友矩已回復鎮定，泰然自若。

宗矩並未再指示新的收藏處，但是，友矩非常瞭解這份看似無甚價值的東西，却關係著柳生家的名望與興亡。

「拜託妳清理一下，梨加！」

友矩將捲好的武藝帳藏入懷中，起身拂去衣上的碎紙，昂首步出房門。

於季大約與梨加同齡，一張瓜子臉，配上天生高貴的氣質，令人無法相信她乃是出自武夫之門。因爲當時的武夫，雖然高居諸侯之位，仍不脫粗魯之風。

平日於季並不居於柳生家，她是在阿部對馬守重次的後宮任女官之職。對馬守的職務乃是定時至江戶城內，與家光將軍晤談，俾使將軍減輕緊張的心情。據說對馬守重次與丹羽長重、蜂須賀蓬庵，儒者林道春三位對馬守，同侍家光將軍時，每至正午，必取出自備午膳，互相享用，情同手足。而阿部對馬守重次，則在每次午膳後拭淨包裹紙，藏於袖中，備作擦拭鼻涕之用。節儉之美德，常爲人稱道。

慶賀又十郎的病癒午宴平靜的進行著，酒杯在宗矩、悠之丞、誠玄中間交互傳遞。——酒過三巡後，不擅飲酒的悠之丞漸漸酒酣耳熱了，席間開始響起稀落的笑語聲。

「看你的刀法，似乎也屬於新陰法！」

宗矩一面向悠之丞敬酒，一面訕訕問道：

「你習武多久了？」

「大約十年了！……」

「你是猪上惣之助的門徒嗎？」

「是的！您的眼睛眞厲害！」

悠之丞也坦率的回答。

於季夾在父親和悠之丞之間，正忙碌地替他們傳遞酒杯。但是，她似乎無限嬌羞，自始至終都是粉頸低垂，直到悠之丞把酒杯舉到她胸前，說：

「敬於季姑娘一杯！」

她才無限驚惶地，看了悠之丞一眼。

又十郎一直默不出聲，於季剛回家時，關懷地詢問他時，也未察覺他的假牙。這時，悠之丞禮貌性地探問他的病時，他低聲回答是咳嗽後，就不再多言了。

誠玄也興緻盎然地敬悠之丞，並且問道：

「聽說你認識小女梨加？」

「是的！是在大久保家認識的！」

悠之丞雙眼霎時閃過一抹亮光，移向院子。

「聽說你從前是肥前的浪人？」

一會兒，誠玄又問：

「猪上惣之助先生是八州的名武士，你曾經拜在他的門下？」

「是的！我在猪上武道場練武，是在去肥前仕官之先。」

「你在肥前時，在那個藩裏服務？」

宗矩在一旁插嘴問道。

悠之丞俊朗的雙目中，反映出院中的景象。

「是松浦藩！」

此時，門口走進一個人，是表情不太自然的孫兵衞。宗矩藉故側臉命於季斟酒，誠玄擧杯一飲而盡，只有悠之丞一動不動地凝視著孫兵衞的擧止。

「你希望在那個藩下做事？」

宗矩問悠之丞，悠之丞收回視線說：

「我可能替諸侯做事嗎？」

孫兵衞在誠玄耳畔私語後離去，誠玄向宗矩敬禮後，隨之離席而去。

「是的！你希望在那個藩裏呢？」

「我希望能在水戶藩仕宦！」

「水戶？你想服侍中納言大人嗎？」

「噢！不是！我想當千代松軍的侍衞。」

「又十郎，——」

宗矩緩緩轉頭：

「還有於季，你們兩個出去一會，我有秘事與悠之丞相談。」

目送二人出去後，宗矩把肘墊挪開，挨身到悠之丞旁，說：

「你說說想到水戶藩的理由，也許我能成全你。」

「並無特別理由，您也知道，千代松軍是繼承人，所以——。」

「悠之丞，你管得好。哈！哈！哈！」

宗矩皮笑肉不笑地說。

「你在那兒出生？」

「京都！」

「一個京都人，想服侍千代松軍，不會沒有理由的。」

「我不了解您的意思。」

「好！我說你既然出生京都，又受到猪上惣之助的傳授武藝，然後又千里迢迢至九州當浪人，如今又想在水戶家仕宦，是不是非常奇怪？哈！哈！老夫並不是三言兩語就可輕易瞞過的！」

「您如此說，才令晚輩奇怪呢！」

「以午宴招待我，原來是想刺探出我的身分，這眞出我意料之外，我以爲您對我的一切已經瞭若指掌了呢！……」

「？……」

「如果您懷疑我所說的話，那麼，——我只好亮出眞正的身分了，但是，只怕您要受不了。……」

悠之丞鎭定的語氣中，流露出自信和氣魄，若非出生貴族之門，絕無此種氣質。

「哈！哈！哈！………」宗矩爆出一陣笑聲。

「你終於說出來了。哈！哈！哈！我們對你早已瞭若指掌，只不過想了解你的功夫如何，才出此下策，實在抱歉！抱歉！請多多包涵！」

宗矩肅然端坐。

劍菱

夏天的腳步悄悄邁進大久保家的院子，六月的和風帶來陣陣夏的氣息。彥左衞門最喜愛的天女花在陽光下怒放着，純白的花瓣在濃蔭的綠葉襯托下，更顯得清新動人。近三百個在大久保家作客的浪人，閒著無聊時，便到院子裡來比武。彥左衞門也經常踱到這兒看他們比武。但是在天女花盛開的季節，他是絕對禁止他門下的食客在這兒揮動木刀的。

當天女花開始凋謝時，食客中多了一個魁梧的邋遢漢子，總覺得百般不順眼，因爲從他身上發出的臭味，讓接近他的人連呼吸都覺得困難。本來浪人是不太洗澡的，但是到了夏天，多數的浪人都喜歡不時來個冷水澡。

「大月，你偶而也洗洗澡嘛！你的身體實在臭得連跳蚤也待不下了。——怎麼樣？現在就到井邊去，我們免費的供擦背服務！」

有的人已經受不了的作此建議了。

「算了！我不想洗。從我懂事以來還沒洗過澡哪！我不想破這個例。」

「天啊！難道你從前當官時，也是這副德行嗎？」

「那倒不見得。當時我住的地方附近有個著名的武雄溫泉。」

「好吧！既然這樣，我們就替你去燒熱水吧！」

「謝了！」

大月冷冷的拒絕了——帶著濃厚的九州土腔。

彥左衞門將大月介紹給大家時，只說：

「這位曾經當過官的大月多三郎，擅長武術。」

這種簡單而又無關痛癢的介紹詞，當然引不起大家的注意。因爲在大久保家作客的浪人中，多的是自稱「某派某流高手」的大兵法家；否則，彥左衞門也會自動替他們冠上某派流的名稱。

有一天——大家已不願忍受大月的體臭時——一位劍術高明的浪人川野黎左衞門問大月：

「老人家說你的劍術是第一流的。請問你屬於那一派流？」

「新陰流。」

大月坦率地回答。其實這些浪人已私下商量過，決定好好地整整大月，使他無法繼續在大久保家待下去去。所以聽到大月的回答後，川野又故意地說：

「新陰流？有這麼臭的流派嗎？」

對於這樣的諷刺，大月顯出毫不在乎的神情。

「你到這裡不久，難怪不懂這裡的規矩。我們現在雖然寄人籬下，從前可都是名君麾下的大將，聲譽對我們而言，就等於是第一生命。如果有人損害到我們的聲譽，就得視情況而決定與他們決鬥。——現在就請你露一手，和川野較個高下。對了，川野是屬於東軍流，不知道你的新陰流碰到東軍流後，是否管用

？哈……」

另一個浪人在一旁說得口沫橫飛。

「管不管用有什麼要緊？反正我的新陰流和川野的東軍流扯不上任何關係！」

大月不客氣的回答後，掉頭就走。

可是，四、五天後，終於有人使大月不得不拿起木刀來應戰。這個人叫三原，本是駿河大納言忠長的部下，擅長本心流劍法。

彥左衞門一向喜歡看他門下的食客比試刀法。這一天，不知怎麼心血來潮，將十幾個浪人聚集在一個房間裡，備好文房四寶，要他們當場揮毫。

「文武全才是很重要的修養，可是一旦踏上仕途，就難得有暇舞文弄墨。所以，諸位應該趁身爲浪人時，把握時間，研讀學問才是。」

彥左衞門說完話後，便走進隔壁的房間，再將浪人一個一個喚進去。書房中手持筆墨的浪人，較有學問的，經過一段思考後，便下筆寫出自己認爲最美的句子；對這方面無素養的，就只好模仿旁人的字句。被叫到名字的人，立刻擱下筆，拿著寫好的字到隔壁請彥左衞門鑑定。

「塚本五郎兵衞！」

彥左衞門叫道。

「是！」

被叫到的人將握著的筆擱下，朝室內的同伴打個招呼，隨即步入隔壁房間。行過禮後，畢恭畢敬地將寫好的字遞上去。

可是彥左衞門是另有企圖的，所以只隨意瞄了一眼，適當地表現出他的感想。然後繼續叫道：

「下一位，中村甚右衞門！」

「是！」

隔著一道紙門的房間，傳來緊張的回答和「喀答」的擱筆聲。彥左衞門不知何故，一聽到這種聲音，就露出不悅的顏色。

就這樣，十幾個人都先後被叫進去了。被叫到名字的人，如果在擱下筆時發出聲音，彥左衞門對他們的印象就會大打折扣。本心流的三原和大月也參加了這次的書法比賽，只有他們兩人在被叫到名字時，能無聲地擱下筆。彥左衞門認爲從這個小小的動作，可以看出一個人武功的高深和修養的深淺。三原近四十；大月則只二十出頭，但却鬍鬚滿面，個子高大，幾近門楣。

書法比賽結束後，彥左衞門對三原和大月的誇讚引起大家的不服：

「我想請問老人家，既然我們都是兵法家，相信在武術上的造詣不會相差太遠，但是爲什麼會輸給他們兩個人呢？這實在太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了！請您答應讓他們兩人和我們比武！」

「胡說！」

彥 左衞門大聲叱喝著。

「那麼，老人家……」

又有一個人插嘴說：

「您說他們兩人的武功都很高强，可是他們之間總有個高下之別吧？請您就讓他們在此分個高低吧！」

「對！對！」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浪人一向好鬥，而且以武術自豪，所以一聽有人建議大月和三原就地比武，都顯得異常興奮。彥左衞門於是徵求他們兩人的意見：

「怎麼樣！兩位是否想試一試？」

「如果大月同意的話，我當然奉陪。」

三原回答。坐在最後面的大月提不起勁似的，懶懶地看了三原一眼。

「怎麼樣？大月！」

彥左衞門看看大月，大月只好勉爲其難地回答：

「既然大家要我們比武，我也只好答應了！」

於是，一場龍爭虎鬥馬上就要展開了。三原率先步入院子，然後鎮定地拿出木刀，擺好架勢。本心流的始祖據說是妻片謙壽齋，但他的生平不詳。基本刀法是右手持刀，如旗子般撐在大腿上，站直之後，木刀仍維持直立之勢，然後將刀身靠近面頰，左手攏近刀柄，右脚退後一步。

大月步入院子時，三原站了起來。午後的陽光正照射在木刀尖端。

大月的頭上紮著染了色的頭巾。他隨時備有頭巾的習慣，使在場的人大爲吃驚；但也有人認爲，他是由於頭髮蓬散，爲了避免阻擋視線，才以頭巾繫髮。大月雙手持刀向前，敞開的衣領，露出黝黑健壯的胸膛。

這是一場令人目不暇給、精彩絕倫的比武。大太陽底下的兩道人影，時而拉長，時而縮短；木刀在空中劃出兩道弧形的光芒。突然，一個人的身影高高躍起，地面的影子縮成小圓形後，瞬即又恢復原狀。可

是，另外一道影子却在變大後，迅速地與它的主人的軀體合而爲一。圍觀的人在聽到一聲「我服了！」之後，才弄清楚倒下的是三原！原來大月的木刀差一點就砍中三原的後腦部。

雙方實力的懸殊，看得在場的人目瞪口呆。

就在這個時候，伯庵出現在大久保家門口。

■■

伯庵是個五十開外的人，戴著頭巾，五短身材，却挺了個圓滾滾的大肚子。他的奶媽也正是龍造寺駿河守高房的獨子季明的奶媽，而季明的女兒就是夕姬。

「有什麼事嗎？爲什麼一個人靜悄悄地進來？」

「啊！這位不是伯庵先生嗎？請進！請進！院子裡的比武剛完。先生知道『新陰流』嗎？贏的就是新陰流的人。」

「新陰流？……」

伯庵由一個浪人帶路，穿過迴廊，到了中院。院子裡靜悄悄的，十幾個浪人圍著彥左衞門，每個人都顯出一副束手無策的樣子。伯庵進來時，剛好看到大月將三原從地上抱起。

「唉呀！這種大熱天還練武呀！佩服！佩服！……」

伯庵如此招呼著，但沒有一個人回頭看他。

「你怎麼了？堅強一點！」

彥左衞門以嚴肅的口氣對三原說。

三原掙脫三郎的手，搖搖晃晃地朝走廊走了兩、三步，終因不支而昏倒了。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大

家看到他的後腦部一片殷紅。原來多三郎的木刀雖然沒有擊中他的頭部，但他的頸背却結結實實地吃了一刀。三原被拖出去潑了水後，很快又恢復神智，當他清醒過來那一瞬間，又朝多三郎喊道：

「我服了你！」

（當天，三原一直以手臂枕頭，躺著與同伴聊到黃昏；但將上燈時，終因腦出血而撒手西歸。）

比武到此正式結束。彥左衞門掉過頭來，不太高興地問伯庵：

「你有什麼事？」

「前些日子拜託您的關於與將軍交涉的事，不知進行得怎麼樣？」

伯庵避開彥左衞門的視線，朝站在一旁的大月看了看，然後又看看彥左衞門。

「是什麼事呢？」

「您不記得啦？就是龍造寺家再興的事。」

「——」

「最近夕姬公主會到水戶來。」

「什麼？夕姬公主？」

彥左衞門好像吃了一驚，但隨即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對在場的人說：

「唉！後頸只遭一擊就變成這副狼狽相，實在太沒出息了！這樣了也能當忠長公的侍官嗎？快把他抬進去吧！」

說著，就穿過走廊，步入房間。當他看到屋裏擺著的筆硯，似乎又怒氣中來，嘴裏不知嘀咕著什麼？

彥左衞門一向不喜歡伯庵這個人，可是依照他的個性又不願拒絕別人的請託，所以每次都勉爲其難地

接見伯庵。偏偏伯庵所拜託的事牽涉到數十年前的一件糾紛，難怪彥左衞門始終提不起勁來。

可是伯庵還是死皮賴臉地纏著他不放。

「老人家，您可能知道，龍造寺家在九州是個名門貴族。要把那一家——」

彥左衞門理都不理，坐在窗邊猛揮著手中的扇子，好像要拿它出氣似的。伯庵的額頭已冒出豆大的汗珠，却仍正襟危坐，耐著性子說：

「請您再聽我說。」

伯庵口中所謂的「龍造寺家的悲劇」，其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夕姬的祖父龍造寺駿河守高房是佐賀藩主鍋島直茂撫養長大的，但在二十六歲時却突然去世。伯庵和夕姬認爲他是被毒殺的，因爲他們有理由認爲這是事實。

直茂本爲龍造寺政家的一名大將，豐臣秀吉攻打島津時，他因當先鋒而立下大功，豐臣秀吉乃以龍造寺爲其領地。

當時政家體弱多病，秀吉於是命令直茂代爲處理政事。直茂本來也是龍造寺家的一門，所以，直茂身旁的重臣都勸他趁機會繼承龍造寺家。但是直茂以自己並非正統而拒絕了，並且改姓鍋島。（前面曾說過直茂的祖父只是個普通的武士，並無顯赫的身世。）同時，他又在大臣面前立過重誓，要把政家的兒子高房撫養長大，待高房成人後，再歸還其領地。大家對直茂這種廉直的作風都很佩服，因而更效忠他。可是政家的身體始終很虛弱，不久就去世了；幾年後，高房也接著突然撒手西歸。

高房自幼聰明過人，具有英明君主的氣度，經常一大早就起來騎馬，又十分熱衷武藝。這樣一個活潑健壯的年輕人，竟突然吐血而死。

高房在斷氣前，斷斷續續地說出：

「你、你……劍菱！……」

家臣們一聽，臉色大變，因爲直茂的家徽正是「劍菱」，但卻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高房的死與直茂有關。不久，龍造寺家的領地全歸直茂所有。龍造寺家就在高房這一代沒落了。

伯庵的父親當時是龍造寺家的部下，他偷偷地把高房的孤兒季明帶回家中，後來又叫自己的女兒滿子去服侍他。滿子大季明五歲，兩人朝夕相處，不知何時竟然珠胎暗結，懷了季明的孩子。後來生下一個女兒，就是夕姬。

季明的存在威脅到鍋島家，鍋島便派人去刺殺季明。夕姬虎口逃生，伯庵的父親爲了安全起見，將她帶到背振山，寄託在忍者賀源太那兒。所以女忍者夕姬就是季明唯一的後代。

伯庵是夕姬的母舅，繼承父親的遺志，鼓勵夕姬再興龍造寺家，並向鍋島一族復仇。可是並沒有公開攻擊直茂的舊惡，也從未提過鍋島與龍造寺家的關係，而只强調夕姬是唯一有名門血統的人。

彥左衞門一向喜歡年輕的女孩，不知不覺中便側耳傾聽伯庵的談話。

「唔……原來如此。夕姬在山中一定很寂寞，實在太可憐了。好！伯庵，我一定會轉告將軍，請他替你們安排。你可以回去告訴夕姬，馬上就會有好消息的！」

彥左衞門每次聽完伯庵的訴說，總會拍著胸脯，向伯庵保證。可是到了第二天，又將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這也就是爲什麼每次伯庵都要舊事重提的原因。

但是，幾天之後，夕姬來了。

■■

在三原斷氣的那個房間裏，幾位浪人正在爲他做七日祭。突然，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快！快！各位！門口來了一位漂亮的女人。」

一個浪人衝了進來，氣喘噓噓地說：

「女人？」

「嘿！少胡來！我們現在可是在佛前！」

「是眞的！我勸你們都去看看，眞是個難得一見的美人！」

說話的人誇張地重重點了兩下頭。

「是來找老人家的嗎？」

「是啊！」

「你們看怎麼辦？」

已經有人開始坐立不安了。

「那麼美的人，不看太可惜了！」

又是重重地點了兩下頭。

「說的也是。──我們去看看吧！」

「好！走吧！」

經過一番討論後，浪人們陸續站了起來，朝祭壇匆匆一拜，就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不到一會兒的功夫，房中就只剩下川野黎左衞門和坐在角落裏的大月多三郎。

二人互看了一眼。

「你不去嗎？」

川野問道。自從與三原比武以來，對於大月的體臭，大家仍然敬而遠之，但是已經沒有人敢當面說他了。

「不去！」

依然是很冷淡的回答。川野皺皺眉頭，他本人對女人並無興趣，但是單獨和大月面對面坐在一個房間裡，令他覺得很不是味道，於是站了起來，說聲：

「那麼，我去了！」

朝三原的牌位行個禮後，便提著佩刀，光著脚步出房間。多三郎仍然兩手環抱著大刀，背靠牆默默地坐著，好像這屋裏始終就只他一個人似的。

院子裏傳來陣陣蟬鳴。

不曉得過了多久。

多三郎仍然保持原來的姿勢，但他注視著院子裡的眼睛慢慢開始發亮。

走廊傳來一陣脚步聲，夕姬曼妙的身影映入多三郎的眼簾。

如此風華絕代的女子，任誰也沒想到，竟然是又十郎裝扮的。

仕官

低垂著頭的夕姬在穿過走廊時，突然覺得有兩道目光射在自己身上，她抬起頭來，發覺房子裡有個抱著刀的蓬髮浪人正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改名爲「大月」的忍者霞多三郎，曾和夕姬在佐賀街道對決過；但是，現在站在多三郎眼前的夕姬的表情却毫無變化。夕姬將視線收回，正想擧步離去。

「等一下！」

急促的喊聲，伴隨著刀鞘尖端摩擦榻榻米的聲音。多三郎並不認識柳生又十郎，只是認爲有人假扮成夕姬，所以故意將兵刃準備好，想要看看對方回過頭時吃驚的眼神。

「……」

可是，瞪大眼睛的並不是假扮成夕姬的人，而是多三郎。

「請問有何指教？」

沙啞低沈的喉音，使得多三郎的表情由吃驚變成絕望。

對方是個男人！

霞多三郎曾聽人說過，忍術中有一種「女術」，但是從未有過一個男人學會「女術」，因爲這種忍術

並非是下了功夫就能學會的。可是，現在站在他眼前的，的的確確是一位由男人喬裝的女人。不論對方是誰，有一點可以確定的：他在忍術上的造詣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多三郎自從得到師父山田浮月齋的指點後，在忍術方面從未遇過對手。「霞多三郎」這個名字，在甲賀伊賀根來伊豆著名的八百多個忍者眼中，是「第一號忍者」的代號。

山田浮月齋很少稱讚門下弟子。自從他被唐津藩藩主志摩守廣高聘爲劍術指導後，曾先後教過千餘名徒弟，但從未有人被他稱讚過，只有對多三郎例外。浮月齋曾私下對人表示過：

「當今能和多三郎一決高下的，恐怕只有柳生的長子十兵衞三嚴，以及千四郎。」

霞千四郎就是多三郎的雙胞兄弟。

可是，讓多三郎感覺敗北的，既不是十兵衞，也不是千四郎，而是現在站在他眼前，高明地使出「女術」的這個人。

多三郎之所以會有絕望的感覺，是因爲他發現，竟然有人在忍術上的造詣勝過他的師父浮月齋。在這同時，他也感到如此偉大的忍者，除柳生但馬守宗矩外，不做第二人想。——後來，據多三郎告訴千四郎，他當時的確以爲化裝成夕姬的，就是宗矩本人。然而宗矩已是個六五高齡的老人，站在他眼前的這個男人，却皮膚細白，面貌姣好，眼神清亮，宛若十七、八歲的少女。難道「女術」也能克服年齡的障礙嗎？想到這兒，不禁令他不寒而顫。

但是，隨即他又發現自己錯了。因爲在聽到刀鞘摩擦榻榻米的聲音時，對方立刻露出緊張之色，並且擺出一副應戰的架勢，一看就知是個武功不弱的人。但是，和武術名人宗矩比起來，却還差得遠哪！

「當然有事。你是……」

既然不是宗矩，那會是誰呢？……多三郎突然怒火中燒，有股欺身向前的衝動。

「夕姬！夕姬！妳往那兒去……？」

三、四個人從走廊的另一端快步地跑了過來。夕姬，應該說是又十郎，業已失去鎮定的心情，流露出無助的眼神。

又十郎在裝了假牙之後的一個多月裡，偷偷地從姊姊於季身上學會了種種女人的舉止。這也正是宗矩讓於季從阿部對馬守那兒回來的目的。

十五歲的又十郎生來溫文儒雅，自從學會了於季的動作後，言談舉止間，便不時流露出女人的韻味。宗矩要又十郎裝扮成夕姬的模樣到大久保家來，只是一個小嘗試而已，他的老謀深算，不是於季和又十郎所能想像的。甚至可以說，宗矩是以他本人和柳生一家的命運作賭注，在進行著一項大陰謀。

但是，宗矩如果不知道霞多三郎是受了他的宿敵浮月齋的密令，躲藏在江戶的話，他將會遺憾終身。

「快！……你說，到底有什麼事？」

夕姬姣好的臉容變得十分蒼白，額頭冒出豆大的汗珠，優雅的神韻早已消失無形，露出一張充滿不安的早熟男子的臉。爲了掩飾變聲期少年粗啞的嗓子，而刻意裝出的細柔女聲，曾迷惑了認爲他就是夕姬的彥左衞門和其他浪人們。但是面對識破他眞面目的多三郎，發出來的却是尖銳刺耳的聲音。

多三郎帶著兇惡的表情從房裡走了出來，露出令人心悸的獰笑。從走廊一頭陸續過來的浪人，包圍著神色不安的夕姬，吃驚地看看多三郎，再看看夕姬，視線不停地在他們兩人身上打轉。

「怎麼了？夕姬！」

一個浪人問道。夕姬握著藏在胸前短劍的左手，不知不覺地放了下來。

「他是我們的同伴大月多三郎，是個十足古怪的人，請妳不要見怪。──是不是？塚本？」

說話的浪人朝著被喚做「塚本」的人擠了擠眼。

「是啊！他身體的怪味侮辱了妳的鼻子，實在很對不起。喂！大月！你是從九州來的，應該知道名門龍造寺家才對，這位就是龍造寺家的夕姬。請你不要丟我們的臉！」

多三郎理都不理，只是瞪著夕姬的眼睛，將左手的刀換到右手，夕姬則拚命忍住想跑的衝動。

「噢！沒錯！妳的確是夕姬。……很遺憾不能認識令尊……。對於他的死，妳一定感到很難過。請妳代我在他靈前致意。」

「……」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要揚名不一定就要在江戶，九州也有兩、三個名震遐邇的人物，所以，妳可不要瞧不起九州啊！哈……我說這話完全是爲了妳龍造寺家。──失陪了！」

多三郎說完，點了個頭，身影很快地消失在另一個房間裡，留下的臭氣卻久久不散。

■■

又十郎從大久保家回到柳生家時，宗矩還沒回來。轎子一直抬到屋裡才放下來。打扮成轎夫的柳生家的弟子們散去後，梨加走了進來，確定四周沒有人後，才打開轎門。

「快去叫我哥哥來！」

又十郎一踏出轎門，就吩咐梨加。

洗去胭脂，卸下假髮，正在換衣服時，友矩走了進來。

門窗緊閉的房間顯得很悶熱。梨加將粘在後頸的頭髮用手指撥開，垂著頭折疊著又十郎換下的衣服。

她比兩個月前憔悴多了。

「哥哥！」

又十郎忘了擦汗，仰著頭緊張地看著友矩。

「不要緊──」

友矩和藹地安慰他。

「一切情形我都知道了。……眞是辛苦你了。」

「什麼？」

「雖然父親對你的『女術』很有信心，可是我還是不太放心，所以──」

「嗄？哥哥！你到過大久保家嗎？」

「不是我，是梨加的父親誠玄。」

友矩始終面帶微笑，慢慢地在又十郎面前蹲了下去。如果「夕姬」的眞面目被大久保家的人識破，誠玄的箭就會從院子裡的某個角落射出，貫穿又十郎穿著女裝的背部。

天眞的又十郎怎會了解友矩的居心？所以十分感動地說：

「謝謝哥哥的苦心安排。」

「那裡！那裡！對方是個叫多三郎的人吧？」

「是的。」

「的確是個比傳聞更厲害的人。嘿──原來是他！」

「誰？」

「一位霞家的忍者。對了！他還瞪了躲在院子裡的誠玄一眼哪！哈……，不過你不要擔心，儘管休息吧！——梨加，好好侍候他！」

宗矩回來後，友矩立刻將經過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宗矩似乎很不高興，皺皺眉頭說：

「神矢悠之丞去了沒有？」

「去了。」

宗矩便陷入沈思，過了好一會兒才說：

「友矩，把耳朵靠過來。」

聽完宗矩的耳語後，友矩吃驚地抬起頭來。宗矩擺擺手說：

「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

神矢悠之丞與中納言賴房約好當天在水戶藩邸見面。

但馬守宗矩事先已與賴房打過照會，所以悠之丞只在客廳裡坐了一會兒，就由一個僕人帶路，穿過迴廊，來到賴房的房間。

水戶宰相賴房年方三十四，請悠之丞來的目的，是為了替三子千代松（後來改稱光圀）擇一武藝高强的侍衛。

房裏除賴房本人外，還有一個侍童與一個老臣。悠之丞來到門外便跪了下來。

「你叫神矢悠之丞嗎？抬起頭來吧！」

老臣說。以後賴房的問話皆透過老臣傳達；悠之丞的回答也是如此。

賴房很滿意宗矩推薦的這個人。因為悠之丞比他原來所想像的更好，所以便提出了許多問題。悠之丞的回答却很簡單扼要，更加强賴房錄用他的決心。其中關於兵法的問答，悠之丞的見解更是卓著高明。他說：

「君子有二不為，一是誇耀己之所能，一是掩飾己之不能。有能力者應心懷謙虛；無能力者則應努力學習。——我想兵法的要訣也是如此。」

問答結束後，賴房接著說：

「悠之丞，現在讓我看看你的武術程度！」

隨即從侍童手中接過佩刀，抽出刀來。那是一把名為「備前長光」的二尺三寸半長刀。賴房本身的武術造詣相當高。

「那麼，就請給我一枝筆吧！」

悠之丞鎮定地向老臣說。賴房的氣勢為之一挫。

「你的要求很奇怪。」

老臣驚訝地看著悠之丞，對方却面帶微笑地說：

「請將我的筆蘸滿墨，我好用來與殿下比試。」

「好，就拿毛筆給他。」

毛筆蘸了墨之後，不能大力揮動，悠之丞的意思就是：他能不揮濺墨汁而戰勝賴房。賴房心想這個人未免太自大了，但還是答應了他。

侍童立刻去端來硯台與筆墨。悠之丞察看了墨的濃度之後，再磨了一下，然後才將筆蘸滿墨。

「我就用這枝筆來跟您比。——好，請吧！」

行過禮之後，悠之丞將持筆的手平伸，一步步跨進房裏。

「嗯……」

兩人的實力相差太懸殊了。懂得武術的賴房，一眼就看出對方的實力有多强，如果不小心應付，以致鼻子被點了墨，那就太難堪了。

心裏有了一層顧慮，氣勢也就受到影響，賴房不禁一步一步地往後退。

悠之丞則從容不迫。終於，賴房被逼到房間的一角。

「失禮了！」

悠之丞叫了一聲，欺身向前，在賴房的衣角輕輕點了兩點，然後又迅速地躍出門外，將筆擱在硯台上。

這一連串的動作實在太快了，賴房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只覺眼前的人影晃了兩下，自己的衣角就添了兩點芝麻般的黑點。

「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

賴房連喊兩聲，當場就決定錄用悠之丞。

「千代松大約在傍晚時分到達。你回去再來太麻煩了，不如在這兒等他，我好儘快介紹你們認識。」

「多謝殿下抬愛。」

悠之丞謝過之後，又說：

「現在距傍晚爲時仍久，我希望能立刻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給大久保老人家知道。」

「那我就不勉强了。但馬守那邊我會通知他。——以後就有勞你了。」

賴房爽快地答應，並致送黃金五十兩，以及一只名貴的黑地鑲金硯台。

■■

悠之丞抵達大久保家時，夕姬則坐轎子離去不久。

「哇！穿得這麼漂亮，一定是當官了！」

「是那一藩？」

「……」

衣着整齊華麗的悠之丞一出現在大久保家門口，浪人們就將他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地發問。

悠之丞笑著說：

「還沒確定。——老人家呢？」

「在裏面。……不過要是你的話，那就……」

浪人們讓出一條路來，以羨慕的眼光目送悠之丞走了進去，有幾位甚至意猶未盡地跟在他後面。

彥左衞門正在書房裡翻箱倒篋，不曉得在尋找什麼。聽到悠之丞來了，很高興地說：

「來得正好。」

說著，用毛巾擦擦瘦骨嶙嶙的胸頸，然後從陰暗的書房裡踱了出來，向跪在外面的兩個女侍說：

「趕快替我端水來。」

在這同時，悠之丞正在隔壁房間被幾個浪人包圍著，耐著性子逐一回答他們的問題。

「喔！歡迎！歡迎！」

剛洗過臉的彥左衞門，帶著舒爽的神情走了進來。當他看到悠之丞整齊的打扮時，不禁瞪大眼睛。
「？……」
「請您替我高興，我的工作可能就要有著落了。」
「喔？……在江戶？」
「是的。如果能決定的話，我就要擔負起照顧千代松幼君的責任。」
「什麼？你是說水戶嗎？」
彥左衞門發出奇怪的聲音：「這實在是太有趣了，姆……」
彥左衞門習慣性地將舌頭在嘴裡攪動著，然後才說：
「我想與悠之丞私下談談，請各位離開一下。」
彥左衞門的房間是朝北的，正好面對著院子裡的一棵巨松。準備離去的浪人之一不經意地抬起頭來，突然大叫：
「喂！大月，你在上面幹什麼？」
大家的視線一下子集中到松樹頂端，樹上一隻毛茸茸的大腿動了一下。
「我在這兒乘涼。好涼快啊！要不要上來？」
樹上的人故意將樹枝抖得沙沙作響。
「他是誰？」
悠之丞將視線收回，問彥左衞門。
「我就是要跟你談這件事，他是一個和你不相上下的人物。」

短弓

「喂！大月！讓你的異臭在我們頭上肆虐，太沒禮貌了。快下來吧！」
彥左衞門發出破鑼般的聲音，一隻手却悄悄伸向身上的匕首。
「悠之丞，注意看！」
低聲說罷，匕首突然脫手飛出，一道白光射向樹上的毛腿，但却在刺中目標之前的一剎那，被多三郎的兩隻小腿夾住了。
「……老人家，您不要生氣嘛！我下來就是了！」
樹上傳來多三郎懶洋洋的聲音。
多三郎懸在半空中的兩條腿甩了兩下，只見白光一閃，匕首就飛得不見踪影了。
「喔！有客人啊？」
從樹頂跳到屋簷的多三郎，伸長脖子看著屋內，似乎吃了一驚地說。隨即縱身一跳，跳到彥左衞門與悠之丞面前。
悠之丞看著多三郎矯捷的身手，不禁輕輕點了兩下頭。

「大月，這位應該算是你的前輩了，叫悠之丞，你打個招呼吧！」
「我的前輩？……」
「是的。你想要到水戶家就職的事，悠之丞可能搶先一步了！」
「啊！請別這麼說。……你就是大月兄吧？」
悠之丞客氣地說。
「我叫神矢悠之丞，以後請多指教。」
「我叫多三郎，九州的浪人。」
多三郎直視著悠之丞，面無表情地說。然後，又轉向彥左衞門：
「老人家，我實在熱得受不了，求求您再讓我到上面去，好不好？」
「不行！」
彥左衞門今天的嗓門特別大，這表示他心裡正高興。
「你難道想讓全江戶的人都聞到你的臭味嗎？不行！我勸你還是去沖個冷水澡吧！」
「好吧！你不答應，我也沒辦法。」
說完，就抓住樹幹，弓著身子，一溜煙又爬了上去，動作仍然是那麼輕快敏捷。當他再從樹上下來時，原來沒有佩刀的腰部，已多了一把長刀。
「神矢兄，你和老人家說完話後，是不是能留一點時間給我？我想跟你談談。」
多三郎說完，也不等悠之丞回話，就逕自走開了。
「哼！果然不是個等閒之輩。」

悠之丞目送著多三郎的背影說。
「是忍者吧？」
「我也這麼想。……你猜不出他是誰吧？」
彥左衞門問悠之丞。
「我約略知道九州有一個忍者很厲害。」
「誰？」
「霞多三郎——」
悠之丞笑著說，可是眼睛却毫無笑意。
「這個霞某人眞是那麼厲害嗎？」
彥左衞門不覺伸長下巴，脖子的皺紋都被拉平了。
「我也曾聽過這個名字，可是他難道敢在我面前出現嗎？」
舌頭又習慣性地在嘴裡攪動著。
「依我看，如果他想加害您的話——我這樣說是冒失了點——您已經到閻羅王那兒報到了。可是我看您現在還好好的，所以您大可放心！」
「誰說我在擔心？」
彥左衞門伸長的下巴縮了回去，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既然不想加害於我，那他到我這兒有什麼企圖？」
「那就——」

「你猜不到嗎？」

「難道老人家知道他的企圖？」

「我想是爲了武藝帳。」

彥左衞門得意地說。可是悠之丞的臉却立刻沉了下來。

「喔！抱歉，抱歉！我不應該說這句話。那位叫久我左衞門的武士實在死得太可惜了。這可能是我的錯……」

「請您不要再提了。雖然我曾和柳生但馬守談過，但也只能推測他是隔著紙門被刺死的。」

「什麼？」

「或許宗矩已經識破我的身份。」

「嗄？……」

「是眞的嗎？」

彥左衞門彎著的腰挺直了。

彥左衞門的語氣忽然變得很恭敬。

「那問題可就麻煩嘍！」

「大概不至於吧？——是不是？老人家！」

悠之丞故意將「老人家」的稱謂加强，而恢復以前謙卑的語調。

「既然識破我的身分，却又把我推薦給水戶家，宗矩的企圖實在令我猜不透。不過我暫時還不會採取行動，所以也就只好請您老人家靜觀情況的發展了。」

「是！是！那當然……」

院子裡有兩隻蝴蝶正互相追逐著，久久不離屋簷邊。

■■

多三郎心裡不知有何打算，竟然把他滿臉又髒又亂的鬍子刮得一乾二淨。當浪人們看到他在井邊刮鬍子時，都大感意外，而將他團團圍住。

「大月，想不到你是這麼卑鄙的人！」

一個浪人以爲多三郎這麼做是爲了拍悠之丞的馬屁，所以就站在他背後這樣罵他。可是多三郎却始終不吭聲，繼續慢條斯理地刮著他那亂草般的鬍子。

悠之丞從大久保家告退時，已是一個時辰之後了。

霞多三郎送他出來，兩個人邊走邊聊，在暮色中併肩而行。

「聽說你很想到水戶家任職？」悠之丞問道。

「唔……是的。」

多三郎好像儘量在設法改善自己粗魯的談吐。

「你想和我談的是不是也是關於水戶家的事？」

「不是！」

多三郎搖搖頭。一位穿著整齊的年輕武士，和一位不修邊幅的浪人走在一起，立刻招來路人的側目。

兩個人看起來很要好，其實却各懷心機，每一刻都有拔刀相向的可能。多三郎的表情顯得很嚴肅，悠之丞則始終帶着微笑。

「那麼，是什麼事情？」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你。」

「是不是關於我的問題？」

「不是！」

「你說吧！如果我能夠回答，我會坦白告訴你。」

「聽說你這一向都住在柳生家？」

「是啊！」

「有多久了？」

「差不多有兩個月了。」

「或許你會覺得我問得很奇怪——柳生家有沒有一個年輕少女般的病人？」

悠之丞望了多三郎一眼，兩人的視線正好相接。

「好像沒有。」

「你爲什麼不說實話呢？」

「你有什麼理由判斷我不是說實話？」

多三郎突然停下脚步。街道是沿著官家的圍牆一路延伸下去的，多三郎走在靠牆的一邊，他是看到白色的圍牆才停下的。

悠之丞的臉色變了一下，但瞬即又恢復正常，繼續緩步前進。

多三郎快步追了上去。

兩個人剛走過，圍牆上一個執短弓的黑衣男子立刻爬上松樹。這個人就是誠玄。

「你可能已經知道我是個忍者了。雖然我還不知道你的身分，但遲早總會知道的。——現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想知道。」

「……」

「我再問你一次，你如果不把我當成敵人，就請照實回答。——柳生家到底有沒有一個病人？」

「不知道！」

悠之丞毫不客氣地回答，白皙的臉略顯扭曲。

樹上的誠玄與這兩個人保持一段適當的距離。

突然傳來一陣弦聲。

多三郎和悠之丞立刻背靠背，隨即又恢復面對面的姿勢。

兩人似乎都在微笑，又似乎在相互凝視。接著的一刹那，雙方都騰身跳起，一支箭從他們之間穿過。

兩人都以爲自己就是狙擊者的目標。

「悠之丞！」多三郎叫著：「我們改天再見，這件事就交給我吧！」

■■

霞多三郎沿著八重洲河岸追趕誠玄，兩個人一前一後來到了隅田河。不知何時，誠玄手中多了一根六尺多長的竹竿，他就利用這根竹竿躍進隅田河裡。

竹竿的節已被打通，誠玄躲在水中就可以利用這根竹竿呼吸。

多三郎一看誠玄躍入水中，便喊了一聲「傻瓜」，也跟著跳進去。

多三郎一邊游泳，一邊注意著露在水面的一截竹竿，只要竹竿一傾斜，他就立刻游過去將它扶正。

——就這樣，誠玄溺斃了。

理由很簡單，因爲在六尺多深的河裏，水面的氣壓與水中的氣壓不同，空氣無法通過竹竿，所以，誠玄就這樣窒息而死了。

這麼單純的道理，身爲忍者的誠玄竟會不知道，實在太令人難以置信了。不過不管怎麼說，誠玄是死在隅田河裡了。

——就在誠玄和多三郎做生死鬥時，夕姬和賀源太出現在兩國橋上。

■■

天已經黑了。

「發生什麼事了？」

路上的行人並不多，兩三個路人朝河裡探頭探腦的，引起其他過路者的好奇，也紛紛朝河裡看。河裏的兩條人影已看不清了。

「好像是有人投水，一個人下去拯救。」

「投水的是男人還是女人？」

「大概是女人吧！」

橋上的人七嘴八舌地猜測著。

「賀源太……」

夕姬停下腳步，支著拐杖。

賀源太仗著他個子高大，從人群後探頭看看河裡。他的視力並不受光線的影響，在黑夜裡仍能看得很清楚。

「只是無聊的打架。……我們快趕路吧！太晚了去找人不太好意思，何況伯庵大人又在病中。」

河岸的街燈倒映在水面，隨着水波的盪漾，交織成一片凌亂的美景。

夕姬拖著疲憊的脚步走過兩國橋。對於過慣山居生活的夕姬而言，這裡的熱鬧更加深她的疲憊。賀源太始終與她保持三步的距離。

夕姬對於這個地方當然不熟悉，所以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就回頭問賀源太：

「還很遠嗎？」

「不遠了，妳忍耐一下吧！」

賀源太回答。

一會兒之後，來到另一個十字路口，夕姬又問了一聲。

「快了，再忍耐一下好嗎？」

賀源太比剛才更和藹地回答。

夕姬開始以低沈而充滿感情的聲音哼起歌來。

…………

■■

第二天，彥左衛門如往常般，在清晨五點就已起牀。他的漱洗很費周章，而且發出很大的聲音，大部份的食客每天都是這樣被他吵醒的。

「這是什麼？」
走廊前的櫻樹上晾著一件骯髒的衣服。
「是那一位的？是不是溺死鬼的？」
彥左衞門直著嗓門問身旁的女侍。
「是大月先生的衣服。」
「什麼？是大月的？」
「是的。他昨天深夜像隻落湯雞般地回來，還帶了一位客人。」
「是武士嗎？」
「是的。那位客人很像……」
「像誰？」
彥左衞門似乎不太高興，女侍趕快大聲回答：
「很像大月先生。」
彥左衞門將含在口中的水「噗！」地一聲吐出來。
「什麼？與大月長得一模一樣？」
「……是的。」
彥左衞門的眼睛張得很大，嘴裡喃喃自語著：
「果然不錯，終於來了……」

夕顏 ❶

上午的辰時左右，多三郎帶著千四郎，來到彥左衞門家。這時，多三郎已經穿上晾在櫻樹枝上的衣服了。
「老人家，我來替您介紹，這位是我的朋友中月千四郎。」
他用下巴指指身後的千四郎，接著說：
「暫時要麻煩您了，請您像照顧我那樣地照顧他。——千四郎，還不快來見過大久保老人家！」
多三郎故意轉身看著千四郎，藉此閃避彥左衞門不悅的臉色和責備的眼光。
「我是九州的浪人中月千四郎，以後請老人家多多指教。」
千四郎說著，以雙掌撐住疊蓆，深深地鞠了一個躬。他給人的感覺，和多三郎不同；兩腮的鬍子剃得光溜溜地，看起來英氣逼人。但是，他們二人的容貌幾乎一模一樣，穿著也都很樸素、清爽。
彥左衞門心中暗自奇怪，此二人爲何如此相像。但是，他仍然不作聲，擺出一付萬分不悅的臉孔。聰明的多三郎，早已察覺了。所以，一直背對著彥左衞門。最後，他以眼色示意千四郎，說：
「既然已經見過禮了，我們就走吧！」

然後，右手托著長刀，站起身來。

「給我坐下！」

彥左衞門終於怒喝出聲：

「多三郎，你可知自己身置何處？在這裏我是主、你是客。你竟敢任意帶浪人來此居住，現在，請你速速把這個千四郎趕出去！否則……」

「豈有此理！」

多三郎突然地轉過身來：

「鼎鼎有名的大久保彥左衞門，氣度竟然如此淺窄…………，他只不過是一位落魄的浪人罷了。」

「你休管閒事，否則，你也給我滾吧！」

「那可不行！」

多三郎連忙又坐了下來。

「還請您老人家多多包涵。因爲，我住在這裏覺得非常舒服，而且，我要在此等候一件妙事發生。」

「哦！什麼妙事？」

「這幾天，將會有九州的人到這裏來。」

「什麼？」

彥左衞門的雙目睜得滾圓。

「你是說，……又有浪人要來此居住？」

「不，是女人，非常美麗的女人！」

「？……」

「我說出名字，您也許會覺得很驚訝。」

「到底是什麼人呢？」

「……如果你不讓千四郎在此居住，恕我也無意奉告。」

「你！……」

彥左衞門露出苦笑，臉上的皺紋都被擠向右半臉。

「——哼！對了！聽說，前些日子夕姬姑娘到這裏來時，你幹了一件很得意的事，對不對？你用劍端戲弄她，有沒有這回事？」

「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呀！」

「少給我裝蒜，當時在場的人，都詳細告訴過我了。」

「………」

「好罷！暫且不談這些，你和夕姬姑娘以前在九州時就相識了嗎？」

「老人家，您大概弄錯了，我並沒有……」

「你說什麼！多三郎，你當眞把我看作毫不知情的糟老頭嗎？——嗯，我連你幾時潛入江戶城，跟春日局談判的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哈！哈！哈！」

「啊！」多三郎叫了一聲，霎時臉色大變，迅速地和千四郎交換了一個眼色。

「——彥左衞門大人，你眞的都知道了？」

「我豈有不知之理。」

「是誰告訴您的？」

「誰！哈！你未免太小看我了，我只要舒舒服服地在家中端坐，就能悉知天下大大小小的事情，何用別人來告訴我！你這小子未免太天眞了！」

彥左衞門話雖說完，嘴裏卻還不停發出得意的咕嚕聲。

「好！算我服了您，失敬！失敬！」

多三郎把頭垂下，又接著說道：

「既然您老人家都知道了，晚輩也不敢隱瞞，中月千四郎實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必須和江戶城裏各武道館的兵法家們比武。但是，他剛自九州出來，路徑不熟，必須由我帶路。而且，由您這兒通往各武道館，非常方便，是故，請您老人家多多包涵，收留千四郎爲食客。」

「這我管不著！」

「嗯？」

「你要替他帶路，你要和他同住，這些我都管不著，但是，決對不能讓他住在我這兒，我萬萬不會答應。」

「這是爲什麼？」

「嗯，………」

彥左衞門瞪了多三郎一眼，說：

「你們的企圖，我大概可以猜出，等柳生家的嫡子十兵衞回江戶來時，就更有戲看了。若是你們不破壞將軍家裡的治安，我倒樂得看熱鬧。但是，你們要想圖謀不軌，破壞將軍家，我就不能袖手旁觀了！」

「您怎麼知道我們要破壞將軍家？」

「你還想狡辯！」

彥左衞門這回是眞的發脾氣了，他一向憎厭瑣碎、無謂的爭辯。而且，在這樣燠熱的天氣裏，爲了收留一、二個浪人的事，而氣得汗流浹背，也太不值得了。

「喂！我告訴你！收不收留他，我有絕對的權利。現在，我已經忍無可忍了，你們還是趁早給我滾吧！」

說著，他不耐煩地拿起膝上的扇子，咚！咚！咚！咚！猛敲著疊蓆。

■■

「哎！不行！不行！」

坐在多三郎身後的千四郎，見此情況，嚷了起來。

「你不行！——閃開！看我的！」

他一把推開多三郎，向頑固的彥左衞門幽幽地作了一個揖：

「老人家，我們可是許久不見了！」

然後，神色自若，娓娓說道：

「我千四郎今天第一次到貴府來，所以不清楚老人家您的脾氣，而惹您發怒。若是爲此而使我們二人都被您驅逐出去，實在太不合算了。——如何？懇請您老人家看我的面子，讓………」

「什麼，看你的面子，你休在我面前大言不慚！我在沼津年受二萬三千石俸祿，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怎麼會認識像你這樣落魄的浪子。」

「可是我卻認識您！」

對方悠悠地微笑著。

彥左衞門眨眨眼睛，仔細地審察對方的臉孔，過了一會兒，他叫了出來。

「哎呀！我上當了！」

原來，這位千四郎正是剔光了鬍子的多三郎。

這場把戲，眞教彥左衞門不得不心服口服。他聽說昨天多三郎在井邊刮鬍子，準備送悠之丞出門。今晨，他又親眼見多三郎在櫻樹枝上晾衣服，想來，這種種都是故意要使自己產生錯覺，而玩出的把戲。

「噢！你們眞夠無聊！」

彥左衞門暗忖：若自己一怒之下，將二人趕出，以他們的厚顏寡恥，必又會暗中潛回，不如讓二人留下，觀察他們的行動再做打算。

「你們這兩個狡猾的小狐狸，老夫也懶得搭理了。不過，你們要給我牢牢記住，若想輕舉妄動，擾動將軍家，老夫就饒不得你們！」

就這樣，多三郎的目的達到了，二人都得以居住在彥左衞門家。

「——這可是我自找麻煩、引狼入室？……今後當格外謹愼才是。」

目送二人逐漸消失的背影，彥左衞門如此喃喃自語。隔了一會兒，他突然若有所悟地拍著大腿，叫道：

「來人哪！我要進城了，趕快備馬！」

■■

大久保家座落於筋違御內西邊的第二條街上，對面，正是戶田家，而與諸侯中山忠左衞家相鄰。

大久保家旁的街道，叫做袋町，由袋町沿著水野家的圍牆，走過壕溝，是水道橋。在水道橋和小石川御門間，就是水戶宰相豪華的宮邸。

從彥左衞門家往返方向望來，就是水戶宮邸後的傳通院。這傳通院是應永二十二年，了譽上人所奠基的，爲淨土宗關東十八檀林之一，原名爲無量山壽經寺。由於德川家光之母傳通院的遺體葬於此處，乃更名爲傳通院。每年可俸領三百石。寺內的建築有開山堂、弁財天祠、常念佛堂、經堂等及三幢房舍，規模非常宏偉。——此刻，有兩條人影走入了其中的一幢房舍，那是夕姬和賀源太。

伯庵從病牀上探起頭來，察看這兩位薄暮的訪客。

「哦！你們來了！辛苦了！辛苦了！……我要你們來，但是如今你們來了，我卻病倒在床上，實在對不住。」說著，一面掙扎著想起身。

「沒關係，你還是躺著好了。」

夕姬無精打采地制止他。

夕姬的臉色憔悴，看起來比臥病的伯庵更加疲憊。

「你怎麼染上病的？」

賀源太低聲關懷地問，他坐在夕姬身後約二步的地方。

「兩、三天前，因爲飲食不愼，突然腹痛如劇。又擔心公主要來，我……哎，已經老囉！」

「這個不要緊，既然我來了，今晚就可以替你治療。倒是拜託大久保再興龍造寺那件事，你進行得如何了？」

「就是爲了這件事，我想早一天帶夕姬公主去較好，所以，幾天前我就到大久保家安排好了，但是—

一現在我病得這樣……」

「這個我說過不用擔心，我賀源太今晚就能替你治癒，但是，你當眞都安排妥當了嗎？」

賀源太以敏銳的眼光逼視著伯庵。他一身山伏裝束，頭巾未脫，結實、强壯的身體猶如銅打鐵鑄一般，年齡約在四十左右。以他這等魁武的身材，加上中年人特有的厚臉皮，這一路來，已經和年輕貌美的夕姬公主，有過多次曖昧的行爲。但是名義上，賀源太仍是夕姬的忍術師父。

夕姬心知伯庵不便多談，就先到客房去歇息。賀源太給伯庵服過藥，也隨著走入客房。

這時夕姬正望著僕人打點妥當的睡床發呆，原來，床上整整齊齊地擺著雙人份的被褥和枕頭。

賀源太見狀，從後面一把摟住她，說：

「妳怎麼無精打采地？公主！」

「我……已經有身孕了，賀源太，你……」

夕姬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說。

「我知道，我知道！」

賀源太嬉皮笑臉地接著說，露出兩顆犬齒的缺洞。

「我們生的孩子，將來一定是天下第一號忍者，你相信嗎？來，把身體轉過來。」

說著，賀源太的手斜探入夕姬的胸口，一個借力，將夕姬的身體轉了過來。

「啊！不要……，賀源太，被人家看到了不好。」

「公主，妳到江戶後，爲何變得如此胆怯？哈……妳連這種小事都如此，將來如何是好呢？這個江戶城乃是柳生家的地盤，說不定今夜我們就得潛入——」

「不！今天我很累，想早點休息。」

「好吧！想必千四郎今夜也不會再來騷擾，這樣一來，我更捨不得放棄和公主親近的機會了。」

「賀源太……」

「我知道。」賀源太一面緊緊握住夕姬伸過來那雙纖細的玉手，口裏一面猶在喃喃自語：

「千四郎眞不愧是一位忍者，從肥前一直跟踪到這裏。……現在他可能和多三郎會合了，只是不知道他有什麼企圖？……」

■■

翌日，夕姬趁著黑夜的掩護，偸偸潛入了柳生家。由於柳生父子都是忍者，所以，夕姬並未作忍者的裝束，只着了普通的衣服，以防發現時，爲對方識破身分，這一招是賀源太想出來的。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最後還是被識破了身分。

柳生家由於伊豆者誠玄昨夜一夜未歸，所以，友矩一大早就外出了。又十郎一如以往，獨自關在房裏。於季清早就返回阿部對馬守家去了。一家之主的但馬守柳生宗矩，則陪著家光將軍去參觀島津家舉行的猿樂。

宗矩回到家時，夏季悶熱的長晝已爲涼夜取代了。友矩比他先到家，友矩一回來，就像家臣立村孫兵衞打聽：

「悠之丞在嗎？」

「是的！他昨夜從水戶家回來後，好像一直沒出去過。」

「哦，——這樣吧！父親回來時，你來通報我一聲，我有重要事和他商量。」

說完後，友矩就鎖上房門，在裏面發出吱吱的剪紙聲，不知在做些什麼。

等到孫兵衛叫梨加來通報宗矩回來的消息時，已經是更深夜靜的時分了。

「好！我馬上去。」他從紙門內回答，但隨即又改口說：「等一下，梨加，我和你一道去。」

於是，他吹熄了油燈，從紙門內走出來，跟隨提著燈籠的梨加，一起穿過黝黑的走廊。

就在他們穿過走廊，要到宗矩房間途中，機警的友矩，發現院子裏有一條可疑的人影。

夕顏②

梨加發覺身後的友矩停住腳步，便回頭問道。

「怎麼了？………你看到什麼了嗎？」

友矩沒有回答，只是凝視著黑暗的院子。

梨加舉起手中的燈籠，對著院子裏的假山照去。

「放下，梨加，把火吹熄！」

說時遲，那時快，一支飛刀「嗖！」地一聲飛過來，射穿燈芯，插在他們背後的柱子上。

一瞬間，周圍陷入了一片黑暗。

梨加嚇得躲在友矩身後。這時，院子裏的矮竹發出一陣低微的沙沙聲。

「噓！」

友矩制止想出聲的梨加。

假山旁那排茂密的矮竹，有一個白色的影子晃了一下，梨加沒有看到。友矩機警地握緊腰際的刀柄，

把身體前傾，凝視著黑暗的前方。
一株夜綻放的白色夕顏花，這時正倚著矮竹吐露清芬。
友矩的視綫從矮竹移向夕顏花，梨加也聽到一陣嘧嗦的脚步聲。
「他，他是、是不是要逃走了。」
「噓！」
友矩仍然側耳傾聽著，嘧嗦的脚步聲逐漸遠離夕顏花。友矩的視綫卻向著與聲音相反的方向移動。
——少頃之後。
「梨加，你先走，我隨後就到。」
「好，好，好的！」
「你千萬別把這裏發生的事，向任何人提起。」
「是、是的。是，是什麼人潛入呢？」
「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對方是個女子。」
說完後，友矩彈身而起，循著與脚步聲相反的方向追去。
目送友矩遠去的身影，梨加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她沒有勇氣再把燈籠點燃。樹葉掩映中，可窺見遠處的燈火，那就是但馬守宗矩的房間。梨加抖顫著把燈籠放在走廊上，這是但馬守柳生宗矩的家規，用以標明發現奸細的地點。

■■

友矩一直追到神矢悠之丞的房門前。

「神矢兄，你在嗎？」
他喊了一聲，順手飛快地把紙門拉開。
悠之丞正和一個女子坐在房裏。
「有什麼事情？」
悠之丞嚴峻地問道，並且緩緩地回過頭來。
但是，友矩只是凝視著那位女子。
「……果然，在這裏。」
直到接觸女子細白的頸項後，友矩殺氣騰騰的眼光方才緩和下來，但是，仍然保持著警戒。
然後，友矩把眼光移向悠之丞。
「這位是你的朋友嗎？」
「——是啊！」
友矩身佩長刀，悠之丞赤手空拳，顯然處於劣勢。
「妳叫做什麼名字？」
「千、千鳥。」
「我不是問你，我問的是她。」
「……」
「妳不是啞巴吧！好！我先自我介紹，我叫做柳生友矩，請教姑娘芳名！」
「友矩兄！」悠之丞以身體護著夕姬，說：

「如果她冒犯了你，請看在兄弟的面子上，多多包涵。」

「？——」

「好吧，我也不瞞你了，她稍會一點忍術，但是，決非刺客或奸細。」

「哦？………」友矩的嘴不懷好意地扭曲著。

「嗯？難怪她跑得那麼快，原來她會忍術。」

說著，一直站在門口的友矩，才緩緩步入房裏。

女子立即警戒地擺出架式，友矩腦筋一轉，知道這個女子絕非悠之丞的朋友。

因爲，她如果眞是悠之丞的朋友，而且居心正當，大可讓悠之丞來處理這個場面，更不須擺出架式。

友矩以冷峻的眼光，注視著掩護女子的悠之丞。

其實，悠之丞正以雙手搭在女子的腰上，藉此控制住女子的行動。由此可見，悠之丞和她並不是同一個道上的。

「你？……」

友矩的手緩緩地握住腰際的刀柄。

「你爲什麼要對我說謊？」

「………」

「你讓開，否則我連你一起拿下。……你還不讓開？」

「——住手！」

友矩一步步地逼近，並且做出拔劍的姿勢。悠之丞的臉色變得非常蒼白。——

悠之丞迅速地閃開了，他的手臂不經意觸到了女子的胸部。

就在這個時候。

「少爺！友矩少爺！」

隨著這陣尖銳的喊叫聲，梨加從走廊那頭飛奔過來。

三個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過去。——那一瞬間。

女子一個翻身，矯如脫兎般，跳向旁邊。

「一丫！——」

友矩也迅速拔刀，向翻動的身影揮去，刀身掠過悠之丞的鬢角，只截斷了女子的袖子。夕姬雙脚方落地，就向紙門衝去，留下一個恰似身形的大洞，消失無踪。

從洞口，剛好窺見外面漆黑的院子。

「往那裏跑！——」

隨著喝罵聲追趕而去的，出人意料的竟是悠之丞。

一陣此起彼落的脚步聲後，一切又復歸寧靜。

友矩茫然地提刀佇立，噤默良久。

這時，梨加跑到他身後，迭聲喊著：

「不得了！不得了！」

友矩才猛然清醒過來。

「嗯？」

「主公的房裏有刺客！」

「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個武士呢！」

友矩一口氣跑到父親房間，發現家臣立村孫兵衛臉色蒼白地站在一旁。

「父親，發生了什麼？」

友矩扶著長刀，在房裏坐下。

宗矩正在換衣服，他回來後知道友矩有事相商，即吩付梨加去喚他來。就在這段期間，有刺客潛進他的身旁。

然而，宗矩的臉色絲毫看不出異樣，還是一如往常，不動聲色，深沈而肅穆。

「你看看那裏！」

宗矩用下巴指指書房裏的紙窗，那美麗的紙窗上，有一個明顯的刀孔。顯然有人自院子裏發出暗器，但是，友矩環顧房中，並沒有發現任何被刺扎的痕跡。

孫兵衛向面露不解的友矩說道：

「少爺，你也得多加小心，刺客胆敢潛入指導將軍兵法、權高位重的柳生家挑釁，可見決非泛泛之輩。」

「結果如何？是否已將刺客置於死地了？」

「我來的時候，看見他好像身負重傷了。」

「為何不將他拿下？」

友矩嚴肅地追問。

「我截住他了，不過，又給他逃了。」

宗矩低沈地接過話，又問：

「你那邊如何？」

「嗯！……」

「對方一共兩個人，其中一個用調虎離山之計，將你引開。」

「可是………我那邊的是個女子。」

「哦？」穿好衣服後，宗矩也盤膝坐下。

「我果然料得不錯。」

「父親認識那班人嗎？」

「我接到十兵衛的通報了。」

「哦？那麼哥哥呢？」

欣喜的神色，明顯地自友矩的眉心逐漸擴大。

宗矩默默地接過女僕端來的茶，低聲說道：

「孫兵衛，這兒沒事，你可以去休息了。你能看出對方身負重傷很好，明天清晨，你派人到附近察看一下，如果對方傷得厲害的話，一定無法走遠。」

「是！」

孫兵衞出去後，宗矩臉上毫無表情地問道：

「誠玄是被殺死的嗎？」

「不！是溺死的！」

「哦？是這樣子的。」

宗矩緩緩地啜了一口茶。

「暫時先不要讓梨加知道。」

「是！孩兒知道。」

「剛才你發現的那個女人，……可能是夕姬！」

「可能就是夕姬，否則神矢悠之丞不會一直護衞著她。」接著又正色地吩咐：

「友矩，你要記住，無論如何，千萬不可冒犯了神矢悠之丞。」

「？……」友矩默然垂聽。

「因爲你決非他的對手，萬一失手，後果將會不堪收拾，只要時辰一到，我會親自除掉他。……我必須親自下手的對象共有三個，一個是悠之丞，一個是大久保彥左衞門，另外那一個，你就不必知道了。」

翌日清晨。

立村孫兵衞率人在柳生家周圍仔細地察勘，發現一排越過圍牆的腳印，及一連串斷斷續續由八重洲河岸直到小石川、傳通院的血跡，其他別無所獲。

……

■■

打從千四郎在大久保家住下後，給其他浪人們平添了不少趣事，和一些麻煩。

「你到底是千四郎，還是多三郎？」

每當浪人們如此發問時，自身必先有所準備，因爲，若碰巧是千四郎的話，還會客氣地回答：

「我是千四郎，請多多指教！」

如果不幸碰到的是多三郎。

「我是多三郎，怎麼樣？想較量較量嗎？」

言罷，雙目由紙門上的橫楣，直射而下，兇光乍現。他雖和千四郎齊高，但是感覺上似乎更高。

「不！不！我並無此意，不過問問而已。——你說是不是？大塚。」

「是呀！你們兩人實在太像了，簡直不知如何分辨，我看你還是像以前一樣，把鬍子留長好了。那樣也省得我們每次都要先問一聲。」名叫大塚的浪人，曲意附合。

「就是嘛，就是嘛！」

「嗯……那麼，假如從背面怎麼分辨呢？」多三郎再問。

「嗯！那只好請你像以前一樣不洗澡，只好我們委曲一些，忍受你渾身的冲天臭味了。哈！哈！哈！」

「哼！哼！不准開玩笑！」

不久後，他們其中的一個人，鬍子長了起來。

■■

「姑且不論你是誰，今後我們決定以鬍子爲標誌，叫你爲多三郎！」

某日，川野黎左衞內代表所有的浪人，鄭重地宣布。

彥左衞門自從上次進城回來後，不知何故，已不再動輒嘮嘮叨叨了。天氣逐漸悶熱起來，大部分時間，他都悄無聲息地躲在房裏看書。

有時候悶得無聊，他就招兵買馬，找幾個浪人擺開棋局，厮殺一番。

多三郎和千四郎也沒有惹事生非。其中沒有鬍子的千四郎偶爾也到彥左衞門房裏，靜坐一旁，默默觀戰。

「你也要來插上一脚嗎？」

浪人們這樣問時，他就笑著回答：

「我不行！我不行！」

多三郎曾經誇口要帶他到江戶各武道場比武，但是，一個月已經過去了，仍然毫無動靜。

反而是多三郎經常不見人影。

但是，他似乎漫無目的，早上出去，中午開飯前必趕回來，下午出去，也定會及時趕回用晚膳。

「今天走得好累！」

回來後，他都這麼說。

大久保家開飯都採取輪番上陣式，先由五十個浪人進入餐廳，由女僕們服侍用膳。

五十人份的飯菜是固定的，但多三郎吃得又多又快，其他浪人們不得不急急忙忙地搶著吃，但是，每次都被多三郎將飯菜掃個精光，其他尚未吃飽的浪人，只得餓著肚子，敢怒而不敢言。

終於有一天，浪人們忍不住了，就公推川野爲代表，來與多三郎談判。

「多三郎，我們來商量一下！」

原來，浪人們一致決議，希望多三郎等大家吃了一、兩碗飯時，再開始進餐。

「說那門子的痴話！」

多三郎面帶慍色，氣呼呼地說：

「你們一天到晚閒著沒事幹，可是，我卻要在外面東奔西跑，經常累得渾身無力，當然要多吃些！」

「你爲什麼要東奔西跑？這還不是你自己喜歡閒蕩，沒事找事幹！」

「別胡說！我是爲了天下才這樣做的，怎可說是閒蕩？你們這些傻瓜根本不懂！」

「大月！你這樣說實在是欺人太甚了！」

在一旁聆聽他們談判的一個浪人，聽了這句話，氣得火冒三丈，提起刀就想動武。

「嘿——不要動肝火！……你們不要再爭執了，再爭執下去只會傷和氣而已！」

川野一看情形不妙，趕快擋在他們兩人之間打圓場，這時，許多浪人聽見喧嘩聲，也圍過來湊熱鬧。

川野向浪人們說：

「怎樣？各位！多三郎說他是爲了天下，才到處閒蕩的！爲了證明他的話，我們不妨派人跟著他，就可知道究竟了。」

「好！就這麼辦！」

浪人們異口同聲地贊成道。

「萬一，我們發現你是因爲無聊，才到外面閒蕩來打發時間的話，你就得同意我們的提議喔！」

有一個浪人很不放心地再度叮嚀道。

浪人們彼此商量，公推三個人跟在多三郎後面探查究竟。

於是，多三郎沿江戶城的濠溝走出去。——

春日局

近午時分，毒辣辣的太陽散發出令人難以忍受的熱氣，多三郎很悠哉似地慢步而行。從「斜對御門」到「新橋」這一帶，寬大的濠溝旁，栽種著柔枝低垂的楊柳。當多三郎緩步經過柳樹旁時，多情的柳枝就會輕拂他的面頰，使他感到些微的癢意。

偶爾有一些武士從對面快步地走過來，看到多三郎時，立刻低頭繞道而行，以示謙恭，這時，多三郎就會露出一絲傲然的微笑。

這一天，碧空如洗，氣溫特別的高。一群浪人跟在多三郎後面懶洋洋地走，個個汗如雨下，他們只好掏出手帕，不斷地擦拭即將滾落地面的汗水。

「哎！大月究竟要到那裏去呢？」

「不要再抱怨啦！你再這麼嘮叨下去，被他聽見了，說不定一怒之下，就叫你滾回去呢！我們既然專程跟到這裏，如果沒有看出個所以然來，怎能空手回去呢？」

「可是——他告訴我們的是不是實話呢？」

「不管那麼多了，只要跟著他去，不就眞相大白了嗎？」

這些浪人熬不住熱，有時走累了就在大樹下納涼，略事休息後，立刻又動身，緊緊地跟在多三郎後面。

一行人走走停停，來到了淺草御門邊，當他們想從橫山町轉彎向南方走時，發覺前面一大群人熙熙攘攘地，簇擁著一頂紅色的大轎子，迎面走來。轎子前掛了一個畫著三個圓圈的家徽，後面跟著一位武士和數位家僕，聲勢頗爲浩大。

一個浪人驚喜地叫道：

「啊！是春日局！」

一邊說著，一邊輕輕地用肘部碰身旁的同伴。

春日局是當時權勢非常顯赫的女官，這個浪人認爲，就一個柔弱的女人來說，能夠闖出今日這樣的局面，實在不是一件易事，這種能幹的女性，怎不叫人敬佩呢？因此，當他乍見春日局威風凜凜地路過時，欽羨之心油然而生，才忘形地叫另一個同伴也來瞻仰她的風采。

「你這個笨蛋！你就是這樣，才會被那位老人家罵你沒出息！應該保持一點武士的風度才對，怎可這麼失態？」

他的同伴雖然忿忿地訓誡道，但卻也掩不住自己所流露出來的羨慕之情，兩人只是呆呆地盯著轎子。

——轎子逐漸地由遠而近。

多三郎不知不覺地也跟著站在路旁，目送轎子通過，兩眼卻露出異樣的光芒。

看到這種情形，川野黎左衞門趕緊走到多三郎的身旁，用下巴朝著轎子的方向一抬，說：

「你所說的，爲了天下非幹掉不可的人，就是她？」

「是啊！」

多三郎面無表情，漠然地回答。

川野連忙跑回同伴的身邊，壓低了嗓門說：

「嘿！各位聽著！大月所說的就是那座轎子的事。」

「什麼？要把春日局……」

每個人都嚇得目瞪口呆，良久才恢復神智，半信半疑地走到了多三郎的旁邊。

■■

春日局就是當時幕府將軍家光的奶媽。

她的乳名叫做福子，嫁浪人稻葉佐渡守正成爲妻，生了丹後守正勝、七之丞正定、內記正利三子。後來，佐渡守離開主公筑前中納言家，爲守「忠臣不事二主」之節義，就退隱故鄉美濃國。

當竹千代（家光）出生時，幕府即想在京都尋找一位適當的婦女，來照顧襁褓中的公子，可是，人人都畏懼幕府的威勢，不敢志願前往。因此，當時負責此事的板倉伊賀守，只好到處張貼佈告，徵求身家清白的婦女爲奶媽。

當福子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到江戶來找板倉，毛遂自薦地說：「我可以當公子的奶媽。」

這位福子的嫉妬心比誰都重。原來，她是在稻葉佐渡守的元配過世之後，成爲他的繼室的。平日對丈夫極好，噓寒問暖，照顧備至，但是，佐渡守卻經常在外拈花惹草，甚至與一女子陳倉暗渡，生了一子，並且納她爲妾，在外頭賃居。然而，不久後即東窗事發，爲福子知悉。奇怪的是，福子不但一反常態，沒有大吵大鬧，反而慈悲爲懷地告訴佐渡守：

「唉！既然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你就把那對可憐的母子接過來一起住吧！」

佐渡守信以爲眞，樂得心花怒放，連忙把小妾和孩子帶來和福子見面。同時，小妾看到福子態度那麼親切，本來一顆忐忑不安的心，也就放下來了。

但是，有一天，當佐渡守外出時，福子把小妾叫到房裏，趁小妾不注意之際，從身上抽出預藏的七首，猛然刺中對方的心臟，一刀斃命，然後，坐上轎子匆匆地從後門逃逸，藏匿於娘家，不敢露面。過了不久，福子聽到幕府徵求奶媽的消息，喜出望外，認爲這是脫身的好機會，於是，急忙到幕府來見板倉。

福子本是明智光秀的大臣齊藤內藏助利三之女，母親則是稻葉一鉄的女兒，可說是出身於武功世家。因此，板倉伊賀守立即錄用了她，從此以後，福子就成爲竹千代的奶媽。但是，堂堂將軍的嫡子，其奶媽的丈夫竟是一位浪人，這件事情要是傳出去，實在有點不光彩，所以，板倉伊賀守也想給佐渡守一個差事做，一起進將軍府，不過，佐渡守卻斷然拒絕了，他很生氣地說：

「哼！靠裙帶關係結交顯要，這不是武士的本色。」

於是，佐渡守就把福子給休了，而且還很絕情地說：

「福子所生的孩子我也不要了，讓那三個孩子到京都去找媽媽吧！」

家康知道這件事情後，非常欣賞佐渡守的骨氣，派人把他找到駿府來，當面告訴他：

「嗯！好！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氣度，福子我們還是請她當奶媽，但是，我也要替你物色一位妻子。」

所以，就把山內修理亮康豐的女兒匹配給他，還召他入將軍府任職。

福子成爲竹千代的奶媽後，她爲了擁護小主人承襲文職，榮登將軍位，著實費了一番很大的心血，這

一段經過和當時的將軍偏愛國松丸（家光之弟，即後來的駿河大納言忠長），兩人明爭暗鬥之事，是家喻戶曉的歷史。

當家光成爲第三代將軍之後，因爲春日局居功厥偉，爲了報答這位奶媽的大功勞，所以，讓她總管將軍府內的大小雜事，這麼一來，春日局的地位日益顯貴，權勢也愈來愈擴大了。甚至連她的兒子稻葉丹後守正勝也擔任了老中之職呢！還有，當時的名臣松平伊豆守信綱、阿部豐後守忠秋、久世大和守廣之等，自幼即是家光的侍童，與家光同在春日局的教誨、養育下而長大成人，他們對於春日局眞是敬愛有加。因此，從某一角度來看，說家光時代亦即是春日局的時代，實不爲過。

譬如，在寬永五年時，由於後水尾天皇對於幕府的跋扈，異常不滿，而想袖手不管，圖個淸靜，所以，有意將王位讓給皇女一之宮。當前將軍秀忠得知此一消息後，立即授意春日局，要她進京親自拜謁天皇，並暗地與所司代板倉重宗謀議，如何處理讓位後的善後問題。

然而，春日局只不過是個將軍嫡子的奶媽，並無地位和官職，如此一個默默無聞的女人，怎能闖入宮廷晉見天皇呢？雖然春日局一再地被擋駕於宮外，但她卻執意不肯罷休，非晉謁天皇不可。結果，只好以當時名臣三條西實枝之妹的身分，穿緋色衣裙，同時被任命爲從三位，才得以遂其心願，完成任務。

據說，春日局之名也是此時所賜的。

在幕府的要職中，能夠抗拒這位春日局的，只有一人，就是大久保彥左衞門。

他們兩人之間的衝突時起，曾發生過這麼一件事——

某天，春日局有急事待辦，需夜間乘轎進城。當時，知道她權勢的守城門者，根本無法阻擋，只有聽任她自由出入，於是，春日局一路通行無阻地來到了平川。不過，坐鎮平川的，不是別人，正是春日局的

剋星——大久保彥左衞門。

春日局的侍臣們，非常神氣地吆喝道：

「喂！我們有急事要進城裏，還不趕快開門！」

「這麼晚，會有什麼急事？」

守城門的人慢條斯理地問道。

「你知道是誰要進城嗎？……是春日局大人，還不快打開城門，否則小心你的腦袋。」

守城門的人一聽是春日局要進城，知道自己擋不住他，連忙跑去報告彥左衞門。

可是，彥左衞門却很悠閒地躺在床上，毫不當一回事地說：

「這裏是大久保彥左衞門所鎭守的城門，不管是春日局，或是天照大神，到了深更半夜，誰也不准通過，這是命令，你就這樣告訴她吧！」

說畢，又閉上眼睛假寐了。

聽了彥左衞門的話，看守城門的士兵感到進退兩難，因爲，來者並非他人，而是權勢顯赫、非常難惹的春日局，如果不讓她通過，勢必要得罪她，而挨將軍的罵，甚至連性命也不保呢！但是，這又是長官的命令，若不依命行事，同樣地，也可能身首異處呀！權衡之下，守城門的士兵只好硬著頭皮，把彥左衞門的話轉告給春日局。

春日局聽了之後，點點頭道：

「嗯！有道理……那麼，就這樣吧！男人一律待在城外，轎子也停在城門口，只讓我們這些女流通過吧！」

守城門的士兵趕忙進去通報，但是，彥左衞門却堅持他的原則，不肯通融。結果，春日局一行人，只好望城門興歎，她勉強壓住怨氣，等到天亮，才得以進城。當春日局進城後，她覺得彥左衞門實在太放肆了，簡直不把自己放在眼裏，於是，噙著滿眶的淚水，在家光將軍面前告了彥左衞門一狀。

家光將軍聽完她的委屈之後，笑著說：

「難怪妳會火冒三丈，彥左衞門這個人剛正不阿，一切都依法行事，是不買任何人的帳的，不僅是妳，如果昨晚是我，縱使我再怎麼央求他，他也是絕不通融的，妳既然碰到了，就只好自認倒楣啦！」

據說，事後家光將軍卽召見彥左衞門，送他一筆黃金和一把佩刀，笑著拜託他道：

「老爺爺！請你以後通融些，不要爲難我的奶媽吧！」

又，島原之亂時，許多大臣在殿中群議，究竟應派遣何人追討亂賊？是細川？有馬？還是黑田呢？當衆人議論紛紛，無法商討出對策時，彥左衞門突然挺身而出，說：

「嗨！人選已經決定了，細川、有馬或黑田都不能出任，諸位就不必再費神商討啦！」

大臣們面面相覷，非常驚訝地問道：

「噢？已經決定啦？那麼，請問老人家，你所指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哎！就是春日局嘛！還用問嗎？」

彥左衞門一本正經地回答。

所有人一聽竟是個女人，都「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因爲，戰場根本就是女人禁地，這事怎行得通呢？可是，彥左衞門仍然面不改色地接著說：

「不管怎麼說，我們主公平常這麼寵愛她，爲的不就是在一旦有重要事件發生時，她可助一臂之力嗎

?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說完，嘴角浮現了一絲狡笑。

彥左衞門所看不慣的，不僅春日局一人，對於一些暴戾的諸侯，也很不滿意，經常在言語上和他們發生衝突，但是，他對於座上食客的浪人們，卻禮遇有加。

有一天，家光將軍由監造官奉行佐久間將監陪同，一起巡視正在營建中的外城，恰好，這時彥左衞門也在場，於是，家光將軍也要彥左衞門一起看見營建的情形。巡視之後，家光問彥左衞門觀感如何，彥左衞門僅虛應故事一番，但他卻對這位奉行將監說道：

「我聽人家說，螃蟹是按其體型的大小來挖洞的，照我看來，你也是依樣畫葫蘆呢！」

將監聽了，大爲不悅，請彥左衞門解釋其中原由。

彥左衞門很不客氣地批評道：

「營造宮殿自有其原則，你看，這個門檻和門楣之間的距離太窄，穿甲冑拿長矛時，進出就非常困難；而且，便所的門也太窄了，平常就不容易出入，如果是全副武裝的話，那更別提了。」

家光將軍聽了這番話，並沒有作任何表示，只是默默地從城門走進去，好像是在印證彥左衞門的話。

有一次，彥左衞門爲了想將神矢悠之丞推擧給柳生宗矩，就極力在柳生宗矩面前，吹噓悠之丞在狐狸出現時，所表現的過人機智。其實，當時的情形並不如彥左衞門所說的那樣。那隻狐狸非常怪異，當牠看到人類手上拿著手巾時，就會奮力搶奪，然後，揮動手巾狂舞一番，可是，狐狸的身形不現，但見手巾在空中舞動。浪人們唯恐手巾被搶，都緊握不敢放鬆，不過，仍然敵不過狐狸的威力，手巾紛紛掉落，唯有

彥左衞門的手巾沒有被搶。冷眼旁觀的悠之丞終於識破狐狸的詭計。

然而，不僅悠之丞，連彥左衞門也看出了破綻，因此，彥左衞門凝神屛息，靜觀其變，待手巾有搖動的跡象時，立刻拔刀砍向狐狸。雖然彥左衞門的武功高强，斷不會失手，但是，他念頭一轉，何不將此機會留給悠之丞，讓他一顯身手呢？於是，彥左衞門不動聲色地引誘狐狸搶奪他的手巾，而悠之丞則乘隙一刀斬斷狐狸的尾巴，使得牠負創落荒而逃。由此可見，彥左衞門並不是專揭他人之短的人，他也有提拔後進，謙虛禮讓的一面。

彥左衞門雖常與春日局發生摩擦，但，他絕不是冥頑不靈的人，不會故意挑對方的毛病，必是對方有了不合理的言行，他才會據理以爭。雖然兩人是死對頭，不過，彥左衞門對於春日局的忠心耿耿，倒是讚不絕口。家光在孩提時代，曾生了一場大病，那時，春日局寸步不離地照顧他，還天天祈求神佛，願折陽壽以換取公子的寶貴性命。經過春日局這麼衣不解帶的悉心照顧，終於使得危在旦夕的家光，重新撿回一條小命。當彥左衞門聽到春日局的義行時，感動異常，立刻趕到將軍府，握住春日局的手，涕泗縱橫地說：

「妳的義行實在太令人感動了！」

又有一次，春日局延請一位雙目失明的琵琶法師高山，到府中彈奏「平家物語」，那悽惻纏綿的琤琮聲，頗扣人心弦，在旁傾聽者，莫不一一垂淚。彥左衞門知道這件事後，很不以爲然地大肆抨擊道：

「哼！像春日局這樣的婦人所敦聘的琵琶法師，諒必也不會高明到那裏去，你們又何必感動得淚流滿面呢？」

春日局聽到這句很不中聽的話，非常生氣，又奈何不了他，只好等待機會報一箭之仇。

某日，彥左衞門上城時，春日局就特地邀請他來聽高山彈奏琵琶，一曲奏畢，彥左衞門已老淚縱橫，唏噓不已了。

寬永三年，第二代將軍秀忠的夫人過世之後，將軍府的後院即無人掌管（家光的夫人是鷹司信房之女，名叫房子，於元和九年和家光成婚，夫婦兩人感情不睦，時起勃谿，因此，房子已搬至別殿居住），理所當然地，春日局就搖身一變，成爲後院的總管了。從那時起，她所規定的後院規矩，大多沿襲至後代。譬如，她在後院和前院的界限處，建立了一座銅門，並設置一塊「男人止步」的告示牌，明示所有男人皆不得擅入後院，因此，無論彥左衞門是多麼地嫉惡如仇，他也無法越雷池一步，管束春日局的言行了。

話說春日局的轎子，一直沿著濠溝向著多三郎走來，第一批前導侍衞通過後，第二批侍衞也通過了，然後，轎子就逐步接近了。

——多三郎回過頭，低低地告訴浪人們：

「各位，你們注意看那些侍從們的步伐……」

浪人們一聽，滿腹狐疑地想道：

「他叫我們注意侍從的步伐，究竟有何用心呢？」

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個個都彎下了腰，注意那些跟在轎子後的侍從們的整齊步伐，大家看了半天，實在看不出有何異樣，不禁面面相覷。

突然有人大叫一聲：「啊！……」

大家驚覺過來時，才發現多三郎就像一陣煙，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是飛入雲霄呢？還是遁入土中？

「咦？到底怎麼回事呢？」

浪人們都感到莫名其妙，多三郎怎麼會在這一瞬間，不見身影呢？他們環顧四周，企圖發現些蛛絲馬跡，但，什麼也沒看見。

浩浩蕩蕩的行列，肅穆地從他們面前通過，有些侍從還以懷疑的眼光，打量著這群浪人。

左衛門橋

春日局的轎子已漸去漸遠了，但是，四周仍然看不見多三郎的蹤影，在乾燥得有點龜裂的地面上，只看楊柳的影子婆娑起舞而已。

「糟糕！大月不見了，我們該怎麼辦呢？」

「唉！我們專程跟到這裏來，卻一點收穫也沒有，回去怎麼跟同伴交待呢？」

浪人們彼此都無可奈何地商量著，最後還是一籌莫展。

「沒辦法，只有照實說啦！聽人家說，他可能是個會忍術的人，如果，他眞是個忍者，要在我們面前消失，根本就是輕而易舉的事，說不定他現在正逍遙自在呢！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尋找了，還是趁早打道回府吧！」

三個浪人商議的結果，決定不再搜索多三郎的行蹤了，他們很沮喪地往街上熱鬧的地方走去。

轎子的行列沿著濠溝，一直向前行進，行人發現這是鼎鼎大名的春日局所乘坐的轎子時，都閃避在路旁，好奇地注視著這支聲勢浩大的隊伍。

浪人們走到左衛門橋畔時，有一條人影突然從橋下躍到橋上來，他們被這突兀的動作嚇了一跳，定睛

一看，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剛才消失蹤影的多三郎。

多三郎緊盯著逐漸遠去的行列，直到轎子在他的視線內消失了，才拍拍自己衣服下擺的塵土，調整一下掛在腰際的佩刀，然後，大跨步地向前走去——但是，走了數步，又停下來，因爲，他看到一個戴笠帽的武士，正低著頭迎面走來。

這個武士像是經過長途跋涉的旅人，衣服已被太陽晒得有點褪色了，可是，從外表看來，卻不像是個浪人。

對方可能已經察覺多三郎灼灼逼人的眼光，正直視著他，所以，略略用手推高了低掩的笠帽，掃瞄了一下多三郎，又立刻把笠帽深深地蓋住。

這位武士似乎故意把頭偏向一邊，無視於多三郎的存在，而逐漸走近橋頭。

「喔！……」多三郎端坐在橋中央，自言自語道：「終於回來了吧！十兵衞……」

多三郎在手心吐了一口口水，狠狠地在身上擦了幾下，將武士刀略抽出刀鞘，並緊緊握住刀柄，屏息以待。

武士在多三郎面前五、六步處停了下來。

「你是千四郎嗎？」

從深掩的笠帽裏，發出低沈的聲音，但是，仍然看不見對方的臉。

「千四郎？哈哈……傻瓜！原來你知道千四郎已經來到江戶，所以才追蹤而來的吧？」

「……」

「十兵衞！把笠帽摘下吧！」

多三郎叱喝一聲，向前跨了一步。

十兵衛仍然如玉樹臨風般地屹立不動，只見笠帽下的面紗，隨風飄盪著。

附近的路人看到他們兩人的對立，殺氣騰騰的，都有點害怕，畏畏縮縮地躲在一旁觀看。不久，橋畔已擠滿看熱鬧的行人了。

有的人一眼瞥見武士的紋徽，低聲地叫道：

「啊！那紋徽是……」

「是柳生家的人……」

圍觀者好奇地在旁竊竊私語道。

十兵衛既然被認出是柳生家的人，那麼，在江戶就無法施展忍術了。多三郎又向前逼進一步，十兵衛則向後退一步，並解開柄袋，咬在口裏，左手緊緊地握住刀柄，擺出隨時準備應戰的架勢。

「你想拔刀嗎？好……」

多三郎左手緊按刀鞘，右手橫放於胸前，雙脚微張，也是一副隨時都打算出鞘的姿勢。

柳生十兵衛的武藝非常高强，從來就沒有人能與他交手過三回合以上，但是，聽說他出手的第一刀較弱，這可能和他是個獨眼龍，目測能力較遜人一籌有關吧！

多三郎不斷地緩步逼進，但，十兵衛卻一直向後退。

十兵衛把笠帽沿往下拉，整張臉深深地埋進笠帽裏，似乎對這個劍拔弩張的緊張情勢無動於衷，相對的，多三郎則顯得心浮氣躁，節節進逼。

兩人的距離已越來越近了……

十兵衛是浮月齋的得意高徒，也許他認爲以獨眼來測距離，必然敵不過對方，而端賴「心眼」來測，則能穩操勝券，因此，才一直穩如老僧入定，以靜制動。

多三郎還是保持著緊握刀柄的姿勢，而十兵衛則紋風不動。……距離又逐漸縮短了。

「多三郎！你不要再逼進了！」

「？……」

「你不要忘了這裏是江戶，誰都知道我是誰，如果，你殺了我，幕府馬上就會派人來逮捕你，那麼，你就無法待在大久保家了。」

「哈……笑話！我多三郎才不怕在江戶沒有立足之地！」

「哼！你要是現在會離開大久保家，那才眞令人百思不解呢！」

「？——」

「咦？你不知道你費盡心思所要尋找的卷軸，就是在大久保彥左衞門的手裏？」

「嗯！」

多三郎從刀鞘中抽出閃著銀光的白刄，在空中劃了一道弧線。

十兵衛笠帽下的面紗裂爲兩半。

十兵衛那隻炯炯有神的獨眼，從裂開的縫中，發出一道逼人的光芒。

多三郎躍後數步，刀已入鞘了，他微微地聳動雙眉，不斷地深呼吸。

十兵衛的刀不知何時也已出了鞘。

橋畔圍觀的人群開始騷動，有人慢慢地往後退了。

十兵衛很快地把刀收回鞘內，笑著說：
「哈！我們彼此都掛彩啦！」
話剛說完，多三郎的腰帶陡然斷爲兩截，掉落在地上，他的衣襟則頓時打開，露出兜襠布。
「嗯！實在很遺憾……」
多三郎微紅著臉說，趕忙用左手將大小刀緊緊握住在腰旁，並以右手拉攏業已散開的前襟。
「你說我們彼此掛彩，不分勝負，其實，今天是你佔了上風，但，我還是認爲柳生一門沒什麼了不起，只不過，你的刀法比我所想像的還要高明罷了！」
「……」
「請你記住一件事……我遲早總會取下你的首級的，如果，我沒這份能耐，千四郎也一定會辦到的……」
多三郎氣得滿臉通紅地接著說：
「十兵衛，最後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你在佐賀街道所殺死的密探，究竟是什麼人？」
「……」
「你不說嗎？……哦？原來你是誤殺自己人啦！」
「你不要胡說八道……」
在低掩的笠帽下，露出十兵衛編貝般的牙齒，笑道：
「我十兵衛絕對不會殺自己人的！」
「眞的嗎？」

「哼！對你，我何必說假話？」
「那麼——」
多三郎還想再問時，十兵衛突然彎下腰，像是要撿拾掉在脚邊的柄袋，可是，右手卻停留在綁腿處。
「哼！你要使用暗器嗎？我不會上當的！」
多三郎大叫一聲，突然縱身躍過欄杆。
「哇！」
周圍的觀衆嘩然大叫，但見多三郎矯捷地潛入水中，河面濺起一陣水花，不久，水面又恢復了平靜，只有一件髒衣服在河中飄浮著。
十兵衛並沒有探頭察看多三郎的行蹤，反倒像急於隱身似的，用手按住帽沿，低著頭擠出人群，大跨步地走了。

■■

春日局的轎子來到了小石川的水戶莊。
水戶莊院裏的人，看到春日局突然駕臨，都嚇了一跳，慌成一團。因爲，今天莊主水戶賴房剛好不在這座宅院，到江戶城內紅葉山廟旁的屋宅小住去了。
水戶家裏的老臣，聽到家丁通報春日局的駕臨，趕忙跑到玄關去迎接。當他們看到雍容華貴、舉止高傲的春日局，從轎子裏出來時，微感狼狽和困惑地說：
「不知大人會突然大駕光臨，實有失遠迎！如果，我們早先接獲您將駕臨的消息，就不會如此失禮了。」

「那裏！那裏！我突然來訪，增加你們的不便，才是眞正的失禮呢！我今天並不是奉將軍之命來的，而是歸途順道到這裏作私人的拜訪，所以，請你們不要太拘束。」

春日局微笑著說。這種客套而虛僞的表現，反而令那些老臣們感到更難堪。

「您說歸途，是指到那裏去呢？」

「我是到寬永寺，順路到你們這裏來的。」

「喔！原來您是去看天海大法師呀！您這麼虔誠，實在令人欽佩……」

老臣們以阿諛的口氣奉承道。可是，春日局卻無動於衷地說道：

「我聽說千代松少爺臥病在床，所以，順便來探望一下，請你入內通報一聲，好嗎？」

「咦？您怎麼會知道這個消息呢？……」

老臣們頗感大惑不解，因爲，少爺生病的事一直不敢洩露出去，春日局又從何得知這個消息呢？後來，他們思維一轉，頓然大悟，到底是將軍府的總管，神通總是比較廣大吧！對於將軍親族各府裏所發生的大小事情，竟然知道得一淸二楚，這位總管的權威實令人懾服。

老臣們這麼一想，更是不敢怠慢，立刻延請春日局入大廳上座。春日局輕移蓮步，踏上臺階，身體散發出一股沈香的香味——當她走上通道時，眼角迅速地瞄了一眼匍伏在地上行禮的一個家臣。

春日局默然地走入大廳，待家臣入內稟報千代松後，才進房內探望千代松。

千代松因爲腹瀉，病懨懨地躺在床上。春日局在距離床邊數步遠的地方坐下，拿出一盒餅乾、一疋布、一把短刀作爲探病的禮物。

千代松無精打采地回過頭來看看春日局，但是，因爲對方是陌生人，只淡淡地說了一句：

「喔！謝謝妳來看我。」

然後，帶著些許好奇心，上下地打量春日局。

春日局把禮物放在桌上，有一位老臣和家臣立刻過來處理，這位家臣就是方才春日局特別注意的人。

「千代松少爺……」

由於，春日局曾當過家光將軍的奶媽，所以，聲音雖然稍嫌沙啞了些，但語調卻異常柔和，而富有魅力。

「聽說柳生但馬守曾來探望你，你感到非常愉快。過些日子，要是玉體康復了，我再讓你看齣有趣的戲。」

「什麼？還要讓我欣賞忍術的表演嗎？」

「嗄？忍術？……哈哈……千代松少爺，你能說出這麼滑稽的笑話，可見你的病情已大有起色了，哈哈……」

春日局好像聽到天下最荒唐，最滑稽的笑話似的，忍不住用扇子掩口，笑得花枝亂顫。

「妳笑什麼？我眞的看到啦！」

「那麼，請問是那位高手表演忍術呢？」

「對不起——」

坐在千代松寢室角落裏的一個家臣，突然插嘴道：

「少爺現在的身體還很虛弱，大夫交代不能讓他過分激動，否則就很難康復了，所以，請您儘量少說些，讓少爺早點休息吧！」

這位家臣，原來就是春日局在玄關特別瞄他一眼的人。

春日局回過頭來看看他，臉色極不自然地問：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神矢悠之丞，是專門服侍少爺的。」

「你是不是最近才進水戶莊的呢？」

「很抱歉，我想，這件事無需向您稟明吧？」

坐在悠之丞旁邊的老臣們，聽到悠之丞如此莽撞地冒犯春日局，嚇得忙向悠之丞使眼色，要他立刻住嘴，但是，悠之丞卻神色自若地凝視春日局。

「嗯！你說得不錯，我是不該多管閒事，實在很抱歉！請原諒我的失禮吧！」

春日局臉色驟變，然而，旋即又恢復了鎮靜的表情，以淡漠的語調答道，然後接著說：

「千代松少爺！請你多多保重，我要回去了！」

說著，立刻站起身來。雖然，她的語調是這麼客氣而冷漠，但她的動作卻顯出很不高興的樣子。老臣們一看苗頭不對，慌得手足無措，深恐得罪春日局，只是謙卑地叫道：

「春日局大人！請留步！……」

可是，春日局卻充耳不聞，兀自拖著裙裾，頭也不回地離去了。

「你……唉！你應該看清楚對方是什麼身份再說話，不要老是莽莽撞撞的，壞了大事……」

一位老臣壓低了嗓門叱罵著悠之丞，然後，連忙尾隨春日局身後，恭送春日局離開水戶莊。

春日局回到江戶城後，悄悄地告訴松平伊豆守說：

「你說的那個，叫什麼神矢悠之丞的，好像真的像所司代說的那樣，是朝廷派來的喔！」

「真的嗎？那……」

「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吧！在我要離開水戶莊之前，我已設下一個圈套，如果我料得不錯，悠之丞不久就無法待在水戶莊了，哈哈哈……」

■■

數天前，賀源太為了救夕姬脫離虎口，偷偷地潛入柳生莊，但是，不慎驚動了莊內的人，雙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賀源太孤掌難鳴，敵不過柳生家衆人，一不留神，被宗矩隔著紙門刺了一刀，他按著鮮血淋漓的傷口，狼狽地逃離莊院。當他走到後門時，發現夕姬神色慌亂地從後廂房跑出來，驚喜之下，竟不支倒地，夕姬嚇了一大跳，連忙扶著賀原太匆匆地逃出柳生莊。他們從八重洲一路搖搖晃晃地回到傳通院，因為賀源太流血過多，傷勢非常嚴重，無法行動，夕姬只好為他料理一切，讓他能安心地養傷。

此後，夕姬不眠不休地照顧賀源太，因為，她認為賀源太之所以會身受重傷，全是因自己而起，心裏感到很內疚，為彌補這種愧疚，只有親自煎藥奉湯，直到他恢復健康，才會覺得心安。

經過夕姬的悉心照顧，數天後，賀源太的傷勢逐漸好轉，已能坐起來了，但還是無法下床。伯庵也已經恢復元氣，可是，他實在不忍看到賀源太輾轉反側、痛苦呻吟的樣子。為此一直悶悶不樂，老是往外跑，甚至徹夜不歸，來個眼不見為淨。今天下午下了一場傾盆大雨，雖然地上到處都是泥濘，然而，伯庵仍踩著地面的泥窪，自顧自地往街上走，似乎這麼做，就能把眼前的痛苦忘掉。

伯庵離去之後，房裏就剩下賀源太和夕姬兩人。傳通院非常幽靜，只有從佛堂裏，偶爾會傳出肅穆的木魚聲和誦經聲。房裏的空氣也同樣的沈悶，夕姬默默地在賀源太的腳邊，點燃了一捲蚊香。

——傳通院是屬於淨土宗的寺院，淨土宗的僧侶可以結婚，而且，僧侶的家眷也一齊住在這座寺院裏，因此，並沒有人對夕姬日夜照顧賀源太的事，感到奇怪。

正在養神的賀源太，睜開眼睛時發覺夕姬不在身旁，連忙抬起頭來找，當他看到夕姬跪在自己的脚邊點蚊香後，一顆懸得高高的心，頓然放了下來。

「公主，我們一向都是住在山裏面，根本不怕蚊蟲螫咬，妳怎麼到了江戶，竟學起他們點蚊香了呢？」

「可是……我看到你被蚊子叮得很難過，所以……」

「公主！妳這麼關心、照顧我，豈不表示我賀源太太沒出息了嗎？……」

賀源太佯怒地答道，當他看到夕姬一副惶恐不安、可憐兮兮的模樣，不禁笑了出來，但卻牽動了胸口的創傷，痛得他「喔……」地呻吟個不停。

夕姬趕忙把蚊香放下，走到賀源太的枕頭旁。

「哎！小心一點嘛！傷口還沒有完全好，怎麼可以這樣亂動呢？對我來說，你是很重要的人，若…」

「……」

「賀源太！以後我們不要再提龍造寺家再興的事，好嗎？你也不要當什麼忍者了，只要我們能夠長相廝守，安安穩穩地過日子，我就很心滿意足了，我實在不願再東躲西藏，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

「胡說！我們的目標眼看就快達成了，怎可功虧一簣呢？現在正是最重要的時機，如果能好好把握，說不定就可一舉成功了！我這點輕傷算什麼，死不了的啦！妳不要再胡思亂想，趕快去洗澡吧！」

賀源太很不高興地皺著眉頭說。

夕姬眼眶裏含滿了淚水，滿懷委屈地站起來，走向浴室。

夕姬緩慢地解開衣帶，衣服從身上滑落脚旁，她習慣地看著自己微隆的腹部，再看着稍微變了色的乳頭，不禁嘆了口氣。當她一脚想踏入浴盆時，突然聽見一陣輕微的嗦嗦聲，來自天花板，不禁大驚失色，連忙抬頭往上看，原來竟然有一個大男人，如蜘蛛般地貼在天花板上。

牡丹

「你是什麼人？」

夕姬低促而驚惶地問道。她因事出倉猝，心頭一直怦怦亂跳，待神智清醒些時，才急忙順手抓來一條毛巾，慌亂地遮掩胸部。

貼在天花板上的，原來是千四郎。

水珠從夕姬的乳溝，順著腹部，不斷地滴到地上。

「好久不見了，夕姬……」

千四郎壓低了嗓門說道。

水蒸氣不斷地往上冒，整間浴室一片迷濛，夕姬不得不瞇起眼睛來瞧被蒸氣遮掩住身影的千四郎。

千四郎聽聽外面沒有動靜，又接著說：

「妳放心吧！我不會加害妳的。」

「……」

「妳為什麼不再到大久保家了呢？……賀源太是不是受傷了？」

千四郎可能是從屋頂上的天窗溜進來的，他橫趴在高高的屋樑上，令人覺得渺不可及。他的裝扮還是和往常一樣，並沒有特殊之處。

夕姬兩脚交叉站立著，光滑細膩的皮膚已逐漸泛紅了，這可能是害羞的緣故吧？千四郎緊盯著夕姬，他也提高了警覺，隨時注意著夕姬的一舉一動，怕她突然抓起衣服往外衝，那就壞了大事啦！

「公主！妳懷孕了嗎？」

「……」

「哦！我現在終於明白了，從九州來的路上，妳一直身體不舒服，原來是這樣的……」

「……」

「復興龍造寺家的事業，絕不可半途而廢，否則李明大人在天之靈，也不會瞑目的。……妳肚中這個孩子，如果是沒有名分的，那就打掉吧！……牡丹！公主！是牡丹……」

水珠又從夕姬的下腹部滴了下來。千四郎的眼睛在濛濛的蒸氣中，閃閃發亮，他想，像這樣的妙齡少女，袒裎在男子面前，又被識破了懷孕的秘密，自然會緊張、害羞。看她像隻受驚的小鹿一樣，畏縮在角落裏，眞是惹人憐愛。

千四郎想著想著，剛剛繃緊的肌肉，不覺稍微鬆弛了些。夕姬改變了一下站立的姿勢，把本是環抱胸前的雙手放下，用左手掩住胸部，而把毛巾往下挪，遮住下腹部，好像是打算往外衝的樣子。可是，在那一瞬間，夕姬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將毛巾上下抖動。隨著劈哩啪啦的響聲，水滴四處飛濺，如小石頭般地飛射入千四郎的眼睛，千四郎沒有料到這一招，痛得不禁「唔——」地一聲低叫出來。

夕姬這招的確厲害，如果，她只是奮力把毛巾扔向千四郎，千四郎根本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接住或避

開，但是，眼睛遭到突如其來的攻擊時，他就一籌莫展了。

當千四郎用手掩住臉部時，夕姬已像旋風般地衝出去，還邊跑邊叫道：

「千四郎，你不要跑，等我回來……」

夕姬抱著衣服衝到外面後，胡亂地把衣服穿上，她那白晰的臉龐漲得通紅，眼梢上吊的丹鳳眼，露出憤怒的光芒，好像是打算穿好衣服後，再向千四郎挑戰，以洩心頭之恨似的。

浴室裏靜悄悄地，不知何時，千四郎已從天窗走到屋頂上，還從天窗裏探出頭來喊道：

「公主！妳不要忘了，是用牡丹的根……其實，今天我是有事要和妳商量，不過，我想妳現在絕對無法心平氣和地聽我講，我還是改天再和妳談吧！我要走了！——不過，妳要記住，我們雲霞兄弟絕不會與妳爲敵的……」

夕姬躡手躡脚地摸進了漆黑的浴室裏，已不見千四郎的蹤影了，她抬起頭來，透過天窗，只看到一片繁星閃爍的夜空。

千四郎爲何不斷地向夕姬提起牡丹根部的事呢？因爲，自古以來，雍容華貴的牡丹除供欣賞外，它的花瓣煮熟後，可作爲菜餚配色之用。還有，把根部的皮晒乾，煎汁服用，對於治療婦女病特具奇效，但，若服用過量，則會導致流產，一般人都利用中條流的搔爬法打胎，但是，忍者都服用牡丹根來墮胎。

千四郎從浴室的屋頂上，輕輕一躍，已到了大廳的頂上，身如疾風般在屋頂上飛馳。不久，只聽得「砰」地一聲，人已站在庭院的角落處。

——這時，寺院一片漆黑。

千四郎落地後，佯裝成很悠閒似地在那兒散步，慢慢地從鐘樓旁往中門方向走去。鐘樓的右邊是開山

堂和阿彌陀堂，在黑暗中如鬼魅般巍然聳立。有一個小僧侶急急忙忙走過千四郎面前，走了四、五步之後，好像覺得有什麼不對勁似的，停步思忖了半晌，然後，回過頭來瞧了千四郎一眼，發現是一個武士打扮的陌生人，嚇得頭也不回地直奔方丈的屋裏。

千四郎走出中門後，再踏上一條小徑直往正門行去。當千四郎走出正門後，四下張望了一番，才沿著白壁町向前走，不一會兒，來到了一條叉路口，前面即是金杉天神廟的寺院。他剛過廟門，突然肩膀抽動一下。

原來黑暗中，突然竄出幾個幪面人，當胸而立。其中三個手持慘白刺目的刀子，正蓄勢以待。

金杉天神廟的旁邊，是水戶莊的後院，兩者之間隔著一道圍牆。千四郎緩步後退，退到圍牆邊時，卽擺好架勢，眼睛不住地四處打量，凝神忖度面前這幾位來意不善的道上朋友。他左手迅速地按住刀的護手，愼防有人趁其不備，衝過來搶走佩刀。因爲，卽使經驗相當豐富的武士，有時候也會大意失荆州，被敵人把武士的第二生命——佩刀給搶走了，因此，在對敵時，尤其是在黑暗中，均需提高警覺，按住刀的護手，這是兵家必備的普通常識。

「你們是那一家的人？」

千四郎很鎭定地問道。站在千四郎右邊的幪面人右手一抬，「嗆」地一聲，佩刀出鞘，黑暗中，寒光耀眼生輝。來者依舊緘默不語，殺氣愈顯沈重。

「看你們都不說話的情形，我就知道你們是誰了。」

「上啊！」

一個首領模樣的人，在一陣緘默之後，突然一聲暴喝。只聽見「咻！咻！」的風聲響起，千四郎的鬢

角已掛了彩，血滴不斷地滲出來。這個刺客的刀法相當厲害，就千四郎所知，揮刀時能發出這麼有威力的聲響的高手並不多，不知這個幪面人究竟是誰？

「喝！」

突然，千四郎身形一矮，利那間，已閃身在刺客後面，鮮紅的血沿著手中的刀不斷地往下滴。幾名刺客看到千四郎出手有如風馳電掣，威力雷霆萬鈞，嚇得紛紛後轉。這時，只有一人站在原地不動，手中高擧的武士刀在空中劃了一道弧線，「嘭！」地一聲，翻身倒下，這是剛才揮出第一刀的幪面人。

千四郎雙手握刀，緩慢地擧到頭部，眼睛橫掃一圈，周圍刺客不由得一起後退數步。

「殺！——」

首領再度爆出一聲尖銳的嘶喊，率先攻出。一陣混戰之後，千四郎大致已探清對方的虛實；在這群刺客當中，刀法最爲高强的，可能就是剛才一揮刀就傷及千四郎鬢角的人，他被殺之後，就無人再有一刀即能奏效的能耐了。

千四郎倒退數步，說：

「你們是受誰指使來刺殺我的？……說？是柳生？鍋島藩？還是松平伊豆？………」

「殺！」

又有一個人吼著，揮刀向千四郎砍來，但見刀光一閃，血花四濺，那位忠心耿耿的刺客，已一命嗚呼了。「你們不願表示身分嗎？……那，我就要說啦！——你們四處搜尋的浮月齋，現在的確已來到了江戶，但是，你們仔細想想，我夜探傳通院，浮月齋大人怎麼可能跟我一起去呢？……你們快回去吧！回去稟報你們的主子，說兵家山田浮月齋暫時還不會露面。只要時機成熟了，你們縱使不想見他，他也會出現在

你們面前的，在這之前，無論你們怎麼費盡心機，搜遍江戶城的每一個角落，也只是徒然增加死傷而已！你們如果有這份閒工夫，倒不如一心一意地去尋找武藝帳，也許還會有點收穫呢！」

千四郎說完，一步一步地往後退。他的背後是一條小河，河上有座小橋，退到橋畔時，刺客們又一窩蜂地衝了過來，千四郎見狀，立即躍到橋上，一名刺客飛身撲去。說時遲，那時快，千四郎長刀一揮，閻羅殿裏又多了一個寃魂！只見那名刺客踉蹌地倒回橋欄杆，「撲通！」一聲，栽進河裏，欄杆赫然掛著一隻斷臂。

千四郎趁著刺客們驚慌失措時，從橋上躍下，往前奔去，轉眼間，消失在街道的轉角處。

■■

「梨加！妳把十兵衞和友矩叫來。」

「是的！老爺！」

「最近妳的臉色好像不太好，怎麼啦？是不是躭心誠玄？……如果是爲誠玄操心的話，妳大可放心吧！我只不過是讓他到京都去辦點事而已，三個月後就可回來了！」

「嗯……我知道了！」

梨加勉强擠出一絲笑容答道。待她轉過身走出房間後，那絲笑意已消失得無影無踪，又恢復往日慣有的冷漠表情了。

嫡子十兵衞三嚴已回到柳生莊。當初，十兵衞是由於家光將軍對他有所不滿，他才憤然離開江戶的，因此，今日他雖然風塵僕僕地回到柳生莊，莊內也不能明目張膽地爲他大事慶賀，而且，爲遮人耳目，還不敢讓他從正門出入，只能偷偷摸摸地走後門。

宗矩和十兵衛父子倆已好久未見面了。宗矩對十兵衛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當他遇到辣手的問題時，總是會找十兵衛商量，聽取他的意見。十兵衛自幼天資聰穎，善於推理，頗得父親的賞識，雖然他的意見常與宗矩相左，使宗矩大皺眉頭，但是，宗矩仍喜歡與十兵衛討論問題。

這次十兵衛回到柳生莊，看到兩鬢灰白、背脊略彎的宗矩時，不禁黯然神傷，喟歎道：

「唉！父親終究是老了！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生龍活虎、叱吒風雲啦！」

梨加離去後不久，友矩進來了。他可能剛刮過鬍子，下巴顯得光溜溜的。外面的陽光透過窗簾，熱辣辣地照射進來，今天可能也是燠熱、煩悶的天氣。

友矩走到已穿戴整齊，打算出門的父親面前，把佩刀放下，坐在椅子上說：

「哥哥馬上就來……」

看友矩帶著佩刀，似乎也是打算出去。

一會兒之後，十兵衛走了進來。他的外表和細皮白肉、文質彬彬的友矩截然不同，他的皮膚已晒成古銅色，鬢角很長，顯得英氣勃發，當他露齒而笑時，一排編貝般的皓齒則閃閃發亮。

十兵衛笑著問道：

「您找我來，有什麼事嗎？父親！」

宗矩沒有回答，注視著友矩問道：

「你要出去嗎？……去那裏？」

「我想到兩國附近去看看……」

「喔！你想去找小瀨源內嗎？」

「是的！」

小瀨源內就是會津藩的兵法師父，也是躋身武藝帳上的人物之一。

「不要去啦！」宗矩這樣阻止道，「我們不能一個個去接他，這樣總不是辦法呀！」

「可是，哥哥在左衞門橋碰到了多三郎，多三郎這小子說不定已識破哥哥的企圖啦！因此，萬一小瀨源內有個三長兩短的話……」

友矩憂心忡忡地答道。

「你不要杞人憂天啦！小瀨源內是何許人物？不管怎麼說，他也是堂堂會津藩的兵法師父啊！如果，他這麼容易就被多三郎擺倒的話，還有什麼資格列名武藝帳？」

「……」

「我想，還是你們之中一個到寬永寺去一趟吧！聽說，天海大師現在正臥病在床，你們去探望探望他，順便還可問問他的意見……十兵衛！你去吧！」

宗矩沈思了一下，這樣說道。

十兵衛的獨眼，露出複雜的眼神，笑著說：

「還是友矩去比較好，我去太……」

「怎麼？你去不妥當嗎？」

「——是的！」

「那麼，你去殺小野玄人吧！」

「嗄？殺小野玄人？……」

「是的……他大概不會隨便透露替我製作義齒的事吧？……不過，千四郎極可能已經發現玄人的技術，說不定，現在已設下周密的防備來保護玄人了，我想，如果你不親自走一趟，恐怕是很難得手囉！………」

宗矩瞇起眼睛望著窗外說道。

「好！我去試試看！」

十兵衞的獨眼仍然帶著笑意答道。

「那麼，一切都看你啦！……」

宗矩說著，又回過頭看看友矩，接著說：

「友矩，你就到寬永寺去一趟吧！普天之下，天海大師是我最不瞭解的人，你到那裏只要探探病，看看情況就可回來了。」

說完，宗矩站起身，往門口走去，頭也不回地說：

「我要上城去了。」

■○

友矩聽從父命，帶領了一名家僕和各色禮物，前往寬永寺拜訪天海大師。天海大師的確是個謎樣的人物，雖然，家光時代在背後把持政治的是春日局，但天海對德川幕府初期的影響力之大，則是春日局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從某個角度來說，幕府今日之所以能如此安泰，天海的功勞遠超過任何一個武將大臣。

到寬永十二年這一年，天海大師已是一百一十二歲的高齡老人了。天海本在會津出生，十一歲時即剃度爲僧，十四歲那年則登叡山隨某眞人學藝，得了眞傳之後，遂下山漫遊三井寺及南都諸寺廟，由於他的深謀睿智，使得聲名大噪一時。後爲家康風聞，卽手令召見他，見此人果然善謀能慮，料事如神，於是命他爲山門的探題奉行，後因輔家康有功，才被封爲大師的，這是慶長十六年的事。從此以後，天海的老奸巨滑早已名聞遐邇了。

家康爲了攻擊豐臣秀賴，常苦於沒有藉口，結果，有一次終於被他抓住了豐臣秀賴的小辮子，那就是著名的「鐘銘事件」。原來，豐臣秀賴家有座大佛鐘，鐘內銘文有「國家安康」、「君臣豐樂」的字樣，家康知道後氣得暴跳如雷，認爲豐臣秀賴居心不良，故立刻派遣兩位使者前往，與豐臣談判。當時這兩位肩負重任的使者，卽是南光坊天海和金地院崇傳。

家康有意將銘文中的「國家安康」，解釋爲「故意將家康兩字切離，以咀咒家康終遭身首異處之厄」；而「君臣豐樂」，則解釋爲「豐臣自封爲君主，快樂逍遙，以示慶賀」之意，家康以此爲藉口，對豐臣大肆撻伐。

片桐且元聽到這個消息後，異常吃驚，說道：

「哎呀！銘文裏竟然含有這樣大逆不道的意思，我實在是毫不知情呀！我是個文盲，銘文是拜託清韓長老書寫的，一切應唯他是問才對。」

爲了洗脫自己的罪嫌，片桐且元立刻派人將清韓逮捕下獄。

由於這件事，天海居功厥偉，故家康對他另眼看待，倚爲左右。直至家康平定天下後，天海的地位更逐漸提高，成了幕府中的要人，每遇幕府遭遇難題時，他卽發揮超人的睿智和神機妙算，使問題迎刃而解，因而，當時人稱「黑衣宰相」，天海就這麼由一位默默無聞的小僧侶，搖身一變，成爲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了。天海的確是聰明絕頂、高人一等，他的奸詐狡猾可從營造寬永寺之事窺知一二。

當天海看到幕府的政權已逐漸穩固後，就想在關東將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擴大。當時，天海是住在武州仙波的喜多院裏，此處距離江戶來回需兩天的時間，他靈機一動，就以自己年屆高齡，身體羸弱，爲伺候將軍，需如此勞累奔波，實在有點吃不消爲由，向幕府陳情，請幕府在江戶撥出一塊地給他，讓他建立一座小寺廟以爲棲身之所。前將軍秀忠覺得天海是位勞苦功高的老臣，此種要求自屬合情合理，因此，毫不猶豫地應允了。剛好，那時修築江戶城後，還有一些剩餘的木材，將軍便將這些木材和白銀五萬兩賜給天海（其實，天海早就覬覦這批木材，將軍如此決定，豈非正中下懷？）。秀忠當時要天海挑選一塊自己所喜愛的土地，天海毫不加思索地選擇了現在的上野。據天海說，上野這塊地正好是江戶城的鬼門，昔時在京都建造宮庭時，即在屬於鬼門的比叡山上創建延曆寺，以守護京城，因此，在上野之地建立寺廟，以爲鎭護關東之靈場，實爲最佳之舉。憑天海的三寸不爛之舌，唬得秀忠一愣一愣的，以爲言之有理，立即將上野賜給天海。天海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達到了目的。

寬永三年，天海開始策劃寺廟的建立，他讓藤堂高虎營建東照權現天神的社殿，將家康的肖像雕成神像，奉祀在這座神殿裏。諸侯們看到這種情形，都爭先恐後地來捐獻鉅款，以爲建廟之需，譬如：尾州藩捐獻興建了常行堂、紀伊家捐款建立了法華堂、水戶藩捐款營造了輪藏，其他諸侯也紛紛建造了鐘樓、仁王門、文珠堂……等。不出三年，整座寺廟已全部竣工了。

於是，將東叡山的山號移到此地，並採當時的年號爲寺名，稱爲「寬永寺」。

天海起初向幕府陳情時，謂能在江戶蓋一草庵棲身，即感到心滿意足，然而，經過他一番處心積慮的計劃，寺廟落成後，卻成爲關東規模最爲宏偉的寺院。雖然如此，但是，天海還不感到滿足，他又開始動腦筋，想讓寺院和皇親國戚沾上關係，以提高寺院的地位，那就是讓當今的皇子作爲自己的法嗣，以繼承

住持的地位。以一個本來和朝廷並無任何瓜葛，且出身低微的平民來說，竟異想天開，要朝廷指定皇子爲其法嗣，這可說是大不敬，本應罪該萬死的，然而，天海還是利用他那令人咋舌的縱橫捭闔之術，不費吹灰之力地達到目的了。

他向將軍進言道：「我之所以執意要立皇子爲法嗣，並不是企圖利用此舉以提高寬永寺的地位，而是全爲幕府著想的。因爲，皇子如果落在我們手中而成爲人質，萬一，有野心勃勃的諸侯和朝廷勾結，意圖攻打幕府時，我們即可利用這個人質，奉他爲關東的天皇，與京都對立，這樣一來，他們不敢輕舉妄動，我們也就穩操勝劵了。」

乞食法師

天海大師即是以上述的理由爲藉口，向幕府陳情，須立皇子爲法嗣，方爲保持幕府與朝廷勢力均衡的最佳政策。幕府覺得天海這番話，不無道理，遂答應替他向朝廷進言。其實，天海用心極爲陰險叵測，他知道皇子一旦成爲寬永寺的法嗣之後，即須稱爲「法親王」，當然也就落爲僧籍了，而且，在擧行葬祭時必須任爲導師，因此，法親王根本就不可能再還俗就位，何況這也是史無前例之事，叫國人如何能想像，一個常對屍體（汚穢物）膜拜的僧侶，有天竟然搖身一變，成爲至聖、至潔、萬人所景仰的天皇呢！

天海了解幕府的家臣們，對這方面的事根本完全不懂，因此，企圖以瞞天過海的手法，來達成自己的心願，這種令人不齒的企圖，與「女御入內」事件雷同，完全是天海一手導演的僭越事件——

在家康擁有天下之前，豐臣秀吉對於朝廷始終崇敬有加，常與朝廷保持極密切的關係，天皇和公卿大臣們對於豐臣秀吉，自有一份特殊的親切感，就是在今日豐臣雖已喪失了昔日權力，但朝廷仍然是與豐臣站在同一線上，處處袒護他們。意圖滅害豐臣，然後取而代之，建立德川幕府的家康，見豐臣頗受朝廷的青睞，心裏自然不悅，但是，要取代豐臣在朝廷中的地位，又談何容易呢？經過幕府的一番周詳計劃，終

於擬定出一個絕招來對付朝廷，那就是所謂「女御入內」事件。

所謂「女御入內」，是指女子匹配與皇族爲妻妾之意，然而，此種親事本應門當戶對，以皇族之女匹配與皇子，方屬合於傳統，因此，要讓武士之女入內爲妾，根本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朝廷認爲此事有損國體，不願答應家康的要求，打算以「菊桐」御紋，或從一位太政大臣之位，賜給幕府，希望幕府能打消此意，可是，家康執意不肯接納，只是一心一意地想把秀忠之女，也就是自己的孫女，匹配給東宮（即是後來的後水尾天皇）。

雙方僵持不下，幾乎已達白熱化的程度，直到最後，朝廷礙於幕府的威勢過於强大，無法與之抗拒，只好委屈求全，答應幕府的要求。元和五年（家康死後三年），秀忠爲擧行入內儀式之事，到京都和攝關家、武家傳奏等朝廷大臣接洽一切事宜。等他到了京都後，發覺問題出來了，原來，當時天皇正偷偷地與一個女官打得火熱，而且還生下了一個皇女。

本來，堂堂一個天皇在後宮擁有寵妃數人，根本不足爲奇，何況這也是宮廷中的慣例，朝中大臣已是司空見慣，並不覺得這有何不對，可是，秀忠卻非常憤怒，他聲明道：「皇上雖然是至尊之身，但是，他在成婚之前即已擁有寵妃，這成何體統呢？縱使先皇在生之前，已替小女和當今皇上作主，讓他們成婚配，我也不願把自己的女兒，送到這樣亂七八糟的地方來，至於這整件事情的責任？則應由宮中的諸大臣來承擔！」

朝中諸大臣細思秀忠這一番話，覺得也頗有道理，個個都爲自己的失職而感到惶恐不安，他們想：秀忠並不是好惹的人物，萬一事情沒有擺平，說不定幕府將來與朝廷反目成仇，那天下就不得太平了。但是，這個殘局究竟該如何來收拾呢？總不能讓天皇以至聖至尊之身，遭受臣子的責難而又拒絕入內，這豈不

太難堪了嗎？諸大臣個個如熱鍋上的螞蟻，又急又氣，簡直是束手無策，後來實在是沒辦法了，只好公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代表朝廷向秀忠道歉，希望他能不記前嫌，如期擧行「女御入內」的儀式。秀忠看看情勢，覺得自己這一齣戲該見好就收，切不可使雙方關係惡化，否則一番心血就得盡付東流，因此，經過一番鄭重的道歉之後，也就裝模作樣地首肯了。

幕府對於朝廷不敬，態度專橫，卽從此時開始。同時，幕府認為宮內之所以會如此紊亂，全是由於天皇身邊的大臣失職所致，故為收殺雞儆猴之效，就將藪左中將嗣長，和萬里小路前大納言光房處以流罪。

幕府為了給朝廷一點下馬威，故意在擧行入內儀式的當天，破了許多先例，使朝中大臣領教到幕府的厲害。首先，幕府要朝廷派遣關白九條忠榮以下公卿數十人，至將軍府迎娶新娘，這是史無前例之事。又，按一般傳統的禮俗，花轎要進入宮廷大門時，在後宮服侍的女官們，均需至大門前拜謁未來的娘娘，因此，這一天，當花轎一行浩浩蕩蕩地來到大門口，女官們一字排開，欲迎接娘娘下轎時，守護花轎的藤堂高虎，立刻跑到女官面前，手握刀柄，雙脚橫跨站立，睜著兩顆銅鈴般的眼睛，怒叱道：

「站住！誰敢再向前一步，對花轎無禮？現在，這位娘娘在進入宮廷之前，連風也不得碰她一下，何況是妳們這些猥瑣的女官？我是奉將軍之命來守護花轎的，雖然，以前有這種接駕習慣，但是，這次和以往完全不同，不能讓妳們對花轎無禮，否則，別怪我刀下無情！」

其實這都是幕府故意做出蔑視朝廷威嚴的擧動，意在提升幕府的地位，滅朝廷的威風。

自從秀忠之女入內後，幕府更是得寸進尺，完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裏，還派遣一批所謂「隨從女御的武士」，目中無人地出入宮廷，對於宮內的事情，動輒加以干涉，並嚴密監視天皇的行動，不讓他隨意接近女官，如果發現天皇對某位女官特別寵愛，就不擇手段迫那位女官離開天皇，或逼迫懷有天皇骨肉的女官墮胎，這種種防衛措施，完全是為鞏固女御的地位，使她能生下唯一的皇太子，所設想出來的。

在元和九年十二月，女御終於生下了一位皇女。

「女御入內」之事，本來卽是天海一手策劃的，以天海如此尊崇的地位，向幕府建議立皇太子為法嗣，以提高寬永寺的地位，只要天海略施手段，是不難辦到的，何況，兩年前（卽寬永十年），天皇的愛妃生了一個皇子，隔年又再度喜獲麟兒，而這位妃子則是園左大臣基任之女，因此，天海要求以第二皇子為法嗣，就幕府的立場來說，是絕無不答應之理。天海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在時機尚未成熟時，絕不輕易表露出自己的意願，而且，他很會假藉堂皇的名義，來達成私人的目的，並擅長利用他人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心願，這也是一般人所望塵莫及的。

■■

友矩實在不明白父親要他去試探天海的意圖是什麼？他只能從—朝廷處理法嗣問題的態度，被判處流罪的藪左中將嗣長手中握有武藝帳的一部份、父親敎導又十郎「女術」—等事，來推斷他的策謀為何。

友矩帶著家僕來到了「三橋」畔，寬永寺已巍然聳立在眼前。他騎著馬過了橋，在寺院的大門口下馬，檢查僕人所打點的禮物後，才走進寺院裏。這時候是近午時分。友矩走到文殊樓房時，正好與將軍派來送蘋果給天海大師的三枝土佐守撞個滿懷，他笑著向對方打招呼道：

「嗨！辛苦你了！」

然後停下來探詢天海的病況，三枝土佐守答道：

「……大致已經康復了。」

「……那麼，他就可能接見我啦！」

友矩想著，心裏突然莫名地緊張起來，他精神恍惚地向中堂走去，竟然沒有發現屋簷下站著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和尚。當友矩逐漸走近中堂時，這位老和尚才忽地從屋簷下閃出來，像抓蝨子般在自己胸前狠命抓了幾下，然後，大跨步走向清水觀音堂。這位老僧形容枯槁，因蓬頭垢面，所以不太容易推斷出他的年齡，友矩訝異地目送老和尚走遠，他覺得百思不解，怎麼寬永寺內，會有這種狼狽不堪的乞食法師呢？

友矩想著，不知不覺已走到了本堂的玄關，他向一位看門的小沙彌道明來意，小沙彌謙恭地答道：

「請您稍候一會兒，我進去通報一聲。」

然後轉身入內通報，不久，一個地位較高的僧人走出來，很恭敬地向友矩說：

「請跟我來！」

友矩跟著他進入大廳，廳內氣氛非常肅穆，他態度拘謹地坐著，等候天海大師的接見。但是，靜候良久，竟遲遲不見天海大師出來，友矩覺得如坐針氈，正不知該如何是好時，先前引他入內的僧人走出來，說：

「謝謝您的關心和禮物，因爲，法師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無法接見您，只有讓您空跑一趟了，實在很抱歉！」

僧人很有禮貌地婉拒了友矩的探病。

友矩聽了雖然微感訝異，但仍鎮定地答道：

「那麼，就請法師自己多多保重了！」

他把扇子摺好，點頭爲禮站了起來，往玄關走去。當他走到中堂時，下意識地朝廻廊方向望望，可是，卻看不到那位乞食法師的蹤影，只見地上留了一張草蓆。

■■

友矩離開寬永寺後，不一會兒，有一個浪人慌慌張張地衝進了中堂，到處張望著，原來他就是川野黎左衞門。

「哎呀！你在這裏！害我找得好苦！」

當他看到在屋簷下躺著的乞食法師時，哇啦哇啦地叫起來，略喘一口氣後，又接著說：

「我是御旗奉行大久保彥左衞門的食客，叫做川野……喂！你起來一下，別儘是躺著不動！」

川野黎左衞門走近了幾步，向乞食法師招一招手。

乞食法師懶洋洋地睜開眼睛，瞄了他一眼，又自顧自地閉目休養，根本不理會他的喊叫。

「嗯！果然是個喜歡擺臭架子的和尚！」

黎左衞門看到乞食法師仍然躺著不動，很尷尬地摸摸鼻頭，聳一聳肩，走到他的身旁。

「我是受人之託帶東西來的——是一個叫大月多三郎的食客要給你的，拿去吧！」

黎左衞門說完，從懷裏掏出一個小藥盒，往乞食法師身上一扔，恰好掉在草蓆上，老法師一伸手把小藥盒抓住，就往懷中揣，卻連一句話也沒說。

黎左衞門覺得很不高興，自己好心好意替他送東西來，他不僅不道謝，還擺出這副臭架子，眞是莫名其妙！黎左衞門本來想大罵一番，但抬頭一看，發覺周圍有許多人在注目觀望，不便發作，只好忍了下來，低聲地嘀咕著：

「哼！臭和尚……眞是物以類聚！」

說完，看看乞食法師還是毫無動靜，把頭一甩，氣呼呼地快步離去了。

當他走到大門口時，聽到背後有人頻呼他的名字，不禁停下脚步，回頭張望。

「……對不起！剛才你說你是大久保家的食客——」

對方把笠帽摘下，黎左衞門一看，原來是個身材魁梧，像是正在遊歷中的武士。

「你是？——」

黎左衞門以爲他是慕名而來，要拜託自己幫他引進大久保家，因此，態度顯得有些傲慢。

可是，對方卻露齒一笑，說：

「我是攝州的浪人，叫井元庸之介，請你多多指教。」

「你有什麼事嗎？」

「剛才，你扔什麼東西給那位乞食法師時，是不是曾經提到多三郎？」

「嗯！沒錯，我說過。」

「你認識他嗎？」

「他跟我都是大久保門下的食客，怎會不認識？……你到底有什麼事？」

「能不能麻煩你帶我去找他？」

「哼！果然要求我帶他去了！」黎左衞門很神氣地看著對方，說：「我現在還有其他事要辦，不能馬上回去……」

「你什麼時候才回去？」

「嗯……不一定，如果你知道大久保家在那裏，乾脆你自己跑一趟好了！」

對方一聽，哈哈大笑道：

「如果我能自己去，就不必麻煩你了。」

說畢，立即又恢復了嚴肅的表情。

「你認識那位乞食法師嗎？」

「那裏，我怎會認識那個臭和尚。」

川野搖了搖頭答道。

「喔！原來如此……那就沒辦法了，看你好像很忙碌的樣子，很抱歉，不打擾你了！」

武士說畢，點頭爲禮，轉身走進寺院內。

川野目瞪口呆地看著武士離去，喃喃自語道：

「實在莫名其妙！我說不想來，他硬要我來，哼！這下子可好，我冒著大太陽走這一趟，結果碰到兩個瘋子，眞是倒霉透頂！……多三郎一定得好好請我吃一頓才行！」

武士回到迴廊下，只看到一張破草蓆，卻不見乞食法師的人影，心內一驚，左手提著笠帽，眼睛向四周溜了一圈，擺出戒備的架勢。

突然——身旁響起重物墜地的聲音，他連忙轉身，定睛一看，老法師赫然出現眼前，仍是以手支頭，一副悠哉的神情，躺在蓆子上。——原來，他是像壁虎般地貼在天花板上，怪不得武士遍處搜尋，也看不見他的蹤影。

「哦！……」

武士張口結舌，愕然呆立半晌，然後才恢復神智，走近乞食法師，「嘭！」地一聲，跪在他的面前。

「原來您就是浮月齋前輩，我是鈴木兵庫介的門人，叫井元庸之介——」

乞食法師睜開眼睛，瞟了井元庸之介一眼，低沈地說：
「恐怕有人窺伺，你快起來吧！」
說完，不動聲色地又闔上眼睛。
井元庸之介迅速地環顧四周，發覺在這種燠熱難當的天氣裏，根本沒有半個人影，只有自己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映在地上，這時，松林裏驟然發出一陣震天價響的蟬鳴。
「兵庫還好嗎？」
庸之介向前跨了一大步，乞食法師這麼問道。
「托您的福，師父很好！師父要我代他老人家向您問候——但，我實在沒想到會在此地和您見面。」
「只有你一個人來？」
「不是，我和秋葉佳助、印南勘十郎一起來的。」
「——」
「柳生那一方面有什麼動靜？」
這時，突然有個小沙彌在熾烈陽光的照耀下，頂著亮光的頭，從佛堂裏走出來。
「你趕快走吧！免得被人發現。」
乞食法師壓低嗓門接著說：
「……柳生也已經召集他的門人，摩拳擦掌準備一決死戰了，但是，對決的日子還沒到，你最好不要暴露身分。」
「那麼……我就先告退了。」

庸之介深深地一鞠躬，可是，老法師卻又恢復原先淡漠的神情，翻身朝裏睡，根本不理會他。
——在同一時刻。
將軍府外城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猿樂「竹生島」這齣戲。在戲中扮演「天女」的，即是水戶賴房。大家都知道扮演「天女」的是賴房，但，舞姿曼妙的「龍神」究竟是誰扮演的？卻沒有幾個人知道。這是賴房故意要出的噱頭，來提高觀戲者的興趣。
「怎樣，你猜得出來是誰嗎？」
家光興緻勃勃地回過頭問紀伊亞相賴宣。
「嗯——」
賴宣偏著頭沈思，默然不語。
家光接著問坐在一旁的松平伊豆守，但是，他的笑容頓然消失了，因爲，後者正屏氣凝神地注視著那位扮演「龍神」的人。

女尼

琵琶湖上有一小島，名爲竹生島，相傳在這小島上，經常有仙女顯現，當地的居民便建築一座寺廟，供奉這些天女，前來祭拜的人們如潮水般地不斷湧來，其靈驗由此可見。這齣戲的主曲即是謳歌天女和龍神的神德，大意是描述：朝廷派遣三位大臣坐漁船前往竹生島膜拜天女的途中，龍神和天女爲其誠意所感動而現身，同賀天下太平的故事。

舞台上，天女隨著「在百花爭放的春夜裏，仙樂處處飄，一位傾國傾城的少女，在月光下，婆娑起舞，衣衫隨風輕輕飄動……」的歌曲，翩翩起舞，舞畢，另一首歌曲「月光輝映的海面，風浪驟然翻起」繼之，然後，龍神就出現在湖面上了，他雙手捧著金銀珠寶獻給三位大臣——這一幕即是整齣戲的高潮。當伊豆守看到龍神優雅的舞姿時，眼睛就睜得更大了。

「伊豆守，你怎麼啦？」

家光看伊豆守神色怪異，頗覺困惑，忍不住問道。

「嗄？……沒什麼……」

松平伊豆守頓然恢復神智，曖昧地笑笑。

家光的周圍坐著德川義直、紀伊亞相賴宣、近臣土井利勝、和堀田加賀守，坐遠一些的是柳生但馬，而坐在家光斜對面的則是奶媽春日局，因此，伊豆守才會一言不發，只是回以曖昧的微笑。

當天所演出的猿樂，本來只打算供將軍府上下觀賞，但，後來爲進行某項計劃，才將規模擴大，變成公開性質的。主持此齣猿樂演出的，即是在舞台上扮演天女的水戶賴房，他爲了製造熱鬧的氣氛，於是慫恿義直在開場之前先舞一曲「善知鳥」，再由紀伊賴宣舞「鍾馗」，以示祝福家光將軍康泰之意。

家光將軍生性怪僻，對女色毫不感興趣，然而卻偏愛俊逸的美少年，更令人頭痛的是，他和夫人的感情並不融洽，因此，至今膝下尙無子息。春日局怕若繼續如此下去，將軍的子嗣問題必日趨嚴重，因此，她積極地到處物色具有絕代姿容的少女，試圖打動家光的心，以解決子嗣的問題。結果，好不容易才從伊勢找來一位國色天香，年方十六的妙齡女尼，衆人見了皆驚爲天人，嘖嘖之聲比起彼落。在她晉見家光將軍之前，必須在水戶賴房之母養珠院處，居住一段時間，俟適當時機，再安排他倆見面。

不太喜歡女人的家光，聽到這個風聲後，也覺得很好奇，曾偷偷地向水戶賴房詢問有關這位女子的消息。

通常，將軍要接見外來的女子時，都是端坐在吹上御苑中的「茶屋」裏，一一觀賞各女子的風姿，然後加以選定。但是，當時賴房向將軍建議，若採取演出猿戲的方式來選美女，必能增加樂趣，於是將軍欣然允諾。因此，扮演龍神的人是誰，其實將軍早已知悉，但是，以一個年方十六的妙齡女尼來扮演英武的龍神，竟能舞得如此傳神，實在是令人嘆爲觀止。也怪不得松平伊豆守要如此訝異了。

究竟這位妙齡女尼是何許人呢？原來，她是六條三位有純之女。伊勢內宮有一神職，稱爲慶光院，此神職皆由官家之女任之，這位小尼姑就是在今春被選爲慶光院的，她這次之所以到江戶，是爲了向將軍謝

恩，因此，當然是穿著緊衣作女尼打扮來到江戶。春日局獲悉此消息，又聽說這位女尼是位絕色佳人，心裏暗忖，這眞是天賜的大好良機。於是立刻接見她，並上下打量，覺得果然名不虛傳，她不僅有閉月羞花之容、沈魚落雁之貌，而且氣質高雅、清逸脫俗，最重要的是：她是個女尼，頭髮剃得光溜溜的，這對喜愛美少年的家光來說，豈不是正合他的胃口嗎？春日局主意已定。便令女尼着普通衣裳來晉見將軍，因此，演出猿樂之事，其實也是春日局的指示。

松平伊豆守早就知道這整個內幕，但，今晨京都所司代剛派來一位特使，帶來了一件令人震驚的消息，那就是：「謎樣人物神矢悠之丞，可能是六條三位的嫡子。」所司代如此聚精會神地觀察龍神舞。他本來打算告知春日局這個消息，但是，在這種場面實無法知會她，只好故作不知情，對於家光的問話，也只有含糊其詞的帶過。他曾偷偷地瞄了一眼老謀深算的宗矩，然而後者卻毫無動靜，仍跟往常一樣，無精打采似地在那裡直打瞌睡。

不久，猿樂就在「龍神飛躍湖面，推波排浪，倏地潛回龍宮」的歌曲尾聲中，逐漸地落幕了。

■■

家光對這齣猿樂相當地滿意，一邊觀賞，一邊直點頭，讚不絕口。待落幕後，舞台上的表演者一一回到後台時，家光回頭看看賴宣，說道：

「你的舞無法媲美那龍神吧？」

賴宣微笑點點頭道：

「是呀！但，將軍恐怕你也望塵莫及吧！」

「嗯！你說得不錯。……你知道扮演龍神的人是誰嗎？」

「——在水戶家裏應該是沒有舞藝這麼卓越的人，……那麼，會是誰呢？……該不會是……」

「你說的是？……」

「將軍，你不要那麼急嘛！……哈哈哈……我想，你大概很滿意吧！……那就恭喜你啦！」

「你不要胡說八道！……義直，你猜得出來嗎？」

「將軍，你認爲是誰呢？……」

「我不知道！……」

家光的嘴角漾出一絲曖昧的笑意，搖搖頭答道。但，他的眼睛卻突然發亮，接著說：

「嗯！對！我倒眞想看看這個人的廬山眞面目……」

說著，霍地從錦蓆上站了起來。家光實在很想知道，在後台已卸好裝、拿下龍神面目的舞者，究竟是什麼人？可是，他又不願旁人笑他輕率、性急，只好靦腆地說：

「賴宣！義直！我替你們看看他到底是誰吧！」

賴宣和義直互換了一下眼色，彼此心照不宣，反正家光這一套，他們已是司空見慣了。

隨侍在側的侍童看將軍要離席，也跟著站起來，想尾隨將軍之後，可是，家光卻搖搖手，說：

「你們留下，不必跟來了。」

說畢，就只帶領一位侍童，雙手捧著他的佩刀，亦步亦趨地跟隨在後。家光怕春日局和柳生宗矩出面阻止，因此，故意目不斜視地大跨步走出去。

表演猿樂的地點是在外城的寺院裏，家光對這裏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因此，他疾步如飛，迫不及待地往後台走去。當家光鬼鬼祟祟地在後台觀望時，剛好與從裏面匆匆忙忙走出來的賴房撞個正著。

「咦？將軍！……您想到那裏去？」

「嗯！……你剛才所扮演的天女眞是唯妙唯肖，我是特地來讚賞你的……」

家光漲紅著臉，囁嚅地答道。

周遭的吹鼓手，發現將軍突然大駕光臨，都忙不迭地紛紛伏身參拜，使得後台頓時陷於一片混亂。有些侍衛急急忙忙想往後台通報將軍駕臨的消息，可是，家光卻連忙搖手阻止道：

「不必了，不必了，這是我自己偷偷跑來的，你們就不必如此大事喧嘩啦！」

賴房看了這個光景，心中不禁竊喜道：

「嘿！……計劃終於成功了！」

他心裏雖然得意洋洋，但表面卻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向家光悄聲說道：

「你在這裏反而看不到，你還是跟我來吧！」

賴房用手一指，叫家光躲在另一扇門後面。

家光依計藏身在木板門後，偷偷地向後台探頭。

這時，女尼正好坐在梳妝台前卸裝，她緩慢地把形容醜陋的龍神面具摘掉，露出光亮的額頭和高挺的鼻樑，顯得娟秀的側臉，泛出一層誘人的光彩，家光兩眼直盯著她那豐腴的臉頰和白皙的皮膚，不禁嚥了一口水。

當她取下面具後，就有婢女從旁幫她解開綁在胸前的帶子，準備褪下裙子。

「……怎樣？您覺得還滿意吧？」

站在後面的賴房，墊起腳尖低聲地在家光耳旁問道。

「嗯…」

家光依依不捨地離開後台，但他仍頻頻回頭眷顧。

「……我很滿意，賴房……」

「是的！將軍，一切聽候您的差遣！」

「你好好安排吧！凡事都按照你的安排進行啦！」

賴房側頭沈思了一會兒，說道：

「那麼，明天晚上，怎麼樣？……」

「明天晚上，嗯……好！……」

「嗯……是的！……」

■■

猿樂結束後，衆人到膳房用餐。趁著衆人紛亂進席之際，松平伊豆守暗靠近春日局，將京都所司代所傳來的密報，轉達給她，並請示該採取何種行動。春日局聽完松平伊豆守報告，態度鎭定地答道：

「將軍好像很中意那位女尼的樣子，我想，我們還是暫時不要提這件事，等事情過後再想辦法吧！」

■■

柳生但馬守在膳房用餐時，一直都保持著緘默，對於他人的高談闊論，似乎充耳不聞，顯得穩重而悠閒。

通常，家光若想進行某項計劃，都會與家臣商量，要不然就是私下探詢宗矩的意見。可是，關於女尼之事，家光以爲宗矩必然已經知悉，所以，並沒有特地知會他，而且，宗矩在觀看猿樂時，表現得一副心

不在焉的樣子，家光以爲這件事情已經十拿九穩，絕對沒有問題了，因此，根本就不去注意宗矩的一擧一動。——直到後來，家光才恍然大悟，當初宗矩的表現，其實是一齣技巧非常高妙的精彩好戲，這是誰也沒有料及的事。

宗矩在將軍府進餐完畢後，立卽回到柳生莊，當他踏入莊院時，剛才在將軍府內一副無精打采的神情，已全然消失，變得生氣勃勃，與前時判若兩人。

「十兵衞！……十兵衞不在嗎？」

宗矩在自己的房內，一邊換衣服，一邊詢問女婢十兵衞的行踪。

當他換好衣服後，梨加默默地進來，跪在疊蓆上，向主人敬個禮，問安道：

「老爺！您回來啦！……請原諒我現在才來侍候您。」

因爲梨加是宗矩的貼身婢女，一向都是負責照管宗矩身邊的瑣事，當她看到主人已自動換好衣服，感到自己來得有點怠慢，所以才向主人請罪。

「那裏……友矩還沒有回來嗎？」

「是的！今早他從寬永寺回來的途中，臨時又想起一件事要辦，所以只叫他的隨從送口信回來。」

「嗯！……他是到……」

宗矩說了一半，突然打住，盤膝坐下，呷了一口熱茶，又轉變話題問道：

「又十郎呢？」

「他正在書房裏看書。」

「等一會我可能有事要和他談，妳交待他等我一下，不要讓他跑出去了。」

「是的！」梨加柔柔地應了一聲。

這時，十兵衞帶著狡黠的笑意走了進來，等梨加低頭告退後，宗矩才低聲問道：

「怎樣？……你收拾掉小野玄人沒？」

十兵衞一言不發，只是默然地搖搖頭。

「喔！原來如此……」

「房子四周戒備那麼森嚴，實在是難以下手……」

十兵衞眉峰微蹙，露出爲難的表情答道。

「今天，六條卿的女兒梅子已經抵達江戶城了。……我想，在衆目睽睽之下，是沒有人能巧妙的使用『女術』的，那，將軍大概不會有什麼不測吧？」

宗矩似乎沒有聽到十兵衞的解釋，自言自語的說道，然後，又抬頭看十兵衞，接著說：

「爲了預防萬一，現在非這麼做不可了！……我看，還是讓又十郎去收拾他吧！」

「你是說，殺掉小野玄人？……」

聽到父親吐出這句話，十兵衞感到有點意外。

「你跟又十郎一道去吧！如果他失敗了，你一定要替他完成任務，記住！——只准成功，不准失敗！」

宗矩話剛說完，又十郎正好踏入房內，他那紅潤的臉龐，露出女性般溫柔的笑靨。他向父親、哥哥請過安後，向父親問道：

「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當他聽到父親所交待的命令時，紅潤的臉色乍時褪成慘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也難怪又十郎要如此大驚失色了，因爲，他今日之所以能夠自由自在地使用牙齒，這完全要歸功於小野玄人卓越的醫術，而且，當時的父親宗矩，也是涕泗縱橫地感謝小野玄人的仁心仁術。現在，父親竟然要他親手殺死大恩人，怎能叫他不感到惶恐異常呢？

「您眞的要我對他下手嗎？」

「是啊！你到目前爲止都還沒有以眞刀殺過人，生爲武士世家的後人，在十六歲之前，就應學會眞刀眞劍的決鬥，這對你的將來是受益無窮的，你若不經過這關考驗，就無法成爲一個眞正的武士，你明白這個道理嗎？……去吧！哥哥會幫你將小野玄人誘到居所外面，屆時，你再趁機下手吧！」

宗矩冷冷地交待完畢後，以眼色向十兵衞示意，要他立刻帶著又十郎動身去完成使命。

■■

又十郎由家僕帶領，一路迤邐來到麴町小野玄人的居處，這是已是夕陽西沈時分。十兵衞看到又十郎輕叩小野玄人的大門後，立刻埋伏在十字路口，伺機行動。

「哎呀！少爺！你怎麼有空光臨寒舍呢？來來！請進！你這麼一駕臨，眞使寒舍蓬壁生輝啊！」

玄人對於少爺的來訪，顯然感到有點意外，趕忙請又十郎入內上座。

又十郎因爲心懷異軌，所以，神情顯得有點緊張，連忙搖頭婉拒玄人的邀請。玄人對於又十郎的反常態度感到大惑不解，以爲他是由於沒有向父親稟明行踪，自己偷偷跑來，因此才會這麼心神不寧呢！

「怎麼啦！眞的不到房內休憩一會兒嗎？」

玄人很誠懇地向又十郎說道。

「不必了，我說幾句話，馬上就要回去了。……因爲您的鼎力相助，才能使我的牙齒活動自如，不再疼痛難熬啦！所以，我今天是特地來向您道謝的！……你就送我一程吧！這樣我們也可在路上聊聊！」

又十郎說著，便示意家僕將禮物交給玄人收下。玄人對於柳生家的人，本來都懷有幾分戒意的，但是他卻完全信任又十郎，因此不疑有他，就答應送他一程了。

說也奇怪，這天小野玄人心神特別不寧，當他要離開家門時，向他的妻子鄭重地囑咐道：

「妳要記住，這次我要是有個三長兩短，那就是柳生家人所下的毒手。妳務必將幸藏撫養成人，好繼承我的衣鉢，這樣，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小野玄人此時年方三十一，幸藏是他的幼子，及長，終能克紹箕裘，成爲名聞遐邇的牙醫——小野玄人第二。

玄人從玄關出來後，便與又十郎併肩而行，從麴町的一丁目往六丁目方向走去。十兵衞悄悄地沿著圍牆跟踪在他們後面，一直到訓練騎射的調練場。

又十郎將小野玄人誘進調練場後，忽地一轉身，拔出寒光閃閃的白刄來，咬緊牙關，幽幽地向玄人說道：

「玄人！請你寬恕我……」

說畢，一刀就往前砍去。十兵衞擺好架勢，擋在玄人背後，虎視眈眈地注意他的舉動。

——據說，這天黃昏，江戶的天邊如烈火燃燒般，染得一片通紅，景觀頗爲駭人。

「原來……你們是要來殺害我的！」

玄人驚惶大叫，歪歪斜斜地往旁邊一閃，雖然躲過又十郎的攻擊，但，一個踉蹌卻跌坐在地上，大氣

喘個不停。又十郎由於過度緊張，緊握刀柄的右手直發抖，剛才揮出去的第一刀，因用力太猛，竟砍傷自己的脚趾頭，痛得他差點掉出眼淚，待定定神之後，本想再揮出第二刀，卻發覺喉嚨哽塞，連「殺」都喊不出來，只是舉高雙手，兩眼直盯玄人，好似蠟像般地佇立不動。

玄人一看又十郎似乎是抱著破釜沈舟的決心，非置他於死地不可，於是，只好聽天由命，緊閉著雙眼說：

「好吧！你就殺了我吧！我認命了！」

第二刀來勢洶洶地朝玄人砍來，他本能地舉起手來護住自己的頭部，只聽得一聲慘叫，他的五隻手指頭已被剁斷，鮮血如水柱般湧出，玄人痛得直在地上打滾。當他驚魂甫定之餘，第三刀又如狂風掃落葉，「颼！」地揮中他的鬢邊，嚇得他連爬帶滾，搖搖晃晃地扶住身旁一棵大樹勉强站了起來，在他尚未站穩時，第四刀已朝他的腦門砍去，他連忙一閃，刀子不偏不倚地砍掉垂在頭上的松枝。這時，玄人已是筋疲力竭，魂魄離身，只有睜大雙眼，惡狠狠地盯著又十郎兩兄弟，氣若游絲地呻吟道：

「你們……你們這群喪心病狂的兇手！」

又十郎提著武士刀，一步一步逼近玄人，後者無力地靠在樹幹上，毫無招架之力，只是氣喘吁吁，坐以待斃。又十郎把心一橫，照準玄人的胸前，一刀就砍下去——一聲淒厲的慘叫聲，劃破沈寂的夜空，令人不禁毛骨悚然，只見玄人跌坐在樹下，頭一垂，已魂歸離恨天了。

「唉！眞遺憾！我來晚了一步。」

就在玄人氣絕的刹那，有一個黑影如旋風般衝了過來。

初夜

家光和十六歲的妙齡女尼發生曖昧關係，是在猿樂結束的隔天夜晚。家光事先已和賴房約好，於酉時雙方在水戶莊見面。

當天，水戶莊已準備好一桌豐盛的筵席，由賴房在大門前恭迎將軍的親臨。酉時一到，家光便滿面春風地踏進水戶莊，賴房向他擠擠眼睛，露出詭譎的笑容，家光看了，樂得嘴都合不攏來。

這天，負責照管家光鞋子的是堀田加賀守。

「加賀，這個送給你。」

家光在玄關脫下鞋子時，突然笑眯眯地說。

依照當時的禮節，凡是將軍所使用過的東西，無論價値貴賤，皆是極爲珍貴之物，因此，若能獲得將軍所賜身邊之物，則是無上的光榮。

「謝謝！謝謝將軍恩寵！」

加賀受寵若驚，雙手把鞋子高捧過額，忙不迭地謝道。

家光由賴房在前導引，進入膳房，這時桌上已排滿了各種山珍海味，令人垂涎三尺。

今日陪同將軍前往水戶莊的，有松平筑守前、伊豆守、立花飛驒守等大臣。

膳畢，有位女官雙手捧著一束紅木槿，畢恭畢敬地走到將軍面前，家光欠身將紅木槿接過來，插在竹筒中。然後，啜了一口剛沏好的熱茶。待喝完茶後，由侍童在旁侍候更換長褲，才進入書院。在書院裏，賴房也爲他準備好一桌酒筵，舉杯祝賀他的佳期。

酒過三巡，爲了助興，賴房又特地爲將軍安排三齣猿戲：「白樂天」、「楊貴妃」、「鵺」，家光一時興起，也叫喜多七大夫客串一齣「柏崎」，由於，這時衆人皆喝得酒酣耳熱，所以氣氛顯得非常輕鬆、熱鬧。

當猿樂正進行得熱鬧異常時，英勝院尼則向將軍獻上鏤刻精緻的燭臺，以示慶賀。

英勝院即是家康從前的寵妃，名叫於八，因肚皮不爭氣，遲遲沒生下一兒半女的，爲滿足家康的心願，遂收賴房爲養子。然而，不久即失寵，家康便將她賜給松平右衛門大夫正綱爲妻，但是，於八對這位大夫極不滿意，兩夫妻時起勃谿，故不久，家康只好又將她收回身旁。——這時，她已年屆五十八，說服尼的差事就是由她來擔任的。

「嘻！再過一會兒，一切準備就緒後，你就可慢慢地……」

英勝院曖昧地對著家光抿嘴一笑。她雖然已年逾不惑，但徐娘風韻仍是非常撩人的，她這麼一笑，媚眼這麼一拋，害得家光心蕩神迷，簡直是手足無措。

「您老人家身體還很健康，實在太好了。」

家光只得訕訕地胡謅一句，然後，將手中的酒一仰而盡，以遮掩自己的失態。這時，專門服侍英勝院的一個老嫗，名叫常盤，走進書院，靠在她的耳旁嘀咕了一陣。

英勝院聽完老嫗的報告後，衝著家光笑了一笑。

家光突感一陣羞赧，耳根頓時熱了起來。

——這時候，家光年三十二，正值壯年之期。

英勝院終於開口道：

「將軍，一切都準備妥當了，請你上路吧！」

一位女婢手執油灯在前帶路，常盤居中，家光殿後，三人靜靜地通過一條黑暗的甬道，誰也沒有開腔。

書院裏還在繼續演出猿樂，鑼鼓喧天，好不熱鬧，待他們轉了個彎之後，鼓笛聲已逐漸遠去，終至消失，院裏又恢復了原有的沈寂。家光身後還跟著兩個侍童，一個捧著他的佩刀，一個則是負責守衛的。又轉了兩個彎之後，他們已來到一間門前掛著竹簾，佈置得極爲幽雅的房子，裏面穩約透出昏黃的灯光。——這就是家光和女尼的洞房。

一踏進房門，是一間約有十二個疊蓆大的侍衛房，隔著一扇紙門，則是約有二十個疊蓆大的寢室，裏面都各點著一卷蚊香。手執灯臺在前引路的女婢和常盤，走到侍衛房前卽停下，伏身向家光行了一個禮，家光點頭回禮後，繼續往前走，兩位侍童則緊隨其後。

家光輕輕推開紙門，看見那位令人遐思的女尼，粉頸低垂，跪坐在房間中央。她並沒有穿著寬大的袈裟，而是披著一件薄如蟬翼的衣衫，昏黃的灯光映著她那細膩的皮膚和紅潤的臉龐，更平添幾分嫵媚。在她面前整整齊齊地舖著鵝黃色的絲被，和兩個繡工精緻的枕頭，在另一旁則疊放著五、六個男人所使用的枕頭——這些枕頭的作用是這樣的：當男人每次如廁之後，依照禮節必須更換一次枕頭，因此，如果男人

非常滿意這位女人的話，其如廁次數必增多，所更換的枕頭也相對的多了。就一個女性來說，若能使將軍更換枕頭的次數頻增，即表示越能使將軍獲得滿足，這就是女人的驕傲啦！

家光走到女尼面前，向下俯看她的頸部，女尼越形緊張，雙肩微微地顫抖著，頭就更低垂了。從她那寬鬆的衣領裏，隱隱約約可以窺見豐滿的胸部，正在上下起伏著。

「妳——怕我嗎？……」

家光吞了一口水後，這樣問道。他的聲音略顯沙啞，但微透出一股興奮之情。

女尼默默地搖頭，身體卻更蜷縮成一團了。

「那麼，抬起頭來看看我吧！」

家光很激動地說。可是，女尼的頭卻垂得更低了，他看了女尼不勝嬌羞的模樣，忍不住又嚥下了一口水，喉嚨裏似有異物哽住，不斷地呼嚕作響。

在家光背後，一個侍童雙手捧著他的佩刀，恭敬地站在門口，另一個則伏身地上，聽候將軍的差遣。

家光突然回過頭來，凝視著他們兩人，說道：

「——好了！開始準備吧！」

兩個侍童恭敬地答道：「是的！將軍！」

捧著佩刀的侍童，低著頭，小心翼翼地把佩刀放在刀架上；這時，家光已開始寬衣解帶了。另一個侍童趨前將家光脫下的衣服依序摺好，置放在衣櫃上，再用一塊紫色絨布輕輕覆蓋在上面。放好佩刀的侍童，從衣櫃裏取出家光栗色緞子的睡袍。

女尼一直低垂粉頸，如石雕般地跪坐在原處。

家光穿好睡衣後，其中一個侍童按照往常的習慣，想把方形油灯拿到廊外，可是，家光卻低聲吩咐道：

「不必了，放在這裏就好。」

聽到將軍這麼囑咐，侍童就將油灯放在枕頭旁，枕頭的另一邊，有一個漆黑木匣，裏面放著一疊草紙。

最初捧著佩刀的侍童，謙恭地向將軍行個禮，低著頭退至隔壁的侍衞房，剛才擎燈引路的女婢也已悄然告退了，不多久，常盤卽端著一個非常精緻的小酒盤進來。

「好了，妳趕快到將軍身旁吧！」

常盤拉著女尼放在她膝蓋上不住顫抖的雙手，將她帶到端坐在床鋪上的家光身旁，女尼的頭一直都未曾抬起來過。常盤以熟練的手法，倒滿兩盅酒，讓家光和女尼互喝交杯酒。

這個女尼雖然年僅十六，但發育已臻成熟，是個十足富有魅力的女人。當常盤遞給她酒杯時，她先是以嘴唇在酒杯邊沿沾了一下，然後再仰頭一飲而盡，她那豐腴的下頜，血色已逐漸消退；相反地，坐在對面，一直含情脈脈凝視著她的家光，臉却因興奮而陡然脹紅。

負責守衞的侍童等常盤從寢室退出後，則雙雙背向紙門伏身跪拜，直至終夜。常盤出來後却沒有離去，因爲英勝院曾經囑咐過她：

「她雖然是個懂得規矩的女尼，但，爲了預防萬一，妳還是守在外面，直到事畢方可離去。」

因此，常盤只好坐在廊下守夜，克盡其職。

「……妳叫什麼名字？……嗯？」

家光輕輕握住女尼放在膝上白嫩嫩的雙手。

「我叫梅子……」

女尼低聲答道，聲音小得就像蚊子叫，她的臉龐白白淨淨的，脂粉不施，顯得特別迷人。可能是過於緊張吧？她抿得緊緊的嘴唇，微微可看出一排深深的齒痕。

「梅子，來！到我身邊來！」

「是……」

梅子冷不防地被家光一拉，整個人就倒在他的懷裏了；男人的手突然從她寬鬆的衣襟伸進去，少女不禁抽搐了一下，緊閉雙眼，微微地吐出一口氣。

她的衣服下擺散開了，露出白皙細膩的大腿，她不安地挪動一下軀體，散發出少女特有的馥郁芳香，沁人心肺，家光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略嫌粗暴地將少女按倒在床上，自己再慢慢躺下，身旁的灯光也跟著搖晃了數下。

這時候，在外護衞的侍童察覺裏面已進入情況，於是，躡脚地推開紙門，跪在疊蓆上，將他們兩人所穿的白色棉襪輕輕脫下，然後，再悄悄退到侍衞房，背向著紙門躺下，左手抱者自己的刀，以右肘枕頭，闔眼假寢。

在走廊上的常盤，豎起耳朶傾聽房內的動靜，等她確定一切都已穩當之後，就悄悄離去，回到英勝院處報告事情的始末，謂小兩口子非常燕好，事情已成定局啦！英勝院聞之，樂得喜上眉梢，心中的一塊大石也就落下了。

翌日，賴房把家光的侍童叫到一旁，詢問昨夜的情景，侍童微笑答道：

「噢！將軍好像很滿意的樣子，他還不斷地向女尼表示傾慕之情，說：『妳才是我眞正喜愛的女人，我對妳的愛永遠不變……』兩人纏綿了整夜，一直到天快亮，將軍總共換了兩次枕頭……」

日上三竿了，家光才春風滿面地回城。女尼當天即還俗，搬進千代田城的後宮，改名爲於萬，搖身一變，成爲家光的寵妃。

爲何女尼要改名爲「於萬」？這其中也是有淵源的。原來，賴房的生母養珠院本名叫做於萬，她因婚後久未生育，時常爲此憂心忡忡，後來則至身延山寺參拜求子，她的虔誠感動聖靈，終生下賴房和賴宣二子。女尼梅子就是想託養珠院的鴻福，才承繼她的名字。

■■

三日後。

由於天氣燠熱難當，大久保家的浪人們個個心浮氣躁；有的懶懶散散地歪在一邊打瞌睡，有的和同伴下棋，有的則三三兩兩聚在一堆發牢騷。因爲，最近彥左衞門很少請這批食客飽以老酒，有些人酒蟲已在肚子裏作怪，免不了閒嗑牙時嘮叨兩句。

「老人家最近有什麼心事嗎？」

「老人家嗎？他呀！他實在太老啦！他總以爲自己還是個年輕小伙子，但是，天氣這麼悶熱，我看他也是懨懨一息，力不從心了……」

「嗯，我覺得事情有點蹊蹺。」

「喔……！你指的是神矢的事嗎？」

「嗯！官架子還沒有擺十天，就被人家辭退，難怪老人家要氣得七竅生煙啦！」

「又不是你被辭退，老人家怎麼會生氣呢？反正神矢是他最欣賞的人，現在回來反而可跟他作伴，他高興還來不及呢？」

「說你這麼一大把年紀了，怎麼還這樣糊塗！像神矢悠之丞這樣優秀的人才，仕官之途還如此坎坷，那，像我們這些人要有發達之日，豈不是比登天還難？我們要是不能各立門戶，一輩子老窩在這裏，老人家怎麼會高興呢？」

「哇！我知道了，你以前是個帳房，怪不得算盤打得這麼精！」

語畢，竟惹得哄堂大笑，但聲音卻顯得有氣無力。

從隔壁房裏傳出一陣「咔啦咔啦！」，抓弄圍棋子的聲音。

「我們再下一盤，比個高低吧！」

語調中微露不服氣的是川野黎左衞門。

「你想玩幾盤，我隨時都可奉陪，可是……」

對方不疾不徐地答道。然後，又傳來一陣選黑白棋子的吵雜聲。

「……你最好休息一下，養精蓄銳後再來挑戰吧！要不然，哼！你還是會被我打得落花流水的！」

「哼！你不要太得意忘形，這次我一定要殺得你片甲不留，向我俯首稱臣。」

「咔啦咔啦」聲又響起，雙方似乎又開始交戰了。

「咦？那個聲音很陌生，你認識他嗎？」

「你說跟川野下棋的人嗎？……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印南。」

「新來的嗎？……」

「是啊！」

「嗯！我來瞧瞧他是什麼樣的人物！」

被稱爲「帳房」的浪人，拿起擱在牆角的佩刀，走到廊下向隔房探了探頭。那個叫印南的浪人，體型矮胖，皮膚白皙，鬍子剃得很乾淨，似乎不像一般浪人那麼邋遢、不修邊幅。

「咦？……這個人好像很面熟？……」

「帳房」直盯著印南，心裏不禁感到狐疑，爲了要證實自己的確看過他，「帳房」乾脆靠近門邊看個究竟。這時，印南剛好也抬起頭來往門外望了望，四目交接，兩人都趕忙將視線移開，表現得若無其事的樣子。

房間裏有三個浪人在旁圍觀，川野黎左衞門背對著門口盤膝而坐，右手一抓一放地把玩著圍棋子，半响後，在棋盤上放下一顆黑子，那個叫做印南的浪人，則聚精會神地看著棋盤，似乎正陷於苦思。

（嗯！沒錯！這個人我一定見過……）

但是，對方剛才匆匆瞥了自己一眼，表現得像是素昧平生的陌路人，這到底又是怎麼回事呢？「帳房」倒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之感，只好悻悻然回到自己的房裏。

「那個新來叫做印南的浪人，有沒有說他是備前出身的呢？」

「這我不知道——你認識他嗎？」

「我也沒辦法確定，但是——」

「帳房」邊說邊搖頭，又重回到牆邊，將佩刀直立在牆角，懶洋洋地靠著牆壁坐下來。

庭院裏的蟬聲突然大噪，聽了更使人覺得心煩。

「唉！為什麼老是不下雨呢？」

在靜寂中，有個浪人心血來潮，莫名其妙喟歎了一聲。

就在這時候，側臥在最裏頭的一個浪人，忽地爬了起來，粗聲粗氣地用下巴比比擺在他脚邊的一把刀，說：

「把那個東西拿開！」

——這個人原來就是多三郎。

刀主抬頭看看多三郎，然後，氣也不吭地把佩刀拿開。

「這把刀非常不錯，可惜和你的身份不配，由你帶著實在是糟蹋了……不過，你還是好好照顧它吧！」

多三郎說著，站了起來，不顧衆人的瞠目而視，大跨步地順著迴廊，走向庭院去。

「喂！大月！快要開飯囉！」

有人在背後發出怪聲，調侃多三郎，浪人們聽到這句話，個個都捧腹大笑，甚至還有人笑得在地上打滾。

正當大夥兒鬧得不可開支時，廚房裏傳出一陣木板敲擊的聲音，通知大家吃飯的時間到了。

「第一組、第二組來端飯吧！」

女婢扯開嗓門，以尖銳的聲音喊叫道。

在大久保家，浪人們平時都無精打采的，沒什麼聲響，但是，用飯的時刻一到，就像冬眠的蟲兒甦醒一般，人聲鼎沸，熱鬧異常，活像一群餓死鬼，全往膳房衝。

「要吃飯了，我們暫時鳴金收兵吧！……」

川野黎左衛門依依不捨地放下圍棋子，一把抓住擱在脚邊的佩刀，弓著身子，推開觀棋的浪人們，像箭一般地往膳房奔去。但，在距離膳房數尺遠之處，他卻挺直腰桿，昂首闊步地踏進膳房的大門。

這天，悠之丞赫然出現在膳房裏，坐在他隔座的是黎左衛門，再隔一個位子，剛和川野對奕的印南也落座了。

自從悠之丞失意回到大久保家後，一直落落寡歡，沒跟其他的浪人打招呼，因此，大夥兒對他都是保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黎左衛門今天也是第一次和他見面。

「嘿！好久不見了！最近怎樣啦？」

悠之丞聽了，並沒有什麼尷尬的表情，只是和往常一樣，溫文地笑了一笑。

黎左衛門看對方沒啥熱烈的反應，也覺得很沒趣，便不再理會他，轉過頭去，對印南說：

「剛才我們下了幾手，你要記住，等吃飽飯後，我們再繼續較量，這次，我非報仇不可！」

在印南的斜對面，坐著的就是那位被稱做「帳房」的浪人，他一邊埋頭吃飯，一邊卻偷偷地打量印南。

這時，多三郎剛好從門口走進來，繞過那些正在狼吞虎嚥的浪人，走到悠之丞身旁，彎著腰附在他耳邊輕聲地說：

「我想讓你和一個人見面，你現在跟我到後院去，好嗎？」

練武

悠之丞跟著多三郎來到後院，看到前面有位女子，背對著他們站在紅艷艷的花叢前，悠之丞覺得非常奇怪，便停下來望望多三郎，冷冷地說：

「怎麼回事？這個女人我不認識！」

多三郎瞥了那個女子的背影一眼，低聲解釋道：

「剛才我走到門口時，被她叫住，說要見你，我只好叫她在後院裏等你啦！」

聽到他們的聲音，女子緩緩轉過頭來，她年約二十一、二歲，是個氣質非常高雅，似乎曾在宮中當過女官的女人。

「啊！——」

悠之丞和那個女子同聲低呼，女人親熱地喊著：「道長少爺！……」然後，踉踉蹌蹌跑過來。

悠之丞呆立半晌後，才開顏笑道：

「喔！厚來是桔梗！……」

多三郎見此情況，卽很知趣地說：

「那麼，你們在這裏慢慢地談吧！我先走了！」

聽到這句話，悠之丞才如大夢初醒般，頓然警覺到身旁尚有多三郎的存在，只好靦腆地衝著他笑笑，而多三郎卻以和善的眼光，瞄了他們一眼後，才穿過枝葉交錯的花叢，消失在轉角處。

悠之丞一直目送著多三郎的背影離去，再回頭很關心地問著身邊的女子：

「……妳是什麼時候來的？」

「嗯！四天前來的。」

「妳父親還好嗎？」

「託你的福，他很好……」

這時，停在百日紅樹幹上的一隻蟬，突然發出一陣非常聒噪的鳴聲，震耳欲聾。

這個叫做桔梗的女人，睜大兩隻滾圓的眼睛，不斷地上下打量悠之丞，但是，她的雙眸卻突然透出淚光，接著哽咽地說：

「……你這麼寒酸的打扮——如果……如果被大納言大人看到的話……」

「不要緊，我很好，妳不用躭心……妳怎麼會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嗎？」

「我是慶光院的貼身女婢，這次是隨她一起來的。」

「是爲了六條家公主的事嗎？」

「是的！」

「……喔！果然是那樣……」

悠之丞的臉上，突然掠過一絲陰霾。

耀眼的陽光，調皮地從層層樹葉縫中瀉下，斑駁的陰影映在悠之丞的臉上，隨著微風的吹動，陰影也在他的臉上跳躍不定，正如他的心情般起伏不定。

「六條家的公主本來是住在水戶莊的，可是，前天卻突然還俗了。」

「……」

「公主當初也是為了想見道長少爺，才答應到江戶來的，但，不知怎麼搞的，經過春日局一再的慫恿，卻進了千代田城的後宮，我實在替她感到難過。」

沈寂了片刻的蟬鳴，忽又再度響起。

「……妳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悠之丞故意把話題岔開，低聲問道。

「昨天傍晚，我一個人在散步時，有個衣衫襤褸的和尚拉住我，說：『如果妳想找悠之丞，那麼，到柳生家去問吧！』我覺得很奇怪……」

「妳到過柳生家嗎？」

「去過啦！可是，他們說你已經搬到這裏了。」

「誰這樣告訴妳的？」

「嗯！好像是柳生家的門徒……」

突聽得一陣「沙沙」聲響，有人推開繁盛的枝葉，露出一張拉得長長的臉，原來是彥左衛門。

「喔！是老人家！」

悠之丞驚覺地回頭看，發現是彥左衛門，忐忑不安的心才頓然定了下來，笑著說道。

可是，彥左衛門卻緊鎖雙眉，很不高興地瞪著桔梗。

「怪不得吧！我說今晚怎麼這麼熱鬧呢？原來你們兩人竟躲在這後院裏卿卿我我。悠之丞！你怎可這麼放肆！」

他不顧周圍是否有人，扯開嗓門，就對著悠之丞咆哮道。——他的衣著整齊，好像是上城晉見家光剛回來的樣子，大概是和家光發生齟齬，心裏不痛快，看到悠之丞和桔梗在後院裏，就借題發揮，以洩心中的怨氣吧？

跟在彥左衛門後面走來的，是剛離去不久的多三郎，他仍然面露親切的笑容。桔梗聽到彥左衛門這麼不客氣地斥罵悠之丞，氣得臉都脹紅了，因為，一個出身尊貴的少爺，竟被平民出身的糟老頭，莫名其妙地羞辱了一頓，她怎麼不為少爺打抱不平呢？因此，桔梗聲音僵硬地問道：

「——你是大久保大人嗎？」

悠之丞看到桔梗勃然變色，連忙擋在他們兩人之間，解釋道：

「老人家說的並沒有錯，這是我的不對，我感到很抱歉——但，她其實是我自小在一起的……」

「不用說了！我不想聽！」

彥左衛門氣鼓鼓地打斷悠之丞的話，就在這個時候，樹上有隻蟬「嘰——」的叫了一聲，撒了一泡尿，振翼飛走，這泡尿卻不偏不倚地噴在彥左衛門的鼻尖上，他本來心裏就覺得很晦氣，現在又被這隻小蟬兒給戲弄了一番，更是氣得火冒三丈。

多三郎雖然一直都不動聲色，但卻目不轉睛地觀察桔梗的舉止，似乎想識破什麼似的。

「你應該很瞭解，我這裏住著許多血氣方剛的浪人，如果讓他們看到女人，可能會引起騷動，所以，

你們要親熱，還是到別的地方去吧！」

彥左衞門忿忿地說。

「不必啦！我們好久沒見面了，現在見了面，只要說幾句話，她就可以走了。」

「噫——」聽悠之丞這麼說，彥左衞門臉色稍微和緩了些，接著說：「你們不要客氣，我是爲你們著想，如果你們到房子後面去談心，不管談多久，我也都不會在意的，但是，在這裏萬一被別人碰見了——」

彥左衞門這句話好像並不是說給悠之丞聽，而是衝著桔梗說的。他瞇起雙眼，不住地打量眼前這位溫柔嬌小的女子，心中暗忖道：「她究竟和悠之丞是什麼關係呢？」

桔梗仍然鐵青著臉，看來剛才的那陣激動尚未平靜，但，當她看到彥左衞門臉上的寒霜已解凍時，心裏委實舒服多了，至少她知道，少爺不會再蒙受不白之寃了。

■■

悠之丞發覺彥左衞門神色有異，知道他誤會了自己和桔梗之間的關係，但，悠之丞並不想作任何解釋，只是面露苦笑，兩手一攤，無可奈何地說：

「好吧！既然你這麼說，那麼，我就照你的意思，到別的地方去好了——」

說著，就用眼睛向桔梗示意。

「噢！今天實在太悶熱了，今晚……」

夜神向大地撒下黑網，星星在天空眨著小眼睛。彥左衞門打開紙扇拚命搧風，轉個身想要離去，可是，他眼一瞟，看見多三郎還傻楞楞地站在那裏，感在很奇怪：

「——多三郎，你在幹嘛？」

「我還有事要跟悠之丞談……」

「不要開玩笑了，你待在這裏多掃興？讓他們好好的聊聊，你還是跟我走吧！」

彥左衞門邊說，邊問多三郎眨眼示意，可是，多三郎卻毫不理睬他的暗示，一本正經地說：

「老人家，你先回去吧！我眞的有事——」

彥左衞門聽了滿腹狐疑，瞪大眼睛，直盯著多三郎。

「悠之丞，我想問你一句話……」

多三郎說著，眼睛卻瞄向桔梗，接著問：

「這個女人是不是曾經服侍過於四局？」

話剛出口，悠之丞、桔梗、彥左衞門三人不禁面面相覷，愕然呆立，這的確是一針見血的問題。

「……哈！眞不愧是雲霞派的忍者……」

悠之丞臉上的倉惶之色瞬間卽消失無踪，馬上又恢復了鎭靜的神態，悠然說道：

「你實在很了不起，能觀察入微，其實——她是我同父異母的妹妹……」

「嗄？……」多三郎驚愕異常，結結巴巴地問：「那——那，你就是中之院大納的嫡子？」

「是的！」

「那麼，你應該知道原來在藪左中將嗣長手中的武藝帳，現在流落在何處了吧？」

「——當然知道啦！」

「告訴我，悠之丞，告訴我，武藝帳到底在那裏？」

多三郎神情非常激動，迫不及待地問道。

「什麼？……」悠之丞臉色微微變了一下，但，隨即又露出諷刺的微笑，說道：「剛剛，我才表示佩服你不愧是個雲霞派的忍者——連於四局的事也査得一清二楚，既然你神通如此廣大，那，這些事也應瞞不了你才對呀！哈哈……老人家，天色已經很暗了，你下城後還沒有換衣服，會更熱喔！這裏的事你不用再管了，先回去吧！等一下，我也要回去了……」

悠之丞向彥左衞門眨了眨眼，示意他先離去。彥左衞門卻像個轉發條的機器人般，手裏拿把紙扇，橫擱在胸前，動也不動地直盯著多三郎，聽到悠之丞這麼說，才頓然恢復神智，用力搧動扇子，喈然說道：

「喔！——那，我就先進去了！——多三郎，你也趕快進來吧！免得夜晚蚊蟲多，被叮得滿身疱——哇！這是什麼鬼天氣，怎麼這樣熱呢？」

彥左衞門邊說邊搖動扇子，一搖一擺地離開，不久，悠之丞也帶著桔梗往後門走了。

只有多三郎一人呆立在原地，面色肅然，不知在沈思些什麼。大地已完全陷於黑暗中，將白色的繡球花，襯托得更為耀眼、亮麗。

不知經過多少時辰。

有人從不遠處，將一個小藥盒擲到多三郎的腳邊。

■■

柳生但馬守是將軍家的武術指導，每月三號都要登城指導將軍習武。平常都是柳生門下的高足木村助九郎，擔任與將軍對打的職務。

話說前時，又十郎於十兵衞的協助下殺死小野玄人，當時跟在又十郎身邊的家臣，就是這個木村助九

郎。

小野玄人雖然被又十郎擊斃，但，就在小野玄人斷氣的瞬間，有一個武士如旋風般地砍殺過來，木村助九郎首當其衝，頓時應聲臥倒在血泊中，幸好並沒有傷到要害，只是得躺在床上療養數天而已。雖然這位武士以雷霆萬鈞之勢，在間不容髮之時，出手傷了木村助九郎，但他自己也無法躲過十兵衞凌厲的一擊，手肘掛了彩。

不過，事後，十兵衞卻很洩氣地說：

「哎！頂多是擦傷而已！」

「那個武士是什麼人？」

聽十兵衞的口氣似帶有傾慕之意，宗矩覺得此人來頭可能不小，很緊張地問道。

「一出來就將木村助九郎傷成那樣，普天之下，我想，除了多三郎或千四郎之外，不作第二人想。」十兵衞苦笑著答道。

誠如十兵衞所說的，他自己本身武藝高强，出手之狀如迅雷疾風，竟然只能傷及對方的毛髮而已，由此可見，對方必然不是個弱者，而是個與十兵衞不相上下的高手了。

既然木村助九郎負傷在床，如果，再登城和將軍練武，那就大不敬了，因此，這天，宗矩決定帶友矩登城，讓他代木村助九郎和將軍對打，在半途，宗矩叮嚀道：

「今天，我或許會向將軍要求，請他准你進京，你心裏應該有這樣準備……」

「到京都去？……那麼，從各地雲集而來的英雄好漢……」

「和浮月齋決鬥的事嗎？……這和你無關……」

「嗯！……」友矩面露疑惑之色。

「對方是新陰流的高手，你絕對不是人家的對手，你看，助九郎被傷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你參加了只是礙手礙脚而已，並沒有什麼大用。」

宗矩搖搖頭說道。

家光將軍的練武場就在本城的白書院。友矩頭上綁著布帶，一切準備就緒，端坐一旁恭候家光的來臨。宗矩並不需做準備工作，只是練武前，要矯正一下家光所用的木刀，其餘也沒什麼事好做。

家光一副武裝打扮走了進來。宗矩趨身行禮，說道：

「今天要傳授給將軍的，是三種奧秘的刀法，所以，請其他的人退下吧！」

「什麼？要傳授我奧秘的刀法？」

「是的！將軍！」

「太好了！太好了！」

家光喜孜孜地回頭向侍衛們說：

「你們都退下吧！」

然後，再跟宗矩說道：

「好！但馬，你開始教我吧！」

家光舉起木刀，擺好姿勢，這時，他才發現，站在對面的並不是木村助九郎，而是宗矩之子友矩。

「哦！難怪今天你要帶友矩來，嗯！我很滿意。」

家光以爲這幾招刀法的確奧秘到不可洩漏，所以，與他對打練武的對象，才改由友矩擔任，因此，他

他很高興地對著友矩，露齒而笑——但，家光最近因與女尼如膠似漆，房事頻繁，元氣大傷，臉色顯得很蒼白。

宗矩瞄了一下家光，轉向友矩說：

「友矩，你好久沒和將軍比武了，今天，我要傳授將軍幾招刀法，就是『序之刀』、『破之刀』、『翁陰之刀』這三招，你得好好和將軍對打，絕不可莽撞！」

「是的！」

友矩恭恭敬敬地向將軍行了個禮，然後，站起來走到他的面前，說道：

「那麼，我們就從『序之刀』的『三學』開始吧！」

友矩測好適當的距離，站定，擺好架勢和將軍對立。

「嗐——」將軍吶喊一聲，斜舉起木刀，也擺好姿勢。

兩人所執的木刀長三尺三寸，刀柄直徑約一寸餘，刀身直徑約七分寬，是枇杷木製的。一般的木刀皆是樫木所製，但是，枇杷木的質地較樫木爲硬，碰撞時較不易凹陷，故練武對打時，大多數枇杷木製的長刀，較爲適用。

『序之刀』亦名「一刀兩斷」，其意爲：一刀揮出必將對方斬成兩段，其威力之凌厲，由此可見。

『破之刀』又被稱爲「九個必勝」，必勝之「必」，即是秘密之「秘」，此即意味著：身體必須隱藏在刀身裏，換句話說，也就是身體需隨刀形上下左右移動，切不可暴露於刀身之外，予敵方有機可乘，此即必勝之刀法。

『翁陰之刀』亦名爲「捷徑之刀」，徑即小路之意，此刀法是徒手奪刀之法。當敵人埋伏在僻道曲徑

旁，伺機攻擊之際，你便可把握對方擧刀過頭向你衝來、身形淩空的破綻，徒手奪下對方的武器，旋乾轉坤，反劣勢爲優勢，因此，嚴格說來，這招並不是刀法，而是禦身術。

宗矩令友矩與將軍對打，也就是要友矩將這三種刀法的秘訣，傳授給將軍，而宗矩則在一旁，時時指出將軍刀法的破綻，譬如，趁其有懈可擊時，便大喊一聲：「等一下」，很不客氣地以扇子敲打他的破綻之處，以爲矯正。

這次雖說是傳授柳生派刀法的秘訣，但是，宗矩已比平常要求得更爲嚴格，因此，不一會兒，家光已經氣喘吁吁、滿頭大汗了，然而，宗矩卻不讓他休息。

「都是因爲你太不認眞，所以將軍才無法把握住訣竅！這是你的過錯！再繼續勤練吧！」

宗矩指桑罵槐地反罵友矩，友矩受此無妄之災，只有默默重執木刀，更加用心與將軍練武。

他們兩人就如此勤奮地練著，直到要傳授『翁陰之刀』時，家光已是汗流浹背，連大氣都快喘不過來了，看他臉色蒼白，嘴唇血色盡失，好像隨時都會倒下來的樣子，可是，非常意外地，他因一心一意想將這三招刀法學會，所以仍然顯得精神煥發、動作俐落。

雖然家光是如此賣力地學刀法，但，我們都知道，刀法需冷靜地體會，方可悟出其中的奧秘，如此心浮氣躁，只有事倍功半之效，甚至毫無效果可言，因此，約莫過了一柱香的時間，宗矩終於喊道：

「好！今天到此爲止——」

說畢，拿著紙扇向家光朝下揮出的木刀敲了一下，木刀「喀」地一聲，滾落在地上。

「咦？但馬！我還沒有學會，你怎麼把我的木刀打落了……再來！再來！再來一次吧！」

「不！不！您太累了！我想今天就練到這裏暫告一段落吧！這也不是今天非學會不可啊！同時——」

完矩說著，不知想到什麼，突然曲身下跪，鄭重地伏在疊蓆上，向家光深深地鞠了一躬。

遜位

「……我想懇求將軍一事……」

「什麼事？……」

家光被宗矩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了一跳。

「將軍！不知您是否曾經聽說過，我們柳生家祖傳的武藝帳這件事？」

「？……」

家光愕然良久，他以為宗矩是要傳授他劍理，沒想到他竟然沒頭沒腦地冒出這句話，使家光感到非常不悅，於是，家光皺皺眉頭，不耐煩答道：

「武藝帳？這是什麼玩意兒？我沒聽說過呀！」

「那麼，您可能知道在寬永六年八月，三之宮誕生後，先帝遜位時，宮中所傳出來的風聲吧？」

「什麼風聲？我不知道啊！」

家光的眉頭都快打成結了，他委實不知道宗矩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怎麼盡是他這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那麼——」

宗矩仰起頭來，以銳利的眼神盯著家光說：

「……將中之院權大納言通村禁閉在寬永寺，是不是將軍您的旨意呢？」

「中之院？」

家光這時更感到莫名其妙了，他不解地問道：

「嗯！中之院的事我常聽家臣們談起，可是……這和你所說的武藝帳又有什麼關聯呢？」

宗矩面露微笑，只有友矩知道他父親在打什麼主意，剛才完矩一連串的問題，為的是想試探家光對武藝帳的秘密到底知道了多少，當他發覺家光竟然一問三不知時，一顆懸疑的心不由得頓然落下，難怪他要露出如此安心的笑容啦！——宗矩再向前趴進一步，說：

「自從皇太子素鵞宮誕生之後，在京都就鬧得滿城風雨，謠言四起，當然，先父所遺留下來的武藝帳，上面所記載的，只是直門弟子的姓名而已，這和京都所傳的謠言毫無關係——可是，俗語說：『無風不起浪』，如果沒有人在旁興風作浪，這個謠言不會滿天飛，所以，我想，這其間必有我們所不知的理由，為了幕府的安全起見，還為了要澄清我們柳生家不名譽的謠言，我想讓友矩到京都走一趟，查明究竟，請將軍答應臣下這個要求……」

「你想讓友矩去探詢宮中的情況嗎？」

「是的！臣下就是這個意思。」

「但馬——」家光的臉上掠過一絲不悅：「你是不是有事隱瞞著我，不肯讓我知道？」

「沒有，絕對沒有！」

宗矩連忙否認道。

「你不要騙我！前些日子，我納六條三位之女爲妃，這是奶媽爲了我的子嗣問題著想，特意爲我安排的，並不是我風流成性——說不定這件事情你很看不慣，可是，這件事只要到她的肚子有了消息之後，就可結束，一切又可恢復正常了，請你體諒我的苦衷……」

「將軍！您別這麼說，我怎麼會……」

「你既然不介意，那爲什麼一聽到無謂的謠言，就要派友矩到京都去查詢消息呢？十兵衞不是在那裏待了三年嗎？像你這樣了不起的人物，人雖處在江戶，但，對京都的動靜應該瞭若指掌才對呀！」

「是的，不過……」

「或者你另有企圖，所以才急著要讓友矩到京都——你將這企圖說給我聽聽，我再決定是否要准友矩去京都，但馬！你說吧！」

練武場裏光線並不十分充足，加上剛才將其他人屛退，所有出入的地方也都關閉起來，裏面就顯得更爲昏暗了。宗矩一直都低著頭伏在疊蓆上，家光看不見他臉部表情的變化。

「除了要查明謠言的來源之外，並沒有其他的企圖，請您相信我，何況——十兵衞前幾天已回到江戶。」

「什麼？……十兵衞回來了？……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這個消息呢？」

「……」宗矩默然不語。

「我很懷念他……他眞的回來了嗎？」

家光若有所思地望著遠處，接著說：

「你所說的謠言，是不是十兵衞回來向你報告的？」

「是的！」

「——嗯！他可能也調查過六條三位的身世了——好吧！我准許友矩到京都去！」

「是！謝謝將軍！」

「不過，但馬，今晚你叫十兵衞偸偸地潛入我的寢室，我會等他的！」

「是的！」

「我好久沒有欣賞到十兵衞高明的武術了，今晚我會特別下令，要侍衞們嚴加戒備，加强巡視，如果，他能通過森嚴的戒備，來去自如，我會很高興接見他，順便聽聽，到底在京都滿天飛的謠言是什麼？」

「我回去後，立刻將您的旨意轉告給十兵衞……」

——可是，當天晚上，十兵衞並沒有潛入將軍府。

宗矩下城回到柳生莊後，將這個經過一五一十的告訴十兵衞，十兵衞聽完，不禁苦笑道：

「爹！沒想到你也會耍手段了……」

原來，京都裏鬧得滿城風雨的謠言一事，全是宗矩憑空杜撰的，怪不得十兵衞要搖頭苦笑了，但是，宗矩並沒有笑，反而一本正經地說：

「借用你的名字，那是不得已的事，希望你能諒解爲父的苦衷，若非萬不得已，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宗矩說著，突然向坐在遠處的友矩說道：

「友矩，你也一起過來聽吧！……我坦白告訴你們吧……有人暗地裏調查武藝帳的事，但是，那不是

浮月齋那夥人，而是幕府裏的人……」

「嗄？幕府裏的人？你是說……」

十兵衛不禁臉色驟變。友矩從來沒有見過哥哥如此驚惶失色過，在他的印象中，哥哥一直都是非常沈著冷靜的，到底這件事有多重要呢？竟然會令父親和哥哥兩人，如此焦慮不安，友矩並不知道武藝帳是什麼東西，當然也不知道武藝帳的重要性了。——他以懷疑和好奇的眼光，看看哥哥，再看看父親，然後不解地問道：

「到底武藝帳是什麼？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我想，現在是跟你說明的時候了……」

宗矩聲音非常低沈，像呻吟般地吐出這句話，並和十兵衛互望一眼，沈思片刻後，才緩慢地敍述出這一段鮮爲人知的大秘密——這秘密之大，足以震憾人心，驚動天地，甚至可能引起一場空前絕後的大殺戮——這件事情要從秀忠之女興子入內，生二之宮昭子內親王時說起——

前文亦曾敍述過：幕府爲鞏固秀忠之女的地位，對於天皇的行動嚴加監視，絕不讓他和任何女子過從甚密，遑論寵溺女官了，興子果然不負幕府所望，終於在元和九年十二月產下一女，即皇女二之宮；過了數年，又再寬永三年十一月，生下皇太子，稱爲高仁親王。

德川幕府方面獲知此一消息，不啻喜從天降，個個額手稱慶，尤其秀忠更是樂得心花怒放，想想自己即將是天皇的外祖父，怎不眉飛色舞呢？因此，幕府就開始著手準備，高仁親王成人後，登太子位的各項事宜。

秀忠聞接此一喜訊後，立刻動身前往京都，親謁天皇，向他道賀，家光亦尾隨其後，以誌賀意，秀忠

並邀請後水尾天皇、中宮、皇太子和皇女，臨幸二條城。當天皇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二條城時，前將軍秀忠和家光、文武百官全都盛服在城門前恭迎大駕，場面之熱鬧，可謂空前盛舉。——據說，後來的日光東照宮，其莊嚴華麗的城殿，即模仿當時的二條城所建的。

就在當時，爲了迎接後水尾天皇親臨二條城之事，有「黑衣宰相」之稱的天海大法師和金地院崇傳，奉幕府之命赴京都與朝廷代表武家傳奏、所司代板倉重宗等人，進行數次洽談，正當此事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時，有個問題頗令崇傳大感棘手，不知如何處理是好，那就是淨土宗的上人號賜封問題，及京都大德寺派、妙心寺派僧侶的地位問題——亦即天皇該否敕許沙門穿著紫衣的問題。有關此一事件，礙於篇幅的關係無法詳敍，謹簡述如下。

崇傳認爲天皇不該隨意敕許沙門擁有紫衣之位，因爲，紫衣僧侶地位極尊，寺院的住持必須德高望重，方可獲此殊榮，但是，際此亂世，這種嚴格的規定已被破壞無遺，有些品性不佳的僧侶，只要擁有萬貫家財，即可以重金購得住持之職，換句話說，僧人縱然德高年韶，但若家徒四壁，那麼，他一輩子都與住持職無緣。同樣的，上人號的賜封規則，也是徒具形式，雖然在智恩院和淨土宗之中，獲得上人號之賜封，只有四個本院。但，在此時，學問和德性已是其次的問題，只要有錢，一切都可迎刃而解，而區區上人號則更是易如探囊取物。崇傳有鑑於此，便定下「寺院法度」之規則，以爲匡正。

——崇傳這個人心胸狹窄，嫉妒心重，由於「寺院法度」是他親手擬定的，當他抵達京都時，發現許多寺院的住持，都擁有紫衣地位，權勢極尊，頓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便利用職權，召集大德寺派、妙心寺派獲有紫衣之位的高僧，詢問其之所以獲得紫衣的原由，結果，幾乎所有的紫衣之位，皆是利用不法的手段得來的，換句話說，都是用錢購得的。崇傳聽了，不覺怒火高燒，立刻快馬回到江戶，向幕府報告

，並將那些獲得紫衣地位者的年齡、學識、及獲得天皇敕許的條件列成名單，奏請幕府處分。

當幕府接獲這份報告時，覺得事態嚴重，不能不正視此一問題，何況，當初幕府亦曾向朝廷提出：「沙門若非年齡、學識與參禪等皆備，概不可輕言升級」，但是，「寺院法度」設立不出數年，准許僧人升任紫衣之級的聖旨，就在朝廷中泛濫開來，這豈不是有意和幕府作對嗎？幕府盛怒之餘，爲先發制人，即刻命京都的所司代將所有違反「寺院法度」而獲得紫衣之位者，全皆降爲原職。

其他的寺院姑且不談，單是大德寺派和妙心寺派的紫衣高僧，就爲數極衆，而且他們都曾接獲天皇的綸音，如果所司代切實執行幕府的命令，那麼，即與萬乘天子的諭旨相抵觸，此則是前所未見之事。

武家傳奏覺得事情非同小可，不敢輕易答應所司代的要求，但所司代卻以專横跋扈的幕府爲靠山，强迫武家傳奏執行此一命令，武家傳奏無法做主，只得將此事奏聞天皇。

當這個消息傳到朝廷時，朝中的文武百官俱感震驚，對於幕府公然僭越行爲，極爲不滿；尤其天皇，更是暴跳如雷。因爲，天皇所下的聖旨不論是對或錯，皆須貫徹到底，絕不可收回或更改，這樣才能維持天皇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至尊。然而，如今盛氣凌人的幕府，卻如對待部屬般地責備至尊的天皇，意圖取消具有絕對性的御令，這是極爲悖逆的行爲，也是千夫所指、萬人不容僭越行爲！對至尊的天皇而言，這可說是奇恥大辱！到了後來，後水尾天皇終於忍無可忍，憤怒之餘，突然向衆臣宣佈：

「實在太沒面子了！朕不想當天皇啦！」

當幕府得知天皇想讓位給高仁親王時，不但不感到慚愧，反而暗自竊喜，因爲，年僅三歲的高仁親王即將登上王位，在這種情況下，政權無疑就會落在外戚手中，幕府怎不爲此雀躍異常呢？因此，當接獲天皇遜位的消息時，幕府立即著手建造天皇遜位後的府邸。

「——你知道這件事吧？友矩！寬永五年時，你已經長大了，應該知道高仁親王暴斃的事件……」

「什麼？……那，高仁親王的死是……」

友矩有如五雷轟頂般震驚不已。

宗矩正襟危坐，點點頭答道：

「……既然皇上下了這麼一道命令，我們爲人屬下的，怎能不遵行呢？雖說我們柳生一族，是以兵法立於天下，但是我們的遠祖，則是出身於和朝廷具有密切關係的春日神職，理當效忠朝廷——你應該牢記這一點。」

宗矩說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又繼續敍述……

——話說當幕府正幸災樂禍地爲後水尾天皇建造「仙洞府邸」時，突然接獲高仁親王病危的惡耗，其驚惶之狀，眞是無以言喻，立即快馬加鞭，派御醫到京都去爲親王診治，並命所司代板倉重宗不分晝夜守在中宮（即高仁親王的住處），隨時將親王的病況送達江戶幕府。朝廷裏的諸公卿日夜川流不息地探病，因此，宮中鬧得雞犬不寧，上下一片混亂。然而，在寬永五年五月十六日，高仁終告不治，撒手人寰了。

很自然地，遜位之事就這麼擱下來，無人敢再度提起。

幕府非常失望，眼看著煮熟的鴨子又飛了，眞是又氣又急！他們想到，說不定天皇這刻正撇著嘴角，看幕府翻這個大跟斗，而高聲喝采呢！姑且不談天皇是否眞在一旁冷笑，但有一點卻是幕府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自此之後，天皇遜位的心意不僅沒動搖，反而更加地堅決。這也難怪天皇如此心灰意冷，因爲，幕府實在是過於專横跋扈，從來不把天皇或朝廷放在眼裏，一意孤行，且又將天皇從前所寵愛的於四局逐離後宮，限制天皇接近女流，這叫天皇怎能嚥下這口氣呢？所以，天皇一怒之下，即打算遜位，從此不理

朝政，圖個清靜，既然皇太子已歿，理所當然地，皇位就得讓給皇女一之宮了。

幕府對於天皇的決定，感到驚愕不已，於是以百年來已無女皇繼位爲口實，强行阻止天皇遜位，其實，幕府是另懷鬼胎，期盼第二位皇子的誕生。

因爲，高仁親王薨時，女御已身懷六甲，事爲幕府知悉，故採此行動。女御果然不負幕府之望，在寛永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下第二皇太子若宮——雖說，第二皇太子是幕府理想中的王位繼承人，然而，天皇也並不是個糊塗蟲，他雖想袖手旁觀，不理朝政，但卻相當清楚幕府的陰謀，因此，他絕不讓幕府有可乘之機，並欲徹底截斷幕府的意圖，故在第二皇太子誕生後不久，即密令刺客將其殺害，可憐的若宮，就這樣成了朝廷和幕府之間明爭暗鬥下的犧牲品了。

幕府不知天皇在搞鬼，以爲時運不濟，兩位皇子都莫名其妙夭折了，只好自認倒霉，再繼續等待時機的來臨，結果，在寛永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女御再產下一皇女三之宮——目前，這位皇女仍生活得很健康——

「……這樣，你知道吧！」

「是的！我知道了。」

「就這樣，一之宮成了內親王，終登位成爲女皇，這是專橫的幕府一手所造成的，當時的女皇只不過才七歲。」

「……」

「當然哪！如果天皇沒有遜位的決心，縱使幕府再怎麼跋扈，也是不能逼天皇遜位的，因爲，幕府裏的人並非全是一丘之貉，其中也不乏明是非的武士，他們不會任由幕府胡作非爲的，可是，天皇之所以決

意遜位，這全是老奸臣滑的春日局在旁煽動而成的……」

「……」

友矩默然無語，他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震驚，似乎還有點無法適應，不知該如何回答宗矩的話。這時，宗矩的神態和語調已不似先前那麼激動，而恢復了往日的冷靜，唇邊不由得又浮上一抹慣有的冷笑。

當時幕府一心一意盼望女御能產下皇太子，但是，天不從人願，生下的卻是皇女，幕府想起從前力阻天皇讓位給皇女，現女御又無皇子，恐天皇已打消遜位的念頭，因此，才派春日局到京都去謁見天皇。表面上，春日局是要向天皇請安，實際上，她根本就是身負重任，故意要刺激天皇，促進其遜位的心意的。春日局手腕圓滑，經過她這麼一煽動，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就圓滿達成目的了。

前文亦曾敍述過，春日局以一個武家侍婢的身份，竟能直闖宮中拜謁天皇，這可說是有史以來絕無僅有之事，她不畏宮中禁例，經一番奔走之後，終能以三條西實枝之妹的身份，著緋裙晉見天皇而達到目的。——据說，她在拜謁天皇之時，還露了更厲害的一招，那就是，勸說天皇之餘，還不忘竭盡所能地暗諷御匣局，而御匣局則是天皇當時的寵妃，即是左大臣隆致之女。

■■

由於春日局的刺激，天皇平素所積下的怨懣，可說是已達到了飽和點，再經外在壓力的影響，就如山洪爆發般，一洩不可收拾，因此，在召見春日局後未滿三十天，即突然宣佈遜位，這件消息一經傳開，朝野皆感震驚，因自古以來，從來沒有如此草率地遽下決定遜位之事，人人爲了此事議論紛紛，久久無法平息。事先知道天皇即將遜的，只有右大臣二條康道和中之院大納言通村兩人而已——幕府抓到此一把柄，即以「你們是朝中大臣，理應力勸天皇不可意氣用事，皇女年僅七歲，怎能掌理朝政？你們沒有盡到爲人

臣之責，這就是你們的失職」之辭，大肆抨擊兩人，同時，還將中之院招來江戶，當面譴責道：

「你知道天皇即將遜位的消息，爲何不火速通知幕府，好讓我們有所準備？」

中之院答道：「天皇曾經面諭，切不可洩漏消息！我怎敢違抗天皇的旨意，隨意將消息洩漏出去呢？」

「不必强辯了——你不是曾跟幕府約法三章，無論宮中發生什麼事情，都要向幕府通報嗎？」

幕府似乎得理不饒人似的，步步進逼。

中之院不爲惡勢所屈，肅容答道：

「我是朝廷的官吏，天皇的諭旨絕對不可違抗，因此，縱使我曾跟幕府約法三章，但，不能洩漏的消息，我也無可奉告，這是我的原則！」

江戶大會合

聽到這裏，友矩的臉色已變成一片灰白。

他雖然不知道以「後水尾天皇特使之身份」來到江戶，面對跋扈的幕府，却敢凜然回答問題的中之院大納言，即是神矢悠之丞的父親；但他仍然記得很淸楚，當時，幕府對中之院大納言的態度非常不滿，爲了拔去眼中釘，遂以「藐視朝廷法紀」之罪，欲處以極刑。後來，還是宗矩向幕府求情，免其一死，改終身禁錮寬永寺，中之院大納言才得以死裏逃生。那個時候，友矩就感到百思不解，爲何一個幕府忠心耿耿的臣子，會庇護忠於朝廷的公卿呢？

（現在終於眞相大白了，可是，這眞相是多可怕呀！）友矩不禁感到四肢發冷。

將軍之孫尚在襁褓中卽被暗算，這對幕府來說，當然是一大損失，也是一大憾事，難怪幕府要如此氣憤了，而將軍府中的兵法指導柳生但馬守宗矩却對此眞相瞭若指掌，這就意味著，父親宗矩和這樁驚天動地的謀殺案，有某種程度的關係，那麼，父親在這齣戲裏，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友矩滿腹狐疑，可是，却不敢開口問。

下午懶散的暑氣侵襲了整座屋子，太陽的脚步，毫不客氣地跨過窗口，透過竹簾，示威一般的灑落一

大片金黃色，在疊蓆上顯示它的耀眼。院落裏微微的和風帶著此起彼落的蟬鳴，一陣陣地吹拂著樹葉，攪得它們不得安寧，不住地「沙沙」作響。

宗矩居於上座，友矩和十兵衛背對著院子，盤膝坐在宗矩對面。大家沈默了一會兒之後——

「父親……」

友矩抬起頭來，凝視著父親。宮中發生了因王位問題，所引起的親王謀殺案件，此案件的主謀者，竟是貴爲天皇的後水尾，這問題的確夠嚴重，但是，這和武藝帳之間又有什麼關聯呢？

「……您所談到的問題，範圍太廣泛了，我到現在還沒有把握住問題的重心，也不瞭解其中的情況……

…」

「你還聽不懂？……」

宗矩「啪」地一聲，把摺扇打開，緩緩地搧兩下，再往大腿一拍，又將摺扇合起來，對著十兵衛說：

「你告訴他吧！」

「是的！……可是……」

十兵衛的獨眼閃爍著光芒，笑著答道：

「……如果，您打算讓友矩到京都的話，我想，還是不要告訴他比較好……」

「沒關係！他遲早都是要知道的，說不定在到京都的途中，會有刺客襲擊他，要是他還不知道武藝帳的秘密，就一命嗚呼，那豈不是太遺憾了嗎？」

雖然宗矩這麼說，但，十兵衛却仍帶著曖昧的微笑，吞吞吐吐地不願告訴友矩眞相。

宗矩看看十兵衛的神情，轉向友矩說：

「友矩，前些日子我要你收藏起來的武藝帳，現在，你把它拿出來吧！」

「是的！……」

友矩仍然很困惑地看著父親。的確，在兩個月前，宗矩請神矢悠之丞吃飯時，就將已藏於槅門的武藝帳交給友矩收藏。

當時苦心收藏，唯恐旁人發現的武藝帳，現在卻要在光天化日下展露，這豈不太危險了嗎？友矩覺得很疑惑，因而，一直注視著父親的臉。

宗矩這個人個性相當固執，說話也很有威嚴，他所吩咐過的事，絕不會再提第二次，因此，當友矩發覺父親毫無表示時，只好再看看哥哥十兵衛。而十兵衛則用眼光向他暗示，叫他遵照父親的意思，把武藝帳拿來。友矩想，既然父親和哥哥都認爲沒有問題。那麼，自己也不必杞人憂天了，於是，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間，從放置甲冑的鐵箱底層，拿出卷軸，走回父親的房裏。

當他走在迴廊上時，下意識地環顧四周，看是否有人在窺視，待他確定並沒有人跟踪時，才放心大跨步地踏入房裏。他本想將卷軸交給父親，但父親並沒有接過去，只是說：

「你打開來看吧！」

「？——」友矩不禁愕然。

友矩又看看十兵衛，後者向他點個頭示意後，他才以顫抖的手，解開繫在卷軸上的紫繩，他用兩手將卷軸展開，只見紙上已褪色的墨跡，列舉著柳生門下直接門徒的姓名。

宗矩見友矩已將武藝帳展開，便說：

「好！現在我告訴你吧！——武藝帳共有三卷，九州鍋島藩藏有一卷，禁中藪左中將嗣長藏有一卷，

我這裏有一卷。——事情是這樣的，在寬永五年間，高仁親王和第二皇子被暗殺的事件，我們柳生一派也參與了。當時，宮中警戒森嚴，而且所司代板倉大人和幕府亦日夜保護皇太子，如果不派忍者去行刺，根本就無法完成天皇的諭旨——聽說那時蒙受密令去刺殺皇太子的人，姓名全都列在武藝帳上……」

「？——」

「並不是說武藝帳上所列舉的姓名，全都是當時受命刺殺皇太子的人，而只是其中數人參與這個事件罷了！不管你多麼仔細地審視，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必須將三卷併合起來，才能看出個究竟。」

「可是……併起來……」

友矩張開嘴想說些什麼，卻又停下來，低頭看看手中的武藝帳，好像想看穿其中的秘密似的。

伊勢津藩　柳生源太夫

越前福井　出淵平兵衞

肥後熊本　田中甚兵衞

會津　藩　小瀨　源內

肥前鍋島　弓削三太夫

…………

友矩來回地看了好幾次，的確，就如父親所說的，根本看不出其間隱有什麼大秘密，上面所列舉的每一個姓名，他都耳熟能詳，有的甚至於是曾經拿木刀和他練過武的普通門徒，而不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友矩再度開口問道：

「爹！如果沒有武藝帳，您是否知道當時接受密令，去暗殺高仁規王和第二皇子，是些什麼人呢？」

「我不知道！」

「？……」

「我要是知道，我只要把武藝帳焚燬，這樣就可斬草除根、永絕後患了！」

「您說的禍根是？——」

「斬除禍根，一來是爲了朝廷的平和與幕府的安泰，二來則是爲了我柳生一門的安全……」

這時，太陽被遠處飄來的一朶烏雲遮住，院子裏乍然黑暗下來，不久，又恢復了光亮。

宗矩頓了一頓，又繼續敍述往事……

不管眞相如何，現在幕府的孫女已榮登王位，成爲至聖至尊的女皇，幕府的野心也算獲得滿足了，既然幕府不再與朝廷作對，天下也就太平了。這時，如果能將武藝帳神不知鬼不覺的湮滅掉，那麼，秀忠之女所生的兩個皇子死亡之謎，就不會爲世人所知，縱使有人懷疑這件陰謀，因爲缺乏證據，也無從查起了。如果，宗矩知道當時接受天皇密令，去刺殺皇太子的人是誰，爲了朝廷和幕府之間的和平共處，他必會不惜任何代價，逼他們切腹自殺，以爲殺人滅口，湮滅證據——但，很遺憾地，他並不知道這個內幕。他只知道，若想追查出暗殺兩位皇子的刺客，則需併合三卷武藝帳，方能知其究竟。

當時，想出這種巧妙的辦法，來掩飾這個駭人聽聞的宮闈大秘密的，可能是天皇本人，要不然就是藪左中將嗣長。中之院大納言大概也很瞭解此一內幕。這個秘密除了這些首腦人物知悉外，旁人是一概被蒙在鼓裏的，而浮月齋那時也不知道武藝帳藏有如此驚人的秘密，如果他知道了，那必然是刺客之一洩密的。

自稱是龍造寺家的遺孤——夕姬，和幕府官僚松平伊豆守、春日局等人，也都積極地在尋找武藝帳，

以後，還會有誰也來插一脚，那就很難預卜了。這批人只知武藝帳藏有和柳生一門生死攸關的大秘密，卻不知是那方面的秘密，因此，有些人爲了滿足私慾，有些人則是爲報私怨，想置柳生一族於死地，所以才各顯神通，不擇手段去搶奪武藝帳。然而，以柳生的立場來說，他們並不是顧慮自己的面子問題，而是爲了天下大計，也就是爲了避免朝廷和幕府之間，發生流血事件，造成天下大亂，因此，無論如何，武藝帳是絕對不能落入他人手中。

同樣地，在他人手中的部份武藝帳也必須奪回才行，爲此，柳生不惜犧牲多條人命，因與朝廷、幕府之間的衝突相較，前者根本不算一回事，爲了這個嚴正的大前提，上天應該寬恕柳生濫殺無辜的無奈吧！——宗矩心裏這麼想著。

「……友矩，最近你得到京都一趟，順便帶又十郎一道去吧！讓又十郎使用女術和藪左中將見面，然後趁機將武藝帳偷出來……」

「可……可是，要怎麼偷才行呢？」

「在寬永寺——天海大法師處，中之院大納言就住在那裏，又十郎可易裝成公卿，假扮爲中之院的密使潛入，中之院一定會接見他的，你們就抓住這個機會行事吧！是順利地將武藝帳竊到手？還是被識破身份？這一切都看你的了！」

「是的！……」

友矩至此時才明瞭武藝帳所蘊藏的秘密是什麼，雖然頗感震驚，但卻有種撥雲見日後的喜悅，因而緊蹙的雙眉不覺大展。天空一片陰霾，院中的樹葉開始發出「沙沙」的聲響，好像是快要下雨了。

「有件事我要順便告訴你，那就是分佈在全國諸藩中，所有的柳生門下要在江戶大集合的事，我想，

你大概也瞭解這個情況吧？現在如果要等另兩卷武藝帳湊齊，也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命令十兵衞通知他們在江戶聚頭，當然哪！這些人就是列名在武藝帳上的神秘人物了，要是浮月齋趁機狙擊，那可就……
……」

「？……」

「列名在武藝帳上的柳生門徒，都是當年參與暗殺皇太子的人，如果，當事人現在承認自己的罪狀，他們的處境固然値得同情，但是，也難逃一死，因爲，武藝帳的問題實在太嚴重了，他們都罪不可赦，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由於要執行天皇的論旨，推薦柳生所有的門徒讓天皇親自挑選，以爲刺客，這個推薦者不是別人，就是我——柳生宗矩，當時我陷他們於不義，現在又要殺人滅口，實在是……唉！……」

友矩聽到父親蒼涼的嘆氣聲，不由得抬起頭來看看他，宗矩對著友矩無奈地搖頭苦笑。

■■

多三郎從外面匆匆忙忙走進來，好像在尋找什麼似的，在大久保家的迴廊上，一趟又一趟地走來走去。

「哦！原來你在這裏！」

令人難以忍受的暑氣仍未消去，空氣乾燥得擠不出一滴水來。川野黎左衞門以肘枕頭，躺在迴廊的轉角處睡午覺，聽到多三郎的嚷叫聲，睜開朦朧的睡眼一看，多三郎已站在他的身邊。

「嘿！川野兄，我想拜託你一件事——你起來吧！」

黎左衞門一骨碌爬起來，大叫道：

「大月，你竟然站在武士的鼻尖前，實在欺人太甚，太無禮了！我不會饒你的！」

「抱歉！抱歉！因爲我有重要的事要拜託你幫忙，所以疏忽了這個規矩，請不要介意，如果你肯幫我調查一件事，事成我一定重重的答謝你！絕不食言！」

多三郎說著，用眼睛向走廊的另一端瞟了一眼，示意黎左衞門到那裏進一步詳談。

黎左衞門看看多三郎，再看看走廊的盡頭，說：

「如果報酬太少，我是絕不會答應的！」

「好！好！看你要求多少，我就給多少！」

黎左衞門看多三郎那麼乾脆就答應他的要求，也不好再推三阻四，於是懶散地移動腳步向走廊的另一端走去，多三郎弓著魁梧的身子，走在黎左衞門身旁，悄聲問道：

「你有沒有殺過人？」

「你要找我幫忙的，是這件事嗎？」

「可以這麼說，不過，到底要不要殺人，則看你自己，我不勉强你，如果你不願殺對方，那麼，你就跟踪對方，看他到底要往那裏去？」

「對方是誰？……是武士嗎？」

多三郎點點頭，兩眼烱烱有神地凝視著黎左衞門。

「你不要瞧不起我這個黎左衞門，我才不會那麼沒出息，不敢殺人吧！……可是，大月！聽說你的武術比我們的高明得多，如果要殺人，你自己一個人去殺吧！又何必來拜託我呢？」

「哈！如果我能自己動手，那又何必找你幫忙呢？——這件事非你不可，別人是無法辦到的！報酬我一定會給你！」

「我也不幹！……」

黎左衞門憤然聳聳肩道：

「上一次也是這樣，我聽了你的交待到寬永寺去，莫名其妙碰了一鼻子灰，可是，你卻只有在晚餐時，讓我多吃一碗飯作爲酬謝而已！」

「不！不！這次不管是十天或一個月都可以，我每餐都讓你多吃半碗，這總可以了吧？」

「閉嘴！對武士不可這麼無禮！」

約莫一盞茶的功夫……

——不曉得多三郎如何鼓動如簧之舌來說服他，這時，川野黎左衞門已來到了新宿的一家茶店。他坐在茶店的角落裏，眼睛一直盯著外面來來往往的行人，原來，多三郎就是叫他埋伏在這裏，等候一個從甲州街走來的武士。

過了一會兒，黎左衞門眼睛亮了一下，自言自語道：

「喔！就是他！」

然後，霍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有一個人戴著壓得低低的笠帽，從茶店前的街道走過。他的肩膀寬闊，身體結實，但是，左腳微跛，走起路有點蹣跚，裝扮像是個武士。

黎左衞門匆匆付了茶資，跟踪在這位武士後面。

「多三郎說他自己要在白山等候一個從中仙道來的人……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不管他了，我還是按他的意思去做吧！」

黎左衞門躲躲閃閃地跟踪那位武士，心中不住想著。

天色突然變得昏暗，刮起風來了，好像要下雨的樣子，黎左衞門衣服的下擺被風吹得「啪啪」響。

戴著笠帽的武士從四谷向右轉到左門町，再轉向日窪，如此一路迤邐來到一幢正在建築之中的武術館模樣的房子前，武士終於駐足不再繼續前進。

黎左衞門躲在街道的轉角處窺探。

少頃，黎左衞門再度伸出頭看個究竟，發現那個武士佇立建築物外和一個女子正在交談。

「咦？她不是……」

黎左衞門突然收斂起懶散的神態，而變得肅然，因爲，他覺得那個女人很面熟，爲了看得更淸楚，他快步地溜到建築物附近，睜大眼睛不住地打量她。

「哎呀！那不是梨加嗎？」

黎左衞門失聲低叫道。

梨加要到柳生莊之前，曾在大久保家待過一陣子，也是黎左衞門所單戀的對象，因此，當他看到梨加和那個武士有說有笑的，而兩人又併肩向前走去，不覺醋海生波，氣得兩眼圓睜，兩拳緊握，立刻尾隨其後。

黎左衞門眞想走向前去，聽聽他們兩人到底在談些什麼，怎麼會談得那麼高興？但是，多三郎一再叮嚀，絕不能讓對方發覺有人釘梢，否則就誤了大事啦！同時，黎左衞門也不願和對方正面發生衝突，因此，只好儘量壓抑這種强烈的慾望，和對方保持相當的距離，繼續跟踪。

走到第二個十字路口時，「咦？」黎左衞門突然低呼一聲，因爲，他發現前方不遠處有個浪人筆直向這頭走來，而這個浪人不是別人，竟是久未謀面的千四郎。

夜襲

最近，不知是什麼緣故，千四郎就像一陣煙，突然在大久保家消失了。但是，現在他卻像早跟黎左衞門約好似的，由另一端虎視眈眈地向武士走來，頗有與黎左衞門夾擊武士的意味。

那個武士本來是走在梨加的左側，當他發覺前面有個來意不善的浪人，向自己緩慢走來時，就放慢腳步，並迅速和梨加交換位置。黎左衞門看到武士這個動作，不覺睜大了眼睛，因爲，這個動作正意味著他已準備拔刀了。

千四郎越來越靠近他們了……

街道的兩旁都是高大的圍牆，一邊的圍牆下有道寬大的水溝。千四郎卽沿著水溝，逐漸向武士接近，兩人的距離正一寸一寸地縮短……

「哎！……千四郎！千萬別急！」

黎左衞門發覺情勢緊張，不由得想出聲阻止，但，喉嚨卻像被東西卡住似的，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他是躭心千四郎如果心浮氣躁，萬一傷到梨加怎麼辦？想到這裏，已顧不得多三郎的再三囑咐，拔起腿來就向前跑。這時，黎左衞門突然抬頭看到前面白光一閃，心裏不由得一驚：

「糟了！會被殺掉……」

黎左衞門眞是心急如焚，不覺加快腳步，如旋風般地向前衝去——這可能是愛情的力量所致吧？只聽到「咻」地一聲，黎左衞門定睛一看，武士手裏拿著武士刀，已擺好架勢，準備迎擊。

這時，四周充滿了肅殺之氣，令人不由得毛骨悚然。經過片刻緘默之後，武士聲如洪鐘般問道：

「你是雲霞派的忍者嗎？」

千四郎默默地凝視著武士，不發一言。梨加看見一臉殺氣的千四郎，嚇得趕快躲到武士的背後。

黎左衞門氣喘如牛地跑到梨加的身旁，抓住她的膀子，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梨加小姐！……妳……妳還記得我嗎？我是……我是川野黎左衞門呀！」

梨加杏眼圓睜，小嘴微張，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直盯著黎左衞門看，根本不知這個男人是誰。黎左衞門怕千四郎和武士的決鬥會傷到梨加，於是，順勢將她一推，梨加踉踉蹌蹌地往圍牆靠，才沒有倒在地上。

「千四郎！你可以和他放手一搏了！」

黎左衞門因已確保梨加的安全了，所以，才這麼大聲地向千四郎喝叫道。

就在這刹那間——

戴笠帽的武士身體微晃了一下，痛苦地問道：

「你是千四郎？還是多三郎？……」

語畢，只見鮮血四濺，「嘭！」地一聲，他已倒臥血泊中了。

「什麼？──你說殺錯人啦？」

黎左衞門手中執著白刄，臉色驟變。他因看到千四郎秋風掃落葉般地掃出一刀，自己不知不覺也拔出了刀。

「我看你一直在跟蹤他，所以才殺了他，沒想到竟會誤殺一個無辜者，唉！你說，這該如何是好？……
…」

「你說什麼？多三郎要我跟蹤一個刀柄綁有織錦絲繩的武士，怎會不是他呢？」

千四郎眉峰緊蹙，默然不語，只是凝視著倒在血泊中的武士。周圍已湧來一大羣看熱鬧的路人，彼此交頭接耳，指指點點，紛紛地討論著。

「走開！走開！這沒什麼好看的！」。

黎左衞門額暴青筋，粗暴地叫囂著。圍觀者被他這麼一罵，開始引起一陣騷動，然後，三三兩兩地離去了，只有梨加一人留在原地，不斷輕輕啜泣著。

「妳認識這個人嗎？」

千四郎指著武士的屍體，冷冷問道。

「是的……我認識他……」

「他叫什麼名字？」

梨加不吭氣，只是以帶有敵意的眼光，直盯著千四郎。千四郎離開屍體旁，走向梨加。

「等等！這個是我所認識的女人，千四郎！……你可別傷害她，否則，我是不會饒你的！」

黎左衞門驚慌地擋在兩人中間，警告著千四郎。

可是，千四郎並不理會他，又向前走近兩步，逼問道：

「妳跟柳生家有關係嗎？」

「……」

黎左衞門見梨加不答腔，連忙代她回答：

「是的！她現在是柳生家的女婢，但是，在這之前，她跟我們一樣，也在大久保家做過事，是老人家所疼愛的女婢，所以，絕對可靠，不會有問題！」

「既然這樣，那妳為什麼不回答我的問話呢？……妳知道這個人的身份嗎？」

千四郎氣勢咄咄逼人，似乎不查明究竟絕不罷休的樣子。

「……」

「梨加小姐！妳就說吧！他跟我一樣，也是大久保家的食客，他是個急性子的人，妳就快告訴他吧！」

黎左衞門怕越鬧越僵，趕快在他們之間打圓場。

梨加看看黎左衞門，囁嚅道：

「是……他是薩摩藩的藥丸武兵衞大人……」

「什麼？……是藥丸？」

千四郎紫脹著臉問道：「是那位示現流的藥丸兄嗎？」

梨加默默地點頭。千四郎仰天長嘆道：

「矣！──上當了！」

■■

新陰流和示現流風靡九州，是發生在慶長年間的事，而示現流的起源較宮本武藏的二天一流更早。此本是京都天寧寺中的某高僧，將秘訣傳給薩摩藩士東鄉藤兵衞，當他學成歸鄉後，則繼續潛心研究此門奧秘，後來，終於聲名遠播。不久，爲島津家久所知悉，立即重金延聘爲藩中的武術指導，從此以後，歷代的藩主和子弟均學此流，因而顯名於世。據說，此流派本稱爲「自顯流」，後因釋文之進的建議，才改名爲「示現流」。後來，藤兵衞的高足藥丸兼陳獨樹一幟，別立門派，稱爲「藥丸派」，而藥丸武兵衞即是兼陳的三男，此即表示，他並不是新陰流的劍客，也不是列名武藝帳的人——換句話說，千四郎的確是殺錯人了。

■■

那天晚上——

很難得的，彥左衞門竟然和浪人們聚在房裏，比賽「切煙」。所謂「切煙」即是：以短刀橫切直線上升的煙，而這個煙通常都以點蚊香生煙，作爲比賽之用；據說，武藝高强的武士，能夠巧妙地將筆直上升的煙切成數段，而不會使如絲線般的煙變成一團迷霧。

這時，廊上突有個浪人匆忙地跑過去。

「嗐！怎麼搞的？路不好好走，跑什麼跑？」

一個切煙失敗的浪人，很懊惱似的回頭看看走廊，口裏忍不住念念罵道。

「哎！你的段數頂多是這麼高而已！你走開，讓我來表演一招給你們開開眼界吧！——」

另一個浪人將正在表演的人推開，自己大模大樣地端坐在蚊香盤前面，拔出短刀來。

他先靜坐調息，等待蚊香的煙恢復直線上升，才緩慢舉起握著短刀的手。當他屏氣凝神，正想動手時

廊上又有人如風似地奔過去。

「唉呀！實在太吵了——到底是什麼人在鬧？」

彥左衞門終於忍不住，緊皺著眉頭喝問道。

「是我——」剛跑過去的浪人，聽到彥士衞門的斥喝聲，又折回來站在廊上恭敬地答道。他大概跑得太劇烈了，滿頭都是汗水，額頭映著燈光，竟閃閃發亮。

「咦？是印南兄嗎？」

坐在蚊香盤前，正想在衆人面前露一手的浪人這樣問道。這個浪人原來就是先前被稱爲「帳房」的人，自從上次之後，他總覺得自己和印南勘十郎較爲親近。

「你在鬧什麼？……有事嗎？」

彥左衞門很不高興地問道。可是，印南卻微笑答道：

「喔！是老人家啊！我因爲一直都沒有機會和你見面，所以都還沒有向你請過安，我是……」

「我沒問你這些，我是問你到底在喧嘩些什麼？」

彥左衞門氣得吹鬍子瞪眼睛，沒好氣地問道。

「哦！——我現在想找個人……」

「是住在這裏的人嗎？」

「是的！……」

「既然是我們這裏的人，那你爲什麼還這樣大聲騷擾，難道你怕找不到人啊？眞是一點禮貌也不　！」

「是的！很抱歉！」

印南覺得很羞愧似的，俯首道歉。
彥左衞門對他這種謙恭有禮的態度，感到非常驚訝，白色長眉不禁豎了起來。印南很快地把視線移開，看看圍在一旁看熱鬧的浪人們，問道：
「有人看到多三郎嗎？」
「多三郎？……」
衆人一聽是要找多三郎，都沈默了下來。
片刻之後，印南自言自語道：
「嗯！這麼說，多三郎是從中午以後就不見人影啦！」
說著又抬起頭來問：
「那麼，川野呢？」
「喔！……黎左衞門——」
浪人們低哦一聲，只是你看我，我看你，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印南臉上露出「大事不妙」的表情說道：
「喔！他也不在嗎？」
然後向彥左衞門鞠了一個躬，說：
「抱歉！打擾了各位！我走了——」
便像箭般地往外面衝了出去。
「喂！……等一等！……等一等！」

彥左衞門被攪得一頭霧水，正想問個清楚，沒想到印南竟一溜煙地跑掉，因此，急急忙忙想把他叫回來，在慌亂之下，一腳踢倒了蚊香盤，差點跌個四脚朝天，幸虧旁邊有人眼明手快，一把扶住了他，才穩住了身體，待他站穩了之後，又跟著往外面跑，還一邊叫道：
「喂！——你要到那裏去？」
印南這時已跑到了走廊的盡頭，他頭也不回地繼續向前跑，只有大聲地答道：
「……我要到寬永寺去，因爲寬永寺發生異變了！……如果多三郎回來了，請您轉告他，叫他馬上到寬永寺去——」
一眨眼間，他的人影已消失在走廊的盡頭了。
「異變？……什麼異變？」
這時，悠之丞正好從另一個房間踱出來，聽到印南所留下的這句話，不覺滿腹疑問，自言自語道。
彥左衞門氣喘吁吁地跑來，他和悠之丞互換了一下眼色，掩不住狼狽狀地催促道：
「悠之丞！來！……你跟我來！」
「是！」悠之丞也隨著彥左衞門向前衝。

■■

這一晚，月黑風高，寬永寺內一片靜寂，院內的每扇門大多已經深掩，僧侶們也都已經入眠了，因此，看不見一個人影。就在這伸手難辨五指的黑暗中，不知從何處竟侵入了一羣幪面的夜行人，身影搖晃，看來有似鬼魅幢幢。他們靜靜地走過山王社，再從清水前的石階拾級而下。
——這些人就是曾在金杉天神廟附近，狙擊千四郎的那批幪面刺客。

文珠樓在朦朧的夜色中，巍然高聳著，左邊則清楚地浮現著鐘樓的影子。

這一批刺客的首腦，似乎仍是上次那個氣魄雄偉的幪面人，他一直是居前導的地位，帶領其他人摸黑前進——由這種情勢看來，這個首領必是個極有地位的武士，因爲，他如果只是個受僱的刺客的話，那麼，他的部屬就不會表現得如此忠心耿耿了。

當他們全部走下石階時，附近一棵高大的樹木突然「沙沙」作響——但這聲音異常輕微，若不是聽力極佳的人，是無法辨別出來的——有個人無聲無息地從樹上縱身而下，他的鬚鬢在黑暗中隨風飄動，閃耀出銀色的光芒。

這批刺客並沒有發現，在這偌大的寺院內，也有一個不速之客，正在黑暗中觀察他們的動靜。刺客們仍然悄悄地前進，經過文珠樓後，又沿著倉庫，繞過中堂，因爲這條路比較窄，所以，他們只能一列前進。

這批刺客共有十五人，從後面跟蹤而至的銀髯老人細點人數後，用手捋了一下銀髯，凝然佇立在黑暗中。

從樹林裏，傳來了幾聲貓頭鷹的叫聲。

這羣刺客走到了本堂前，全部停下來，並迅速地分散在四處，按刀而立，只有首領踏上玄關前的石級，走近紙門旁，用鐵扇輕扣兩下自己的刀柄。這時，就像打暗號似的，紙門內有人提了一盞燈逐漸向紙門靠近，燈光也搖晃了兩下。——一會兒之後，紙門被人從裏面拉開。

從紙門內探出一個光頭來，原來是個僧侶手執油燈站在門前，和首領頷首示意，且輕聲問道：

「您是？——」

「我是隼人。」

「喔!我正在等您……」

「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嗎？」

「都已經準備好了，正等您來……」

「那麼，一切都按計劃行事嗎？」

「是的！」

僧侶點了點頭，然後將油燈吹熄。

他赤著脚走下石級，帶領刺客由本堂右邊走向中堂。一行人來到中堂迴廊下的地下道入口處，僧侶用眼睛向首領示意，然後逕自走進地下道，首領則亦隨後進入，其他的刺客本想蜂湧而入，但因甬道太窄，兩人無法同時並行，因此只好魚貫通行。

——就在首領踏下石級時，只聽得「唔!」一聲悶響，已經走到甬道另一端的僧侶，突然口出鮮血，從石階上滾落到地面。刺客們見情況有異，立即散開來。

「……什麼人？」

首領手按刀柄，低聲喝問道。

四周一片死寂，並沒有人回答首領的問話。對方可能是個武藝極爲高强的武士，否則是無法如此猝然出手，而且令對方一刀斃命的。——經過半晌的沈默後……

「是什麼人？不要畏首畏尾，快出來吧！」

仍是一陣緘默……

「是中之院大納言？……還是密探？」

「……」對方仍然不吭聲。

看到這種情形，有兩、三個刺客迅速地飛身躍上迴廊，其餘的則如飛燕般地跳上地面，俱皆屏息以待。

站在迴廊上的刺客們立即拿出早已預備好的孔明燈，並用打火石點燃燈光，一個個遞給站在地面上的同伴們。所有提燈的刺客，都將燈光集中到那位緘默的來者身上，中堂前的院落頓然大放光明，中央赫然站立一個也是同樣幪面的武士，他受不了强烈燈光的照射，半瞇著眼，微側著臉，手中所拿的短刀，還不住地在滴著血。

「……你究竟是什麼人？」

首領不再以低沈的聲音問，而是訝然大聲喝問道。

對方以烱烱有神的眼光仰視著站在迴廊上的首領，高聲反問道：

「你是松平伊豆守派來的密探嗎？」

對決

站在迴廊上的刺客，紛紛躍到地面上，將這位幪面武士團團圍住。被包圍得如此水洩不通，縱然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也是處於相當不利的情況的。

雖然他想移動位置，但是，只要他稍微挪動一步，孔明燈也跟著他動，不斷地向他照射，使他完全動彈不得。就目前情勢看來，對方不僅人多勢衆，而且還處在暗處，可是，相反地，幪面武士勢孤力單，並居於明處，這就像沒有爪子的老虎一樣，無法施展威力。

數道强烈的燈光，先是照射著武士的腰部，然後往下移照著他的雙脚，再緩慢地往上移，最後，燈光全部停留在他的眼睛，武士不得不以手遮擋刺眼的燈光。

出乎意料之外的，這位武士竟然一身旅裝打扮，衣服已經舊得褪了色，而且又縐巴巴的，草鞋也沾滿了泥巴，就是那塊幪面用的黑布，也是破舊得不像話。

「你究竟是什麼人？」

在迴廊上，刺客們的首領一脚踏著欄杆，俯身問道。

說時遲，那時快，幪面武士突然左手一揮，一道白光向著孔明燈飛去。一名刺客接住了如閃電般飛來

的短刀，但，一個翻身卻仆倒在地上。

所有的孔明燈立刻集中在幪面武士的身上，只見他全身沾滿了鮮血，左手拿著短刀，右手拿著長刀，以很鎮定的聲調說道：

「我不想在這個乾淨的地方大開殺戒，你們全部撤退吧！——你們是松平伊豆家的人呢？還是受僱的刺客？」

「殺！——殺！」

從迴廊傳來首領急促的喝令聲。

一個刺客從側面攻了過去，另一個刺客則從另一側夾殺，在那瞬間，幪面武士手執的長短刀，即如驟雨般地交互揮出，同時，身形一低，待他再度直立時，在他背後的兩名刺客，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聲，已雙雙倒下。

看到幪面武士出手有如疾風迅雷，威力無比，其他的刺客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了。武士背後有塊大石頭，再過去就是一座假山，沿著假山有條羊腸小徑，直通客房。客房四周是迴廊，所有房間的紙門均已拉上，裏面一片漆黑。

首領發現部屬們似乎被武士的氣勢所震懾，皆裹足不前，非常憤怒，於是從迴廊跳到院落裏。

「走開！——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

他推開圍住武士的部屬，站在他的面前，冷笑道：

「哼！你的雙刀法，我剛才已經領教到了！」

他一邊說著，一邊找尋有利的位置站定，緩慢地抽出自己的長刀，擺好架勢，接著說：

「你猜的不錯！我就是松平藩的阿部隼人正，我想領教你的刀法，比較個高低，如何？」

隼人正充滿了自信，如果他沒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敢如此光明正大地報出自己的姓名的。他在右手掌心吐了一口水，並在衣服上摩擦數下，再緊握住刀柄，然後，高喊道：

「上吧！」

他雙手平舉長刀，向前邁了一步。

幪面武士兩手各拿著一把長、短刀，垂放在身體兩側。

「嗯！我曾拜聞過你的大名，阿部隼人正的確是東軍流門下的高徒……」

「別囉嗦！上吧！」

「等一等，能跟你這樣鼎鼎有名的人物對決，是我無上的光榮，那我自己也報上名吧！——我就是肥前的山田浮月齋。」

「嗄？——山田浮月齋？」

刺客們聽到這個名字，不由得全部後退一步。孔明燈的强烈燈光搖晃不定地，向著武士全身上下照射著，這可以表示，刺客們現在面對這位神秘人物，已感到心驚膽跳了。首領隼人正再度喊道：

「如果你是眞正的山田浮月齋，那麼，拿掉幪面巾，讓我們看看你的廬山眞面目吧！」

「喔？天氣這麼燠熱，你們才眞需要把幪面巾拿掉，透透氣呢！哈哈哈！——反正，你們一個個都會成爲我刀下的寃魂，又何必在乎拿不拿掉幪面巾呢？……這樣，你們還想去暗殺中之院大納言嗎？」

「住口！好狂妄的小子！」

其中一名刺客暴叫道，想向前揮刀，但立刻被阿部隼人正用肘部擋住，低聲說道：

「你們都不是他的對手，退下吧！」

隼人正想向幪面武士挑戰，一決勝負，因而，幪面裏的眼睛亮了一下。

隼人正又重新擺好姿勢，但，對方仍兩手下垂，屹立不動。兩人對峙良久，空氣像凍結了一般的凝重。突然「鏘琅」一聲，武士左手中的短刀竟掉落在地上，而且是一直向前滾，然後不偏不倚地停在兩人的正中央——這是一招絕妙的防禦術。

東軍流裏有一招威力萬鈞，令人驚魂懾魄的刀法，稱爲「無明刀法」，而隼人正現在所擺的姿勢，即是準備施展這招威震遐邇的刀法。他微側身體，半瞇雙眼，靜待對方攻擊，當對方發動攻勢，向己左面撲來時，即忽地旋身向前跨步，以右側迎擊；而此刀法的秘訣即在跨步的距離，如果是東軍流的高手，就可以跨步的距離來擾亂對方的判斷，再利用對方錯估距離的驚愕之餘，反守爲攻。

隼人正本可順利地施展這招「無明刀法」，但是，沒想到强中自有强中手，幪面武士竟然在他倆之間設下一道障礙，來破他的刀法，雖然他可跳躍過去，或將短刀踢開，可是，這都會在一氣呵成的行動間，造成刹那的猶豫，也就形成了致命傷啦！而幪面武士忖度後有假山擋路，如果隼人正施展這招厲害的刀法，自己勢必無法閃躲，也就必死無疑了，因此，才很機智地利用這招來解除困境。

■■

隼人正的呼吸越來越急促，幪面武士在不知不覺中，也變成了雙手向前斜舉長刀的姿勢。氣氛愈來愈緊張了。

「隼人正，我剛才已經說過，我不想在這裏大開殺戒——你們走吧！山田浮月齋拼掉老命也要保護中之院大人的！只要有我在，你們誰也不能動他一根汗毛！」

「嘿！你不要太狂妄了！」

「怎麼？你想找死？——嘿！你的呼吸又急又亂，你已經開始緊張了！」

隼人正陰沈地笑笑，並沒有答腔。現在他已是騎虎難下，箭在弦不得不發了，在屬下面前，他怎可向對方低頭呢？這豈不是貽笑大方嗎？雖然無法使用「無明刀法」，但是，他還可使另一手絕招，那就是「醍醐刀法」，這招陰狠無比，定可置對方於死地，不過，自己也免不了要和對方同歸於盡，爲了武士的名譽，這麼做也是值得的。

「這是最後的辦法了……」隼人正想道。

他高舉著武士刀，向前緩步逼近。

只聽得「鏘噹」一聲，刀子在空中撞擊出一陣火花，隼人正向後倒退數步，手按住鮮血淋漓的肩膀，他凝視著對方，嘴角浮出一絲陰森的微笑，等待對方仆身倒下，可是，武士只是如雕像般地靜立，長刀向前低垂。

隼人不禁感到訝然，正當他不知是怎麼回事時，武士突大喝一聲：「混蛋！」向右一閃，即沒入黑暗中，這時，隼人正才知道自己上當了，對方根本毫髮未損，現在只有眼巴巴地看著他遁逸無蹤啦！有個勇敢的刺客，立即尾隨武士之後，追趕到假山處，不久就消失了身影，隼人正並沒有攔阻他。半晌之後，從黑暗中傳來一聲慘叫聲。

就在這時候，突聽得一陣吵雜的跑步聲，由遠而近，隼人正不由得臉色微變，遂下令道：

「退！……退！」

刺客們迅速地弄熄燈火，並將地上的屍體抬走，從迴廊對面的假山撤退。不久，黑色的一團就在院落

裏消失了。

■■

從文珠樓跑過來的是印南和悠之丞。

他們兩人在黑暗中睜大著眼睛，向四周逡巡。在陰冷的空氣裏，微微飄來一陣血腥味，那是剛才首當其衝，被武士一刀殺死的僧侶，所流出的血。

兩人大吃一驚，不知道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印南解開鞘口後，再穿過迴廊，進入甬道內探查。

「喔！……這位大概是僧侶吧？」

印南低聲地說道。

悠之丞突驚喊道：「糟了！」也跟著跑過來看，他想，院中的僧侶既然被殺，那麼，中之院是否也遭到不測了。當他看到已經僵硬的屍體，心裏越發忐忑不安，馬上跑到迴廊。這時，迴廊上已有許多僧侶手執油燈，不斷地來來往往。

「請問一下——」

被悠之丞擋住的小沙彌，驚叫了一聲：

「哎呀！」

原來，院裏的僧侶們聽到院裏的打殺聲，都嚇得直打哆嗦，全都緊閉門窗，蒙在被子裏，不敢出來，後來，發覺院裏的喧嘩聲已歸於沈寂，才提心吊膽地探頭出來看，沒想到冷不防地被悠之丞這麼一攔，嚇得倒抽一口冷氣，跌坐在地上，結結巴巴地問道：

「你……你……你要問什麼？」

「知念，你怎麼啦？」

紙門內傳出一個大人的聲音，不久，紙門「嘎啦嘎啦」地被拉開，有個大僧侶探出頭來，手抓住紙門，紙門不斷地「嘎啦」作響，僧侶顫聲問道：

「你……你是……」

「難怪你們會怕成這個樣子，不過，你們放心，我們不是壞人，絕不會殺害你們的。」

「是……是的……」

「中之院大人是否平安無事？」

「是……是……是的！」

「怎麼啦？你說清楚一點！」

悠之丞很焦慮地跳上玄關，催促道。

「請……請……請……」

僧侶將抓住紙門的手收回，兩手合掌顫聲道。

印南仍然繼續搜索著院子，當他覺得毫無問題時，才緩步倒退至迴廊邊。

但是悠之丞由於過度緊張，臉上的肌肉綳得非常緊，看起來神情凝重，狀頗嚇人，怪不得和尚們的情緒，還是無法穩定下來，後來，印南也上了迴廊，他那開朗的笑臉，才使得僧侶們緊張的心情逐漸鬆懈。

「你們冷靜一點，慢慢說吧！」

印南微笑地說。這時，僧侶和小沙彌已恢復了鎮定，小沙彌清清喉嚨說道：

「剛才在院子裏，有許多幪面人在決鬥，其中一個自稱是山田浮月齋，其他的人好像說是松平藩派來

的……」

「山田浮月齋？」

印南皺著眉頭，接著問：「他的確是這麼說的嗎？」

「是的！是的！他自己說了兩次——」

「那就奇怪啦？……」

印南感到困惑地回頭看看院落。此時，烏雲四散，上弦月朦朧地出現在夜空裏，洒下滿院清輝。

「松平藩？是那個地方的松平？」

印南將眼光從院子裏收回來，扭過頭來問道。

小沙彌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中之院大人是否安然無恙呢？」

悠之丞的腦子裏，縈繞的只有這個問題。

「是的！他並沒有受到驚嚇，他一直都待在書院裏。」

「真的？一直待在書院裏？」

悠之丞的臉上掠過一絲喜悅，他那充滿感情的眸子，不由得浮起了一層淚光。他從僧侶的背後看過去，在黑暗中可朦朧看到對面小屋裏的燈光也在晃動。

「是道長嗎？」

對面小屋傳來一個蒼老而鎮定的聲音。

「喔！……」

悠之丞忍不住想要跑過去，卻被印南一把抓住了。

「喂！你看看那個地方……」

印南用手指著中堂的屋頂上，悠之丞順著手勢望過去，發覺上面有兩條人影如黑貓般地對峙著。

■■

那兩個人原來就是幪面武士和乞食法師。

幪面武士已經把幪面巾拿掉，他可能是剛才從院子跳到屋頂上，打算沿著屋頂逃到寺院外時，被埋伏在屋頂上的乞食法師攔阻下來的。他筆直站立著，乞食法師則弓著身子，兩人無聲無息地對峙著。

黝黑的空中，朦朧的上弦月無力地飄浮著，烏雲緩慢地移動，當烏雲遮住月亮時，大地則頓時變成一片黑暗。

「你是小瀨源內嗎？」

「……」

「在剛才那種千鈞一髮的情況中，能夠如此敏捷地撿起地上的小刀，除了會津藩的小瀨之外，是沒有別人了。」

「你是山田浮月齋？」

「不錯！我是浮月齋！」

說著，浮月齋向前跨了一步。

「你是由於會津藩的命令到這裏來的？還是但馬派遣你來的？」

源內後退了半步，腳下不小心卻踢到了瓦片。

「你無法拔刀的！哈哈哈！……」

浮月齋突然尖銳地笑道，的確，由於小瀨源內所站的位置，如果要拔刀，刀身向下傾斜時必會抵住屋脊，而拔不出來，雖然如此，小瀨源內還是緊握著刀柄；浮月齋是徒手的，他那雜草般的鬍鬚，隨風飄動，映著月光發出銀色的光芒。

「源內，你剛才冒用我的名字，是否打算造成松平伊豆守和寺澤藩之間的誤會呢？我浮月齋並不是想保護中之院大納言……」

浮月齋話還沒說完，突然，源內抽出白刄，在空中劃出一道耀眼的銀弧，浮月齋身形一低，向著閃發光的白刄，施展無刀刀法，他徒手伸出，有如水中撈月般地有力，可是卻落了空。

小瀨源內翻身一躍，已到對面的屋頂上。

浮月齋連忙跟進，也縱身一躍，到了對面的屋頂。

「源內！等一下！」

小瀨源內如滾石般，從屋脊翻身滾落地面。

「浮月齋！今晚的勝負就到此告一段落！會津藩的兵法指導—小瀨源內，改天一定會找你比個高下的！」

說完，輕輕躍上樹梢，踩過圍牆，消失在黑暗中了。

浮月齋挺立在屋脊上，看著他消失的方向，再側耳傾聽他逐漸離去的脚步聲，不久，也縱身躍到地面，向著寺院外奔去。

■■

小沙彌們看到乞食法師如巨大蝙蝠般，在屋頂上飛翔而至消失，剛剛平靜的情緒，現又不期然地害怕起來。浮月齋和源內兩人在屋頂上的對話，他們是聽不見的，因此，看了這幕啞劇後，悠之丞和印南互望了一眼，但這眼光並不是友善的，而是充滿敵意的。

「你……」印南先開口說道：「……你在這裏好像還有事，可是，我還另有事要辦，那麼——」

「你想要去追浮月齋？……那麼，你去吧！今晚所發生的事，我們都不要讓大久保他老人家知道，好嗎？」

「喔！……好！」

印南又展開了笑臉，接著說：

「那！……我先走了！」

印南從迴廊跳到院子裏，向著寺院大門飛奔而去，但，悠之丞並不理會他，逕自轉向僧侶說道：

「如果你們害怕官府來調查的話，就一概推說不知道，因爲，今晚在院落裏所發生的決鬥，還沒有結束，將來一定會繼續下去，所以，你們最好守口如瓶，不要隨便談論，這樣才不會危險！」

「是的！」

「好吧！現在我想和中之院大人見面，你們不必躭心，見面之後，我馬上離去，你們只要裝作不知道就可以了。」

說完，向著透有朦朧燈光的房子走去。

——就在這時，小瀨源內從鐘樓旁橫過稻荷社的院落，躍過寬永寺的圍牆，來到了中道，他突然駐足，向四方觀看一番。在他的眼前有一個「不忍池」，朦朧的月影倒映在池塘裏，谷中道繞著不忍池向右沿

伸，池塘的左邊則通向仁王門前街，不管走那條路均可回到他的住所，源內稍微猶豫了一下，終於決定走向左邊。他將服裝整理好，然後提脚向前走，就在他邁出第一步時，在他的面前驀地出現了一條黑影。

「你是小瀨源內嗎？」

對方低沈地問道。

「你是什麼人？」

源內提高了警覺，擺出迎擊的架勢。對方如風馳電掣般地向源內掃出一刀，源內還沒來得及看清對方的臉，就被砍中要害，頓時鮮血四迸，應聲倒下。

——原來，對方就是多三郎。

上弦月

多三郎橫跨過仰臥血泊中的源內，頭也不回地向前走了五、六步，突聽得源內氣若游絲地呻吟道：

「遺……遺憾！……」

他使盡最後的一點力量，拔出刀來，軟綿綿地砍向地面，金屬碰擊堅硬的地面，火花四迸，他將刀尖抵住地面，想利用刀子支撐起自己的身體。

「等……等一下！……多三郎！」

說著，體力不支，又向前仆倒。

多三郎本來打算掉頭就離去，可是，現在對方發現了他的身份，他只好停下脚步，冷冷地回頭問道：

「你知道我是多三郎嗎？」

「能……能夠勝過我小瀨源內的人，除了你和千四郎之外，是沒有別人的……請你看在彼此都是武士的情份上，補上一刀，讓我痛痛快快地離去吧！……」

晚風從不忍池畔輕輕吹來。在朦朧的月色下，源內仍然用兩手撐住地面，吃力地想站起來。

他手持著長刀，向多三郎的脚下，橫掃出軟綿無力的一刀，多三郎輕輕後躍，揮出的刀「鏘」地一聲

，掉落在地上。

「我會按照你的希望，助你歸天的！——源內！你有遺言要交代嗎？如果有，你就趕快說吧！」

多三郎彎著腰，迅速地用左手撿起地上的長刀。

「柳……柳……」

「是柳生嗎？」

源內費力地點了點頭，突然兩手一軟，頭撞在地上，又吐出一口鮮血，多三郎見狀，眼睛閃著亮光問道：

「源內——你？」

然後，伸手探入對方的懷中摸索一陣。

源內的臉上，浮現著敵意和懇求錯雜的痛苦表情。

「柳……柳生武藝帳沒有在我這裏，那……那上面所列舉的姓名，都是但馬守所僞造的……」

「什麼？」

「……你……既然我們都想得到武藝帳……那……拜……拜託你到會津藩，跟我的主公說……傳……柳生武……」

「要傳達什麼？源內！快說！你要我向會津藩傳達什麼？……源內！」

多三郎用力搖晃著源內的肩膀，源內翻著白眼直盯著多三郎，嘴唇翕動了數下，就斷氣了。

「源內！——源內！」

多三郎搖晃對方身體的力量，逐漸減弱了。

「像你這樣了不起的武士，臨終前的遺言一定不會是假的，你說僞造，這是什麼意思呢？……源內，你是不是也參與了有關朝廷的那件事？你是否跟汀佐五右衛門同謀呢？……」

多三郎對著源內的屍體，自言自語道。

又是一陣晚風吹拂過來。寬永寺內圍牆邊，有片枝葉繁茂的樹林，樹葉被風吹得不斷發出單調的聲響。天空皎潔的上弦月，照亮了佈滿血腥的地面。

多三郎像剛從噩夢中醒來一般，左手緊握著源內的長刀，想補給他最後一刀。——通常，補最後一刀，即表示已完成主公所吩咐的命令，而這一刀就是證據；如果是爲報私仇，或在郊野，沒有第三者在場時，都要補上這最後一刀。除了這三種情況外，均不可如此做，否則即是武士的失禮。

多三郎想將趴在地面的源內翻轉身來，因此，右手扳著他的肩膀，就在多三郎想動手時，對面突有條黑影走過來，多三郎一驚，手就滑入源內的傷口處。

對方似乎也發現了多三郎，於是停下腳步，藉著朦朧的月光望向這邊，問道：

「是小瀨源內嗎？」

多三郎聽到這個熟悉的聲音，頓感放心，悄悄地站起來，問：「是印南嗎？」

「喔！是多三郎兄啊！」

印南確定是多三郎後，也放了心，連忙跑過來。

「哎呀！你殺死源內啦！」

印南走到多三郎的兩步前，吃驚地停下來問。

多三郎的左手下垂，手中的刀在月光下，發出陰森的寒光。他故意把話題岔開，說：

「你看到浮月齋了沒？」

「喔！我剛才在寬永寺內，看到他和小瀨源內在屋頂上對峙過……你竟然能這麼高明地殺死他……」

印南臉上露出無限仰慕之情。

多三郎面無表情地騎在源內身上，補上最後一刀，然後和印南併肩離去，一路上，印南滔滔不絕地向多三郎敘述剛才在寬永寺所發生的事：說松平伊豆如何派來一羣刺客，想暗殺中之院，又如何爲小瀨源內所阻等……但，多三郎神情淡漠，似乎對這件事並不感到興趣。一會兒之後，多三郎才心事重重地問道：

「你有沒有聽說過，武藝帳和會津藩之間有什麼關聯？」

「會津？……是小瀨源內所屬的會津藩嗎？」

「是的！」

「沒有，我沒聽說過……」

印南偏著頭答道。

「……」

「那麼，你——哎呀！你不想回寬永寺嗎？」

印南發覺路的方向不對，很驚訝地問。

「說不定浮月齋大人在等你呢！」

「沒關係！」

「可是，那個叫悠之丞的人，好像很關心中之院大納言，而且還跟他說了些什麼——」

「……」

「多三郎兄，中之院大納言到底和悠之丞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知道！」多三郎冷漠地答道：「如果是汀佐五右衞門，他可能就知道這個答案了。」

「汀佐五右衞門？……」印南頓感莫名其妙。

多三郎解釋道：「這個人也是列名在武藝帳上的，」又接著說：「說不定，他就知道整個詳情。」

多三郎說完，抬起頭，以如鷹眼般銳利的眼光看看天空，這時，突然飄來了一片烏雲遮住月亮。

「印南，你先回到大久保家吧！我還有其他的事，要到尾張四、五天。——如果不到柳生兵庫那裏去一趟，這個謎恐怕就難以揭開了；我本來是想先跟千四郎商量，然後再去，可是，現在已來不及了，所以，煩你見到千四郎時，再代我傳達一聲吧！」

「等一下！……」

看多三郎轉個身就要離去，印南連忙擋住他。

「當然我見到千四郎時，會轉達你的話給他，不過，你沒有得到浮月齋大人的允許，就擅自離開江戶，這是否過份了些？根據井元所打探出來的消息，柳生一派的人要聚集在一起了——聽說，他們有人會到京都去。」

「這個我知道，反正不是友矩就是又十郎會到京都去……嘿！如果埋伏在尾張附近狙擊他們，這也是個好辦法，說不定我還會和柳生兵庫一決生死呢！——哈哈哈……這就太有趣了！……」

多三郎弓著身子向前奔馳，當他跑近寬永寺的圍牆邊時，只見他伸手扔出一個小藥盒，而小藥盒卻卡在縱橫交錯的樹枝上，並沒有掉到地面。

■■

在寬永寺內的一個房間裏，悠之丞和中之院面對面盤膝而坐。

大納言被幽禁的房間，顯得空蕩而落寞，大納言地位所應擁有的設備和器具一概缺乏，只是零散地擺著幾樣日常所用的東西。可是，這個房間卻瀰漫著一般騷人墨客的高雅氣氛，和其他僧侶房截然不同。

雖然大納言被禁，在這不自由的生活中，他卻不忘臨帖娛己，因此，桌上擺著數樣簡陋的文房四寶。

悠之丞看了，老臉不禁頓然脹紅，兩手平放在疊蓆上，伏身一拜：

「爹！恕孩兒不孝！」

大納言以很鎭定的聲音問：「你平安嗎？」

「是的！我一直都很想和您老人家見一面，可是，苦於沒有這個機會，所以，才不能來向您請安！」

「不要緊，你只要有這份孝心就好。」

「母親以後的情況如何呢？」

聽到悠之丞提起他母親，大納言的眼光突變得冷峻，他冷冷地問道：

「你沒見到你母親嗎？」

「是的！自從上次我就一直沒有看到她老人家……」

這時，燭台的火焰被風吹得搖晃了數下，同時，也送來了一陣撲鼻的檀香味，這可能是大納言知道兒子將來探望他，所以事先燒了檀香木，才有這股清幽的香味。

大納言的眼神又回復了慈祥。

「自從那次以來，已經好幾年了吧？」

大納言無限感嘆地問道。

「八年了……」

「喔？已經八年啦？因爲太忙碌了，不知道日子竟然過得這麼快，怎麼一晃眼就八年了呢？」

大納言苦笑著搖搖頭，然後又問：

「你們還好吧？」

悠之丞點點頭。兩人沈默了一會兒。

悠之丞很想和父親互相傾訴一番，可是，很奇怪的，父親好像一直在迴避。悠之丞緩慢地拿起長刀。

「怎麼？你想回去了嗎？」

大納言的表情突然緊張起來。

「今晚看到您老人家能夠平安無事，我就放心了！在這裏待太久，反而會增加您的困擾，所以，我還是早點回去吧！無論如何，有一天我定會接您回去的！」

說著，拿起武士刀抵住疊蓆。

「現……現在，你在什麼地方？」

大納言著急地問。

「我在旗奉行大久保彥左衞門家當食客。」

「那麼，你那卷東西是寄放在大久保家嗎？」

「是的！其實，那……」

悠之丞露出曖昧的笑容答道，但，旋即又變得緊張起來，因爲，房門外有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來。不久，悠之丞的背後有盞燈光照進來。

10 B

「喔！大人！你平安無事吧？」

拿著油燈的人，看到大納言後，放心地問道，然後才注意到悠之丞也在房內，不覺瞪大眼睛。

悠之丞順著父親的視線，緩慢地回頭看看來人是誰？

「哦？妳是？」

悠之丞失聲低呼，因爲，來人竟然是柳生但馬守的女兒於季。

於季俯身看了悠之丞一會兒，才疑惑地問：

「你是？……」

「我是神矢悠之丞，我們曾在柳生莊見過面，妳還記得嗎？」悠之丞趕忙解釋道。

於季嚥了一口水，然後點頭道：

「神矢大人，你爲何到這裏來呢？」

於季聽了悠之丞的問話，不禁柳眉微蹙，先看看大納言，再以懷疑的眼光看看悠之丞。

——這時。

大納言連忙打破僵局，說：

「你們兩人都坐下來慢慢談吧！」

烏鴉的羽毛

在大久保家裏，每年都有二至三次的絕食訓練，每遇此種時刻，門下的浪人食客，皆蠢動不安。

相傳兵法中，有「絕食軍備」一條的記載，據彥左衞門的解說，大致上是如此這般——

昔日，居於小田原的大久保之先族，唯恐戰亂時發生斷糧而措手不足，遂決定身率家臣、僕役進行絕食訓練，在每個月的固定日子裏，不食也不飲。

「依稀記得，到了固定絕食的日子裏，我祖父總是抓了一把椅子，坐鎭庖廚之前，一刻也不離開，以免家人捱不了饑渴，到廚房裏偷吃東西。

當然，主要目的是爲了應付突來之變，此外，亦可省下一日之糧，在積少爲多的原則下，一旦，亂事發生，這些存糧還眞能發揮功效呢。記牢喲！以後在固定的日子裏，我也要在廚房裏消磨終日，各位不會以爲我是獨享美食吧？好啦！明天就是絕食日，可要有適當的心理準備呀！」

翌日清晨，果然見到彥左衞門守候在廚房裏。自然，浪人食客們都知道，彥左衞門決定「絕食訓練」的苦衷。之所以下此決定，斷非爲了訓練肚皮的耐力，實則爲經濟所迫啊！因此，斷食可說是自己招惹來的，如何能開口埋怨？

「黎左衞門，今年的食客眞是太多嘜？」

一名浪人食客頗爲苦惱的問黎左衞門。

糟的是，話說多了，肚子更餓口舌更乾，如何忍受得了？於是，四周又漸漸恢復沉靜，只見那些浪人食客，默默無言地或坐、或臥，一副無精打采的模樣。

有名食客倣效看破紅塵的僧侶，雙手疊放在盤起的脚上，歛目凝神地學坐禪。然而，過不了多久，就聽他自我解嘲道：

「飢腹鳴如雷，怎能心無雜念？」

緊抿著嘴角、睜亮了眼睛坐在厨房裏的彥左衞門，由於考慮到家中的女人們並未參與此種訓練，唯恐浪人食客會巴結她們以解饑渴，或惹出感情糾紛，因此，對她們也防備甚嚴，不時拿著晶亮的眼睛掃瞄到厨房來的她們，自然，他自己也餓了，否則喉結怎會上下不停地滑動呢？

午膳時間，靜坐厨房一隅用餐的女人們，由於，原本就有過意不去的心理，再加上主人不時投射過來的眼光，不覺紛紛加快速度，希望早點離開厨房。突然聽到——

「打擾了——」

聲音聽來十分不自然，顯然是虛張聲勢的矯作表現，原來是二名浪人食客來了。其中一位擔任大久保家的帳房，另一位的長相怪異，頸項似白鶴般細長。

「老人家，我們是代表食客與你商量一件事情。」任帳房之職的浪人食客先開口說道。

「什麼事呢？」

「老人家，有關您所公佈的絕食修練，我們絕無異議，可是……」

接觸到老人投射過來的眼光，他竟慌亂得語焉不詳，而轉過頭對身旁那位長脖子食客說：

「是不？曲木！」

「是的！是的！」

那名脖子長的人，點了點長脖子應道。接著，又說：

「這是我們討論後的決定！」

「什麼是你們的決定啊?!」

「噢！也沒什麼，只是，我們都贊同你的絕食訓練。」

「這件事——我已經知道啦！」

彥左衞門側著頭，冷眼瞧著他們。

「是！是啊！」

「我們絕對支持絕食訓練。只是，這種訓練在涼快的日子舉行，倒也不錯。在如此悶熱的天氣裏，我們能稍微喝點水嘜？」

「水？」

「是啊！太口渴啦！」

話說到此，彥左衞門突然挺起胸膛，叱道：

「混蛋！」

由於滴水未進，他的聲音聽來格外的尖銳刺耳。

「簡直是胡扯，提出這種要求還能說是全力支持我嗎？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

「哼！仔細聽好！命令你們做絕食訓練，只是希望你們在戰亂發生時，能禁得起斷炊的考驗，並不是我很吝嗇！目前，由於幕府統禦有方，國安民泰，也難怪你們無法體會戰爭時的艱苦了。」

「不！不！那種情形我們都能了解，我們……」

他們的意思是，折磨肚皮讓它習慣飢餓，只是消極之策，何不讓他們自己謀求解決的途徑，譬如：缺乏糧食就想辦法搶糧。曾聽一些經歷戰爭洗刼的百姓提起，在飢渴難奈時，連臥滿死屍的溝渠水，都是生命甘泉呢！也曾聽一名戰敗的武士，述說他的親身經歷：當他獨自逃亡時，由於過份饑餓，暫時臥在草叢休息，突然瞧見附近有名敵兵，正津津有味吃著乾糧，原已疲憊不堪的他，不知那兒來的一股勇氣，竟能把他殺死，奪得他的乾糧，和著血液硬是給吞嚥下去！

他們願以性命擔保，絕不碰觸家中的米糧和飲水，自然也不會撕紙門，以紙張充饑了。

「老人家意下如何？讓我們發揮自己的智慧解決問題吧！這樣的訓練豈不更有意義？」

「是呀！是呀！」

原先斜著眼睛偷看女人們用餐的曲木，連忙移開視線隨聲應和著，並接口說道：

「這是我們討論過後的決定，您就答應吧！」

說著，兩人恭恭敬敬的行了禮。

剎時，彥左衞門陰霾的臉色，現出狡黠的笑容——

「說吧！那個人出的主意？」

「沒有呀！」

「別在口頭上逞能了！究竟是誰的主張？快說，多三郎嗎？還是悠之丞？」

「不是！是我們全體的意思！」

「好！不願明說也罷！回去告訴他們，我不答應！」

「吔！那怎麼行呢？」

聽到彥左衞門拒絕的回答，頓使兩人失了主張，對望了幾眼，禁不起曲木在旁聳恿，管帳的浪人食客，終於搔搔頭皮說：

「眞沒辦法！我照實說了……」

「是……千四郎。」

「嗯……」

「事情是怎樣的，方才——」

誰說不是呢？礙著武士的尊嚴，再怎麼飢餓也得忍耐啊！可是，在如此沉悶的炎炎夏日裏，滴水不進還眞讓人受不了。院中那口池塘裏又滿載著落葉、塵埃！唉！

「——太熱了！游泳吧！」

一名浪人食客已經無法忍受了，只見他脫光衣服躍入池塘裏——

在萬物均似靜止狀態的此刻，「ㄆㄚ」的一聲，聽來格外響亮。但是，卻未聽見繼續發出的水聲，一些也想跟進的浪人食客不覺詫異地望了那池水一眼。

呵！只見那名浪人食客滿身汚泥地停立池中，池水尙不足以掩脛，如何能游泳？浪人食客的躍身入池，使得原本不甚潔淨的池水，更是渾沌一片，難怪他要望著汚水發楞了，一線希望自此又破滅了。

此刻，這些彼此常愛互相嘲弄的浪人食客，竟甘願放棄消遣對方、娛樂自己的大好時機，只淡淡地牽動嘴角，仰頭又倒臥在走廊的硬木板上。了不起的也只罵了一聲「呆鳥」罷了。茫然的眼神，瞪視著天際的浮雲，搞不懂這會兒的天氣，怎會如此燠悶難當？

此時，千四郎也步出了房間。他是在昨晚夜半時分，才與黎左衞門結伴回來的，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樣。

倒是黎左衞門看來精神充沛、神采飛揚，浪人食客中的一名，好奇地問道：

「嗨！你今天是怎麼啦？那來的好消息呀！」

「噢！昨天，我遇到梨加小姐嘛！」

「眞的?!深更半夜如何能見到梨加小姐呢？」

「不！是黃昏時候遇見的，正想送她回柳生莊時，又瞧見千四郎遠遠走來，於是，我們決定一起送她回去。」

「久未見梨加小姐，長得更標緻啦！」

說著，笑眯了雙眼，一副未飲先醉的樣子。

反是千四郎憂心忡忡的問一名浪人食客，說：

「是否看見多三郎？他回來了？」

「哎喲！那來這麼多人找多三郎呀！方才，有個叫印南的新進浪人也在找他呢！神色匆匆不知爲啥？」

「什麼？神色匆匆？」

「是啊！後來，好像和悠之丞一起出去了！」

一名夜半起來如厠的浪人食客，今早曾提及千四郎和印南是先後回到大久保家的，回來後還嘀咕了一陣子，不知商討些什麼事兒？

千四郎傻楞楞的抱著長刀，窩在室內的一角，一會兒又來回在疊蓆上走動，似是有所等待，飢渴的苦惱似乎威脅不了他。此時，他已移身至仰臥在廊上的那名食客的身邊。——「千四郎！」

那名食客喊了他一聲，又說：

「你好像不覺得口渴嘛！忙些什麼？可有解渴的秘方？」

「秘方？」

「是呀！解渴的秘方！」

「噢！你是忍者？」

跟著起鬨發出怪聲的人，正是那名甫由池塘上岸來的浪人食客。接著，他又說：

「千四郎兄，聽說你會忍術，既然有此絕技，何不喚老天掉幾滴同情的眼淚，把這水池裝滿？」

躺在廊上的那名浪人食客，驚異地坐起來說。然後，略帶懷疑的口吻追問道：

「你眞是一名忍者？」

「眞是忍者又能如何？」

千四郎苦著臉回答他們的問話。

「吔！我聽說忍者都帶有特殊的藥丸，只要吃下一顆，就不覺得饑渴。能否給我一顆啊？」

那名浪人的三白眼，虎視眈眈的瞪著千四郎。

千四郎來到大久保家當食客，僅月餘時光，尙無法完全牢記住近乎三百名食客的面孔。但是，他已經

覺得這名由廊上坐起的男人，定非尋常人物！

因此，他俯視著浪人食客說：

「眞遺憾，我沒那種藥丸！」

「沒有？那麼變點水來喝喝吧！」

「別爲難我嘛！你也知道井邊守著女僕，池塘的水又那麼髒……」

「不！不！」對方搖搖頭，並解釋道：

「既是忍者，應具備呼風喚雨的本事，我聽說忍者能日行十餘里路，若是在荒郊野外斷了水糧怎麼辦呢？你能權當目前是處於荒郊野外吧！施展那時的功夫吧！」

「那時……」

千四郎恢復了往常的和藹笑容說：

「你很了解忍術嘛！忍術中確實有這種解除燃眉之急的妙方！」

「啊！眞能變出水來?!」那名捱不住口渴而跳入池中的男人和黎左衞門，異口同聲地嚷著。

由於過份驚異，「能變水」的消息，使得隔壁房間的浪人食客也探出頭來，以明究竟。

「你們既然堅持要我變水，我就試試看吧！但是，今天是絕食訓練日，已有的那口好井，老人家都不允許我們喝，我懷疑他是否會答應我如此做！」

■■

「如果，您老人家答應了，千四郎就肯施展法術，因此，大家推派我們與您洽商，請您答應我們吧！」記帳的浪人食客如此解說著。

彥左衞門考慮了半晌，笑道：

「有意思！若是不用家中的水井，自然無須反對啦！好吧！就說我答應了，叫千四郎試試看！」

「哇！謝謝！謝謝您！」

「各位！老人家答應了！」

二人頭如搗蒜般頻頻向彥左衞門致謝，急急跑出厨房去。

他們對聚集在庭院中，極欲看千四郎變法的浪人食客們，朗聲宣佈，頓時，掀起一陣喧嘩。

「哇！老人家答應了！」

「噢！多美妙的世界！」

「……好！千四郎，你也親耳聽到的！快變出水來！」

「當然，我一定會變水給你們喝的。可是，事情也沒那麼簡單呀！我還要你們幫幫忙呢！」

「快說！我們能做些什麼？」

一張張歡欣的臉兒，映在千四郎的面前，他不覺受了感染，拍著手掌，提高聲音說：

「首先，你們得找到一隻烏鴉來，然後，再挖泥……」

「挖泥？難道你要我們掘井？」

「如果，抓不著烏鴉就免談了！」

浪人們不解其意，默不吭聲地互望著彼此。

「既是如此，我們就按千四郎的指示去做吧！各位，不至於要我們掘井的！」

那名三白眼武士，以自勉的口氣說著。

其餘的浪人食客，由於未明其中究竟，顯得更是好奇。

「……千四郎！若我們徒勞無功，可不會饒你的！」他們反覆再三的警告千四郎，才開始動手。

於是，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浪人們分成數批到庭院的樹叢裏和屋簷下，搜尋烏鴉的窩巢，有的則拿著彈弓，期盼能一彈中的！

果然！不久就見到一隻中彈的烏鴉，直墜地面。

千四郎走了過去，把昏死的烏鴉揀起來，抽下六、七支較粗的羽毛，然後，在地面上仔細地觀察，只要發覺螞蟻爬行較密集處，就插上一支羽毛。

不一會兒，地面上就有七支羽毛插在那兒。

浪人食客不明究竟，只好隨在千四郎的身後觀望。

「到底，這是那門子的咒術？」

部份浪人自千四郎身後，伸長頸項問他，他只是笑而不語。

「千四郎究竟在搞些什麼玩意？」

連彥左衞門都好奇的步出厨房，來到走廊上。

「喂！他在幹什麼？」

聽到彥左衞門的詢問，一名浪人食客趕忙應說：

「噢！他把烏鴉的羽毛插在地上。」

「烏鴉？怎麼一回事呢？」

「不知道哇！千四郎就這麼做——」

浪人的語氣已失去原先的興奮了。

彥左衞門不禁露出狐疑的臉色，低喊一聲：

「糟了！可別上了他調虎離山之計！」連忙跑回厨房去。

其實，千四郎依舊背對著他，凝視著地面上的羽毛，緊接著，也聽到他低喊了一聲：

「哈！哈！正是這兒！」

原來，他發覺插在地面上的某支羽毛已經有潮濕的現象啦！

只要研習忍術的人都知道，在春、夏兩季把烏鴉的羽毛插在地面上，若羽毛呈現濕潤，正表示離地面不深處，有地下水流經過。

除此之外，另一個取水辦法是：在深井中置入打通竹節的長竹竿，然後，燃燒露出水面的部份竹竿，如此一來，井中的水自然會湧上。只是，千四郎無井可供其旋展此種絕妙的取水方法。

「各位！就挖這兒吧！不久會有泉水湧現的！」

「真的嗎？可別騙我們！」

「一定會有泉水——別擔心！」

於是，浪人們找來圓鍬、鋤頭，認真地揮動著。只聽得——「哇！」一聲低喊，一名浪人挖出一圓鍬濕潤的泥土，真有水流流過呢！

「我們真有水喝呢！」

浪人食客紛紛拿著挖土工具，加入挖掘的行列。

「哎呀！那是什麼？」

正當泉水卽將湧出的刹那間，一名浪人食客發覺圓鍬似乎碰觸到硬硬的東西。

「喂！是一只木箱呢！」

葡萄

挖掘的洞，約只及一人的身高，並不很深。洞底的水像是雨後殘留的水窪，反映著天邊的白雲。那名浪人所挖出的木箱，靜躺在略嫌混濁的水裏，露出一角而無法斷定木箱的大小。

儘管，水也很重要，但是，浪人食客禁不起木箱的引誘，他們以爲那可能是一口珠寶箱，於是，興奮地說：

「換個人來挖吧！你太粗心了，可能會把它弄壞！」

一名浪人食客應著大家的要求，而躍入洞中，其餘的人就圍在窄窄的洞口，伸長著脖子靜觀變化。千四郎也是其中的一名。

——如果眞是珠寶箱，應通知老人家才行。

——未必見得，老人家那來這麼多財產，我看是別人的東西。

——說不定裏面藏有秘密的東西。

他們交頭接耳地竊竊私語著。

所謂「欲速則不達」，高及胸際的洞身，容下這名大漢後，已覺擁擠，因此，挖掘時圓鍬的柄老是撞到洞壁。然而，無論如何，箱子已完整地呈現在衆人的眼前。

那是一只小木箱。

「哈！挖出來囉！」

大漢將圓鍬棄置一旁，伸手入濁水中，小心翼翼的拿起那只木箱。

浪人食客們緊張的伸長脖子，問說：

「重嗎？重嗎？」語氣十分興奮。

拿著箱子的大漢，由於不頂費力，不覺失望地搖搖頭說：

「看來，這只箱子絕不可能放有銀兩、珠寶了！」

「好啦！快遞上來，給我瞧瞧！」

方才那名三白眼的武士，伸長著手說道。

「別那樣嘛！既然不是珠寶箱，或許藏有其他的東西，還是先通報老人家一聲吧！」

「哎呀！那麼吝嗇的老人，才不會把貴重的東西埋在這兒！」

「是呀！是呀！我們先打開來看看吧！」

浪人食客們七嘴八舌地說著，均想一睹爲快。但是，這些情形，皆由千四郎的變法而起，於是，那名大漢朝著千四郎說：

「你以爲呢？千四郎，你可要爲後果負責？」

說著，就像舉重一般，雙手一挺把木箱送出洞口。

洞口有二、三名浪人都想接住箱子，却被那名三白眼武士給攔截去了。

「重嗎？」

「不太重！」三白眼搖了搖頭，並晃動木箱。木箱馬上發出伊伊呀呀和物體互相碰撞的聲響！

「吔！裏面還有東西呢！」

「聽來像是箱子與箱子碰撞的聲音，裏面是否還有另外一只箱子呢！

「是嗎？……」

浪人們邊說邊攏靠到三白眼的耳旁，但是，三白眼却步步後退，並往四周看看，似是想找一塊可以擱置木箱的地方。實則不然，他竟然像狡兎般溜了。

「……喂！喂！他想到那兒？」

浪人們不解其意，目瞪口呆的站在那兒，不知手措，只有千四郎一人，風也似的緊緊追在他的身後。

■■

三白眼把箱子挾在腋下，拔足飛奔，還不時回頭觀望彼此間的距離，由於，他忽左忽右的躲閃千四郎，因此，雙方一直保持著相當的間隔，難以逼近。

那些呆楞的浪人食客，突然警覺過來，邊喊「且慢！且慢！」邊邁開步伐，自後方追趕。

三白眼挾持著木箱似蛇行一般，快步奔跑，竟能不發出一點聲響，正可證明他的功力不弱，絕非凡俗之輩。

千四郎突然煞住脚跟，右手緊握著刀柄，屏息以待。

屋後的高牆邊上，有數棵綠葉成蔭的大樹。三白眼似猿猴一般，轉眼工夫就攀至樹上、箱子依舊挾在

腋下，但是，寬長的衣服却在奔馳中散落，只剩下一條兜襠布圍在身上。

「喂！治野兵郎，你瘋啦！」

從後面追趕而來的浪人食客，仰頭對樹梢上的男人喊著，也有人担心的說：

「要是老人家知道了，可就糟了！」

他們是躭憂遭到連帶的處罰，而被彥左衞門趕出家門，落得衣食無靠的淒慘後果。

但是，樹上的三白眼却充耳不聞，只見他一個勁兒的往上爬，細細的技椏斜向圍牆，看來他是想藉著樹枝，翻出牆外。

「你們都往後退！」

千四郎厲聲喝道，寬宏的嗓音猶在空中廻盪，却已拔刀砍樹了，盛怒下的千四郎，脹紅著雙頰，飛快的揮動長刀，長刀落處就出現一道深深的凹痕。然而，眼看著凹痕寸寸加深，只差一層樹皮，大樹就要傾倒時，突然「拍」的一聲脆響，千四郎的刀，竟斷爲二截！甩下斷刀的千四郎，奮身猛撞大樹，剎時，樹身在空中揮劃著大圓弧，砰的一聲，倒向牆內。那名被稱爲治野兵郎的三白眼，突的躍至空中一式鷂子翻身，翩然飄落高牆之上，身形的輕盈，姿勢的美妙，令人嘆爲觀止。此時，只聽得他朗聲說：

「千四郎，還是被你識破了！」

裸露的肚臍，隨著急促的呼吸，時而鼓凸、時而凹陷，但是，一身肌肉倒是鍛鍊得很結實。

地上的千四郎，像是被一條無形的繩索所牽引，步步進逼圍牆，昂首叱喝說：

「誰！是誰派你潛入彥左衞門家？」

「傻瓜！」

三白眼瞇起雙眼，似在嘲笑千四郎。

他左手護衞著木箱，右手空著，並沒有兵器，地面上的千四郎手中也空無一物。只有一名看來狼狽萬分的浪人食客，正俯身拾起千四郎丟棄在地面上的斷刀。

其餘的人見著這種雖無兵器，却充滿劍拔弩張緊張氣氛的場合，紛紛急步後退，不敢過份接近。

「你把木箱留下來！」

「爲什麼？我偏不！」

「你想從千四郎的面前脫逃？」

「有何不可，我就試給你看！」

牆上的三白眼，表現出偏不信邪的氣概。當他環顧了圍成半圓形的浪人們後，又說：

「千四郎，你眞想要箱內的東西嗎？」

千四郎不作聲，只是，又向前逼近兩步。一會兒，三白眼又說：

「其實，把它留給你也可以。但是，有個交換條件……把藏在你髮髻中的東西，交出來吧！」

「什麼？」

「別裝蒜了，你的心思我還猜不透嗎？二個月前，當你潛來江戶時，曾到過柳生莊偷了東西……，挑明的說，我要你交出那份文件！如何？」

「這麼說，你……是柳生家的密探？」

「混蛋！倘若我是柳生的人，你老早就被暗算了！」

三白眼未待說完話，猛地旋踵，躍落牆外，沒入林中。千四郎也跟著躍起、翻落，緊追三白眼之後，

消失在樹林濃蔭處。

浪人們回首，瞧見面容灰白，異於往常的彥左衞門，只見他寒著臉踱回走廊上。

原來，彥左衞門一直守候在廚房裏，担心浪人們會乘虛潛來此地偸吃東西。後來，聽到大樹倒塌的巨響，才走了出來。當他一眼瞧見庭院中的大洞時，頓時臉色大變了。自然，他也和浪人一般，看見也聽到，千四郎與三白眼的爭執過程。

「所以，你們才挖這個地方嗎？」

「是的！」

「眞是如此？」

「老人家，你爲何不信呢！在場的人都可以証明啊！」

「那麼……剛才他指明所要的東西，拿出來吧！」

「那是……」

「你不肯交出來？」

「你……你竟敢挾帶不能讓彥左衞門過目的東西？我絕不饒你。我再次鄭重的警告你的！快拿出來！」

彥左衞門雙手抱著木箱，置於胸前，兩脚分立在走廊上，雙肩微微抖顫著，顯然是被激怒了。

——方才，千四郎疾如飛燕般，直竄三白眼的身旁，由於兵器已失，遂立掌爲刀，用力一劈，只見三白眼身形一震，隨卽倒地不起，昏死過去。

木箱終爲千四郎所奪。當他拿著木箱回到大久保家時。廊上的彥左衞門大聲喊道：

「那是彥左衞門的傳家之寶，快給我吧！」

「喂！黎左衞門？……曲木，你們等什麼呢？吔……我叫你們快呀！快動手拿回來呀……」

聽到如此激烈、迫促的語氣，那二、三名食客連忙圍住千四郎，想從他的手中奪下木箱。

千四郎站在原地，屹立不動，他看著彥左衞門說：

「既然老人家如此說，我交出來就是了！不過，您也得答應我幾個小要求……」

「……」

「首先，在絕食訓練中應繼續供應飲水——」

「哼！你倒是很仁慈嘛……」

「其次，老人家，盒子裏的東西，我也要看一看……」

「什麼？」

「我以爲，連您老人家自己都不清楚，盒子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千四郎的語氣雖很平穩，但是，心底已浮現殺機，一旦自己的要求被拒，就和他們拼了。

彥左衞門從未被家中的食客，以如此冷峻、傲然的口氣所責；也從未被如此坦露兇意的眼神所視；卽便是藩主們都不敢如此放肆，這小子竟……

彥左衞門不禁怒髮衝冠。眼看著往前逼近一步的千四郎，彥左衞門似乎別有意圖，竟然改變主意，說：

「好！我答應你的請求。你隨我前來，別人不得跟隨——走！到我的房裏去吧！」

「慢著！盛夏裏大家都為了此事，而累得渾身淌汗，如果只有我一個人能過目，未免太不公平了。我認為就在這兒公開給我們看吧！只要你下令嚴守秘密，他們都會答應的，何況，這種事情本來就該一視同仁的！」

「嗯？……」

彥左衞門瞪著三角眼說：

「你！是耽心被我暗殺了？想要留個心腹替你傳遞消息麼？——混蛋！眞混蛋！彥左衞門從不做卑鄙的事。曲木——」

「是的！」

「川野黎左衞門，其他人也注意聽好，只要看了木箱的內容，就別想留在這兒！好啦！只要你們決意要看，我一定完全公開！——如何？曲木？」

「我……絕……不要看。」

「川野！你呢？」

「我和曲木君一樣。我想，看了裏面的東西，對我們也沒有多大的好處！」

「噢？難道沒有人想看這神秘的木箱？」

「……好！千四郎，只有你一個人不死心！像你這種人……走吧！跟我來！」

彥左衞門轉過略顯駝背的身形，步入房去，千四郎閉緊雙眼，深深吸口氣，穩住情緒後，才隨著踏進房門。

此時，不知是誰，突自背後說道：

「馬場治郎兵衞該如何處理？」

然而，誰也沒回頭……

■■

木箱製造得精巧細緻，四角都鑲有金屬製的護角片，盒蓋與盒身的一邊釘有合葉，以便於開啓，掀開盒蓋，只見裏面還放著一只木箱，木箱的盒蓋上有金漆描繪的圖案，並以紫色的絹帶繫牢，一眼即可瞧出，此物絕非大久保家的傳家之寶。這是根據下列因素，所做的推斷。

木箱上的圖案葡萄，本是武家的禁忌，因為，自古以來，武士們就迷信「葡萄」會使武士運衰退。加以，武士在征戰時，若取得敵人的首級，均以紫色的方巾裹好，再高懸長矛之上，因此，武士也憎惡紫色。

彥左衞門原本十分好奇的臉孔，由於，接連目睹兩件武士們的禁忌品，不覺蹙緊雙眉，不想再碰它了。於是——

「喂！千四郎，你的判斷果眞不錯，任何事情都瞞不過你。這個木箱的確不是大久保家的東西，就由你來解開絹帶吧！」接著，他又說：

「可是，解開繩結前，先把藏在髮髻裏的東西，給我看看吧！」邊說邊挺直腰桿。

千四郎毫無異議的應了聲「是！」然後，反手鬆開盤在頭頂的髮髻。

儘管，房內的紙門緊掩，但是，由紙門的明亮度來看，外邊的浮雲似已散開。彥左衞門的額角閃著微光，粒粒汗珠跌落在兩道白眉裏，許是悶熱，許是心情緊張所致！

不久，千四郎說：「喏！就在這兒！」隨手遞上一張紙條，紙面泛黃，摺疊處的字跡業已模糊。

自古以來，密探潛入敵陣竊取情報，或是想與敵陣中的眼線通風報信時，總是把秘件暗藏在髮髻裏。

彥左衞門雙手插腰，眼光在千四郎的臉上搜索後，才伸手接過那張紙條，平舖在自己的腿上，正欲低頭觀看時，汗珠已滴落在文件上。只見紙面上寫著：

第九代　但馬守宗嚴

向東照神君大人　文祿三年任武術指導

同年五月三日　領取御製誓詞

台德院大人　第十代　宗矩

慶長六年任武術指導

同年九月十一日　領取御製誓詞

向將軍　同　宗矩

年號月日不明　任武術指導

三月二十一日　領取御製誓詞

紙條上的「將軍」應是指目前的幕府領導者——家光，而「年號日月不明」則是因摺疊所致，字跡業已模糊，不復辨識矣。

「只……就只這麼一丁點嗎？」

彥左衞門詫異的抬起頭看看千四郎，重又低下頭來仔細看這張紙條。

「是的！就只有這麼一小張。好啦！可以讓我看看箱中的東西吧！」

「別急，我會滿足你的好奇心。只是，為何要偷這張紙條呢？何不說來聽聽……」

「關於這點，您老人家無權過問了！」

由於，閒人無法進入，千四郎以堅毅的口吻拒絕回答彥左衞門的問話。

冷冷的眼神，冷漠的表情，彥左衞門似乎看開了，揮手道：「隨你了！」

圖案

千四郎把木箱擱置在自己與彥左衞門的中間，雙手扯開繫在木箱上的繩結，深吸一口氣後，輕輕地揭開了盒蓋，或因緊張又過份小心所致，反而弄出些許的聲響來。

木盒之中，靜躺著一卷卷軸，探過身來的彥左衞門，再度抬頭注視著千四郎，千四郎也回望了他一眼。

千四郎默不作聲，伸手盒中，拿起卷軸，展開一看！

「……」

那是一張地圖，角上標明「江戶．江戶城」等字。其下，則書有「品川宿」三個字。

「這是……秘圖嗎？」

地圖的繪製由右而左，是江戶到柳生莊的詳細路程圖。由江戶城的品川出發，沿途中何處應休息、進餐、宿夜……等，均有詳細的記載。

只見千四郎的眼睛，因爲興奮而閃閃發光，儘管，不知繪製此圖的眞正意圖，然而，與柳生有密切關係，總是不爭的事實。由於意外的驚喜，千四郎似乎忘了彥左衞門的存在，烱烱的眼神一意在圖面上流轉

——

從江戶城的內櫻田至品川宿共六十六町

○品川宿出發至下一站

二里半　在川崎進午餐

一里九町　在加奈川略事休息

二里九町　在程谷略事休息

○戶塚　夜宿　一里三十町（紀國屋助左衞門）

三里半　藤澤　略事休息

在南鄉進午膳

平塚　略事休息　藤澤至此約有二十七町

四里　大磯　略事休息

○小田原　本營　一宿　四里八町

三里二十八町　函根　略事休息

○三島　本營　一宿　一里半

一里半　沼津　略事休息

三里六町　原　略事休息

二里三十町　吉原（本營）　進午膳

一里　蒲原　略事休息

○由井　本營　夜宿　二里十二町

一里三町　奧津　略事休息

二里二十九町江尻　略事休息

一里半　駿府　進午膳（近江屋市兵衞）

一里二十九町丸子　略事休息

○岡部　於江戸屋淸左衞門家宿夜　一里二十九町

三里八町　島田　略事休息

一里二十四町金谷　進午膳（川村八郎右衞門）

一里二十九町日坂　略事休息

○掛川　於松屋又兵衞家宿夜　二里十六町

一里半　袋井　略事休息

四里七町　見付　略事休息

二里半　濱松　於本營進午膳

○新居　於上田八郎兵衞家宿夜（從濱松至此，海路約一里，陸路約一里二十四町）

二里十六町　白須賀略事休息

一里二十町　二川　進午膳

四里　御油　略事休息

二里九町　赤阪　略事休息

○藤川　於角屋佐七家宿夜　從赤阪至此約一里二十五町

三里三十町　岡崎　略事休息

二里三十町　池鯉鮒進午膳

一里半　鳴海　略事休息

○宮　於本營宿夜　二里

由此渡船約經七里後

○桑名　夜宿

五十町　四日市略事休息

五十町　追分

二十七町　杖突

一里　石藥師進午膳

○關　於本營宿夜

板屋　略事休息

拓植　略事休息

佐那具於本營進午膳

島原　略事休息

○大河原　夜宿

笠置　一里半

○抵達柳生莊

總計：江戶至此約需十四天。

筆者識：一町約一百零九公尺。

彥左衞門早就將視綫由卷軸，轉移到千四郎的臉上。當他發覺卷軸只是一份普通地圖時，一顆惴惴不安的心，總算落定，只是繼之而升起的，竟是一股莫名的悵然。

「千四郎，你對這份地圖產生好奇啦！」

眼見他盯著圖面不放，視綫由「江戶」游行到「大和」再由「桑名」轉至「御油」，完全一副相看兩不厭的模樣，彥左衞門終於忍不住的開口說話了。

「難道地圖上會有什麼秘密？」

彥左衞門在問口說話的同時，腦海中正閃過這個疑問。

「這是——」遲疑片刻，千四郎抬起頭繼續說：

「神矢悠之丞帶回來的東西嗎？」

「這——我不知道呀！」

「彥左衞門突然抿緊雙唇，唇角下扯，露出不願被詢問的煩躁表情。

「那又爲何要埋藏起來呢？」

「啊？」

「老人家，我的確費盡心機去察訪武藝帳的下落，因此，只要是與柳生家有關的東西，我都要追根究底，非得弄個水落石出，絕不罷休！

至於，手中這份地圖，是單純的行旅表，或是武藝帳的一部份，我就無法判斷了！」

「武、武藝帳？——千四郎，你說這會是柳生武藝帳？」

「嗯！目前，我無法肯定它是否眞是武藝帳。您看這兒……和這兒……」

千四郎的手指，不停的指著地圖上的夜宿地點和人名說著。事實上，也難怪千四郎會如此猜疑了，通常，人們提到箱根，總會想起富士山；看到池鯉鮒，就聯想至尾張；聞得三嶋、沼津、吉原等地名，即憶起東海道；見了小田野，自會思及北條。——因此，戶塚之下所寫的紀圖屋助左衞門，是否眞是客棧的主人呢？藤澤、金谷、關等，也可能是人名啊！若朝此方向追究，不也足以讓人揣測半天麼？似柳生這般狡猾的智謀家，怎可能列出一目了然的黑名單？再說，若將此圖當地圖看待，未免太詳細了，一般的測量法無法繪製如此詳盡的地圖，其中必定另有玄機！——千四郎如是說：

（著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圖，是廣重在天保年間所繪製的，其時，約是寬永之後的兩百餘年。）

彥左衞門對卷軸所產生的强烈好奇，似已掩蓋過對葡萄圖案和紫色的厭惡心理，反而向前膝行一步，急欲一睹。

「噉……遞給我看看！」

千四郎雖把卷軸轉向，遞給彥左衞門，但是，暗底裏還是緊拉著繩子，以免彥左衞門把它奪去。

彥左衞門並未注意到千四郎的防範動作，只是他昂著頭，半瞇著雙眼，全神貫注於地圖上。

「唔……」彥左衞門若有所悟地發出贊同的聲音，由於，當年參戰時，曾繪製簡略的地圖。此刻，若受命繪製江戶城的地勢，自己也能正確的指出城門和守備的位置。只是，怎麼都沒法料到，竟會有如此精密的地圖出現。

「……到底這幅地圖是誰繪製的？」
「我也想不透！」
「可是，咦？你……你幹嘛？把繩子放開！」
「不！」
「什麼？」
「老人家，我們打個商量如何？您讓我在這兒重描一份地圖，我只要探明這不是我要的東西，一定把抄本奉還，或是當您的面前，把它給毀了。絕不替你惹麻煩——」
「千四郞！」彥左衞門雙手分別緊握住業已展開的卷軸之兩端，大聲的問道：
「你……是否拿到其他的武藝帳了？」
「——」
「沒有嗎？那就甭抄了，以免惹火上身。如果。這眞是武藝帳，被傳開後成爲各家爭奪的目標，卽便是抄本，也足以令你喪命的！何況，出現兩份相同的武藝帳畢竟不妥！
你的生死問題，我是不想管了，但是，若因而拖累我，我可不幹……吔！你的武藝和多三郞差不多吧！那倒不至於馬上被殺死！但是……如果，這卷軸是悠之丞的，我當奉還悠之丞才是。悠之丞不是個簡單的人物，想和他爭奪的人，必定會遭殃！」
「不是嗎？原來只須五個人送命的，等抄本出現後，死亡人數就得加倍了。我彥左衞門可不願做出此種迷糊事！」
「這點，我也考慮到了！」

千四郞的嘴角泛起一絲狡獪的笑容，雙手仍緊緊的握住繩子，說：
「這樣吧！您把卷軸交給我保管，如此一來，送命的依舊只有五個人呢！」
「閉嘴！」
刹時，彥左衞門原本親切和藹的語氣，變成厲聲叱斥。
「爲了你，我在如此沉悶的天氣，還關在房間裏絞盡腦汁。爲的，只是想提供你一些寶貴的意見罷了！既然不領情，滾吧！我不想再和你這個混蛋交談了。我也宣佈過了，一旦看了本箱的內容，就得離開府邸，你還是走吧！」
「老人家，請息怒！」他想要平息彥左衞門的憤怒。但是，手勁却慢慢的加强，使得卷軸的繩子，在千四郞與彥左衞門之間緊繃著，一若怒張的弓弦。
千四郞悠然的態度和穩若磐石的姿勢，幾乎造成壓倒性的勝利。彥左衞門不得不强自振奮，只聽得一聲：
「你！不鬆手嗎？」
彥左衞門的咆哮中，竟含有予人難以料及的威嚴。
——彥左衞門的年事已高，却經常有滑稽的行爲出現，他與門下的浪人食客平易相處，十分和諧。
當然，他的隨和作風也是視場合而表現的，眞遇到重要或嚴肅的時刻，自然而然的會顯露出老武士的凜然氣概。他在年僅十一時，卽獲選爲德川家光的侍從，年長後，屢次參戰，無論大、小戰役皆有斬獲，可謂是功業彪炳的武將。據聞，彥左衞門曾向但馬守宗矩挑戰，家光將軍亦允許他們競技。於是，彥左衞門就在比武當天，準時前往位於柳生家院落中的比武場。

當他踏入院落時，看見宗矩正在吆喝門下子弟，把一担担的碎石倒在地面上，便問道：

「你們在幹什麼？」

「吔！我們不是要比武嗎？鋪上碎石能穩住身形，不易滑倒啊！哼！你不會不知道吧！」宗矩回答。

彥左衞門被激得氣呼呼地答說：

「請勿胡言亂語，比武又非練武，何需爲此顧忌？爲了自身的榮譽，無論在原野、山麓、或是更險惡的環境裏，我們都應全力以赴，奮戰不休！」

事後，彥左衞門還穿上甲冑，手執長矛地與宗矩過招呢！

由此可見彥左衞門性格上執著的一面。

自然，與將軍家的武術指導公開挑戰者，他絕對擁有精湛的武藝、完美的武略和足夠的胆識。

眼見彥左衞門的固執，千四郎不由得暗暗地提高警覺，想不到一向豪邁不羈的人，認眞起來竟也如此可怕！

「怎麼？眞不放手嗎？」

「……眞是遺憾！」

「嗯？」

「——很抱歉！」

對座的兩人，突然站了起來，千四郎喃喃說道：

「無可奈何呀！」

「糟了！」隨著彥左衞門的尾音消逝，卷軸撕裂的聲音，繼之而起「滋」——地圖已裂成兩半了。

千四郎手中握著的，是沼津一帶的地形，其餘皆爲彥左衞門所有。

當老人的手觸及背後的刀架時，千四郎的身形已奔過院落，消失在林深路長的樹林裏……

■■

悠之丞和於季雙雙步出寬永寺的同時，正是彥左衞門與千四郎起正面衝突的片刻。

他，是因父親被幽禁此地，而前來探望的。

不知爲何緣故，官府竟不追究小瀨源內刺殺僧侶的事情。雖然，寬永寺曾以書面報知官府衙門，但是，官府除了回一封公函以外，並無任何欲調查眞象的徵兆。

公函中明白地表示著：寬永寺是江戶幕府的護國寺，乃鎭護國家、降福百姓的寺廟，絕不可能發生如不祥之事；而且，就護國寺的名譽來講，根本不允許此種意外發生，宜仔細調查那名僧侶的眞正身分。

寬永寺本身，則以這名僧侶未得允許，擅與暗殺團勾結，招致殺身之禍，乃屬咎由自取。

一件命案，就此了結。

如此一來，專爲此事潛入的悠之丞也無繼續調查的理由了，加以，寬永寺的住持佯裝不知此事。

悠之丞只好改口說，是爲探望父親而來此。

當服侍中之院大納言的僧侶，送他們步出寺廟時，悠之丞親切和藹的問於季，說：

「累了吧？」

雖然，於季搖了搖頭，但是，由於終宵未眠，也的確是累了。

昨晚，悠之丞與久別的父親竟夜促膝長談，躺在別間的於季却也輾轉難眠。

「究竟怎麼回事？妳怎會到這兒來呢？」

悠之丞接二連三地問，於季卻不作答。因此，悠之丞愈覺納悶。

兩人緩步走在寺廟中堂的迴廊上。眼前有一蓆破舊的髒草蓆，他們視若無睹的走過去。

過了好一會兒，悠之丞才再度啓齒道：

「或許，妳早已知道我……」

悠之丞突然頓住不語。

突來的靜默，使於季詫異地抬起頭，看了悠之丞一眼。原來悠悠之丞被前方樹梢上某件東西所吸引了，瞪大了眼睛，專注的神情——於季不覺脫口問道：

「悠……您怎麼啦？」

話聲未落，悠之丞已疾步跨前，輕身躍離地面，伸手抓住那個東西了。待身形將落地之際，長衫的下擺被急旋的氣流掀起，露出膝蓋附近一顆明顯的紅痣。

忽見這顆紅痣，於季不覺輕輕地「啊！」了一聲。

蘭之典侍

「……我想請問您，腿上的紅痣可是生來就有的？」

「？……」

「我是說，那可是天生的？」

「妳爲什麼問起這個？……」悠之丞不以爲然的反問，並看了看樹梢處取得的藥盒，納入自己的懷裏。

那只是一個普通的藥盒，一般武士都會隨身攜帶，上面還以金漆描繪著桔梗花，令人費解的是不知爲何懸掛此處？

於季對藥盒的好奇已失，原本不敢直視悠之丞的她，此刻竟以嚴肅的眼神，凝視著他那挺秀的側面鼻樑。

按當時情況來看，這似乎是個極其微妙的問題。

「是的！生下來就有啦！」

經過一段沈默的步行，悠之丞像是下定決心後，才如此回答。

「眞的？」
「是呀！」
「哦！」於季似乎鬆了一口氣，輕嘆一聲，然後，低垂下粉頸。一聽到嘆氣聲音，側臉看她的悠之丞突然發覺，不知何時，於季那雪白的肌膚竟已浮上一片微紅。
「妳是怎麼啦？」
「……這麼說，你是在石清水八幡宮誕生的？」
「是呀！」
「那麼，你的母親是蘭之典侍囉！」
「妳……妳怎麼知道的？」
「……」
瞬間悠之丞似乎有點緊張了。
「妳眞是但馬守大夫的女兒？」
「……是的！」
「那……妳是如何知道——我的身世？」
於季面露悲戚，只搖了搖頭，默默無語。
過了半晌，悠之丞接著說道：
「沒錯！我的母親正是蘭之典侍啊……我想，妳一定也知道，她是服侍於四之局的女官。元和六年，朝廷逐出於四之局，她也是在同一時刻離開宮廷的。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按說那時妳

在襁褓之中，如何知道這件事情呢？」
「我聽叔叔說的？」
「叔叔？」
「叔叔和父親不一樣，他沒有驚人的武藝，知道他的人也很少，他是汀佐五右衞門……」
或許，於季不想透露被禁止談論的事，因此，吞吞吐吐的，不但言詞閃爍，連眼神也游移不定。
悠之丞顯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靜靜地走著。
「妳叔叔的大名，我還是初次聽聞。他既是柳生家的子嗣，想來武藝必定不弱，只是，妳爲何那麼關心我的腿上的紅痣呢？」
「……」
「不能告訴我嗎？」
「對不起！我不能說明！」於季的雙手，緊摀著臉龐。
「我担心被人責備，無法坦白對您說，您還是去問我父親吧！」她爲難的補上一句。

■■

這時，離開大久保家的千四郎，一路狂奔……
只聽得他喃喃說道：
「失算！失算……」
依他奔跑的方向判斷，他是想到寬永寺？這些天，浮月齋一直住在那兒，看來，千四郎是想把搶來的半截地圖，交給浮月齋鑑定，以確定它是否眞是武藝帳。如果，這眞是柳生武藝帳，就得把另一半也奪過

來，勢非得已時，也只有把彥左衞門宰了！

由大久保家到寬永寺的途中，必須經過酒井雅樂頭忠行的宅第。此時，忠行的嫡子忠淸接獲親弟忠能突染急病的消息，正欲前往探視。

當他揮鞭上路時，突然發覺身旁有人迅若疾風般地飛越過去。

「啊：有明……難道你的速度還比不過那個人嗎？一邊叱喝馬兒，一邊全力揮鞭，想超越那個人，可是，有明仍然落後了，那人迅速地消失在眼前的十字路口。「有明」就是宗淸最寵愛的一匹駿馬。

宗淸在寬永十四年時，才繼承父親的封位，目前，他仍只是世子身份。

緊隨「有明」身後的侍從，聽到了宗淸的喃喃自語，還以爲他是因爲過度憂慮弟弟的病情，才一時間失了主意呢！本來嘛！手足情深呀！

也難怪他要如此揣測了，宗淸是騎在奔跑的駿馬上，才感受到來人的速度。隨在馬後奔跑的侍從，早已氣喘如牛，累得幾乎連身在何處都不知了，又如何能察覺飛掠身旁的身影？

儘管，傳聞或許言過其實，然而，雲霞派忍者的脚程畢竟不弱。自然，他由大久保家至寬永寺所需的時間，也非常人所能想像的了。

話說回頭，正當悠之丞爲了於季對自己脚上那顆紅痣，所表現出的閃爍態度，深自納悶時，原本蹙緊的眉頭，也隨之更緊了。突然，他聽見一種類似風箏在空中飛翔的聲音。

此時，他們剛步出寬永寺的寺門，正沿著下谷廣小路走去。悠之丞四處張望了一會，未見任何動靜。

這條通往寺院的道路，此時仍有不少的行人。眼前正有一名武士，伴著一位少女悠閒地走著，時而傳來低低的歡笑聲。

似乎，來往的行人均未察覺有任何異狀。

——一會兒，悠之丞又聽到「咻」的一聲，一股怪風迎面襲來。——「危險！」

悠之丞大吼一聲，順手把身旁的於季推開，並閃電拔刀向那怪風砍去，「風聲」戛然而止，同時，悠之丞頓覺背部有一股涼颼颼的感覺。

一股鮮血正由他的背部緩緩流出。

「忍耐，一定要忍耐……」

於季淸楚的聽到男人的聲音如此說著，却不見人影，駭得頻頻轉頭搜索。

「……」

於季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正有一名蓬頭垢面、似野人般的男子匆匆跑過，走過的路面上染有斑斑血跡，血滴是由肩膀處的傷口滴落下來的。

由於他手中還緊握長刀。因此行人見他靠近就紛紛走避，讓出一條路來。

「我不能死，不能死啊……」

那名野人呻吟著說，步履踉蹌地漸行漸遠。

眼前的悠之丞却直挺挺的倒在地上……

■■

約在此事發生的三刻鐘以後，大久保彥左衞門匆匆趕到幕府所在地——江戸城。

那時，家光將軍已進過晚膳，正在聽家臣報告日間所發生的重要事情。突然，一名侍童來通報說：

「彥左衞門欲參見將軍！」

「彥左衞門欲參見將軍！」

「怎麼？老人家來啦！」說著，家光苦笑地回過頭，看看隨侍在側的侍從——宮崎半十郎。

由於，此種來訪是在規定時間以外，定無好事。這回，不知又想出什麼花招了。

家光深知彥左衞門不是好惹的傢伙，不想接見却又不得不予以接見。遂命侍童告訴彥左衞門說：「將軍正在聽取家臣的報告。」希望他能知難而退。

家光心想，這種時刻會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該不會是聽到自己寵愛女尼的消息，而前來進諫言吧！

奉命傳話的侍童，去而復返，報告家光：

「彥左衞門說是有重要事情，必須面稟將軍！」

儘管，隨侍的家臣也不喜歡彥左衞門這個人，然而，侍童都已回報說是「重要事情」，又當如何？

「——好吧！請他進來！」

家光嚴肅的眼神與半十郎對看了一眼。

不多時，彥左衞門跨入了「楓之屋」，果然，臉色眞是不同尋常呢！只見他以標準的姿勢跪伏在疊蓆上說：

「彥左衞門夜間來訪，蒙將軍如此迅速的接見，眞是萬分榮幸！」

「老人家！別客氣了！今晚前來此處，可是有重大事情發生了？嗯？」

家光見到彥左衞門不搭腔，不覺「嗯？」了一聲！促其快快表明心意。

「斗胆請將軍命身旁的侍從退下！」

「怎麼啦？」

楓之屋是家光將軍的御用書房，通常，家光辦完正事後，總會到此休憩，或批閱文件、擬定計劃等。既是御用書房，侍在此屋的侍從，也都是他的心腹，實無猜忌的必要。而且，若眞是重大的事情應改在議事廳解決，怎能在這個地方呢？

家光看看身旁的侍從，說：

「老人家，此刻陪侍在側的又不是大、小藩主……，他們都是我的親信，沒關係！儘管說吧！」

「不行！」彥左衞門搖著頭說，眼神與平日迥異，看到這種情形，連家光都覺得不自在地變了臉色。

「既然如此，你們退下去吧！」

因此，除了半十郎以外，其餘的人都退走了。

彥左衞門等侍童退去後，猶自沉默半晌，晶亮的眼睛直視著家光將軍。

「老人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家光察覺他的異樣，傾前身體問說。

「彥左衞門既在此種時刻求見將軍，此事自然是關係著我一生的榮辱了！」

「快說吧！到底爲了什麼事呢？別吞吞吐吐的！」

「……將軍，請允許我做這個……」

「？……」

說時，彥左衞門把手中的紙扇倒執，於腹間一劃，做出切腹的手勢。

家光傾向前去的身體，又恢復了原先的姿勢。

「實話實說吧！老人家，你想要什麼？」

「……」

「為何要如此做呢？」

「柳生一門的大陰謀——」

「……」

「聽了這話，您是否認為彥左衞門瘋了呢？其實，若眞能讓我發瘋，我還能過得舒坦些！——可是，我却是神清氣朗地眼見這件事情！如果，您眞認為我精神異常，我至死也不瞑目啊！」

「——慢著！你根據什麼理由，認為柳生圖謀不軌呢？他是我所指派的人，你竟敢如此說……好吧！只要你能提出確實的証據！」

「沒有具體的証據！」

「咦？……」

至此，家光已煩躁的挪移身體，不想繼續這種話題了。彥左衞門也已察覺將軍的不耐煩，反而，逼前一步，說：

「非常遺憾，目前仍未找到具體的証據！如果，我有確實証據，也不會讓您誣賴我是個瘋子！」

「……」

「雖說目前我尚未掌握有確切的証據，但是以這條老命担保，若是錯看了柳生，您就殺了我吧！」

「……」

「將軍，柳生但馬守是幕府的總監督，也是名重一時的著名兵法家。日後，他若獲知彥左衞門毫無證據郎指控他心懷貳志時，會有什麼反應？

而且，我彥左衞門也是頗具聲名的一位武士，若被將軍下令賜死，或許會引起百姓的疑問，必將要求您公開說明，那時，您是否會公開地說：『彥左衞門是個爽心狂』呢？

老百姓對您的說明不滿，又進一步的問您：根據何種行為判定彥左衞門的罪行？您是否就說：『彥左衞門控告柳生但馬守有不軌的陰謀？』

或許，百姓不相信您的解釋，但是，您的話語却在他們心理起了作用，而懷疑柳生是否眞有陰謀！」

「夠了！夠了！快將你的來意說出吧！」

此刻，家光才發覺彥左衞門眞是另有隱情，至於究竟為何，實難料想。

唯，他敢指控幕府總監督柳生有陰謀，總非尋常事！為此，家光將軍緊張得瞪大了雙眼。

彥左衞門聽了家光的話，突然將上半身趴伏在疊蓆上說：

「是……彥左衞門聽您的吩咐……您眞不愧是一名明君呀！」他的雙肩微微聳動，似在啜泣。

家光被彥左衞門搞迷糊了，坐立不安的等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再三催促說：

「快說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欲說明彥左衞門的回答之前，我們先得看看寬永寺前下谷廣道上所發生的事情——

千四郎奪走半截地圖後，彥左衞門坐在疊蓆上，獨自沉思！

難道，悠之丞從京都藪左將軍嗣長那兒，秘密攜回的卷軸，眞是柳生武藝帳？如果，這份卷軸仍然完整，自己必定不會感覺它有多大的重要性。一旦被奪去半邊圖，反倒眞正覺得自己丢失了一份不該遺失的東西。

仔細思量後，彥左衞門認為除了找悠之丞來問問，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悠之丞於昨晚前往寬永寺後，迄今仍未歸來，彥左衞門心想，乾脆跑趟寬永寺，探個究竟吧！
於是，他帶了數名侍從，悄悄步出家門。
當他來到下谷廣道之時，只見人群圍成一圈，眼光看著地面，並不時地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彥左衞門正待趨前觀看，却見人叢中鑽出一名男子，彥左衞門開口把那名男子喊住，問道：
「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噢！有一名武士被殺傷了，我準備到官府報案呢！」
「啊！武士被殺傷啦？」
彥左衞門不禁加緊步伐，湊向前去：
「呀！」只聽得這名老人驚叫了一聲。
受傷的武士正是悠之丞，此刻，他正斜躺在一名似是武士家族的女孩身上。
女孩的方寸已亂，顧不得自己的裙擺已散開，一逕俯身低喊著「悠之丞，振作點！」她那白嫩的小腿上，赫然也有一顆鮮豔奪目的紅痣

「悠之丞！振作點！」
彥左衞門彎下腰來，對幾已昏迷的悠之丞大吼。
於季聽到彥左衞門的吼叫，彷彿才警覺到有旁人在一旁般，連忙勻出手來，把自己的裙擺攏好。
「神矢大人……神矢大人……」
她傾上半身的力量搖晃著半抱在自己懷中的悠之丞，希望他能清醒。
悠之丞睇開了雙眼，說：
「噉！是老人家嗎？」
儘管出聲甚微，但是，他的語氣聽來很平靜。
「嗯？」彥左衞門的佝僂身軀，更向前傾，想聽聽悠之丞還說些什麼？
「……」
悠之丞又闔上睇著的眼瞼，彥左衞門緊張地吼道：
「振作點！振作點！是否看清了對方是誰啊！」

「……」

「能把武藝如此高明的人殺傷？……難道……兇手是千四郞嗎？」

悠之丞的嘴角，牽扯出一個難看的笑容，他點點頭說：「正是他，雲霞派的忍者……」

「啊！眞……眞是那個傢伙！」

彥左衞門十分氣惱，距離地圖被奪的時間，尙不及一個時辰，何以他們就對上了？

眼見悠之丞的長刀，仍安插在刀鞘內——看來，悠之丞是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砍的？

圍觀的人群發覺，傷者與這名身份頗高的武士似是十分熟稔，更加好奇的聆聽他們的對話。

隨彥左衞門而來的侍從，想把人群驅散，拿著木棍揮舞著，另一位侍從則扯下繫於腰際的白布，撕成兩半爲悠之丞裹傷。

「快撿些松葉來，是松葉喲！」

察覺悠之丞嘴角的笑容逐漸淡去，彥左衞門急急揮動著雙手，命侍從趕到參道院找松葉。

一些機敏的侍從，或許覺得撿拾掉落地面的松葉，還不如採些新鮮的呢！遂以矯捷的身手攀上老松，採得新鮮的松枝，交給彥左衞門。

「這位姑娘，請暫且退開！」

彥左衞門把悠之丞從於季膝上挪移至地面，讓他平躺地上，並把松葉塞在白布之下。

「哎……」眼見將要昏死過去的悠之丞，吐露成串的呻吟，悠悠回魂。

「振作！一定要振作啊！」

■■

一會兒，悠之丞就在於季的陪同下，被佐治及圍觀的百姓送到廣德寺去。

廣德寺屬柳生家的產業，送他到這兒休憩，全是於季的主意。

悠之丞的傷口，由背脊斜劃到左腹側，長約十餘公分。佐治讓他平躺在床舖上後，於季已將烘熱的海苔，切成一寸見方的大小，塗上黑鐵漿，送了過來。

她細心地將海苔貼在傷口處。由於，松葉與此種海苔是治療刀傷的最佳藥方，悠之丞總算保住了性命。

原來，彥左衞門是想護送悠之丞到廣德寺的，但是，他突然聽到有人在寬永寺面前，嚷道：

「有人被殺傷了！有人被……」

彥左衞門直覺認爲這傢伙是在宣傳悠之丞受傷的消息，遂出聲喝止道：

「混蛋！吼什麼？」

那名邊跑邊嚷的男子，被這突如其來的吼叫所嚇，猛地煞住身形，又見悠之丞躺在地上，便說：

「哎呀！怎麼這兒也有人受傷啦？」

彥左衞門暗吃一驚，連忙問他，說：

「什麼？你是說還有另外一個傷者？在什麼地方？」

「哪！就在那兒！」來人轉過頭伸手指著發現傷者的地方。

「可是一名浪人？」

「是呀！是呀！」

話說至此，彥左衞門興奮得挺了挺佝僂的背脊說：

「悠之丞！你先到廣德寺歇會，彥左衞門必定替你報仇！」他心想：千四郎已經受傷了，說不定不必拼上老命，就能把那半截地圖奪回來。遂急急朝著寬永寺的方向奔去。

侍從們看到悠之丞被抬進廣德寺後，才邁開步伐直追主人而去了。

朝寬永寺走來的彥左衞門，見寺前圍著一堆人，在距離那堆人叢的十步開外，他就大聲吼道：

「讓開！讓開！讓開！」一面緊握刀柄，步履踉蹌地衝上前去，人叢隨卽閃向兩旁，讓出了一條小路。

然而，就在人叢閃開的瞬間，彥左衞門突然緩了腳步，甚至，應該說已停止了步伐。

只見一名乞食法師，抱著受傷的千四郎，正欲離去。

他在彥左衞門停下脚步後，轉過身來。

只見他口中咬著那半截地圖，圖軸上沾染著斑斑血跡，垂胸的白髯上，也是腥紅點點。

「你……是何人？」彥左衞門沉聲喝道，右手仍緊握刀柄。

對方的一頭銀髮披散在肩上，炯炯生光的兩眼，冷冷地打量著彥左衞門。他那凜然不可犯的神情，陡然激起彥左衞門蟄藏已久的好勝心理。

「你是大久保彥左衞門兄？」

白髯法師的眼睛瞇成一道細線，漫聲問道。

「你是什麼人？」

「不見經傳的道號，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只是個乞食法師罷了！」

隨卽取下咬在口中的卷軸，並把千四郎的身體抱牢。浮月齋想以短短的卷軸爲武器，對付自己嗎？彥左衞門的腦海閃過這個念頭後，迅速抽出長刀，並說：

「原來，你也是武林人物！」

「是呀！在下山田浮月齋……彥左衞門，你曾經欠我一筆帳呢！」

「……」

「難道你忘了？三十五年前，我在伏見城謀刺家康，却被你阻止。當年，你所阻撓的人，正是在下——浮月齋！」

「噢？……」

彥左衞門一時無法記起是否眞有這麼一回事？

關原之役的前一年，亦卽豐臣秀吉死後不久，國內局勢愈趨混亂。那時，石田三成經常率其黨羽夜襲家康；石田三成的叛徒加滕清正與福島正則，也常找機會謀刺三成，於是，石田三成乾跪躲到家康的官邸，以免發生意外。

如此詭譎的謀略、令人不齒的行爲均能爲當時的社會所接受，也由此可窺見時局的一斑了。

某日，當時仍健在的柳生石舟齋宗嚴，爲保護主人家康的生命，而與刺客拼戰不下時，聞訊趕來的彥左衞門，手執長矛參戰，終把刺客擊退了。

腦海裏彷彿還有這麼些微的記憶。

至於，浮月齋爲何担任此種暗殺任務？這與其師傅——疋田文五郎有關，他是豐臣秀賴的武術指導，與三成友善，其門弟子浮月齋因而贏得三成的信賴，而被付託重任。

自然！彥左衞門並不知道其間的複雜關係。

「那麼？來吧！」說著，彥左衛門就朝著接近自己的千四郎之身軀刺了過去！

彥左衛門手執的長刀與一般的武士刀不同，它的刀刃弧度較大，是初代正家所打造的名刀。

千四郎的身軀在刀鋒即將接近的刹那，閃到一邊去了！由於身形甩動，傷口的血液亦隨之飛濺。

刹時，彥左衛門的世界變得腥紅一片，原來，千四郎的血液正巧濺到彥左衛門的眼裏。

浮月齋趁著這個空檔，挾著千四郎衝到寺前廻廊上，在左轉角處飛身逸去。圍在四周觀看的群衆，只覺得浮月齋的身軀騰空而去，瞬間就不見踪影。

彥左衛門瞪著血紅的雙眼，對飛鳥般漸行遠去的忍者，簡直束手無策，只好，收起長刀，一路奔回廣德寺去。

悠之丞已恢復了意識，於季仍在一旁照顧，當他看見彥左衛門回來後，有氣無力地說：

「老人家，麻煩你了！眞是抱歉……」

說完，還費力地欠了欠上身。

彥左衛門慌忙伸手制止道：

「為什麼不好好的躺著呢？」

隨後，彥左衛門派人請來醫生，替悠之丞療傷，過後，才繼續問道：

「悠之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責備的語氣中，夾著長者的慈祥，眼光還向於季瞪了一眼，駭得於季也迭聲道歉。她認為，若非自己說了多餘的話兒，擾亂了悠之丞的思絮，神矢大人必定不會受傷的。

「不！這是個誤會，她並沒有錯！」

悠之丞在枕上搖了搖頭，接著說出事情的大概經過。

當時，他只覺得一股殺氣掠過身旁，遂拔刀砍去。由於過份倉促，他根本無法判斷當時的敵我情況，甚至，抽刀砍去也純屬下意識的反應，然而，落刀以後，明確地感覺到自己已砍傷了對方。

待他按往常的習慣，把刀納入刀鞘時，才察覺自己也受了傷！

「果眞被如此高明的刀法所殺死，悠之丞死也瞑目了！」悠之丞的眼光瞧著頂上的天花板，似在回憶方才的情景，慨然嘆道。

彥左衛門默不作聲，好一會兒才關切地問於季，說：

「妳是那戶人家的女兒呀？」

「家父是柳生但馬守！」

「什麼？是－什麼？」

「老人家，當日我寄食在柳生家時，但馬守大人曾替我們介紹過，她是於季小姐？」

「這麼說……妳是由柳生莊前來寬永寺的？」

「不是……」於季抬起蒼白的臉兒說，她是在阿部對馬守家中服侍主人的。昨天才奉父親的吩咐到寬永寺探望中之院大納言。

聞得此言，彥左衛門似遭雷殛一般，渾身顫慄。

於是，他詢問悠之丞有關寬永寺的異變、寺內僧侶的態度和中之院大納言的情況如何等等……

過後，據他研判，暗殺團可能是松平智慧伊豆守派遣的，而小瀨源內是但馬守事先安置在寺中的眼線，遂想親赴幕府與將軍談談。

若刺客眞是受命於松平智慧伊豆守，柳生但馬守派小瀨源內和於季至此，根本就表示幕府已知道這個

陰謀，而想阻止其爆發。

若於季不幸被刺客所殺，於季的主人——阿部對馬守必定也得捲入是非之中。彥左衞門認爲，這些都是柳生但馬守一手所導演的。暫且不管武藝帳是何種玩意？寬永寺的異變是否與之有關？全國的總監督與扶佐將軍的智囊人物之間竟起勃谿，究非尋常之事！

爲了天下太平、生靈的安樂，彥左衞門決心不惜犧牲老命，以消弭兩者之間的暗流。

若兩者對峙不下，要令何者失勢呢？

柳生是著名的兵法家，俸祿有一萬餘石；伊豆守是世襲的藩主，兼領將軍家的總管，領俸祿三萬石。柳生已是六十七高齡的老人；而伊豆守才四十二歲，正是壯盛之年。欲就武術或取仁智之道？彥左衞門的心裏也有了腹案……「嗯！就幫助松平智慧伊豆守吧！」

由於，自信自己的武術不在柳生之下，彥左衞門認爲自己的抉擇，絕對正確。——此刻，他只想著參謁將軍之事，竟忘了前來寬永寺找悠之丞的主要目的！至於，武藝帳的問題更是無暇追顧了。

■

「將軍！」彥左衞門再度膝行向前，說：

「如果，您允許我切腹，才眞是慈悲之舉！將軍，請聽屬下的最後一件要求吧！」

緊接著，彥左衞門提出罷黜柳生但馬守宗矩的全國總監督之職的要求。

家光聞言，臉色大變，說：

「不行！老人家，無論您怎麼說，我也無法答應！」

彥左衞門並不氣餒，他以懇求的聲調說：

「……將軍，務請您答應我的要求……」

「剛才我已提過了，理由！理由何在！」

唉！若能表明理由，彥左衞門也不致於如此苦惱了！只爲不想讓總監督與總管間的磨擦明朗化，自己才苦苦哀求將軍的，何以將軍無法明察秋毫？

思及此處，彥左衞門不禁悲從中來。

眼見這名硬漢竟潸然落淚，家光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楞了好一會兒，才說：

「既然老人家如此堅持……好吧！讓我考慮！考慮！」

說完後，家光站了起來，頭也不回地直入內室。

彥左衞門仍跪伏在疊蓆上，久久不動。

年老的彥左衞門鼓足勇氣向將軍提出的要求，在三個月後，終有了回響，只是，結局意外微妙，失勢的一方竟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看來，宗矩的謀略要比伊豆守更勝一籌了——此乃後話，暫且不提。

話說，家光步入內室後，馬上命人去請女尼慶光院來，通常，將軍要求妻妾侍候時間，總在亥時。時間一到，侍從通知鄰房的服侍人員後，再由他們到後宮傳達，此後，除了服侍人員以外，閒人不可再步入龍杉門。

因此，龍杉門可說是前廳與內室之界綫。

這天和往常一樣，有二名服侍人員留在龍杉門內聽候家光的差遣。但是，亥時未到卽聽到將軍的命令，兩名侍從不禁對望了一眼。

家光踏入寢室，這是一間寬敞的房子，共有十六張疊蓆，通常，女僕在申時左右卽將寢具準備妥當，

以供將軍隨時休息，此刻，房內的羅帳低垂。

聽到家光的脚步聲到來，羅帳內的白影晃動。

「噢……妳已來啦！」

原來，家光提前來此時，總會命女尼與之對奕，這會兒，女尼正是聽到家光到了，想下床來。

「別起來了！躺著吧！」

說著，家光換上睡衣，撥開輕掩的羅帳，只見女尼烏溜的雙瞳橫了他一眼，眼波流盼，正是風情萬種。

家光鑽入被褥，粗暴的扯開對方的衣服，一雙手就游移不定。

「唔……」女尼輕哼著。

來自鍋島的忍者

女尼的雙手緊摀著臉龐，頓時，全身像是僵硬了一般，無法動彈。正如往常一般，胸衣被扯開後，她總不自覺地以雙肘緊緊護衞著自己的胸部。

家光的雙手移至女尼的腰部，想解開她的腰帶，多次告訴她，別把腰帶紮得那麼牢，她就是不聽。隨著家光的動作，女尼的雙手愈摀愈緊。但是，她也解事地把腰際微微浮起，以便利他。

「梅子……梅子……」

家光低喚著女尼的名字，雙手輕柔地自梅子的膝間緩緩向上移動，然後停留在腰際之間。

她仍緊摀著臉龐，指縫吐露出急促的氣息。

「…………」

家光的臉龐湊上前去急欲索求指縫間的紅唇，她偏閃頭去，拒絕了他。

自從進入江戶城，爲家光幸寵後，女尼的牙齒就塗染上黑鐵漿了。一口黑牙，令她羞於啓齒。

但是，她的雙肘却應家光的要求而鬆開了。豐滿的乳房因呼吸急促而起伏不定，家光興奮地撫弄著，並輕咬住渾圓的乳房，梅子受到突來的挑激，禁不住呻吟出聲。

時間緩慢地推移，除了一些輕微的聲響，就只有羅帳輕飄……羅帳之外，低陷的地板上，躺著兩名侍童，他們以肘爲枕，背向著寢室，微闔雙眼假寐。

這些侍童都由年老的家臣充任，絕無年少者。

這天，擔任侍童的是中根平十郎、太田釆女正兩人，平十郎朝南而臥、釆女正則面西而臥，儘管，對背後的動靜似無所動，雙睫却眨動不已。

羅帳內的家光和梅子正沉醉於兩情繾綣的歡愉中，因著興奮而吐露的喘息，次第急促濃重，躺在家光之下的雪白胴體不安地扭動著，突然，她發出似是瀕臨窒息邊緣的長嘆聲，這種嘆息原不該發自少女般的梅子啊！

兩名侍童不禁張大了眼睛，互望了一眼。

——不知過了多久。

「啊！……是！是誰？」

驟然聽到家光驚訝的喊叫，侍童都驚訝地跳了起來，緊握著刀柄而立。——由於，未得家光的命令，他們不敢違令轉向，於是，就這麼緊張兮兮地握著刀柄，面向大門而立，等待家光的指示。

但是，他們只聽到——

「別緊張！——我並不想加害您……」

來人的語氣鎭定。接著是股令人窒息的沉默。

來人幪著面，一身黑色的夜行裝，是一名武士。此刻，他正以劍挑開羅帳，隨即又放了下來。

帳內的家光迅速扯過滑落一旁的衣物，披在身上，並遮掩光裸的女尼，以免刺客看見。

「你……你是什麼人，竟敢如此無禮地闖入我的寢室，快向我報上名號來！」

「很抱歉！此時尚非表明身份的時候！」

聲音依舊鎭定如昔，只是，當他看見羅帳內的情形以後，頗爲狼狽地說：

「嘔！這是……」幪面人似在苦笑，接著說：

「請快穿上衣服，深夜來訪，是因有要事相告。——絕無惡意，請，快請——」

隨即轉向，背對著羅帳。

家光由於羞憤而脹紅著臉，女尼蜷縮著身軀，緊偎家光的胸前，他以手護衞著她。

「既有要事商量，爲何不透過服侍人員前來通報？冒失的東西，還不給我滾開！」

「說得好！如果，我能正式晉謁您，自然不會深夜闖入了！」

「我不想聽！無論有何重大事情發生，我都不聽！可惡！我絕不饒你！」

「中……中根！」

「是……將軍！」

「你……給我退下！」

此刻，家光才喊了侍候一旁待命的老家臣，然而，却被幪面人喝止了。濃眉之下的雙瞳，殺機閃動，拔刀欲上的中根猶疑著下一步的行動。

幪面人又對著帳內的家光，說：

「——將軍！我不想做出粗暴的行爲！但是，若想執迷不悟地不聽勸告，可就別怪我了！首先！我就把這名女尼刼走！哼！」

「…………」

「如何？冷靜考慮吧！將軍所寵愛的女人被刼爲人質，傳揚開來，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喲！」

隨著低沉的嗓音，透出一股令人懾服的威嚴。家光聽了這話，慌忙地說：

「眞是如此重要的事？好！你快說！」

「我想—您先命令家臣們把長刀收妥吧！」

「……」

「嗯？要我代您傳達命令？中根平十郎、太田釆女正……站在那邊的，是菅原三左衛門吧？」菅原三左衛門是住在隔壁房間守衛的武士，聽到家光房內有所爭執，而探頭縮腦地窺伺裏間，不巧却被瞧見，也只好挺身出來。

幪面人竟能正確無誤地指認自己的名字？他們驚訝得後退幾步，正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看來，這名幪面武士對家光的生活起居十分清楚，否則，怎會如此熟悉輪值的服侍人員？

「那來的莽撞小子，膽敢對將軍如此無禮！」

平十郎的話未說完，血氣方剛的菅原三左衛門已揮著武士刀，縱步撲殺過來！刀光過處，只聽「咻」的一聲，幪面人早已閃開，菅原三左衛門由於用力過猛，差點撲上羅帳！

「仍然執迷不悟！砍傷我倒也罷了，若是傷及帳中的將軍，其罪可赦！你們這些呆子！」

「…………」

「將軍！在下既已闖入，未把事情交代清楚，絕不會離開，您就忍耐一會吧！」說話的當兒，揚手一擲，一把飛刀把床邊的燭花擊落了。

「好了！燭火已滅！若有人還想妄動兵刃，小心誤傷了將軍！——剛才我已聲明了，只要讓我把事情交代清楚，在下絕不久留！」

「說吧！你想說什麼？」

家光似已看清情勢，開口促來人說話。緊摟懷中微微抖顫的梅子，在黑暗中似乎鎭定不少。

幪面武士靜默片刻，侍衛的三名家臣在黑暗中凝神諦聽，想循聲襲擊對方。方才緊張的心理，在燈芯被擊落後，反而平靜了不少。既然，來人知道自己的姓名，或許與他曾有數面之緣呢！這會兒，先確認來者是何人要緊。反正，值更之際讓刺客潛入的罪責，雖死亦不可赦。

「將軍！柳生但馬守的次子友矩，近日內將啓程赴京都，我想請將軍下令制止他的行動。否則，天下必定大亂！」

「什麼？」

家光的聲音不由得提高了。這也難怪，適才來訪的大久保彥左衛門，不也爲了柳生的問題！

「你要我阻止友矩前往京都？」

「是的！」

「理由何在？」

「京都之行可能危及友矩的生命。對將軍而言，友矩是一名得力的護衛人物——」

「爲……就爲了告訴我這件事，非得深夜打擾？爲何不將這事直接稟明柳生但馬守呢？」

「命友矩到京都的人，正是但馬守自己！」

「這就是重要的事？友矩爲何不能捨命？爲何與我討論但馬守之子的生死問題？」

「這未免太寡情了！家臣無故喪命不可惜嗎？將軍！何況，他還是你的得力侍衛！」

「住嘴！我指的只是你的態度！我深知友矩的才能，也相信但馬守的膽識，但馬守不惜犧牲骨肉，所做的安排，必定有其充份的理由，要你干涉？」

「且慢……將軍正在氣頭上，自難接受在下的意見。將軍不妨平心靜氣地想想：單只爲了友矩的生死，我會闖入此地？事情已危急萬分了，友矩的生死，關係著將軍幕府的安危——」

「既然給我如許建議，爲何不表明你的身份？」

「…………」

「我不會被你的言辭所惑，堂堂幕府的領導人物，豈能因陌生人的一句話，就改變自己的行動？……如果，你眞想讓我信服，應先表明身份呀！」

幪面客沉默了半晌。

黑暗中似有人影移動，三名家臣不覺逼前一步，家光也加强了臂膀的力量。

幪面客以低沉緩慢的聲音，說：

「梅子小姐……或許，妳知道我是誰吧？」

「啊！」

黑暗中，家光看了梅子一眼，問她：

「梅子！……認識他嗎？」

女尼抓緊家光的手臂，細聲地說：

「不認識……」

「聽不出我的口音嗎？梅子小姐。——眞不認得我？……」幪面客的尾音，似在自言自語。

「那就算了！……我的話只說到此！或許，明早你會改變主意。夜中來訪的冒昧舉動，還請您原諒。……告辭了。」

虛無僧

「歡迎大駕光臨，許久未到府上請安了，令尊大人近來可好？」甚兵衛盤坐在門外走道上，以手撐地，謙恭地向房中人行禮。他那圓胖浮腫的臉孔，與田鶴子的細長娟秀不同，而帶著中年人特有的精明幹練，一望而知是熟習劍術的商人。

「託福！託福！……今天我來，乃有一事相託。」

「是！是！請你吩咐。」

田鶴子在旁瞥了十兵衛一眼，又急忙垂下頭。

「你在場無所謂，田鶴子！」十兵衛隨即明白她的意思。

「是！」

「甚兵衛你也進來吧！這樣說話不方便。」

「那麼，……領情了。」

話未說完，只見甚兵衛身形輕閃，疾若飄風般進了房間。女佣人常子已經退下了，田鶴子低首理著身旁的茶具。

房裏的空氣暫時陷入一片沉默。

「爹！女兒給您沏杯茶！」

「好！……給我一杯。」

沏茶的聲音，在此時顯得格外清脆。這乃是甚兵衛的秘訣，因為具有修養的人，有密事相商，不應鬼鬼祟祟地四下窺望，只須保持周圍地安靜，即可耳聽八方，不容外人潛藏竊聽。

「甚兵衛，我要拜託你的是這個——」

十兵衛凝視著對方的臉，一面用扇子迅速地在疊蓆上畫著什麼。甚兵衛的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

由田鶴子背後的窗戶望去，白雲正緩慢地西流。

鍵屋甚兵衛乃出入尾州藩邸，專司武器買賣的軍火商。當時一般人是禁止携槍，除了專管槍炮的官吏外，即使朝廷武士，也不能隨意用槍，甚至諸侯、藩主們携槍進出江戶城，也得有朝廷的通行證方可。當時專司槍炮、彈藥管理者，乃是火藥司。而鍵屋甚兵衛所售賣的，皆屬驚嚇、驅逐野獸的火藥以及獵槍。如果十兵衛的要求，只是極平常的槍彈售賣，鍵屋甚兵衛大可不必如此驚愕。

「嗯？是不是有困難？」

「不！不！不過，……那有什麼用途呢？」

「好！我們先喝一杯茶吧！……你儘管放心，我不會讓你為難，只是要……」

十兵衛轉頭看看滿面愁容的田鶴子，柔聲說：

「也沏一杯給我，好嗎？」

「是！是！」

她雖然聽不清他們所談的內容，不過，她深深了解：如果父親拒絕了這項要求，十兵衛必會將他置於死地。

甚兵衛仰頭喝乾了女兒奉上的茶。

「嗯！味道很好，田鶴子，妳沏茶的手藝越來越好了。」甚兵衛已經恢復平常穩重的神態了。

窗外傳來一陣鵜鳥的哀鳴聲，窗內，田鶴子雙手顫抖，端著的茶杯竟也發出不安的「ㄎㄡ ㄎㄡ ！ㄎㄡ ㄎㄡ！」

十兵衛的眼光落在窗外。

甚兵衛看著女兒沏茶的手，問道：

「現在就必須給你一個答覆嗎？」

「你還要考慮？」

「能不能給我一、兩天的時間。」

「不行！這些東西我必須在明日清晨以前到手。」

「……」

「你的意下如何？」

甚兵衛凝視著對方的獨眼，皮笑肉不笑地說：

「那麼，請恕我無法遵命！」

「……」

「本來只要是柳生大人你說出口的事，在下無論如何都該照辦，只是這件事——」

說到這裏，他突然頓住，眼光凝視前方：

「這個東西，有人要我二、三天後送去。」

「什麼？」

十兵衛的臉孔突然脹紅。

「是誰？是不是尾張藩的人。」

「恕我無法奉告！」

「甚兵衛，老實說！或者是柳生兵部大人？」

「十兵衛大人，這件事即使你要了我的命，我也無可奉告，希望你體諒我的苦衷！」

「噢！果眞如此嚴重嗎？」

十兵衛久經曝晒的臉孔，現出失望的神情。

楞了一會兒，十兵衛才說：

「好吧！我了解你的爲人，一旦答應人家，即使犧牲性命，也要承諾到底，讓我們把剛才那番話都忘了吧！」

「是的！柳生大人。」

「田鶴子，你不用擔心，我們的話已經談完了。我們也很久沒有見面了，能不能彈一曲拿手的曲子，讓我過過癮！」

田鶴子輕舒眉梢，擔了兩刻鐘的心，至此才放了下來。她應十兵衛之請，取出寶琴，面對著院子，悠然而彈。

甚兵衛和十兵衛都閉眼傾聽。一會兒，店裏的伙計來請甚兵衛過去，十兵衛遂要求田鶴子換一首較短的樂曲，並且挨近她，在疊蓆上側身而臥。

一直等到田鶴子彈完時，回頭問道：

「這一曲合不合你的意？」才發現十兵衛早已酣睡如泥了。

「這樣容易著涼！」

是夏末時分，低垂的竹簾外，透入陣陣涼意。

田鶴子環顧室內，自衣架上取了一件夾衣，輕輕覆在十兵衛側臥的身上。

田鶴子一直默默地守在十兵衛身旁，兩個時辰後，太陽已隱入天邊了，夜色籠罩過來。

十兵衛悠悠醒來時，已經是萬家燈火了。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是下午酉時了。」

「哦！我睡了那麼久嗎？」

十兵衛精神抖擻，一個翻身，坐了起來。

「甚兵衛一直都沒來過嗎？」

「是的！……不！來過一次，見你睡得正甜，又離去了。」田鶴子轉身想去端洗臉水，被十兵衛制止了。

「用不著麻煩，妳坐過來，我有事要告訴妳！」

他一改剛才的表情，嚴肅地以凌厲的獨眼，注視著田鶴子，田鶴子坐了過來，雙手平放於膝上。

「妳好好聽著，妳父親大概不會再回來了。」

「什麼？」

「不必擔心，他決不會如此輕易地被殺。」

「那麼？爲什麼他不會再回來了？」

「妳想知道？」

「是的！你不訪笑我，我這一生跟定你了，只要你吩咐的，我都肯做，但是，父親的生死，我絕對不能漠不關心，你明白嗎？」

「嗯！……他的行踪我也不清楚，不過，約略總能猜到一些？」

「請你快說吧！」

「我先問妳，田鶴子，在這兩、三天之內，有沒有人來找過甚兵衛？──那個人一定知道他的行踪！」

「你爲什麼這麼想？」

「甚兵衛一口拒絕了我要的東西，那個場面妳也親眼見到了。他既然拒絕了我，自然不好意思再露面了，如果早知他要逃走，我就應該狠下心來解決了他。」

「那麼，剛才你是故意睡著，讓父親有機會逃走？」

「也不能那樣說，只是妳的琴音太美了，不知不覺中將我催眠。……不過，田鶴子，妳仔細想想看，有沒有什麼人來找過妳父親？」

「嗯！……我一直住在這裏，所以，不知道有沒有人到店裏找過父親！」

田鶴子凝神專注地回想著，突然，她低聲叫出來：

「會不會是他！」

「我想起來了，常子曾對我說過，有個陌生人曾在裏房和父親談了很久。而且，一直低覆著一頂笠帽……」

「什麼？笠帽！會不會是虛無僧？」

說著，十兵衛迅速地抓起佩刀，田鶴子自從委身於他後，還是首次見到他這種激動的神情。

「田鶴子！」

十兵衛的獨眼，放射出凌厲的光芒。

「最近我會再出遠門一趟，如時間允許的話，我會再回來看妳一次。不過，這趟遠行，生死難測，希望妳好好照顧自己，不要替我擔心！」

■

翌晨。

東海道上出現了一行人，他們由品川宿朝西疾行。其中二名全身旅行裝束，另二、三名身材彪悍，狀似武士，隨後保護前面那二人。

他們快步過鮫州，來到立合台地上。後面那三名武士，不時回頭後顧，似乎深怕有人跟蹤。

過了立合台地約半里路時，突然，從右邊松林裏竄出了數條人影。

「我們等你很久了，柳生——」

一個白髮覆背的老武士，帶著和緩地口氣說著。

「是浮月齋！」

十兵衛不禁低聲呼出。接著，他的眼光迅速地掃了一下，估計來者的人數。身後的又十郎和友矩，也迅速地靠過來，三個人背抵著背，成品字形，蓄勢以待。

浮月齋那邊有印南勘十郎、井元庸之介。很奇怪的是，川野黎左衛門竟也在場。

「來者是那一路的朋友？」

護衛柳生兄弟的三名武士，擋在十兵衛前面厲聲喝問，只見幾條纏護刀柄的布被拋上空中，雙方隨時準備拔刀。

「十兵衛，想不到你也來護衛，由此可見友矩的任務是相當重大了。也好，聽說你是柳生家第一位高手，今天，我倒想見識見識你的刀法。……拔刀吧！」

十兵衛滿不在乎地咧嘴微笑著：

「我才暗暗的驚訝，像你這麼一大把年紀的人，到這裏來，不知爲的是什麼？」

「我要又十郎！」

「嗯？」

「又十郎的女術，——很遺憾地，小野玄人過世後，除了要又十郎的命外，沒有其他辦法了。如果我得到假牙，我會替你們到朝廷走一趟，如何？」

「………」

「怎麼樣？又十郎，不要躲在你哥哥身後，速速拔刀，來跟你爺爺討教、討教吧！」

「沒有禮貌的傢伙！」

說著，柳生家的一個武士，拔刀一個躍身，眼見就要擊中浮月齋了，但是，浮月齋紋風不動。突然，

井元庸之介跳了出來，只見手起刀落，然後一聲淒厲的哀號，發難的武士已隨聲栽倒，當場斃命，井元庸之介退步收刀，靜立一旁，似乎無動於衷。

十兵衞喝住身後躍躍欲試的友矩，同時後退一步。

「——又十郎，他也是新陰流的刀客，你不妨和他較量一下吧！」十兵衞低低地說。

「是……」又十郎那聲「是」，含混得幾乎聽不清楚。

「混帳！不要妄動！」

友矩攔住又十郎，對十兵衞說道：

「——哥哥，情勢緊急，你還是帶著又十郎先走吧，這個場面由我來應付就好了。」

友矩的神態十分沈著，十兵衞高興地笑著說：

「沒想到你已經修養得如此老練了。——好！好！這樣我可以放心地把又十郎交給你保護了，你趕快帶著又十郎離開吧！這裏由我來解決！」

他說完後，大步迎向對方。

「讓開！……你們不是我的對手！」

他用左手緊緊地握著劍上的護手。

「好吧！讓你們嚐嚐我柳生十兵衞的刀法！」

話未說完，只見一閃光，攔住他的印南勘十郎，已被當頭一刀正中劈下，而十兵衞白閃閃的刀刃上，映著一片血紅。這的確乾淨俐落，他的刀法聽說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井元庸之介的嘴角抽動著，他四下看了一下，知道自己已經來不及後悔了，只好硬著頭皮，拔刀迎了

過去。

剎那間，兩個軀體重疊又分開。

「……嗚！終生遺憾！」

井元庸之介被震退了好幾步，兩股鮮紅的液體，從眼裏冒出來。旁邊的川野黎左衞門，看得全身不停發抖。

「……浮月齋閣下，拿出你的武器吧！」

十兵衞用乾澀的聲音叫道。在他蒼白的臉頰上，有一條細微的刀痕，隱隱地滲出血絲。

「嗯！你的刀法很有兩手！」

浮月齋自言自語著，自懷中抽出一把鐵扇。

「你小子果然很名不虛傳——好吧！我的武器就是這個，——動手吧！」

十兵衞屏息而立，臉上罩住一片令人寒慄的光。——站在他背後的友矩，看不到他的表情。友矩注視著浮月齋泛著青光的眼睛，一面防守外人的偷襲。

「ㄧㄚ！……」雙方發出驚心動魄的喊叫聲。

就在這一剎那。

「——住手！」

柳生十兵衛與浮月齋正要展開決鬥時，虛無僧以快速的身法，閃入中間：

「請二位稍停一下，——大白天你們在爭什麼？」

虛無僧手中的橫笛平平伸出，用異常平和的聲音緩緩說道。他頭上的笠帽深深地覆蓋了整個臉部，身披一件袈裟，腰部繫著綢布衣帶，寬寬的袖子飄動著，完全是一付怡然自得的神態。

十兵衛和浮月齋不約而同地趨前一步，注視著這位神秘的闖入者。

虛無僧的袈裟在陽光下閃耀著。

「你們是不是要一決勝負？能否聽我一句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握手言歡？」

虛無僧不時以手推推寬大的帽沿，以眼光掃視兩人。

整個場面暫時陷入凝滯，所有的人都屏息而立。

虛無僧的位置，剛好在印南勘十郎的屍體旁。他的左邊是十兵衛，右邊是浮月齋，兩人正虎視眈眈地注視他的帽底。

「閣下是何方高手？」

浮月齋眼露凶光地喝問，但是，對方的臉部隱藏在寬大的笠帽裏，所以無法窺出其表情。十兵衛既然是新陰流的高手，當然已經識破了他的身法。

「你們看我這一身裝扮，也知道我是出家人，既是出家人，當然不便奉告俗名了。」

虛無僧手執長笛，對浮月齋做出防衛的姿勢。

「我不喜歡看到有人做了無辜的刀下鬼，所以，算我多管閒事，請你們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此收場，如何？」

他的眼光向四下掃了一下，停在十兵衛臉上，說：

「據我猜測，你一定是柳生但馬守的長子十兵衛。對不對？否則一個普通的獨眼者，很難在刀法上達到這種境界。但是，照我看來，你和這位老人頂多是平分秋色，不分勝負，你絕對贏不了他。」

十兵衛的獨眼閃出一道奇異的光芒，隨後又笑著說：

「不錯，我的對手的確有可能强過我，但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必須和他一決勝負，你的好意，在下心領了，現在請你避開，不要干涉這件事。」

「噢！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

「不肯給我一個面子？」

只見笠帽一陣搖動，虛無僧轉身向著浮月齋：

「你的意思呢？——也不願意和解？」

路上的行人，都駐足觀望這場將上演的好戲，逐漸在四周形成一道人牆，其中有一些是武士裝束。

浮月齋以怒視作爲答覆，虛無僧立即如觸電般，迅速跳開一尺多，浮月齋的眼光使十兵衞背後的友矩也不寒而慄。

「我方才已經好話說盡了，如果還是不肯交出又十郎的話，就只好在刀劍上比個高下了。十兵衞，儘管上吧！如果你死了，我會立刻將這個消息，帶回江戶城去。」

「心領了！」

十兵衞把笑容凝固在嘴邊，輕輕抖動長刀，擺出『花車』的架式。這是他自新陰流的招式中領悟出的一個絕招。

『花車上迴轉著七彩的顏色。』

柳生流新秘抄中有這一句話。十兵衞由此悟出『花車』招式，用來誘探出對方的刀法。等對方出刀後，一個借力，將之撥開，然後，順勢畫一道刀虹，向對方的頸部橫掃過去，經常能將對方的脖子砍斷，當場斃命。

——十兵衞靜靜地擺出『花車』的架勢。

友矩伸直了脖子，他從未見過此種持刀的姿勢。虛無僧倒吸一口氣，向後退了幾步。

浮月齋的眼睛迸射出懾人的光芒：

「——十兵衞，你這姿勢是不是太刀柳生創出的。」

「……」十兵衞並未中計，他仍然屏息專注。因爲，只要稍一不留神，對方就能乘虛而入，搶得上風。

「危險！……」縮在遠處的川野黎左衞門叫道。

只見兩條人影撲閃，十兵衞和浮月齋第一回合不分勝負。接著「ㄎㄧㄌㄧ！ㄎㄧㄌㄧ！」「叭！叭！叭！……」浮月齋的鐵扇變成碎片。友矩看到浮月齋的手腕，冒出一道血紅的噴泉……

■■

在這一場決鬥中，十兵衞只受到井元庸之介輕微的劃傷而已。柳生家的弟子衫春挨了井元廉之介一刀，當場死亡，此外，友矩和又十郎絲毫未受損傷。

山田浮月齋那一方是：印南勘十郎被十兵衞劈死，井元庸被傷到額頭。一般說來，額頭二寸附近是最受忌諱的要害，如果被傷及此處，鮮血瀰漫眼睛，便無法張開而繼續比武。而且，傷對方的額部時，也不宜深刺，否則延遲了收劍的時間，往往也會吃對方下意識使出的反手刀。

方才十兵衞使出『花車』招式時，浮月齋想以「撥雲見日」化解時，被傷到右手腕，血流遍了右手掌，無法持刀繼續拼鬥，只好抱著受傷的井元庸之介，向松林中逃之夭夭了。十兵衞不敢追殺，他深怕千四郎埋伏在附近，伺機擊殺又十郎。

十兵衞並不知道多三郎已經追蹤汀佐五右衞門，往尾張藩處去了，而千四郎和悠之丞則兩敗俱傷。

「——現在你可以把帽子摘下來了吧！」

川野黎左衞門隨著浮月齋，慌慌張張地逃掉後，十兵衞用凌厲的單眼環顧四周後，若無其事地擦去刀上的血跡，向虛無僧說道。

好戲雖然已經收場了，但是，仍有好奇的路人陸陸續續地圍攏過來。友矩與又十郎吆喝地將人羣趕走。另外一個柳生家的武士，掏出白色手巾，覆蓋在印南勘十郎的屍體上。

虛無僧的笠帽緩緩地搖了搖：

「不！不能讓你們看到我的眞面目。」

十兵衞和友矩細細地打量過後，才發覺這位虛無僧的身材相當高大。

「那麼，可否請你回答幾個問題呢？──我們是柳生家的人，請問你要到那裏去？是江戶？還是京都？」

「如果我拒絕回答，你要怎麼辦？」

「在你還未表示拒絕回答之前，我還不敢確定我會如何處理。不過，假如我們是敵對的話……」

「哈！哈！哈！眞不愧是兵法家的兒子，……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就是你逼我，我也不會跟你這種名武士比武的。──好了，今天這件事，就此收場吧！這樣對你我雙方都有利，對不對？」

就在這個時候，附近起了一陣騷動，心懷戒懼的友矩，隨即看出有一隊諸侯的行列，正往這兒走來，可能是要到江戶城的。他叫了一聲：

「哥哥！」臉上露出緊張的神情。

虛無僧也察覺出來了。

「我說得不錯！今天這件事還是就此結束比較好，這裏的善後留給我好了，你們快走吧！──你們可以翻過前面這座山，以你們的腳力，沿車海道而行，很快就可到達加奈川了，好了，趕快走吧！」

說著，雙手作出驅趕狀。

十兵衞的單眼牢牢地盯住他的笠帽，彷彿要看穿他的眞面目似的。

「好吧！承你的好意，這裏的事，就拜託你了。」

說著，十兵衞歸刀入鞘。這時，原先那些人羣已經都恭敬地跪在街道邊，武士們則肅然而立，恭迎諸

侯的行列。十兵衞和虛無僧站立的位置，現在還看不到諸侯的臉。

趁著虛無僧調整笠帽的那一剎那，十兵衞兄弟一行飛快地往西邊走去。

■■

不久，虛無僧在過了大森的六鄉渡口，和一個女子會面。這個女子也是一身虛無僧的裝束，可能由於不習慣，或者等候過久，非常悶熱，她把笠帽脫下，在樹下搧著。

「等得我好苦喲！」

看了男虛無僧遠遠走來，她笑著迎上去抱怨著。

「啊！抱歉！抱歉！因爲有點麻煩，所以就擱了。──我們趕快走吧！」

虛無僧迫不及待似地，催促女子趕快。

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打量他們，並對女虛無僧指指點點。但是，女人似乎早已習以爲常，對這種情形視若無睹，泰然地與男虛無僧並肩而行。

「妳是不是不習慣戴笠帽，覺得很悶熱？」

男虛無僧終於忍不住問道。

「是啊！──這樣是不是太引人注目了？」

「嗯！妳最好還是戴上笠帽吧！」

「……但是，視線被遮住了，實在很不方便！」

「哈！哈！哈！……剛開始都是如此，不過，習慣以後就好了。」

女子經他一說，只好嘟著嘴，不甘不願地戴上笠帽。

天高氣爽。不遠處，一個哼著小調的馬伕，輕快地打他們身邊掠過。

男虛無僧隨意地問：

「妳說妳要到京都，是嗎？」

「是啊！」

「妳在京都有親人嗎？」

當時曾經闖禍身負刑案的武士，往往藉著裝扮爲虛無僧，來掩飾身份，逃避追捕，他們吹奏橫笛行乞，四海爲生。

由於幕府的政策，處處壓迫浪人，所以浪人們只好投身爲食客，例如大久保的三百多名食客，便是此種情形。另外，有些不堪壓迫，亦不願做食客的浪人，則加入虛無僧的行列，關東下總小金的一月寺，和京都的妙安寺，都是收留虛無僧夜宿之處。但是無論如何，以一位女子之身，裝扮爲虛無僧，是很不尋常的，因此，來往的行人，才會以奇異的眼光打量這位女虛無僧。

但是，這位受到衆所矚目的女子，卻顯得毫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開朗而堅强。當她聽到男虛無僧的問話後，立即回答：

「我們不是約定過，互不詢問對方的身世嗎？」

由於笠帽深遮，因此，他們談話時。必須挨得很近。女虛無僧這樣回答時，幾乎與他肌膚相觸了。

男虛無僧雖然身佩長刀，但是步履平穩，毫無不習慣的樣子，他很自然地將身體移開一些，搖動著笠帽，朗聲笑道：

「哈！哈！……妳說得不錯，是我失言了。只因我看妳神態自若，所以，……抱歉！抱歉！」

男虛無僧的橫笛一直握在右手，女虛無僧則持於左手。行進間，男虛無僧自然地將脚步放小，女虛無僧則盡量邁開脚步，如此一來，他們才能步伐齊整地並行著。女虛無僧邁開步伐，一路上毫無力不從心之疲憊感，男虛無僧雖然心中暗暗叫奇，卻也不好再開口詢商。

走著，走著，他們來到川崎大道上的客棧街。

許多賣茶水的少女，不斷招喚過往的行人喝茶，但見到他們一身虛無僧裝扮，卻都扭頭而去，似是不屑理睬。

快到客棧街盡頭時，男虛無僧問道：

「怎麽樣？——要不要休息一會兒？」

「不！如果你不累的話，我也不想休息。」

女子倔强地回答。這時，在他們身後揚起一片灰塵，正有兩騎人馬氣勢洶洶地追來。

「唉！不好了！……爲了避免受我連累，妳還是趕快離開我吧！」

男虛無僧回頭看到追兵，不禁著急地說。

但是，女子非常鎭靜地說答：

「受你什麼連累？」

「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一定是永井家的家臣。——也許他們與我有什麼過節，妳不要捲入這個漩渦，我不想連累妳。」

「永井？我倒沒聽說有這個諸侯。——不要緊，爲了你，我不在乎受到連累。」

說著，把身體挨近男虛無僧。

「別胡鬧！……妳不要惹事生非，趕快走吧！」

男虛無僧話一說完，轉身就走。馬啼聲越來越近，路上的行人駐足觀望。

女虛無僧推高笠帽，望望馬蹄聲的方向，追到男虛無僧身後，一面低聲向他耳語：

「那兩個人說不定是來追我的！」

「什麼？我不相信！」

「不信？那讓我們等著瞧吧！」

■■

這兩名騎士果如男虛無僧的猜測，是淀城城主永井信濃守尙政的家臣。

當虛無僧把柳生十兵衞和友矩催走後，街道上的諸侯行列剛好走到。虛無僧若有所思地站在樹蔭下，然後吹起了橫笛，竟是一曲『王昭君』。

幽怨，淒切的笛聲，藉著微風，吹送到坐在轎子裏的信濃守耳中。

永井信濃守立刻命令轎子停下，淒怨的曲調繼續順著微風傳來，信濃守聽了一會兒，喊叫：

「喜左衞門！」然後掀開轎簾：

「你對這首曲子，有沒有印象？」

「是的！屬下……」

阪和田喜左衞門急忙脫下笠帽，跪在轎子前，傾耳聽著，隨而，露出一臉的茫然。

「你，你想不出來嗎？」

「是的！屬下對音樂一向沒有興趣。」

「我不是說那個，我是指淀的事情……好了，沒關係，我們繼續走吧！」

但是，信濃守仍然頻頻自垂下的轎簾縫，窺伺正在吹笛子的虛無僧。直到虛無僧的身影被重重樹影遮住，信濃守才恍然大悟地叫了一聲：「噢！」

當時虛無僧的『王昭君』早已吹奏完了，他的身影也消失在與十兵衞兄弟相同的方向。

信濃守一時忘了命轎子停下，只是環抱著雙手沈思。

永井信濃守尙政乃是右近大井直勝的嫡男。提起直勝，人們可能會連帶想起長久手之戰。當直勝還被稱爲傳八郎時，也就是天正十二年四月，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家康發生了一次爭奪天下的殊死戰，這就是長久手之戰，在這場戰事中，家康獲勝，因而奠定了後來君臨天下的基礎。

——在長久手一戰中，德川軍方面最有功勞的大將就是傳八郎。

傳八郎在長久手之役，手刃敵方大將池田勝入齋，使敵軍羣龍失首，不戰而敗。而傳八郎的本姓原爲長田，後因與弑殺源義朝的叛臣有同姓之嫌，遂受家康之賜改爲永井。

在長久手一戰，池田勝入齋請纓帶兵進入三河國，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天剛亮就操兵演練，使得軍心大振，士氣高昂。據說，當時池田軍勇猛無比，被人們看做是穩操勝算的黑馬軍。但是，由於家康用兵擅詐，而使得池田軍裏的三好秀次首戰鎩羽，接著，堀秀政也被擊潰，連勝入齋的女婿——號稱鬼武藏守的森長司，也於此戰中陣亡，而池田軍遂節節失利。

勝入齋一心要恢復士氣，於是聲嘶力竭地振臂狂喊：

「衝出德川軍的包圍，打回去！」

據說，此話一出，確實如狂瀾衝撞巨岩般，激起了滔天巨浪，軍士們都有奮力一擊的決心。

但是，勝入齋的兵士越來越少，眼看寡不敵衆，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了。有一天，兩名德川軍方面的武士，闖入了池田軍的陣地。這兩名武士正是驍勇無雙的永井傳八郎和安藤四郎。

而這兩個人如發現獵物般，躲在樹林中虎視眈眈。安藤首先躍出樹林，向坐在椅子上指揮兵士操練的大將衝去，當時安藤並不知道他就是敵軍統帥池田勝入齋，手執長矛，奮力而擊，勝入齋也立即拔刀迎敵

。幾次揮矛落空後，永井傳八郎也拔刀加入，勝入齋暫時撤下彥四郎，一心對付傳八郎，當時勝入齋的兵士見狀紛紛高喊「捉拿刺客」，彥四郎便轉身應付那些失去理智的兵士們。

傳八郎使出混身解數，與勝入齋鬥了數十回合。

突然，「呀」的一聲，傳八郎趁著勝入齋一個分神時，使奮力揮出一刀。只聽勝入齋頗不甘願地低呼：

「——遺憾！」應聲倒地。

傳八郎趨前砍下他的首級，才認出原來是敵軍統帥，驚喜之餘，將勝入齋那把名爲『篠雪』的佩刀，也一併取下，作爲證據。

當時傳八郎才二十二歲，俸祿僅一千石，家康便將『篠雪』賜給他。

信濃守尙政是傳八郎的長子，寬永二年，傳八郎以六十三歲謝世後，信隆守遂繼承了父親的領地——下總國古河七萬二千石——。寬永十一年，才搬到淀城居住，俸祿也增爲十萬石。

有一個流傳，說池田勝入齋之子輝政，後來成爲家康的女婿，當他初次晉見家康時，曾問家康：

「你手下永井傳八郎有多少領地？」

家康回說總共有五千石後，輝政無限感慨地說：

「我父親勝入齋的性命，竟然這麼不值錢！」

因此，家康又追加笠間城的七萬石領地給傳八郎。其實，此乃不解詳情者之誤傳。比較可靠的說法是：大臣織田信雄曾在家康面前，極力稱讚傳八郎勇取敵將首級、奠定德川幕府盛世的壯舉，而勸諫家康應追賜傳八郎更高的俸祿。但是，家康彼時仍賜他千石之祿，並無額外追賜。後來，家康曾提及此事，他說

「織田信雄的思想，乃是承襲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尙武霸術，此種思想正是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敗亡之因。我的思想與他們不同，自不會因某人有汗馬功勞，而過分給予特殊優遇的。」

此言不愧是出自一代英主德川家康之口。後來有一位著名的學者新井白石，非常讚賞此番言論，而說：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能亡邦。」

信濃守繼承了父親的勇猛，「弓馬之道」非常了得，而且具有藝術鑑賞力，這點也與他父親酷似。據說傳八郎不僅武藝高强，就是他的擊鼓術，也頗獲家康欣賞。因此，信濃守聽到『王昭君』一曲時，駐馬傾聽，這乃是他有藝術素養之故，毫不值得奇怪。

——喜左衞門一邊走著，一邊仍不斷思索主公方才的問題。當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武士，對一切名曲一概不懂，他只是對主公說的「淀的事情」，百思不解。

隊伍走到大師河邊時。

「停轎！停轎！」

轎子中傳出信濃守的叫停聲。

喜左衞門自沈思中醒來，趕到轎旁，再次確定後，才對著前頭傳令：「停下！停下！」

轎子停了！整個的行列都停了！這一行包括持槍佩刀的雜役武士，和騎馬的武士，共有一百四十人。

跪在兩旁的百姓，看見行列停下，恐懼得連大氣都不敢吐。

信濃守把喜左衞門喚到轎前，說：

「就是剛才吹笛那個虛無僧。——我想起來了，他是和尾張藩有關聯的人物，絕對不會錯！……噢！我想問他幾個問題，你去把他請來！」

喜左衞門跪著應道「是！」信濃守又附在他的身邊，低聲說：「如果我沒猜錯，他是很特殊的人物，你不可對他無禮！」

喜左衞門喚人牽來一匹馬，臨行時，信濃守又說：

「那個人的輕功極好，現在可能已經在加奈川附近了，你趕快去吧！」

——喜左衞門快馬加鞭地馳過川崎，他認爲對方是單獨一人，所以，雖在川崎附近，看到兩個漫步並行的虛無僧時，並未加以注意，帶著一名雜役武士金村，匆匆疾馳而過。

——當時的信濃守已五十歲，喜左衞門只有三十歲。

「噢！……他們並非衝著我們來的！」

當兩匹馬如流矢般，自他們面前飛馳而去時，男虛無僧目送著揚起的灰塵，現出悵然之色。

女虛無僧也解嘲似地笑著說：

「唉！我們眞是庸人自擾！」

路邊賣茶水的女郎突然聽見女子的聲音，竟發自一位虛無僧裝束者的口中，不禁驚訝地「啊！」了一聲。

「不是來找我們麻煩的最好！哈！哈！……不過，也不能就此斷定，他們不是衝著我們來的！說不定……」

「難道他們還會回來嗎？」

「嗯！很有可能！」

「你怎麼斷定的？——其實，我也這麼想呢！」

「哦？——妳認識那兩匹馬上的人嗎？」

「你說那是永井家的家臣，所以，我也想起來了，那倒和我有點關係，嘻！嘻！嘻……」

女虛無僧奇異的笑聲裏，似乎藏著某些秘密。——這個秘密，不久就眞相大白了。

話說喜左衞門一口氣奔到加奈川，一路上並沒有類似的人影，他勒馬四處探望。——東邊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本牧那個方向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他的右邊則是香伊得山脈。

他詢問了過往的行人，探探聽不出虛無僧的行縱。

當他倒轉馬時，猛然想起，途中彷彿看到兩位悠然行走的虛無僧。

「……說不定就是其中一個！」

他自言自語著，接著叫道。

「金村！我們往回找吧！」

兩匹馬又風馳電掣地向來路飛奔，揚起滾滾的塵沙。

遠遠的地平線，出現了兩條黑色的人影——那正是兩名虛無僧。——但是，對方似乎有所顧忌一般，故意繞道而行，一會兒便消失了身影。

「——嗯！一定就是他們！」

說著，喜左衞門策馬急追。

最後，他發現他們正在堤防邊的草叢裏，背靠著背小憩。

喜左衞門跳下馬，越過堤防，走近兩人。

「我想請問兩位……」

但是兩人都無動於衷地閉目養神。

「我請問一下！」

喜左衞門勉强壓抑將要爆發而出的怒氣，又說了一次，由於一路的奔馳，他的聲音非常非常非常的急促。

「有什麼指教嗎？」

其中身材較爲魁武的虛無僧，總算抬眼看了他一下。

「你是不是方才在樹下吹笛的人？」

「吹笛子……嗯？你是知道的，我們虛無僧經常吹笛子行乞，不知道你說的是……」

然後，搖搖笠帽，又闔上眼皮。

喜左衞門被這種冷淡激得惱羞成怒。

「武士向你們問話，爲什麼不脫掉笠帽！」

「這就沒有道理了！——你向人家請教，爲什麼就可以戴著帽子，又用這麼嚴厲的口氣，好像在審問著犯人！」對方的聲音異常鎭靜，又似在打趣。

「哦！」

喜左衞門那張藏在笠帽下的臉，倏地脹紅。他回想起主公臨行的交待，遂恭敬地脫下笠帽。

「是的！你說得不錯，這是我的疏忽，請二位原諒！」他彎腰鞠了一個躬，才又重新開口：

「我請問你，——你跟尾州家是不是有關聯？」

聽了此話，虛無僧的笠帽微微一震，緊張地問道：

「——你是什麼人？爲何問我此話？」

喜左衞門立卽坦白地報出名號。

但是，對方聽了却仍默不作答，這種沈默讓喜左衞門暗自驚異，因爲他父親阪和田喜六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賢臣，難道對方認識自己的父親？如此一來，這位虛無僧對永井家的情形，必定瞭若指掌，那麼，他必非僅爲避刑責，遂裝爲虛無僧了。

喜左衞門一面在腦裏整理這些紊亂的思緒，一面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另一位虛無僧。——她正背對著喜左衞門，孩子氣地拔起脚邊的野草，纏繞自己的手指。

「噢！妳是……」

看到對方纖柔細白的手指，喜左衞門不禁脫口而出：

「妳是女人！」

「格！格！格！……」女虛無僧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仍然低頭忙碌著。

「……喜左衞門，春子近來身體好嗎？」

一會兒後，女虛無僧頭也不回地問道。

春子正是喜左衞門娶進門不久的妻子。

渡伕

喜左衞門眉端緊蹙，眼睛睜得大如銅鈴：

「妳怎麼知道我妻子的名字？……妳到底是什麼人？」

「你還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女虛無僧躲在笠帽下，竊竊地嬌笑起來。

「啊！」

喜左衞門嚇得後退一步，結結巴巴地說：

「妳！妳不是、不是清姬公主嗎？」

然後，迅速地繞到她面前，恭敬地跪下：

「我想出來了，妳是清姬公主，屬下非常想念妳！」

說著，喜左衞門一邊俯身行禮，整個臉部幾乎都埋在草叢裏了。持著馬繮靜候於道路上的金村，等得百般不耐煩，遂俯身探望，而被此種場面嚇了一跳，但是隨後又「啊！」了一聲，趕忙連滾帶翻地爬下堤岸：

「屬下有眼無珠，胆敢在上面俯視公主，請公主多多恕罪！」

一直冷眼觀看的男虛無僧，至此方才轉身問女虛無僧道：「妳是……永井家的公主？」

「你別無禮！小小的虛無僧竟敢與我們公主同坐！還不趕快走開！」

喜左衞門這回可理直氣壯，先聲奪人了。

「沒關係！我現在也是虛無僧打扮。——何況，我們還不清楚他的底細，說不定——」

清姬說著，瞄了虛無僧一眼，站起身：

「噢！好悶熱！……既然我的身份已經被揭穿了，可以脫下這頂鬼帽子了，……哇！好涼快！」

喜左衞門和金村戰戰兢兢地抬起頭，看清了對方的確是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清姬後，異口同聲說：

「果眞是公主，我們都非常想念妳。」

可是清姬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只是喊著：

「好舒服！嗯！好涼快！」

然後盯著虛無僧說：

「爲何不也把笠帽脫掉呢？」

虛無僧漠然無動於衷。

「我已經表明自己的身份了，你也說出你的大名吧！——你不敢嗎？」

對方終於點點頭答道：

「……不錯，我拒絕透露自己的身分。」

路過的行人都驚異地駐步看著這一個景象——兩名武士跪在一個女虛無僧面前。——逐漸地，好奇的

人羣擠滿了堤岸。路旁有兩匹坐騎，一匹正低首悠閒地吃草，另一匹揮動尾毛，仰天長嘶。

喜左衞門以怒目瞪視著虛無僧，向清姬說：

「公主，妳別再理這個不講禮貌的輕狂小子了。——主公方才還經過附近，現在可能已經到達了品川了，屬下給妳帶路好嗎？」

喜左衞門本是奉命要追回虛無僧的，如今微倖碰到刁蠻任性的清姬。以他的判斷，目前能將這位公主帶回主公前，是比任何事都重要的。

■■而且，喜左衞門曾經與公主相處過一段時間，對她有著濃厚的親情，所以，絕對不願意放棄這個機會。

清姬是永井信濃守和侍妾於常所生的。另外，信濃守還有四個嫡子尙征、尙保、尙庸、尙善。清姬六歲時，生母於常過世，從此，她就被寄養於管家坂和田喜六（喜左衞門之父）處。當時永井信濃守還在常陸統治笠間城，不久，被移封於下總國古河。遂以事務日益繁忙，無暇照顧庶出的公主爲由，託坂和田喜六代爲撫養。

——其實，眞正的理由是：信濃守無力管教這個刁蠻又任性的丫頭。

喜六不但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賢臣，此外，還會吟詩作對，講起儒學來頭頭是道，而且，寫得一筆秀逸的書法，可謂秉性忠良，且雅好弓馬及修身養性之道。

有一次，信濃守遠行，喜六未徵其同意，私自開藩庫，取千貫錢賑濟貧困的藩臣。

信濃守返回後，聲色俱厲地斥責道：

「你爲何胆大包天，擅用大權！你想造反不成！」

但是，喜六却從容不迫，理直氣壯地回答：

「如今生米已成熟飯，主公尚且盛怒如此，況當時臣若預先秉報，主公必萬不答應，故臣願担負重罪，爲主公積義。因爲，藩庫之銀取之於民，本當用之於民。如此一來，主公仁德之名遠播，遠民投順，近民歸服，淀藩方可日漸興盛……主公以爲如何？」

此番話說得信濃守啞口無言。

所以信濃守私下暗忖：喜六既如此深明大義、剛正不阿的大臣，何不將刁蠻放任的小丫頭，寄養於處處，也許他能將清姬調教得端莊、賢淑。

因爲清姬自小舉止怪異，不似女孩兒，絲毫無可愛處；她摔斷侍女們的玉簪，塗污槅門，女官教她學琴，也被她以尖銳的指甲抓傷……

——也許，信隆守懷著戲謔之心，想藉淘皮的清姬，增加喜六的困擾，以報復前次之事。

但是，對外他仍以佩服喜六文武全才爲名義，將女兒託他管教。

出人意料的是，喜六非常寵愛清姬，逢人便說：

「可惜她生爲女子！」

據說，喜六知道清姬塗抹槅門，乃是不喜槅門上的圖案後，遂持筆與清姬一起將之全部塗黑。清姬由是非常敬愛喜六，待之猶如生身之父，喜六亦視清姬如同己出。

喜六順應清姬的要求，教她各種刀法及騎馬術，並講解孫吳兵法，是以清姬不但精通刀法、騎術，還能深悟孫吳兵法之奧妙。

由於喜六的一再懇求、挽留，清姬直到十六歲方被信濃守接回。那時，清姬已亭亭玉立，受了母親的

遺傳，她生就一付羞花閉月的絕色姿容，慕名來求親的王侯公爵門庭若市，但是，清姬對婚姻的態度不同於一般女子。

「我不要！」她總以此話作爲答覆。

前年，信濃守奉命遷至淀城時，清姬理當隨父同行，但她只在淀城待了三個月，就嚷著：

「這麼無聊的日子，我再也受不了啦！」

然後，帶著隨身的女婢，獨自住到宇治的別邸去了。不久後，清姬就行踪不明了，看守宇治別邸的上龍左衞門因而被主君嚴懲，至今還受到監禁。

喜左衞門暗自估計，公主也許正要返回宇治，或淀城。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大好機會，他絕不能讓清姬又逃跑了。於是，他頻頻勸道：

「公主，幸好我們騎馬來，妳可以騎金村的坐騎，讓金村慢慢步行，我們趕快回去見主公吧！」

■■

片刻後——

在天色逐漸昏暗的東海道上，有一個虛無僧正快步地往程谷的方向趕路。

這位虛無僧不時停下，以眼光搜索兩旁的街道，逢到迎面而來的女客，他就連忙作揖：

「請問一下，妳這一路過來，有沒有看到像我這種裝扮的虛無僧？」

「嗯？」

大多數的人都歪著頭，半天答不出話來。只有一、二人，不太肯定地說：

「嗯……我似乎看到過。」

「謝謝！謝謝！」

聽到這種回答時，虛無僧就興奮地更加速趕路。

天黑時，他趕到了程谷客棧街，顯然這一路並未尋到他所要找的人。他在澤瀉屋彥左衞門的客棧落了脚。

這位虛無僧似乎有意故作神秘，在進房前做例行洗脚時，並不脫去笠帽。

這家旅館是當地最豪華的一家，並不是靠吹笛乞討的虛無僧所應投宿之處，所以，女侍頻頻地打量他。

「妳看什麼呢？難道也有像我這種打扮的人，住在這裏嗎？」

他走入特別指定的單人房後，方才徐徐解去笠帽。

——原來她是清姬！

清姬靜靜地審視房中，然後，輕移蓮步走到鏡台前，對着鏡中花樣的臉龐，疲憊地苦笑。突然，走廊上響起一串脚步聲，清姬凝神聽著脚步聲消失在鄰房，才鬆了一口氣，把眼光緩緩移向壁上的畫軸。

翌日清晨，她又束裝在東海道上繼續趕路，下了燒餅坡，她一面搜索，一面詢問。

當她走上戸塚街時，竟開始落雨了，她靈機一動，仔細地搜索著樹兩旁躲雨的人們。

不久，雨勢漸收，躲雨的人羣紛紛重新上路，清姬仍然沒有找到另一位虛無僧。

走過藤澤、大磯，渡過酒味河，到了山王橋畔時，天色又昏黑了。許多人手提印有「小田原客棧」家的燈籠，殷勤地招待客人，但是，全身虛無僧打扮的清姬，似乎不受歡迎地被冷落著。

越過函根、沼津，走到沖津河渡口時，已經是清姬和虛無僧離別的第四天了。

當初虛無僧見喜左衞門苦苦要帶回清姬，便說：

「……那麼，我就先走了，如果妳不甘願，再從後頭追來好了。」然後，不等清姬回答，起身飛也似地走了。清姬當然不甘願了，她想：

「我一定要看看他的眞面目！」

所以，她撇下不知所措的喜左衞門和金村，就這樣一路地追趕過來了。

「嗨！這位虛無僧你好！你想渡河嗎？——你看！今天一場大雨，河水都漲起來了，你自己徒步走過去太危險了，還是坐在我的肩膀上，讓我抬過去好了！」

一個在河岸烤火的渡伕，看到生意上門了，一面殷勤地招呼，一面走過來，蹲在清姬前。

一般武士或商人欲渡河時，都坐在蓮台上，讓渡伕扛過去。這位好心的渡伕，自願讓眼前這位落魄的虛無僧坐在自己肩上，降低渡河費，但是，清姬猶豫了一下。

「你還考慮什麼？——你可別瞧我不起！我是麻生的吉郎，以前在江戸城一個很有名的諸侯家服侍過……我絕不會敲竹槓的，趕快坐上來吧！」

說著，揮動著黝黑結實的胳臂催促著。

「好吧！那就麻煩你了！」

清姬裝出男人的粗重口音說著，雙腿跨在吉郎如鐵柱般堅實的脖子上，穩穩地坐了下去。

吉郎兩手抓住清姬的足踝，站起身來。

「你怎麼這麼輕呀！」吉郎說。

「眞的嗎？……」清姬故意挺挺胸，朗聲回答。

「哎呀！你不要動，你一動，我就不好走了啊！」

吉郎已經走入河裏了，整個河面都是來來去去的渡伕，在帮助人們渡河。

「……你說你是麻生的人，從前當過諸侯的僕役，是不是？」清姬覺得還是讓對方講講話，分散他的注意力較好。

「是啊！在此我不便說出那位諸侯的名字……他可是年俸二十萬的諸侯喲！」

漸漸走進河流深處了，吉郎的步伐越來越慢。

走到河心時，吉郎上半身震了一下，調整清姬的位置。也因此，把清姬攏著的衣服下擺給彈開了，露出了兩條屬於女人的白嫩柔細的腿。

清姬只有小腿上紮了綁腿，此外，和一般女人一樣，是一無所有，所以，她那柔嫩的肌膚立刻摩擦在吉郎的脖子上，吉郎不禁哼了一聲。

「唔！……」然後，停下脚步。

山伏

「怎麼了，你的脚被石頭扎傷了嗎？」

清姬也感覺自己的腿接觸了男人粗壯的脖子，但是趕緊壓住內心的不安，故作鎮靜地問道。

「……你，你是個奇異的男人！」

吉郎說著，嚥了一口水。清姬能感覺他正把全部的注意力貫注在肩膀，和脖子上。

一個扛著蓮台的渡伕越過了他們。

一陣水波湧過，濕了清姬垂下的衣擺。

雙手握住清姬足踝的吉郎，試圖用手指觸摸清姬的小腿，可是他的企圖被一層綁腿擋住了。——所以，他使力把清姬的腿往下抽拉，想享受那種大腿觸到脖子的快感。「你幹什麼！」清姬在肩上掙扎。

「不准亂動！」吉郎狠狠地抓住她的脚踝，使勁地圍在自己的脖子上。這時，三十多歲魁武健壯的吉郎，胸部以下都浸在水裏，而清姬的和服由於鬆開了，垂下的下擺恰好覆在他的肩膀上，因此，不知情者自背後觀去，彷彿是一位虛無僧正凌波而渡。

清姬此時仍戴著笠帽，無法識出她是女郎。但是——

「你，你在幹什麼？爲何不趕快走！」

笠帽下的臉此時必定成了熟透的蘋果，因爲她已忘了裝出粗重的腔調，而在聲音中透著嬌嗔。

清姬本來把橫笠夾於右腋下，而以雙手合抱在吉郎的額際，此時只好騰出左手，撩起下擺，攏於腿部。

吉郎終於開始走了，沖津河河心水流湍急，所以，他順著流勢，斜斜而渡。

「妳……今年幾歲了？」

由於肩膀至脖子處，有與少女柔軟肌膚接觸的異樣感受，吉郎的聲調帶著興奮。但是，肩上的清姬默不作聲。

「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我現在雖然做這種低賤的工作，但是，從前我也是顯赫人家的僕役。——說起麻生的吉郎，江戶城內的僕役們，沒有不稱讚的。現在我說這些，你也許會以爲我好誇大。——假如不是爲了賭博，我也不會落到今種地步。眞的，我從來沒做過壞事，也沒害過別人。我是像雪一般純潔的……。」

「……」

「我雖然不明白妳爲何這樣裝扮，但是，妳年紀輕輕的，一定是有特殊的理由，或什麼不得已的苦衷，當然，我知道妳絕對不是壞女人。因爲，不管商人、武士，只要我一抬上肩膀，就知道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我然還沒有娶妻，但是我有房子，也有能力娶妻、生子。」

吉郎凝視著流水，緩慢地邊走邊說，偶爾碰到迎面來的同伴，便趕緊儘量地低垂著頭。

「哈！吉郎！你怎麼走那麼慢，我都扛了兩趟啦！」

對同伴們熱情的搭訕，他只是——

「噢！是嗎？……」而始終不敢抬起頭。

他現在正沈溺於一種怡悅的感觸中，臉孔因過度興奮而脹紅。——他想挑逗肩上的女子，而且進一步佔爲己有。

清姬一直保持沈默，只是以雙手合抱住他濕淋淋的額部。當吉郎低下頭時粗硬的髮根剛好扎在她的大腿上，使她緊張得全身僵硬，當然，吉郎也察覺了，而更加故意地放慢步子，因爲前面就是河岸了。

「怎麼了你，……趕快上岸吧！」

「我知道……其實我本來是規規矩矩的男人，但是，誰教妳是女人，又偏偏坐在我肩上……」

吉郎捨不得上岸，一直徘徊在岸邊附近。

只以一條紅兜襠圍在下體的麻生吉郎，渡這一趟河足足費了一刻鐘。——在那期間，他不斷地想說服清姬。

■■

吉郎滿面通紅，眼裏佈滿血絲地回到同伴們聚集的地方，那時，女虛無僧早已快步向江尻的方向去了。

「怎麼了！……你這一趟費了那麼多時間，你說！你是不是在河裏小解了！」

在爐火邊烤火的一個同伴，戲謔地說。

「沒錯！他一定是在河裏……」

另一個同伴說著拍了一下大腿，引得所有的渡伕哄堂大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

吉郎臉色不悅地擠入他們中間，伸手取暖。

他的雙眼凝視著跳動的火焰，突然，他轉身烘烤自己的臀部。照理說他應該以雙手掩在臀部，避免灼傷，但是，吉郎卻以雙手護著前面的地方。

「哎呀！你？……你在興奮什麼啊！」

一個眼快的同伴，發現了這個情形。

「真的嗎？」就有人說著，繞到吉郎面前看。

「別亂來！」吉郎紅著臉喝罵。

「我，我才不會像你們那樣，去找那些便宜貨。你們難道不曉得，我從前還在鍋島大人手下做過事，……你們絕猜不到，我，我剛才有一個艷遇。」

「哦！又開始吹了！難道你遇見了比我那個在田井客棧的女人更好的？」

「閉嘴！——」吉郎扭曲了臉孔，向著對方的胸膛揮出一拳。

「幹什麼！——」這羣粗暴的渡伕，起了一場鬧鬥。因為吉郎一動輒誇耀從前的身世，引起同伴們的嫌惡，此次藉題發揮，將他整得非常淒慘。

吉郎也自覺在此地無法混下去了，遂突然消聲匿跡了。

此後，沖津河上的渡伕，每喜以『吉郎的艷遇』作為閒談間的笑柄。忽然有一天，一位武士打扮者，路過沖津河畔，無意中聽到了這則笑料。

「請問，這件事大約發生在什麼時候？」

「噢！你看看我這裏，正是當天被吉郎擊中的，還未復原。——嗯！對！就是五天前的事情！」

「是嗎？五天而已！」

獲得肯定後的武士，迅速離去了，乍看之下，對方只是一名普通的武士，渡伕們並不知他就是出入尾張藩的鍵屋甚兵衛。

話說渡過沖津河當天，清姬投宿於岡部，次日，她在掛川落脚休息。

仍然一身虛無僧裝束的清姬，經過那次教訓後，在袈裟內加了兩件衣裳。而且，途中她不知不覺在舉止間露出女子的神態來，此乃由於那次羞辱，磨損了她與男子一較高下的決心，她在下意識裏，稍稍改去一些好勝心。

然而，她並不放棄追趕神秘的虛無僧，只在心中自我寬慰道：

「算了！何必苦苦要探知他的身份呢？」

於是，她不再急急地奔波趕路了，自掛川客棧出發後，在袋井、田原等處，也都小宿。而且，途中屢次在茶亭中喝茶，稍作小憩。

在往濱松途中，清姬在茶亭中，遇到兩名武士。

其中一名身材魁偉、眉清目秀，年紀在二十五上下，另一名皮膚白晰，額前的垂髻還有剛剃過的青痕，看來更為年輕。他們看見虛無僧裝束的清姬，同時緊張地對望一下，隨而又鬆了一口氣，似乎發覺認錯人了。

「老公公，來兩碗清茶！」

說著，年紀較輕者背向清姬坐了下來，另一個，則在他對面盤膝坐下。

清姬暗忖，此二名武士，必定將自己錯認爲那一位自己千里追尋的男虛無僧了。因此，頗有與趣地打量他們。

那二名武士，似乎也在審視清姬的舉止，他們相貌端正，頗有氣質，顯然是出身良好的王公貴子。

「……店家，銀兩就放在這裏了。」

清姬說著，站起身來，若無其事的踱出去。

這句清脆女子的聲音，使兩名武士微微一震，臉色倏變。——目送虛無僧逐漸模糊的背影，喃喃道：

「……這怎麼可能呢？啊！」

「什麼事啊！哥哥？」

「方才那位虛無僧，果真是女子嗎？」

「我想一定是個女子！」

年紀較輕的經此點醒，方又回頭望望門口，但是已經沒有對方的人影了。

如果對方是用女術所易形的，那麼，事情就不簡單了。……年輕武士現出緊張的神色。

「我想是錯不了的，……不過，這事不能太大意！」於是放下茶杯，考慮片刻：

「又十郎！不管怎麼樣，先跟踪再說吧……走！」

二人急急忙忙地出了茶亭。

對方的身法很快，出乎他們的意料。

又十郎不由加速脚步，友矩連忙攔住他。

「不要忙！……保持這種距離就好了！」

「這個人的來路是——」

「——不清楚。」

但對方突然放慢了步伐，似乎已察覺他們在後跟踪。

如此一來，在這種距離下，更容易觀察對方的舉止了，不錯！她是一個女子，但是絕非普通女子，她走路的姿勢，看似平常，卻並無絲毫破綻可尋。

「咦？奇怪……又十郎，快！稍微趕一下！」

友矩加速前進，縮短了與對方的距離。

「她會不會是和—曾在品川助我們一臂之力，那個來路不明的虛無僧同路呢？」

趕到友矩身邊的又十郎，邊走邊說著。

初秋的艷陽，映照出一條亮晃晃的馬路，走在上面的虛無僧，彷彿也著了一身金光燦爛的霞披。

走到可望見濱名湖閃閃水波時，友矩已經趕上虛無僧，且與之並排而行了。

二人默然無語地走在寬大的馬路上。——不知是有意，抑是無意，虛無僧保持與友矩同樣的速度。——這絕非普通女子辦得到的。

友矩突然間停了下來，又十郎超前了幾步後，頓覺奇怪，也跟著駐足。他們兄弟都戴著寬大的笠帽。

——但是，前面的虛無僧卻毫無所覺地，不斷續徐步前行，友矩決意趨前幾步，問她幾句話。

「待會兒發生任何事，你都不可插手，——千萬記住。」

如此悄悄叮嚀後，正想追趕前面的虛無僧時，友矩瞥見一位山伏自東海道那邊閃了出來。

山伏眼瞧著清姬自面前走過，方才開口叫道：

「……請留步！」

清姬聞聲，回頭一看，叫停的並非跟踪而來的武士，而是立於身後身長六尺的山伏。

「我有一事請教，……不知妳是不是……」

話只說了一半，一雙色瞇瞇的眼睛卻上下不住地打量著清姬。

天道法眼

「有何貴幹？……」

清姬沈著地反問。

這個山伏的打扮，令人一目了然，正是本山派的門徒。——佛教中有所謂「修驗道」一派，其門徒多隱伏於深山中苦修，故稱之爲「山伏」，修驗道之始祖，名叫役小角，亦是日本仙術之創始人。——換言之，役小角是神通廣大的仙人。

小角乃大和人，稍長，尊三寶，專習咒術，年三十有二時，獨上葛木山，隱於巖穴中餐松葉、沐清泉，練就成『孔雀之咒術』，而能神遊天地，往來自如，且役鬼馭神，無所不能。——後有號爲聖寶之一僧侶，跋涉名山勝地，尋找役小角之跡，而於大峯山開闢了一處天地，用以修身驗道，此卽所謂「當山派」。

至堀河天皇時，僧人增譽，被任命爲熊野三山之檢校，他方又開闢天台修驗道，號爲「本山派」，由於本山派之創立，修驗道方得以日見興隆，屆江戶幕府時，全國各地皆是山伏之跡，尤以大和的金峯山、吉野山，紀伊國之熊野、出羽國之羽黑、加賀國之白山更屬名聞遐邇之修驗聖地。遍佈各地之山伏，同時

，本山派者是肖役小角而蓄長髮，而仿效聖寶之當山派，則剃光三千煩惱絲。清姬雖然出身貴族之家，對此二派之淵源、特點，亦能瞭若指掌。

她暗自驚異，面前這位素不相識之山伏，因何要自己停下？——不禁再次打量對方。

六尺多的魁武身材、陌生的相貌、一對精明的賊眼，帶著不像曾於深山隱修過的汚濁和曖昧，以及會令純潔少女嫌惡的那種貪婪。

清姬下意識架出橫笛，擺開防衛的姿勢，但是更反而更讓對方察出破綻：

「噢！——妳果然是女子！」

山伏重新瞇起賊眼，從上到下打量著清姬。

「……嗯！好像有點武功的樣子。」

「你到底有何貴幹？」

既被識出是女子，清姬更無所顧忌，放聲嗔問，此處雖距濱松不遠，行人卻出奇的少，整條馬路只有兩名跟踪而來、不知是敵、是友的武士，置身如此清寂的地帶，清姬心下微微忐忑不安。

「請問小姐芳名？」

「……」

「姑娘因何不敢回答，——嗯！笠帽深遮，莫非有何見不得人之苦衷？」

「……」

「且讓我猜一猜，如何？」

山伏緩緩逼近清姬。

「好吧！你猜猜！」

「是不是某諸侯的掌上明珠？」

「……」

「猜對了，是嗎？……那麼，我再說下去，令尊大人與幕府有仇，對不對？」

「……」

「妳繼承父志，對朝廷圖謀不軌，是不是，哈！哈！哈！哈！……」

「……」

「怎麼樣？我已經猜中這麼多了，妳還記不起我這張臉嗎？不過，這也難怪，當初小姐還年幼，哈！哈！哈！」

「妳到底是誰？我怎麼毫無印象！」

「我正是天道法眼，曾與賀源太比過法術那一個啊！……小姐還想不起來嗎？……哈！哈！夕姬公主，妳幾時學會裝蒜的呢？」

夕姬？這個名字對清姬來說，非常陌生，就是天道法眼、賀源太，她也是聞所未聞。

「閣下大概認錯人了……」

清姬在笠帽中露出笑意，重新打量對方的裝束。但是，天道法眼無法看出她的表情。

確實沒錯！這是本山派的裝束。頭巾、斑蓋、垂絲掛鈴、自頸上披下的袈裟、還有腰上佩帶的法螺，肩上背負的笈，左手的唸珠、右手的錫杖，以及鹿皮掛兜、綁腿等……

——修驗者並無僧俗之分，自然不可能有假冒者，他既是如此打扮，當屬貨眞價實之山伏無疑。那麼

，一般傳言役小角能使役鬼神，雖不見可靠，但眼前這位本山派的山伏，可能稍具妖術，實不可大意。

「怎麼樣？夕姬公主！現在可否除去妳的笠帽，妳也可詳細地看看我，也許就能想起來了！……即使還想不起來，大家也比較好說話。山人我有好多疑問，想請姑娘指點呢？……怎麼樣？」說著，越來越逼近清姬。

清姬不覺後退數步。

「嗯？」她的笑容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緊張的神色：「你認錯人了！」

天道法眼叫了一聲：「去吧！帽子！」

只見他手上的錫杖在陽光下一閃，掃向清姬的帽沿。

好險！清姬側身躲開了！

天道法眼再次揮杖，速度快過長鞭！咻！

清姬如水蛇般一扭，輕巧地又避過他的攻擊。

「……」

山伏的第三杖還未出來，卻被挺身而出的友矩制住了。

「你……和這個女人莫非是同道!?」

山伏猙獰的聲音，由咬著唸珠的齒縫中迸出來，他的左手此時是空的。

「——不！我並不認識她！」

友矩慢條斯理地回答，又問道：

「你方才提起夕姬，你與她認識嗎？」

「怎麼樣？莫非你也認識夕姬公主？……哈！哈！哈！這倒是很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由於他口裏含著唸珠，所以發出的聲音含糊不清，更增加了幾分猙獰。

友矩對這位神秘的虛無僧，固然抱著強烈的好奇心，但是，目前他不得不先注意眼前這個來意不善的山伏。尤其，他方才提到夕姬。友矩還清楚地記得，那夜潛入柳生府邸而為神矢悠之丞搭救的那位女子。——她可說是友矩手下的漏網之魚。

夕姬乃是龍造世家之遺孤，也是蓄意欲奪取武藝帳者。友矩對這些雖然心裏有數，但詳細的原委他就不得而知了。夕姬急著竊取武藝帳，若僅為了再興龍造世家，似乎不太可能，那麼，究竟她還有什麼企圖呢？

友矩迅速地思索著，這些疑問，眼前這位山伏必定能予解答。再說，修驗者中，大多數都擅長忍術，那麼，這些事與大內皇子早逝一案，必定也有關聯。

友矩的舉止雖然一直保持溫文爾雅，但是，防衛的架式早已緩緩擺開了。

「據我的觀察，你是本山派的門徒。——你在何處修行呢？」

乍聞此話彷彿平淡無義，但是，卻足以更進一步探測出對方的眞實身分。

「……」

山伏謹愼地不作聲，手中的錫杖，劃過空中，然後水平地停在胸前。他心下明白對方絕非武林中泛泛之輩，於是，深懷戒意地打量著友矩。

「嗯？……」半晌，山伏若有所悟地點頭，雙眼射出光芒。

「你，你是柳生……」

話聲剛落，震驚的卻是站在老遠的清姬。她集中全副精神，注意著友矩的一舉一動，她想見識見識名震武林的柳生家之刀法。——這乃再單純不過的一種好奇心。

「不錯！我是柳生家的人，既然你的心裏有數了，爲何還擺出架式，莫非要與我們柳生家爲敵？」

山伏逐漸畏縮了，緩緩地後退。

又十郎站在他哥哥身後數步之遙，他看出山伏的企圖，遂繞到他身後，截斷了他的去路。狡猾的山伏便從他來處的濱松方向，一溜煙地逃走了。

「又十郎，不要追了！」

「今日就此告別，來日本山人必再當面討教！」

友矩制止又十郎的話語，幾乎與天道法眼同聲發出。

「姑娘沒有受傷吧！」友矩和顏悅色地相問，但是，清姬默不作答。

「其實，以姑娘的功夫，未必就會受傷。……以女子之身而身懷如此絕技，確實令人佩服，不知姑娘是跟何人習武的？」

良久不得回答，友矩似是解嘲地笑笑，說：

「又十郎，我們走吧！」

清姬在此時，實在不便表明身份，因爲，山伏未必就不會埋伏於附近，竊聽他們的談話。其實，友矩也顧慮到了，因此他聳聳肩，毫不在意地對清姬施了禮，轉身走了，臨行前，他低聲地斥責又十郎。

「誰叫你妄動！萬一露出身份，怎麼辦？」

經此變化情況陡變，女虛無僧滿懷好奇，反而偷偷潛行於柳生兄弟身後，自然，清姬此舉並無絲毫惡意。

金風送爽，稻香四溢，好一片燦麗、晴朗的秋日。路旁蜻蜓點點，飛旋於行人髮際，似在傳播秋的氣息。

入濱松城前，必先經過馬入川，此處車水馬龍，來往旅客絡繹不絕，有坂屋町、田町、神明町、傳馬町、旅籠町等毗鄰著，値得稱奇的是，此處藥舖特多。

——人馬紛雜中，清姬失去了追蹤的目標。

前行數步，就是五社大明神、諏訪明神道。道路盡頭立著一塊石碑，指示向右爲「江戶道」，左行則爲「大居秋葉道」。

友矩和又十郎進入濱松城後，當晚宿於伊藤平左衞門客棧，客棧正與驛站馬槽相鄰，兩人聽了一宵馬嘶。

翌日，秋高氣爽，麗日明媚。

又十郎一心掛念昨日之事，走在七軒町、上新町時，仍屢屢回顧，行至若林村時——

「——哥哥！」

又十郎以手肘輕撞友矩，示意他回頭。——原來，那位虛無僧正跟在身後不遠處。

不錯！她的舉止秀氣，確實女子無疑。當她發覺友矩回頭注視自己時，很優雅地頷首爲禮。雖然臉部被笠帽深遮，但是，不難猜出，嬌美的笑容已在她臉上綻放了。

友矩與友十郎幾乎同時駐足，回首與對方答禮，二人心中同時感受到此行中首次的愉悅。

「旅行確實是一種享受！是不是？哥哥！」

又十郎的話中，透出無比的興奮。

走了不久，來到一個蓮花池畔，兄弟倆不約而同地停步不前，看似觀賞荷花，其實是在等候身後的追趕者。

「好一個晴朗的日子！」友矩頭也不回地讚嘆著。

「是啊！……」及時趕上的清姬應道。

「你們是不是要上京城去的！」

「——是的，妳呢？」

「我也是……」

三個人頗有默契地舉步同行。這種情形，看在路人眼裏，不過是兩名武士和一個虛無僧結伴而行罷了！

行行復行行，三人來到一片榎木林前，參差的樹林與路邊斑爛的秋草，交映成趣，不知不覺便將三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突然間，一條人影不知從何方冒了出來。

又是一個山伏，但並非昨日遇見的天道法眼。

「……」

友矩停下來，友十郎與清姬很自然地分站兩旁。

「你們……是不是柳生一派的人？」

這位山伏看起來似乎較為年輕，但是比天道法眼更陰深，一臉好勇鬥狠之色。

「——是的，你呢？」

友矩說著，不慌不忙地蓄勢以待。

對方矯健地跳開一步，取出腰際的法螺。旁若無人的仰天長鳴——

原來山伏們平常都隨身攜帶著法螺，以便遇到大霧迷漫或月黑風高時，藉法螺聲互相聯絡或聲援。即使出外旅行，也可藉此將行踪通知同伴。山伏於此時突然吹起法螺，友矩雖然心知有異，卻無法聽出此乃某種行動前的信號。

「呃！……哥哥！」

又十郎下意識地挨近友矩身邊，就在此時——

樹林中沙！沙！躍出十多個人影。

——都是清一色的山伏裝束。

接著，來自四面八方的石塊，如雨點般，向他們三人飛射過來。——這種擊石的技術，本來是山伏平日於山林生活中鍛練出來的。此一突如奇來的襲擊，只有頭戴笠帽的清姬，勉強可護住頭部以外，友矩與又十郎都顯得異常狼狽。一會兒，半數山伏突然停止投石，竟以飛鏢射向友矩三人。

此時，樹林左側，亦即舞阪附近，有一對入京的男女適時經過，原來是雲霞的多三郎，和夕姬公主。夕姬公主頭戴笠帽，多三郎的裝束也與從前不同，改為一身輕便的旅裝。兩人狀似親膩地比肩而行。

震人心魄的法螺聲，突然傳入多三郎耳中，他像觸電似地煞住脚身形「奇怪……這種吹法……」眉峯緊蹙，尋聲四望，口中喃喃地：

「公主不覺得奇怪嗎？」

說著，把眼光移向夕姬臉上。

亂懸大陣 ❶

秋空中一碧如洗。——的確！自遙遠的那邊，傳來一陣斷續的螺聲，夕姬也聽得一清二楚。

她沈吟半晌，答道：

「嗯……那是要擺開『亂懸大陣』的信號！」

「果然！」

多三郎再次傾聽片刻：

「好像就在樹林那一邊！」

「沒錯！」

夕姬緩緩點頭，臉上現出憂鬱的神情，沈思半晌後，她忽然低呼：「啊！」

「怎麼了？」

「他們會不會是天道法眼那班人！」

「什麼？」

「——沒錯！亂懸大陣……一定是天道法眼。」

多三郎聞言臉色大變。

「什麼法眼？……到底是誰呀！」

本來裝著十分斯文的多三郎，此時又回復粗魯的本色。姬姬公主恨恨地說：

「就是那個背著賀源太，想暗中跟我調情的人。……曾經和賀源太比過忍術，……聽說他糾集了一批兇悍的本山派門徒，不知有何企圖？」

「……」

「我想起來了，賀源太曾經說過，天道法眼是天皇最寵愛的道士，有一次，在熊野作了七天七夜的秘密加持祈禱……」

「什麼？」

「他們一定是用亂懸大陣要襲擊什麼人……」

倆人相對而立，噤聲沈思，似在籌撥對策。

「啊！難道是襲擊柳生家的人，……像天道法眼這種老狐狸，除非碰相當棘手的人物，決不會輕易使出『亂懸大陣』這種殺手鐧的！」

夕姬的話未說完，多三郎早已捲起一陣塵沙，縱身飛入林中，只留下一句：

「如果妳也是一位忍者，就隨我來吧！」

餘音猶在空氣中廻盪，箭矢般的身影，早已隨聲而去。

夕姬並未隨後追去，雖然她一路上儘量不露痕跡，實則她的雙眼已幾近失明了。

當夕姬在傳通院中悉心照料因潛入柳生家，而身負重傷的賀源太時，千四郎曾隱身浴間勸她墮胎。千四郎還說：「我們雲霞兄弟絕不會與公主爲敵的！」

她幾經考慮，最後決定，在實現再興龍造世家此一宏願前，決不讓腹中來歷不明的孩子增添負擔。於是，他依照千四郎的指示，服用了牡丹煎藥。

——結果，胎兒順利流產了，但是，不知是用量過多，抑或其他原因，流產後的夕姬，連日高燒，最後，喪失了視力。

賀源太本不欲讓夕姬懷孕，故當她獲知夕姬已暗地服過牡丹煎藥後，亦無甚表示。但是，夕姬失明後，他卻顯得非常著急與痛心。

此乃賀源太心懷鬼胎之故。因爲『女術』是忍者夢寐以達的境界，而假牙的製造技術已經絕傳，是以賀源太自作聰明，欲反用女術，讓夕姬扮成男子，混入朝廷。普通女子也許不易做到此點，但武藝高強的夕姬，絕對能滿足他以朝廷爲舞台，打擊柳生宗矩之野心。

若夕姬當眞失明，賀源太的計劃必定落空。所以，他不惜盡一切心力，欲尋求治癒夕姬雙目的妙方異草。——他的舊傷並未痊癒，勉强拄杖以支撐軟弱的軀體，尋遍江戶周圍的山嶺。——此種舉動確實頗值感動，難怪夕姬爲之芳心怦動，錯以爲賀源太對自己實在愛之彌深了。

純情天眞的夕姬，一意爲了深愛自己的賀源太，也積極地希望早日重見光明。

一位失明的女子，摸索地爲一男子包紮敷傷；一個失明的妻子，伴著殘廢的夫君！——這的確是一幅淒美的畫面。

因此，當夕姬的雙眼，能重新模糊地分辨景物時，兩人興奮的程度，也就不難想像了。

但是，他們此種不正常的關係，被夕姬的叔父伯庵獲知後，不知是基於失望，抑是由於憤怒，伯庵將夕姬嚴斥一頓，當場拂袖而去。

賀源太急於恢復夕姬的視力，因此，直覺地認爲男女的交媾或將影響痊癒的速度，故愼重其事地斷絕了房事。

夕姬的視力果眞漸有進步了，然而，賀源太的傷勢卻日益惡化，左脚已經潰爛，而他仍日日四處奔波、尋訪，終於有一天，他滿懷興奮地回來，愼重地說：

「公主，如今妳的視力並未十分恢復，但是，無論如何，妳必須冒險上京都一趟，我若不是雙腿不便行動，再怎麼樣，都不忍讓妳獨行的。——現在情非得已，請公主明天早上就動身前往京都吧！」

「只有我一個人！」

眼看夕姬吃驚與猶豫的模樣，賀源太只得苦笑著點點頭，說：「這實在是不得已的，——妳只要持這封信，至三十三間堂南門外的明暗寺，拜訪西念普化僧，他就會替妳安排一切了。其他的事，與其現在告

訴妳，不如讓他當面對妳明說……」

「……」

「妳覺得不妥嗎？……其實我也不忍讓妳獨自去摸索啊……公主，妳不是一意要再興龍造寺家嗎？西念不但能治好妳的雙目，還能助妳完成此一宿願！——西念的確是很有辦法的，妳就姑且去試試吧！」

雖然夕姬眼前一片模糊，但仍能感受賀源太那份熱切與固執。

「妳這一趟不宜再作忍者打扮，最好還是裝成弱不禁風的女子，比較不引人注目，或招到暗算！」

夕姬憂心賀源太的傷勢，不願獨自離開，是以，起初再三地搖頭，到最後才勉强答應。翌晨，自江戶城出發，途經駿府時，被從後趕過她的多三郎識出身份。

「噢！……妳不是夕姬公主嗎？」

夕姬模糊的視綫，只依稀辨出對方是個武士，經過多三郎一再地提醒、說明，始完全記起這位曾在肥前街道上，同時爭奪武藝帳的青年。回想半年前，自己猶是純潔、無憂的少女，不禁悲從中來，泫然欲泣，多三郎似乎也察覺她半年來的改變，而寄予無言的同情。

「……妳，也要上京都？」

「是啊！」

「噢！難道又有什麼要事或計劃嗎？不過，看妳如今一副孱弱不堪的樣子，我也不便多作懷疑了。哈！哈！哈！……能與妳結伴旅行，倒很不錯。好！我就姑且穿扮整齊，與妳同行吧！」

也許多三郎有意藉此監視夕姬的行動吧！總之，在岡部宿了一宵之後，多三郎換了一身整潔的行裝，

看來與前日判若二人。——當他們聽到樹林那一頭傳來法螺聲時，正是他們同行的第三天。

■■

多三郎捲起一陣風，掠過東海道。

當山伏在林邊吹起法螺時，正有一名商旅路經於此，他驚愕地看著，十餘名山伏躍出樹林。

「呃！」

他只目瞪口呆地看著他們正向二名武士及一名虛無僧，施以殘酷的攻擊。

——現場一片飛沙走石、殺聲震天！

——驀然。

「住手！」多三郎從商人身邊跳出來。

天道法眼眼明手快，最先看到多三郎。

「噢！」

他誤認多三郎是對方的援軍，急怒之下，暴吼：

「噫呀！」對準了虛無僧的笠帽，揚手擊出一塊石頭。眼看情勢不利，天道法眼心有不甘地想，總不能再空手而回，不妨趁虛一窺這位女虛無僧的眞面目。

巨石驟然迎面飛來，清姬聞聲欲閃，但是慢了一步……

「啊！」石塊正中帽沿，於是，笠帽風也似地飛走了。

混亂中，友矩與又十郎並未注意到這個情形，只是，手忙脚亂地閃避著密若蜂蝗的鏢石。

「又十郎，注意保護眼睛！」

友矩高聲提醒乃弟後，急急將頭低下，一手護在胸前，一手握住帽沿，用以抵擋迎面飛來的襲擊，至於雙眼和雙手，就無法兼顧了。可惜，這種防衛要訣，無法當場傳授又十郎。又十郎憑著少年特有的純情，一心要保護身後的女子，所以，反而張開雙手，想獨擋所有的暗器。

——但是，上天顯然毫不嘉賞他的純情。

「傻瓜！還不躲開！」

友矩的斥責聲未完，便見又十郎哀叫一聲，雙手摀著嘴，當場蹲了下來。滴滴鮮血，正從他的指縫中淌出來。

「這！………怎麼了！………又十郎，振作一點！咦！妳是………」

「我們事後再談！」

清姬說完，飛身撲向山伏群中。

片刻之後——

隨著雙方距離縮短，飛鏢與擊石的功能大減，加上突來的助力出現，已經有部分山伏退到樹林中了，剩下的山伏，有一、兩名挨了多三郎的快刀，已仰天臥在血泊中。

天道法眼發現情勢不妙，連忙高喊：

「退！………退！」

一動騷動後，所有的山伏都逃入林中了。

現場一片凌亂。

隔著半蹲的又十郎，友矩與多三郎無言對峙。不遠處，除去笠帽的清姬，如一朵突然綻放的花朵般亭

亭而立。

「………你是柳生友矩？」

「………」

「羞於啓齒嗎？——這也難怪，如果換成你哥哥十兵衞，絕不會落到這種慘敗的地步！」

「………」

「好吧！閒話休提，你還是先看看又十郎的傷吧！」

說著，多三郎把刀上的血跡擦拭乾淨後，緩緩地將短刀和長刀逐次歸鞘。

看到這種情形，友矩才放心地跑到又十郎身邊：

「來！忍耐一下！讓我看看！」

然後，曲身半跪，把又十郎伏著的肩膀扳起來，低頭審視傷處。

清姬一面屏息觀看，一邊好奇、害羞地用眼角偷窺多三郎。當著清姬那不同於夕姬的美貌，多三郎心頭一震，良久發不出一語。

「——妳………」多三郎瞄了一下友矩說：

「也是柳生一派的人嗎？」

清姬默默地搖頭。

「不是嗎？………那麼妳是松平伊豆派來的人了？」清姬還是搖頭。

夕陽餘暉，映著夕姬白若凝脂的雪頸，透出蠟般的光澤。

相形之下，清姬不由得怯怯地問。

「你是，什麼人？」

多三郎正想回答時，友矩站了起來。

雙重笠❶

對友矩兄弟來說，多三郎是替他們化解危機的救命恩人。但是，他們心裏明白，對方只是不願讓武藝帳被一羣山伏捷足先登，所以才替他們解除危機的，現在，他絕對不會就此罷休。

友矩曾有過一、二次與悠之丞交手的經驗，但他從未與多三郎交過手。但是，友矩曾聽哥哥十兵衞說過，在殺死牙醫小野玄人時，十兵衞雖然傷了千四郎，但自己也不能倖免地掛了彩，以如此高強的十兵衞，也只能與雲霞兄弟平分秋色，那麼自己若與多三郎對壘，無異是以卵擊石，不敢堪像的。——想到這裏，友矩打了一個寒噤。

（但是，到了這種地步，也只能孤注一擲了啊……）友矩又想到自己身負保護又十郎的任務。——在他們到京都前，又十郎的生命對柳生家的關係，是超越一切的，更何況區區友矩一命？只是身爲將軍兵法指導者之子，而死於東海道上無名浪人之手，豈不有玷柳生家門之聲望，此時友矩心中已萌起一個念頭，那就是在敗死前一剎那，迅速將自己的面容毀壞，使他人無法辨認，這本是忍者的心奉的規條，但也是名門武士的一大悲劇。

眨眼之間，友矩的心思瞬息間變化，錯綜複雜。因爲他必須一眼看透對方的實力，以決定自己的命運

。否則他力不從心，在未達成毀容前，卽當場一命嗚呼，必予世人笑柄，並且有辱家門。所以，他是否應先自行毀容，但是，萬一拚鬥的結果，戰勝了對方，會不會遺憾終身？此後的日子，又將何以堪？現此種種，必須當機立斷。

柳生連也齋晚年，日日戴著面罩，除了外甥兵介外，對任何人都不以眞面目出現，這很可能也是此種情形，而且爲了顧及柳生家的名義，不得已方出此下策吧！否則以他高潔恬淡的性情，豈會爲了毀壞後的醜容，而不敢露臉見人，首屈一指的兵法指導者之家，被尊崇爲柳生派刀法者，竟然必須是這種悲慘的下場！

然而，友矩很快就下定了決心。

他的手慢慢地探向右腿。

多三郎與他隔了一段距離。

「……你想和我一決勝負嗎？」

多三郎眼快地發覺對方的動作，趨前一步叫道。

「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你絕對不會放過我們兄弟倆的！是嗎？」

友矩的右手停在膝蓋旁，猛然一抖，將一支刺進頗深的匕首拔出，鮮血汨汨流出。

「且慢！」

多三郎驟然緊張起來。

「想找死嗎？你……」

此時，路過的行人早已聚攏過來圍觀。有一、二具山伏的屍首臥在草叢中，所以，他們認爲蹲著的又

十郎，可能也離死不遠了，因此，對他指指點點。

「可能是復仇！」

「什麼？」

「……可能是替父報仇的！」

逐漸地，觀望者將場中人團團地圍住了，現在，另一場拚鬥似乎已無可避免了，因爲任何一方都無法在衆目睽睽下，表示屈服。

如果友矩的性命，就此結束的話，這場爭奪武藝帳之戰的情勢，可能會大大改觀了。同時，柳生家的命運，也會因而大受影響。

武藝帳中的一卷是在六十年後，也就是元祿年間，遭受尾張柳生家的毀滅的。當時柳生連也齋把該卷武藝帳密封於聖母像中，並且立下遺囑說：

「破封者，必遭聖母譴罰，當場失明！」

但是，連也齋死後八十年，尾張的柳生嚴春抱定失明的決心，欲獲得柳生流的刀法秘訣，遂不顧一切地予以開封，結果發現武藝帳並非刀法秘笈，一氣之下，遂將之付諸一炬，而嚴春也未失明。

且說此時，又十郎或友矩的身上，是否藏著武藝帳，誰也不能斷定。

但是，友矩終於不必供出實際情形，因爲他被解危了，替他解危的，正是那個男虛無僧。

當時，清姬並不知友矩與多三郎之間有如此複雜的對立關係，是以，她蹣跚地走過來，欲化解雙方的殺氣。她嬌聲地說：「你們都給我住手！」

此話一出，緊張的情勢確實稍得和緩，因爲一位麗資天生、落落大方的諸侯公主，出而擔當仲裁，著

實讓人心裏非常受用。多三郎哭笑不得地說：

「女人家不要多管閒事，妳還是讓開吧！」

清姬搖搖頭，瞪著多三郎說：

「你們究竟在爭什麼呢？——還有你，既然替他們解危了，爲何還要置人於死地呢？你是這種卑鄙的人嗎？」

「嗯？……聽妳的口氣，似乎不是等閒人家之女！……不錯！我卑鄙！我要殺了他們兩人，關妳什麼屁事！嗯？妳爲什麼如此担心？」

多三郎專心凝視著友矩手上的匕首，不論友矩採取那一種行動，他都準備隨時招架和反擊。

良久，多三郎忍不住喝道：

「友矩！是武士，就拔刀吧！」

這時，觀看的人羣忽然被排開，虛無僧瀟灑自如地邊行邊說道：

「大白天裏又在爭什麼？你們要打，也得選擇一個好地方，隨地就想動手啊……實在沒風度！」

■■

這位虛無僧叫做友田刑部，乃坂崎出羽守遺臣，他接連兩次在品川附近解救了柳生兄弟之危，這並非沒有原因的，但在說明之前，不能不先談談坂崎出羽守這人。

在大阪夏之陣中，家康曾公諸天下，誰能救出其女千姬公主者，不論出身、品貌，准予娶公主爲妻。

於是坂崎出羽守奮勇從火窟中救出公主，而被傳爲美談。但是，又有訛傳說，出羽守因此被火燒傷，面目醜陋無比，故千姬事後堅拒嫁他。

其實，出羽守只是眉毛受到輕度燒傷而已，況且，古時不若今日，燈火通明，夜如白晝，是故，夜裏千姬公主在獨火下與之相對，當不致厭惡煩惱才是。何況，據傳聞，他們二人事後並不曾見面，其實，就我們所知，器度恢宏者，在這種情況下，必會自動放棄攀娶如花似玉的公主，何況是出羽守？

坂崎出羽守幼名宇喜多左京亮，是宇喜多直家的胞弟，性情剛强，而不拘泥小節，不愧爲戰國武將之典型人物。

他最初在宇喜多秀家任家臣之職，後因故離去，託前田侯之引介，投歸德川家康。關原一役中，爲德川軍立了大功，封於津和野，俸祿三萬石，至此他才更名爲坂崎氏，人稱對馬守，後來又改稱出羽守。

——他救出公主時，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若他是二十幾歲、血氣方剛的青年倒還罷了，偏偏他已經超過所謂不惑的歲數了，竟然爲了一少女的嫌惡，而落得身敗名裂，眞是令人難以想像。傳聞，出羽守獲知公主嫌惡他的醜陋，而自甘嫁給本多平八郎，也不顧與他結合後，曾大發雷霆地說：

「難道我坂崎就不如本多嗎？」

然後，決意反叛德川家康。

——其實，這樁婚事自始至終，都是德川家康在一手導演的，因爲他不願意一個韓異族統者，成爲他的女婿。而宇喜多一族本混有韓人血統，所以坂崎也算是韓國人。

——那時正當征韓不久，一般武士非常輕視韓國人，這可由下面一例中看出：關原一役中，加藤清正與福田正則本是豐臣軍的大將，而石田三成不了解武士對韓人的不屑感，任令有韓人血統的宇喜多秀加爲總指揮，於是促成不願受韓人指揮的加藤清正與福田正則半途倒戈，加入德川軍，以往的史籍，對此事

不加備載，乃是顧及高麗藩屬的民族自尊心，故此事最近被披露。

總而言之，當時的武士，確實對韓人心存蔑視，前面也說過，尾張的柳生兵庫介，與江戶的但馬守柳生宗矩不和，也是由於宗矩將兵庫介之姊嫁給韓人的緣故。

當然，坂崎出羽守清楚一般人之輕韓心理，所以，當他受家康重用後，感激之餘，對家康忠心耿耿，盡瘁心力。而家康這方面，他感於豐臣秀吉敗亡之因，乃是妄自出兵征韓，使得兵疲馬羸，人心思亂。所以家康掌握天下之要訣是：維持與藩國之祥和關係，是以並不對有韓人血統的出羽守懷歧視之心。但是，出羽守對此種待遇感激涕零，故冒險救出千姬公主，聊以謝恩。

——但是，他的善意被辜負了，狡滑的家康為了不願接受一個韓國女婿，卻以千姬嫌惡出羽守之醜陋為藉口，難怪只傷到眉毛的出羽守要大發雷霆，決心叛變了。

「好！你這個狡滑的老狐狸！」

他計劃在千姬出嫁當天，埋伏半途加以截殺，然後，再切腹自殺，以洩積念。他暗中策劃，並且不許家臣們洩露機密。

■■

但是，這個情報還是傳到幕府中了，幕府裏的家臣又震驚、又困擾。——最後，大家決議推派柳生宗矩充作調停人，前往說服出羽守，打消叛變的念頭。

如前所說，宗矩不同於一般人，他對韓人既不歧視，又經常和出羽守來往，關係極為親密。而衆諸侯中，出羽守肯推心置腹地交往的，也僅有宗矩一人。

幕府的家臣們正是利用此點，向宗矩探問：

「你願意前去說服他，或者解決這個問題嗎？」言下，頗有不聽則殺之意。據報，出羽守早已有周全的武裝部署。

宗矩沉思片刻，問道：

「若將坂崎處置後，其繼承問題將如何處理？」

因為當時出羽守已有一子，所以，宗矩言下之意，就是詢問其子將可否繼承封地或俸祿。

當時宗矩尚未升司總監督的但馬守，所以，還只是一個兵法家而已。

「繼承問題？既然背叛了將軍，豈有讓他兒子繼承的道理！」一個家臣憤憤而道。

「好！既然如此！我只好把心一橫，接下這個任務了！」然後，宗矩隻身來到厲兵秣馬、戒備森嚴的坂崎家。

然而，任憑他舌粲蓮花，好話說盡，出羽守仍然固執己意，毫無所動。

「現在你如何勸說，我都聽不進去了，還是請你不要為這件事勞神，一切我自有打算！」

「……果真如此？」

宗矩神色黯然地說：「那我也無能為力了！」

於是悵悵然而返。

翌日，十兵衛奉父之命，來到坂崎家。

——當時十兵衛還是個童髮垂髻的十歲少年。

「家父要我來向坂崎爺爺傳達幾句極重要的話，所以，我要直接單獨地見坂崎爺爺！」

「什麼！十兵衛要見我？」

出羽守雖然猜不透，宗矩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但是由於對方只是個十歲大的孩子，而且，宗矩又是個值得信賴的朋友，所以，他當即下令：

「好吧！叫他進來！——你們都退下去！」

十兵衞進來後，環顧四周一眼，說：

「請您彎下腰來，讓我在您身邊說……」

當出羽守俯下身，作出傾聽狀時，小十兵衞突然飛快拔刀，朝出羽守的胸口刺去。

「呃！……你這個小鬼！」

毫無警戒與防衞的出羽守，當下仰臥於血泊中。但他終不愧爲一名武將，反手拔出匕首，說著：

「你雖然欺騙了我，但是……你小小年紀，敢來刺殺我，……實在，很、很勇敢……」

然後，使出最後一分氣力，朝十兵衞的眼睛射出一刀。

家臣們發覺有異，衝入房裏時，只見出羽守臥於血泊中，而十兵衞早已逃之夭夭了。

疊蓆上一線鮮紅的血跡，通往院子。

雙重笠②

有關十兵衞的獨眼，日本民間有好幾種傳說。

有一種說法是：幼年時，十兵衞的祖父欲試驗他的本事，遂突然朝他發出一支飛鏢，無意中正中十兵衞的眼睛，而當時小小年紀的十兵衞，並未以手掩住受傷的眼睛，反而掩起另一隻眼睛，加以保護。

事實上，他會成爲單眼，乃是坂崎臨死前的一刀所致。——而後世者僅知十兵衞是獨眼，因爲史書上並未詳載他失去的是那一眼。歷史上另一位獨眼者伊達政宗，由於有生前的肖像留傳下來，所以後人能肯定，他僅有的是那一眼；而十兵衞卻沒有任何遺像留傳下來。

且說，坂崎家的家臣見狀自是震驚不已。

其中一個家臣正循著血跡，追到院子。

「嗚！噢……」家臣著了魔般，跳著脚，急急地又折回來。原來地上佈滿了刺釘。——好一個厲害的十兵衞，他一路逃，一路在院子裏撒滿了刺釘。

圖謀叛變的坂崎，在事前被一名十歲的少年刺殺身亡，這件事情若經傳出，坂崎家的聲譽將會一敗塗地。於是，家臣們在主公猶未瞑目的屍體前，開始商量。最後編出一個「主公謀叛，屢諫不聽，爲國家之

安泰計，家臣大義殺主」爲由，把家中的武裝卸下後，派人到幕府報告。

幕府方面立刻差人來驗屍，處理善後。

是以，千姬方得順利地出嫁了。

後來，幕府向坂崎家的遺臣，下了一道詔令：

——雖然坂崎有謀叛之心，但弒主之行，不是武士應有的行爲。而坂崎亦應負用人不當之責，是故，坂崎家之俸祿理當沒收，且永不得再興。重要的家臣們，則一律賜死！

此令一出，坂崎家業立刻遭到沒收、斷嗣，家臣們也相繼切腹自盡了！

話說十兵衞逃離坂崎家後，將經過稟明父親，末了他說：「孩兒有一事要請求父親答應！」

十兵衞一手按住救治過的那隻眼睛，他的全身上下都沾滿了血跡，令人怵目驚心。

「你的眼睛受了傷？」宗矩的口氣非常冷淡，但是，由於他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才讓十兵衞能平心靜氣地將心事和盤托出。

——原來出羽守的獨子叫做主馬之助。十兵衞雖然是爲國家大局而使詐，殺了出羽守，但是，對主馬之助來講，十兵衞乃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所以，年幼的十兵衞，希望父親領養主馬之助，妥加照顧，待其成人，若欲替父報仇，十兵衞願與他比武。否則，十兵衞心中有愧，因爲，出羽守當時是出於信任，不疑有詐，才使十兵衞易得手。所以他懇求父親，完成他此一心願。

然而，聽了此話後，宗矩漠然地說：

「坂崎家的處置問題，幕府自有妥善安排，你不用多管閒事了——還是去料理你的眼傷吧！」

後來，主馬之助被暗中護至大和的柳生家，這不知是十兵衞的一番話所致，抑或宗矩本就有意如此。

但是，若非宗矩暗中向將軍求情，主馬之助必無法倖免一死。

無論如何，到寬永十二年的今天，主馬之助已在大和平安地成長，而且，隨著完矩升任但馬守，他也越受優遇。寬永九年，大和柳生更給他奈良的油留木坂，名義上是在該處作客，實際上，卻讓他享有兩百石之待遇，對一萬二千石的柳生家來說，是相當於管家之位了，所以，不能說不是宗矩所賜予的優惠了。

—因此，友田刑部原本存著的報仇意念，也逐漸受到動搖了，恩恩怨怨在他心中形成多重的桎梏。

■■

友田刑部本是出羽守所器重的兵法指導，但是，他的出身與幼時經歷，沒有詳細的記載。在出羽守謀叛那段期間，他正好在津和野，僥倖逃過劫難，事後，他悄悄跟隨幼主到了大和，完矩亦默許他，担任照顧、保護主馬之助。最初那段日子，他時常惴惴不安，隨時警戒著，深怕柳生家會派刺客來行刺幼主，以趕盡殺絕。

稍後，秀中將軍論功行賞平定坂崎之變的諸功臣，特將坂崎家徽的雙重笠賜給柳生家而使其成爲四重笠，爲宗矩婉拒後，尾張的柳生家（兵庫介），以其家徽與江戶柳生家同，易混淆不辨，是以陳請加賜一重，使變爲三重笠，將軍賜允。故後來，尾張的柳生家以三重笠爲其家徽，江戶柳生家則得持雙重笠之家徽。

友田刑部聽到這個消息的同時，宗矩亦派人來傳話，慫恿他趁此機會，到尾張去拜訪柳生兵庫介，雖僅是一個溫和的慫恿，但以友田刑部作客的立場來說，不啻是一道無法抗拒的命令，故友田刑部坦誠地對宗矩派來的管家說：「在我出門期間，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幼君的安全，關於此點，你是否能給我一個保證？」

管家當下拍著胸脯，說道：

「這你儘管放心吧！我以武士的身份，向你保證，主馬之助少爺絕不會有事的！」

於是，友田刑部束裝向尾張出發了。

他順利地見到兵庫介。

交談之下，友田刑部的才幹氣度，立刻獲得兵庫介的賞賜，而兵庫介的磊落胸懷，也令友田刑部爲之心折不已。兩人大有相識恨晚之意。

在他們侃侃而談之際，兵庫介之長子清巖；冷不防地自後以長矛刺向友田刑部。他的用意本是藉此試探對方的武藝。而友田刑部只將腰部輕閃，便不聲不響地將長矛夾於腋下，一面不動聲色地繼續與兵庫介笑談。

兵庫介說：

「你曾在坂崎家仕宦過，現在則受我叔父宗矩的優遇，那麼，同樣是效力柳生一族，你何不到我兵庫介這兒來呢？……我非常欣賞你！」

「承蒙抬愛！」

說完，刑部躬身致意，身後長矛受制的清巖隨著顚跛了一下，友田刑部一直不曾回頭，連眉頭都不曾皺一下。兵庫介盤坐於友田刑部對面，非常清楚地看到這副情景，對友田刑部的涵養與功力，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當友田又問：「貴處果眞願意收留我？」

「是的，非常歡迎！非常歡迎！」

於是，友田刑部就在尾張住下了。

另一方面，主馬之助也平安無事。所以，友田刑部非常放心，因爲兵庫介似乎也默許保護他幼君的安全。主馬之助行冠禮時，他趕回奈良的油留木坂致賀後，就裝扮成虛無僧的模樣，四處去雲遊了。

■■

話題再轉回來，對虛無僧友田刑部的出現，在場的人都楞住了，只有清姬例外，發覺竟是自己踏破鐵鞋無覓處的人，連忙興奮地叫：

「哦！是你！……你來得正好，請趕快替我制止他們吧！」

「你是什麼人？」多三郎認爲來者必是柳生兄弟的援兵。但是，看了他手上擺出的橫笛架式，不禁叫出來：

「哎呀！你不是新陰流！……你是那一個道上的，把笠帽取下來！」

「不錯！我不是新陰流的人！就你們所見的這樣，我只是一個虛無僧，我並不想與各位作對，只因我認識那位公主，所以想替你們調解。……這裏實在太多人了，雖然，我不知道你們爭持不下的原因爲何，但是，請你們先收起兵器，放下干戈吧！」

說著，友田刑部已步入雙方之間，泰然而立。

友矩本無意與多三郎動手，多三郎也不願在衆目睽睽下血濺五步。況且，換成是任何一個人，也不願在如此美麗標緻的清姬公主面前，表露自己凶殘的一面。

所以，友矩緩緩地鬆手，七首跌落地下。

多三郎也神色悠然地退開幾步。

圍觀的人羣逐漸散去。

——當天晚上。

在傳說牆壁都用紅泥塗成的，白須賀客棧街上，有一家濱松屋五兵衞的客棧門口，緩緩走來一位投宿者。

她就是清姬。

方才虛無僧化解了那個場面後，多三郎首先排開人羣，默默離去。清姬訕訕地對友矩說：

「好了！總算沒事了！這下不用担心了！」

然而友矩似乎沒聽到，他凝視著虛無僧的笠帽，說：

「再度承你相助，不知如何表示我們的謝意才好。——你說你認識那位公主？……請問你的大名是如何稱呼？」

「不，我只是基於一時方便，才說我認識她，其實啊——說到詳細情形，你還是請教公主吧！你沒受傷吧？好好照顧那位——那是你弟弟吧！我還要趕路，先走一步了，後會有期。」

「啊！……不！請等一等！」

但是，虛無僧不理會清姬的呼喊，飛快地走了。

現場只剩下友矩、又十郎與清姬了。

又十郎發出微弱的呻吟，他的大腿也中了飛鏢。

「振作一點！」友矩嚴厲地喝了一聲，轉向清姬說：

「妳不要留在這裏受我們的連累了，有緣份日後我們還會相逢的，請妳先走吧！」

友矩此時唯獨掛慮又十郎的傷，所以只好這麼說了。

清姬接過友矩替他拾起的笠帽，幾步一回頭地緩行到白須賀，就地投宿。

「女客官……」

客棧的女傭在紙門外低低地說：

「你的同伴來了！」

「同伴？誰……我的同伴！」

清姬心中不勝驚訝。

「是我！」多三郎拉開紙門，閃了進來。

「啊！你……」清姬脫口叫出，多三郎連忙用眼色制止她，一面走到窗戶旁邊，背著牆坐下，而且，裝出非常舒暢的樣子，闔上雙眼。

對調裝束

客棧的女佣，並未察覺清姬的驚愕狀。

她們推測這位女客官，可能故意扮成虛無僧，以混人眼目，然後，偷偷到客棧中與浪人般的武士幽會的。

「其他還有什麼吩咐嗎？」女佣故意又問了一句，然後帶著曖昧的笑容，拉上紙門，走了。

現在，房裏只剩下他們孤男寡女兩個人了。

多三郎仍然閉目養神，清姬面露懷疑，久久不知如何開口，於是一片寂靜籠罩於房中。

好像又有新的投宿者到來。——走廊上響過一串急促的腳步聲，然後一切又復歸寂靜。

「妳也許會覺得很意外！」

多三郎輕輕地抬起雙眼，打開了沈默。

他的面頰久經日晒，呈現光亮的古銅色。兩道濃黑的劍眉，毫不妥協地橫臥在挺如懸膽的鼻峯上端兩側，于腮滿面，洋溢出男性特有的粗獷。但是，他的雙目出奇地溫柔，如兩潭澄澈的湖水。——而此刻湖心中正倒映出一支燭光。

清姬是在管家坂和田喜六之家長大的，故不同於一般長於後宮、鎮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諸侯公主，她們未嫁前，除了家人與奴才外，絕少與男人接觸。即使于歸後，所接觸的男人，也僅限於自己的丈夫。

而清姬公主自幼習劍馭馬，時常與武士們接觸。但是，由於下意識的經驗，她一直以爲武士都是面貌光潔、穿戴整齊、彬彬有禮的。而現在，她生平首次面對多三郎這樣粗獷逼人的男人。

清姬不知道眼前這位不修邊幅的男子，乃是陰流的忍者，更不知道他的身世如何，只是一昧猜疑著，爲何外貌如此粗獷的多三郎，眼光如此澄明，而且透著高雅的氣質？其實，多三郎是亡滅的鬼子岳城波多氏之棄兒，當時他和雙胞胎弟弟千四郎，同時被棄於肥前的雲霞村。兄弟倆本是貴族之後，他的血液中，流盪著優異的秉賦。

清姬一直專注地凝視多三郎的眼睛。

此時，走廊上又傳來一陣錯雜的腳步聲，夾雜著醉後的囈語。

「妳爲什麼直直地盯著我看？……是不是過於驚訝了？」

「你今晚想跟我擠這個……小房間嗎？」

「可以嗎？妳會允許嗎？」

「……」

「——我是因爲一點事情，所以特地到這裏來找妳，不過，如果妳要我住下，我就整夜如此坐在這裏，充當妳的護衛！……說不定那些山伏會趁今夜來襲擊妳呢？」

「住口！」清姬聲色俱厲地說：

「你無意間疏忽的小節，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不准你對我如此輕薄無禮！」

他們中間的燭火，在牆上投射出兩幅巨大的影子。

忽然，燈蕊吱吱地響了幾聲，牆上的人影也晃了幾下。

「嗯！不錯！妳說得有理！」

多三郎重新端坐，正色地說：

「那麼……我先問妳——那位虛無僧與你有何關係？」

「……」

「他叫做什麼名字？」

「他的事，我實在一問三不知。——我只不過是偶然遇見他，又與他同行過罷了！」

「那麼，妳和柳生友矩是非常熟悉了？」

「不！直到方才我才第一次與他交談！」

「噢！……」看來多三郎是多慮了。這時他凝視清姬坦誠的明眸，又作了片刻思索。

「那……請妳表露妳的身分好嗎？這個也許妳不會答應吧！那就算了！」

「……如果我答應了，你也願意說出你的名字？」

「我是雲霞莊的大月多三郎。」

這個響亮的名字，未讓清姬感到震驚，因為初出道的她，並不太熟悉武林中各個高手的名號。

「嗯！多三郎！……」清姬滿意地點點頭：

「我是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清姬。」

多三郎的神色倏地嚴肅起來。

「永井？那不是淀城的尚政嗎？」

「呃！你知道我父親！」

「原來如此！你、你就是……清姬！」

多三郎無限感慨地說。

清姬以探問的神情凝視著多三郎陷入沈思的眼睛，然後吃吃地笑出來。同時多三郎那寬闊而清秀的額頭，讓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暈眩。

「哦！公主不要見笑，我只是想到一些事，一些與公主無關的事！哦，對了！公主能否再答應我一個要求？」

「你先說說看，」

「就是把妳身上這套衣服讓給我！」

「……」

「妳可以暫時先穿上客棧的便服，我再設法替妳送另一套衣服來！」

「你要這套虛無僧的衣服？」

「是啊！」

「可是，這是女人專用的，恐怕不合男人的尺寸。」

「對！就是這樣我才要！因為虛無僧的衣服倒不難得到，就是女用的，平常很難買到。」

「如此聽來，難道也有像我一樣的女虛無僧囉？」

「也可以這麼說，因爲，今後我要把她裝扮爲虛無僧！」

「那個女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如果我說出來，妳會答應嗎？」

兩個人的眼睛倏地如磁石般相遇、復相吸。

片刻之後，清姬依順地站起身。

■■

清姬公主自幼在開明的環境下成長，而多三郎雖然狀似粗野之人，其實也是貴族出身，所以他們二人，都是胸懷坦蕩，沒有絲毫矯揉造作、拘泥不安之態。

清姬站起後，俯視著多三郎，問道：

「那麼，我只要脫下來給你，就好了？」

多三郎說：「是啊！」

清姬公主卽抬起玉手，緩緩地解開胸前的帶子，然後，雙手反背，再鬆開背部的帶結。

絲綢製的袈裟，發出一唏嗦地摩擦聲音。

「你的武藝非常高明！」

清姬一面鬆解衣服，腦海中一面回想方才的情景。

接著，她解下腰間的佩刀袋，說著：「幫我拿一下！」雙眼帶著笑意，把它交給移膝趨近的多三郎。

當多三郎接過佩刀袋那一瞬間，清姬的衣服倏地鬆開，一陣少女獨有的氣息，迎面撲來。但是，清姬依然大方地繼續鬆解內衣的帶子。

如同舉行齋戒沐浴般，清姬莊嚴地脫去袈裟，交給默默肅立的多三郎，接著，她又除去上肚兜，現出白皙而高聳的雙乳，最後，把下裳也脫掉，將所有的衣服一併交給多三郎。她像一尊裸體的玉女像般，挺著巍顫顫的乳峯，凝視著多三郎。

她的臉現出美麗的酡紅，自肩膀到背脊以下，是少女成熟豐潤的線條，她的雙眼動也不動地凝視著多三郎：

「這樣就好了吧！」

多三郎挨過身來，握住清姬的肩膀，問道：

「公主學過武術是嗎？」語調異常冷靜。

「是的！……但是不太精！」

多三郎又問：「妳的師父是那位異人？」

「是管家坂和田喜六！」

說著，清姬雙手抱住胸部，抽了一口氣：

「噢！好冷！」

經此一壓，雙乳顯得分外隆出，多三郎握住她肩膀的手，感受到一股銷魂的溫柔。

似乎受到某種刺激的多三郎，大膽地問：

「公主允許我今夜住在這裏嗎？」

清姬的肩膀抽搐了一下，然後無力地半抬眼，困難地說：「……你……你想要？」

只見她的腹部劇烈地起伏著。

多三郎突然朗笑起來，豪邁的笑聲裏，隱藏著一絲男性特有的慈悲。

「我錯了！我不該生此妄想！請公主恕罪！……但是，今生今世我絕對不會忘記妳，我會時時刻刻地保護妳的……」最後幾句話低得有如自言自語。

然後，多三郎吹熄了火燭，取出客棧的便服，扔給清姬後，打開紙門，悄悄地抱著虛無僧的袈裟，步出客棧。

■■

翌日。

由白須賀至二川途中，兩旁都是刻意栽植的松樹，除了參天連雲的松樹外，既無民房，也無店戶。

到了二川，眼前的景觀，與白須賀截然不同，民房都塗上黃色，路的右邊是連緜的山脈，山形崎嶇怪異，岩縫間長滿了矮松，看若盆景。據說當地人稱此為「火矩山」。

再往前走，便可看到「打火坡」。這一帶的土壤與石頭都呈美麗的黃色，其中有兩顆以巨大著名的石頭，分別被稱為「尉石」、「姥石」。凡路過此地者，無不駐足賞玩一番，但是，此時正有一名虛無僧絲毫不為所動地走過，他的步伐與一般人無異，但又似乎在低頭探路，可能是視力較差之故。有些，路過的武士偶爾回頭看看他，此外，其他的行人並無對他感覺怪異。

原來蔚藍澄明的天空，此時著上了幾片逐漸擴展的烏雲，似乎將有一場滂沱大雨，行人們自是更加快步趕路。

這位虛無僧當然就是夕姬。多三郎猜測，山伏們可能還會來襲擊虛無僧，但是，夕姬是與天道法眼相識，所以即使被山伏們包圍，也不會遇害，所以他讓清姬與夕姬調換裝束，另一方面，他也想看看天道法

眼識破虛無僧是夕姬後的嘴臉，所以，他讓夕姬獨行，而自己從後暗中保護。偶爾他也回顧後面，他想柳生兄弟或清姬應該也上路了才對，可是，一路上並無他們的踪影。

「哼！哼！算了！管不了了！」

多三郎的腦裏每每浮現友矩與清姬燕好的幻象，所以，好幾次如此恨恨地自言自語。

忽然間，五、六名騎士疾馳而過，揚起滿天灰沙，多三郎非常不悅地連忙閃到路旁，等到塵沙靜止，一切恢復原狀後，他才被前面的景象嚇了一跳。

「啊……」

因為裝扮成虛無僧的夕姬，正被自馬上躍下的兩名武士狠狠抓住，其他的武士則跪在路中，向她嗑頭。

慌忙中，多三郎未辨出那些正是永井信濃守的手下，所以，疾如飛鳥般衝了過去。

衝至安全距離時，他就停住了，因為這種距離，可容他採取任何保護或防衛的行動，所以，他暫時在旁靜觀。

「公主！屬下們來接妳回去！」

跪地的一個武士，這麼說著：

「我們這樣對待公主，實在是不得已的，請公主原諒！請妳無論如何先跟我們回江戶一趟，主公非常掛念妳！」

夕姬當然不能答應再折回江戶，其實，她只是當場脫下笠帽，就能解決這個誤會，但是，扣住她的武士，不容她有取下笠帽的機會。——這時，多三郎才走了過來：

「清姬公主，請妳順從他們吧！」

疾馳

「你是什麼人？」

跪地的武士，表情愕然地回頭問道。

「請不要担心！我呀？我只是與公主同行一段路而已。」

「什麼？哦……那麼！你知道公主的身份了？」

「嗯！她是永井信濃守大人的公主清姬。」

「嗯！這……」由於被人一語道破，稍微有些震驚。

「你……到底是什麼人？」

「肥前的浪人大月多三郎。」

多三郎又回頭看看夕姬，說：

「如何？公主！從前我也說過，妳這身打扮是逃不過別人耳目的，如果碰到有修養的武士，倒還無妨，但是，一旦遇到心懷不軌的歹徒，那妳可有得受了！還是以玉體爲重吧！不如聽從家臣的勸告，先回江戶吧！此番算是我多管閒事，但是妳若是聰明人，應當了解我的意思吧！」多三郎突然變得能言善道。但

是，夕姬無法猜出他的言下之意，更無法開口問個清楚，因此，只有以模糊的視線自笠帽縫隙中觀察多三郎的表情。

兩旁夾住她雙臂的家臣，也勸道：

「公主，這位浪人說得不錯，妳還是跟我們回去吧！」他們既不敢抓得過緊，更不敢就此鬆手。

跪地的武士正是喜左衞門，他又說道：

「公主，這裏太多人了，請妳先上馬吧！有話回到江戶，妳再當面對主公說好了！這——來，大家準備上路！」

夕姬猜不透多三郎葫蘆究竟賣的是什麼膏藥，所以顯得不知所措，而喜左衞門卻誤以爲公主是在猶豫不決，是以，頻頻以眼色向其他人示意。

「是的！公主！失禮了，抱歉！」兩旁的武士，手下加了一些力道。——爲了制服這位刁蠻的公主，所以此番特地帶了兩名孔武有力的彪形武士。

「多三郎，你怎麼……」夕姬欲言又止。由於行動受制，手上的洞蕭掉落地面，喜左衞門連忙俯身拾起。

「你叫做多三郎嗎？有機會我會來向你道謝！請問你住在什麼地方？」

「這你不用知道！只要公主能安然無事就好了！」

這時圍觀的人羣，已經讓出一條路來，夕姬也認命了，一名武士牽來一匹栗色的馬。

家臣們認爲公主一向喜好騎馬，所以催促著：「公主，請上馬吧！」

多三郎也附和地說：

「公主，上馬吧！我們後會有期了！」

說著，輕輕拍著馬背。

夕姬伸出纖長的玉手，半摸索地抓住馬繮，然後一躍而上，露出令人驚嘆注目白皙而豐潤的大腿。

「……多三郎，我會感激你的！」

留下一句似埋怨、又似道別的話語，猛然揮了一鞭，便如流矢般地衝了出去。

■。

奉命帶回清姬的由品川出發的坂和田喜左衞門，和五名武士，他們錯認夕姬爲清姬，讓她騎上這匹名爲『宇治』的栗色馬。這日是寬永十二年的十月八日。另外，五名武士中，有位名叫大林的將坐騎讓給坂和田喜左衞門，而徒步行走。其餘的四名武士都跟隨喜左衞門快馬加鞭，拚命地追趕夕姬。

爲了愼重起見，大林臨別前曾問了多三郎：

「你從那裏來的？是不是要到京都去！」

他的態度傲慢，充分表露出一個平凡武士的妄自尊大。但是，多三郎只是不在意地敷衍著：

「嗯！是啊！」

因爲多三郎一直目送逐漸遠去的一行人，心想清姬可能正藏身在這附近，而且，她也看到這有趣的一幕了。

其實多三郎這次讓夕姬冒充清姬的臨時機智，乃是有三項目的。第一，如此一來，視力模糊的夕姬，能有一段時間不虞遭受危險，第二，讓夕姬再折返江戶，以作弄別有企圖的賀源太。至於最後一個理由是，多三郎想丟下保護夕姬的包袱，以便能與清姬幽會，好好歡聚一番。

最後那個目的，他也稍覺愧疚不安，但是再過一、兩天就可以到尾張了，他此行的目的乃是去尋訪一位叫做汀佐五右衞門的人物，以弄清武藝帳的究竟。但是，尾張有一個強手柳生兵庫介，他雖不似柳生宗矩是個萬石以上的諸侯，但也由於也只是一個藩的兵法指導，因此他的行動要比宗矩較爲自由，不過，比完矩年幼七歲的兵庫介，據傳聞已獲得柳生十舟齋的全部眞傳，因而，武藝和忍術都在柳生宗矩之上。

此番多三郎到尾張的目的，就是準備潛入尾張藩，暗地裏與兵庫介和謎一樣的汀佐五右衞門爲敵。

以前多三郎也曾多次進入尾張城，但是，由於師父浮月齋的嚴戒，他一直不曾正面與尾張的柳生家交手，是以至今仍不知兵庫介的實力如何。據說兵庫介乃是向祖父宗嚴學武術，向疋田文武郎習兵學的；兵學卽指忍術的二十六秘訣。至於柳生武藝帳與兵庫介的關係如何，多三郎雖不甚了然，但他認爲，既是同爲柳生一門，關係自不同於他人，同時，據他所知，武藝帳上明白地寫著尾張藩的汀佐五右衞門之名，因此，只要自此二人下手，必可調查出武藝帳的眞象。但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在多三郎能查出眞象之前，就已葬身在他們的地盤了。

多三郎在心中暗暗盤算，能在入虎穴前，與清姬一親芳澤，無異是姻緣前訂，良機天賜。雖然，身爲忍者必須力求禁慾，此乃爲了避免行忍術時，留下異味。

多三郎從未迷上任何女子，此番卻爲清姬神魂顚倒。

雖然大林還在追問什麼，但是，多三郎只是若有所思地望著遙遠的道路盡頭。在道路上不時有商旅和武士來來往往，卻不見清姬的蹤影。

■■

另一方面，夕姬正全力鞭策著跨下的「宇治」，四蹄翻飛、怒馬奔馳中，雖然她仍想不出多三郎要她折回江戶的目的，但是，她認爲到了一個驛站，當她解去笠帽時，無論如何一切眞象自會大白了，屆時她也可獲得自由了。

然而她又想，與其被那班武士質問，不如自己極力奔跑，將他們擺脫。於是，這位十九歲的少女，毫不在意裸露出大腿，風馳電掣地一昧往前奔馳，遠看著與後面的追騎已逐漸拉遠了。

喜左衞門認爲刁蠻的公主，又在任性撒野了，所以高叫著：「各位！不要放鬆！趕快追吧！」

數騎馬並轡力追。

一路的行人，都愕然地觀望，有的目瞪口呆地閃在一旁，每個人都被夕姬揮鞭的玉手和裸露的玉腿，吸引住了。

夕姬從御油的街道馳入白須賀時，碰到一批剛自江戶來的武士，她不知道那批人正是松平伊豆守派來的刺客羣。但是，爲首的武士，勒馬路旁目送迅速馳過的虛無僧。——「唔！」了一聲，雙眼暴出凶光，繼續又目送喜左衞門一行人飛馳而過。他面露疑色地呼叫：

「眞田！」

「在！」

「事有蹊蹺！你買一匹馬，跟去查個究竟！」

夕姬的騎術，是於蛤岳時鍛練出的。現在，她已經把喜左衞門那批人，遠遠地拋在背後了。

在猿馬場和境川橋之間，夕姬的馬幾乎撞到兩個人，這兩人正是友矩與又十郎。

「啊！……哥哥，那不是……」

又十郎掀起帽沿，茫然地目送虛無僧的身影，由於腿部受傷，他手拄拐杖。

「又十郎！閃開！」
這次是躲避喜左衞門等人。
接著，有一名坐在路邊小山坡上休息的虛無僧，目送夕姬飛馳而過，然後他清楚地看到另一隊追騎。
「哦……」他也把帽沿掀高，俯視這一行人，然後微笑地說：「……原來是家臣們……」
隨後又有一個大個子，看到飛馳的虛無僧。
「哦？……那不是……」
然後滿面欣喜地探望街道前後，這個大個子並未留意到後面一羣追騎。這時，剛好有一個馬伕，一邊躲閃著，一邊數落著：「這些武士們如此摧殘馬匹！哎！那些馬會被他們折騰死！」然後，滿面無奈之色，搖搖頭說：
「如果他們也像我這麼會照顧馬匹就好了，愛馬！我們回去吧！……算來也是你運氣好！嗯？愛馬！」
俯身輕撫馬頸時，大個子走過來了。
「這位馬伕，你能不能把這匹愛馬借我一會兒……要多少錢，我都照付！」
「你要到那裏去？」
「我有點急事，必須追前面那匹馬！」
馬伕瞪圓了雙眼，搖搖頭說：
「不行！像他們那樣，我的馬會受不了！」
「不會！不會！我從前在江戶的一個諸侯家當過僕人，我懂得騎馬。哦……無論如何！請你幫幫忙，

我必須追到那個女人，不！那個虛無僧！」
然而，馬伕的雙手握緊了馬繮，一付死也不肯答應的模樣。
這時，又有一位單眼的武士走了過來，說：
「你說她是女人，你認識她嗎？」
這句渾厚的問話，並未曾進入大個子的耳中，他仍舊執拗地說：「我這麼誠懇的拜託你，你還是不肯答應嗎？嘿！好啊！哦，那算了！沒時間理你了！」
說完後，拔腿就追了去：
「……等一等啊！是我啊！……我千里迢迢地跟妳來的啊！等等啊！」
也許這個人眞會憑意志，追上那個虛無僧呢！
獨眼武士目送大個子遠去後，轉頭朝馬伕笑笑：
「你好好照顧你的愛馬吧！」
就朝京都的方向走去了。
方才陰霾密佈的天空，此時又逐漸澄明了。
當天晚上——
有一對男女在元宿的角屋藤兵衞客棧投宿。
男的率先大方地走進去，在玄關上，他先讓女的洗了脚，然後說：「我不要洗！」而只隨便地擦擦脚，就算了。
那女的似乎很害羞，跟著男的爬上客棧的樓梯。

元宿乃是位於三河國中央地帶，後來合併爲赤坂的一部份，赤坂地區有許多花街柳巷，元宿算是比較高雅的地區。

現在，多三郎帶著清姬就在元宿的這個客棧落了脚。

「客官！歡迎光臨，我就是店主留藤兵衛，我馬上叫人給你們準備洗澡水！」

兵庫介

客棧的掌櫃待之若上賓，謙恭地哈著腰退去，臨走順手拉上紙門。就這般兩人獨處時，頓添幾分尷尬。

半晌，多三郎才打破沉寂，說：

「這間客棧和前回的客房相去不遠嘛！」

清姬似已憶起當日的情景，不覺笑著說：

「眞是！……那回，可把人羞死了！」

「妳那時是窘透了。還破口罵我呢！」

「難道不該罵嚒？」

「哈……，眞是如此嗎？現在又當如何？」

「你覺得這件事，値得你呵呵大笑？」

「誰說的！在公主面前，那個敢說這事好笑？」

唯一和白須賀的客棧不同處是：廊間沒有來往穿梭的急促脚步聲。坐在清姬對面的多三郎，此時突然

站了起來，走到牆邊，把窗戶打開，頭探出去察看外邊的情形。

只見這後院，植有數株蒼翠欲滴的綠竹，修長的竹身直立晴空，梢頭微微彎垂，兀自迎著風兒搖曳。

清姬趁著多三郎探頭察看的片刻，褪下袖套，鬆了綁腿，摺疊好後擱置一旁。

女僕輕叩房門，脆聲問道：

「客官是先進晚膳，還是想沐浴淨身？」

「我……先填滿肚子再說，公主，您呢？」

「好吧！就聽你的，我們先吃飯！」

「……那麼，我立刻去準備食物。」說著，女僕跨入房內，把多三郎打開的窗戶半掩，再到爐邊把爐火撥旺後，才離去。不一會兒，就見兩名女僕端了晚膳進來。

兩人默默地進食，半晌無聲。

雖說清姬是位任性的姑娘，但自幼即在總管永井的家中長大，被調教成知禮的少女，就以其飲食的態度來看，不但取食的先後均按照規矩，就連以湯匙喝湯時，也未發出任何聲響，充分流露出高貴的氣質。

反觀多三郎的表現，則渾似野人一般。由於是與淀藩二萬石藩主之女同桌共食，多少也收斂了平日豪放不羈的作風。因此，客棧的一般女僕們並沒有懷疑他們的身份。

然而曾在一流客棧裏服務的女僕，由於曾經接觸達官顯貴，只要由舉箸的方式，就能斷定客人的身份。

當這名女僕服侍這對青年男女進食時，她不禁瞪大了眼睛，顯現驚訝的模樣。

直到她把殘羹剩飯送回廚房後，急忙喚來掌櫃，附在他耳邊說：「當心那對男女的行動呀！」

「怎麼啦？有什麼不對勁？」

「那個姑娘倒是正經人物，我擔心那名男子……說不定是個山賊！」

■■

飯後，心情似已安定多了，室內的空氣也不似方才那般尷尬，他們愜意地對坐在疊蓆上。

「妳不去洗個熱水澡？」多三郎問清姬說。

「噢！我不想離開你！如果，你趁著這段時間溜走了，那怎麼辦……」

「別胡思亂想了！今夜同宿一起，是我的意思……我當然會留下來的！」

「一定不會……」

「決不食言！洗個澡才能清除日間的疲勞，快去吧！公主！」多三郎加緊催促清姬。

「你也去泡泡水，好嗎？」

「哎！洗完澡我一定會睡著的！今夜，我還得保護妳呢！」

「你可要等我回來喲！」

「……一定。」

取得多三郎的保證，清姬放心地喚來女僕替她準備沐浴所需的東西。

這回進來的，是一位年已四十餘歲的中年女僕，笑時露出塗染成黑色的牙齒，她微欠腰身說：

「夫人！早已準備好了！」

乍聽「夫人」兩字，清姬雙頰羞紅似火，不由得低垂眼瞼，緊隨那名女僕快步去了。

等清姬離開後，多三郎踱到窗邊，再度探視外面的天候，雨水滴落在竹葉的聲響，似乎愈來愈急促了

？風勢更緊，水氣氤氳。

「哎呀！這可慘了！」多三郎掩上窗子，心中暗想。

通常，風雨交加的夜晚，若不全神貫注地嚴加防範，一定無法察覺暗中侵入的夜行客。

多三郎把夕姬扮成清姬模樣，目送她離去後，就在赤阪的客棧前等候清姬。正當那個時候，他看見一羣眼露兇光的武士們，打從他的面前經過。

如果，此刻站在客棧前的人是千四郎，那一定知道這些人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的刺客。然而，尚未與千四郎碰過面的多三郎，又怎知這羣人的身份？

刺客中有數名曾與千四郎比劃過，其實，走在前頭似是刺客頭目的壯漢，就與他對過招。

「哼……」輕叫了一聲，其中一名刺客已縱身躍至多三郎的身後，擺開應戰的架式。

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多三郎大吃一驚，但仍強自鎮靜地跨步上前，對那名壯漢，說：

「諸位似乎認識兄弟？你們是柳生的門下，還是那一天的山伏……」

說話聲中，身形電閃，已移至客棧的轉角處，手執長刀，貼牆而立。同時，蓄勢以待。

此刻，為首的那名壯漢才知道自己搞錯了，這名蓬頭的武士原來並非千四郎，而是他的孿生兄弟——多三郎。

由於，奉命來京都，有十萬火急的任務待辦，不容任何意外耽擱，遂拱手為禮道：「青山不改，後會有期，屆時再向兄台討教。」說完，率著手下隱入來往的人潮中。

因著這段遭遇，多三郎在不明對方底細的情況下，終日提高警覺，以免發生意外。

清姬回來了！渾身散發著暖呼呼的氣息，凝脂般的肌膚經過洗滌後，更顯得光潔柔潤，隨著她跨入房

檻還帶來沁人胸懷的清香………

她，正穿著昨晚夕姬所換下的衣裳。

「怎麼不去沖沖水呢？很舒服的！」

多三郎搖搖頭，笑著說：

「看到妳的臉龐，就像登臨天堂一般，可惜，無福享受哪！」

女僕走了進來，問道：「可以準備寢室了？」

清姬默不吭聲，逕自走到梳粧台前跪坐下來。

「好哇！快點！」多三郎愉快地回答。

那名女僕去而復回，身後領著兩名抱著被褥的年輕女僕。清姬保持原來的姿勢，梳理長髮。

多三郎倚著床柱，靜靜凝視清姬的背影和她熟練的梳髮動作。當他的眼光移行至豐滿的臀部，和白淨的脚心時，多三郎笑了。

女僕準備好被褥，站在門邊欠了欠身就走了。

清姬走到多三郎的面前，坐了下來。

風雨愈來愈强，清姬的眼睛茫然瞪視著空中的一點說：

「看這種情形，我們明天也無法動身，勢必要耽擱一天了！」

「難說啊……或許，過一會兒雨就停了……」

「如果，它繼續下著，那該多好！」

「………」

「重新換上女人的服飾，感覺自己的氣勢也隨著減低了，眞不願踩那片泥濘路。」
頓了一會兒，她又說：
「多三郎，你討厭淸姬……」
「我喜歡妳！難道妳仍未察覺？」
「那麼，你願意永遠陪著我嗎？」
「……」
「我將回宇治去，你是否也去京都？」
「我要到尾張那兒，能陪伴公主也只有今晚了！」
「眞的？你不想送我到京都。」
「我有要事繫身，沒辦法啊！」
「算了！」
淸姬的雙手沿著臉頰把一頭烏黑的長髮拂至耳後，又自言自語地說：
「不聽我話的，也只有多三郎一個人了。但是，我不在乎……」
不久，他們各自安寢。
夜深時分，窗外的風雨緊湊，一道黑影悄無聲息地潛至這間房子的窗台下。
黑影取道走廊，再沿著屋簷而來，身上並未給雨水打濕。難怪！原來這樣黑影正是客棧的掌櫃——治兵衞。由於，傍晚時聽了女僕的警告，遂趁夜中起床如厠之便，順道來此窺伺，以探個究竟。
趴在窗縫上，可以窺見室內的情形。只見，火燭之旁，豎立著一扇屏風。由於屏風的遮擋，無法瞧見

躺在疊蓆上的男女，只見到露在屏風之外的被褥下端正微微聳動。
治兵衞伸長脖子，瞪大眼睛，任他怎麼踮起腳跟也無法看淸屏風之內的情形。
不久屏風上浮現一個蓬頭男人臉部的側影，微斜一旁不知低聲說些什麼……過了不久之後，他又躺了下去，緊接著就是女人的嚶嚶泣聲。

■

寬永十二年，在尾張家任武術指導的柳生兵庫介，已是五十八歲了。他在這兒領五百石的俸祿。
兵庫介是由尾張家的老家臣——成瀨集人正久成的推薦，而投靠藩主——尾張義直。
他的俸祿由江戶遷到名古屋，一直是五百石，即使義直想加他俸祿，也被他婉言辭謝了！
當年，兵庫介在加藤淸正的門下，領三千石的俸祿，因此，有些家臣認爲，五百石的俸祿對兵庫介來說，是太委屈了。只是，與其他的家臣比較，五百石也不是個小數目呀！義直依舊維持五百石的俸祿，只看兵庫介是否願意屈就了。
兵庫介輾轉聽到義直的風評，認爲他不愧是位體恤下民的好藩主，反而不介意俸祿的多寡，答應出仕。而且，他堅持只領五百石的俸祿，不願增多。
此外，其長子淸嚴，也在義直的藩內任三百石之職。父子倆的俸祿，加起來也有八百石了。
日後的島原之役，淸嚴加入松倉長門守的旗下，不幸戰亡。他的俸祿就由弟弟茂左衞門利方代領。
寬永十二年，亦即兵庫介退隱的三年前。
接連數日的霏霏細雨，這一天總算放晴了。
由於，這天是藩主練武的預定日，兵庫介一早收拾妥當，就要登城參見義直了。春子遞上一把長刀給

他。

兵庫介是個疼愛妻子的男人，愛妻春子是島左近的女兒。雖非絕色佳人，卻溫婉賢淑、善體人意。

窗外，朵朵豔麗的紅花，迎著晨曦展露笑靨，兵庫介回頭對妻子說：

「今晚可能會比往常遲些回來，別躭憂！」接著，他又說：

「兵介呢？還是那麼調皮嗎？」

「是啊！那孩子的個性和你不同，頑皮死了！可是，我還眞疼他呢！」春子溫柔地說。

兵介就是日後的連也齋，寬永九年時還只是十歲的稚童。由於過份頑皮，有陣子被送到三州的姊夫家，讓姊夫林五郎太夫調教。

「嗯！那個孩子確實可愛。但是，別把他寵壞了！」說完，經過長長的走廊，朝玄關走去。

長子清嚴已到藩主那兒去了，次男茂左衞門與家臣們一道送他到玄關處，茂左衞門笑著問父親，說：

「父親，今晚還要巡夜嗎？」

「噓！別嚷！讓你母親知道了，又要掛念個大半夜！」兵庫介誇張地瞪了次子一眼，如此說。

他雖是義直的武術指導，但是，卻常要替藩主巡夜，察訪屬下是否盡職，每每到深夜時分，才能返家安寢。其庫介唯恐春子躭憂自己的安全，從不在她面前提起這檔事。

明朗的笑聲，送著兵庫介和家臣步出玄關，朝大門走去，顯然地，他那滑稽的表情把茂左衞門逗樂了。

當他們走到大門附近時，突然，兵庫介不知爲何停下腳步。

「啊！」趴在屋頂上的多三郎，眼見兵庫介的身形突然定住，不覺低喊了一聲。

因爲，擺在他眼前的姿勢，竟是「西江水」的絕招！據說，此項絕招就是：「走在積雪的路上，似將滑倒的利那間所擺出的姿勢」，而且，普天之下除了柳生石舟齋與山田浮月齋有此項絕技外，別無他人。

何以他此刻擺出的竟是西江水的絕招呢？

西江水

過了一會兒，兵庫介才緩慢地跨出步伐，他並沒有抬頭察看屋頂的跡象。多三郎緊抑著一顆即將蹦出來的心，貼伏在瓦片上，目不轉睛的瞪著兵庫介的身形逐漸在視野中消失。

「內膳！」

「在！」走出大門時，兵庫介問看守門戶的一名侍衛，說：「三之丞還沒回來嗎？」

「不！昨晚他在半夜時候回來了！」

「噢！」兵庫介繼續邁開步伐向前走。工藤內膳也緊隨身後走了幾步。不久，兵庫介又說：

「我不在時，可能會發生意外的事情。來人除了三之丞以外，其他的家臣可能都不是他的對手。記住！無論是什麼事情，我都不希望鬧得滿城風雨！」

「您的意思是……有人想來比武？」

「嗯！可能如此……如果，來人想討教兵庫介的武藝，就按已往的規矩去做！明白嗎？」

「……屬下知道！」

「今晚，我可能晚點才會回來，別替我躭憂……喜助，我們走吧！」

兵庫介喊著一名手執長矛的部下一道前往參謁將軍，然後，滿懷心事地登上城去。

中途折回的內膳，並未直接回到自己守門的崗位，反而沿著圍牆，到隔壁的武館去了。

他在武館的玄關處，問一名年輕弟子，說：

「高田三之丞兄在裏面嗎？」

「是呀！他正在傳授武藝！」

內膳聽到竹劍互擊的聲響，間時還夾雜「且慢！且慢——」的叫喊聲。

內膳一腳踏進這間稱做武館的房子，其實，就兵庫介身居尾張藩主的武術指導的地位來看，這間武館實在狹小得無法與其身份配合。

眼前三、四名弟子手握竹刀，全神注意彼此竹刀的姿勢和身形移動的方位，企圖尋隙以出奇制勝。三之丞則坐在最高指導的位置上，一一注意他們的動作。

旁邊有名男孩，瞪著一雙好奇的眼睛觀看場中人練武，一臉精靈的模樣，必定是個難纏的小孩。他正是春子最疼愛的孩子——兵介。

「爺爺！內膳來了！」只見他悄悄伸長腰身，附在三之丞的耳旁，如此說。

三之丞遲疑地轉過頭去。果然，內膳正往自己這兒走來，只聽得低低的嗓門，說：

「高田大人，主人已經進城了！臨離開時，交待我轉告你，今天可能會有人要求比武！叫我們當心點！」

「哇！爺爺！比武……您要與人比武嗎？太棒了！」兵介撫掌叫好。

「你說什麼？少爺！」

「內膳！沒你的事啦！爺爺！兵介好一陣子，沒看見你與外人比武的精采場面了！這回我一定看個仔細！」兵介興奮地說著，天眞的稚氣顯露無遺。

場中練武的年輕弟子，看見內膳彎著腰不知與三之丞耳語些什麼，又聽見小少爺的叫嚷，紛紛住手傾聽。三之丞忙說：

「怎麼停下來！繼續！繼續練習呀……」然後向內膳說：「主人認爲今天會有那種人來？」

「是呀！」

「登城之前說的？」

「是！步出家門不一會兒就吩咐啦！」

「嗯！」

三之丞是兵庫介的第一高徒，雖已近六十高齡，但是捷若電光的刀法，難有幾名武士能與之對招。因此，只要有人前來武館要求比武，兵庫介一定命他先上場，十餘年來，從未有人贏過他。

以尾張家的記載來看，令三之丞棄劍稱臣的，只有劍聖——上泉伊勢守信綱的兒子權右衞門。

權右衞門是拔刀術的名武士，當他在旅遊諸藩期間，也曾到尾張藩來，親赴武館討教。對峙的三回合中，三之丞贏了第一回合，但是，第二回合就被權右衞門所敗，到了第三回合交手不久，三之丞頹然棄刀，說：

「三之丞佩服你的武藝！我的刀法絕無贏你的可能，恐怕，當今的頂尖高手也得臣服閣下的長刀之下了！」

兵庫介的武藝難免摻雜忍術，而他以爲今後應傳授正宗的武藝，發揚武術的正統，遂把傳藝的工作交

由三之丞，並命他全力培植兵介。

兵介只是個小孩，聽得有人要來武館比武，簡直樂壞了，只見他不時詢問：

「內膳！內膳！那個人今天眞會來嗎？」

「嗯！按說今天應該來的！」

「……工藤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了！請回吧！我們還有武術課程要進行呢！」

「噢！……主人還說，你是武館中唯一能制伏對方的人。但是，千萬別把事情渲染開來，請千萬注意！」

事情交待完畢，內膳繞過在旁等候指導的弟子們，走了出去。

「爺爺！到底是誰想來比武呢？」

「誰知道呢！你別太興奮了，否則就讓對方有機可趁啦！」三之丞以手當刀，隨手一揮，喝聲：

「咄！我這麼做，你怎麼應付？」

兵介應聲翻倒在武館的地板上。

■■

登上城的兵庫介與往常一樣，先到本殿去問候藩主義直，與藩主略事寒喧，交談一些事務後，就到「虎之間」傳授武藝。隨後，有四、五名家臣進來，陪侍於側。

接著，義直也進來了。此時，兵庫介說：

「藩主，我今天就傳授你一套獨門刀法！」

「啊？你要傳授獨門密訣給我？」

「不！不是密訣。基於某種理由，我想傳你一些特別的武術，說不定你能體會其中奧秘。」

「噢！好哇！快開始吧！」

說著，義直站了起來，命家臣拿來竹刀。義直今年三十五歲，武藝已相當純熟，若兵庫介願把新陰流的正統，毫不保留的傳授給他，就成爲新陰流的第四代人了。

義直經家臣的協助，準備妥當後，來到端坐的兵庫介面前，說：

「好啦！我們開始吧！」

對面緊靠牆壁而立的數名家臣，也顯得興奮萬分。因爲，通常傳授新招法，都不允許旁人參觀的。這一回，兵庫介竟主動邀請他們前來觀賞，難免讓人雀躍。

兵庫介依舊靜坐那兒，好一會兒才說：

「你是說，我現在就可出手？」

「是啊！」

「我就是這種姿勢，您就隨意出招吧！」

「眞的?!」儘管，兵庫介的武藝高明，但是，義直的實力也不弱啊！兵庫介眞是語驚四座。一旁的家臣，個個引頸翹首，屏息靜觀。

「那麼……冒犯了！」義直注視著兵庫介，後退半步，並把長刀高高舉起。他依然毫不在乎的端坐著，眼光定定的回視義直……倘若，他稍現緊張，義直可能會有足夠的力量砍下去，但是，兵庫介的神情一若靜止的水潭，似乎任何風浪也激不起漣漪，義直遲疑著，不知該由何處下手。

「別猶豫了！您就隨意砍來吧！」

「唔！……那麼，我動手囉！」

義直調理氣息，稍事穩定情緒後，吶喊一聲就砍了過去，看他揮刀的姿勢，勁道眞是不弱！

木刀的尖端觸及兵庫介的頭部，發出砰的一聲。家臣們震驚得紛紛探身來看。但是，更驚訝的應是義直本人，因爲，當他的長刀揮落時，只覺雙手一麻，長刀竟像觸及岩石一般，給震了回來。

「……」義直默不作聲。

兵庫介冷靜地以手掌搓揉頭部。

「兵…兵庫……」

「您的勁道眞强，兵庫介的頭有點疼呢……但是，也只有這點疼痛的感覺，兵庫介還挺得住。您再試一次吧！這回可要認眞點喲……」

「什麼?還要我再試一次?……好吧！」

義直深吸一口氣，怒吼一聲：

「看刀！」使出全身的力量，砍下去。

若依旁觀的家臣們來看，兵庫介這回可栽定了，卽使不至於一命嗚呼，也會落個頭破血流的下場。

「藩主！感覺如何？」

兵庫介竟若無其事的笑著問義直感覺如何。

「您稍有體會吧？」

義直一如洩氣的皮球，步履蹣跚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並說：「知…知道了……」

他的雙肩因喘息而聳動，久久無法平息，右手緊握的竹刀，早已滾落一旁。

旁觀的家臣被攪迷糊了，怎會是這種結果呢？

只有一名曾陪著義直練武的家臣——大田信之助，雙臂交抱在胸前，微微頷首，似有所悟。

事後，家臣們苦思不得其解，遂移樽就教於大田，他聽完同伴的困惑後，喉嚨笑著說：

「這也沒什麼稀奇竅門，主要的關鍵是：主人揮落的長刀，瀕臨兵庫介的頭顱時，就被他迅速地撥開了。或許，兵庫介的手法快得離奇，很難讓人識破，自然也容易讓人相信他眞被長刀砍中了。」

■■

「我想，您已體會個中絕妙了，這種刀法就稱爲無刀法！」

「無刀？……兵庫介！如果，我手執的是眞刀，你也能把它撥開嗎？」

「或許，您還沒有弄清楚！倘若您以眞刀劈我，我更容易對付您呢！在那種情況下，我能出手奪刀呀！相信嗎？……若是不信，不妨試它一回，如何？」

■■

義直默然不語，眼光牢牢盯住兵庫介的臉龐。

提及「無刀法」，這原是武林各派兵法中的絕學，原屬最高玄機，何以兵庫介會在公開的場合傳授它。加以，兵庫介今天的表現十分反常，一改平素的嚴肅作風。

義直並非痴愚之輩，眼見兵庫介異於往日的行藏，心中早起疑竇，但是，究竟爲什麼？或許，此刻兵庫介另有苦衷，無法說明，義直相信過些日子，他一定會主動向自己報告的。他在心中暗自盤算過後，決定暫且擱下心中的疑惑，先試試他的奪刀身手。遂站了起來，對兵庫介說：

「好哇！就這麼辦，我們試它一次！」

一邊從家臣手中接過眞刀。義直把長刀抽出，和方才那樣，雙手緊握著刀柄，高高舉起說：

「兵庫介！小心，我要砍囉！」

——突然，眼前的兵庫介以眼示意，緊盯著天花板的一角。

「………」義直不知所以地隨著兵庫介的視線，望向同一個位置。

正值此刻，一陣好似鼠類騷動的聲音，由天花板間漸漸遠去而消失了。

「兵庫介！那是——」義直慌忙問道。

「——砍吧！讓我表演奪刀法！」

剎時，兵庫介已改變神情，又恢復往日的嚴肅態度。

接著，他才道出煞費心機的理由。

他登城拜望藩主時，隨身只帶了一把短刀，察覺天花板間有刺客藏匿，才想出此種妙計！又恐刺客肆無忌憚的蠻幹，遂令義直取刀保護自己。

是晚，兵庫介告別藩主，在返家的途中，一道黑影擋在他的面前——

神燈

出現在兵庫介面前的男人，以頭巾幪面，他把燈籠高擧到額際，照著兵庫介，說：

「在下冒昧地請教，您可是柳生兵庫介？」他的語氣十分謙虛，聽來像是武士之流的口吻。

「是的！我是柳生兵庫介。閣下大名是……」

此處正巧過了伏見町，左邊是隸屬大須觀音寺的廣大樹林，幽暗的林間似乎有人埋伏。

兵庫介也將左手的燈籠緩緩擧高，照亮對面的人。燈籠的把手乃竹製品，兵庫介彎起大姆指彈了一下，指甲滑過竹片，發出「吱」的一聲——

此刻已是深夜時分，四周一片靜寂，竹片所發出的聲音，聽來格外地響亮。不出所料，林間果然黑影幢幢。

對面的幪面人也被這種意外的聲響，驚嚇得退後半步，隨卽，語氣變得强硬起來，他說：

「既是柳生兄，在下想請教一件事情！」

「有何問話，請說吧！」

「您手中是否有武藝帳？」

「武藝帳？哦……我以爲，像你這般的打扮，我可以不必回答你的問題！」

「……」

「報上名來，多少我已猜著你是那條道上的朋友，只是，你以爲這身打扮眞能瞞得住人嘛？」

「你……你胡說些什麼？」

「柳生最近暴躁得很，容不得你招惹！不說明就宰了你！」

「我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的家臣—小野田完藏。」

「——那麼，……樹林裏的人是你的伙伴囉！說來也是伊豆守的主意嗎？」

幪面人又退了一步，手持的燈籠，由於情緒激動而微微晃動。兵庫介在這場對峙中已佔了上風。

「你想要武藝帳？兵庫介對此事略知一二，怎麼？有何打算？」

「……」

「若默不作答，即使報了名號也無濟於事呀！快把主意拿定，我可是急著要回家呢！」

「好吧！我就以松平智慧伊豆守家臣的身份，請問你，閣下是否握有柳生武藝帳？」

「……沒有！」

「武藝帳藏在何處？」

「……」

「快說！我也可說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的代理人，究竟武藝帳的下落如何？讓我有個交代……」

「住口！」

突來的一聲大喝，打斷了小野田完藏的話。

「無論如何，柳生兵庫介是尾張藩主的武術指導。如果，我的行徑令伊豆守懷疑，伊豆守也應按正當的途徑查詢，在此黑夜裏，幪面擋路，兼以狂妄無禮的口氣，簡直未把尾張藩瞧在眼裏嘛！爲了尾張藩的名譽，兵庫介決定除了你，你的性命，就等著我來收拾吧！」

兵庫介揚聲大吼，目的是想確定隱匿在樹林裏的人數，對方不知有詐，果然中計了。

他們就憂首領的安全，一一現出身形，嗯！共有六個人。兵庫介緩緩放下高舉的燈籠，燈籠所放射的燭光自下方照射上來，輝映顯現在他唇邊的微笑。

來人皆黑衣幪面，只見他們把首領和兵庫介團團圍住後，迅速拔出長刀，一副嚴陣以待的神情。

從他們拔刀的方式和擺開的架式看來，顯然是一隊經過嚴格訓練的隊伍。他們的雙足分立得相當寬。

「師承出自本心流一派吧！」兵庫介這麼想。

本心流的始祖是妻片謙壽齋。

目前，江戶日窪地方，有位名叫大藤彌次左衞門的本心流傳人，開創一間武館，授徒在千人以上。曾聽說，松平家的刺客皆選自這間武館中的優秀份子，今日一見，果然不虛！

如此看來？除了小野田完藏之外，這些人都是本心流的浪人囉！浪人們唯有在亂世，才能獲得表現的機會，因此，他們喜歡興風作浪。自然，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許，他們已有妻兒，爲了家庭必須爭取到松平家的俸祿，才答應做此勾當——兵庫介的態度逐漸嚴肅起來，他跨前一步，說：

「你說！你就是小野田完藏？」說完，又前進一步：

「哼！只有你一人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的家臣吧！……談個條件怎麼樣？動干戈對雙方來說，均非好事哩！」

「……」

「意下如何？」

對方步步後退，兵庫介亦機警地逐步跨前，使雙方保持相當的距離，以免這些幪面浪人單只圍住自己……否則，哼！不知那家的妻兒要悲慟了。

樹林裏又是一陣輕微的風搖影動，黑暗裏多了一雙眼睛，這名窺伺者正是多三郎。

自他趴在屋簷上發現兵庫介竟然擺出「西江水」的招式以後，就緊緊尾隨他，一步也不放鬆，此刻，他也潛來名古屋。

如此看來，潛入城裏好似一樁稀鬆平常的事兒，實則不然，大白天裏要想避開守衞的衆多耳目，溜進城來，若非身懷絕技，恐難辦到。但是，若說有人暗中協助，自是另當別論了。

多三郎就是在兵庫介的協助下，才能潛入城中的，他只要引開守衞的眼光，多三郎就有機可趁了。表面上，兵庫介似未察覺多三郎的跟踪，但是，事實眞是如此嗎？那倒未必，或許，他是想試探追踪而來的忍者具有何等能耐；要不可能別有企圖……因而故意讓他輕易潛入。而多三郎呢？他是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前來探巢的，即便是龍潭虎穴、天羅地網也得試他一次。於是，他侵入「虎之間」。

■■

忍術絕非妖術，唯有經過嚴格訓練，熟練各種武藝的人，才能運用自如的使用它。

下面我們將介紹忍者常使用的工具。

——「刺釘」，是黑夜裏擺脫追兵的最好工具，只要將大把刺釘灑在地面上即可。當年十兵衞刺殺坂崎出羽守之後，能由院落中從容逃脫，使的就是這一招。

「八双飛鏢」與「十双飛鏢」，又十郎第一次奉命暗殺光圀的侍衛人員——望月庄左衞門，所使用的暗器矢車飛鏢就屬於此類。

——「繩鉤」，這是將鐵鉤繫於長繩的一端，用以攀援高牆厚壁。

——「土奈」，這是一種挖土工具，如果，鐵柵或是木樁釘得太牢，而無法挪動時，可以使用這種工具將之挖鬆，自然能順利地潛入了。

——「飛耙」，是將十餘個剖開的竹節片，用長繩串連一起，長繩的一端也繫著彎鉤狀的鐵片，好似動物的爪子。若將長繩抽緊，十餘片竹節便連結成一根長竹，正像人們所伸直的長臂一般。「飛耙」由於端處繫有鐵鉤，自然亦可攀登高處，此種時候，竹節便成爲一節節的楷梯了，平日不使用時，則可摺疊一塊以便携帶。

——「鋸子」，忍者所使用的鋸子與一般的鋸子不同。它兩邊的鋸齒大小不一，一邊用以鋸竹，一邊用來鋸木。據說，使用此種鋸子，不會發出任何聲音。

——「沙庫」，類似目前的萬能鎖，也有數種之多，專用來開鎖。

——「鍋子」，這也是便利攀登的工具之一，有大小之別，將大鍋子揷在城牆縫中，便成爲活動的階梯了。若將小鍋子釘在天花板上，常人便可似蝙蝠一般，倒懸在空中。

——「閉鎖器」，這也是便利逃脫的工具，這種鐵片可自門外把門戶釘牢，使房內的人無法追趕。

——「大坪鑽」與「小坪鑽」，類似今日的扁鑽，若敵方的門戶掩蔽嚴密，無隙可乘時，便可使用此種鑽子，將之撬開，以便利開鎖。

此外，還有「錦足襪」以供夜行；「三尺毛巾」能過濾髒水。這些都是忍者常使用的工具。

通常，一間屋子裏，總有幾個地方在常人眼中看來，是絕難通行的，但是，忍者却能鬆散自己的關節，順利進入屋裏。同時，他們無論視覺、聽覺或嗅覺都經過嚴格的訓練，常能發覺常人所無法察覺的情況，因此，多三郎能潛入「虎之間」並不像想像中那麼困難。

■■

多三郎步出大須觀音寺的樹林後，密切觀察兵庫介和幪面人的擧動，站在兵庫介面前的幪面人十分眼熟，壯碩的身形好像在那兒見過似的。

「那些就是松平智慧伊豆守所派來的人？……」多三郎自言自語地說著。

黑暗裏，兩盞燈籠依舊對峙。不久，一方面的燈影逐漸晃動，並朝兵庫介喊叫，不知說些什麼。對面的兵庫介也回了話。

突然，兩盞燈籠「咻」地一聲交叉而過，雙方已互換了位置，那六名幪面人也緊跟著躍了開來，把包圍圈拉大。同時——長長的白刄在燈籠的映照下隱隱泛著青白色的光芒，四周漆黑一片，唯有兩盞燈點綴這緊張的夜。

「別動！你們都是本心流的門人？」

黑暗中的多三郎聽到兵庫介詢問的聲音，左手依然執著燈籠。但是，幪面領袖的燈籠却高懸著。

「嗄！他被砍中了！」多三郎愕然失聲，輕叫道。

大須觀音寺的樹林外，一片沉悶的死寂，那名男子的燈籠靜止空中，兵庫介後退了一步。

就在這眨眼的瞬間，他的燈籠由靜止的姿勢緩緩地劃著弧綫墜落下來，燭火略微閃動，轉眼即完全燃燒。

「在下無意濫殺無辜，你們也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如果，想回江戶我可以給你們盤纏……好好回江戶，光明正大的做人，這樣對你們的師傅，也有個交代呀——去吧！把刀收起來！」

兵庫介左手執著燈籠、右手握著沾滿鮮血的長刀，告誡那六名幪面漢。其中已有人步步後退，有的卻靜立不動，似有所待。

燭光逐漸暗淡，火苗燃燒到蠟油時，發出「吱吱」的聲音。

「怎麼啦！方才我已言明，在下忙得很……你們究竟有何打算？」

「退！退！……我們撤退！」其中一名幪面人慌忙揮手喝斥同伴後退。瞬間，都消失了身形。唯有一名壯漢卻高抬雙臂，朝兵庫介的身上砍去！微弱的燭光下，只聽得他吶喊道：

「早川淳之進向你討教了！」

幪面客的聲音，聽來十分稚嫩。

兵庫介身形一閃，躲過他的長刀，叱責他是笨蛋。

「……不要把生命浪費在無意義的犧牲上！」

說著，他把手中的燈籠擲往那已經抱腿蹲在地面上呻吟的青年面前，掉頭走了。

「……真是遺憾……」年青人逞強地呻吟著。他的同伴窺見兵庫介走遠了，才回到他的身邊，低聲罵道：

「渾蛋！」

這時，隱在黑暗裏的多三郎，仍舊跟隨兵庫介。

密談

熱田神宮的神殿前，有兩名武士對坐著。

兩人皆幪面，身上並未配刀，其中一名把寬大的笠帽，擱在一旁。

他們沉默地注視著彼此的眼睛。

四周靜寂，唯有燈油偶爾發出「吱、吱」的聲音，神殿之外，則是黑漆一片，秋蟲正以各種音階合奏美妙的樂曲。

突然，秋蟲的奏鳴曲像是錯置了休止符一般，停頓了一會兒，以頭巾覆面的人，霎動一眼。

像是一場啞劇，他們正以常人無法瞭解的特殊語言，在對談一般，沉默之外依舊是沉默。

秋蟲再度恢復了柔美的嗓音，奏著和諧的曲調。

就一個身懷絕藝的武士來說，他們能準確地判斷出鳴唱蟲兒的正確位置。因爲，只要人們的足跡接近，由近而遠的蟲兒都會依序地啞了嗓子。

……這會兒似乎沒有人接近啊！

「你先把目前的情況，擇要的說說看。」

幪著頭的武士先開口說話，他的聲音顯得十分蒼老。

「好的！我先把江戶目前的情形，簡扼地告訴你。」

他背向神殿，語氣强勁有力，似是一名年輕的武士，身旁擱著一頂寬大的笠帽。

「第一：柳生但馬守大人，暗中召集江戶地區的門徒，欲查訪列名武藝帳上的人物。——其次，山田浮月齋似已識破但馬守大人的企圖，派人前往京都去了。聽說，那個人就是雲霞多三郎，請您在名古屋將之除去！第三是——」

「慢著！我知道多三郎這個人已侵入本地，但是，江戶這兒只有我才能夠除掉他嗎？」

「——確實如此！」

「那麼，柳生十兵衞呢？」

「他另有差遣！」

「……」

「友矩和又十郎兄弟，可能在這兩天內，就會到達此地……這與交代的第三件事有關，那時，請您把手中的第二卷武藝帳交給又十郎，由他裝扮成公卿與梨本院和藪左中將嗣長卿接洽，遇有適當的時機，就——」

「……」

「不管浮月齋對此事知道多少，但是，他一定會想辦法在京都阻撓又十郎的工作，因此，十兵衞必須暗中幫助又十郎。要是能成功的奪回另一卷武藝帳，我們就趕往九州，與鍋島家做個了結，因此，尾張附近就全靠——」

「由我汀佐五衞門全權處理嗎？嗯……」頭巾下的雙眼，閃著笑意。

「但馬守大人考慮得十分週到。」

「什麼意思？」

「沒什麼，我同意這一次的計劃，大人交代的任務，我一定照辦！……只是，方才所提及的鍋島家……據我所知，武藝帳已不在他那兒了！」

「嗄？你說什麼？」

「據我打探的消息判斷，那卷武藝帳可能落在島津一帶。」

「……」

「至於確實落入何人手中，我尚無法確定，或許是淀藩永井那兒！」

「……」

「這件事情暫且不談，先等奪得朝中那卷武藝帳後，再仔細研究。眼前，我們先討論多三郎的事……」

神殿外「咻！咻！」聲四起，好像起風了。

神殿外的夜空，被蒼鬱的參天古木所掩，風兒掠過樹林的沙沙聲，使得神殿內的氣氛更添幾分寂寥。

由窗縫滲進來的夜風，使獨台上的燭火輕輕搖曳。

■■

「這麼說，閣下完全同意此事？」

「你指狙殺多三郎的事嗎？」

「是的！」

「方才不是答應了？但是，我還想問你一件事情，……聽說，會津藩的小瀨源內被暗殺了，兇手還是浮月齋的門人，此事可是眞的？」

「嗯！傳聞是如此！」

「中之院大納言卿的兒子，叫什麼名字來的……」

「噢！是神矢悠之丞。」

「聽說，殺害神矢悠之丞的兇手，也是浮月齋的門人，這又是怎麼回事？」

「不對！悠之丞受了重傷，並未被殺死。目前，他在廣德寺療傷，由於季和大久保彥左衞門照顧他。砍傷他的兇手聽說也受了傷，卻被浮月齋所救走，不知浮月齋把他藏到那兒去了！可惡！」

「這麼看來，是兩敗俱傷嘛！」

「——是啊！」

「……」

那名眼含笑意的武士，神情在瞬間變得十分嚴肅，他說：

「再請敎你最後一個問題，背後操縱松平智慧伊豆守的人，可是春日局？」

「你的判斷眞是厲害，雖身處尾張卻能正確地判斷江戶那兒的事，果眞不愧爲汀大人啊！」

「嗯！操縱松平的人正是春日局的天海大法師。可是，這件事情……，唔……」他突然瞪大眼睛，順手抓起擱在一旁的黑色拐杖，似乎警覺到門外有人。

對面那名幪面人輕輕地搖了搖頭，示意他不要回頭觀望，然後，再以强而有力的聲音，說：

「多三郎的事，定當遵照囑咐。噢！是否另有其他的交代？」

「沒有了！」

「閣下是否立卽返回江戶？」

「不！在下另有事情待辦。所以……」他悄悄地放下黑拐杖。

「再沒有其他的吩咐？」

「——是的！」

兩人沉默地對望彼此，相互地敬了禮。

以頭巾蒙面的武士，先起身走到離自己六尺遠的地方，拿起兩把佩刀，只見他先佩好短刀，再握著長刀踱了回來，另一名武士則把短刀放在與對方相反方向的神殿之旁，他也佩好刀走回座位，拾起疊蓆上的笠帽和拐杖。

由於他們來回走動，火燭也因空氣的流動而晃動得更劇烈，當他們走到神殿的中央時，同時站住了。這兒是熱田大神宮內，屬於鎭皇門的一部份，供奉著孫若神位的殿宇。他們再度躬身行禮後，以頭巾覆面的武士，打開了神殿的正門，步出神殿之外，拾階而下，此時，秋蟲的鳴叫戛然而止，另一名武士亦隨後走出，並反手關上神殿的正門，看見同伴站在那兒，便快步上前，一道離去。

「……小心！」

在如此黑暗的夜裏，彼此只能看見對方的眼睛，那名以頭巾覆面的武士湊近同伴的耳旁悄聲道：

「別在這附近動手！」

說完，他便飄身而去，消失在無盡的長夜裏。

留下來的那名武士，故意踏響步伐，朝相反方向走去。

四周再度恢復原有的靜謐，只有秋蟲不甘寂寞在低聲呢喃。隨著夜風的吹送，時間亦悄悄溜逝，不知過了多久，神殿的正門竟慢慢地打開了。

一個女人探出頭來，仔細地觀望神殿外的情形，好一會兒都不敢跨出殿門。她是熱田大神殿的巫女，由她的容貌來看，不易判斷她的眞實年齡，但是，也該有二十餘歲吧！白淨的肌膚、圓圓的臉蛋、身著緋色衣裳，藉著由神殿大門洩出的燭光，可發覺她是一名美豔的姑娘。

像是下定決心了，她迅速跨出殿門，悄無聲息地步下石階。原來，她未曾著鞋呢！

站在石階上，她躊躇了片刻，不放心地再度環視四周，終於，她飛快的隱沒在黑暗裏。

■■

此刻踽踽獨行的男人，正是方才先行離去的那名武士。

熱田大神宮內，除了稱爲大宮的本殿以外，另有八劍神社、高藏神社、日破神社、大福田社、紀太夫神社等等，自然孫若神社亦是其中之一。方才，他是由神殿朝北逸去的，但是，尚未行遠，就聽到黑暗裏有粗重的語氣，說：

「閣下可是汀左五右衞門？」

「……」

或許，幪面者早已料到會有此事發生，他一點也不驚慌的，停下脚步。

「你是多三郎？……」

低沉的嗓音鎭定的語氣，問黑暗中的男人。

「我正要找你呢？既然自己送上門來，在下正求之不得。——說吧！爲何在此埋伏？」

多三郎機警地閃到一旁，說：

「說不定，你早有所聞，殺死小瀨源內的人，正是在下——多三郎。」

「是嗎？」

「稍等，小瀨源內臨終之時曾透露，武藝帳上開列的名單中，有一部份是柳生僞造的，此事當眞？」

「……」

「哼！笑！笑！你也會笑！小瀨源內還說，只有尾張的汀左五右衞門了解此事。——他說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這個秘密，隨後就嚥了氣！如果，此話屬實……說吧！你的眞正身份是什麼？」

「難道你還不知道？」

「……」

「小瀨源內乃柳生但馬守的門下高徒，既然，你能把他殺死，難道無法查出我的眞正身份？——蠢材！」

「什麼？」

多三郎瞪大了眼睛，微弓著背，費勁地想看清黑暗中的對方，究竟是何種態度？他的手緊緊握著刀柄，準備隨時能抽刀防衞，汀左五右衞門後退了幾步，想保持彼此的距離。但是，就在這逼近、後退的刹那間——

「啊！……你……你竟是……」

多三郎震驚得遠遠跳開一旁。

對方——汀佐五右衞門竟擺出「西江水」的架式！

正當此刻，遠處一陣由女子喉間發出的慘叫劃破寂靜。片刻後，大地復歸於平靜，夜風依舊靜靜地吹拂林梢。

「噢……原來如此！汀佐五右衞門竟是你！」

幪面人無言地逼近多三郎。

風兒拂過樹梢，發出沙沙的聲音，他也抽刀了。

只見兩道白光輕閃，白双相互交輝——

「遺……遺憾……」就留下這種聲音，人如狡兎一般，向黑暗處疾行而去。

■■

翌日清晨，有人發覺寶田神社的前方，躺著一具女屍，那是神殿內的巫女，名叫夏路。

神殿內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她和一名男神官有染，經常的避開衆人的耳目與之幽會。

這天晚上，正是他們約定相會的時間，但是，由於男神官突然接獲命令，無法赴約，卻也忘了通知她。

——據說，夏路就是在等候情郎赴約的時候被殺害的，不知是誰如此兇狠，竟辣手摧花。

部份神官揣測，可能是因夏路的水性楊花，引起其他神官的不滿，致遭殺身之禍。

但是，與她相約的男神官卻爲她辯駁，他涙流滿面懺悔道：「若非由於一時的疏忽，夏路絕不會死於非命！」並謂，除了自己，她從未與其他男人來往。

因此，又有人判斷兇手是由外面闖入的。

從行兇的現場察看，發現地面上留有血跡，血滴一直延伸到正門口。由此可見，夏路被害前曾激烈的

反抗，而使對方負傷。

官府曾派人查詢此事，卻遲遲無法破案！日久，也逐漸被淡忘了。聽說，那名男神官後來被賜死，以自殺了結殘生。

暫且，我們把話說回頭，這兒是柳生兵庫介的宅第。

兵庫介遠嫁御油久未返家探親的女兒——紅子，在這一天回來了。此刻，她與母親春子相對而坐。

儘管，兵庫介離去前曾交待春子，不要等他回來，請她先行就寢。但是，驟見紅子的興奮，使她毫無倦意。她想，今晚就等等他吧！

「爹爹經常拖得如此晚，還不回家嗎？」

眼見子時已過，遠道而來的紅子，禁不起旅途的疲憊和久候的不耐煩，掩著小嘴打呵欠了。

紅子今年二十六歲，眉宇開朗，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

「不常如此呀！只是，最近不知怎麼搞的！經常半夜三更才回來……說不定，他是在那兒發現了漂亮的女人！」

「哎呀！娘！怎麼胡思亂想呢？嘻嘻……」

「那可難說！」春子的神情認眞，不以爲然地回了女兒一句。

紅子心想：母親已是這般年紀了，竟還在意父親會在外拈花惹草，不覺笑了開來。但是，又恐影響母親的情緒，連忙改變話題，問說：

「兵介還是那麼調皮搗蛋？」

曾有一陣子，兵介就住在她那兒。

「是啊！還是那副……」春子的話語尙未完結，就偏轉頭去，好像是父親回家了。

紅子

「……回來啦！怎麼拖得那麼晚呢？」

聽到父親的脚步聲走近，母親連忙站起身來，拉開房門，對迎面而來的父親埋怨著。然而，語氣裏仍透露出幾許興奮。

■■

紅子依然坐在那兒，望著母親的背影。

她心想：父親被公認爲，最疼愛妻兒的男性，母親也善盡相夫教子之職。此刻，由他們短短的親切招呼和簡單的手勢，已能體會這是多麼和諧的畫面。

母親春子，是島左近的女兒。在關原之役發生時，島左近是石田三成旗下的一員勇將，因此，父親等於是娶了敵人之女爲妻，待德川幕府成立，天下恢復了太平以後，父親也不像一般的武士，不顧妻兒的死活。這對身爲其女的紅子來說，是件極其幸運的事，本來，按說紅子、清嚴、茂左衞門和兵介的身上，都流著敵人的血液呢！

雖然，紅子無法完全體會父親的心境，但是，她常有種感覺，她認爲父親就是因憐愛妻女、不理睬世

人的批評，也不爲世俗同化，才能與母親共同維護這個家的和樂。

戰亂之時，武士們將妻兒當作人質，致使妻兒喪命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奇怪的是「抛妻棄子」，在世人的眼中反被認爲是武士們不爲兒女情長所絆的瀟灑作風。

在男性爲主的社會裏，在如此這般的世風下，兵庫介依舊疼愛著妻兒，眷戀著家庭的氣氛，若非擁有寬宏大量，還眞難忍受世間的冷嘲熱諷呢！自然，子女的孝順、夫婦的恩愛，也是支持父親固執已見的主要動力。

■■

「……怎麼還不休息，告訴妳別等我嘛！」

父親低聲回答母親的問話，話中不也含著無盡的愛憐？紅子已一年多的時間，沒聽見父親那低沉的嗓音了。

「又不是等你！紅子回來啦！」

母親聽了父親的回答，頓時改了語氣。父親由母親的肩部上方探過頭來，瞧了瞧室內的紅子。

紅子迎著父親慈祥的眼光，說：

「爹！好久沒給您請安哪！」

「是嘛！妳什麼時候回來的？」

「就在您進城不久，我就到了，沒看見您出來迎接還眞傷心呢！」唉！都爲人妻了，仍是這般愛嬌。

兵庫介笑了笑，問她說：

「我的女婿還好吧！」

「好得很，他要我代他向您請安！」

「噢！就告訴他，『泰山硬朗如昔』吧！」

父女間一唱一和的對答如流，站在一旁的春子都給逗笑了，微笑自唇角躍上了眉梢。

紅子那無憂的個性，愉悅的語調，使她像是散播快樂的天使一般，十分可愛。儘管，嫁給御油的鄉士林五郎太夫已八年有餘，却因未曾生育，而仍像少女一般。

在這以前，兵庫介還躭心，紅子是因小夫妻的感情起了磨擦，才回娘家來的。如今，聽見女兒愉快的聲音，滿臉洋溢著幸福和歡欣，也就放心了。

「一路上辛苦吧！還讓妳等了那麼久，——春子，替我們泡壺好茶，好嗎？」

說著，兵庫介未及更衣，就在紅子的面前盤腿坐下。

「你先換下衣服嘛！」妻子在一旁催促他。

「沒關係！沒關係！紅子！妳那邊的家人好嗎？」

「爹！託您的福，公公身子十分硬朗。」

「哈哈……那個老頭兒，還像從前那般，整天喋喋不休嚒？」

「是啊！他喜歡我們聽他談當年之勇哩！」

春子端著茶盤進來了，先生兵庫介面前擱上一杯，然後遞給了紅子，也替自己斟上一杯。

茶葉的淡淡清香，使兵庫介不禁貪婪地深吸一口氣，隨後，他又問紅子說：

「這趟回來，可有特殊的事情？」

「沒有……」說時，紅子的眼睛迅速瞟了母親一眼，曖昧地笑了笑，兵庫介也沒有再追問。

三人的對話中，不時傳出愉快的笑聲，似已忘記夜已深沉。但是，兵庫介總算想到該讓女兒休息了，說：

「很晚了，我們明天再聊吧！這會兒該睡個好覺才是！」站起身來，步入內室更衣去了。

紅子幫著母親把兵庫介換下的衣服摺好，突然，她在摺疊褲腿時，雙手有異樣的感覺，竟是血跡。她大吃一驚。「……」瞄了母親一眼，幸好，母親並未注意到自己的異樣，紅子悄悄探手懷中，拿出手絹擦淨沾汚了的手。

身爲兵法家之女，紅子曾無數次目擊殘忍的畫面，自己的丈夫——林五郎太夫也是三河一帶著名的武藝家。儘管，出嫁時，父親曾叮嚀自己，發覺親人的衣物上沾染血跡時，別追根盤問，公公亦曾提醒自己別理男人們的事，但是，此刻，她還是止不住地躭憂父親是怎麼了？

公公林三郎兵衞與兵庫介原先皆想扶佐福田正則，惜乎林三郎兵衞在某次武藝競技時，不愼失手殺死對方，自此以後，他便退隱故鄉，過著怡然自得的日子。

當初，福田正則十分欣賞兵庫介的一身武藝，一意想聘請兵庫介爲武術指導。於是，他派林三郎兵衞爲說客，三番兩次地走訪兵庫介，也因此這兩個人結成好朋友。但是，由於林三郎兵衞辭去福田正則的俸祿，兵庫介自然也沒答應去當他的武術指導了。

事後，兵庫介出仕尾張藩時，曾推薦林三郎兵衞到別藩出仕，但是，都被林三郎兵衞所婉拒了。

當時，林三郎兵衞對兵庫介，說：

「如果，福田藩主在位，我還可能接受你的推薦，此刻，正則已歿，我也退隱了，不想再出仕啦！」

日後，雙方的來往日益密切，甚至結成兒女親家了。

整理完父親的衣物，春子嘆了一口氣，說：

「紅子，我們也該睡了！走吧！」

紅子笑著點了點頭，與母親相偕離開房間。

她們的寢室與父親的臥室隔著一道走廊，三個弟弟則與高田三之丞睡在另一棟別院裏。

紅子欲跨進寢室時，瞥見父親房內的燈光仍亮著，好像還沒就寢。遂趁著母親更衣之際，託詞欲如廁，而溜入父親寢室的隔壁房間去了。

「爹！——」紅子從槅門的門縫輕喊了一聲，室內的父親像是停下了手邊的工作，突然間完全靜止了。

「我可以進來嗎？爹……」

「……你是紅子!?」

「是呀！」

「這麼晚了還有什麼事啊？」

「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終於聽到父親，說：

「進來吧！紅子！」

紅子輕巧地拉開槅門，她看見背對著自己的父親正在擦拭一把長刀，沾汚了的穢布擱在桌旁。

敢在女兒面前，毫不掩飾自己曾經殺過人，依紅子之見以爲：這次殺人是爲了公務所需，乃不得已也；要不就是，反正妳已知道了，我又何必欲蓋彌彰呢？除此兩種情況，紅子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的理由，

能合理的解釋父親此刻的行爲。

兵庫介手上所執的長刀，是胴田貴所鑄造的，自兵庫介出仕加藤清正以後，就一直佩帶此刀。

紅子反手把槅門關好。

「妳發現啦？」兵庫介問女兒說。

「嗯！褲腿上沾有未乾的血跡。」

「……是嗎？」說著，兵庫介把長刀高舉，就著燭光，仔細端詳這把佩刀，他的眼光由上而下，再由下方巡行到上端，神情十分肅穆。

接著，他反轉刀身，以同樣的眼神和態度注視著刀背。——然後，他由懷中掏出白紙，以雙唇挾住。

紅子突然憶起，公公曾對她說過，舉凡武藝高超的人，只要由刀刃上的血液，即可判斷對方受傷的部位，和受創的輕重，於是，她靜靜地等待父親把刀拭淨。

好一會兒，兵庫介才把長刀插入劍鞘裏。

「……來這兒嘛！」兵庫介動動下頷，示意女兒坐近身旁來，紅子連忙膝行向前，並問父親，說：

「爹！是否很累了？」

「妳有什麼事情要告訴我呢？」

「有兩、三件事呢？首先，我想拜託您——讓我們撫養兵介好吧？」

「這個……」

「這事是公公特別囑咐我，要我務必告訴您的，但是，林五郎太夫却說您不肯答應。」

紅子是位聰慧的姑娘，她唯恐母親發現，自已在臨睡前，仍溜到父親的房裏嘀咕，遂率先提出這個請

求。因爲，兵介是母親最寵愛的孩子，若是讓母親知道了，才不可能答應此事，因此，她才挑選這種時刻與父親商談，如此一來，即使母親詢問此事，也有個合理的交代。

事實上，紅子知道父母親對么弟——兵介的期望最爲殷切；而且，這件事也非一定要在如此深的夜裏討論不可。因此，她以此事爲話題，實是別有用意的。

「妳說兵介嗎？……哈……這可就難辦了！」

兵庫介苦笑著說，但是射向女兒的眼光，却似在詢問什麼，紅子略微頷首，似已了解父親的意思，深深吸氣後，說：

「我在回家的途中，遇著一位奇怪的人！」

「是武士嗎？」

「不！是個女人，她扮成虛無僧的模樣。」

「……」

「正當我在路邊的茶棚休息時，瞧見兩名模樣酷似友矩和又十郎的男子。其實，該說是僕人喜作先發現的。本來，我想走出茶棚與他們招呼一聲，但是……」

「虛無僧已經出現了？」

「是啊！友矩不知和她說了些什麼？」

「咄！妳怎麼知道虛無僧是女的？」

「我瞧見她的背影啦！那身材分明就是女娃兒……」

紅子接著又說：乍見友矩兄弟一身旅遊行裝打扮，已頗爲詫異了，又目擊他們與一名女虛無僧起了爭

執，更是納悶不已，遂派喜作暗中聽他們說些什麼。

喜作回來報告說：「好像是認錯人啦！」

「是那一方認錯人啊？」

「好像是友矩大人認錯人呢！起初，友矩十分有禮地詢問她是誰？女虛無僧答說，她是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清姬。但是，交換三、兩句話後，他就生氣地說：『哼！妳大概不是清姬小姐吧……果眞不像前些日子，與我們同行的那名公主。哼！把笠帽掀開，讓我們瞧瞧妳的眞面目！』友矩說完後，那名女虛無僧則說：『想不到被你識破了，我的確不是清姬，但是，你沒聽出我的聲音嗎？我是夕姬，曾侵入貴藩却不幸被你發現！』」

其後——

「嗄！妳是夕姬……」

友矩顯得十分驚訝，但是，瞬間又恢復了鎮定，露出冷冷的笑容，說：

「妳的聲音確實耳熟，似曾聽聞！此次，不湊巧的碰面……快說！妳是跟蹤我們？還是另有目的？」

夕姬邊退邊說：

「十分抱歉，由於，眼睛無法看清事物，我又想到京都去，所以……」說完，猛一旋身，轉眼就隱入路旁的樹林裏。

由於，路上有來往的行人，友矩不想引起注意，並未繼續追趕，他只是催著又十郎快點趕路，朝名古屋的方向走去。喜作原想喊住他，却已來不及了。

「……聽了喜作的報告，我想他們既朝著名古屋而來，必定會來找您，也就不去追趕他們啦！我們就

按著預定的計劃慢慢晃盪回來。但是，方才，我探過母親的口氣，說是友矩並未來探望您！我恐怕發生意外，特來告訴您一聲。」

「……」

「還有一件事，當我們走過鳴海街頭，那位名叫夕姬的女虛無僧已超越過我們，但是，不久我們又看見一名長得十分清麗的姑娘把她給攔住了！」

「……」

門

「嗨！你還沒有睡嗎？」
紙門外傳來春子的聲音。

兵庫介先以眼睛向紅子示意，然後鎮靜地回答門外的春子。

「春子，……進來吧！」

於是，紙門輕輕地被推開了。

「……哦！原來妳在這裡啊！」

春子進來後，發現女兒紅子正坐在房裡，原本已佈滿皺紋的眼角，遂皺得更深了。

紅子靜靜地站了起來，把位子讓給媽媽，自已則站立在另一側，然後說道：

「我來要求爸爸答應一件無理的事情，我曉得這如果讓您知道了，一定會挨罵的！」

「她要求你什麼？」春子轉向丈夫，問道。

「她所提的，確實是無理的要求。她請求把兵介送給五郎太夫做義子。哈哈……，我想妳聽到這件事，一定會感到很生氣，是嗎？」

「你怎麼回答她？」

「當然啦！我拒絕了。」

兵庫介說完，和藹地看著紅子，並接道：

「剛剛談的就是這件事，春子。紅子，也請妳告訴舅舅，我們無法照他的意思做。」

「是的，是的！」

「——哦！好的！就這樣決定，妳們倆回去睡吧！」

方才兵庫介擦刀所用的布已不見了，那是因爲他在聽到春子的叫聲時，卽將它藏到坐墊底下去了。

「那麼，晚安！」

春子雙手扶在椅側向丈夫叩頭。

接著，紅子也向父親叩頭道晚安，當她抬起頭時，偷偷地看了一下兵庫介的表情，她很想瞭解爸爸剛才所說的一番話之眞正意義。

稍後，紅子露出了笑容，跟著媽媽離開父親的房間。

第二天早上。

兵庫介起床後（大約是六點鐘左右），習慣到院子裡，迎著晨霧，呑食新鮮的空氣。

通常，氣管與食道是不同的，所以，祇能吸入空氣而不能用呑的，這與水由鼻腔進入氣管會感到很痛苦，是一樣的道理。但是，訓練有素的人，便能毫無阻碍地呑入空氣，就像吃東西般地容易，而且，會覺得空氣是很舒服的哪！

兵庫介嘴巴張得大大的，雙手按壓著腹部兩側，面向著黎明時分微曦初亮的天空，呑著空氣。一般人

，無論如何努力吞氣，空氣總是會再呼出去，而不會進入腹部，因爲那是非常不容易做得到的事。

根據醫理，這是一種合理的人體機能，就像食物不會進入氣管的道理一樣。

然而，兵庫介確確實實地是把空氣吞進了腹部。

有人說，在旭日初昇之際，將空氣吞入腹部是長生不老的秘訣。讀者諸君，感到好奇嗎？您不妨試試看。又聽說吞入一定量的空氣之後，就會像喝水一般，會有飽脹之感，而且，如果空氣大量地進入腹部，則由胃到腸的部位，會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也會打嗝，此外，穢氣也會排出。這種情形，假若成了習慣，連舌頭都可以品嚐出空氣的味道來。

柳生兵庫介將此法稱爲「吞神氣」。他習慣在天氣好的早上，做這種吞氣的運動。兵庫介認爲：藉著吞入新鮮的空氣來排出體內的廢氣，對身體健康是很有助益的。

這一天早上，兵庫介吞足了空氣，正欲回房，却見紅子臥房的木門被推開了，紅子已穿戴整齊並探出頭來。

「早安！爸爸。」紅子說。

「哦！妳起來啦！」

「是的！不過，媽媽仍在睡覺。」

「嗯！她最近很疲倦，讓她多睡一會兒。」

此時，兵庫介身著白色睡衣，腰間繫了一條白色的帶子，但並沒有佩刀。他緩緩地踏上石階，一步一步地沿著走廊前去。

紅子跟在兵庫介後面，在轉彎處趕上了爸爸。

由於睡眠不足，紅子的雙眼佈滿了血絲。

紅子輕聲地問著：

「爸爸，您知道昨晚的事嗎？」

紅子試探著爸爸的意思。

「妳是說刑部的事嗎？」

「是的，爸爸！」

「妳媽媽知道嗎？」

紅子看了看爸爸，搖搖頭，說：

「那時，媽媽已經睡著了。」

「妳讓他躲在那裡？」

「我擅自讓他住在中廂二樓房間內。」

兵庫介打開紙門，進入臥室。

「妳跟我來。」兵庫介以眼睛向紅子示意。

紅子跟著爸爸進入後，正準備將門拉上，但是，爸爸阻止了她。

「詳細情形，我會問刑部。他傷得很嚴重嗎？」

「我不太清楚，也許是吧！」

「傷他的人是誰？」

「這……」

「好！好！幸虧妳照顧他；妳可能一夜未睡好——至於妳媽媽那邊，我會告訴她，現在，妳好好地去睡一覺吧！」

昨天晚上，在春子和紅子離去後約半小時，兵庫介聽到有人走過院子的脚步聲。

「柳生先生……柳生先生……」

悄悄地進入院中的那個人，壓低了聲音，輕輕地叫著。

兵庫介坐起身子，將枕邊的刀拉近身旁。就在這個時候，剛從洗手間回來的紅子，發現了此一情形。

兵庫介聽到紅子打開木門，問道：

「是那一位……」

接著又聽她「啊」地叫了一聲。

此時，兵庫介仍靜默不動地側耳傾聽。他心想，松平伊豆守所派來的刺客是不會再來突襲的；如果是在熱田神宮院中沒有被殺死的多三郎，回來報復的話，應該是不會偷偷地潛進來的。

——接著。

「對不起……我變成這樣……」

祇聽到一個聲音低沉的男人這麼說著。

「無論如何，請您先上來，我去請我父親來。」

「不要，不要……這麼晚了，再去叫醒他，實在不好意思……我想拜託妳，今晚讓我躲在這兒，我的傷在路上已經敷了藥，現在已不要緊了……請妳讓我藏在不易被發現的地方，好……好嗎？」

聽到這裡，兵庫介已知來人是誰了，那就是友田刑部。同時，他又聽到草笠碰到木門的響聲，可是，

此時兵庫介並不想去看他。

似乎，紅子已將刑部由走廊的石階扶進了房間。接著，又傳來紅子將他帶走的脚步聲。於是，兵庫介靜靜地重新躺了下去。

紅子從爸爸的房間出來後，並沒有到刑部藏身的二樓去探視他；和往常一樣，他洗過臉，吃完早餐，便到書房去看書了。不久，清嚴、茂左衞門和太太春子等人，都來向兵庫介問安。

此時，兵庫介趨前，附在妻子耳旁低語了一陣，不過，兩人的神色都很自然，因此，並未引起其他人的懷疑。——之後，春子點點頭，略帶緊張地走了出去。不一會兒，高田三之丞被喚到兵庫介的房間來。

「請問有什麼指示？」三之丞問道。

「友田刑部受了傷，在二樓休息，你去看看他的情況如何？」兵庫介說。

三之丞聽到兵庫介這麼說，臉色微微一變，但立即又恢復了鎮靜的神態。

「好的，我去。」三之丞態度從容地走出去。過了一會兒，又回到兵庫介的房裡。

「……我想，刑部可能不行了。」

「傷得那麼嚴重嗎？」

「是的！」

「傷他的對方是誰呢？」

「山田浮月齋……」

「什麼？」

「據說，刑部先生從前曾把柳生兄弟從浮月齋手中救出來。——說不定浮月齋是爲此尋仇的。」

「這事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呢？」

「據說是在附近。」

晨光在院子裡的樹叢晃動著，兵庫介抬起頭望向了陽光移動的林樹。

「浮月齋眞的來到尾張了嗎？」

兵庫介以低沉的聲音，繼續說道：

「好啦！辛苦你了。哦，你回去吧！」

說完之後，便將視線轉回到書本上。

三之丞也平穩地走回武術館。這個時候，已有一位身材魁偉的修道武士等在館中，要求與館主比武。

三之丞並未將方才之事說出，他祇想將來者快快地打發走。

於是，他去請示館主，然後又回到武術館。此刻，那位武士坐在那兒，瞪大了眼睛，很不耐煩地說：

「兵庫介先生到底怎麼說？」

「嗯！他說他現在沒有空，他要身爲副館主的我與你比武，你也許很不滿意這種方式，但請你指教。」

三之丞今年五十七歲，看起來却比實際歲數年輕多了。他個子矮小，其貌不揚。

「什麼？他現在有事？……那麼，這就表示他怕我死鬼法眼了，哈哈……」

他旁若無人地笑著，但三之丞仍滿不在乎地，並沒有理睬他。

「爺爺，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坐在修道武士對面，個子小小的兵介，將瞪視著武士的眼神轉向三之丞，問道。

兵介似乎很不滿地直瞪著三之丞。

「你不要那麼激動，讓我好好地整整他吧！少爺，我經常告訴你，凡事不可太莽撞，然而，你聽到這個傻瓜說了無聊的話，就如此生氣，可見你的修養實在還不夠。」

三之丞反而瞪著兵介。

修道武士聽了，非常生氣。然而，他到柳生武館來比武的態度非常地輕浮，尤其那副旁若無人的樣子——更使其他的門徒感到異常憤怒。但，三之丞則讓門徒並排坐在牆邊。

「少爺，你還要坐在這裡嗎？」

「當然！爺爺如果沒有打贏，我就不離開。」

「哈哈……修道武士兄，你也聽到了吧？我們現在就開始比武，意下如何？」

「嗯、嗯……我就把你和那個小孩一起打扁。」

修道武士話一說完，便逕自走到武館的另一端，取了一根木棒。爲了比武，館內備有各種流派的木刀和木棒。

三之丞表面上雖然很逞强，但仍立卽準備應敵。

兵介緊閉著雙唇，坐在武館中央。

比武的兩個人，互相行過禮，各人便緊握住武器。三之丞選擇了可以保護兵介的位置站立著，修道武士則遠遠的站在三之丞的前方。

門徒們因經常看到三之丞輕易地將比武的人打敗，所以，對這一場比鬥，並不在意。——可是，出乎意料地，比鬥了很久，却始終分不出勝負。

因爲，這位修道武士一直採取防備的姿勢，當三之丞想要攻擊他時，他就退後，遂使三之丞直覺地以爲對方是很厲害的人物。

但是，過了不久，三之丞的表情突然變得很凝重，因爲，他看得出來，對方自始至終都以挨打的姿態出現；這個人明知會吃敗仗，爲何還要來此比武，這使三之丞感到很困惑而下不了手。於是，三之丞轉而注視著對方的眼睛，試圖從中窺出端倪。

就在此時，有位身著蓄髮僧人裝束的虛無僧，在紅子的陪送下走出了柳生兵庫介的家。

呼續浜

被紅子送出門的人，從武館向西走去。紅子站在門口，目送那人離去，直到他消失在轉彎處，才轉身預備回房。

「御由夫人——那個人是誰？」

站在紅子身後數步的看門武士問道。

「咦？到底是誰呢？」

紅子很愉快地笑道：

「你在此服侍我們很久了，有多少年了呢？」

「是呀！我到您府上已十二年啦！我剛來時，您還是個小女孩哪！」他回答。

「嗯！沒錯。那時，妳就像現在的兵介少爺一樣大。」他又說道。

「你還記得啊？」

「記得。治助結婚的時候，我也記得，哈哈……」

紅子笑了笑，巧妙地避開了他的問話，轉頭向屋裡走，並說了一句話：

「那麼，你繼續看門吧！」

說完，即由玄關向內院走去。

由院子的石階也可以進入柳生家的武館。紅子因昨夜沒睡好，遂至母親房裡說了一聲，就準備轉回自己的臥室，當她從內院來到走廊時，突然聽到「噗」地一聲。

有個男人忽然從屋頂跳下來。

「啊！」

紅子雖然吃了一驚，但她仍表現了柳生兵庫介之女的矜持，壓抑了內心的驚訝。

「——你是什麼人？」

紅子以低低的聲音問著對方，並凝視著他。她本能地以雙手撫在胸口，並預備從腰際取出短劍。

「噓……我不是壞人，我是紫霞多三郎，剛才從大門出去的是妳的父親兵庫介嗎？祇要妳告訴我是不是，我不會傷害妳的。」

多三郎身穿野褲，脚著草鞋，肩上斜背著一把刀，並沒有蒙面。他目光炯炯，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微笑地注視著紅子。

雖然，大白天敢公然闖入天下最著名的兵法家柳生兵庫介屋宅的人，武藝必然是很高強而不可等閒視之，但是，柳生武館中，有許多被諸侯聘爲武術指導的高手，例如高田三之丞等多名武士均駐守在院中，祇要紅子一喊，這些人定會攜械立即趕來救援。

——當然，這一點對方很瞭解，所以才從屋頂上爬下來。至於兵庫介家中的人，誰住在那裏，何處有武士把守……甚至佣人房在那個地方，多三郎都已相當清楚。因此，他才從內院下來，唯有這兒比較不

會驚動太多人。

「妳告訴我啊……剛才走出去的人是不是兵庫介？」

「………」紅子靜靜地沒答腔。

「噢！是的！由妳的眼神，我已經知道那人是妳的父親兵庫介了。」

多三郎點了點頭，露出笑容。

由其略黑的容貌上看來，他的笑容與其兇悍的樣子比起來，顯得過分爽朗，有些不相稱，這使紅子大爲吃驚，不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我再問妳一句話——」

多三郎的笑容霎時消失了。

「昨晚，有個受傷的虛無僧逃進妳家，他還沒有死嗎？」

「………」紅子並未回答他。

「妳告訴我！聽完我就走。」

「………」紅子仍然不說話。

「……哦，原來是那樣。受了那麼重的傷，却……」多三郎似乎從紅子的表情找到了答案。

「你說你叫多三郎，是嗎？」

「嗯！是的，一點也沒錯！」

「你殺他的時候，知道他是誰嗎？」

「他以前是坂崎出羽的家臣，叫友田刑部……」

「你既然知道他是友田刑部，爲何要殺他？……他曾得罪你嗎？」

「跟妳說妳也不知道，如果妳眞想明白眞相，那麼問妳的父親去吧！」多三郎說完，轉身卽跨步離開。

「等一等。」但是，紅子在他走了幾步後叫住了他。

「？」多三郎疑惑地回過頭來。

「──你要走了嗎？」

紅子這一問，使得多三郎走了回來，並說：

「我不走。」

多三郎注視著紅子的臉，緩緩地解下背著的刀，因爲這時武館的弟子散散落落地走了出來。

「各位，有盜賊，快來抓人。」有位弟子喊叫著跑出來。

此時，柳生的主要門徒，仍在館中看三之丞與修道武士比武，出來圍住多三郎的都是武功較差的弟子。

───共有四人。

多三郎一面向後退到樹下，一面快速地解開刀子；左手握住刀柄，右手則拿著刀鞘，橫放在胸前，準備隨時拔出來使用。

■■

就在此時，兵庫介的妻子出現在走廊上。

春子關著房門，在屋裡縫衣服。頑皮的兵介，三兩天就會把衣服撕破，因爲他總是穿著日常的衣服而

不肯先換練武的衣服，就拿著棒刀和武士們練武，春子祇得替他縫補脫線或撕裂的地方。春子靜靜地縫著，突然聽到弟子的喊叫聲，遂放下針線，把膝上的衣服收起來，起身來到走廊上。

對方背靠著樹幹，刀已經拔出來，拿在右手中。

春子看到這種情形，並沒有驚慌，對方也很鎭定地看著剛走出來的春子。

圍住多三郎的弟子，個個身著練武的服裝，有的拿著樹枝，有的拿著木棒，但並沒有人拿眞正的刀。

這四人中，最年長的竹村和也在路過院子時，突然發現多三郎，於是呼叫其他的人前來，但爲避免被誤認爲害怕而逃走，來的人都就地取用木棒，並未返回館中拿刀。

「你們不可以先動手。」走廊上的春子說。

然後，春子問多三郎，說：

「你知道你已闖進了柳生兵庫介的房子嗎？」

「嗯！當然───」

「那麼，主人已經出去了，我的長子也不在家，你有什麼事情，請跟我說好了。」

「我的事情已經辦完了。」

「那你就趕快離開此地吧！」

「哈！我正有此意。……可是，你說剛剛出去的人是妳的兒子淸嚴，此話當眞？」

「………」

「………」

多三郎凝視著春子，再轉向紅子，眼睛閃爍著異樣的光芒。

說時遲，那時快，竹村叫了一聲「呀啊！」就攻向了多三郎，但多三郎敏捷地躲開了，竹村整個身子則直往前衝，就在這一瞬間，多三郎一刀朝竹村的肩膀揮去，霎時血液四濺，竹村和也當場死亡。

「我不想殺無辜的人。」

多三郎瞪視其他幾位武士說道：

「夫人，剛剛出去的不是兵庫介嗎？……哼！……我又白跑一趟了。」他憤憤地咬著牙齒，沾有血跡的身子已移離了樹幹。

——當時，一片漆黑的二樓廂房內，柳生兵庫介正在和氣息微弱的友田刑部說話。

……

話說武術館這一邊。

對於這位來意不明的修道武士，三之丞感到十分困惑。此時有個弟子跑過來，說：

「不得了啦！有奸細在院中騷擾。」

「什麼？」

館內的弟子，個個勃然色變。

「原來你是為了把我盯在這裡，才……」

高田三之丞氣得說不下去，遂縱身一躍，將修道武士手中的木棒擊落，霎時，對方仰面倒地，眼冒「血花」。

「這個人和院中的奸細必是同夥的，拿下他來，仔細地盤問他，不要讓他跑掉。」

高田三之丞指示過弟子後，接著對兵介說：

「少爺，你不要離開這兒，院中的奸細讓我去修理他，你在這裡等著，好不好？」

說完，立即到武館的一個房間內取出了真刀。

「奸細是什麼樣的人？」

在離去之前，三之丞問來報訊的弟子。

「噢！看起來像浪人，是從屋頂爬下來的，竹村已經被他殺死了。」

「什麼？從屋頂下來的？」

三之丞的臉色大變。

他正要跨出武館的門，又回過頭對弟子們說：

「你們不要來，在此守著少爺。」

「嗯！」兵介笑著答應，於是三之丞緊握刀柄，向院中走去。

當時，後大門出去的清嚴，已來到了築出鳥居崎附近。他看到前面有幾位尾張藩的武士正朝著他走來。

那些人好像是剛從城裡回來，服裝很整齊，一邊走，一邊談論著，由他們的話聽來，大概是在討論築出町西邊截斷橋的事情。

堀尾金助（天正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在相州小田原陣中戰亡）的媽媽因懷念她的兒子，故造了那座橋，並在橋頭刻了一些字。三位武士一路上爭論的，就是築橋人的出生地。

清嚴來到橋上，很客氣地從旁邊經過，但他因穿不慣虛無僧的衣服，手中又拿著一隻竹笛，所以，碰到了其中一位武士的刀柄。

「沒有禮貌的人……」
由於三人談得正起勁，因此，被碰到的那一個人很不高興地罵著清嚴。
「對武士為何如此無禮，拿掉你的笠帽。」
然而，清嚴並不能那樣做。
因為，他出門前，父親兵庫介曾吩咐過，必須在預定的時間內到達呼續浜去等他。
兵庫介曾對清嚴說：
「你先別問我要你這麼做的原因，詳細情形回來再告訴你。你要以虛無僧的姿態出去，途中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絕對不可以取下笠帽。——知道嗎？」
由於父親叮囑過，所以，清嚴說：
「對不起，我實在很抱歉，請您寬恕。」
「不行！道歉連帽子也不脫，未免太沒禮貌了。」
「我再次向您賠禮，請原諒我。」
「別嚕嗦！我叫你脫帽，你就脫帽！」
三人中有一個是清嚴在藩主義直公處當侍童時的上司——平田春一郎。
履田春一郎已四十多歲了，性情敦厚，看到兩人爭執不休，遂走過來勸那位武士，說：
「好啦！好啦！對方已經道歉了，你就原諒他吧！」
不料，那位武士反而更生氣：
「你這個……」

說著，便拔刀砍向不肯脫帽的清嚴。
「您這是幹什麼？」
清嚴勉強地避開了，但對方的第二刀又砍了過來。
清嚴無奈祇好用竹笛迎刃。但因手勢錯誤，竹笛的尖端被砍斷了。
「我多次道歉，您何以如此不講理。」
「少廢話！你敢以不潔之身來反抗本武士，今天，我一定要殺你。」
對方怒吼著，手中的刀高舉過頭，步步逼進。
清嚴驚惶地倒退了幾步。突然，臉色驟變，因為竹笛被削，露出了藏在笛中金色的刺繡……

一決雌雄

這位一直以刀逼著清嚴脫去帽子的武士，叫做山崎甚左衞門，年俸一百二十石，生性暴烈。他的朋友，經常勸他要改改那壞脾氣，但那徒勞無功；他本人也爲此而試圖以練武來修養心性，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山崎至今仍……

山崎甚左衞門的刀法稍嫌粗暴。不過，在實際的比鬥中，却具有相當的威力，他純熟的刀法，在武士中是很有名氣的。他的父親名甚左兵衞，號悠心齋，與柳生兵庫介很熟，且彼此間時有往來。

可是，清嚴並不認識山崎甚左衞門，也不知道正在和自己打鬥的人是悠心齋（曾到過柳生兵庫介家，清嚴與他有過數面之緣）的次子。

山崎甚左衞門原先祇想打落對方的竹笛，却因脾氣暴躁，且有點輕敵，故並未如願，僅削斷竹笛的尖端。

「對方相當厲害。」清嚴忖度著，立刻全神戒備，並儘量地遠離對方。

他雖然並不知道竹笛所露出的卷軸爲何物。但他明白父親要自己手持竹笛，扮成蓄髮僧人前往呼續浜，必有特殊的用意。所以，他揮動長一尺八的竹笛時，也就格外地留神，深恐笛中的卷軸會掉出來。

■■

現在來談談山崎甚左衞門。

甚左衞門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刀法威力無比，祇要刀一出削，就非置對方於死地不可，否則，他會覺得喪盡顏面，毫無光彩。

開始時，山崎甚左衞門認爲這位虛無僧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此刻他已深知對方絕非等閒之輩，這更激發了他的鬥志，遂踢掉草鞋，連身上的背心也除去了，他晃著手中的國俊名刀說道：

「你大概是著名武士的門徒吧？我是尾張藩士山崎甚左衞門。現在我已報出名號，也請你取下笠帽，我們來此劃比劃吧！」

「……」清嚴並未回答，祇是踮起足尖向前走了幾步。

在這種情況下，平田春一郎及其他的友伴已無法勸阻了。甚左衞門的家僕也懷著殉死的決心，站在山崎的後面，並瞪大眼睛看著這位虛無僧。

「嘉助，你走開。」

平田春一郎對那位僕人說，但他似乎沒有聽見，仍緊跟在他的主人身後。

清嚴眼看已經無法脫身了，祇好拿著竹笛，準備應戰。他知道如果再後退，必然會更激怒對方，而使他立即砍將過來。既已決心對敵，就必須愼測彼此的距離，因爲兩人之間的距離是決定生死或勝敗的關鍵。對方的長刀有二尺四寸，自己的竹笛則有一尺八寸長，假如以此刻的距離比鬥，則清嚴必敗無疑，但若以一尺八寸的距離相搏，清嚴就可制勝。雙方逐漸靠近了，若接近到二尺四寸則對清嚴非常不利……

午後的太陽從雲層中露了出來，照得甚左衞門的刀閃閃發光；可是，清嚴手中竹笛尖端的光芒却更亮。

「咦？」

甚左衞門覺得眼前金光刺眼，而吃驚地看著清嚴手中的長笛，其餘的人，也非常驚訝地注視著那支笛子。漸漸地，兩人的距離拉得更近了。

「呀、呀！」雙方同時暴喝一聲，飛身躍起。頃刻間，金光交映之中，流出了一線血絲。

「你們都看到了吧？」

山崎甚左衞門喊叫著。這位虛無僧蹣跚地走了幾步，手中一尺八寸的竹笛垂了下來，身上的袈裟被削掉了一角，露出裡面的絹衣，鮮紅的血，如泉般湧出。

「唉！太遺憾了……」

清嚴低垂著頭，笠帽垂在胸前，但他仍搖搖晃晃地走了五、六步。

清嚴的長笛，終因雙手無力而掉在地上。

不知何時四周已圍了許多觀看的人群，隨著清嚴無力的步伐，圍觀的人群讓開了一條路，紛紛離去。

■■

在圍觀的人群中，有位戴著笠帽的武士，默默地注視著清嚴。

虛無僧被殺傷後，人們都離去了，他依舊紋風不動地站在原地。

不久，他稍微掀高了笠帽，露出一隻冷漠的眼睛，竟是柳生十兵衞！

雖然十兵衞老早就看到了長笛尖端發亮的卷軸，也目睹清嚴危險的處境，但他並沒有出手相助。哦，何其冷酷啊！同樣是柳生家族的人，且共同探尋著武藝帳的行踪，却因其父但馬守宗矩與柳生兵庫介不和，十兵衞也不願與清嚴握手言歡。

清嚴左傾右斜地又走了幾步才停下來，但上身仍搖晃著，似乎隨時會倒下去。

山崎甚左衞門與這位虛無僧並沒有寃仇，祇因對方失禮而感到憤怒，既然一刀制敵也就消了怒氣，而且對方已經傷得很重，所以沒有再揮刀……

「你這個笨蛋。」山崎甚左衞門罵了一聲，在身軀仍搖晃不穩的清嚴面前，取出白紙來擦拭刀鋒。

當山崎擦好刀子，將沾滿血跡的紙丢在地上時，清嚴同時倒了下去，以兩手撐著地。

「稍等一等，山崎。」

山崎甚左衞門正欲上前掀起清嚴的笠帽，平田春一郎叫住了他，說道：

「你現在這樣做不妥，再過一會兒吧！」

平田說完走到長笛掉落處，正想察看一番。

此時，柳生十兵衞悄悄地來到平田身旁。

「你是誰？」平田憤憤地問道。

十兵衞一脚踩住平田想撿起的長笛，答道：

「本人浪跡天涯，剛巧路過此地……」

「哼！哼！……太無禮了，你豈可以這種態度對待武士，挪開你的脚………」

一向很鎮定的平田春一郎，此刻也生氣地叫著。

聽到平田的聲音，山崎的頭轉了過來：

「咦？你是……」

平田學問很好，但武藝平平，山崎怕平田出事，聞聲立刻轉了回來，向十兵衞叫道：

「你這個混蛋，給我滾開。」

說完，便伸手使勁地推著十兵衞，想把他推開，十兵衞祇是動了一下，冷冷地說：

「你也敢管我的事。」一刀揮去……

山崎甚左衞門如球彈起般，瞬間背部落地，當場斃命。

據說，當時山崎雙手摀著臉，頭被砍成兩半。

而平田則還未來得及叫出聲音，就已經被十兵衞收回來的刀順勢砍得肩膀鮮血直冒，最後被人抬回去了。

十兵衞抬手之間又殺死了山崎的另一位同伴和僕人，然後才拾起長笛來到清嚴身旁，說道：

「你要堅強一點！」他說完後就排開驚愕的人群，消失在截斷橋的一端。

據當時在場的人說，負傷的虛無僧後來跑進橋邊的一間小廟去了，不過，並沒有人跟去探其究竟。

半個小時後，衙門的官差據報，派人到現場來。那時平田春一郎已被抬回家，舌頭僵硬，無法說話了。

未幾，在截斷橋東邊兩百公尺處，出現一個墓塚，上面栽了四棵松樹，人稱「甚左松」。據說，那是悠心齋因懷念其子而栽植的。由於山崎甚左衞門無子，因此原已退休的悠心齋遂代替其子到義直府做事，仍領年祿一百二十石。

話說清嚴這一方。

清嚴受傷後，便佯稱生病而辭職。——兩年後，也就是寬永十四年，發生島原之亂，爲了療傷而到有馬溫泉的清嚴，與松倉長門守一起參與戰爭，最後死在沙場。由此看來，清嚴與甚左衞門比鬥時，所受的

傷並不重。

現在再回來說柳生兵庫介家中，高田三之丞與多三郎決鬥之事。

紅子最先看到三之丞由武館向院子走來。

多三郎也很敏銳地察覺了紅子的眼內閃著喜悅的光芒。

「咦………」多三郎感到初疑惑。

此刻，院中的三個弟子，一點兒也不害怕了。

多三郎剛剛祇是爲了離開柳生宅，才故意殺死一個人，以警告其他的門徒。

他心想，如果裝成虛無僧出門的是清嚴，那麼，柳生兵庫介此刻必然還在屋子裡。

而普天之下，多三郎唯一懼怕的人，便是最厲害的武藝高手——柳生兵庫介。多三郎對於本身的武藝非常自負，但因其尚未學會「西江水的刀法」，所以，對兵庫介更是恐懼有加。

多三郎一直向左退，他以爲紅子的喜悅意味著兵庫介已經來了。

高田三之丞由林間到院子來時，一路上就已注意到多三郎表情的變化和移位的動作了。

「噢！………三之丞，你來了。」

走廊上的春子到三之丞來了之後，愁眉頓展，因爲，她知道很少有人能勝過他，且一直到現在三之丞還未曾敗過。

「什麼?三之丞?」

多三郎知道來人是三之丞時，眼睛突地又亮了起來，遂高傲地注視著出現在院中的三之丞。

「哈！哈！原來如此。」

多三郎開朗地說著：

「……太有趣了，如果你要和我決鬥的話，我就不虛此行了。我也將以正統的霞流武術對付你，來吧！」

三之丞並沒有答腔。

但也沒有嘲笑或責罵對方，祇說：

「我謹代替主人柳生兵庫介來與你比鬥。」

說完，向前走了幾步，然後左手拿著刀鞘，右手放在側腹部，兩脚叉開，祇要他一握刀柄，勝負瞬間卽可知曉。

多三郎看到三之丞所擺出的架勢，表情頓時嚴肅了起來，遂問三之丞說。

「一刀就決勝負？」

三之丞沒有回答，僅以冷峻的眼光看著對方。

他深知多三郎的厲害。

「多三郎，請聽三之丞幾句話。你身爲武士，不應學邪道，否則蒼天也會惋惜你這種人才的。你應該洗心革面，仔細地想一想，正統的兵法是什麼？」

三之丞語重心長地說著。

「不要多管閒事……」

「這是眞心話，你有如此高强的武藝，國內任何一藩都會爭相聘用你的……」

「別嚕囌——」

多三郎臉部肌肉抽搐著，却以嘲弄的口氣說：

「你一直嚕囌個沒完，是不是在等兵庫介來救你？」

「嘿！……」三之丞氣得雙頰泛紅。

「原來是這樣……」多三郎更肆意地嘲笑道。

三之丞憐惜地望著多三郎：

「你要那麼說，我也沒奈何……殺你，實在很可惜啊……好吧！你準備啦！」

「好！來吧！」

多三郎的刀斜地垂在右下方，眼睛射出異樣的光芒。他一出生，就被扔在野地裡，而爲陰流的忍士山田浮月齋撿去；及長，浮月齋在山上訓練他，教他刀法。他現在所擺出的姿勢，卽意謂著要置對方於死地。

三之丞一步步地靠近多三郎，但右手並未握住刀柄。他如果稍一疏忽，就會被殺死。由於過度緊張，三之丞臉色逐漸變白。除了柳生兵庫介以外，高田三之丞再沒碰過像多三郎這麼可怕的年輕人。三之丞的武藝固然很精湛，但祇能做短時間的比鬥，長時間的比武對他則很不利。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

春子和紅子都屏息留神著院中的情況，她們都看到三之丞佈滿皺紋的額上冒出了汗。院子裡愈來愈靜，氣氛也更緊張了。

寂靜似乎令人更不安，館內被禁止出來的弟子，也一個接一個地來到院子裡，神色驚恐地站立著。

的確，三之丞與多三郎兩人，頃刻間，便會有一人死亡，祇要白刃一閃，生與死的命運卽見分曉。姑不論誰勝誰敗，此刻院中籠罩著武人將生命寄託於刀劍的神聖感，遂使弟子們忘了要幫助三之丞去殺多三郎，他們深知武士的決鬥是嚴肅的，也不應任意插手，此亦卽習武的眞諦。

院中靜得令人膽寒；三之丞的右手終於握住了刀柄。

御堂

兵介坐在武館中央，看到窗外長著紅色葉子的樹木不停地搖動。儘管三之丞一直交待館內的弟子不可離開，但是，他們都因就心院中的事情而一個個地走出去，現在祇剩下兩三個了。兵介心想：「我必須遵守老爺爺的交待。」因此，他一直看著搖動的樹木；同時，他覺得自己年紀雖小，劍術却不弱。此刻，和那奸細同夥的修道武士，已經醒了，他擦了擦眼角的血絲。站在他前面的一位武士，手中握著刀，心裡異常記掛外面的事，看到這位修道武士醒過來，立刻問他：

「你和院中的奸細是同夥的嗎？趕緊招認，最好在高田先生回來之前，詳細招來！——你要是不說，是會挨揍的。」

這位叫高崎的弟子擺出打人的姿勢，想威脅他吐露眞相。

可是，修道武士冷冷地笑了笑，默默地擦著眼睛，似乎自己的生命已不再顧惜。

時間悄無聲息的溜過——

由於武館內聽不到院子裡的聲音，又因憂心外面的情況，有位弟子忍不住，又悄悄地走了出去。

「混蛋！」

高崎大喊一聲，手中的木刀朝修道武士劈了過去。

這一突來的動作，使平素倔强的兵介大爲吃驚，「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原來剛才修道武士趁機想要撿起被三之丞震落在地的木棒，可是，被高崎發現而挨了一刀，他的手揉著被打傷的鼻子，鮮血由指縫流下來。

「我原本不想再打你，可是，你……」高崎說：

「像你這麼卑鄙的人，應該再被痛打一頓，拿開你的手。」

高崎罵完，又揮動木刀，繼續打了兩、三下。

「不要打了，高崎。你這樣打一個無反抗之力的人，也是卑鄙不仁的。」兵介不忍心地說。

「你說得沒錯，少爺。但是，這個人想偷偷地拿起棒子來打你。」

「什麼？」兵介注視著修道武士，說：

「你想偷襲我嗎？」

「…………」

「喂！我是柳生兵庫介的第三個兒子兵介，如果你要挑戰，我絕不會逃避，爲何不正大光明地挑戰呢？」

說罷，站起來走到修道武士匍臥的地方。

「抬起頭來！你雖然敗給三之丞，但和我比武，誰贏誰輸還不知道。來吧！我們來比比看。」

兵介以小手拍拍修道武士的肩膀，却突然叫了一聲，跌坐在地，因爲對方已咬斷自己的舌頭。

■■

「……少爺，你叫做兵介嗎？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修道武士舌頭已硬直，不靈活地說著，他匍匐著來到兵介前面。

「什麼？什麼事……」

「你是知道的，我將會死在這裡，這是我……我最後的請求，求你去阻止他們，叫他們不要決鬥。」

「………」

「院子裡的那個人，和我當然有密切的關係呀……原因……現在沒有時間告訴你，爲表示來此騷擾的歉意，我……此刻，我將切腹自殺，請你原諒。」

「………」

「拜託你趕快去，你晚一分鐘去，他們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險。我認爲你是武士之子，且又是大名鼎鼎的柳生兵庫介的三男，祇要你把這……」

「別嚕嗦。」高崎威喝著：

「你太不知恥了，還敢說要切腹。」

「高崎，別說了。」

兵介認眞地問修道武士：

「你眞的要切腹？」

「我從來不說謊的……我求你，少爺，請你趕快去吧！否則……否則就來不及了……」

「好！」兵介原本靜坐著，兩隻小手放在膝上，聽修道武士那麼一說，霍地站了起來，說：

「我既是柳生的兒子，就不會讓你死得遺憾。──嗯，祇要放走那奸細就好了嗎？好，這我一定會做

到的！」

兵介立刻轉過身去，踩著木板地，從武館出去了。

就兵介的立場，可能是因小孩子單純的好奇心而出去。他原先固執地坐在武館當中，不過，看到其他的人一出去就不再回來，他也感到很納悶。現在，他藉著修道武士拜託他的理由，可以大大方方地出去了，於是，他很高興地跑出武術館。

不管理由是什麼，兵介已跑到院子裡來了。

剛好，三之丞正要拔刀。

「爺爺……」

兵介也許不知當時緊張的情況，也可能他已感覺到那種急迫的氣氛了。可是，兵介此刻著急得難以形容。

「馬上停止決鬥！」

兵介大聲地喊著，跑到三之丞和多三郎中間。

「少爺，你幹什麼？」

有個弟子伸手想抓住兵介，但已經來不及了。

「吔——」

一聲吶喊，三之丞的白刄已出鞘。

如果刀法不夠精純的人，刀如此出鞘，兵介早被劈成兩半了。

當時，多三郎被迫退了半步，刀由對方的腹部下方向上掃去，多三郎的武術也是非常高明的。

「危險啊！小孩子！」

「趕快走開呀！小鬼。」

雙方的刀刄正好停在兵介頭部的兩側，祇差一點點，兵介就……

「……我要你們停止決鬥。」

兵介絲毫不畏懼地說著，稍後，轉向多三郎道：

「我有話要告訴你，你的同伴已經要切腹了。」

「什麼？……切腹？」

「嗯！他已經咬斷舌頭，大概活不成了。好可憐喲！你趕快離開此地——好嗎？祇要你發誓不再來我家，你就可以走了。」

「……」

多三郎收回了刀，恢復原來的姿勢，雙眼凝視著兵介，兵介也毫不畏懼，純真地注視著他。

高田三之丞也很快地將刀移至背後，他站的地方，離兵介大約祇有兩步遠，如果多三郎揮刀的話，他準備犧牲自已來救兵介。

多三郎仍靜默地注視著兵介。

「喂！你還不快走！」

兵介說著，向前跨了一步，逼得多三郎後退了好幾步，背部又靠在樹幹上。

對於這個變局，最吃驚的是走廊上的春子，她緊張得雙手抱胸，呆呆地站著。紅子看到兵介向院子跑來時，就又脫掉鞋子，飛步奔來。

「啊！危險……」

紅子被弟子們拉住了。

「我輸了。」

不久，多三郎沉痛地喊了出來。

「我認輸了，浮月齋派一直期盼能打敗柳生，但柳生有這麼一個小孩，我們唯有認輸了……」

「……」

「這個小鬼的氣量何其大啊！是柳生本人教的？還是你高田三之丞教的？」

「別多嚕嗦了。」

「不！我還要說，在情義上，我多三郎要走了——但無論我們這一派將來的命運如何，我一定會再來奪取柳生武藝帳。——小鬼，你必須記住，我是雲霞多三郎。」

多三郎說完，右手持刀，左手拿鞘，一聲吶喊，躍上樹梢，然後俯下頭來，對三之丞說：

「這次我輸給了那小鬼，下次我們碰到了，再來決一生死。」說完，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

尾州星崎庄笠寺村有座廟叫天林山笠覆寺。

傳說在聖武天皇時代，善光法師得一靈木，而將之彫刻成神像，供奉的地方則被稱為小松寺；但是，到中古時代，由於戰爭之故，寺廟被燬，祇有那尊神像存留下來，長年暴露在曠野中任憑風吹雨打。

到了某一年，鳴海有位富翁的侍女到尾州星崎庄去祭拜此一神像，歷經數月從未間斷。有一天，這位侍女正在祭神，突然大雨傾盆，雨水便淋洗著神像，侍女於心不忍，遂取下笠帽，戴在神像頭上。

那時，昭宣公的嫡長子中條兼平卿正好要到關東，途經此地，看到這位未戴笠帽的侍女靜坐著歇息，立即為她那迷人的美貌所迷住了。中條兼平卿對她一見鍾情，遂要求鳴海富翁讓他將這位侍女帶回去。

未久，這位侍女與中條兼平卿成婚了，且懷了身孕。後來，這位侍女因感念神像之恩賜，使她成了貴族夫人，於是又回到笠寺村，蓋了一座廟，供奉此一神像，而神像頭上仍戴著笠帽，所以此廟就被稱為笠覆寺。

在笠覆寺裡，有個地藏堂。某日，一位女子來到這兒，靜靜地坐在石階上歇息。

晚秋的黃昏時刻，前往祭拜的人已不復見。寺廟的四周，樹木繁茂，這位女子，緩緩地取下頭上的笠帽，輕輕地鬆了一口氣。

她的容貌雖然有些憔悴，却掩不住天生麗質，一看便知其是出自地位很高的諸侯之家，而她正是——清姬。

在某個雨夜，清姬與多三郎曾有過魚水之歡；從那時起，清姬更寂寞了。她躭心父親永井信濃守派出來找她的家臣，會發現她。假如是在以前（未認識多三郎時），她會隨著家臣回去。但是，此時的清姬，性情奔放，已無法忍受形式化的貴族生活。以往，在家中學騎馬或練武之事都已不再，她現在變成一個十足的女人了。

為此，她總是避開人們的耳目，休息時，也儘量選擇寺廟等人跡較少的地方。

多三郎說，他不會把清姬送到淀城，即使是在他們最親密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說，就好像一點兒也不關心清姬似的。

「那麼你想怎樣？」

清姬當時曾如此問過多三郎。

「我在尾張有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離開名古屋，和妳也許祇有今夜之緣，不過，我這一輩子將永遠不會忘記妳。」多三郎也曾這麼說過。

由於知道多三郎不會離開尾張，因此，清姬常在這個地區徘徊，她希望能再遇到多三郎。

苦肉計

這一天，清姬在地藏堂休息時，大約是下午四、五點鐘左右。

四周闃然無息，除了風吹樹動的沙沙聲及樹葉落地的聲音外，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響。

地藏堂的木板走廊，長年受著日晒雨淋，有多處已經腐朽了。原本很不在乎地靜坐在其上的清姬，似乎也感覺到座下的木板已有裂縫。

但良久，她才長嘆一聲，正欲拿起手杖和笠帽站起來時，突然聽到一陣小鳥振翼的聲音……

清姬抬起頭，尋聲望向樹梢。

但是，她什麼也沒有看到。

於是，她轉而看看樹與樹間的縫隙，不過，仍未發現任何蛛絲馬跡。

她心想：大概是幻覺吧?可能聽錯了。

就在清姬握著手杖站起來的那一瞬間，傳來一聲：

「妳不是清姬嗎?」

清姬覺得頭上有陣風掠過，同時，她看到一個男人由樹梢躍上屋頂，她懷疑著自己的眼睛。然而那人

的確是多三郎，正是她日夜思念著的人。

「你是……」

清姬沙啞地問著，手中的笠帽掉落在地上。

多三郎輕輕地飛落在清姬面前，說：

「哦！又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見到妳了。」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多三郎臉上直冒汗，清姬以爲他是因爲看到自己而從遠處跑來的呢！

「我不知道妳在此地，這是巧遇。」

多三郎繼續說道：

「妳一直沒有離開尾張嗎？」

他凝視著清姬，清姬也同樣望著他，不知不覺地，她的雙頰已經羞紅了。

「我很懷念你。」清姬多情地說著。

「我也非常想念妳。」多三郎回答。

「眞的嗎？」她幾乎不敢相信。

「……」多三郎注視著她，並未答腔。

「我的生死難以預卜，也不知在何時會葬身何處？你可知道，我是陰流的忍士，對於未來，我……
那夜，我告訴妳，大概不能再見到妳了……今天既已見面，我將不讓妳離開，妳說好嗎？」他開口了。

「那麼，我們就永遠在一起……你要跟我一起到京都去嗎？」清姬期盼地望著多三郎。

「不！」多三郎搖搖頭說。

兩人四目相對了。多三郎仔細端詳著清姬，清姬也仰起頭，看著多三郎，她試圖從他的眼睛，探出他內心的想法。突然，她全身緊縮，羞怯地說：

「大白天這樣子……」

多三郎雙手搭在清姬肩上，使她倒退了好幾步。

地藏堂內一片漆黑，霉味充塞其間，地上舖著榻榻米。身爲年祿兩萬石諸侯之女的清姬，對於自己與地位卑微的多三郎發生關係，並不覺得怎樣，不過，此刻她却躭心自己在多三郎懷裡會被人撞見。

「對不起，清姬。」

多三郎握住清姬白嫩的手，清姬也用力地抓住多三郎。多三郎右脚向前一跨，夾在清姬兩腿之間。由於清姬背後就是欄杆，因此她無法再向後退，多三郎攬住她的腰，充滿汗臭的胸膛壓得清姬透不過氣來……不久，她被抱進堂內去了。

「我自己……我自己……」

清姬喃喃地想說些什麼，却發不出聲音來。多三郎將清姬放在地上，很快地脫去衣服，束帶垂落到走廊上，然後，來到她身旁，俯下身去……

她呻吟了一聲，螓首無力地靠在堂內的一角……

■■

在多三郎離去後，柳生兵庫介從友田刑部斷氣的二樓廂房，來到樓下。

「我錯估你了，少爺。此後，我不願再教你了，我會向你的父親辭去這份職務的。」

「爺爺，請你息怒吧！因爲你沒有看到那位武士咬舌的情形，所以，你才會這麼說，如果父親要我切腹，我也心甘情願地以此賠罪，到時候，請你來砍我的脖子。」

「你說什麼？過去的事情就算了，我會替你向爸爸求情的，你在此先向爺爺道歉吧！」紅子對兵介說。

看到兵庫介來到走廊上，春子叫了一聲：「你來了。」搖搖晃晃地走了兩步，眼眶充滿了淚珠，一直緊張地站在走廊上的春子，見到丈夫，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般地滾落。

兵介看到爸爸的時候，吃一驚，呆立在院子中央。

紅子則由迴廊跑到兵介身旁，以手環在兵介肩上，她看到爸爸時，臉色微微一變。

祇有高田三之丞抬頭嚴肅地看著兵庫介。

「奸細逃掉了嗎？」兵庫介以低沉的聲音問著。

「是的！非常遺憾，被他跑掉了。」

「是雲霞多三郎？」

「是的！正是他。」

那時，有位弟子從武館跑來，他對三之丞說：

「我來報告——」

話說了一半，看到主人兵庫介也站在走廊上，趕緊轉身面對他，恭敬地說：

「那位神秘的修道武士已經死了。」

「不知道他的來歷嗎？」兵庫介問。

「和多三郎可能是一夥的！」

三之丞一面回答，一面以眼向兵庫介示意。

兵庫介會意地點點頭，叫道：

「兵介。」

「是的！爸爸。」

「你要在那裡站到什麼時候，傻瓜。」

「……」兵介不敢出聲。

「由於你多管閒事才讓奸細跑掉，你知道嗎？」

「我知道，爸爸。」兵介低聲答道。

「知道就好，這件事改天再處罰你。從現在開始，你不可以離開房間了……紅子？」

「是的！爸爸有什麼吩咐？」

「把兵介關到後面的房間去。沒有我的許可，不准放他出來，知道嗎？」

「……哦，好的！」

紅子拉著兵介，由內院繞到後院去了。

「坂本、塩川。」兵庫介叫道。

「是！」

「武館中的修道武士，在我搜身後，應妥善地處理！不過，要記住：他既死則已成佛，愼重祭弔他吧！」

一直呆立在院中看多三郎與三之丞決鬥的兩位弟子，被兵庫介一叫，嚇得將手中的木條藏到背後，退了兩、三步，趕緊向主人鞠躬，然後跑回武館。

這時院中祇剩下兵庫介、三之丞和春子三個人。

「友田刑部剛才已經死了。」兵庫介說。

「……」三之丞祇是疑惑地望著兵庫介，並未說話。

「他的遺言，我記住了。」

接著對他的妻子說：

「春子，我看紅子昨晚沒睡好，現在大概很累了，還是麻煩妳去把兵介關起來，好嗎？」

春子惴惴不安地離去後，兵庫介才把三之丞叫到自己的房間，繼續說下去：

「刑部說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說武藝帳當中的一卷，已經從鍋島經島津之手，落入淀城永井家中。據說，那卷軸此刻在永井信濃守之女清姬手中。」

「眞有這種事嗎？」

「清姬——當然她本人並不知道。聽說她和刑部一樣，也裝扮成虛無僧，目前正在東海道途中。武藝帳可能縫在她的衣帶裡——最令人困擾的是，多三郎與清姬曾有一段不尋常的感情。」

「什麼？」三之丞非常驚訝地問著。

「也許多三郎是爲了武藝帳才接近清姬的，但這事眞實與否，還不能確定。」

「哼！……如果我早些知道此事，剛才在院中就當殺死他，而不該讓他逃掉。」

「這沒什麼關係。假如多三郎知道清姬手中有武藝帳，那他早該取得了，可是……我認爲他或許仍

不知道，最値得躭憂的還是清姬的行踪。她若已回到京都，則不久之後，她與藪左中將嗣長卿的兒子成親，這是她父親的安排，清姬本人並不知道。如果宮中是因清姬身懷武藝帳，才出此下策，那問題就嚴重了。」

「——」三之丞似乎想問什麼。

「……」兵庫介已落入沉思中。

「友田刑部怎麼會知道得那麼多、那麼詳細？」

「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不過，據刑部自己說，他在淀城時就認識了信濃守且偶有往來——」

說罷，兵庫介叫屬下將刑部與那位修道武士的屍體火葬，但留下他們的衣服及佩戴的東西，以備日後調查之用，交待妥當後，兵庫介站了起來。

「你要出去嗎？」三之丞問。

「到此地步，已沒辦法了。多三郎既然知道了這件事，就不能讓他再活下去了。」

「這麼說，你是要去殺他嘍？」

「我怕會有麻煩，因此把武藝帳藏在竹笛中，讓清嚴帶出去；可是，朝中若已開始搜查，便不能再拖延——」

兵庫介佩好長、短刀，走出去了。

三之丞跟在他後面，也走了出來。

兩人來到多三郎躍過的樹旁，兵庫介指著一棵樹問：

「就是這一棵嗎？」

兵庫介在樹下看了一回，然後又看看屋頂和圍牆，多三郎踩過的屋瓦上面的痕跡，在陽光照射下，出現了很多斑點。

「好，好。」兵庫介自言自語著。

然後，從懷中取出早就預備好的草鞋穿上。

「你好好地照顧家裡的事情。」他對三之丞說完，便離去了，轉眼就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在此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柳生但馬守手中的武藝帳祇是抄本，究竟是誰抄的，無人知道；正本則在柳生兵庫介處，也就是兵庫介裝在竹笛中叫清嚴帶走的那一卷。（這是在江戶寬永寺被多三郎殺死的小瀨源內所說的。）

按照約定，柳生十兵衞應該在呼續浜接武藝帳，但是，清嚴受傷了，十兵衞不得已才殺死春田平一郎等人，取得竹笛；所以，柳生武藝帳此時已在十兵衞手中。

另一方面，多三郎作夢也想不到，鍋島家的武藝帳是在清姬身上。他如果知道的話，剛才就不會讓清姬去換衣服了。

兵庫介離開家後，便向南走，一直到十字路口才停下來，一方面觀看地形，一方面也察看了附近人家院中的松樹，然後才再繼續走，遇到前面有河流，便仔細地審視著岸邊的沙灘，似乎想尋出什麼線索。

好像有一條無形的繩子牽引著兵庫介，他走著走著，終於來到了天林山笠覆寺。藥師堂、護摩堂、地藏堂、多寶塔及祖師堂等多座堂宇散在笠覆寺院中，此外，池中還有一座弁天祠。

兵庫介逐一審視著每座堂宇，這時，他的刀也已經解開了。

在某座堂宇前，兵庫介突然停下來，臉色略變；他聽到堂中有呻吟的聲音，同時也看到門縫邊垂下來

的一條帶子，隨風飄動著。

——多三郎的計策多高明啊！他故意將帶子……

兵庫介苦笑了一下，以爲屋內是一般男女……旋即掉轉身子，走向另一座堂宇去了。

由於笠覆寺院中樹木繁盛，枝葉扶疏，所以，每一座堂宇的屋瓦都被遮掩了。兵庫介剛離開地藏堂，突然快速地隱入林中，因他看到有個頭戴笠帽的人，抱著一位受傷的虛無僧，正向這邊走來。

「是十兵衞嗎？」

——在這個地方竟有人叫著十兵衞的名字，故令他大爲震驚。於是，他停下脚步，出聲問道：

「——什麼人？」

十兵衞從笠帽的縫隙，看著由樹林裡走出來的人，輕輕地問了一聲：「哦？是叔父嗎？」

兵庫介早就已經知道十兵衞抱著的虛無僧是自己的兒子清嚴了，但他的表情依然鎭定得很，看不出絲毫的驚異，仍滿不在乎地低聲問著十兵衞：

「你拿到長笛中的東西了沒？」

然後，向前走近了一步。

「我已經拿到了。」十兵衞答道。

「那麼，在尾張你已經沒事了，友矩及又十郎隱藏的地方，你該知道吧！這個人，你可以不必管他了，你現在就走吧！趕快離開此地吧！」

「哦……」十兵衞百思不得其解。

「你覺得奇怪，是不是？你和但馬實在是太像了……爲了愼重起見，我柳生兵庫介再也不會插手管武藝帳的事情了。」

「啊？」十兵衞聽到他的叔父那樣說，驚異地叫道。

「追趕你們的松平伊豆府的刺客首領已被我殺死了，其餘的人大概不會再由此去京都，可能已直接回去了。阻擋你的人，又少了一個……」

「……」

「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情，鍋島手中的武藝帳，現在已落在淀城永井信濃守之女身上。」

「您，您聽什麼人說的呢？」

「友田刑部告訴我的！」

「哦……」十兵衞很納悶。

「聽說你在東海道的途中，曾與山田浮月齋發生糾紛，當時你所救的人，就是友田刑部。他是故坂崎出羽守的家臣……可是，很遺憾地，他被浮月齋傷得太重了，不久前才斷了氣。」

「這麼說，浮月齋已來到尾張了？」

「像你這麼高明的武士，若要與人決鬥，我實在不能說什麼；但是，十兵衞，你和你父親都誤解了武藝的眞義，這確實是很可惜的事。武術即仁術，在太平時代，武士應該丟棄刀劍，才是眞正的武士。以你這等有氣魄的男子漢，再來爭取武藝帳，可說是太……」

「請等一等，叔父。——雖然您是我的叔父，可以教訓我，但您這句話不會太過份嗎？」

儘管十兵衞怒火中燒，却仍和緩地問。

兵庫介苦笑著說：

「我不能不如此說——唉！我無話可說了，你把那些放在這裡吧！」他所說的那些，就是指清嚴和十兵衞頭上所戴的那頂笠帽。

受傷的清嚴，當然應該交給兵庫介，可是，大白天不戴笠帽實在很危險——十兵衞猶豫著。

看到十兵衞不語，兵庫介又說：

「怎麼了？如果剛才你是以這一身打扮去救清嚴，那——想必你已和別人有過一番爭鬥了。清嚴多少也學過一些武藝，能將他殺成這樣的人，必是本藩家中的武士。此刻，曾經目睹的人群可能正喧鬧著……戴著笠帽，對你會比較有利嗎？」

「……」十兵衞無言以對。

「脫下笠帽吧！大白天我抱著受傷的人走，方便嗎？你除去笠帽，而我——這不是兩相有利嗎？」

「原來是這樣啊！」

十兵衞一直注視著臉部一側受樹縫間陽光照射著的兵庫介，他心想：叔叔如果戴上笠帽，一定會被誤認爲是殺傷那四個人的自己，叔叔又說他以後不再管武藝帳之事，可是，出於叔姪之情，他仍努力保護我。

然而，這並不是愛的表現，祇是武士間的情義罷了。姑不論理由爲何，十兵衞終究救了柳生的兒子。

四周寂靜異常，祇聽得風吹樹葉的沙沙聲，偶爾有栗鼠踏著落葉爬過，頭頂上的樹梢飛來幾隻黑鴉鳥。

「好吧！我將笠帽留下。」十兵衞說著，便俯身把清嚴放在樹旁，然後，雙手按在下巴處，正準備解

下笠帽；就在那一剎，兵庫介突然的拔刀揮向他……

「怎麼了？叔叔！」十兵衞兩手緊抓著帽帶，仰身翻了一個斛斗，仍穩穩地站立著。

「謝謝你，十兵衞。」兵庫介已收回了出鞘的刀，十兵衞的笠帽仍完好無缺，不過，有隻草鞋已被削去了一截，他疑惑不解地問著兵庫介：

「叔叔，您這是什麼意思？」

十兵衞右手握住刀柄，用左手去解帽帶。

「請拿去吧！」說著便將笠帽丟到兵庫介的腳邊。在他放下清嚴時，已細心地把長笛靠在離兵庫介較遠的樹旁，此刻他手中已經拿著長笛。

兵庫介露出笑臉，其實是苦笑；但看到十兵衞那靈巧敏捷的身手，做爲兵法家的他，也十分佩服。

他向十兵衞說道：「你走吧！」

十兵衞踩著枯葉，一步步地向後退，並說：

「叔叔，您方才的舉動，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也會記得。」

「最後，我想再問一句，您說鍋島的那一卷，此刻在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手中，真的嗎？」

「這是刑部臨終時說的，假不了。」

「——真的是這樣嗎？」

十兵衞笑著，繼續問下去：

「我再請教一下您——前些日子在熱田神宮院內，江戶使者說必須除掉多三郎的事，現在怎麼辦？」

「在交出武藝帳前，我已發誓過要取他的命了。」

「噢！那就好了。」

十兵衛似心照不宣地點點頭，轉眼卽消失了。

■■

同一時間，多三郎緊擁著懷裡的清姬，因別有心事，所以，肉體的接觸，並不若前次深刻。

清姬則不同，因爲對方是自己魂牽夢縈的人；她被這粗獷的男人壓得有點難過；可是，她的心神却漸漸陷於恍惚狀態，精神上的快慰代替了肉體的痛楚。

她眼眶中閃著淚珠，早已忘了自己是年俸十萬石的諸侯之女。在那黑漆漆的堂屋內，她如夢似幻地神遊著，突然驚覺男人的手指正觸摸著她的乳房，禁不住低吟了一聲。

過了一會兒，男人的手不再移動了。清姬彷彿聽到林中有說話的聲音，不禁叫道：

「啊！不行啦！有人……有人會來……」

她兩手摀著臉，羞怯地抽動著雙肩。

「噓！別出聲。」多三郎制止她。

通常，對於一般人無法聽到的聲音，忍者大都能夠很清晰地聽到，且明白其中的含意。

「公主……」多三郎突然熱情地說：

「以前我曾因任務在身，所以不能送妳到京都，實在很抱歉；但，現在我希望妳不要再離開我，我要一直擁有妳。」

「我眞高興……」清姬激動地說。

她心裡明白，那祇不過是他的一番美麗的謊言罷了，但，她還是感到很滿足，而且，主動地用雙手環住多三郎的脖子。

俄頃，多三郎起身說道：

「公主，請妳脫掉身上的衣服，好嗎？」

清姬似乎並不了解他的意思，抬手掠了掠散亂的頭髮，反而起身整理凌亂的衣服，楞楞地站著。可是，多三郎却一手抱緊她，另一手則迅速地摸遍她全身，且欲解……

「啊！你要做什麼呢？」

「妳把衣服脫掉吧？」

「你爲何這樣呢？」

「先別問，妳把衣服脫掉！」多三郎說著，未等清姬同意，便强行剝去她的衣服。

「不！我不要……」

清姬掙扎著，想拉緊衣服，但還是被剝掉了。她祇好用雙手圍著胸部。

兩人對視良久，多三郎再問清姬：

「妳身上有沒有帶什麼重要的東西？」

「你說什麼？」清姬疑惑地問著。

「我是說，妳身上有沒有很貴重的物品？」

「你爲何這麼傻？這些衣物都是你替我準備的！」

「唉呀！……大錯特錯了。」

多三郎一聽，臉色大變，脫口呼道。

清姬仍舊不解地望著跌坐在地的愛人，在黑暗中，她試圖看出他的表情，然而……

多三郎沮喪地又問清姬：

「妳那套虛無僧的衣服是從那裡來的？」

「從江戶家穿出來的呀！」

「那時妳父親有沒有交給妳什麼東西？」

「啊呀！當時，父親在故鄉又不在京都，那還會交給我什麼東西？」

「再仔細想想，或許妳的家臣曾給了妳什麼東西？」

多三郎的聲音愈來愈微弱了。

剛才在樹林中說話的那些人，已經踩著落葉，各自離去了。

「嗯！你一說，我倒想起來了，我出門時，管家曾拿一條束帶給我，她說裡面縫有成田不動寺的寺符。」

「在客棧時妳爲何不告訴我？」多三郎急切地問。

「寺符和你，孰重孰輕，你難道眞不明白？」

清姬拿過衣服來遮蔽她那豐滿的胸部，微有惱色地瞪著多三郎。

多三郎無力地垂下雙肩，說：

「唉！是我不對！……這件事，妳根本不清楚……公主，我不該質問妳，對不起……對不起……」

■■

東海道沿線上四日市到關之間，有家叫石藥師的客棧。

寬永十二年十二月初，有對男女正從石藥師出發到高宮神社。女的氣質高雅，體態輕盈；男的身材魁偉，神采奕奕，身著虛無僧服。他們並肩走著，彼此的感情似乎很深厚。不遠處，一個閃動的身影始終尾隨在他們身後，那是個身體健壯，腰際掛了一個圓鼓鼓的包袱，裡面好像裝著煮熟的飯糰，看身形却似乎不像武士。

漸漸地，兩方面的距離愈拉愈近。

跟踪的人，有時躲在樹後，觀察兩人的動靜，有時則瞪大眼睛，豎起耳朵，傾聽他們的談話。

不久，兩人走進神社的院子去了。

寬大的院子，不若街道，跟踪者可就地利之便，覷準時機，前去查看。於是，這個人壓低帽沿，快步前行，繞到兩人身旁，迅卽蹲在地上，假裝繫鞋帶，待兩人擦身而過，才偸偸地抬起頭，目送他們離去。

「我早該知道自己是認錯人了，這位虛無僧根本不是被我救過的人，他分明是個男人，也許是位武士，也說不一定哪！但……」他喃喃自語地說。

「倒是那個女的，像極了假虛無僧……」

「不過，如果眞是上次讓我扛著過河的女子，身材又不太一樣，唔……假若能再扛她一次，就可以知道了，然而，這怎麼可能呢？」

那兩人越走越遠，他又很不死心地繼續追上去，因爲他發覺左邊的虛無僧所穿的衣服稍微短了一點，看上去不像是男人的衣服。

「我非要再去背她一次。」

荒野之風

這位跟踪者正是麻生吉郎；前面那對男女在他猶豫不決時，已漸行漸遠，走到了寺廟社務所的玄關。吉郎忍不住了，在後面叫了起來：

「喂！……請等一下。」

吉郎飛步追到兩人身後，氣喘吁吁地說：

「對不起，我想麻煩一件事。」

「咦？……」虛無僧聳聳肩，回頭看著吉郎。

同行的女子也聞聲止步，內心暗自一驚，但是，她並沒有回過頭去看他。

虛無僧右手扶住帽沿，抬高了一些。

「是的！我想請敎這位……」吉郎用手指著那位女子。虛無僧以銳利眼光看對方，冷冷地問道：

「你是什麼人？」

「我叫吉郎，過去是江戶某諸侯的侍者。我想請問這位小姐認不認識我？」吉郎在她背後急切地說

「不，我不認識你……」

女子搖搖頭，語氣生冷地說。

「那麼，妳聽過我的聲音嗎？」

「很陌生，我不曾聽過。」

「噢！那——我是認錯了人。」

吉郎喃喃自語，無奈的神色夾著幾分不甘，他仍認爲這位公主就是以前那個女子——他所懷念的人。

「有話很難說出口，我，……我想請妳讓我……背一下。」吉郎囁嚅地說，迫切作最後的努力。

「你從前在諸侯家做事，那你是僕人嗎？」

「是！是的！」

「既然如此，你應該懂得對諸侯之女的禮貌——但，現在，光天化日之下，你却想背女人，太不像話了。」

「我明白，我明白，妳罵我、打我，甚至砍我的腦袋，我都不會怪妳，衹求妳再讓我背一下，好嗎？」

吉郎誠惶誠恐地迭聲說道。

女子與虛無僧都詫異地回頭看著吉郎。

「這個女人實在太美了。」吉郎對著那絕世佳人，情不自禁地讚出聲來。

從前，吉郎在碼頭渡人時，曾碰觸到的那種細嫩的肌膚，唯有眼前這樣的美女才有。

這種感覺又再度浮現，此刻更震憾著吉郎。

「我求妳，求求妳再讓我背一下。」他心想，若能再背她一回，則死也瞑目了。

「等一等。」盧無僧欺身跨步擋住正向前走的吉郎，站在他和女子當中，說著：

「你說，衹要再背一次，就是死了也甘心，是什麼意思？」

「……」吉郎窘得答不出話來。

盧無僧緊接著又問道：

「你從前的主公是誰？」

「他是永井信濃守大人。」

「哦……」盧無僧不由得望了那女子一眼，語氣有點緊張地繼續追問吉郎：

「你在永井家當僕人，爲何被趕出來？」

「我不是被趕出來的。是我自己不好，喜歡賭博，才引咎辭職的！離開江戶，便到冲津河當僕役，專門背人過河。好啦！我已將過去的事情都抖出來了。你們看，我很健壯吧？——大約兩個月前的某一天，有位裝扮和你很相似的盧無僧，請我背他過河，其實那人是女的，所以我——」吉郎像連珠炮似的說個沒完。

「等一等，你說那人是女的盧無僧？」

盧無僧打斷吉郎的話，疾聲問道。

「是的！她確實是女的！」

盧無僧和那個女子互相看了一眼，又問：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我剛才說過，是兩個月前。」

「衹有一個人，沒有同伴嗎？」

「是的！」吉郎很肯定地回答他。

那個女人突然插嘴問道：

「那人的身材和我很像嗎？」

「何止很像，簡直連……」

吉郎看看那個女人的臉，心裡嘀咕著：

「絕對不會錯。」於是他勇氣倍增地對她說：

「我衹要再背妳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妳了。」

其實，吉郎並不眞想確認她，他衹是想再接觸她的肌膚罷了。

8

由於吉郎的表情認眞，盧無僧便從旁勸那個女人說。

「既然他那樣說，妳就讓他背一下吧！此刻四周並沒有其他的人，妳不用躭心被看見。」

那個女的猶豫了一下，才說：

「好吧！你背吧！」

「不用，不必放下………」

說完，正欲將手中的笠帽和拐杖放在地上。

吉郎跪下來，拉著她的手臂，說：

「我來拿好啦！來吧！讓我背妳。」

然後吉郎背對著她，蹲在她的前面。

一會兒，便背著她，站起來。

唉！眞是大錯特錯呀！

那個女人酥軟的胸部貼在吉郎的背上，使他興奮異常。但當他的兩隻手繞到後面，按在女的臀部上時，他便發覺不對勁，因爲她和以前那個女人不同。

「嗨！怎麼啦！你既然當過渡伕，應該可以背著她走一段很遠的路吧？」虛無僧問著。

吉郎並不知道虛無僧說話時，笠帽下的眼睛正閃著亮光，注視著那女人的腰際。

這位虛無僧正是大久保家的浪人川野黎左衞門；那個被吉郎背著的女人，則是夕姬。

在此必須加以說明的是——

夕姬在多三郎的安排下，與清姬換了衣服。後來，由於永井家家臣的追趕，夕姬遂騎馬逃逸，這種事情的來龍去脈，前面已經說過了，在此不再贅述。

夕姬雖然巧妙地甩開了永井家的家臣們。

可是，她眼力不好，一個女人單獨行進也很不方便，且不知何時又會被追上呢……基於這種種因素，夕姬遂以虛無僧姿態出現，從東海道走向京都。

幸好，夕姬曾隨賀源太習過忍士的技藝，因此學男人走路並不難，所以未曾遭人懷疑而一路平安地來到尾張藩。

一般人雖然看不出她是女人，但她却無法瞞過同爲忍者的柳生兄弟、與她換衣服的清姬、山田浮月齋等人。

在這段期間，夕姬改裝之事曾被友矩和又十郎識破，前已提及，此處不擬贅述，夕姬聽友矩說過，與其換裝的女子叫清姬。

當然，清姬並不認識夕姬，但對她裝扮成虛無僧去走東海道之事，很感興趣，也很關心。

夕姬以爲做虛無僧裝扮，也許會有男人先來和她打招呼，由於她有這種寄望，因此，並沒有換裝，就繼續前進，却沒有想到第一個來叫喚他的人，竟是浪人川野黎左衞門。——但這並不表示黎左衞門的識別力强。

無論夕姬多巧妙地模仿男人的動作，但她始終無法和男人一樣地方便。

就在她走過知立客棧後，她躲在路旁的樹叢裡小便，在別人看來，必定認爲那男人是在大便。她在方便時，突然覺得有陣刺激……稍後，她發現自己因使用牡丹藥而很久沒有來的生理分泌物，已染紅了地上的草。

由於事出突然，夕姬顯得很狼狽。——很不巧地，在她後面偏偏有位已方便完畢的浪人，正好站起來，看到前面有頂笠帽在晃動……

這個浪人眞是多管閒事，他喊道：

「喂！前面的虛無僧……你若無紙，我給你吧！」

夕姬聞聲，羞得滿臉通紅，可是，對方却一步步地走過來，逼得她祇好趕緊穿好衣服，跑回大路上。

「咦？那個人也眞奇怪。」

黎左衞門歪著頭嘀咕道，心想，既已走過來，何不探個究竟，於是，他仔細地瞧了一番。

「啊、啊……啊！」

他不但看到草地上濕濕的，還看見一片殷紅……

「……原來那人是女人……」

此後，夕姬便無法擺脫黎左衞門的糾纏。

黎左衞門從草叢走出來，一路追趕著，來到夕姬身旁，無限同情地說：

「我雖不知道妳有何困難，但我却看到不該看的……對不起。」說完，又自我介紹道：「本人是江戶駿河台，大久保彦左衞門家的食客川野黎左衞門。」

大久保家的這個浪人已獲得夕姬的好感。

黎左衞門看起來有點輕浮，但也不是什麼壞人。夕姬逼不得已，祇好謊報自己是在永井家服侍公主的女官。她告訴他，她一個人要到京都去，因視力不好，且女人出門頗多不便，才扮成虛無僧……於是，自那時起，黎左衞門就寸步不離地陪著她，照顧她。

黎左衞門對夕姬說：

「出門旅行最好找個伴，我剛巧也要去京都，妳就和我一起走好了。」然後便親熱地與她並肩而行。

沿途，他們都投宿在同一家客棧，但並不同房。有一回，黎左衞門看到未戴笠帽的夕姬，長得十分清麗，於是，更加地親近她。

不過，有件事始終困擾著夕姬，那就是：每當她欲方便時，黎左衞門總是站在路旁等她，使她感到很羞愧，因此她常忍住而不……可是，長久忍耐是很痛苦的，於是，夕姬便提議著說：

「如果你要跟我一起走，我想恢復女裝，好嗎？」

黎左衞門當然沒有異議，他說：

「那……那太好了，我馬上替妳準備衣服。」

不久，黎左衞門便不知從何處找來幾件女人的衣服。不過，據說在他們停留的那一帶，居民常自己染衣服，連小孩的衣服也都染得很別緻，有的圖案是竹，或是老虎……等。他爲夕姬準備的衣服不論式樣或顏色都很漂亮。

黎左衞門看著夕姬換下來的虛無僧衣飾：

「怎麼辦？這些衣服，扔掉太可惜。」

頃刻間，他若有所悟地拍拍大腿說：

「對！我來穿吧！」

在此以前，黎左衞門曾被千四郎所勸服而加入浮月齋派，當然，多少也因貪圖優厚的酬勞。可是，加入之後，却很不自由，時有身不由己之感；因此，在他遇到夕姬之後，便將金錢之事，一股腦兒拋開了，如果扮成虛無僧，那浮月齋也就認不出他了。他爲能與美女同行，而私心大悅。

於是，他試著穿那衣服，同時也將笠帽戴上，覺得很舒服，再者那衣服隱含著女人的體香，遂令他更加喜愛而丟棄了自己原來的衣物。

話再說回來。從那時起，夕姬和黎左衞門便形影不離，但他從未碰過她，甚至連手都沒拉過呢！而此刻她却讓別的男人背著，怪不得他會那麼激動。

「哼！竟有這種事……」黎左衞門自語著。

在這個時候，高宮神社西方五里處，關客棧外的叉路上，有三位武士正站在路中央。

這兩條叉路，其中之一通往鈴鹿坡，另一條則到拓植。

石燈籠

由鈴鹿坡直走，便是東海道。

從關的地藏町沿「火繩屋彥四部御火繩所」石碑的左邊，走向山路，可以看到鈴鹿河，河中有數股河水滾動著，當地人稱之爲八十瀨，那兒有許多夷石；再往前走，在山腰處也有很多大理石。過了橋，經「紫籐茶屋」、沓掛及坂下等三處，便可到鈴鹿坡。坂下村有很多人販賣著當地的名產——梳子，紫籐茶屋到沓掛之間，則有不少的奇異大石，松根常因石頭而呈歪斜狀，宛若假山。據說，從前有位畫家想畫此一奇景，但始終無法完成，因而丟棄畫筆，故此處又被稱爲「擲筆山」。

左邊的一條路係經金場、梶坂、坂屋、一之家等多處山路到拓植道的。從那兒又分叉爲兩路，一由貴生町北上經三雲與東海道會合；另一條則由佐那具經服部到伊賀上野。

這麼複雜的叉路，究竟該走那一條呢？

那就要看目的地是淀城或京都了。如果要避開人們的耳目，就應該走伊賀上野，否則可正大光明地走東海道。

那三位武士恰好站在左右分叉點的中央。

俄頃，三人鼎足而立，且互相凝視著。

「我還是走拓植這一條——友矩，偏勞你先到京都去了。」其中年紀最大的一個人這麼說著，他就是柳生十兵衞。

「那又十郎怎麼辦呢？」友矩問。

「我帶他走。」十兵衞答道。

「那……」

又十郎覺得很不安，看著左右兩邊的哥哥，說：

「爸爸命令我，一定要與友矩同行。」

「不要緊！」十兵衞一面對又十郎說，一面轉向友矩，對他說：「或者，你願意等在這兒？」

「都可以。但是，永井家的清姬手中眞有武藝帳？」

「有的，據說是有。兵庫介叔叔一向不說謊。」

十兵衞靜默了一會兒，繼續問：

「你認爲如何？友矩。」

「那麼，我就在這裡等她。」

「哦！也好……」

十兵衞看看他，點點頭表示同意。

「又十郎你跟我來。友矩我們在京都妙安寺會合……好嗎？」十兵衞再度催著又十郎：「走吧！你猶豫什麼呢？」

「好的……那麼，友矩哥，我們在妙安寺等你嘍！」

「嗯！有十兵衞哥哥與你同行，你可以放心了！」

爲了不惹人注目，十兵衞拉著又十郎疾走向鈴鹿坡，友矩則一個人向拓植道走去。

乍看之下，兩條路是平行的，但走到第一座橋時，路已有遠近之分，彼此再也看不到對方了。

四十分鐘之後，有一位白髮的老兵法家也來到叉路上，他走近草叢，看著路誌，上面寫著：

右：往鈴鹿坡

左：往拓植道

他先看看往鈴鹿坡的路，又轉頭瞧了瞧拓植道。

這位老人站在那兒，想辨明十兵衞和友矩所走的路。

忍者都懂得讀心術，因爲他們常追蹤別人，也常被人追蹤，爲了確知對方的去向，通常都根據地形、山勢及對方武藝的强弱來判斷。

山田浮月齋在這方面的造詣很深，他總是能準確地掌握對方的行踪，可以說很少出錯。

可是——這回他却費了一番心思忖度良久，而不知道該追十兵衞或友矩才好。

後來的人，對這位老武士的姿態感到莫名奇妙，然後，就像心有靈犀一點通似的，都向東海道走。

但是，浮月齋則走向拓植道，不過，他只走了五、六步，便突然轉入路旁小徑，拔刀輕輕地砍著草，又走了兩、三步，再度揮刀斬了一陣。

■■

過後，才擦淨刀身，收入鞘中，回到路上，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繼續向拓植道走去。

川野黎左衞門和夕姬走出高宮神院也差不多是那個時候，換句話說，他們和麻生吉郎已經在那裡躭擱了四十分鐘。

吉郎背起夕姬，知道認錯人了，不免十分沮喪，但一下子，他又滿懷希望地要求他們，說：

「既然你們要去京都，我就背著妳走，服侍你們，好不好？」

夕姬柔細的肌膚貼著吉郎的頸背，使他的腦海裡不斷地湧現從前那位虛無僧的一切，這一份感覺却彌補了他對女虛無僧的思慕之情。

吉郎一直努力地去尋找他從前背過的女虛無僧，但並未見過她的臉，祇有背起來，才能分辨，然而……

……

就如剛才這位武士所罵的一樣，他又怎能任意去背女人，自然也就很難找到她，倒不如背著這個女人來尋找那個眞正的女虛無僧。

他認爲背著這個女人走路，定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也唯有如此，才容易使以前那位女虛無僧發現他，知道他的存在。於是，他又一次地懇求道：

「怎麼樣？讓我這樣做好嗎？」

吉郎雙手在背後晃動，等待對方的回答。

黎左衞門很著急地說道：

「你，你說什麼？喂、喂！你方才不是說過，你曾當過永井家的僕人嗎？那你現在背著的人，應該是——」

「啊……等一下，等一下。」

夕姬驚訝地打斷他的話，因爲這樣下去，她說自己曾是永井家的女官之謊言，就會被拆穿，於是，她趕緊接下去說：

「既然這個人已多次要求，表示他很有誠意，且我的眼睛也不好，讓他背著我走，也許方便些。」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

黎左衞門吃驚得立即取下笠帽，說：

「那麼，妳想靠在他的脖子上，讓他一路背著妳到達目地的，是不是？」

「是的……」夕姬鎭定地答著，並對吉郎說：

「請你先放我下來。」

吉郎高興得像要飛上天似的，很快地將她放下來。

夕姬站穩後，便朝黎左衞門深深地一鞠躬，說：

「這一路上蒙受你的照顧，感激不盡。此後，無論他肯不肯背我，但他定會陪著我，跟我走，請你不必再躭心我。」

夕姬本是不得已才與他同行，能藉此機會擺脫他，乃是求之不得的事。同時，吉郎既曾當過信濃守的家僕，對清姬的習性必然有所了解，因此，她覺得這樣做是一舉兩得的。

「嗯！……既然妳認爲如此，那就——」

她使黎左衞門氣紅了臉，鼓著雙頰說。

「武士大人……」

吉郎曾服侍過武士，因此一眼便窺知這位武士的武藝和氣量，於是，爲了達到與夕姬同行的心願，他

勇氣百倍地對黎左衞門說：

「誠如這位女士所說，你們之間的關係，我並不清楚，但，以後請讓我來照顧她，我將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地保護她。」

誰叫黎左衞門運氣不好，祇有自認倒楣了。

■■

而黎左衞門憎恨吉郎，可是，夕姬本人卻……爲了顧及武士的尊嚴，他有如被人奪去掌中珠般地痛心，而決定離開多日來與他相處的夕姬。

「好吧！我先走啦！」黎左衞門無可奈何地瞪了吉郎一眼，正要離去，突然發覺自己手中仍拿著笠帽。

過去穿著虛無僧之服與夕姬向行，別有一番滋味，往後……祇是睹物思人，徒增感傷罷了。——他心想。

「我現在這副裝扮，不太好看，這套衣服，也許妳仍用得著，我把它還給妳。」他賭氣地對夕姬說。

吉郎聽他那麼一說，既驚異又興奮地叫道：

「原來妳就是那位虛無僧！」

可是，黎左衞門並未理會他，逕自走向神社的社務所去了。

他取出腰包裡的錢，買了一套衣服。過了不久，他便將換下來的衣服，還給了夕姬。

離開夕姬時，黎左衞門已身無分文，除了再回到浮月齋處，別無他途。

途中，他祇得設法果腹。走了三天，好不容易才來到尾張藩。

他立刻照先前的約定，到熱田大神宮的石燈籠前站著，樣子有如乞丐一般。恰巧，多三郎正朝這兒走來。

「啊！……是大月兄嗎？我……我是川野黎左衞門。」他邊說邊跑地上前抱住多三郎。

「嗯？」

黎左衞門從未見過多三郎像現在這麼兇悍的表情，他以銳利的眼神瞪視著自己，半晌，似乎認出對方而苦笑著問：

「你爲何穿得這麼……」

「我自己也覺得很狼狽……詳細情形以後再告訴你——我現在又冷又餓……」

多三郎很爲難地點點頭，說：

「既然如此……你在此稍候片刻。」

說完，便轉身離去。

不久，卽帶來一套衣服，長、短刀及笠帽；此外，還帶來一包飯。

「眞謝謝你……」黎左衞門感動得流著淚說，然後走到樹林裡換過衣服，塡飽肚子，又回到多三郎等他之處。

「我還有要事，不能多躭擱，明早八時，你再來此等我，現在你先去找家客棧，洗洗澡吧！」

多三郎雖然也是個浪人，但他却塞了不少錢給黎左衞門。

「你，你是不是……」

黎左衞門很想問多三郎是不是浮月齋之人，但說了一半，突然想起千四郎交待過他，不可走露風聲，

遂又嚥了回去；多三郎也無暇聽他多說，早就快步離去了。

翌晨。

黎左衞門一大早便穿戴整齊，精神抖擻地從客棧向熱田神宮出發了。剛巧，在半路上就遇到多三郎。

「嗨……」黎左衞門氣色很好，他開朗地向多三郎打招呼。

「我們到那裡去呢？」

「嗯……去京都。」

兩人並肩走回原路。

「現在，我告訴你，我倒楣的遭遇……」

美松

「這事祇有對你，我才敢說……在來此途中，我碰到了一件很倒楣的事情。那時，我認識一位做虛僧裝扮的女人……」

「女虛無僧？」

「是啊！是啊！可能是因我識破她的廬山眞面目，因此，她坦誠地告訴我，說是眼睛不好，不得已才那樣裝扮。我覺得她很可憐，於是……」

「你離開那女虛無僧多久了？」

「大約有三天了。」

「三天？」

「是的，那個女人頗不簡單，我……」

「那位女虛無僧後來怎麼了？」

「我方才說過，我和她分開了，所以，她現在的情形，我不清楚……」

「她仍做虛無僧裝扮嗎？」

「沒有！我必須把這件丟臉的事情告訴你……」

黎左衛門將事情的始末，全盤說出。

「當時，我氣不過，遂把衣服還給她。」

「嗯……」

「你會爲我打抱不平的！永井家的女官實在是無禮至極——」黎左衛門，此刻仍很氣憤，但他却沒有注意到多三郎的表情……

他們已走到城外，多三郎停下脚步，問：

「你與那女人在高宮神社分手的嗎？」

「對！他們現在可能已到水口附近了。」

「那個僕人確定背過她嗎？」

「嗯！可是，以後大概不會再背她了……不過，說不定他還會——」

「川野！」多三郎臉色凝重，强笑著說：

「我在尾張還有其他的事，你先到京鄉，我們在鈴鹿神社相會，如果兩三天內，我未趕到，你就轉往石部等我，我一定會到那裡與你會合。」

「既然你有事，也不能勉强與我同行，但我不明白你眞正的意圖，此去我該如何才好呢？」

「你是指盤纏嗎？」

「不！不是！昨日你已給我太多錢了，我指的是山田浮月齋大人的事……」

「你是說你要在那裡和他會合嗎？」

「是啊！」

「這你不用躭心，不論你走那一條路，沿途必會有浮月齋的人跟踪你。」

「什麼？什麼？」

「開玩笑的！哈！哈！不管怎樣，你先去京都，途中萬一遇到女虛無僧……」

多三郎說到這裡，爲避免引人注目，遂繼續前行，一邊走一邊說：

「一定要把笠帽擺在最顯眼的地方。」

「是這頂笠帽嗎？」黎左衛門說，「好的，我一定將她找到……」

祇聽到一聲再見，多三郎的踪跡已不見了。

恰如黎左衛門所料的，夕姬帶著吉郎正在水口一帶，他們一路由鈴鹿坡來到了五里十一町。

在這兒有很多賣葛藤手工藝品的商店，而以葛藤做的鍋墊最爲風行。自從茶道界聞人千利休和紹鷗使用過鍋墊後，全日本愛好茶道之士便都爭相使用。從前，大岡山長束少輔在此建立一座城堡，由於某原因被廢棄，直至寬永元年始復建此城堡，而於寬永十五年設置專人看守，至此遂成爲加藤家世襲之城堡。

夕姬對吉郎說，如果他願意保護她，她將不再換裝。當她有困難時，也常請吉郎幫忙……而夕姬又美得令人眩惑，這一切都叫吉郎高興得願爲她赴湯蹈火。

此外，夕姬還將那引人暇思的虛無僧裝扮送給吉郎，這更令他歡喜萬分。

當然，以吉郎的身份並不能扮成虛無僧，但他不在意，他祇求與夕姬同行，便心滿意足了。因此，除了笠帽扔在高宮神社外，其餘的東西，連腰帶在內，吉郎都一樣樣的疊好包好，背在身上；他總覺得，萬一有一天夕姬要他離開時，他仍留有紀念品，所以，他非常珍惜那些東西。

過了鈴鹿坡，京都就不遠了，但這也正是吉郎與夕姬分手的時候，然而，吉郎太興奮了，因爲相聚的喜悅，勝過了別離的愁緒，使他忘却了卽將各分東西的傷感。相傳是源義朝的首級被沖洗的稻川旁，有位獨眼的武士已虎視眈眈地等著他們，可是，吉郎却未曾察覺；甚至，連在小里村石旁有位瞠目而視的修道武士，他也不知道，祇是忠心耿耿地跟在夕姬的後面。

卽使曾有一位留著白鬍子的陌生老武士問起他的身份，他也毫不隱諱地坦誠相告；「我是永井信濃守大人的家僕。」他一心想保護夕姬，不顧因自己是個渡伕而使夕姬蒙羞；所以，絲毫未思及因他的話而引起的後果。

當老武士再問他：「這位女士也是永井家的人？」時，他也回答：「當然！」

吉郎萬萬沒料到，自己會因這些話，而葬身於美松山中。

美松山就是平松村附近的一座山，山中松樹終年常綠，呈針狀，有大有小，大者有四、五尺高，宛如雄松，樹枝分叉爲數十根，有若傘蓋一般。這些松樹，幹屬雄松，葉爲雌松，很難斷定其究爲何者。此種松樹，祇長在平松村山中。不僅別處沒有，卽使移植，也無法種活，所以，慕名來此觀賞美松的遊客絡繹不絕。

吉郎在這裡被殺，益顯得悲悽，但熟悉內情的人，或認爲他死得其所——吉郎之死，容後再敍。

話說江戶——

在吉郎從前做事的麻布永井信濃守家後院圍牆外，站著一位身形高大、腰佩長刀的武士。他因蓄著過長的鬍子而顯得很憔悴，身體好像已有病，且由其衣服敞開處，可以看到胸前的刀痕，他就是千四郎。

千四郎虎視著十字路口，他認爲諸侯後院外的道路，行人稀少。可是，他錯了，因爲諸侯府中有很多

人都是悄悄地由此進出的。

當時，在屋內正俯身向信濃守鞠躬的人，正是桂原四郎右衞門兼忠。兼忠時年三十二，精通戶田流武藝，是永井家武藝的道中高手。早年清姬寄養在家臣坂和田喜六家中的時候，曾儘得他的眞傳。此事原在暗中進行，但後來還是被信濃守尚政本人知道了。

「未獲許可，膽敢妄自非爲。」

當時，信濃守曾怒斥桂原四郎右衞門，且命他閉門思過，但他毫無怨尤，其氣度令喜六佩服得五體投地，遂向信濃守說情，桂原始獲寬恕。桂原生有兩男，長子繼承其名，叫四郎右衞門。

根據「德川御實記」一書所載，慶安四年，家光將軍臥病，他的部下遂召集諸藩武士，以比武來取悅他。

三月二十四日，永井信濃守家的武士山崎兵左衞門、山崎源太郎及桂原四郎右衞門等三人，劍法卓越，各贏得賞衣和賞金。四郎右衞門卽該書所記之桂原四郎右衞門的第二代。

永井信濃守尚政召來桂原四郎右衞門，在其行過禮後，立刻對他說道：

「我請你來是爲了清姬的事情。上個月，我到江戶時，途中曾看到清姬，當時，我派坂和田喜左衞門去追趕，但受到阻碍，而把人追丟了。這件事你知道嗎？清姬的做法是錯誤的，請你幫忙把她找回來。」

四郎右衞門並沒有回答，祇是俯身深深地一鞠躬，於是，信濃守尚政又繼續說道：

「也許，你是要知道尋找清姬的原因，才肯去，是不是？」

「不！我沒有這個意思。」

「桂原，你是知道的，我也祇不過是十萬石的淀城城主罷了，而松平伊豆大人是舉國聞名的大人物—

—他高高在上，我實在無力抗拒他，請你體諒……」

四郎右衛門感動得涕泗縱橫，連忙說：

「大人，請別這麼說，桂原蒙受鴻恩，自當捨身效命，以報厚德於萬一。」

■■

桂原四郎右衛門表面上是戶田流的武士，實際上是甲賀派的忍者。

前已述及，永井信濃守尚政的父親直勝：他是長久之役中，殺死勁敵池田勝入齋，因而一舉成名爲威震天下的勇將；天皇賞識其勳功，封於三河國千貫之地，翌年又賞賜二千石之地。此後，在關原之役，他又跟隨嘉康出生入死，奮戰不怠，亦凱旋建功，再封賜近江國之野州、蒲生、栗太、甲賀等四郡，並賜采地二千石。這時，直勝門下有三十七位甲賀派忍者，爲首者卽桂原四郎右衛門之父茂助。茂助與柳生石舟齋私交深厚，據說曾傳授一部份的忍術給他，而四郎右衛門則自幼便隨其父學習忍術。

四郎右衛門學過忍術，然其秉性仁厚，長大後卽棄忍術而專心致志於正統的兵法。他這種作風與柳生兵庫介年輕時很相似。他胸襟開闊，爲人厚道，却要捲入忍者的漩渦中，這使他痛苦不堪，然而，服從主君之命，乃武士應有的精神；此刻他受主君之託，不得不犧牲自己，盡忠職守，爲主效命，所以，他的內心格外悲痛。

當天，他離開主君府，返家後卽刻準備行裝，由江戶動身前去尋找淸姬。

永井信濃守尚政的家臣中，雖有一、二位知道四郎右衛門所負尋找淸姬之重任，但他們所瞭解的也祇是皮毛而已；眞正明白此行的意義的，除了信濃守尚政以外，便祇有桂原四郎右衛門本人了。

桂原出門時，囑咐其子道：

「我此次離家，安危難卜，萬一遭遇不幸，你不必追究我的死因，應矢志竭力以發揚本流派的武藝。」

說完之後，便將一把包永短刀留給他，帶著一位僕人出發了。

時值寬永十二年十一月底。

四郎右衛門由江戶品川走過時，便已察覺身後有人跟踪。

跟踪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浮月齋派的千四郎，他爲了蒙混旁人的耳目，因而打扮得衣冠楚楚，氣宇軒昂，有如名門的公子，這與他在永井家後院窺伺時的落魄相，廻不相同，他的擧止從容，神態自然，讓人一時不易窺出他的眞正意圖。其實四郎右衛門早已憑其敏銳的覺察力，知悉千四郎的行止，但他仍裝作一無所知地繼續行進。

雙方都保持著相當的距離。有時千四郎並未緊跟在後，故意落後一、兩日的行程，才再繼續跟進。

十二月初，他們才到達尾張。那時，彼此都積極地進行著各自的計劃。桂原四郎 右衛門前去拜訪柳生兵庫介，千四郎則轉向熱田神宮，等在石燈籠附近。

漫遠的渡口

桂原四郎右衞門來到柳生兵庫介家大門口，安詳地脫下笠帽，對柳生家的僕人說：

「我從江戶來，叫桂原四郎右衞門，請問兵庫介大人在嗎？我想見他。」

尾張藩有不少武術舘，因此浪人們常來請求兵庫介推薦其仕宦。

成功者的四周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希望能因之獲利，有的則圖藉之謀得一官半職；由於柳生兵庫介是武藝界的名人，各式各樣的訪客都有，因此，家僕都被磨練得能立刻而正確地判斷出任何來訪者的目的。當桂原來到柳生家門口時，僕人一眼便看出他身份不同，於是立卽跑到玄關去通報。不一會兒，卽轉回來，對桂原說：

「請跟我來。」僕人說完，便在前面領路。

桂原將笠帽交給僕人，並要他在外面等候。

兵庫介的家臣浦治兵衞早就站在玄關的屏風前等候了，他見過桂原後，說：

「歡迎你來，主人兵庫介在客廳等你，請隨我來。」

浦治兵衞是春子島家的姻親，年已半百，爲人忠厚樸實。桂原在玄關處脫掉草鞋，走上式台，但並未

卸刀，便跟浦治兵衞進屋去了。

經過陰暗的廻廊，來到面臨院子的走廊，轉彎進入客廳；途中，桂原曾聽到一扇關著的紙門內，傳出少年的喊叫聲和婦人低喃的安慰聲。

兵庫介靠著壁龕端坐著，注視著走進來的桂原，等他坐定，才緩緩地說道：

「歡迎你來，我今天剛好沒有出去，可以在家接待你。」接著寒喧：

「久違了，桂原四郎右衞門……」

桂原以左手握刀，深深地行了一個禮。

此時，兵庫介對正想關門的浦治兵衞說：

「我和他有要事商量，除非我叫你，否則不必端茶來。」

「是的！」浦治兵衞俯首答道。

「清嚴身體雖然未復原，但，你還是去叫他來一趟吧！」兵庫介又對浦治兵衞吩咐著。

「是的！」浦治兵衞的脚步聲遠去後，房裡的兩個人仍默默地相對，半晌，兵庫介才開口問：

「你什麼時候到達尾張的？」

「剛剛才到。」

「信濃守大人好嗎？」兵庫介禮貌地問著。

「兵庫介兄！」桂原避開他的寒喧，帶著諷刺的口氣，直接了當地問：

「你知道我今天來此的目的嗎？」

「是爲了清姬的行踪嗎？」「不錯！」

「我現在不清楚她此刻在那裡。」

「什麼？你不知道……」

「也許你錯了。我柳生兵庫介和江戶柳生雖是一家人，但是，彼此所崇尚的『道』不同；我必須告訴你，汀佐五右衞門已不在世，而且，武藝帳也不在我手中。」

「你說的都是實話嗎？」

「……」

「儘管你設計得很好，可是，你在武藝帳上的筆跡是不會抹煞的呀！」

「我已把我的名字除去了。」

「什麼？」桂原驚訝得瞪大眼睛。

「原先放在我這裡的武藝帳，已經交給十兵衞了，汀佐五右衞門也除名了。」

兵庫介儼然地說著，逼得桂原無機可乘，事實上，桂原若想殺他，並非不可能，因爲兵庫介身邊沒有放刀。

桂原欠了欠身，坐挺身子，凝視了兵庫介半天，才又將背靠到椅背，說：

「原來如此。」過了一會兒，接著又說：

「我懂了！難怪你要那麼做，哦……原來你認爲你的主公是……是那樣重要……」

「我決心與你同生死，不知你有無此一覺悟？唉！我老了，無法瞭解……兵庫介，我不再問你清姬的事了……但是，你一定要告訴我一件事，清姬是否曾出過事？」桂原又說道。

「可能沒有——」

「你在那裡見到她的？」

「不知道！」兵庫介不肯據實以告。

當時，清嚴的腳步聲愈來愈近，他站在走廊上問：

「父親，是你叫我嗎？」

「進來吧！清嚴。」兵庫介向著門外叫道。

■■

清嚴在呼續浜受傷，至今迄未痊癒，兵庫介叫他來，就是爲了讓桂原瞭解他交武藝帳給十兵衞的前後情形。桂原也是明眼人，他一見清嚴，也會意了。於是，兵庫介揮揮手，示意清嚴可以出去了。

當然，清嚴並不認識桂原，也不知道父親叫他來的用意何在，父親叫他出去，他祇好拖著無力的步伐，走出來。

等清嚴走遠了，兵庫介再度說：

「經過情形就是這樣，現在你明白了吧？不過，我想再告訴你一件事情，你知道友田刑部被殺傷的事嗎？」

「……」桂原楞住了。

「看來你並不曉得這件事，兇手是山田浮月齋，刑部逃到我這裡不久就死了。在斷氣前，他告訴我說，清姬身上帶著武藝帳……這是真的嗎？」

「……」

「剛才我已說過，我已不再關心武藝帳，這樣問你，祇是因爲躭心清姬會遇到危險……」

「嗯！鍋島的武藝帳確實是在清姬身上……可是，刑部怎麼知道呢？」

「四郎右衛門啊！你難道不曉得友田刑部是藪左中將嗣長卿的兒子嗎？武藝帳由鍋島津的手，寄存於永井家，那是刑部的主意，他還知道你的名字也列在武藝帳中哪！」

「什麼？」

「如果我的判斷沒錯，清姬所持的那一卷武藝帳，應該也載有你的名字。你要從清姬手中取回武藝帳，固然是奉你的主人之命，但對你自己也有好處。」

片刻之後，桂原四郎右衛門才辭別兵庫介，浦治兵衛很謙恭地送他到玄關處。桂原從僕人手中接過笠帽戴上後，便朝西直走，他的臉色很難看，不過，被笠帽遮住了，所以他的僕人並沒有察覺到。

他們走到明珍甚兵衛店舖前面時，迎面走來兩位武士，桂原趕緊壓低笠帽，擦身閃過。

——永井家後院的僕人，實在是沒禮貌……其中有位武士說著。

走了一段路之後，四郎右衛門停下腳步，回頭對他的僕人說：

「八十次郎，我還有事要辦，一個人去比較方便，所以，在此和你分手，黃昏時，我會到宮驛，你先到桔梗屋客棧去等我。」

「您一定會到桔梗屋嗎？」

「我一定會去。」桂原點點頭，說完轉身走了，八十次郎莫名其妙，祇是傻楞楞地目送主人遠去。

■■

川野黎左衛門在熱鬧的十字街口與多三郎分手後，因為沒事，便東逛逛西走走地看熱鬧，過了好一會兒，他突然自言自語地說：

「對！我一定要把那個女人找到！」說著，快步朝鳴海的方向走去。他經過笠寺觀音面前，來到宮驛；途中，他曾多次回首察看，心裡覺得很奇怪。

他想起與多三郎分手時，「不管你到什麼地方，浮月齋大人都會派人跟蹤你。」多三郎曾這麼說過，因此，當他第一次轉頭，發現有位武士尾隨著在後，他便頻頻回頭去看。

「對呀！那就是了！多三郎說得沒錯。」

他心想，來人不是外人，而是自己所歡迎的人，用不着戒備，他想讓對方靠近他，於是，放慢腳步，有時則故意到路邊方便，可是，對方始終和他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快，對方也快；他慢，對方也慢；那人一直沒有接近他的意思，最後，黎左衛門心想：「不理他了。」

這時，他已來到宮驛，看到開往桑名渡船的帆……瞬刻間，就像一陣風般，對方也來到他身旁，與他並肩而立。

黎左衛門親切地打量著對方。

那人穿戴整齊，很像名門之士或官府的人。

「啊！這麼有地位的武士，在浮月齋處，是有很高的酬勞。」黎左衛門內心盤算著，更想親近他，遂先開口問對方：

「請問你是去京都嗎？」

「哦……嗯！是的。」

對方的笠帽壓得很低，因而無法看清楚他的容貌，但他予人一種嚴謹審慎的感覺，於是乎，黎左衛門對他益發信賴，又繼續問他：

「你也要去見山田浮月齋大人嗎？」

「……」對方沉默不答。

「你不用隱瞞，我早就知道了。你認識大月多三郎嗎？剛才我在尾張城內與他分手時，他曾提及你。」

「咦？誰……」對方疑惑地看著黎左衞門。

他見對方吃驚的樣子，以爲自己猜對了而洋洋自得地笑道：

「哈哈！你嚇著了吧！你不必尾隨在我後面了，乾脆與我同行吧！」

「你叫什麼名字？」

「噢！眞抱歉，我忘了介紹，我是江戶大久保彥左衞門的食客——川野黎左衞門。以後請多多指教。」

「……」對方靜靜地，並未答腔。

「我們在那裡和浮月齋大人見面呢？」

黎左衞門又繼續問，但對方却沒有回答他。

不久，他們已來到海岸邊。

「船快要開嘍！」碼頭上的船伕喊著。

由宮驛到桑名，海上路程有七里。

據說，古時候，天武天皇遭大友皇子攻擊時，從伊勢到尾濃避難，感嘆於渡船的速度緩慢，久久不靠岸，而說：「漫遠的渡口。」此後，人們便將之稱爲漫遠的碼頭。

在七里的航程中，風景優美，西南是朝熊、兩見浦、鳥羽湊，東北是三州遠江浦。

渡船左右兩側各有船伕六名。風平浪靜時，張帆航進，船行十分平穩，有如置身平地一般。坐在船上頗爲舒適。海浪高漲，波濤洶湧時，船則繞道佐屋。到東海道途中可以欣賞桑名城秀麗的風光，反方向行駛，則熱田神宮高聳的神燈，亦清晰可見，堪稱渡船的指標。

海的對岸卽尾州藩，尾州家的武士常立在家徽的旗幟下，監視著過往的旅客和船隻，黎左衞門和夕姬曾在那兒搭過船，因此，他自以爲對那一帶很熟悉，便說：

「嗨！快呀！若沒趕上這班船，今天恐怕沒有船期了，我們快上船吧！」

他一面催促著身後的武士，一面踏上渡船。

船上的人很多，他四下環顧了一回，突然驚叫了一聲，原來他看到一位長得很像千四郎的男人與一位面貌姣好的女人，對面而坐。

斷指之痛

黎左衞門排開船上的乘客，走到兩人當中，問：

「你是千四郎吧？你什麼時候來的？」

由於他在江戶曾聽說千四郎受傷了，因此，他上上下下地審視著千四郎。

對面的女人，長得十分清麗，千四郎的裝扮也非常整潔而華麗，絲毫沒有大久保家浪人的氣息。

千四郎緩緩地轉過頭來，面向黎左衞門，其實他是故意躲開的，他老早就看見黎左衞門了，這個時候，他祇好開口說話，於是笑著問道：

「哦！這麼巧，你也要去桑名嗎？」

黎左衞門對那個女人瞄了又瞄，看了又看，但她卻滿不在乎地望著水面。

「乍看之下，我還以為你是多三郎哪！你們這兩個雙胞胎常叫人搞錯……唉！不久前我才在尾張和他分手，你沒見到他嗎？」他說這話時，那個女人雙肩聳動了一下，但是黎左衞門並沒有發覺。

「我沒見到他，那一位武士是和我同來的嗎？」

千四郎若有所思地問著。

「我差點忘了——喂，過來吧！我來介紹，他是我們這一派的千四郎。」黎左衞門揚聲招呼仍站在岸上的桂原，他毫不知情地介紹著。然而，千四郎却很清楚那位武士就是從江戶一路尾隨而來的人，桂原也明白千四郎乃是自己跟踪的對象。

當黎左衞門呼叫桂原時，他却大為震驚，而不敢近前，因為千四郎對院的女人正是他所尋找的人——清姬。

「……船要開了……」

船伕再次對著岸邊喊叫著，有些生意人趕忙跑過來，這時，桂原也決心跟去，於是挪動脚步，跨上船去。

黎左衞門向桂原猛招手，叫著。

「來，來！你快到這邊來，我來介紹。」

「不！我在這兒就好了……你們談吧！我站著好了。」桂原不想過去，祇能夠一直推辭。

清姬祇顧看著水面，好像心事重重的，她並未留心對方的聲音。

「喂！過來這裡坐比較舒服啦！」

黎左衞門仍很熱誠地邀請對方過去坐。

船身動盪了一下，開航了。旅客們都回頭望著岸邊，船離陸地愈來愈遠，海也越來越遼濶了。

清姬多情的雙眼一直凝視著熱田神宮的森林。

黎左衞門對千四郎說道：

「我想問你，我們去京都的目的何在？」

「……」千四郎兇惡地瞪著眼。

「你不要那樣看我嘛！我看你的打扮，實在是——」

過了一會兒，他又接著說：

「我跟多三郎說過，最近我遇到一位——很漂亮的女虛無僧……」

黎左衞門是個胸無城府而心地善良的人，他看到千四郎面露不悅之色，便想藉自己的醜事來調和氣氛，殊不知那些話對清姬和桂原產生了何其大的震撼。美麗的清姬回頭看了他一眼，遂使他心花怒放地說：

「實在不該在女人面前這麼說，開始時，我以為那人是個男人，豈料其方便時的姿勢，却是個十足的女人樣。」

黎左衞門說到這裡，船上的人都哄堂大笑著。

於是，他更起勁地說下去：

「所以，我便追問她，最後，她被迫祇好吐露眞相……後來，有個叫吉郎的色狼，說要背她爬鈴鹿坡——」

此時，千四郎才感到懷疑地問：

「那時你是去鈴鹿坡的嗎？」

「嗯！……那……」

黎左衞門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地答不出話來。

「好吧！事到如今，我祇好全部抖出來。當時，我由此搭船到桑名，再往鈴鹿坡。自然這與你的約定是相違背的，眞對不起，但是，那女人一直要求我——」

「請問一下，」清姬突然插嘴：

「那女虛無僧此刻在何處？」

「既和她分手了，我也不知道她身在何處；我也想去找她，那時，我和她在石藥師的高宮神社分手……
……」

這時，千四郎敏銳地瞄了背向黎左衞門正側耳傾聽的桂原一眼，問道：

「你們眞的是在高宮神社分手的嗎？」

「是的，是的，一點也沒錯。」

■

船在波平如鏡的海面上疾駛，不久便抵達桑名，那已是日薄西山之時——這是當天最末一班船。

船靠岸後，乘客便依序上岸。

左邊是一座大神宮的牌坊，經此一小段路，便到城門，內有片町、吉津屋町等街道，過了那些街路，經新町，可以看到五、六座寺院。

桑名是尾州的港口，很繁榮，每一條街道都很熱鬧，藥店、古董店、洗染店……等林立著，當地著名的燒蛤，據說是用雌松球燒烤的。初到桑名的旅客，每每目不暇給地為此地的街市鬧景所吸引，而後，才走向四日市的客棧去歇宿；黎左衞門、清姬、千四郎及桂原等人也不例外。

黎左衞門一直裝作要與千四郎談話，而緊挨在清姬身旁。

過了砂河橋，進入富田時，他突然由清姬背後繞到千四郎身旁，驚異地低聲問道：

「後面那位武士，不是同道嗎？」

黎左衞門此刻才發覺不對勁，因雙方都互相規避著，故緊張地問著千四郎。

「不是，我不認識他。」

「糟啦！糟了！我搞錯了，我以爲他是同道，因此一直和他很親近的交談，完了……」

「你們從何處一起來的？」

「在尾張城外，與多三郎分手後不久，便……唉！我發現他尾隨在後，以爲是自己人……」

「和多三郎分手後？」千四郎停下來問道。

此時，前方的清姬聽到多三郎的名字，也回過頭來，兩眼直直地注視著黎左衞門。

「是……是的！」

「你們爲什麼分開呢？」

「我也不知道，開始時，我們一邊走一邊談，可是，多三郎突然說他有事，必須離開……」

「你們談些什麼？是不是談你方才所提的女虛無僧？」

黎左衞門點頭答道：「是的！」

千四郎沉思了片刻，說：

「哦！原來如此……川野，剛才和你同來的武士，和我們是對立的！」

「什麼？什麼？」

「來不及了，我再三地叮嚀你，叫你要保密，而你實在是太……」千四郎責難地瞪著黎左衞門。

黎左衞門聞言，大驚失色，他回頭看看跟在後面的桂原四郎右衞門。然而，對方似乎已察知端倪，因此走到路旁歇息去了。於是千四郎說：

「這是你惹的麻煩，你自己去解決他吧！……」

「啊……」川野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是好。

「不能再猶豫不決了！如果你想加入本派，就快點去把他幹掉！」千四郎毫不通融地說著。

「好——好的……」

至此地步，黎左衞門不去殺桂原也不行了；因爲千四郎正嚴峻地瞪視著他，如果拒不答應的話，那——自己就會成爲千四郎的刀下鬼；更何況有美女在側，爲了爭面子，他唯有硬著頭皮去向桂原挑戰。

黎左衞門臉色蒼白地跑到桂原四郎右衞門前面，千四郎則抓住清姬，對她說道：

「妳要找多三郎，我帶妳去。這裡非久留之地，現在妳跟我走。」說完，迅速地抱起清姬，拔腿就跑，就如旋風般地朝前面飛奔而去。

「啊！糟了。」桂原見狀吃了一驚，立刻站起來，準備追去，可是，黎左衞門已殺氣騰騰地站在他面前。

「你這個大騙子，爲什麼要騙我，今天，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黎左衞門怒叱地叫著，拔刀揮向桂原。

桂原原地一旋，躲過了揮來的刀，身形再次閃動時，黎左衞門的手指已被他神速的刀法斬斷了。

這種斷指的刀法，後世人稱爲十兵衞奧秘的古流新陰太刀術，本意是「勿殺人，挫其志可也。」

透明的護手

「啊——我被殺傷了……」

黎左衞門因握刀的四個手指頭（拇指除外）被削，而大聲地哀叫著，他用另一隻手去拾起落在地上的斷指。

那時，桂原已經轉身飛奔追趕清姬和千四郎去了。

「公主啊……公主啊……請等一等，我是桂原四郎右衞門，請妳停下來啊！公主……」他手中的刀已收入鞘中，急促地喊著，路上的行人聞聲大爲震驚，趕緊讓路，他則如旋風般地追上去。

千四郎因爲抱著清姬，所以速度比較慢，因此，兩者的距離逐漸拉近了，千四郎搖一搖清姬，說：

「公主，妳能夠自己走嗎？請妳堅强些……妳馬上就可以和多三郎見面了……」

然而，清姬全身軟綿綿的，已無力行走……可是，後面追趕而來的腳步聲，愈來愈急，也更逼近……

千四郎無奈，祇好讓清姬站在他背後，自己則面向桂原。

這時，桂原也已放慢腳步，終於停在千四郎前面。

雙方氣喘如牛地對立著。

桂原四郎右衞門轉頭注視著清姬，說：

「公主……我是桂原，這個人是妳父親的仇敵，我奉命來殺他的……」桂原深深地喘著氣。

千四郎徐徐地說道：

「你可能已經知道我是雲霞派的忍者——千四郎——了，永井信濃守竟會派你來殺我，那就怪了？——公主，妳也錯了，我並不是多三郎，而是他孿生的弟弟。我們兄弟倆所想的、所做的，幾乎都一樣，難怪你會認錯。妳愛慕多三郎，可是妳父親却不准妳與他爲友，兩者孰重？妳自己選擇吧！妳最好趕快決定……」

雙方的氣氛頓成對立，局面劍拔弩張。

清姬緊張得已無法判斷是非曲直，她提心吊膽地對千四郎和桂原兩人斷斷續續地說：

「四郎右衞門，請別……爲此事互相殘殺，有事……大家好好地商量……千四郎，你也不要那樣……」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女人的意念是無法左右局勢的。因爲，任何一方若失去先機，就可能會更早一步遭到殺身之禍，所以，雙方都充滿了殺機，對於屏息觀看的旁人，也絲毫沒有察覺。

兩人冷漠無言地對立著。彼此都有相當的認識，一位是名列武藝帳上的兵法家，一位則是拼死命想奪取武藝帳的忍者。

這兒的道路很窄。

千四郎先用手推高刀子的護手，此即其最拿手的——泰山壓頂式的刀法。四郎右衞門放鬆雙肩，兩肘

撐起，右手握住刀柄。這兩人同時擺出新陰流忍者的架勢——祇要小指緊按刀柄，刀刃便會飛閃而去，生死勝負亦可立見分曉。

千四郎拔刀的刹那，四郎右衞門的刀也已揮了過去。清姬嚇得用手摀住臉，然而，勝負已定。

「公主……妳一定要回到主君身邊……」桂原斷斷續續地說了幾句話，便氣絕身死。

決定這次生死的關鍵乃是刀的護手。

通常武士都不喜歡刀的護手上刻鏤雕飾，而喜用薄的護手。因為鏤刻過的刀，在接刀時，很方便，但是太重，常會因重心不穩，使刀掉落。武藝高超的武士，大都不用護手過於厚重的佩刀。

不過，忍者的刀都比一般所用者寬，而且厚；他們有時將刀撐於地當作墊腳，方便踩踏翻越高處之用。桂原四郎右衞門不喜忍術，因此，刀的護手較薄。當他與千四郎交手時，揮出去的刀，被接住了。但千四郎的刀刃却順勢掠過他的護手，所以他被千四郎劈斬成兩半。

清姬臉色蒼白，茫然地看著家臣的屍首。她呆立了很久，說不出半句話來。

千四郎抹去刀身上的血跡，說：

「這是無可奈何的，雙方決鬥，不是他死，便是我被殺……公主，妳已目睹此一慘狀，我們祇好分手——如果，那個川野黎左衞門沒被殺死，則不久之後，他將會趕到此地，妳可以跟他走；雖然，他的武藝平平，可是，秉性善良，不會為難妳的，妳放心跟他去吧！」

千四郎不管清姬是否注意聽他說話，又拋下一句：

「抱歉！」然後便像射出的箭般地，向西飛奔而去。

■■

兩天之後。

有位武士正坐在一棵巨木的樹枝上，監視著從鈴鹿坡到豬鼻間過往的行人。

著名的鈴鹿山有八丁二十七彎，山路異常險峻，且有多處瀑布，雨天是無法經過的。山坡上叫做澤的一帶，有茶屋及許多賣甜酒的小店，這裡是伊勢與近江國的交界。左邊可通往清淨山十藥寺、子安觀音、鞍骨坂等處；過了豬鼻便是蟹坂。豬鼻有不少賣水飴和木杯的商店。

那位武士就是在鞍骨坂攀援上樹的。

每年到了十一月，這裡就會下雪，但今年，似乎沒有飄雪的跡象，氣候仍十分暖和。

往來於此地的人，多半是生意人，或為生活奔波的人，對於這樣好的天氣，都很欣喜；他們有的騎馬，有的徒步，或結伴同行，或單身獨步。

樹上的武士，目送來去匆匆的人們；過了很久，已近正午時分，他自言自語地說著：

「奇怪……是我弄錯了嗎？」

熙來攘往的人群，仍穿梭不停。

直至正午時刻——

「哦……」樹上的武士，閃亮著眼珠，低喃道：「是他嗎？」

有位頭戴笠帽，腳步輕快而敏捷的人，朝與京都相反的方向快步走來。他走路的姿勢異於常人。

「是他！哦，正是雲霞多三郎……」

說著，便如猿猴般，迅速地爬下樹來，站在一塊大岩石上，注意觀看下面戴笠帽者的行動，忽然，縱身跳下丈餘的懸崖，那人顯然被突來的身影嚇了一跳。

「久違了，雲霞多三郎。」

那人的確是多三郎沒錯，他掀高帽沿，問：

「你是柳生門派的人嗎？」

「別裝蒜了——我是鍋島家的忍者。」

「什麼？」多三郎驚惶地看著對方。

「你該想起來了吧？你懷中的卷軸本是我們的！最初由島津公經淀城，再經清姬落入你手中。在鍋島家，我負責保管此卷軸，現在被你拿走，對我來說，實在很沒面子。你既能與柳生家周旋，我弓削三太夫也不甘示弱，我們來決一勝負，你意下如何？」

弓削三太夫面龐晒得黑黝黝地，他笑著對多三郎挑釁著。他年約三十，雖然，右頰有道很深的刀痕，却不失爲一個俊偉的大丈夫呢！

兩人對立處，一面是斷崖，另一面是深谷。

弓削三太夫深恐多三郎由谷中逃走，於是一步一步地移向深谷那一邊。

「哦！……原來你就是弓削啊！」

多三郎已下定決心與弓削三太夫比劃了，因此，鎮定而微笑地吐露實情：

「你說得不錯，清姬的武藝帳確已在我身上。不過，你想奪回去，哼！祇怕沒那麼容易！」

「我不只要取回卷軸，還要你的命！」

「好！很好！等著瞧吧！」

忍者與忍者，面對面決鬥，通常不亮兵刃，而較量忍術。這種比法很輕鬆，故兩人臉上都掛著笑容。

「我們就地比劃，還是要轉移陣地？」

多三郎戲謔地笑問弓削三太夫。

「別開玩笑！在此即可！到水邊，我敵不過你，但在山裡，我……哈哈！」

「好！那就請你先隱身讓我瞧瞧。」

說著，多三郎迅速將笠帽丟擲在地上。

「好！你仔細看著。」弓削三太夫說完，比手劃了一道弧線，多三郎的笠帽飛落谷底。

忍者比武，敗者唯死一途，這並非武術界的規定，乃是彼此間傳統的默契。

他們比隱身術，並不是自對方面前消失，而是藉來往的行人，以隱匿身形。高明的忍者，更可利用視覺的盲點來隱身，也就是利用錯覺的方式。

如果不能立即找出隱身的對方，則會被暗笑。

弓削藉著一位朝前走來的商人隱去身形，多三郎立刻將他找出來；接著多三郎靠近一位僧侶，消失了身形。三太夫站在原地，凝視著地面，說道：

「嗯！我看到你了。」

多三郎從樹梢末端飛躍而下。

接著三太夫擲出手中的砂包。

在別人眼中，多三郎早在弓削丟出砂包前，即已跳到三太夫身旁，但是，多三郎手中却已握著砂包。

如此你來我往地比過多次，仍難見優劣勝敗。

爐火純青的忍術競技，就如同境界高超的遊戲，非常有趣。

「唉！……」多三郎突然喊叫了一聲。

「看掌！」三太夫一掌拍中多三郎的面頰，順手取出了他懷中的卷軸，動作奇快無比。

「此刻想取你的命，易如反掌，但念你我同為新陰流忍者，姑且放你一馬！你若不服氣，回去苦練，我隨時候教。」說罷，火速地飛奔下山。

■■

弓削三太夫所奪回的武藝帳是從吉郎的包袱中取出來的。吉郎把夕姬送給他的虛無僧服背著，在他走到美松樹下時，被山田浮月齋殺死了，浮月齋從那套衣服的帶中取出武藝帳，交與多三郎。但不幸得很，却被鍋島元茂的家臣——即弓削三太夫巧妙地又奪回去了。

「哈！我的武術並未輸給多三郎！」三太夫露出了會心微笑，馬不停蹄地來到了水口附近。

山伏之司

由山川橋經水口城下，再走一小段斜坡，便到大池町，那兒出售煙管、籐箱……等多種精緻的手工藝品。

經大池町到東町，左邊有個很大的木門，右邊是天滿宮。這個市鎮人烟稀少，由此走過馬場的街路，便可望見巍然聳立的大岡寺山，和並列其右的岩山，山上光禿禿地，一木不生，又稱岩根山。

左邊飯道寺山聳立在甲賀郡，當地人稱此地為山伏之司——其實，這兒是甲賀忍者的根據地，海拔六六四公尺，如今被稱為飯道山。

鍋島忍者弓削三太夫沿著街道走，然後轉向登上山。

山中陰暗的樹林裡，有座古刹，人跡罕至，祇有幾束枯萎的草花插在古刹的竹筒內。

三太夫來到小廟前，突然停下脚步，先靜靜地調息一番，然後，豎耳傾聽。

「這個地方應該沒有錯呀！……咦……」

他喃喃地低語著，更仔細地傾聽了半晌。

又過了一會兒，他學伯勞鳥叫了幾聲。

不久，有幾個人，踩著落葉走來。

腳步聲愈來愈近，終於停住，其中一人沉著地問：

「你是弓削三太夫嗎？」

三太夫俯首，答道：

「是的，我回來了。」

為首的一位白巾老者叫其他的人就在原地等候，然後，走到弓削三太夫伏身的地方，說：

「辛苦你了，東西到手了沒？」

「是的！已經奪回來了。」

「多三郎你如何處置他？」

「我們以忍術決鬥，他是很優秀的武士，我想他大概不會有生命危險。」

「哦！原來如此……把東西給我吧！」

「是！遵命。」

弓削三太夫由懷中取出卷軸，雙手呈上。

白巾老者接過後，立即解去絲帶，展開卷軸，牙軸則從手中掉落，這便是武藝帳。

江戶柳生的兒子友矩，從槅門取出的武藝帳上，列載著武術界高手的人名；但這一卷則描繪了持刀而立的人形圖，圖下記著刀法及人名。

卷軸開頭寫著——

漣之位　　柳生又右衛門

接著是——

小太刀丸橋　　田中甚兵衛
寒夜聞霜太刀　　狹川新九郎
猿飛太刀　　汀佐五右衛門
山月之位　　馬木家六
明身之位　　笠間又兵衛
斷指之功　　桂原四郎右衛門
一葉浮水　　佐佐木左門
電光下段　　弓削三太夫
撥雲見月　　出淵平兵衛

以上各人的刀法，皆以圖表示。白巾老者目光炯炯地仔細看了又看，然從，瞇著眼說：

「不錯，這卷便是鍋島武藝帳，辛苦你了。」

說完，迅速地捲好卷軸，對弓削道：

「好啦！你可以起來了。」

此時，弓削才抬起頭來，說道：

「大人，永井家的桂原四郎右衛門被雲霞千四郎殺死了。」

「嗯？……你親眼見到的嗎？」

白巾老者皺了皺眉頭，問著。

「不！不是我親眼見到的！當時，我若在場，他就不會被殺了……我依您的指示，前去尋找多三郎，在途中發現千四郎拋下清姬，一個人猛跑，遂跟著去探個究竟，我以爲他身上帶著武藝帳，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千四郎尚不知多三郎已奪得武藝帳，於是，我往回走，才發現桂原的屍體。」三太夫將事情的始末詳細地稟告。

「眞的，眞是千四郎所殺的？」

「我看到清姬失神地呆立著，後來又聽到大久保家的浪人川野黎左衞門與清姬的對話，才確知是千四郎所幹的，在那之前，川野被桂原砍去了四根指頭。」

「什麼？」蒙面的白巾老者驚訝地問道：

「被砍掉手指頭……是被桂原砍的？」

「是的！」弓削三太夫答道。

「那，那……唉！大事不妙了，弓削。我聽說川野很饒舌，桂原這樣做，實在是太輕率了。」

「哦……」

「斷人指頭的刀法，是新陰流的武術，武藝帳載有此種刀法。川野的手上留有刀痕，他要是宣揚出去，一定會有人來追查，如此一來，大事就不妙了……」

白巾老者沉思片刻，接著說：

「——叫川野的人，此刻在何處？」

「依平常的速度，他今天可能已越過鈴鹿坡。」

「叫清姬的那個女人，跟他同行嗎？」

「那，那——」三太夫也不清楚。

「好了……你去解決川野，免得留下後患……清姬雖堪憐憫，但若逼不得已，連她也一起幹掉。天下如果因爲川野的指傷而大亂，就太可悲了，因此，必要時，也祇有犧牲她了。我知道，你曾發誓不殺人，却又不得不叫你去殺川野黎左衞門。」

「是的……」事到如今，弓削祇有勉爲其難地答應了。

「這件事情，朝廷遲早會解決的，屆時，武藝帳之謎就可揭開。這一切都將依以天下和平爲已任的但馬守之計來做，我十分欽服但馬守的爲人。——誠如你所知道的，柳生兄弟已巧妙地避開浮月齋一派的監視，潛入大津去了，而十兵衞也可能已到了淀城……以後，要看你的表現了，你是否決心去滅除川野的………」

■■

弓削三太夫奉主君鍋島元茂之命，遂又回到豬鼻。

元茂一行人，在林中目送弓削離開，直至他消失之後，才又踩著落葉，走回窩藏之地。其中個子特別高的武士，向鍋島元茂建議：

「爲了愼重起見，大人，讓我跟去看看，好嗎？」

在一行人中，祇有這位身材魁偉、聲音渾厚的武士，沒有蒙面，而露出寬大泛白的額頭及濃黑的雙眉，他是曾將夕姬誤認爲清姬，而拚命追擊的天道法眼，也就是飯道寺山的大首領。

「沒關係，讓弓削一個人去就行了！——你帶我到甲賀山伏聚集的地方去，好嗎？」

天道法眼笑著答說：

「好的，請跟我來。」

說完，便走到前面去帶路。

■■

話說弓削三太夫。

他來到豬鼻，並沒有再爬上樹梢，祇是站在鈴鹿街八丁二十七彎處，觀察著往桑名的行人。

弓削等了好久，才看到川野由蟹坂附近向前走來，後面跟著憔悴的清姬。她找不到多三郎，千四郎也逃得不知去向，而且她父親的家臣又在她面前被人殺死，因此，她眞是萬般心緒交錯在心頭，遂顯得格外地頹喪。

她並不想回到永井信濃守尚政身旁，她選擇了自己所思慕的男人。她認爲既有一夜之緣，便當託付終身。儘管她已背叛父親，成了不孝不義之女，但她仍固執地要去尋找多三郎。過去驕寵高傲的公主姿態，於今却已消失得一無所存了。

不管別人如何批評，清姬仍是十萬石諸侯之女。雖然她很任性，但是，對於所選擇的男人，却有堅定不移的愛情。在她的心靈深處，多三郎是個氣質高貴的人啊——她深信，他絕非尋常的忍者。這種信念，一直是清姬尋找多三郎的支撐力量，然而，茫茫人海，她到何處去尋覓刻骨銘心、日夜思念的情郎呢？

「妳就心什麼嘛！……我們很快便會到達土山客棧。妳忍耐著，到那裡便可獲知多三郎的消息，堅強些！」

黎左衞門折回來，安慰著悲愴而步履沉重的清姬。

他的左手已用白巾吊在脖子上，抱怨地說：

「要上坡了，我的手會痛死了。」

川野一路上不斷地埋怨，這話已說了不下一百次。他經常停下來等清姬，但她却愈走愈慢。

「怎麼了？」黎左衞門站在清姬身旁問道：

「我的手受了傷，這眞是終身遺憾……他跑得太快，才會被千四郎殺死……以後，如果再碰上像他那種人，我一定不會放過他，妳放心跟我走吧！……等我們這一派得勢後，我川野就不再是浪人了，那時，連妳也會認爲我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的，哈哈……」

川野黎左衞門說得正高興時，前面走來一位束裝輕便的武士，他問道：

「你是川野兄嗎？」

「嗯！是的！有什麼事？」

黎左衞門知道對方絕非普通人，那人與多三郎似乎有頗多相同之處，「說不定他才眞是我們的同黨呢！」黎左衞門忖度著，於是便向來人說：

「有事嗎？那就跟我們一起走吧！」

他抬頭挺胸，意氣昂揚地說著，表示自己很大方。

「哦！是嗎？你的度量很大——那麼，請暫時離開這位女士，跟我來一下，好嗎？」

「去……去那裡呀？」

「祇到這附近——馬上回來。」

武士後面的一句話是說給清姬聽的。

「妳聽到了吧？我和這個人去一下，妳先慢慢走，我很快便會趕上妳。」

黎左衞門對清姬說完，又轉而問對方：

「很快就可以回來嗎？」

對方點了點頭，便先行離去。

黎左衞門萬萬沒想到自己會遇害，所以，很輕鬆地跟著去。

過了一會兒，清姬突然聽到路旁的樹林中，傳來黎左衞門的慘叫聲——「哇！你，你，你這是幹什麼？……」

路上的行人都吃驚得停下脚步來。

「上當了，上當了，唉！我眞笨……」

黎左衞門仍大聲地喊叫，似乎沒有生命危險，他憤怒地由林中衝出來。他手中拿著白刄，胸前鮮血湧出，吊著臂的白巾已經沾滿了血跡。

「怎麼啦？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戀慕多三郞而柔腸寸斷的清姬，看到這種情形，瞬間又恢復了諸侯之女的堅定，立卽上前查看黎左衞門的傷勢——他除了左腕被砍斷外，並無其他的傷痕。

「堅强一點！」清姬對黎左衞門說，然後從路旁抓起一把馬糞，敷在他受傷的部位。

清姬曾聽人說過，馬糞對刀傷有奇效，所以……

雪地上的脚印

「什麼？公主回來了？」

坂和田喜六聽說清姬已回到宇治別邸，便迫不及待地攜刀策馬直奔宇治。

「公主，我們都很想念妳，……這些日子，妳在那裡呢？……」坂和田喜六一下馬，立卽衝向走廊，一面跑一面叫，可是，他叫了半天，却未聞回聲，氣得一屁股坐在走廊上，不高興地責備清姬：

「妳這麼久才回到京都，却不來向爺爺問安，實在是大不敬。」

清姬在老爺未踏上走廊前，便已到院子去了。當她聽到脚步聲時，曾回頭看了一下，但是，迅卽羞赧地將頭轉過去，她似乎不想見喜六。

「喂！妳是不是叫做菊子？既然是服侍公主的人，爲何不去通報？這是妳應有的態度嗎？混蛋，還不趕快去禀告公主！」

由於公主一直沒有回頭，氣得喜六忍不住地對女僕大肆咆哮。

「是，是的……」這位女僕可能剛來不久，挨了一頓罵後，驚慌地趕緊跑去對公主說：

「公主，總管坂和田大人來看您。」

「我不是來探望她的，是有重要的事來跟她說。妳不明究裡，便胡亂地說話，妳……是誰介紹妳來的……」

坂和田喜六怒氣未消，繼續地責罵那位女僕。

「好啦！好啦！爺爺——」

「是的，公主。」

「如果你是因爲我沒有回城裡，而氣得跑來宇治興師問罪的話，我在此向你賠罪，請你寬恕，我在夜裡回來，怕進城去會驚擾衆人，所以才……」

「這，這實在不像公主的作風，既然敢一個人單身匹馬地去走東海道，爲何……妳幾時變得這麼善良了……眞叫爺爺我百思莫解啊——」

「可以了，爺爺，我向你賠不是，別再挖苦我了。」

清姬說完，仍望著院子的土牆外。

她的別邸座落在宇治朝日山的山腰，院中景緻絕佳。慶安二年，清姬在別邸自縊，她的父親悲痛逾恒，後來，將興聖寺移到宇治，目前在京畿地方是屬於曹洞禪宗的名寺，興聖寺的創立者是道元法師，最初設在京都的深草地，一度曾破敗不堪，直至清姬死後，信濃守尚政才將之遷移到別邸，重新建廟宇，當時指揮造廟工程的是喜六的嫡子——喜左衞門。

當然，坂和田喜六在那個時候並未料到今日的清姬會做出令人悲痛扼腕的事情。

喜六突然發覺清姬的體態變得豐滿而成熟時，震驚得愣住了，過了好久，才瞪大眼睛說：

「公主，請叫她離開吧！我並沒有生氣，我祇想和妳談談重要的事情。」

「——菊子，妳暫時走開一下。」

「好的！天氣很冷，公主，請別站此太久——」

「妳走吧！我知道了。」

女僕彎腰鞠躬，向清姬告退，經過喜六面前，再度鞠躬行禮，然後快步離去。

「請說吧！」

清姬無精打采地向坂和田喜六說。

喜六憂心忡忡地望著她的背後，問

「公主，妳一個人在江戶旅行嗎？」

「……」清姬心不在焉，沒有回答他。

「公主，請……妳說話呀！」

「你所說的重要事情，就是這個嗎？那麼，請別煩我，這是我的私事，你不要管得太多。」

「這就怪了——妳是我辛苦扶養長大的，妳的事我怎能不管呢？」

「……」清姬實在無心聽他說教。

「這是不得已的，因爲主君不在，凡事我必須負責，妳說我怎能……妳是單獨旅遊？或結伴同行？……」

「一個人而已。」

「？」喜六覺得很費解。

「你爲何這麼……如果沒有別的事——請走吧！我不想再聽下去。」

「公主，前天夜裡有忍者潛入城裡，妳知道嗎？」

「……」

「公主，妳若不知道，也就罷了。但是，如果妳已經知悉這件事，請坦白告訴我，好嗎，我絕對不會宣揚出去，公主，告訴我……」

「為……為什麼？那忍者和我有關嗎？」

「沒有讓妳看清這……這個東西，妳大概不肯說出來？」喜六以為清姬是佯裝不知道，因此有些氣憤……

「啊？……」

■■

喜六神色悽愴地從懷中取出一件東西來。

那時，清姬緩緩地回頭凝視著喜六的動作。

坂和田喜六的表情異常複雜而且沉痛。

清姬的表情變得更悲悽，因為喜六所拿出來的東西，她不需思考便可確知那是多三郎的衣袖，她直覺地以為多三郎已被砍斷一條胳臂，於是，驚慌而急迫地查看衣袖上是否有血跡。

——謝天謝地，那上頭並無血跡。

清姬放下心頭重壓著的巨石，鬆了一口氣，笑著問坂和田喜六，她說：

「這東西是從那裡來的？」

「那人果真是妳所熟知的……啊！公主，我對妳真是失望到極點了。」

喜六氣得臉都發青了，他心痛如絞又繼續說道：

「妳想知道嗎？好，我告訴妳吧！這是前天潛入城來的忍者交給我的，他已殺了妳私通的人……」

「什麼？」清姬嚇得花容失色。

「妳真的和那個不義的人私通呀？天啊！我並沒有教妳那種下賤的……妳真的是那樣嗎？說……妳倒說說看，那個人是誰？這是他的衣袖嗎？……妳竟敢做出那種令人不齒的事情，唉！妳為何不替主君想想……」

喜六真是傷透了心，他抖動手中的衣袖，又悲痛又氣憤地對清姬說。

「……」清姬低垂著頭，頓時答不出話來。

「妳注意聽著：前些日子，妳的父親到江戶去，不光是為幕府的公事，最重要的是，要趁妳在江戶時，讓妳和某諸侯的嫡子訂親，而公主，妳却任性地離開江戶，且不與家人連繫，那些管家竟然笨得讓妳隨便離開家，實在是太笨了……妳，也太過份了些，我兒子喜左衞門曾到處找妳，且三番兩次地勸妳，妳却始終不肯回家，難道妳不知別人會如何批評妳嗎？噢，我希望我所帶大的公主，不會做出任何糊塗事才好。儘管妳不在家，但婚事却已決定了。我總覺得妳應該住在京都，京都的水會使妳更美麗、更標緻，京都的一切都……而我也決定在妳出嫁時，陪妳一起到江戶，因此，五天前，便已派特使到江戶替妳訂下一門親事了。喜六不顧被視議為耄祿之輩，所以，年歲這麼高了，還不肯退休，但……妳却做出讓我終身遺憾的事——妳知道嗎？這對我來說，是比死更痛苦的事情啊！」

喜六的手仍緊緊地握住那片衣袖，仍不停地顫抖。

這些話說得一點兒也不哀痛，但信濃守尚政若聽到，定會大受感動。

對坂和田喜六而言，這是他生平表現得最拙劣的一次。

他受命管理淀城主的城堡，一向嚴肅而不苟言笑。他除了有很精湛的武術外，還會很多種技藝；再說，他不希望自己成爲一個莽夫，故勤習各種技藝，是位文武兼備、慷慨恢宏的人；對於他親手撫育長大，今已婷婷玉立、風姿絕代的公主，理當感到無比的欣慰，然而，此刻他心中充滿了悲苦，他爲清姬的放任失檢而心痛不已。

昨天夜裡——

他上床不久，突然聽到一陣怪異的聲音，原來亮着的灯，也不知爲何自動熄滅，使屋內變成黑漆漆的一片。

似乎是有人潛入……

「——什麼人？」

喜六不僅武藝高强且涵養頗深，因此在發現異狀時，並未高聲喊叫，而將武士刀握在手上，注視著黑壓壓的外面，輕輕地問道。

「什麼人？」又問了一次。

如果來人企圖謀害他，必會趁灯熄之際下手，但是，對方似乎無意行刺。稍停，問道：

「是坂和田大人嗎？……」聲音陌生而鎮定。

「這麼晚來打擾您，請原諒，我有事要找您。」

「哦！」

「我想告訴您兩件事。尊府的桂原四郎左衞門，數天前，已被人殺死！這是第一件事………」

「什麼？你說什麼？」

但對方並未理會驚訝的喜六，仍繼續說：

「另外一件事是有關清姬小姐的事，這兩天內，您對她要格外注意，公主可能會發生不幸的事情……」

「等一等，你叫我要留心公主，可是，可是，她人却不在家中……」

「她此刻正在宇治，是不久前才回來的！」

「你肯定她在宇治別邸嗎？」

「——是的，一點兒也不會假。我這兒有樣東西給您，等我走後，您再仔細看，這是一件可能使公主發生意外的東西……如果，您不相信我所說的，不妨拿去給她瞧瞧。」

話剛說完，一陣輕風掠過，來人已迅速離去。

喜六立卽點灯察看，祇見門檻上放着一片衣袖。

桂原的死因實難以推測，至於清姬的「不幸」，則極易於瞭；但喜六認爲清姬具有不服輸的男子個性，他心裡一直希望公主沒有做過那種事，因此，他決心拿去試試公主，並探出究竟，遂拾起那片衣袖。他發現裡面夾着一箋信紙，信中這樣寫著，

「這不是我的東西，而是另一位忍者之物。」

此一突來的震驚非同小可，喜六神色大變——打那時起，便輾轉反側，無法成眠；天剛亮就策馬馳向宇治。遺憾的是，爲時已遲，清姬已然不同於往昔了，她的胴體已變得非常豐滿而成熟，過去純眞少女的氣質已不再有……

清姬貴為十萬石諸侯之女，却與忍者私通，非但是她個人的不幸，也使她的父親信濃守尙政，無法向媒人松平伊豆守交待。忍者開始在永井家出沒的原因，喜六早就知道了，他也深知這件事，如果處理不當，則永井家必遭滿門滅絕之禍，那自然是很悲慘的事情，更是人所不欲見的。

因此，喜六想了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他知道要使清姬忘懷那位與她私通的忍者，已經不可能，所以，他決定住在宇治別邸保護公主，與侵入宇治的忍者相抗衡。他知道這回不能再以嚴肅的總管態度來對待清姬及女僕們，否則，會使她們畏懼不已，且不歡迎他住在別邸。於是，喜六滑稽地表演著他疼愛清姬的情懷，想博取她的歡心，以達到住在宇治的目的。

喜六自知無演戲天才，但是，也無可奈何了。

他強作輕鬆狀，揚聲對清姬說：

「喂！淘氣的公主啊，以後可別再任性了。這件事實在是永井家的奇恥大辱，也丟盡了爺爺我的面子……以後，我要住在這裡，好好地守住妳。」

天邊飄移著幾片浮雲，清姬出神地望著，心緒幽幽……

當天夜裡，大雪紛飛，但並未發生任何意外事情。

自從喜六說要住在別邸後，清姬便將自己關在房內，整天不出門，更不願意見喜六。

喜六經常向女侍們探問清姬的情形，有一回女侍對他說：「公主不知在桌上寫些什麼？」

於是，喜六交代女侍，說：

「妳們要留心照顧公主。」

雖然，第二天夜裡，忍者便出現了。

但是，却到翌晨才發現雪地上有足印；儘管沒有人受到傷害，喜六在發覺脚印時，已經震驚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雪地上的脚印，是由徹夜不眠不休地守著清姬的喜六房門朝外走去的，而不是由外向裡走的。

其實，忍者倒穿著草鞋走進來，讓人以為那是出去的足跡，喜六聰明一世，此刻却搞糊塗了。

「糟啦！已經有人侵入了……」

喜六十分緊張，他跟著脚印的方向，趕去查看。他發現土牆附近有個圓洞，凝視了半晌，喜六叫道：

「是拐杖的痕跡！」

御杖師

明治維新以前，法德寺內有一口井，名爲「友矩井」，又稱爲「金魚井」。有人說井中埋藏有軍費，也有人說井水怪異不能飲用。……傳說紛紜，虛實難分。但是，老一輩的人卻深信，井內有通往法德寺大廳的秘道。

傳說十兵衞所住的正木坂道場，就在連接法德寺與柳生本陣的白梅橋橋畔，但那八百十三坪的土地，今已成爲水田。

十兵衞擁有一個大道場，門徒共一萬三千六百餘人。而友矩的房子，則座落在繼子坂與法德寺之間一座山的山腰；鼓武峯是友矩家通往法德寺秘道處的一座山。十兵衞到西國任密探前，曾在法德寺境內種植了一株三巖杉（別名十兵衞杉），後來，被移植到鼓武峯，長成高一百公尺，直徑八公尺的巨杉，這巨杉正好掩住了秘道的入口處。

以下是柳生一家爲維持天下和平，而拼死命爭取三卷武藝帳的奮鬥情形。

從柳生村到奈良約有五里路。兩位武士，一前一後如疾風般地越過坂原庄、大柳生庄，又翻過忍辱山、東里，而由若草山北麓出東大寺，兩人一路飛奔，途中若發現有人，便躲到樹後，或轉入林中，踏著枯

草繼續前進。前面一個是雲霞千四郎，後面的人是柳生十兵衞的弟弟友矩——穿忍者裝。

千四郎偶爾喃喃自言地說：

「拐杖？眞奇怪，或許杖中藏著武藝帳呢！」

友矩一直都默默地跟著，他的速度很快，但他常適時地減慢脚步。友矩身爲將軍府之官——從五位、刑部，卻打扮成忍者而跟蹤千四郎，這是爲什麼呢？可能是與千四郎到大和的行動有關吧！——從東大寺能望見附近屋宇的甎瓦，友矩便從那裏轉入小徑去了。

奈良的柳生家座落在寺林町（今奈良市政府）。坂崎出羽守的遺子受封四百石以前，曾秘密地寄養於此。離寺林町不遠處有興福寺的光林院，但無人居住。

友矩就在這個地方消失了踪影。

千四郎沿著街道行走，來到熱鬧的三條通，此處都是客棧或商店；但他並沒有停留，仍朝西直走，最後停在一家商店門口，自言自語地說：「嗯！就是這裏！」

這家商店掛著一塊「柳生杖師」的招牌，隔鄰都是土產店，店前屋簷下堆了五尺多高的孟宗竹，但門卻緊閉著。千四郎站在店門前，仰頭注視那厚厚的招牌，良久良久，他才輕輕地敲了幾下門，問：

「有人在嗎？請開門。」

他側耳傾聽了一番，又敲了一次。

「那位？」店內傳來女人輕脆悅耳的聲音。

「我是江戶柳生的門徒小瀨源內，來找這裏的主人，請開開門，好嗎？」

千四郎挺起胸膛，以藩士的語調說。

屋內沉寂了片刻，才聽到開鎖的聲音。

「……請進來……」

一位嬌嫩白皙、明眸皓齒的妙齡少女，探出頭來，看看千四郎，請他進屋去。

「玄齋兄在嗎？」千四郎在門外，先這麼問道。

「他在後面的工作場裏等你。」

「哦！好的，謝謝妳！」

千四郎四下瞧了一番，便隨少女進去了。

■■

工作場中有位穿著打刀師衣服的男人坐在地板上，看上去大約是三十六、七歲左右。

「歡迎你來，你是會津的小瀨兄嗎？」

「是，是的，我叫小瀨源內，請多指教。」

工作場中光線並不十分亮，角落裏堆著十來支晒乾而褪色的孟宗竹及數件很特殊的鐵鎚。

「請坐，先喝杯茶。我叫玄齋。」

「謝謝，謝謝，我想要一根竹杖，可以挑選嗎？」

「噢！你眞是個急性子的人……」

玄齋意味深長地笑道，並對少女說：

「勢以，妳去倒茶，順便把我房間裏的竹杖拿來。」

千四郎接過竹杖後，突然拔出短刀。

■■

杖師玄齋見狀，微微一楞，隨即恢復鎮定；倒是坐在一旁的勢以臉色大變，似想有所動作，却又，回頭憂心地看著杖師，似乎是在徵詢他的同意。

千四郎屏息調氣。他手中的竹杖很重，但乍看之下，這根漆成黑色的竹杖，似乎不重。千四郎直覺地以爲杖中穿有鐵棒，但認爲不足爲奇，仍滿懷自信地想以短刀砍竹杖，隨著一聲金屬交鳴的「鏘鐺」聲中，迸射出火星片片。

霎時，千四郎頓覺雙手因强震而發麻，不由驚愕失色地叫道：

「啊！這是怎麼回事？」

細看之下，原來刀刃和竹杖竟緊緊地吸在一起，刀尖已凹成弧形，就像被鐵鎚敲過一般。

「原來這裏面是鋼呀！」千四郎說。

「哦！……既是柳生的門徒小瀨源內，就不該連柳生杖的結構都不懂——你爲何佯稱是柳生的門徒呢？」

玄齋嘴角浮現一抹複雜的笑意，又說：

「這竹杖是根據模型打造的，祇要對準它的要害下手，則此杖必可輕易地被砍斷。」

「什麼？你說什麼？」假冒的小瀨源內很是吃驚。

「你把竹杖給我，我試給你看。」

玄齋低沉而鎭靜地對千四郎說。

千四郎却疑惑地注視他，良久，才把杖給他。

「順便把你的短刀借給我，好嗎？」

「什麼？……這，這不行。」

「哈哈……勢以，妳到我房間去把太刀取來。」

「好的……」

少女說著彎腰向千四郎行了個禮，便退出去了。

「你什麼時候從會津來到這裏的呢？」

玄齋似乎想藉少女離去這段時間與千四郎閒聊一陣，因此，一面晃著手中的杖，一面問道。

「嗯！來此已半個月了。」

千四郎答話時，看了看短刀，將它納入刀鞘。

就在那一瞬間，玄齋喊叫道：

「原來你是浮月齋派假冒來的，渾蛋……」

玄齋手中竹杖劃起一道弧線，「咻」地從千四郎的側面掠過；這要是從正面擊去，他早就當場斃命了。

「胡來！膽敢如此無禮！」

怒喝聲中，千四郎身形急閃，避過致命的一擊。

玄齋竹杖走空，瞬即轉了個方向，挾雷霆萬鈞之勢，再度朝千四郎的側腹部揮去。

千四郎眼見來勢銳不可擋，且已無處閃避，祇好騰身躍起；同時，拔出短刀對玄齋飛射而下，疾若鷹隼，但短刀却被竹杖盪開，激射樑柱，深達寸餘，猶顫巍巍抖動不已。

「噢，原來你是柳生的直門弟子。」

千四郎飄身退開，站得遠遠地，恍然大悟地說。

「哼！你現在才知道，你大概是雲霞兄弟，是多三郎或……報上名來。」

同時，玄齋數擊未中，但仍沉穩地持杖以待，蓄勢而發。

此時，奉令拿大刀的勢以剛好回來，見狀不由得失聲輕喊：

「別讓鮮血污染這個地方。」

「勢以，出去！把門鎖緊，不要進來。」

「好，好的……可是……」

「妳站在那裡很危險，趕快把門關上。」

少女慌亂得雙手直抖，趕緊旋身退出，緊鎖房門。

隨即，門內傳出激烈的搏擊聲。

■■

玄齋不只是柳生的直門弟子，實際上，他就是柳生喜七郎宗房的嫡子——源太夫。喜七郎宗房是松吟庵貞蓮法師的兒子；玄齋與十兵衛、友矩是旁系的堂兄弟。從前源太夫是耄祿百石的但馬守宗矩的家臣，後來，因與村木茂作之子在奈良偷偷地試刀，且誤殺了人，所以，才斷絕家名，化名玄齋，匿身當地。

但是，很不可思議的是：柳生杖師竟領有兩百石的俸祿，這大概是因其承繼了柳生流杖術之故吧！此一制度，延續到明治時代，才廢止。儘管他與柳生家族斷絕了姓氏上的關係，却因此獲得更優厚的待遇。

玄齋雖在街坊上製杖，但他和一般商人不同，他祇是打造而不賣。兩百石的俸祿與柳生藩管家的待遇

相差並不多（最高的總管是四百石，普通的管家是一百五十石，再其次則祇有五十石。）由此可知，杖師的地位頗高，也可以瞭解柳生杖受重視的情形。千四郎誤以爲玄齋是尋常的打造師傅，而冒名去見他，實在是大錯特錯。此外，他欲以刀斷杖的行爲，更是放肆得過份。

目前柳生杖仍保存在大和法德寺，其創始人是松吟庵。松吟庵貞蓮法師是石舟齋宗嚴的胞弟，世傳石舟齋是劍術的始祖，松吟庵則爲柔術與柳生流杖術的鼻祖。當然，劍術與杖術是合一的，雖然兩者名稱不同，但實際上則是互爲表裡，不可分開的；松吟庵與石舟齋同是新陰流派的名人。喜七郎得其父之眞傳，玄齋即松吟庵的孫子，杖術自是非常卓越。

柳生杖是用三支晒乾的孟宗竹及鐵板製成，即在竹間夾包著厚鐵板，然後以麻繩綑起，最後塗上黑漆。

據說，在製造過程中，孟宗竹晒乾後，需用油炸過，因此，杖身極爲堅韌，尋常的刀是無法輕易地將其砍斷的。

■■

勢以屏住氣息，正全神貫注地傾聽場內的動靜，突然，身邊有人輕輕地拍了她一下，嚇得她花容失色，嬌軀直轉，定睛一看，原來是友矩，正和善地對她說：

「妳把門打開吧！」

「啊！原來是江戶的少爺，久違了。現在場內的奸細與杖師在決鬥，哦……」勢以面有難色地說。

「不要緊，來人若是千四郎，那武藝就不會輸給玄齋的。」友矩很自信地說道。

勢以這才發覺工作場門口到內房的通路上佈滿了刺釘，千四郎一跑出來，便會被刺傷。

「我到內屋埋伏，妳把門打開，躲在門旁，讓奸細跑出來。」

「是！好，好吧！」

友矩避開刺釘，繞道躲進屋去，少女又仔細聽了一會兒，才戰戰兢兢地打開門，躲到門旁去。

「傻瓜……爲什麼……不關好門。」

玄齋厲聲罵著勢以。

千四郎見門開了，便對玄齋說：

「現在我要走了，改天再來和你一決勝負。你的杖術，我不怕，你的遠山處很弱，等我下次來收拾你。」

說完，便如飛燕般奪門而出。他此行本意原爲奪杖，故未攜帶兵刃，自然無法與玄齋決鬥。

千四郎所謂的遠山，是指持刀時肩部的位置。右肘叫峯，左邊叫谷，握杖的手掌稱爲星；新陰流刀法中，也有此分野。

千四郎奔向本屋的時候，脚底被刺釘所傷，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痛叫一聲，躍起數尺高，抓住屋樑，懸掛著。

「妳叫勢以是嗎？妳，妳給我記住。」

千四郎誤以爲刺釘是勢以撒的，生氣地對勢以吼著。

玄齋也追了出來，千四郎俯視著他，說：

「我雖無法識破竹杖的秘密，但是，玄齋，看你身手不凡，却隱身打杖，其中必有原因，下次我會來查個水落石出的。」說完，翻身逸去。祇聽得屋頂上一陣咔咔聲響數枚刺釘滾落下來。

驗屍

奈良市郊，興藏院雜木林附近的路邊，橫陳著一具冰冷的女屍。——是勢以。

當地的農夫在凌晨發現這具女屍時，大爲騷動，可是，沒有人知道她的身世。

由屍體的裝束看，有人說是百姓之女，有人猜是武士家的女侍……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最後他們決定報官。

於是，有個名叫多助的農人，跑到衙門去報案，另外一人則到興藏院去報訊。不久，有位女尼來到現場，她看了一下女屍的面龐，頓然驚叫道：

「咦？眞奇怪啊！」

「妳認識死者嗎？」

女尼答說：「不知道。」

由於死者容貌安詳，既不像病死的，身上也沒有刀傷，更無痛苦掙扎的痕跡，實在難以判斷其死因。

有人懷疑她是縊死的……但是，附近並無繩索之類的東西呀！究竟是怎麼死的呢？誰也不知道。

「大家別太接近她，免得惹上一身麻煩。」

「對！」農夫們都趕忙離得遠遠地。

此時，正好有兩位着旅行裝的武士走過來。

「咦！死了人嗎？」

其中一位左手吊着白巾的武士，邊靠近邊說著。

「唉！多可惜啊！這麼漂亮的女人，死得眞……」

他以爲死者是自殺的，故覺得很惋惜。

後面的那位武士，默默地走進屍體，看了一下，突然「咦！」地一聲，瞳孔放出光彩。

左手受傷的武士叫川野黎左衞門。

另外一位雲霞多三郎。

「這，這是怎麼回事？」

黎左衞門發現多三郎驚異的表情時，結結巴巴地問著，又彎下身子去瞧瞧屍體，却仍一無所知。

好奇的農夫們，看到兩位武士的模樣，都戰戰兢兢地靠過來。

多三郎湊近屍體的臉部，聞了一聞，說：

「黎左衞門，把你的白巾給我。」

「不！白巾，做什麼呢？……你要幹嘛？」

「我要檢查她的陰部……」

黎左衞門皺著雙眼，問道：

「爲什麼要那樣？爲……爲什麼？」

「……………」多三郎不語。

「你要白巾做什麼呢？」

「你用白巾包住小指，來檢試她的陰部。」

「什麼？什麼？唉呀！你到底搞什麼？」

「她如果是處女，血液必呈暗紅；相反的，則不會有血絲；假使不這麼做，便無法查出死因。我覺得很奇怪……」

這種驗屍法，經常被使用，而忍者，對此道格外在行。因爲他們常需辨認死者係自殺或他殺，他殺中又分爲勒死、壓死、窒息、溺死等。

——不知這一兇案，是不是兇嫌爲掩飾罪行而要了手法？也就是說，兇手先將人勒死，然後再用繩索將屍體吊在樹上，使人以爲是自殺，忍者常以此法來檢驗死因。有的男人因房事過度死於女人身上，或其他的死……皆可藉此種方法，尋出原因。

■■

柳生藩士物集女榮二郎在文久三年秋，筆錄之秘藏書——自理弁疑錄——書中記載著多種驗屍法：

「驗屍的人，必須先用蓖麻油擦鼻子，或用蘇合香丸塞在鼻孔，或用韮菜磨碎，取 其汁液塗於鼻內，以免因屍臭，而影響正確的判斷。」

「屍體如果沒有傷痕，應查其髮中有無釘痕（以釘穿腦的謀殺法）；男人可檢驗其陰莖、陰囊及肛門等處；女人則應檢查其陰部。」

自理弁疑錄開宗明義便如此寫著，現在多三郎要以手指插入死者陰部來查明死因，就是這個道理。

在此將驗屍法，詳細說明如后：

首先來談談勒死——據說被勒死的人，嘴巴張開，雙眼瞪大，眼球突出，脖子有黑色搯痕。自己勒死的，嘴巴張開、雙眼緊閉，牙齒咬舌尖露唇外二至三公分，全身變黃，兩手緊握。

其次是縊死——縊死的情形與前者大致相同。自縊而死者，唇黑、齒露、口吐白沫，雙手的大姆指緊靠掌心、大、小便排出。男性則睪丸鬆垂；如係他殺，則睪丸向上緊縮，陰囊萎縮。

接著再說溺死——生前落水溺死的，手心、脚心有褶紋，呈白色。死後才被扔入水中的，手、脚心無褶紋。男人溺死者，在水中呈俯臥狀，女人則仰面浮在水面。

再談毒死——中毒死亡者，嘴唇裂開，舌頭腐爛、口內呈暗紫色，手指甲發青，全身浮腫呈黑色，間有吐血的現象。但有些人並無上述情形，此時，可用銀筷插入死者喉中片刻，然後抽出，如果銀筷變成暗藍色或黑色，表示被毒死；若未變色，則否。有時也可以將銀筷插入肛門以檢驗毒死的現象。假如沒有銀筷，用白米飯置入死者口中外，如果是先以別的方法害死，而後置毒於口內者，屍體皮膚會變成異樣的顏色。

此外，被火燒死的人，腿脚蜷曲，鼻、喉內有烟灰；死後才被扔入火中者，手脚平伸，口、鼻內無烟灰。被壓死者，眼球突出，眼、耳、鼻等處會出血。遭雷殛斃者，皮肉焦黑，全身鬆軟。若是以棉花等物使之窒死而死者，臉部皮膚呈紫色，糞尿流出，污染衣物……

以上所述乃是「自理弁疑錄」中所載的驗屍法。

■■

多三郎催促黎左衞門將少女的衣物解開，並叫他以包著白巾的手指插入她的陰道。

「多三郎，死人全身冰冷……」
黎左衞門低聲說道，突然閉上雙眼，很不自在地把手伸入少女的下部。
四周圍觀的農夫們，都好奇怪注視著。
過了一會，黎左衞門才抽出手，說：
「嗯！沒有血呀！白巾上眞的沒有暗紅的血跡。」
這表示死者已不是處女了。
多三郎兩眼翻動地叫道：
「黎左衞門，你退下來。」
忽然，多三郎抱起女屍，聞著她的臉部，稍後，又握緊拳頭，輕敲死者胃部。
「啊——你幹什麼呀！」
黎左衞門似乎頗有憐香惜玉之心，他伸手去阻止多三郎，但是被推開了。
「果眞不錯！黎左衞門，這女人懷孕了。」
「什麼？你說她已經懷孕了……」
「你過來敲敲她這裏，通常懷孕者死於非命………」
據說，懷孕中死亡的女人，以手敲打其胃部至下腹部之間，會有硬如鐵石的感覺。
「眞要這樣做嗎……」
黎左衞門依言，正用拳捶打少女的腹部。
就在這個時候，奈良市的官差來了，他們排開農夫，跑上前來查看究竟。

「咦？你們在幹什麼？」
黎左衞門聞聲，吃驚地停住手。
多三郎則鎭定地站起來說道：
「各位辛苦了。」
「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因事到京都，路過此地……我是大月多三郎，這位是我的朋友——川野黎左衞門。」
官府派來的差役，地位不高，見多三郎是武士，因此，對於他們方才的行爲，並未多加追問，祇問說
「你們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住在江戶大久保彥左衞門家。」
多三郎這麼回答。官差也就不再多問，而開始驗屍。
他們查看過少女的屍體後，突然喊叫道：
「啊！這不是玄齋家的人嗎？」
官差回頭看了看部下，他們也說：
「嗯！的確是玄齋家的人不錯！」
「源太———」官差叫著一位部下的名字。
「是的，大人。」
「爲了愼重起見，你到玄齋家去問問。」

官差說完，轉頭看了多三郎一眼，問：

「你們剛才在幹什麼？」

雖然他的語調森冷，但多三郎不畏懼，泰然答道：

「我認爲她並不是突然暴斃的，一定是他殺的，所以，方才正在檢驗她被害的原因……」

緊接著，多三郎又問道：

「玄齋到底是什麼人？」

「他是三條通柳生藩的杖師。」

「柳生？」多三郎感到很疑惑，但他仍瞇著眼，看看屍首，低喃地自語道：

「……原來如此啊！」

■■

前已提及柳生玄齋和十兵衞、友矩是旁系堂兄弟，此處再詳細的說明一下，以便讀者認識柳生家族。

在日本武藝界中享有盛名的兵法家石舟齋宗嚴，和他的元配夫人春桃御前及妾共生了十一個兒女。

嫡男　新次郎嚴勝　卽尾張藩柳生兵庫介之父。

長女　嫁給和州狹川村村長福岡彌左衞門爲妻。

次男　久齋　乃松吟庵的徒弟，後爲瑞雲庵住持。

三男　德齋　曾爲龍藏院住持，後還俗仕官，爲備前太守。

次女　嫁給仕官伊賀主大塩九右衞門，生有兩男一女。

三女　爲肥前唐津城主寺澤志摩守官丹生將監之妻。（將監之名亦列在武藝帳上）

四男　五郎右衞門　慶長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戰死於伯耆飯山。據說他是傳柳生新陰流武術於世者。

五男　但馬守宗矩。

四女　嫁與京都加茂的神職人員。

五女　嫁與城州瓶原的武士安井茂右衞門。

六女　嫁和州邑地村莊園主人吉岡仁右衞門。

石舟齋的胞弟松吟庵貞蓮法師也生有兩男一女：

長女　爲南都水之坊的妻子。

長男　長職坊　住在興福寺。

次男　喜七郎宗房　卽柳生玄齋之父。

喜七郎除玄齋外，另有一女，嫁給笠置士森島又七郎；次男則繼承家名，叫做喜七郎賴房。明治初年，喜七郎的家系仍然是柳生藩的家臣。

但馬守宗矩有四男兩女：

嫡男——十兵衞。長女——於季。次男——友矩。三男——又十郎。次女——嫁給伊賀人中山路介九郎。在寬永御前參加比武的柳生市之丞卽介九郎。四男——卽後來住守法德寺的六丸，又稱義仙。

另外一方面，尾張柳生的祖先——新次郎嚴勝，除了兵庫介利嚴外，尙有一男兩女：

長女　初嫁山崎勘左衞門爲妻，夫死後，復改嫁江戶的朝鮮人柳生主馬。主馬在繼承柳生之姓前，柳生家對其身世並不淸楚，祇知其爲朝鮮人。改嫁之事完全是但馬守宗矩的主意，兵庫介因恨但馬守宗矩擅作主張，故與其失和。

次男　久三郎　戰死於朝鮮蔚山。
次女　嫁給笠置村武士森島市介

但馬守宗矩之妻，即一萬六千[illegible]城主松下右衞門吉綱之女——於松公主。

十兵衞的妻子，乃秋篠和泉守重綱之女莫子，也就是現今奈良市西邊兩公里，平城遺跡一公里西北的秋篠村，某武士之女；祇知其爲和泉守，但並不知其眞正的職司。

明治初年，柳生家十二代的墓銘仍安放在法德寺，但十兵衞之妻却祇有名牌而無墓碑，蓋其墓碑仍存置在江戶麻布天眞寺，上刻享年七十，歿於貞享四年三月八日。她比十兵衞小六歲，法號寶林院殿玉英宗珠大姐，據說法號乃妙心寺雲居和尚所賜。尾張兵庫介之妻乃石田三成之家臣島左近的女兒，這在前面已說過，她也只有法號記載而無墓碑。柳生族中，除了宗矩以外，其他如柳生雙雄兵庫介及十兵衞之妻，名號皆未公開。此外，爲尾張藩藩主義直的兵法指導者，亦隱埋妻名，更甚的是：連終身陪家光將軍練武，過著劍客隱秘生活的十兵衞，在其死後，墓碑上也無乃妻之名姓哩！

世人稱柳生爲「政治之劍」，眞是如此嗎？

爲了維護皇室的尊嚴，爲了天下和平，掌握總監察職務，而秘密地尋找三卷的武藝帳的柳生宗矩，實堪稱爲一傑出的大政治家。幕府能有三百年的安逸和承平，百姓能安享太平歲月未遭戰亂，柳生一族，功不可沒。他們爲了國家大事，爲了生民的利益，甚至連妻妾兒女之死傷，都要置之度外。玄齋家的侍女勢以即宗矩的姐夫久右衞門之女，據說，久右衞門獲悉其女橫死後，祇淡然地苦笑著，但却很關心地問：「柳生杖安在乎？」他眞的不關心家人的死活嗎？不！他祇是抑壓內心的悲痛，而以天下和平爲重罷了。

■

話再說回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大月，你對死因似乎很清楚了，爲何不告訴我呢？這太不公平了，既然我們是好朋友，你應當告訴我事實眞相才是啊！」

兩人離開興藏院，在通往京都的路中，黎左衞門很不滿地向多三郎說。

多三郎默默不語，又走了好一段路，才慢慢地說：

「殺死那女人的，是位忍者。」

「什麼？……那就和你一樣……」

「這我也不敢確定，祇知，如果不是忍術高明的武士，絕對無法讓那女人死得如此安詳。但行兇者似乎不知道女的已經懷孕了………」多三郎說。

「那麼，你因兇手是忍者而感到奇怪嗎？」

「是啊！」

「那又是誰的種呢？」

「我怎麼會知道！」

「嗯！嗯！………無論如何，這個兇手，實在太沒有人性了。」

「………」

「大月，我想兇手一定是胎兒的父親，也許他是怕私通之事洩漏，才出此下策的………你說兇手不知女人已懷孕，可能不對，說不定那個叫玄齋的人，就是兇手呢！………嗯！對！絕對不會錯！」

黎左衞門嘮叨了半天，不知說些什麼？不斷地看看手指，且聞了又聞。

他們一路不停地走著，來到波光粼粼的木津河旁。
多三郎突然停下腳步眼光朝對岸看。
「怎麼啦？」
黎左衞門也跟着停下來，朝多三郎所看的方向望去，祇見對岸有兩位像朝廷女官模樣的人與兩位武士擦身而過。川野自然不知那兩位武士是誰，更不會知道他們都是名列武鑑帳上的武士，他們是宗矩派來的！

花車

由木津河的流向看去，女官們像是剛從京都來的，武士則正要去京都，彼此的去向正好相反。武士和多三郎一樣，笠帽都戴得很低，背後背著糧袋。從遠處看他們走路的姿勢，便知不是尋常人物，女官與武士間的距離愈拉愈近。
「多三郎，你注意他們做什麼？」
黎左衞門瞇著眼睛，眺望對岸，接著又說：
「他們擦身過去了………咦？你看，武士不知對女官說些什麼話？」
黎左衞門不說，多三郎自然也看得很清楚。
——祇不過是，隔著河，又有水聲，無法聽到他們談話的內容罷了。
女官優雅地行過禮，回頭看身後的侍女，便又繼續向前走了。兩位武士互相望了一眼，趕緊朝京都直奔而去。——雙方的距離又愈拉愈遠了。
「黎左衞門！」多三郎突然叫道：
「走吧！快！不要被他們發現了……」

說著，假裝若無其事地跟隨著武士走的方向，朝京都前進。

「究竟是什麼回事？」

黎左衞門趕到多三郎身旁，問道。

「你不要看他們啦！對方已經發現我們了……你要是不留意，當心你的腦袋會搬家。」

「什麼？命就沒了？這是什麼意思？」

「砍斷你的手腕的武士，是什麼樣的人？」

「唉！那，那實在沒……沒什麼……以前我跟你說過了，我誤以為他是同道，而隨他到樹林裡去，豈料對方却卑劣地……突然揮刀砍來……他的年紀和我們相差無幾，可能也是三十六、七歲，濃眉大眼……」

「不曉得他叫什麼名字嗎？」

「我實在不知道。」

「那人說話有沒有土腔？」

「我未曾注意。」

「……」

「大月，你現在問這些幹什麼？」

「也許，那兩位武士，有一個就是砍你手腕的人哩！」多三郎試探地說。

「什麼？」黎左衞門如踩到蛇般地跳起來。

「我叫你別作怪，好好地走──你，你幹什麼？」

多三郎低聲罵道：

「只再走一段路，便可到達菅井街，他們可能不會在那兒歇脚，我們可以先藏起來，觀看一番，便知是不是了。在這裡，我們無法分辨，所以，你先別急，放輕鬆一點，別讓他們發覺我們在跟踪。」

木津河緩緩地流著。

這是個不見太陽、烏雲密佈的天氣。

着旅裝的武士在奈良街道上走著。

多三郎和黎左衞門則走向往八幡的道路，河上沒有橋。多三郎認爲街上行人熙攘，比較方便觀察那兩位武士的行踪，也容易辨識他們的相貌。

女官們此刻多半是往奈良去了，但却不能回頭去看。

黎左衞門突然覺得左手發出陣陣劇烈的抽痛，祇好用丹田運氣。他雙唇緊閉，睜大眼睛，像機器人一般地朝前邁進。

■■

「妳累了嗎？不久，就可到達木津了，妳忍耐一點吧！」

戴笠帽的女官優雅地回過頭去，對一位女侍說。她年約二十四、五歲，臉形瘦長，眼睛烏黑晶亮，是先帝後水尾天皇所寵愛的京都極局掌侍。

「不，我不累。掌侍您不習慣走遠路，大概很累了吧？」一位年長的女侍這麼答道。

另外一位染著黑牙的女侍，咧嘴笑道：

「說不是那兩位武士認識道長大人呢！」

「怎麼會呢？」
掌侍笑著，又說：
「不要隨便提道長大人的名字……我們繼續趕路吧！」
道長就是曾爲大久保家浪人的神矢悠之丞。他正是中之院大納言通村的嫡子……前曾述及，他因躭心被幽禁在寬永寺的父親中之院大納言通村，而匆匆趕往寬永寺探望，途中與千四郎博鬥而兩敗俱傷的人。
先帝後水尾天皇因不滿幕府專橫而退位，中之院大納言就是爲此而被幕府幽禁起來的。
京極局是園左大臣基任之女，在將軍秀忠之女入內後，仍頗受後水尾天皇的寵愛，而於三年前生下皇子素鵞宮，但這觸犯了東福門院（即秀忠之女）的忌諱，故素鵞宮歸宗東福門院養育。——因爲素鵞宮近來身體欠安，又因前幾位皇子都夭折了，因此京極局非常躭心，故派掌侍興福寺去祈神保佑皇子素鵞宮。
京極局作夢也沒想到，左中將嗣長卿手中有武藝帳，更不知道皇太子早夭與武藝帳有關。掌侍祇知藪左中將嗣長卿與中之院大納言通村過從甚密，中將嗣長卿的妹妹於四局也深受後水尾天皇的寵愛，但在東福門院入內後，即被逐出宮中。
——且說掌侍來到木津街上的客棧。雖然她身份頗高，地位華貴，但離開京畿到這裡來，却沒有人認識她，人們都把她當作一般的女子。
「……這兒很冷，請到裡面休息。」
她們走進一家茶室，店主這麼說著，彎腰屈身請她入內，說話的語調十分懇切，不過，送上來的祇是粗茶罷了。但，這對於疲累的人而言，無異是甘泉玉露。

「——從這裡到奈良還很遠嗎？」
一位侍女接過茶屋主人端來的茶後，這麼問著。
「來到木津，奈良也就近了啊……妳們要到奈良什麼地方去呀？」
「我們到興福寺。」侍女答說。
「哦！那妳們是虔誠的信徒嘍！」
在這家茶屋此時並沒有其他的客人，於是乎，主人便坐下來與這一行人閒聊。
屋外冷風掠過，捲起一陣沙塵。
不久，她們喝完茶，站起來——
就在那一刻，快步走過茶屋的武士，突然發覺店內很熱鬧，因此停下來，回頭看她們一個個從店中走出。
「——請妳等一下，好嗎？」
有位武士叫住最後跨出門檻的掌侍，問：
「妳們？大概是從京都來的女官？妳們屬於那個院？」
「…………」掌侍沒有答腔，祇靜靜地站著。
「請問是在中宮服事嗎？」
侍女們互相望了望，其中一位說：
「他們都問同樣的問題？」
「眞的？……」有人這樣叫道。

武士神情凝重地說道：
「什麼叫同樣的問題？是誰……也有人這麼問過妳們嗎？」
侍女們點點頭，並沒有說話。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來此之前，同行的姊妹也被問過？」
「問話的是獨眼人嗎？」
侍女們搖搖頭，答說：「不是！」
「那是兩個人嘍？」
「……是的！」掌侍注視對方半晌，才回答：
「那人和你很相像。」
說到這裡，武士兩眼爍著，問道：
「那兩人是不是兄弟？」
「不是……」
「其中一位，是不是獨眼？」
「沒有。」掌侍搖搖頭，肯定地說。
「你們仔細看我，他們當中有一人容貌與我很相似，是不是？看……」說著，把笠帽略微掀高了些。
「……」場面頓然靜肅了片刻。
一位侍女很大胆地抬頭審視了半天，却搖頭說：

「不像，一點兒也不像。」
武士的臉色變得有些難看。
「……奇怪……」
武士離開後，自言自語地說：
「友矩、又十郎的確是要從大津到京都，可是……既不是獨眼就不可能是十兵衛；不像我，當然也不會是多三郎。那麼，會是……是柳生一派的嗎？」
他越走越快，眼看木津河就在前面了。
女侍們看他健步如飛地離開，對掌侍說：
「都問同樣的事情，眞是莫名其妙……」

■■

這邊是那兩位武士。
他們默默地走著。
不久，前面已出現並列的民房，菅井的街道已經可以望見，其中有一位說：
「——左門，你認識前面兩人中，右邊那個嗎？」
「——不，不曾見過那人。」
「很像是多三郎……」
「我也這麼認爲……他們會躲起來嗎？」
「到街上才會知道。如果他們眞的躲起來，那就很有趣了。」

片刻之後，其中一人又說：

「看，你看，他們仍跟踪過來。」

「現在還不知道他們作何打算，尤其是多三郎那樣的人……但是，無論如何，到伏見以前，他們一定會來襲擊我們……」

「要不要先除掉他們呢？」

其中一人仍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前方，他含笑說道：

「不，不……不可以任意殺掉他們，現在暫時不要接近他們，免得發生意外……」

河堤對岸的街道，從菅井附近，順著河流的方向，次第向左彎，武士則走向右邊的道路去。

除了多三郎以外，沒有人會在大白天渡河去攻擊他們。

由於奈良到京都必須經過山城及伏見。多三郎等兩人，如果想突襲他們，必須會由淀城經中書島而潛入伏見——但是，這一段路還很遙遠哩！

剛才叫住女官們的武士，此刻正以一致的步伐和速度在街上走。過了片刻，其中一人說：

「馬木家六是否到達呢？」

「不知道。但馬守大人交給他特別的任務，也許還留在尾張。……我最担心的還是又兵衞……」

「又兵衞是浮月齋派的嗎？」

「是的……」那人很沉着地點頭說道。

兩人中，有一個是阿州蜂須賀家的武術指導—佐佐木左門；另外一位是伊達藩狹川新九郎。

直門弟子

但馬守宗矩的直門弟子，在諸侯府中仕宦的有十八人，其名號都記載於「柳生舊藩記」中。此書原為京都武道專門學校教授古賀太吉氏的藏書，與「柳生雜記」、「袖隱抄」為同一抄本。（乃柳生藩松田四郎兵衞景尋之著作。）與友矩在翻閱小說時，偶然從槅門取出的武藝帳上所載者，有多處相同。茲將柳生舊藩記所列的名人，抄錄如下：

仕宦所	人名
肥後熊本	田中甚兵衞
會津藩	小瀨源內
土井家	萩原檜左衞門
植村家	西江織部
淀城永井公	野殿貞右衞門
立花家	戶塚治太夫
廐橋公	辻茂右衞門
長州毛利家	馬木家六

仙臺伊達　狹川新九郎
紀州家　木村助九郎
阿州蜂須賀　佐佐木左門
泉州岸和田公　多羅尾又兵衛
加州前田　笠間九兵衛
越前福井　出淵平兵衛
勢州津藩　柳生源太夫
豫州公　松下源太夫
豫州公　松下八郎左衛門
豫州公　松下小源太

以上總共有十八名。爲方便讀者記憶，亦將武藝帳中所登錄的名武士，亦附記於后：

伊勢津藩　柳生源太夫
越前福井　出淵平兵衛
肥後熊本　田中甚兵衛
會津藩　小瀨源內
肥前鍋島　弓削三太夫
長州毛利家　馬木家六
仙臺伊達　狹川新九郎

加州前田　笠間又兵衛
尾張家　汀佐五右衛門
阿州蜂須賀　佐佐木左門
阿州蜂須賀　多羅尾右兵衛
肥前唐津　丹生將監
島津　柳生內藏助
松吟庵

其中最末一位是松吟庵，他是石舟齋的胞弟。尾張汀佐五右衛門即柳生兵庫介，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笠間又兵衛在「柳生舊藩記」中寫作九兵衛；伊達狹川新九郎則記爲新三郎，却不知眞確爲何？

列載於第一卷武藝帳中的武士，宗矩將他們全部集中在江戶。其中柳生源太夫後來化名爲杖師玄齋，住在奈良三條通，小瀨源內則在寬永寺被多三郎殺死了。丹生將監是宗矩的姐夫，而不是門弟，這在述及柳生族系時已說明過。弓削三太夫則在鍋島元茂處，因此，眞正留在江戶的祇有福井出淵平兵衛、肥後細川藩田中甚兵衛、毛利家馬木家六、伊達的狹川、加州的笠間又兵衛、阿州蜂須賀家佐佐木左門及和州多羅尾的又兵衛等七人而已。

據說，宗矩交給他們密令時，曾當面說：

「這是朝廷的大事，身爲武士的我們，不當責咎。好惡之情，實難克制，你們被列名於武藝帳上，也是不得已的事……但是，現在天皇血統的延續已隱伏著很大的危機，各位，請摒棄私情，就算是爲我而

效命吧！」

他所謂無法抑壓的好惡之情，是就每位武士的資質而言。

當時，武士政治——由於幕府專橫跋扈，皇室衰微，天皇形同虛設。歷史上，對此事迭有所載。事實上，豐臣秀吉曾恭迎至尊的天皇臨幸聚樂第行宮，爲使絢爛華麗的桃山時代文化得以傳諸後世而盡心，然而，那時，皇室勢衰力薄，一切都徒勞無功了。

儘管如此，有些事情却十分不可思議。

由第一百零七代後陽成天皇的年譜便可知悉，皇太子後水尾於天正十四年十四歲時卽帝位，四十八歲崩殂。

後陽成天皇共有二十三位親王與皇女，其妃妾除第一皇子覺深法親王的母后（大典侍之局親子）及生後水尾天皇的中和門院外，尚有九位。

後水尾天皇與京極局、秀忠之女東福門院、於四之局、一位之局（四辻大納言公達卿之女）、御匣局（左大臣隆致公女）、帥局（水無瀨氏成卿之女）、壬生院新廣義門院（園左大臣基音公之女）及權中納言局（四辻大納言繼季卿之女）等人所生的皇子與皇女，總共有三十二位。

這意謂著什麼呢？

雖然這是朝中男女縱慾的結果，却也顯示了幕府掌握政權，皇室有名無實，天皇無可奈何的……

在那個時代，天皇經常埋怨皇宮中的建築不夠完備，衣食不豐足華麗，但却能縱情恣意地與妻妾盡歡，且生下三十二個皇子、皇女。妙的是，後水尾天皇自東福門院入內後，卽爲京都所司代（秀忠所派）監視著，不過，他依然能與其他的妃妾生兒育女，這……假如，將未與他生子孕女的婢妾也算在內，則後

水尾帝的風流韻事更不知有多少？第一百一十一代後西天皇有二十七個子嗣，第一百一十二代則有三十四個，這正是幕府政權坐大跋扈的原因。試反觀寬永寺到享保一百年間，掌握全國政權的秀忠却祇有子女九個，家光也才僅有七人。

縱然後水尾天皇的私生活很放任，但仍受百姓衆民的敬重。

事實上，以個人對女人的態度去判斷其人格是不當的！但在局勢不安、經濟蕭條的情況下，一般人對好色的人，免不了會有責難和嫌惡的。

不過，很悲哀的是：身爲萬人之尊的天皇，其行爲確是如此。

當時，日本人民頗富忠貞之心，對天皇十分敬虔，他們仍努力地試圖維持天皇的尊嚴。

不論局勢如何變化，柳生宗矩爲了皇室安危，懇切地要求其七位直門弟子，以性命做賭注，爲之效命。

——數日後，卽寬永十三年正月，受命的七位直門弟子，分別奔向京都。談論宗矩的策謀之前，在此先概略地介紹馬木家六等數位弟子。

■■

首先介紹馬木家六。

據說元和年間，宮本武藏在西國修練武術時，長州藩毛利輝元有位老家臣，叫谷田部左衞門春近，不分嚴寒酷暑，總是穿著一件薄薄的棉衣。他有兩個兒子，長子——正左衞門，次子——立之進。左衞門常炫耀其長子卓越的新當流武藝，且引以爲無上的光榮。

有一天，谷田部的上司清水多兵衞之子與正左衞門，因一言不和大打出手。正左衞門憤而拔刀揮向對

方，但對方也不是弱者，武術造詣頗深。由是，兩人你來我往，勢均力敵，難分勝敗。當時，雙方的朋友上前勸阻，却始終無法制止他們，最後，祇好强行制下兩人，並且將事情稟報主君。結果，主君命令兩人切腹謝罪。

最初，兩人被幽禁在清水多兵衞的家臣家中，不久，兩人同時在寄寓處切腹自殺。

此後，左衞門落落寡歡，竟日不語。

不巧得很，某日，清水多兵衞對人說：「那天要不是有人勸架，我兒子必定會將正左衞門打得慘敗，或者會殺死他呢！」這話被左衞門聽到了，氣得他暴跳如雷。

翌日，左衞門便到清水家查問此事，清水多兵衞亦坦承其曾說過此話。這個好面子的老家臣聽後，更加痛心，他說：「身爲武士，却被人瞧不起，那是很悲哀的，他死也不瞑目。他們兩人都已死去，無法再比武分高下了。但是，我要與你決鬥，如果你兒子的武藝高過正左衞門，那麼，做爲父親的你，也必定能勝過我。」

清水同意了。於是，兩人訂期比鬥。

谷田部左衞門與清水多兵衞比武的消息，當天便傳揚出去了，因此雙方的親友都去勸阻，可是，他們都很固執，根本不聽別人的勸解，弄得大家很掃興。

「武士被譏爲不如人，是很丟臉的！」

雙方都堅持這個看法，而不肯相讓。

谷田部左衞門的對手是上司，若打贏了，主君一定會令其切腹，甚至滿門抄斬，殃及親族。因此，親友們都竭力勸阻，要他爲大家著想。

然而，左衞門仍然執意不聽，他說：

「此事有關武士名譽，豈可輕意退讓？也許各位會遭連累，而被逐出藩內，這是很悽慘的事，但是，請大家同情我的兒子——正左衞門吧！」

兩人決鬥的事，也同時傳到重臣們耳中，但，當時的武士極重名節和聲譽；如果以在上者的地位和身分强行阻止，可能使兩人都切腹自殺，因此，重臣們都想讓他們自行解決，而未多加理睬。

比武的地方，訂在清水多兵衞的同僚菅谷家中。

到了約定的時間，左衞門由次子立之進陪同前去，清水多兵衞則帶著三男七之丞一起去。

當天，主人菅谷佯裝有事外出，安排比武的兩人同時因事去找他，却因偶然相遇而動武。

場地就在前院五十多坪的草地上。

雙方見面後，互通姓名。

清水報過名後，便拔刀靜候。其子七之丞爲欲適時救援，也解開了刀鞘，站在其後方不遠處。

左衞門說：「你有那樣的兒子，眞悲哀！他要是有出息，就不會做出這種使你蒙羞的事……」

清水憤怒地喊叫道：

「那是你自己，怎麼反而罵我呢？」

說著一刀揮了過去。

雙方殺得如火如荼，都已氣喘如牛，但仍……

畢竟，左衞門的武藝略勝一籌，清水多兵衞一隻手臂被砍斷了。左衞門乘勢正欲揮出第二刀時，突然有人不顧一切，飛快地撞向左衞門，那就是前額仍蓄著瀏海的七之丞。

「你想送死是不是？」

滿臉殺氣的左衞門，雖然同情少年，但仍揮刀把他給劈死了，又順勢殺了清水，然後，一脚踩住他的胸膛，又補了他一刀，清水當下立卽斷氣身死。

立之進跑上前，對左衞門說道：

「父親，您眞了不起。」

然後，跪在地上，抱住左衞門。

左衞門雖然擊敗了上司，自己却也已經精疲力盡，有點支撐不住，因而坐在地上喘氣。

「不，不要緊。立之進，你來砍我的首級吧！」

左衞門說著，挺身端坐，劃著十字，切腹自殺了。立之進也很迅速地砍斷了他父親的脖子。

■■

清水父子當場斃命，谷田部左衞門春近也切腹自殺了，剩下立之進一人活著。他勇敢斷其父頸的事情，日後成爲藩士們茶餘飯後的話柄。

但是，人們對立之進的行爲是貶多於褒，大部份的人都責難立之進，認爲他不應該那樣做。

左衞門爲了他的長子的名聲，向清水多兵衞挑戰，雖是私人的決鬥，表現了當代武士重聲譽的精神。

「父親，您不要切腹，就說清水父子是我殺的，請您與母親白首偕老，讓我爲此事而死吧！」

人們認爲立之進那時應這麼說，而不該毫不動容地斷其父之頸，儘管左衞門不會聽從，但立之進的作爲還是不應該的。

——兩相比較之下，七之丞犧牲自己以救父親，雖未能使其父免於一死，但却比立之進更令人激賞。

一切的責難，不斷地傳進立之進耳裡，但是，他仍如往昔般，做自己的事情，一點兒也不生氣。

藩主認爲清水與谷田部家爲武士聲譽而私鬥之事，能鼓舞藩內尙名節重義氣的操守，因此，不但未加處罰，仍維持兩家族親的地位和利益，且命立之進繼承左衞門的職司。此後，立之進便全心全意地照顧老母。

立之進的母親却愛心如焚地對他說：

「你是爲了我，而忍受凌辱，是不是？」

「母親，請您別掛慮，沒有這回事，何況這是主君的意旨呢？如果，我畏懼別人的責難，譏笑我怕死，我早就當浪人去了，因此，母親，請不要在乎別人的譏謗。」

立之進依然故我，對於旁人加諸於他的諷刺，都當作耳邊風，絲毫不理會。

唉！人心眞是微妙無比啊！

那些認爲此次私鬥會使家族滅絕，至今仍安享俸祿、未受災厄的親人，非但不感激立之進，反而輕視他、瞧不起他，當初勸阻左衞門決鬥的人，也不再踏入立之進的家門，對他可謂藐視到了極點。

「左衞門爲了長子的名節而死，實在很可憐。可是，立之進却使谷田部家蒙羞啊……他們兩兄弟應該對調才是。」

很多人縐眉挑眼地批評立之進，轉而同情清水一家人。可是，有位女子却不顧人們的譏誚，很勇敢地嫁給立之進。

這個女人便是主君所鍾愛的人。

從此以後，人們不敢再妄肆批評。

巾幗英雄

這位女英豪叫瀧子。根據「毛利家列臣錄餘聞」的記載是：

「瀧子是谷田部立之進的妻子，本爲季元公之妾，後賜與立之進爲妻。」

據書中所述，瀧子是位剛毅堅强的女性。

——當時，一般都認爲武士之妻，祇要全心事夫，指揮婢女，做丈夫的賢內助卽可。至於丈夫的工作、生死皆不必多加過問，如此卽可謂具有貞淑的女德，但也有剛强能幹如瀧子一樣的人，書中描述瀧子爲——

有一年，立之進蒙主公賞賜升官。在此以前，他祇是地位卑微的小官而已，升官而爲年俸四百石的御供番頭格。瀧子知悉後，便坐轎到主君府，責問道：

「我的丈夫，平素辛勤戮力效命，爲何令其做御供番頭格，這是爲什麼？」

主君秀元見其從前所鍾愛的女人，盛怒如此，苦笑地對他說：

「我給妳一些錢，妳回去吧！」

說罷，命人送給她一百兩日圓。

可是，瀧子却生氣地將錢扔於地，大聲嚷道：

「我並不在乎這一點錢。」

秀元很困惑，他說：

「好吧，好吧！我拗不過妳，妳要什麼呢？改天再來告訴我吧！」

瀧子再三叮囑秀元，說：

「你一定要辦到，不可食言！」

說完，拂袖而去。

兩天後，秀元召見瀧子，加封立之進一百石，成爲俸祿五百石的番頭。

「餘聞」一書，對於此事記道：

「任命後三天內加祿之例，古今未聞。」

又述：

「此女，夏天沐浴後，一絲不掛，旁若無人地在院中乘涼、散步。其家人見此，皆不敢言笑。」

瀧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武士懼妻可能就是由此開始的！

瀧子在嫁給立之進爲妻及得秀元之寵以前，是某高貴仕女的女侍，出生在大和郡山，是武士松田的女兒。那位高貴的仕女，卽大納言典侍一位之局。一位之局乃是四辻大納言公達卿之女，爲天皇所寵幸，生有皇女梅宮。瀧子在一位之局生下梅宮之後，辭御職事，而爲秀元所寵愛。

秀元卽毛利元就之孫。元就死後，仕祿由嫡女孫輝元繼承。——天正十二年，年僅五歲的秀元（當時本名爲宮松丸），由於小早川隆景等家臣之建議而立爲輝元的繼承人。據說，秀元的容貌，酷似其祖父元

就。在大坂被拘爲人質時，豐臣秀吉見過宮松丸後，曾說：

「這個小孩，不是平凡的人。」

此後，秀吉便很疼愛宮松丸。後水尾天皇繼位時，秀吉曾帶其前去觀禮。當時，天皇見到他，對他說：

「正親町天皇即位時，你的祖父元就曾貢獻良多，今天，他的孫子能來參加，乃是吉祥的事。」

宮松丸成年後，豐臣秀吉賜「秀」字與他，而成爲秀元。朝鮮之役時，並命爲大將，領軍攻打普城，立下奇功。

此外，在關原之役中，秀元亦曾勸其義父文輝不可聽信石田三成的策謀，他這麼說道：

「秀賴公還年幼，當然無法辨別德川家康的善或惡。您絕不可輕易地相信石田三成。」

秀元竭力想改變輝元的心志，但輝元却不聽。

「那麼，您就陪秀賴公到東邊去，我來做開路先鋒吧！秀賴公如果親自出戰，則投靠德川家康的秀吉部下，也許會回心轉意，再爲主公效命，惟有這樣，才能打勝。」

他反覆地勸輝元，然而，一點效果也沒有，輝元仍固執地採納石田三成之策，出兵美濃，在南田紮營，結果，毛利的先鋒吉川廣家變節投靠德川，輝元則以此爲藉口，他說：「我不要再作戰了。」而轉回大坂。

關原之役，由於吉川廣家的背叛，豐臣軍戰敗了，這當中，吉川與輝元之間的陰謀，已無法查究。

戰役結束之後，毛利輝元的領地被德川家康併吞了，他本欲將該地賜與吉川，但，吉川拒不接受，最後，改將周防及長門兩處封與吉川。不過，家康却命令吉川將長門之地，讓與秀元。

到了大坂之後，秀元投效在德川麾下。他日以繼夜地奮戰，勇取敵軍三百餘個首級，獻給德川秀忠。

此役中，在秀忠御馬前護衛的兵法家，是柳生宗矩。

「安藤治右衛門家書」中，描述宗矩道——

「這一天，敵軍包圍秀忠陣營，地雷爆炸，燒燬了德川的陣營，人馬傷亡，不計其數；秀忠的本營也是危機四伏，就在此時，敵軍的木村主計率領三十餘位兇悍猛勇的武士，攻到秀忠面前，柳生宗矩在御馬前護衛秀忠，瞬刻間，連取七人的首級………」

宗矩高超的武藝，在此時發揮無遺。

在秀忠危急時，秀元斬敵首級三百獻上，鼓舞了士氣，激發了鬥志，致使宗矩對秀元有了很好的印象。

而宗矩單身立於御馬前護駕的精神，亦令秀元佩服不已，宗矩當時已四十五歲了。

由於在此次戰爭中，優異的表現，秀元的地位日益穩固，到寬永八年，已成爲長州藩名符其實的藩主，因此時輝元之子秀就已將家權讓出來了。輝元的家臣淸水多兵衞及谷田部左衞門要聽其指揮，就是這個道理。

同時，到家光將軍的時代，又設立了爲將軍講述戰爭故事的職司——就是在特定的日子，到家光面前，爲他講述戰史。本書開頭中所提到的阿部對馬守——說故事之日，帶著飯糰去，飯後，撿拾包紙上的飯粒，復以紙擦鼻涕的人——與秀元同爲說書的人。

■■

阿部對馬守的地位相當於重臣家中的管家，這位但馬守的後宮中，女侍之掌權者便是宗矩之女於季。

話又說回來，瀧子嫁給立之進後，盡心服侍丈夫，孝順婆婆。原先經常責怪立之進的人，自從瀧子進入谷田部家以後，就不敢再任意謾罵。有些頑固的人，偶而還會罵，但，祇要被瀧子聽到了，她就會去找他理論。

「我的公公是爲了替他的長子爭面子而死的。當武士切腹時，我的丈夫爲其斷頭，有什麼過錯？」

由於瀧子具有特殊的嬌嗔，且有公主般高傲的氣質，因此，聽過她的辨解者，都無言以對，最後常道歉認錯。有人則在其離去後，稱讚她說：

「身爲武士之妻，若無此剛強的意志與慧心，是不足稱道的，她實在是個很了不起的媳婦。」

話說立之進，他對於那些閒言閒語，自始自終，就未曾理會過，他總是埋頭苦幹，盡力做自己份內的事情。

寬永五年六月十八日凌晨，立之進突然自殺，祇留下一封遺書給武術指導馬木家六……

遺書

馬木家六是駿州久能城主松下右衞門的家臣馬木藤兵衞吉晴之子。自幼卽爲但馬守宗矩的門徒，曾在大和柳生庄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當豐臣秀吉還是日吉丸少年時，舖著涼蓆在矢矧橋上睡覺，有位野武士蜂須賀小六看到他，很賞識他，對於其聰穎的質資，讚嘆不已。這是『太閤記』中很有名的一則故事。

其實，那位武士並不是蜂須賀，而是久能城主松下加兵衞之綱。矢矧橋在日吉丸時代還沒有，這事發生的確切地方是——曳馬河畔。

這一天——天文二十二年春——松下加兵衞正要去找今川氏的家臣浜松城主飯尾豐前，當他走到曳馬河河畔時，看到一位年約十五歲，長相不凡的少年。據那少年自己說，是位農家子弟，帶著亡父僅有的遺產——一貫錢，離家謀生，沿途以買賣木棉和線，換取所得，來塡飽肚子，一路行進，好不容易才來到遠州浜松，原先是想到尾張去投靠有名的武將……少年日吉丸如此敍述著。

當時，松下加兵衞卽雇用他爲提草鞋的侍童。其實，浜松城在今曳馬河畔附近。

松下加兵衞的兒子——右衞門吉綱——就是柳生宗矩的岳丈，卽於松的父親。

傳聞馬木家六七歲時，看到他的父親藤兵衞，腋下短刀的刀刃上有裂痕時，曾對父親說：

「這把刀，用來與人決鬥，一定會斷掉，還是趁早丟棄，再換一把新的刀才好。」

年幼的家六就具有此慧眼，眞令人讚賞不已，堪稱是位不可多得的神童。

藤兵衞想試試此話的眞確性，遂到院中試刀。

他揮刀砍樹，但刀由尖端四寸二分處斷裂，揷在樹幹上，另一半則飛掠過不遠處某家僕頭上，險些傷了他。

於是，藤兵衞依言扔棄了短刀，私下却訝異於家六的睿智。後來，他將此事說給友人飯塚聽，飯塚是侍童的領班，他又把這個幼童的神奇故事告訴主君右衞門，宗矩也聽聞此事。因此，少年透過主君右衞門的推薦，成了柳生宗矩的門下，時值慶長十五年，家六年方十二歲。

那個時候，宗矩還是位籍籍無名的武士，但十二歲的少年馬木家六並不在乎這一點，祇是勤奮地跟著宗矩，在江戶練武。四年後，家六已經十六歲了，宗矩叫來他，說：「基本的武藝，你已經學完，此後，你到大和去領受松吟庵兄的指導吧！」

於是，馬木家六又單槍匹馬地到大和去拜師松吟庵。他在那裏勤練武術，猶如野人一般。

家六得到新陰流的秘訣，是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其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坂原村有位農夫的兵子——伴藏，和馬木家六同拜松吟庵爲師。他們經常一起練武，但他與家六不一樣，他的武術進步得很慢。

伴藏因此對練武逐漸生厭，常自暴自棄地說：

「我不行，既沒有練武的天份，資質也不如人，我不想再繼續練下去了。」

此後，每當弟子們練武的時候，他就拿著掃帚清理前庭後院，眞的不再習武。不過，一有空閒，他常爬上山坡，拿著木棍，劈打樹木。雖然，他口口聲聲地說不再練武，可是，心裡仍很不甘願，他對武術仍有很深的眷戀。——松吟庵對伴藏怠於練武的事，裝作不知道，也未曾責罵他，祇是默默地暗中觀察他的態度和擧動。

某日，松吟庵突然把馬木家六叫到房裡，說：

「我以前曾經說過，傳授武術給你們，是爲了防禦萬一柳生家出事時，你們能效勞。現在你去除掉禍根伴藏吧！如果有人阻攔你，連那個人也一起殺掉。」

松吟庵毫無來由地要家六這麼做，使他覺得莫名其妙。但是，師命難違，他很緊張地答說：「是的！」正準備站起來，松吟庵又叮囑道：「小心哦！說不定你會敗給他，因此，你千萬不可大意輕敵。」

家六從未殺過人，因此，他以爲師父是爲了堅定自己的信心和勇氣，才叫他以眞刀實劍去殺人，所以，他就直接了當地去找伴藏。

那時，伴藏正在打掃前院，有數位門徒也在場，家六仔細地觀察他的行動，暫時不想驚動他。

不久，伴藏拿著落葉，走向後院，家六尾隨而去，但是，奇怪得很，到處都可以丟垃圾，伴藏却拿著落葉，一直走，直走入竹林中。出手意料地，那兒有位老武士在等他。見到伴藏時，老武士對他說：

「快把落葉扔掉吧！」

「你還是沒有學會嗎？」

老武士手中持著一根很粗的拐杖，這麼問著。

伴藏很難爲情地回答道：

「嗯！我尚未領悟其要訣。」

「別灰心，和以前比起來，你已經進步很多了，繼續努力吧！你一定可以學會此招術的！」

老武士鼓勵他一番，又接著說：

「伴藏，有人要殺你，你小心一點，今天不要練了，你回去吧！明天再來此練習。」

「伴藏，有人要殺你，你小心一點……」又重複了一次。

伴藏覺得很奇怪，他問老武士，說：

「誰要殺我呢？」

「你看，要殺你的人，就在那邊。」

老武士伸手指向馬木家六躲藏的地方；伴藏則順著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殺你雖然有點殘忍，但你遲早會被松吟庵殺死，倒不如現在就……」

老武士說著，刀已揮出。

伴藏毫無聲息地倒了下去，當場斃命。

「出來，年輕人——」

老武士右手仍握著拐杖，他身上未佩長刀，祇有一把短刀——他方才是用左手拔刀砍死伴藏的。

老武士的功夫靈巧高妙，且動作迅速無比，叫馬木家六看得目瞪口呆，聽到叫聲，茫然地跑出來。

「你回去告訴松吟庵吧！方才我已平白地教給你『明身刀法』了。你走吧！」

老武士說完，回身消失了。

馬木家六所見到的老武士，卽山田浮月齋。

家六回去後，將事情的本未全部告訴松吟庵。

「原來如此……」

松吟庵感慨良深地點頭說道：

「你好好地去收埋伴藏的屍體吧！」

說完這句話，便靜默不語了。

此事過後一個多月。

某日，松吟庵又把家六叫到跟前，告訴他：山田浮月齋與石舟齋宗嚴同是疋田新流派有名的兵法家。

隨後，又問家六：

「明身刀法的秘訣，你想學嗎？」

家六很坦白地回答道：自己很想學，但不知何時才能練出火候呢！

「你現在已經學得差不多了。但卻別想勝過浮月齋，因爲他所練的是忍者的刀法。其刀法有技巧而無武格，我會把我所研究的刀法，傳授給你。」

從這一天起，家六便得到松吟庵特別的指導。不久之後，就把明身刀法練得爐火純青了。

當時馬木家六年方二十二歲。

家六第一次使用明身刀法是在仕途於毛利家時。

由於毛利秀元的請求，宗矩遂把馬木家六推薦到毛利藩，爲秀元家的武術指導。那時，秀元想試試剛從長州來的馬木家六之武術究竟如何，因此，他叫部下把心愛的一隻叫「明石」的老鷹抱出來，並對家六說：

「怎麼樣？你會運用這隻鷹嗎？」

「是的，秀元大人。」

家六一回答，一面從鷹匠手中接過老鷹，讓牠停在肘上。

這時，一位事先受到秀元授意的武士，猛然走進家六，揮刀砍向他。家六一個轉身，閃開了劈來的刀，並使那位武士仆倒在地，可是，那隻鷹却仍絲毫未離開他的手肘。

■■

家六的俸祿高達兩百石，又獲賜居於豐浦藩（即長府）。豐浦藩乃五萬石之城，爲秀元之本城。秀元因賞識家六之武藝，而捨不得把他讓給毛利，故聘作自己藩內的家臣，且備加恩賜。

於是，馬木家六成了毛利藩的武術指導。

由於家六太年輕了，所以，開始時家臣們對他都很輕蔑，但是，聽過老鷹「明石」的事後，都爭先恐後地來請他指導或傳授武術，瀧子的丈夫谷田部立之進也是家六的門徒之一。

這也正是爲什麼立之進自殺，而要留遺書給家六的原因——家六是他的師父，也是唯一較親近的人。

瀧子並非愚昧而無思考力的女人。

雖然，她並不明白丈夫自殺的眞正原因，却也沒有讓事情鬧大，連丈夫留下遺書的事，也絕口不提，祇是稟告立之進的上司，說他已經自殺罷了。

官府立即派官差到谷田部家驗屍。結果，證實立之進的確是切腹且割斷頸動脈自殺的。

驗屍的官差問瀧子，說：

「在他死前，妳有沒有發覺什麼比較特殊的事情？」

瀧子回答說：去年父親切腹時，他爲之砍斷頸項，因而慘遭世人的責備與怪罪，他可能是忍辱偷生，想要完成某事才死，遂有今天的自殺事情。她所知也僅止於此。

官差回去，亦將瀧子的話，向上司稟報。

這事經由立之進的上司等人，最後傳到秀元耳中，當時的秀元聞訊，十分驚訝地叫道：

「什麼？谷田部立之進自殺？」

因爲谷田部是瀧子的丈夫，秀元當場不便多問。

「改天叫瀧子來見我吧！」

秀元說過這句話後，就再沒開口了。

立之進有一子，但主君並未下令其應否繼承家名。

家臣們雖緊急會商處理善後之事，但却害怕瀧子又去爲難秀元，要求他做某些安排；因此，商議歸商議，却始終不敢提出意見來。

埋葬之日，與立之進時相往來的朋友，都參加了葬禮，但人數並不多，由此可見，他平日是很孤單的！

瀧子曾偸偸地請馬木家六——立之進的武術指導——去參加葬禮，但家六却佯裝不知情而未前去送葬。

所以，七旬之後，瀧子便夜訪馬木家六。

瀧子對家六的僕人說，她有急事要見家六。

由於瀧子名氣太大，僕人都知道她是立之進的妻子，見到她，絲毫不敢怠慢，立刻去向主人稟報。

馬木家六當時正好與兩、三位弟子在屋裡閒談。聞悉瀧子來造訪，並無驚異之色，祇是說：

「嗯！嗯……這麼晚了，她來找我做什麼？哦……好吧！你先請她到客廳去坐吧！」

家六這樣交代過後，才緩緩地站起來。

不久，他來到客廳，與瀧子相對而坐。

雙方都靜默不語。瀧子時年二十八歲。

「我有東西給你看，就是這個。」

說著，由懷中取出立之進的遺書，又說：

「這是立之進留給你的！」

她兩眼直視著馬木家六。

「——給我的？」

家六正想伸手去拿，但瀧子却以手指頭按住了遺書的末端，她對馬木家六說：

「請別急，等一等，好嗎？立之進是我的丈夫啊——但是，他死前並沒有對我說過半句話，却留下這份遺書給你，實在是……請你也讓我看看，好吧？」

「假如妳眞想看，那就拆開吧！」

「……可以嗎？」

「請吧！可以！」家六同意地說。

烏梅

「既然如此，那我就要啓封了。」

瀧子這麼說著，便拿起遺書，慢慢地拆開了。

馬木家六兩手平放在膝上，嘴角似乎帶著微笑，但是，眼神却很嚴肅，瀧子好像沒有注意到。

瀧子展開遺書，垂披在膝蓋上，她從右側開始看——「一、遺言：關於我自殺的事情……」

瀧子由上而下，由右而左，逐一展讀，兩隻眼睛愈睜愈大，雙手也不停地發抖。家六則一直注視着她的表情。

她終於抑壓不住，而抬起頭來，急促地問：

「這……這是眞的嗎？」

她那黑而發亮的瞳眸一直凝視著家六。

「妳說什麼？遺書的內容是什麼？我完全不知道呀！」

「這裡面寫說，以前你就認識我了——」

「哦！……」家六挺起胸膛，笑著說：

「不錯，瀧子女士，我確實認識妳。」

「什麼？你認識我？………」

「妳不記得馬木家六了嗎？………某日，在月瀨替妳摘烏梅的——」

「？」她似乎想不起來，仍疑惑地望著他。

過了半晌，她突然驚叫了一聲：

「啊呀！」

不錯，馬木家六的確是她所認識的男人……

■■

月瀨在大和國添上郡——柳生庄東方一里外的村落，以梅花聞名於世。

根据『大日本地名辭典』所載：

「月瀨在大和、伊賀及山城的交界處；大字尾山桃香野、波多野村及花垣村則錯落在名張河（又名差月河）兩岸，山邊河濱遍植梅樹，故人們又稱此河為月瀨梅溪。」

月瀨固是有名的梅景勝地，而文政時代，津藩藤家堂儒生——齊藤拙堂的遊記，對梅溪的描述更美，可謂是一代佳作，現在，再無人能寫出像他那麼絕妙的文字了。

玆摘錄拙堂梅溪遊記片段如下：

「何處不長梅？何處無出水？唯獨和州梅溪有梅傍山水。山水梅花相映，而為天下一大奇景。然其位於和州東陬幽靜偏遠處，雖為勝景，但人跡罕至。當因我伊勢之人，使之名揚於世。

溪旁以梅為業者，有石打村、尾山村、桃野村、月瀨村、白樫村………等十個村，所種的梅樹達數萬

株，栽種之地，不在山谷中，而是臨溪而種植的；此亦月瀨梅景清奇稱絕之處。溪谷發源於和州，寬約百餘步，尾山在北岸，月瀨及桃野在南岸，而以梅樹為此三村之分界，中有水竹點綴著。」

『大八洲遊記』中，對月瀨有以下之描述：

「怪石紛沓雜陳，與梅並立爭奇，河中巉岩竦峙。」此外，急流激岩，白濤怒吼，亦頗為壯觀；很遺憾的是，拙堂遊記中，祇述賞梅而未敍及此一奇觀。

春天裡，梅花怒放，開遍了溪畔山間，且奇岩怪石竦立其中，實在是絕佳的景象，美得不勝玩賞。

梅子成熟時，遍落在地。月瀨村人，用炭灰散撒於上，經過一段時間，就變成梅干，此即著名的烏梅。

古時，女人喜用烏梅做的唇膏，其色如胭脂，塗於唇上呈淡紫色，且有亮光。自從明治時代，由德國進口紅色唇膏後，烏梅唇膏便逐漸沒落了。但，當時，很多高貴的女士，仍繼續使用。據說祇園的舞妓及島原的藝女，也有不少人使用它。

「很遺憾地，清雅的烏梅被歐美的口紅取代了，業主再無興緻種梅，甚至有人砍梅為柴。」

然而，月瀨至今仍是賞梅勝地。

某年，有人曾將最好的烏梅呈獻給朝廷；於是，當年，四辻大納言公達卿等人，便浩浩蕩蕩地到月瀨去賞梅。

從京都到月瀨僅有一日的里程；柳生松吟庵即為此次賞梅公親們的護衛兼領路人，因為當時宗矩在江戶，故引導的任務自然是要由松吟庵來担當了。

由於幕府專橫，朝中公卿已名存實亡；自從醍醐帝以來，柳生村附近的笠置村便是這一群失意的公卿

們消暑解悶常去的地方。柳生一族與朝中素有密切的關係，故由松吟庵領路，亦隱含著對朝廷恭順之意。

當時，瀧子陪大納言之女一位之局前來賞梅，馬木家六與數位柳生門徒同爲護衛的武士，當他看見瀧子欠身採梅時，曾順手爲她服務過。他說：斯情斯景，至今未忘。

瀧子聽他這麼一提，也想起來了。

從前，瀧子認爲武士猶如鄉澤鄙夫，對他們的粗野狂暴，心存畏懼。因此，聽到柳生家的武士爲此行之護衛時，人人都恐懼不安。

女人們懷著不安的心情，前去賞梅。

但是，他們來到笠置山附近，祇見在行列中迎迓護衛的七、八位武士，都是文質彬彬、佩戴著長、短刀的年輕人。他們的穿著很樸素，一點兒也不華麗，但個個氣宇軒昂、英姿煥發，似乎是經過特別挑選的。梅林的景緻絕佳，護衛的武士，也都豪邁特出，卓越不凡，遂使賞梅的人，有若置桃源仙境一般。——其中尤以家六最受人矚目。

四辻大納言公卿等一行人，在梅溪流連玩賞，直到黃昏，夜宿大柳生村忍辱施寺。柳生門徒，在寒冷的院內，燒著營火，徹夜戍衛，院中的正堂、多寶塔及照堂等的影子與營火相輝映。

當夜，霜雪紛飛，淒寒無比。

瀧子在一位之局入睡後，悄悄地走到屋外，此刻，白天替她採梅的青年，正圍在火堆前取暖。

「妳還沒有睡嗎？」青年迎著火光，笑問道。

瀧子輕移蓮步，愉悅地走到營火旁。她覺得武士們的容貌與公卿們迥不相同，突然之間，她對武士的觀點完全改變了，且認爲嫁夫不當嫁公卿，而應嫁於粗獷具有野性美的武士……

出人意料之外地，從前那位護衛的青年，此刻已當了毛利家的武術指導，且是自己丈夫的師父，如今夫死猶留下一份遺書給他……

■■

「怎麼樣？妳記起來了嗎？」

家六很想緩和一下那緊迫的氣氛，因此，沉默了半晌，便微笑地問她。

此時的家六仍很結實健壯，但年輕的純眞模樣已然消失了。

「嗯！我想起來了。」瀧子這麼回答道，雙頰泛起了片片紅暈，露出嬌羞不勝的樣子。

「那麼，讓我看看遺書吧！」

瀧子的態度突然轉變了，她抓起遺書，雙手抱胸，滿面怒容地叫道：

「不！不要給你看。」

「……遺書是留給我的，照理說，連妳也不能看，這是武士的規矩，妳……我先讓妳看過了，而妳却不給我，實在令人費解，妳應該把它交給我——」

「不要！」

瀧子又一次地拒絕了，且高聲嚷道：

「你一定已經知道遺書的內容了？」

「妳……唉！妳說什麼呀！」

「一定是的！不然，我這麼來找你，且告訴你，我拿立之進的遺書來給你，而你却如此鎮定，毫不在乎……家六大人，如果我要照他的遺書來做，那你要如何呢？」

在隔壁房間裡的弟子，都是毛利家重臣們的長子、次子或三子，瀧子顧及此點，遂放低聲音，但眼中却露出很奇怪的感情，不知是……

家六輕輕地吸了一口氣，很想改變當時的緊張氣氛，然而……他雙眉緊蹙地說：

「我再說一次，妳把遺書給我。」

他語調鎭定，但却非常冷峻。

這就震懾了瀧子，白了他一眼，便把遺書給了家六。遺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我因某種緣故，在自己家中自殺。也許有人會覺得很奇怪，但我祇能說：爲了武士的尊嚴，我不能不死。死並不足惜，但我所掛慮的是老母和瀧子女士。我稱自己的妻子爲女士，你或許會覺得奇怪？她雖和我結婚，但，却是有名無實的夫妻，我們從未同床而眠。她之所以嫁給我，完全是因爲主君秀元公同情我到處受人責難而故意安排的，這在她進入我家的第一天，我就已經知道了。她曾是主君所寵愛的人，嫁給我之後，我始終沒有和她行夫妻之禮；但社會上的人，一定不肯相信。這事如果奏明主君，他可能會以爲我以怨報德，不識抬舉。因此，我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瀧子的問題？我心想，除了懇求師父您幫忙我之外，再無人能爲我解決此一難題了。您曾經說過，您在柳生村練武時，便已認識瀧子了。據說她出生在大和郡，你們或許自幼卽認識？但這只是我臨死前的推測。我認爲瀧子若能得您恩寵，必能享受幸福甜蜜。主君一向很器重您，瀧子和您在一起是最合適不過了。卽使您將來變成浪人，我相信，您也絕對不會讓瀧子吃苦受難的！瀧子外表上給人剛毅暴烈的感覺，事實上，她是個很溫柔的女性。這可從她對我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看得出來，也可由她把我與別人所生的小孩視如己生的高超情懷得到證明。

我並沒有交情深厚的朋友，唯有拜託師父您了，望您寬宏大量，恕我冒昧地留此遺書給您。

家六看完遺書，表情生硬地說：

「立之進所言，很有道理，但妳願意嫁給我嗎？」

「…………」瀧子頭垂得低低的，而未說話。

「我對他的意見，沒有異議，如果妳不反對，我很希望娶妳這樣的女人爲妻——」

「你，你不可以說謊。如果你有什麼隱情，請告訴我啊………聽完你的話，當然，我也………」

「嗯……」

神今食

家六默默地凝視著瀧子良久才說：

「妳想知道我的誠意？」

他雖未佩帶長刀，但身上仍有一把短刀，如果他把事情眞相說出來，而遭瀧子拒絕時，他會以遺書作藉口而殺死她。

「你說吧！……我也曾經服侍過秀元公，……什麼輕重的事，多少也懂一點……你放心地說吧！」

「好吧！我就告訴妳吧！妳肯照谷田部的遺言做我的妻子，跟我到京都去嗎？」

「……」

「難怪妳要懷疑，實際上，我是想與朝廷攀交情。」

「你身爲武士，爲……爲何要和朝廷拉關係？」

「我若坦白說出來，妳會答應嗎？」

瀧子瞪著家六，遲疑地說：

「哦……你說吧！」

「我必須與四辻大納言公卿取得聯繫，且必須在六月十一日——神今食之日趕到京都。」

「……」

「聽說妳從前服侍過大納言一位之局。作爲妳的丈夫，要進入宮中，大概不困難吧？」

「等一等……你怎麼知道我曾服侍過一位之局？」

「……」

「前些年我去月瀨賞梅時，你曾見過我。但當時，除了一位之局外，中和門院、土佐局……等人也去了。那麼多人中，你怎會知道我是一位之局的侍女？」

「……」家六仍靜默不答。

「好，你說——那，我來說吧！名義上，你是一位兵法指導，實際上，你却是個密探，是不是？」

「嗯！」家六右手很快地握住刀柄。

「先別急！」

瀧子身子向後仰，伸出一隻手來制止家六，又說：

「你別想得太多，我和你一樣，我服侍秀元公也是別有用心的。」

因爲後水尾天皇不滿幕府的囂張專橫，想暗中拉攏反對德川的諸侯。那時，爲了要使毛利藩投向天皇，才命令瀧子，利用美人計去迷惑他的。

瀧子把內情說出後，家六問：

「妳說的，都是實話嗎？」

「這麼要緊的事，我爲何要騙你，但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何要那樣做？……如果，如果……你是爲了主

君秀元公的事，請你據實告訴我，我一定盡力幫助你。」

瀧子成爲秀元的侍妾之後，曾委婉地勸說秀元，要他盡忠朝廷，但她並不敢明目張胆地說。因爲，事情要是傳到幕府去，就糟了。天皇曾再三叮囑她，一定要小心謹愼，不可稍有疏忽。她有時藉講述自己的過去，婉轉地描述宮中的事情，秀元並非愚鈍的人，怎會不知瀧子的意圖？但是，他始終沒有給瀧子滿意回答，後來，還將她賜給立之進。當時，瀧子以爲秀元是故意要遣走她，才那樣做。所以，她嫁給立之進後，常故意不穿衣服，而在家人和丈夫面前招搖，像個十足的潑婦，其實，那祇是對秀元的報復罷了。可是，現在秀元最信賴的馬木家六，却要透過自己的關係，進入朝廷，這表示她從前所下的功夫沒有白費。於是，她將事實眞相全盤告訴家六。

她知道立之進自殺的原因與主君有關，他能如此不在乎的犧牲自己，實在很了不起，否則，像他那麼好的武士，是沒有理由自殺的。

——其實，瀧子的推斷，完全錯了。

但是，家六却面露喜色，故意說：

「既然妳已知道得這麼多，我也不再隱瞞，我是受某人之命，要到朝廷去——但恕我不能把那人的名字說出來……」

「我知道……」

瀧子感動得流出了兩行清淚：

「我把自己完全交給你……不管怎樣……你要我怎麼做，我全依你。」

隔壁的弟子對瀧子深夜來找師父，且留了那麼久，都覺得很奇怪，於是故意放大聲音說：

「師父，我們要先去休息了。」

家六很鎭定地答道：

「好的，你們先去睡，我們還有事要商量……」

弟子們分別回到各人的房間去了，此時，隔壁已經沒有人了。

瀧子時年二十八。

早在秀元公處，便已領受過身爲女人的喜悅。但自嫁立之進爲妻後，已守了兩年的空閨。她對於自己犧牲美色完成天皇的使命，感到無比的欣慰，對於家六，她有一種迫切的需要感，……但這這也不能怪她，說她輕浮放蕩……

家六輕柔地擁住瀧子，低語著：

「妳仍如此美好……使我有若在夢中一般……」

瀧子眨著睫毛說：

「你在營火旁的樣子，如今又浮現在我腦裡。」

於是，兩人纏綿繾綣，度了千金良宵。

翌日，馬木家六向秀元請了一個月的休假期，到京都去，那時是寬永五年五月初。

■■

每年到六月十一日，朝廷都要舉行神今食和月次祭兩種大祭典，在神嘉殿祭拜天照大神，儀式是由天皇親自以米飯供奉。月次祭在白天舉行，神今食則在晚上。

寬永五年六月十一日，殿中正在舉行神今食祭典時，秀忠的女兒東福門院所生的第一皇子——高仁親

王（年僅三歲）突然死了。

祭典儀式中，按規定是武士不能參加的，但受賜封位的諸侯例外，不過，多數的諸侯都不喜歡去參加那種屬於公卿的儀式。祇有細川忠興因女兒萬姬嫁給烏丸中納言，偶爾會去觀禮，此外，幾乎沒有人肯去。

不過所司代隸下的武士，却反而找藉口到東福門院所住的宮裡去，名義上是戍衛，其實是去調戲女官們。

這些武士，如果聽到高仁親王的哭聲，就說：

「皇子餓了，妳們不去餵奶嗎？」

他們總是藉機親近奶娘，順便到院中參觀。

高仁親皇，雖說是三歲，其實，才不過是一歲七個月大而已。

據說，今年天皇在神今食儀式中，神色和往年不同，而顯得格外蒼白，公卿們都認為天皇是太緊張了，殊不知天皇是因過度集中精神於殺皇太子的事，才……

天皇吃過果子，神官奉上黑酒，天皇正欲舉杯飲酒時，神殿東面左近司附近突然傳出：「啊！那是——」的驚呼聲，這時，一陣風掠過，隔壁殿堂有頂轎，轉向西北奔去。神官臉色驟變，天皇手中的杯子也掉落在地。

「…………」

後來，有位少納言說，當時天皇曾發出細微的聲音。

據傳，那位奉酒的神官。將瓷杯拾起，雙手捧給天皇時，天皇雙手抖顫得無法接杯。

不久，有兩、三位武士，瘋狂地由飛香舍奔到舉行神今食儀式的神殿。

■■

跑在最前面的一位武士說，他聽到奶媽的悲叫聲，跑進去一看，赫然發現原先在哭泣的皇太子的屍體，被扔在地上。

當晚，宮中陷入不安和悲傷中。

然而，天皇並不知道皇子口吐黑色血液，也不太知那究竟是馬木家六所做，抑或是其他三位武士所為。因為，那時，柳生的數位門徒都已潛入禁宮中。

如同舉行齋戒沐浴般，清姬莊嚴地脫去袈裟，交給默默肅立的多三郎，接著，她又除去上肚兜，現出白皙而高聳的雙乳，最後，把下裳也脫掉，將所有的衣服一拼交給多三郎，她像一尊裸體的玉女像般，挺著巍顫顫的乳峯，凝視著多三郎……

摘自本書「對調裝束」一章

那天晚上——

很難得的，彥左衛門竟然和浪人們聚在房裏，比賽「切煙」。所謂「切煙」即是：以短刀橫切直線上升的煙，而這個煙通常都以點蚊香生煙，作爲比賽之用；據說，武藝高強的武士，能夠巧妙地將筆直上升的煙切成數段，而不會使如絲線般的煙變成一團迷霧。

摘自本書「夜襲」一章

柳生英雄專奇

中華民國67年8月25日初版

譯　者：林懷卿
發行人：高志豪
出版者：雲水出版社
地　址：台北縣永和鎮豫溪街137號5號2樓
辦公室：台北市長泰街282巷5號
電話話：3027245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476號
印刷者：松峯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長泰街282巷5號

定價新台幣90元正